

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研究成果

衢州历史文献集成

方志专辑

【第十册】

《衢州历史文献集成》编纂委员会主任 郑樟林 主编 程相



中华书局

衢州历史文献集成
方志专辑

第十册

龙游县志

民国余绍宋撰辑

王志邦 孙平 标点

ISBN 978-7-101-06522-0



9 787101 065220 >

定价：1800.00元（全十五册）

《衢州历史文献集成》编纂委员会主任 郑樟林 主编 程相

衢州历史文献集成

方志专辑【第十册】

龙游县志

民国 余绍宋撰辑 王志邦 孙平标点



中华书局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课题（编号：08WTWX001ZD）

民国《龙游县志》目录

序	(1)
新撰《龙游县志》编纂例	(6)
《龙游县志》总目	(8)

卷 首

前录	(10)
叙例	(10)

卷 一

通纪	(50)
----	------

卷 二

地理考考一	(80)
沿革地理考一	(80)
疆里地理考二	(83)
山川地理考三	(88)
风俗地理考四	(102)
畚民风俗附	(119)

卷 三

氏族考上考二 (122)

卷 四

氏族考下考二 (174)

卷 五

建置考考三 (230)

城池建置考一 (230)

廨舍建置考二 (232)

学校建置考三 (240)

邮传建置考四 (243)

津梁建置考五 (244)

祠祀建置考六 (264)

卷 六

食货考考四 (274)

户口食货考一 (274)

田赋食货考二 (276)

水利食货考三 (289)

仓储食货考四 (326)

物产食货考五 (327)

卷 七

艺文考考五 (339)

卷 八

都图表表一 (365)

卷 九

职官表表二 (491)

县官上汉至明 职官表一 (491)

卷 十

职官表表二 (547)

县官下清 职官表一 (547)

卷十一

职官表表二 (596)

学官 职官表二 (596)

卷十二

职官表表二 (629)

庶官 职官表三 (629)

武官 职官表四 (646)

卷十三

宦绩略 (663)

卷十四

选举表表三 (689)

晋至明选举表一 (689)

卷十五

选举表表三 (765)

清选举表二 (765)

卷十六

选举表表三 (820)

附表选举表三 (820)

卷十七

人物传传一 (841)

汉至元人物传一 (841)

卷十八

人物传传一 (867)

明人物传二 (867)

卷十九

人物传传一 (894)

清人物传三 (894)

卷二十

人物闕访 (926)

人物别录 (954)

卷二十一

- 列女传传二 (970)

卷二十二

- 节妇略 (996)

卷二十三

- 烈女略 (1048)

- 列女别录 (1058)

卷二十四

- 丛载附志一 (1073)

- 古迹丛载一 (1073)

- 寺观丛载二 (1083)

- 轶闻丛载三 (1096)

- 志异丛载四 (1112)

- 《龙游县志·掌故》总目 (1120)

卷二十五

- 掌故附志二 (1125)

- 赋役掌故一 (1125)

卷二十六

- 掌故一附志二 (1164)

赋役掌故一 (1164)

卷二十七

掌故附志二 (1206)
编造《鱼鳞册》掌故二 (1206)
重建凤梧书院掌故三 (1212)
凤梧书院藏书目掌故四 (1220)
清查无主公租宾兴掌故五 (1234)

卷二十八

掌故附志二 (1263)
公租总数上掌故六 (1263)

卷二十九

掌故附志二 (1435)
公租总数下掌故六 (1435)

卷三十

掌故附志二 (1609)
宾兴掌故七 (1609)
湖镇义塾田册掌故八 (1645)
劝捐积谷掌故九 (1665)
重修姜、席两堰掌故十 (1670)

卷三十一

掌故附志二 (1679)

- 创建平政浮桥掌故十一…………… (1679)
 整顿义渡掌故十二…………… (1735)
 开矿成案掌故十三…………… (1767)

卷三十二

- 掌故附志二…………… (1775)
 兴复育婴堂掌故十四…………… (1775)
 禁夫役勒索掌故十五…………… (1811)
 禁掘冬笋掌故十六…………… (1823)
- 《龙游县志·文征·文类》目录…………… (1831)

卷三十三

- 文征附志三…………… (1840)
 文一六朝至元 文征一…………… (1840)

卷三十四

- 文征附志三…………… (1885)
 文二明文 文征二…………… (1885)

卷三十五

- 文征附志三…………… (1955)
 文三清文 文征三…………… (1955)

卷三十六

- 文征附志三…………… (2016)

文四清文 文征四	(2016)
《龙游县志·文征·诗类》目录	(2068)

卷三十七

文征附志三	(2086)
诗一元以前 文征五	(2086)

卷三十八

文征附志三	(2105)
诗二明 文征六	(2105)

卷三十九

文征附志三	(2131)
诗三清 文征七	(2131)

卷四十

文征附志三	(2177)
诗四清 文征八	(2177)

卷 末

后录	(2229)
前志源流及修志始末	(2229)
附：民国《龙游县志》标点札记	(2258)

《龙游县志》卷三十一

县人 余绍宋辑

掌 故

附志二

创建平政浮桥

掌故十一

知县高英劝捐兴造浮桥谕

谕桥工总董、各乡图董知悉：照得驿前对岸之茶圩，为北乡入城孔道，中隔溪河，宽及百丈之远。本邑地居下游，每值春水涨发，或暴雨连朝，常、玉山及处州诸山之水合流汇注，由此而达钱江。向虽设有渡船，而一叶扁舟，水溢则有风涛颠簸之险，水涸则有溪滩阻隔之难，非一渡所能径达。而渡夫每遇风雪阴天夜晚，则又因之多方留难需索，所以即此一渡，来往动须耽搁多时，于商民大有不便，行人苦之。本县查宁波、台州、金华、衢州各府，城外皆以盈盈隔水，济渡为难，均属造有浮桥，以利行旅。本邑驿前之对岸茶圩，乃北乡入金华之兰溪、严州之寿昌各邑，赴处州、温州大路，熙来攘往，络绎于途。现届冬令水涸之际，亟宜及时仿照。兹本县首先捐廉洋一百元，以为之倡。第造舟为梁，河面辽阔，需船甚多，工

大费巨，断非一木所能支，必赖众擎而易举。以下原文残缺。

知县高英劝茶圩客董将该镇庙捐移修码头谕

谕茶圩客绅知悉：照得驿前码头及沿溪一带堤岸，前因年久失修，被水冲激，坍卸日甚，居民房屋，危若悬崖。即经本县谕飭绅董张芬等筹款兴修，现在堤高数仞，民获安居。查驿前之对岸茶圩，其行号、店铺、居民不及驿前之多，若令将沿溪堤岸码头，责令如驿前之一律修整，未免强其所难。惟闻该镇有庙捐一款，大可移缓就急，拨充此项经费。现在创造浮桥，所有浮桥傍岸之堤，如不为之修整，不特愈冲愈坍，而地势之凸凹不平，行人亦殊未便。合行谕飭。谕到，客董等即便遵照，赶将茶圩浮桥傍岸附近堤勘码头，即行庀材鸠工，酌量修整。所需经费，先尽该镇积存庙捐拨用；不足，应由该董劝令各行号、店铺、居民量力捐助。倘有悭吝之户，准由该绅等稟候本县飭传面劝。总之，本县办理地方公事，民捐绅办，皆量其民力之所优为，不强以民力之所不逮。尤不肯纤毫假手胥吏，致滋流弊。该绅等务乘此水涸之际，赶为筹款兴工，毋负委任。切切！特谕。

知县高英订定管理浮桥及经过船只收捐办法告示

为出示晓谕事：据浮桥局绅董教职徐复、附贡张芬、廩贡余福林、廩生方炳耀、武生叶宗瀚稟称，奉谕劝捐创建驿前大河浮桥，兹已将船只、板片、铁链、棕索均已备齐，定于本年七月初二日为始，驾船铺板，以利行人。所有承管浮桥之人，驿前现举船头潘竹山承值，茶圩现举船头钱小苟承值，以专责成。如遇水涨，议以水满沙滩为度，即用渡船撑驶，不得因循贻误。并各项船只及木筏经过浮桥，公议援照郡城浮桥章程，准桥夫按照后开数目收取津贴以资辛

工，开单稟请示谕遵守等情前来。除批示并移请驿前汛暨驿前、茶圩绅董一体查察外，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承充浮桥船头、桥夫并经过船只、木筏人等一体知悉，嗣后凡遇船筏经过，浮桥务须随放，不准留难耽误。该桥夫启闭浮桥，准照郡城章程分别收取津贴，此外不得需索丝毫。船户、筏头亦不得争多减少，致滋事端。自示之后，如敢故违，一经察出，或被稟告，定即提案分别究办，决不姑宽，各宜凜遵，毋违。切切！特示。

计开经过船筏：

江山船每只，取钱四文。

本埠芦鸟每只，取钱八文。

义乌船每只，取钱八文。

划船每只，取钱四文。

茭白船每只，取钱八文。

木筏每招，取钱五十文。一招计一筏头。

商董张芬等请设堆金稟帖及章程

具稟商董张芬、朱圣丰、包涵、汪成泰、来观澜、孙楠、汪绍熙、张树本、王正丰、陈舒鹤、汪福泰、程大源为善后岁修分班经理，叩恩察核，谕飭承办事：切缘驿前对岸茶圩地方，二水中分，向有两渡之忧，行人苦之。蒙恩首先倡助劝募，创建平政浮桥，以便行旅。又蒙面谕谆谆，浮桥既经告竣，桥夫工食、善后岁修经费急宜筹及，功既难于创始，尤贵图终，足见宪台于地方创设事宜，无一不求经久之谋。董等奉谕之下，不胜感戴。筹维再四，实无良策。计惟有援仿兰溪、金华堆金之法，在于本城驿前茶圩各店铺，按日输捐，自数文至数十文，为集腋成裘之举。惟捐款既由商贾输将，理合仍归商贾经理。今董等酌议邀集同志者十二人，经理其事，分作三班，

每班四人，经管三个月。季终，将收捐支给数目开折报县备查，仍交下班董事接办。按班轮流，周而复始，以匀劳逸。其店铺捐钱，定以十日一归，无间风雨。因董等各有己事，不能常川在局，议邀驿前附生张邦典，督同桥夫头按旬凭折归收，并经理局务，每月酌给薪水钱三千文，其经收捐钱，按旬汇交值班董事收储登簿。如有成数，存放殷实店家生息，其息宁轻毋重，定以八厘为度。然桥夫工食、善后岁修庶有着实，其桥亦可永垂久远，无负宪台倡助劝募建造一片之苦心。为此粘送商董分班经理名单，伏乞宪老公祖大人察核，俯赐给谕饬遵，实为公便。

光绪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浮桥堆金章程八条

一、浮桥为便民而设，宜禁止需索也。扁舟济渡，既患风波之险，又有两渡之劳。兹特创设浮桥，以利民行。所有桥夫工食，一概捐资给发。凡我商民，尽可来去自由。如有需索情事，稟请提究不贷。

一、城乡各店铺堆金，宜十日一收也。堆金数目，多寡不同，若逐日收取，殊形烦琐。宜十日收缴一次，由经管局务督同夫头凭折向收。各店铺均照所捐之数，预储以待，不得饰辞推延，致碍善举。

一、溪水漫过中滩，宜拆桥济渡也。溪水易涨，如漫过中滩，亟宜拆桥济渡。惟渡船亦系堆金款内筹备，行人来往不得需索分文。

一、东门、殿山两处渡船，宜归局办理也。东门渡船，每月给发工食钱四千文。殿山王渡船，每月给发工食钱三千文。向系城中各店铺捐助，兹重加整顿，并归局中办理。所有两处工食，亦由堆金款内提给。嗣后渡船夫如有留难需索等事，准各首事随时更换，并稟请惩办，以儆效尤。

一、捐款收有成数，宜存店生息也。所收堆金积有成数，宜分存殷实店家，从轻生息，不过八厘。

一、捐款如用有余多，宜酌办善举也。此项堆金，除给发桥夫十二名工食，修理船只架木，经管局务薪水，东门、殿山两处渡船工食外，将来如经费有余，凡遇善举之有关于贸易者，准各首事酌量举办，稟请拨用。如与市面无相干涉者，不得丝毫动用。

一、善后未尽事宜，宜随时稟核也。现值创始之时，规模粗具，尚有未尽事宜，准各首事公同妥议，随时稟请办理。

一、堆金捐输既系商捐商办，而经理董事宜分班轮流以均劳逸也。查堆金均属各店铺捐输，现在仍于本城驿前、茶圩各店铺择立董事十二人，分作三班，每班四人，各值三个月，挨班轮流，周而复始，以均劳逸。至各董事均各开有店铺，未免各有应办己事。今既分班，则公事自有值班各董经理，其不值班董事尽可办理己事，亦无废弛之虞，实为两便。

光绪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知县高英准办浮桥堆金谕

谕桥工局董知悉：照得本邑驿前、茶圩两处，前因盈盈隔水，济渡为难，即经本县谕劝绅董创造浮桥，业已一律告竣。惟桥夫工食及岁修经费，若不先筹一经久定款，则无备安能无患，善始难期善终，又与城乡各绅董筹议去后。兹据该绅董等联名稟请，援照金华、兰溪各行号堆金之法，在于本城驿前、茶圩各店铺按日捐输，自数文至数十文，为集腋成裘之举。惟捐款既由商贾输将，理合仍归商贾经理。今董等邀集同志者十二人，分作三班，按季经管。季终，将收捐支给数目开折报县备查，仍交下班董事接办，分班轮流，周而复始，以均劳逸。其店铺捐款，定十日一归，无间风雨。因董

等各有己事，不能常川在局，议邀驿前附生张邦典，督同桥夫头，按旬凭折归收并经理局务，每月酌给薪水钱三千文。其经收捐钱，按旬汇交值班董事收储登簿；如有成数，存放殷实店家，定以八厘生息等情到县。据此，本县查所议各条均属妥治。其款由商募捐，其事亦归商办，所请局务由该绅等分班轮流经理，自应准予照办。除禀批示外，合行谕飭。谕到，该董等即便遵照，迅将浮桥局务查照所呈章程八条，由该董等分班轮流经管。所有本城驿前、茶圩各店铺书定堆金，即按十日一收。此外，木行、纸栈捐助之钱，除却开销，积有成数，存放殷实店铺生息，以裕经费。该董等如遇轮值之季，即将前董收支各数查明接收，年终报县查核，并刊刻《征信录》，分散捐户，以明心迹。倘有舛错，即着前董如数补交。宜照章认真经理，慎勿始勤终怠，致负委任。切切！特谕。

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知县高英准办浮桥木业捐告示

为出示晓谕事：据木商贡生周振铭、潘作哲，生员叶振芳、毕选监，民人郑光源、王樟能禀称，治北驿前新建平政浮桥已经告竣，远近曷胜感戴。兹蒙筹及岁修经费，仿办堆金之法，生等邀集众商议定，嗣后木业生理，每百洋卖买，客商各愿捐洋五分，以襄善举等情到县。据此，批示并谕飭桥工局查照归收外，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各木商木行一体知悉：嗣后凡系木业生理，每百洋卖买，客商各捐洋五分；进出统计，每百洋捐洋一角，即由木行按数扣存，照章汇缴桥工局查收备用。其各凛遵，毋违。特示。

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籐户愿捐钱充浮桥拆卸费用稟

具稟驿前籐户许招富、范建中、孙松福、袁云弟、陈富东、陈漫宜等，为预防贻误愿充经费，吁求俯准批示晓谕事：窃身等奉谕水满中滩，帮同拆卸浮桥，业经遵照具结在案。伏思身等放货营生，春水泛涨应需拆桥时候，诚恐放货出外，致多贻误。邀集同人商议，每年愿充拆桥经费缴付局内收存，如遇水涨中滩应需拆桥之时，由桥工局绅董飭令桥夫头，随时雇工帮同拆卸，庶几不致贻误。其愿充经费钱文，由身等公议：料板每千块捐钱一百文，四花价洋每百元捐钱一百文，由各木行应给身等籐夫水脚项下扣算，汇总缴局。求恩俯准，出示晓谕各籐户一体照捐，并谕飭各木行遵照扣算。为此，沥情稟叩，伏乞大老爷察核，俯准批示祇遵，一面出示晓谕，实为公便。上稟。

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稟。

正堂高批：尔等既恐涨水时或放货，或出外，未能随同桥夫拆卸浮桥，致有贻误，情愿于应得水脚内酌议抽助，由各行按数扣存，汇缴桥局以充经费。事属可行，准如所稟办理，候谕飭各行及桥工董事，一体知照可也。

绅董张芬等估计浮桥岁修款项公稟

具稟经办浮桥善后绅董张芬、朱圣丰、汪绍熙、包涵、王正丰、汪成泰、张树本、孙楠、陈舒鹤、汪福泰、来观澜、程大源等，为奉谕约计浮桥善后岁修经费，据实稟复，叩赏察核，以便稽考事：窃生等奉谕劝办浮桥善后岁修、桥夫工食经费，公议援照金华各行号堆金之法，以为集腋成裘之举。在于本城驿前、茶圩各店铺仿照劝办，声明款由商捐，其事亦归商办，拟请分班轮管等情具稟，业经批准

在案。刻经劝办，已有成数。谕令生等迅将本城、驿前、茶圩三处之堆金，及南乡之纸货，东门驿前之木业，一年统共约计可收捐款若干，统盘估计，先行分析约数禀复等因。奉此，生等即便遵谕，当将本城、驿前、茶圩三处各店铺输定堆金日捐，每年可收捐钱五百余千文；南乡之纸货，每年可收捐钱一百余千文；东门外与驿前木业，每年可收捐钱四五十千文；又籐户许招富等愿充拆桥经费，每年可收捐钱三四十千文。如是统盘估计约数，每年可收捐钱七百千之谱。内除拨付东门渡、殿山渡两处渡夫工食钱七八十千文除此不计外，尚有六百余千，尽充浮桥岁修及桥夫工食之资，则浮桥庶可经久，决无负宪台劝募创造之苦心。为此据实禀复，伏乞老公祖大人俯赐察核，批示备案，庶可日后得有稽考，实为公便。上禀。

光绪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禀。

知县高英飭将浮桥纸业捐存局谕

谕各董事知悉：按据职员林巨伦、傅元龙以奉谕劝办堆金以充浮桥岁修等用，现职等将南乡纸槽行业邀集各山主公议，拟以每纸一担捐钱一文，由槽主捐输，归驿前纸栈于收货时照数抽收，汇檄桥局存储备用，众议允洽，禀请示遵等情到县。据此，查新建平政浮桥为北乡入城要道，该职林巨伦、傅元龙等，地居南乡，竟能见义勇为，邀集纸业山主议将纸货每担捐助钱一文，足见不分畛域，好善急公，深堪嘉许。除出示晓谕，并谕各纸栈遵照办理外，合行谕飭。谕到，该董等即便遵照，将各纸栈代收各山主每纸一担捐钱一文，按月向各纸栈算明，同收存局，以辅岁修之不足。其款并入所收堆金项下，年终一体报县查核。毋违。特谕。

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绅董余恩鏊等请拨田充浮桥经费公禀

具禀绅董余恩鏊、徐复、林巨伦、傅元龙、张芬、方炳耀、余福楸、徐文沼、吴毓林、王湛恩、王绶槐、叶树槐、余跃龙、汪绍熙、来观澜、包涵、劳谦、余企秦、汪锡珣、祝世荣、方晋寅、陈舒鹤、余福屋、王正丰、朱圣丰、程大源、汪成泰、孙楠、董雄飞、张树本、叶树椿、詹鸿、詹淦、席上珍、尹金彪，为桥工、堰工俱已完竣，与情感戴，叩请立案核办事：窃龙邑地居上游，水利最关紧要，是以高前宪设局劝捐，修筑姜席大堰，以资蓄水而利农田。月前雨泽愆期，各处田亩均已缺水滋培，惟附大堰一带承荫田亩俱无旱患，此为堰工之明证也。现在堰工、桥工虽完竣，而此两项欠缴捐款各有五百余千文，所有不敷系由局挪垫，至今未能归偿。若不趁此新谷收登之际赶紧催收，不独垫款无着，诚恐他户效尤，将来公事难免掣肘，是两项欠缴捐款不能不勒限严追也。至平政浮桥，为北乡入城要道，经高前宪捐建以来，行人称便，但岁修经费无多，深恐事难经久。兹查驿前、马报、通驷桥三处，从前均设有官渡，拨有无主公产以作渡夫工食。现在驿前已有浮桥，马报桥亦已建复，以上二渡固已无须渡船；其通驷桥一渡，工食亦系归局给发，均可无庸另筹经费。其原拨公产现系何人承种、何人经管、每年是否完粮收租？亟应清出，概请拨归平政浮桥管业，以作岁修经费。理合禀乞公祖大人察核，俯准移请，粮主分别清厘追缴，庶公产捐款皆归有着，善举可垂久远矣。更有请者：张粮主自督办堰工、经理桥务，数年以来煞费心力，既未致送薪水，又不开支夫马等费，确有《征信录》可稽，亦城乡绅民所共信。惟是日稽桥夫勤惰，随时惩儆，察看水势，督令拆卸，日需夫马之费已属不少。粮厅一缺，本系清苦，粮主又系廉洁自持，断不能因地方公事视其赔累。现今公议，每月由桥工局致送洋

八元，以资津贴。生等系因公起见，是否可行？并乞宪恩批示祇遵。戴德上禀。

光绪十五年七月初四日。

正堂郭批：应即如禀办理可也。

知县马芳田准办浮桥粮米捐告示并章程

为出示晓谕事：据平政浮桥绅董余恩鏊、徐复、张芬、林巨伦、王湛恩、徐文沼、傅元龙、余福楸、吴毓林、叶树槐、王绶槐、劳谦、汪绍熙、包涵、来观澜、叶宗瀚、余跃龙、陈舒鹤、张树本、孙楠、汪福泰、王正丰、朱圣丰、程大源、汪成泰禀称，驿前平政浮桥岁修经费不敷，前经禀请，在于地方出产粮食项下筹捐，无论谷米杂粮，装成袋者，每袋抽捐洋一分。沐批每袋计重斤两若干，应如何抽提，并何时起捐，飭令禀复等因。董等邀集妥议章程，无论谷米杂粮，总以二百八十斤成袋，每袋捐洋一分。仅捐行商，买客不捐。粮店卖户凡装运龙游出境销售之货，一概照抽，城乡一律，本地买卖免捐。似此于肩挑贸易者无害，于坐贾无伤。所抽钱文，由米行家代收，按日扣存，汇总缴局，由局掣给收照为凭。所捐之钱出自行商，于代抽行家毫无窒碍。伏思行商、买客皆系贩运生理，巨本经营，每袋抽洋一分，为数微末，出之无伤，受之有益。众论佥同，商民踊跃，粘送章程，开单行号，联名禀请出示晓谕，并分给各行户谕单，飭令以四月初一日起捐，俾浮桥可垂久远，善举不致废弛等情到县。查前据该绅等以浮桥经费不敷，拟仿照纸货抽捐办法，无论谷米杂粮，每袋抽捐洋一分，禀请示谕，即经批示去后。兹据禀复前情，并议定章程前来，除分谕各行户外，合亟抄列章程，出示晓谕。为此，示仰粮食各行客商、贩运人等知悉：尔等无论谷米杂粮，凡有贩运出龙销售者，自四月初一日起，照章每袋二百八十斤捐洋一

分，由行抽存，缴充浮桥岁修经费。在该商贩等所捐甚微，于浮桥藉资经久，利济行人，亦是善举好事。尔等务各概照抽捐，弗稍吝嗇。倘有从中阻挠抗违，一经访闻，或被告发，定即提究不贷。毋违。切切！特示。

计开章程五条：

一议、四月初一日起捐，无论谷米杂粮，每袋计重二百八十斤捐洋一分。仅捐行商，买客不捐。粮店卖户凡装运龙游出境销售之货，一概照抽，本地买卖免捐。从中有种买客，无袋装成，用船散装者，总以斤两合计，以二百八十斤捐洋一分，庶免藉口。

一议、所捐钱文，由行家代抽，将每日出货装运数目登簿，按日扣存，汇总缴局。一月一缴，由局掣给收照执凭。

一议、各行户代收钱文，无论不实事求是，是乐于为善者多，从中不无贪小，诚恐以多报少，由局专雇司事一人专司其事，按旬赴往各行户，将排日出货装运数目稽查核实。如有以多报少，一经查出，秉公议罚，以昭公允。

一议、各行划一抽捐，城乡一律遵办，倘有遗漏，另行补请示谕。如有行家以及乡间囤户自仟贩出境销售，一体照抽，无得异议。

一议、所收捐钱，将收进开支数目，按季造送清折报销，存案备查，以昭征信。

以上文牒，悉录自《旧采访册》。高知县当时创办浮桥之实心实力，于兹可见。

平政浮桥田册

三都二图：

地三分，土名后溪底，裳字七百八十二号。

- 地五分，土名湖底叶，裳字二千四百零一号。
- 地五分，土名竹园滩，裳字二千四百六十三号。
- 地二亩五分，土名竹园滩，裳字二千四百六十九号。
- 地一亩，土名竹园滩，裳字二千四百七十号。
- 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竹园滩，裳字二千四百七十一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竹园滩，裳字二千四百七十五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竹园滩，裳字二千四百八十五号。
- 地五分，土名竹园滩，裳字二千四百八十四号。
- 地五分，土名鲤鱼滩，裳字二千五百七十四号。
- 地六分，土名俞家塘沿，裳字八百二十六号。
- 地四分，土名杨家殿前，裳字五百六十八号。
- 地八分，土名于家，裳字八百十七号。
- 地二亩，土名童家凹里，裳字一千七百八十四号。
- 地一亩五分，土名徐家殿前，裳字一千八百二十七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老鸚口，裳字二千二百七十四号。
- 地二亩五分，土名竹园背，裳字二千四百十七号。
- 地一亩，土名上底，裳字二千二百五十一号。
- 地一亩，土名湖底叶，裳字二千三百三十一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鲤鱼滩，裳字二千五百三十号。
- 地三亩七分五厘，土名鲤鱼滩，裳字二千五百三十一号。
- 地五分，土名鲤鱼滩，裳字二千五百四十一号。
- 地七分，土名前溪边，裳字五百三十七号。
- 地四分，土名前溪边，裳字五百六十一号。
- 地五分，土名沙里，裳字九百三十七号。
- 地四分，土名项家，裳字一千五十五号。
- 地一亩，土名樟树底，裳字一千一百二十号。
- 地四分，土名唐湾，裳字一千一百三十八号。
- 地一亩五分，土名童家凹里，裳字一千七百七十五号。

地五亩五分，土名大勘边，裳字一千九百七十三号。

地二亩，土名石桥头，裳字二千二十四号。

地七亩五分，土名马家勘，裳字二千二百八十一号。

地七亩五分，土名马家勘，裳字二千二百八十三号。

地五亩，土名经堂基，裳字二千二百八十五号。

地五亩，土名经堂基，裳字二千二百八十六号。

地七亩五分，土名经堂基，裳字二千二百八十七号。

地五亩，土名经堂基，裳字二千二百九十号。

地四亩，土名湖底叶，裳字二千三百九十号。

地一亩，土名湖底叶，裳字二千三百九十二号。

地三亩，土名湖底叶，裳字二千四百十一号。

地十二亩五分，土名竹园滩，裳字二千四百三十二号。

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鲤鱼滩，裳字二千五百十一号。

地七分五厘，土名过路山，裳字二千四十一号。

地五分，土名曼头山，裳字二千一百六十三号。

地二亩五分，土名湖底叶，裳字二千三百三十四号。

地四分，土名东园，裳字一百八十七号。

地四分，土名塘沿，裳字五百一号。

地八分，土名殿前，裳字六百五号。

地二亩五分，土名大山边，裳字一千九百八十号。

地一亩五分，土名过路山，裳字二千三十六号。

地二亩，土名鲤鱼滩，裳字二千五百二十七号。

地七分五厘，土名方家，裳字二千二百二十四号。

地五分，土名小圩头，裳字八百五十一号。

地一亩二分，土名沙里，裳字九百七号。

地五分，土名湖塘，裳字九百二十四号。

地六分，土名俞家，裳字九百十八号。

地六亩，土名沙里，裳字九百四十号。

- 地五分，土名项家，裳字一千六十八号。
- 地六分，土名项家，裳字一千一百十号。
- 地三分，土名塔下，裳字一千二百五号。
- 地四亩，土名俞家塘沿，裳字一千三百十八号。
- 地八分，土名塔边，裳字一千二百二十九号。
- 地四分，土名高圩，裳字一千二百三十四号。
- 地一亩，土名门前，裳字四百三十三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湖底叶，裳字二千三百六十六号。
- 地四分，土名上坟头，裳字一百八十三号。
- 地七分，土名前溪边，裳字五百四十五号。
- 地八分，土名杨家殿前，裳字五百九十六号。
- 地四分，土名殿下，裳字六百十七号。
- 地八分，土名小圩头，裳字八百四十六号。
- 地三亩，土名沙里，裳字一千一百三十六号。
- 地八分，土名塔边，裳字一千二百十三号。
- 地一亩，土名龙里，裳字一千七百六十号。
- 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周家殿前，裳字二千九十三号。
- 地二亩，土名龙里，裳字二千一百六十五号。
- 地二亩，土名方家，裳字二千二百二十三号。
- 地一亩，土名湖底叶，裳字二千二百三十七号。
- 地二亩五分，土名湖底叶，裳字二千三百五十一号。
- 地二亩，土名竹园滩，裳字二千四百三十三号。
- 地一亩，土名湖底叶，裳字二千三百四十九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竹园滩，裳字一千四百五十九号。
- 地五分，土名竹园滩，裳字二千四百六十二号。
- 地一亩五分，土名竹园滩，裳字二千四百六十五号。
- 地一亩五分，土名湖底叶，裳字二千四百六十六号。
- 地一亩，土名湖底叶，裳字二千三百六十四号。

- 地五亩，土名湖底叶，蒙字二千三百七十四号。
- 地三亩七分五厘，土名竹园滩，蒙字二千五百一号。
- 地一亩，土名鲤鱼滩，蒙字二千五百十四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鲤鱼滩，蒙字二千五百五十九号。
- 地八分，土名后东园，蒙字三百二十九号。
- 地四分，土名后东园，蒙字三百三十号。
- 地一亩，土名后东园，蒙字三百三十一号。
- 地二分，土名路灯底，蒙字四百六号。
- 地五分，土名大园里，蒙字四百四十八号。
- 地六分，土名上沙，蒙字四百六十号。
- 地四分，土名马塌坑，蒙字六百五十三号。
- 地八分，土名小圩头，蒙字八百五十三号。
- 地四分，土名俞家，蒙字九百二十三号。
- 地四分，土名项家，蒙字一千七十一号。
- 地一亩，土名俞家，土名九百三十号。
- 地一亩，土名龙背店后，蒙字一千二十号。
- 地一亩，土名俞家，蒙字一千一百四十三号。
- 地一亩二分，土名大樟树底，蒙字一千一百六十四号。
- 地三分，土名高圩，蒙字一千一百九十三号。
- 地八分，土名高圩，蒙字一千一百十五号。
- 地一亩，土名塔下，蒙字一千二百十号。
- 地一亩二分，土名塔边，蒙字一千二百十六号。
- 地二亩，土名塔山后，蒙字一千二百十八号。
- 地一亩五分，土名塔前，蒙字一千二百二十一号。
- 地一亩，土名塔前，蒙字一千二百二十三号。
- 地一亩五分，土名俞家，蒙字一千一百四十六号。
- 地六分，土名高圩，蒙字一千二百五十四号。
- 地一分，土名朱门厅前，蒙字一千二百七十号。

- 地二亩，土名俞家，囊字一千三百二十三号。
- 地三分，土名周家门前，囊字二千九十七号。
- 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经堂基，囊字二千二百九十二号。
- 地五分，土名黄坭塔，囊字六百十二号。
- 地五分，土名殿后，囊字六百二十号。
- 地二分，土名大樟树底，囊字一千一百七十号。
- 地三分，土名俞家，囊字一千三百二十一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周家三角塘，囊字一千九百五十五号。
- 地一亩，土名金堂基，囊字二千二百九十三号。
- 地四亩，土名竹园滩，囊字二千四百三十五号。
- 地十亩，土名金堂基，囊字二千二百八十九号。
- 地五亩，土名金堂基，囊字二千二百九十四号。
- 地七亩五分，土名金堂基，囊字二千二百九十五号。
- 田一亩，土名西石堍，囊字二千四百三十八号。
- 田一亩，土名西石堍，囊字二千四百四十号。
- 田一亩，土名西石堍，囊字二千四百四十一号。
- 田一亩，土名西石堍，囊字二千四百三十九号。
- 地一亩，土名老鸮口，囊字二千二百七十三号。
- 地二分，土名上沙，囊字四百七十八号。
- 地二分，土名后底，囊字三百十六号。
- 地五厘，土名屋边，囊字四百四十三号。
- 地二分，土名上沙，囊字四百五十七号。
- 地二分，土名上沙，囊字四百五十九号。
- 地二分，土名俞家，囊字八百九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徐家山，囊字一千七百八十八号。
- 地三亩，土名大山边，囊字一千九百七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竹园背，囊字二千四百二十一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大烧山，囊字二千七十七号。

地五分，土名金堂基，裳字二千三百十二号。

地七分五厘，土名湖底叶，裳字二千四百四号。

地五分，土名湖底叶，裳字二千四百三号。

地四亩，土名竹园滩，裳字二千四百三十七号。

地六分二厘四毫五丝，裳字曼头山，裳字二千一百四十九号。

地七分五厘，土名金堂基，裳字二千二百九十八号。

地五分，土名金堂基，裳字二千三百九号。

地七分五厘，土名金堂基，裳字二千三百十四号。

地一亩，土名金堂基，裳字二千三百二十四号。

共计田四亩七分五厘，地二百二十八亩八分二厘四毫五丝。
光绪十五年，郭知县由龙汇源户拨入。

三都三图：

田二亩，土名向板塘沿，渊字八百七十五号。

田一亩，土名向板塘沿，渊字八百七十六号。

田二亩，土名向板塘沿，渊字八百八十一号。

田三亩，土名向板塘沿，渊字八百八十二号。

田一亩，土名向板塘沿，渊字八百八十三号。

田二亩，土名上垄，渊字九百四十号。

田三亩，土名上垄，渊字九百四十一号。

田三亩，土名上垄，渊字九百四十二号。

田二亩五分，土名上垄，渊字九百四十三号。

田五分，土名上垄，渊字九百五十六号。

田五分，土名上垄，渊字九百五十七号。

田一亩五分，土名上垄，渊字九百六十八号。

田一亩五分，土名上垄，渊字一千号。

田七分五厘，土名上垄，渊字九百六十九号。

田七分五厘，土名上垄，渊字九百七十号。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上垄，渊字九百七十九号。

- 田二亩五分，土名上塍，渊字九百八十号。
- 田一亩，土名上塍，渊字九百八十三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上塍，渊字一千四号。
- 田一亩，土名上塍，渊字一千五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洪家坂，渊字一千八百十五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洪家坂，渊字二千三十四号。
- 田二亩，土名洪家坂，渊字二千七十三号。
- 田五分，土名砚匣塘沿，渊字二千一百七十二号。
- 田二亩，土名杨杨山，渊字一千九百九十八号。
- 田二亩五分，土名杨杨坂，渊字一千九百九十九号。
- 田五分，土名董家大山后，渊字一千三百六十六号。
- 田一亩，土名董家大山后，渊字一千三百七十二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里塍，渊字一千四百一号。
- 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里塍，渊字一千三百三号。
- 田五分，土名里塍，渊字一千三百四号。
- 田五分，土名里塍，渊字一千三百五号。
- 田二亩，土名里塍，渊字一千三百六号。
- 田三亩，土名官山边，渊字一千三百四十三号。
- 田三亩七分五厘，土名里塍，渊字一千三百五十四号。
- 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里塍，渊字一千三百五十六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湖底叶，渊字一千四百三十四号。
- 田二亩五分，土名湖底叶，渊字一千四百三十六号。
- 田一亩，土名里塍，渊字一千四百四十一号。
- 田二亩，土名沙塘沿，渊字一千四百四十四号。
- 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洪家坂，渊字一千八百九十三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洪家坂，渊字一千八百九十四号。
- 田二亩，土名深垦塘沿，渊字二千三百三十八号。
- 田一亩，土名深垦塘沿，渊字二千三百四十号。

- 田二亩，土名深垦塘沿，渊字二千三百四十一号。
- 田五分，土名转红桥，渊字二千三百四十二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转红桥，渊字二千三百四十三号。
- 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转红桥，渊字二千三百四十六号。
- 田二亩，土名转红桥，渊字二千三百四十七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转红桥，渊字二千三百四十八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转红桥，渊字二千三百四十九号。
- 田二亩，土名洪家坂，渊字二千十六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洪家坂，渊字二千十七号。
- 田一亩，土名洪家坂，渊字二千十九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洪家坂，渊字二千二十号。
- 田二亩，土名洪家坂，渊字二千三十五号。
- 田二亩五分，土名洪家坂，渊字二千一百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高中坂，渊字二千一百七号。
- 田一亩，土名大山后，渊字二千八百五十四号。
- 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大山后，渊字二千八百五十七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仓屋门前，渊字二千九百三十七号。
- 田五分，土名果来山边，渊字三千一百号。
- 田一亩，土名童家殿前，渊字三千一百十八号。
- 田三亩七分五厘，土名陶家山后，渊字三千二百四十四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陶家山后，渊字三千二百五十七号。
- 田三亩，土名陶家山后，渊字三千二百五十八号。
- 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陶家山后，渊字三千二百六十四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陶家山后，渊字三千二百六十七号。
- 田一亩，土名陶家山后，渊字三千二百六十八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陶家山后，渊字三千二百六十九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陶家山后，渊字三千二百七十一号。
- 田一亩，土名上垄，渊字一千八号。

- 田五分，土名水闸豆，渊字一千一百四十五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三堰口，渊字一千一百八十一号。
- 田一亩，土名南山塘底，推字一百七十号。
- 田五分，土名南山塘底，推字一百八十一号。
- 田二亩，土名东台殿前，推字五百三十二号。
- 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唐家山后，推字五百五十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高峰殿前，推字五百七十二号。
- 田二亩二分五厘，土名高峰殿前，推字五百七十九号。
- 田二亩，土名高峰殿前，推字五百八十八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高峰殿前，推字五百九十一号。
- 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古仕桥头，推字五百九十二号。
- 田二亩五分，土名五爪垄，推字一千三百三十七号。
- 田二亩五分，土名五爪垄，推字一千二百三十八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红泥垄口，推字一千二百四十三号。
- 田二亩，土名红泥垄口，推字一千二百六十四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红泥垄口，推字一千二百六十九号。
- 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张家垄，推字一千四百五十八号。
- 田一亩，土名张家垄口，推字一千四百六十一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过塘垄，推字一千四百六十五号。
- 田二亩五分，土名遏豆垄，推字一千四百六十八号。
- 田一亩，土名遏豆垄，推字一千四百六十九号。
- 田五分，土名遏豆垄，推字一千四百七十号。
- 田五分，土名南山塘顶，推字一千八百八十九号。
- 田一亩，土名南山塘顶，推字一千八百九十四号。
- 田二亩，土名破塘山，推字一千九百十二号。
- 田一亩，土名破塘山，推字一千九百十四号。
- 田三亩七分五厘，土名芥菜垄，渊字二百六十二号。
- 田二亩，土名芥菜垄，渊字二百六十三号。

- 田二亩，土名田铺门前，渊字三百六十二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吕田河，渊字三百八十二号。
- 田四亩二分五厘，土名西山，渊字四百十一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下西山，渊字四百五十五号。
- 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西山，渊字四百七十八号。
- 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西山，渊字四百八十四号。
- 田三亩，土名西山边，渊字四百九十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西山边，渊字四百九十二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上西山，渊字四百九十六号。
- 田五分，土名上西山，渊字四百九十七号。
- 田五分，土名豆付墓，渊字五百二十五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高峰殿边，渊字五百五十三号。
- 田二亩，土名高峰殿边，渊字五百六十七号。
- 田二亩五分，土名高峰殿边，渊字八百二十六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殿边，渊字八百三十七号。
- 田一亩，土名古仕桥，渊字八百四十三号。
- 田五分，土名古仕桥，渊字八百五十三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古仕桥，渊字八百五十四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古仕桥，渊字八百五十五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古仕桥，渊字八百五十六号。
- 田五分，土名古仕桥，渊字八百六十一号。
- 地二亩，土名芝恩殿山，渊字一千三百三十号。
- 地二亩，土名芝恩殿山，渊字一千三百三十一号。
- 地三亩，土名芝恩殿山，渊字一千三百三十二号。
- 地一亩五分，土名芝恩殿山，渊字一千三百三十三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里墓，渊字一千三百五十七号。
- 田五分，土名里墓，渊字一千三百五十八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董家大山后，渊字一千三百六十七号。

田二亩，土名董家大山后，渊字一千三百七十四号。

田二亩，土名湖底叶，渊字一千四百十号。

地五亩，土名湖底叶，渊字一千四百十四号。

地一亩，土名湖底叶，渊字一千四百十六号。

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湖底叶，渊字一千四百十八号。

地二亩五分，土名湖底叶，渊字一千四百十九号。

田七厘五毫，土名南山塘底，推字六十七号。

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南山塘底，推字七十号。

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埂内，推字一百十六号。

田五分，土名埂内，推字一百十七号。

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南山塘底，推字一百二十三号。

田一亩，土名南山塘底，推字一百七十六号。

田二分五厘，土名枫树塘底，推字三百十六号。

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枫树塘底，推字三百二十五号。

田七分五厘，土名枫树塘底，推字三百九十一号。

田二分五厘，土名东台殿前，推字五百三十八号。

田五分，土名新塘底，推字六百九十三号。

田七厘五毫，土名新塘底，推字六百九十七号。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三斗塘，推字八百八号。

田五分，土名大路上，推字八百二十六号。

田七分五厘，土名杀马坑塍，推字一千三百八十六号。

田五分，土名打铁岗，渊字四号。

田一亩，土名打铁岗，渊字七号。

田一亩五分，土名南山塘底，渊字一百二十四号。

田七分五厘，土名高峰殿边，渊字五百三十九号。

田七分五厘，土名俞家，渊字八百九十五号。

田一亩五分，土名洪家坂，渊字一千八百二十号。

田二亩，土名洪家坂，渊字一千八百二十一号。

- 田二畝，土名紅泥壑口，淵字一千八百四十六號。
- 田一畝二分五厘，土名紅泥壑口，淵字一千八百四十七號。
- 田二畝七分五厘，土名洪家坂，淵字一千八百八十八號。
- 田一畝，土名洪家坂，淵字一千九百十五號。
- 田四畝二分五厘，土名高中坂，淵字一千九百五十七號。
- 田三畝，土名洪家坂，淵字二千二十一號。
- 田一畝二分五厘，土名洪家坂，淵字二千二十二號。
- 田一畝二分五厘，土名里河尖，淵字二千五十一號。
- 田一畝二分五厘，土名洪家坂，淵字二千六十號。
- 田一畝，土名洪家坂，淵字二千六十二號。
- 田二畝，土名洪家坂，淵字二千九十八號。
- 田一畝二分五厘，土名對山前，淵字二千二百三十六號。
- 田一畝二分五厘，土名對山前，淵字二千二百三十七號。
- 田二畝五分，土名對山前，淵字二千二百三十八號。
- 地二畝五分，土名里河尖，淵字二千二百九十二號。
- 地一畝，土名后江坂，淵字二千四百五十八號。
- 田七分五厘，土名洪家山邊，淵字二千一百八十七號。
- 田二畝，土名陶家山后，淵字三千二百三十七號。
- 田五分，土名西山，淵字三百八十九號。
- 田二分五厘，土名西山，淵字三百九十號。
- 田二畝，土名上西山，淵字五百三號。
- 田二畝二分五厘，土名呂田湖，淵字六百五十三號。
- 田一畝二分五厘，土名呂門橋，淵字六百五十四號。
- 田二畝，土名河坑頭，淵字七百二十號。
- 田三畝七分五厘，土名上壘，淵字九百八十五號。
- 田一畝，土名坑豆，淵字六百四十一號。
- 田二畝五分，土名坟豆，淵字三千七十七號。
- 田一畝二分五厘，土名坟豆，淵字三千七十二號。

- 田五分，土名坟豆，渊字三千七十三号。
- 田一亩，土名坟豆，渊字三千七十四号。
- 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坟豆，渊字三千七十五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坟豆，渊字三千七十六号。
- 田二亩二分五厘，土名前坟豆，渊字三千七十八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前坟豆，渊字三千七十一号。
- 田一亩，土名枫树塘底，推字二百五十三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枫树塘底，推字三百八十八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江家门前，推字八百九十二号。
- 田二亩，土名芥菜垄，渊字二百六十五号。
- 田二亩五分，土名田铺门前，渊字三百六十四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南山塘底，推字五十三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枫树塘底，推字二百五十九号。
- 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上西山，渊字五百号。
- 田二亩二分五厘，土名高峰殿前，渊字五百四十一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仙张，渊字六百二十号。
- 田一亩，土名仙张，渊字六百二十一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仙张，渊字六百二十二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红桥豆，渊字七百十五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河坑豆，渊字七百十七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古仕桥，渊字八百四十七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古仕桥，渊字八百四十八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古仕桥，渊字八百五十号。
- 田五分，土名高峰殿后，渊字八百二十七号。
- 田五分，土名后江门前，渊字二千三百十号。
- 田五亩，土名经堂下，推字一千四百三十二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南山塘顶，推字一千八百八十八号。
- 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枫树底，渊字一千四百九十二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洪家坂，渊字二千二十三号。
- 地五分，土名水埠豆，渊字二千八号。
- 田一亩，土名水埠豆，渊字二千九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里河尖，渊字二千四十一号。
- 田一亩，土名里河尖，渊字二千四十八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里河尖，渊字二千五十五号。
- 田二亩五分，土名洪家坂，渊字二千五十九号。
- 田一亩，土名洪家坂，渊字二千六十一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洪家坂，渊字二千六十七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洪家坂，渊字二千六十八号。
- 田二亩五分，土名洪家坂，渊字二千六十九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洪家坂，渊字二千七十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洪家坂，渊字二千七十六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洪家坂，渊字二千七十七号。
- 田五分，土名洪家坂，渊字二千一百十二号。
- 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洪家坂，渊字二千一百十七号。
- 地一亩，土名洪家坂，渊字二千一百十九号。
- 地一亩，土名洪家坂，渊字二千一百二十号。
- 地一亩，土名洪家坂，渊字二千一百二十一号。
- 地二亩，土名洪家坂，渊字二千一百二十二号。
- 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洪家坂，渊字二千一百二十三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洪家坂，渊字二千一百三十一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高中坂，渊字二千一百三十五号。
- 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五里牌，渊字二千二百四十九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深垦塘沿，渊字二千三百三十六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深垦塘沿，渊字二千三百三十七号。
- 田二亩，土名转红桥，渊字二千三百四十四号。
- 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后江坂，渊字二千三百五十九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后江坂，渊字二千三百七十号。
- 地五分，土名后江坂，渊字二千三百八十六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后江坂，渊字二千三百八十八号。
- 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后江坂，渊字二千三百九十一号。
- 地一亩五分，土名后江坂，渊字二千三百九十二号。
- 田五分，土名唐窑门前，渊字二千五百二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唐窑门前，渊字二千五百六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唐窑门前，渊字二千五百七号。
- 田五分，土名唐窑门前，渊字二千五百八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唐窑门前，渊字二千五百九号。
- 地五分，土名唐窑，渊字二千五百四十五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唐窑屋后，渊字二千五百七十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唐窑屋后，渊字二千五百七十一号。
- 地一亩，土名唐窑屋后，渊字二千六百号。
- 地一亩，土名唐窑屋后，渊字二千六百四号。
- 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桃园基，渊字二千六百四十七号。
- 地二亩，土名桃园基，渊字二千六百五十号。
- 地一亩五分，土名后江坂，渊字二千七百四十号。
- 地二亩，土名后江坂，渊字二千七百四十一号。
- 地二亩，土名后江坂，渊字二千七百四十二号。
- 地一亩，土名后江坂，渊字二千七百四十四号。
- 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新塘沿，渊字二千七百八十六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新塘沿，渊字二千七百八十七号。
- 地五分，土名新塘沿，渊字二千七百八十八号。
- 地一亩，土名大墩前，渊字二千七百九十八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大墩前，渊字二千七百九十九号。
- 地五分，土名地中央，渊字二千八百十八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地中央，渊字二千八百三十一号。

- 地一亩五分，土名石桥头，渊字二千九百十七号。
- 地一亩五分，土名石桥头，渊字二千九百二十号。
- 地一亩五分，土名石桥头，渊字二千九百二十一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前坟豆，渊字三千六十九号。
- 田二亩二分五厘，土名前坟豆，渊字三千八十号。
- 地一亩，土名地中央，渊字二千八百十九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陶家山后，渊字三千二百二十二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陶家山后，渊字三千二百七十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陶家山后，渊字三千二百七十二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下墩底，渊字三千二百七十四号。
- 田五分，土名下墩底，渊字三千二百八十三号。
- 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下墩底，渊字三千二百八十五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塘坑坂，渊字三千二百八十九号。
- 田一亩，土名陶家山后，渊字三千二百十二号。
- 田一亩，土名方家仓，推字一千一百五十号。
- 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陶家山，渊字一千二百八十四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陶家山，渊字一千二百八十六号。
- 地一亩，土名后地，渊字一千二百九十八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红泥堑口，渊字一千八百二十八号。
- 地一亩，土名红泥堑口，渊字一千八百三十三号。
- 地一亩，土名唐家屋后，渊字二千六百五号。
- 地五分，土名唐家屋后，渊字二千六百八号。
- 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唐家屋后，渊字二千六百九号。
- 地一亩，土名石桥豆，渊字二千九百十一号。
- 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石桥豆，渊字二千九百十五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九石堑，渊字一千八百三十六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九石堑，渊字一千八百三十八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九石堑，渊字一千八百三十九号。

田一亩，土名九石堑，渊字一千八百四十一号。

地二亩，土名红泥堑口，渊字一千八百四十三号。

田二亩，土名红泥堑口，渊字一千八百四十四号。

田七分五厘，土名洪家坂，渊字一千八百七十六号。

田一亩五分，土名洪家坂，渊字一千八百七十七号。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洪家坂，渊字一千八百七十九号。

田一亩，土名洪家坂，渊字一千八百八十一号。

田五分，土名洪家坂，渊字一千八百八十三号。

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洪家坂，渊字一千八百九十七号。

共计田三百十亩零二厘五毫，地八十亩二分五厘。光绪十六年，郭知县由通驷、马报、驿前等官义渡户全数拨入。惟马报桥户尚留原编田二亩五分，系推字五十号，土名南山塘底。

清都一图：

地一亩五分，土名西后山底，诗字九十一号。

田二分五厘，土名余塘底，诗字九十七号。

田五分，土名坟湾，诗字一百十四号。

田七分五厘，土名坟湾，诗字一百十五号。

田一亩，土名坟湾，诗字一百十六号。

田五分，土名坟湾，诗字一百十七号。

地二分五厘，土名楼高山沿，诗字一百八十二号。

地五分，土名楼高山沿，诗字一百八十三号。

田七分五厘，土名楼高山沿，诗字一百八十四号。

田七分五厘，土名楼高坞，诗字一百九十八号。

田七分五厘，土名楼高山沿，诗字二百号。

田二分五厘，土名黄友堑，诗字二百二十三号。

田七分五厘，土名黄友堑，诗字二百二十五号。

田五分，土名黄友堑，诗字二百二十八号。

田五分，土名黄友堑，诗字二百二十九号。

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黄友垄，诗字二百三十六号。

田五分，土名黄友垄，诗字二百四十八号。

田一亩，土名黄友垄，诗字二百四十九号。

田五分，土名黄友垄，诗字二百五十号。

田五分，土名黄友垄，诗字二百六十七号。

田七分五厘，土名黄友垄，诗字二百六十八号。

田一亩，土名黄友垄，诗字二百七十二号。

田五分，土名黄友垄，诗字二百七十六号。

田二分五厘，土名黄友垄，诗字二百七十七号。

田二分五厘，土名黄友垄，诗字二百七十八号。

田一亩，土名宋家垄，诗字三百二十八号。

田二分五厘，土名宋家垄，诗字三百三十六号。

田五分，土名宋家垄，诗字三百三十七号。

田五分，土名宋家垄，诗字三百三十八号。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张井垄，诗字三百九十二号。

田七分五厘，土名张井垄，诗字四百零一号。

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张井垄，诗字四百零二号。

田五分，土名张井垄，诗字四百三十号。

田七分五厘，土名张井垄，诗字四百三十一号。

田一亩，土名张井垄，诗字四百三十二号。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张井垄，诗字四百三十四号。

田一亩，土名张井垄，诗字四百六十四号。

田五分，土名张井垄，诗字四百六十五号。

田七分五厘，土名张井垄，诗字四百八十三号。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张井垄，诗字四百八十四号。

田五分，土名张井垄，诗字四百八十五号。

田二分五厘，土名张井垄，诗字四百八十六号。

田五分，土名张井垄，诗字四百八十七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苦竹塍，诗字六百七十二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苦竹塍，诗字六百七十四号。
- 田一亩，土名苦竹塍，诗字六百九十四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苦竹塍，诗字六百九十五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苦竹塍，诗字六百九十六号。
- 田一亩，土名苦竹塍，诗字六百九十七号。
- 田五分，土名苦竹塍，诗字七百三十一号。
- 田一亩，土名苦竹塍，诗字七百三十六号。
- 田五分，土名苦竹塍，诗字七百三十八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苦竹塍，诗字七百三十九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苦竹塍，诗字七百四十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苦竹塍，诗字七百四十一号。
- 田五分，土名苦竹塍，诗字七百四十二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苦竹塍，诗字七百四十三号。
- 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大埂塍，诗字八百七十八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大埂塍，诗字八百八十一号。
- 地五分，土名大朱塘高，诗字一千二百三十八号。
- 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大朱塘高，诗字一千二百五十八号。
- 田五分，土名大朱塘高，诗字一千二百五十九号。
- 田五分，土名交椅圈，诗字一千三百二十一号。
- 田一亩，土名西鸡塍，诗字一千三百三十一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西鸡塍，诗字一千三百三十四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西鸡塍，诗字一千三百三十九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西鸡塍，诗字一千三百四十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西鸡塍，诗字一千三百四十一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西鸡塍，诗字一千三百四十二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西鸡塍，诗字一千三百四十三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西鸡塍，诗字一千三百四十四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西鸡塋，诗字一千三百四十五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西鸡塋，诗字一千三百四十七号。
- 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西鸡塋，诗字一千三百四十八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西鸡塋，诗字一千三百五十二号。
- 田一亩，土名西鸡塋，诗字一千三百五十四号。
- 田五分，土名后塘，诗字一千三百六十七号。
- 田三分七厘五毫，土名里朱坞，诗字一千三百七十四号。
- 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里朱坞，诗字一千三百七十八号。
- 田五分，土名里朱坞，诗字一千三百八十一号。
- 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里朱坞，诗字一千三百八十七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里朱坞，诗字一千三百九十二号。
- 地五分，土名里朱坞，诗字一千三百九十四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里朱坞，诗字一千三百九十九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里朱，诗字一千四百七号。
- 田五分，土名里朱，诗字一千四百八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里朱，诗字一千四百九号。
- 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里朱，诗字一千四百二十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里朱，诗字一千四百二十四号。
- 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里朱，诗字一千四百三十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里朱，诗字一千四百三十四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上山豆，诗字一千四百四十八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五圣治塘，诗字一千四百七十八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五圣治塘，诗字一千四百七十九号。
- 田五分，土名小朱塋，诗字一千五百五十六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小朱塋，诗字一千五百九十八号。
- 田五分，土名大坞，诗字一千六百一号。
- 田五分，土名苦笃塋，诗字一千六百二十六号。
- 地五分，土名小朱塋，诗字一千六百二十七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小朱塋，诗字一千六百三十号。
- 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五茆，诗字一千六百三十五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五茆，诗字一千六百三十八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五茆，诗字一千六百三十九号。
- 地五分，土名石塘底，诗字一千六百四十九号。
- 地五分，土名石塘底，诗字一千六百六十五号。
- 田一亩，土名石塘里，诗字一千六百八十五号。
- 田一亩，土名石塘底，诗字一千六百九十三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石塘里，诗字一千六百九十四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石塘里，诗字一千六百九十六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石塘里，诗字一千七百二十二号。
- 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石塘底，诗字一千七百三十五号。
- 田一亩，土名石塘底，诗字一千七百三十六号。
- 田五分，土名石塘底，诗字一千七百三十八号。
- 田一亩一分二厘五毫，土名塘坑，诗字一千七百五十四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郭塘底，诗字一千七百六十一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郭塘底，诗字一千七百六十四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郭塘底，诗字一千七百六十七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郭塘底，诗字一千七百六十八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郭塘底，诗字一千七百六十九号。
- 地一亩，土名新塘山沿，诗字一千八百二十六号。
- 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新塘底，诗字一千八百二十九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新塘底，诗字一千八百三十八号。
- 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新塘底，诗字一千八百四十二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新塘底，诗字一千八百四十四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新塘底，诗字一千八百四十五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新塘沿，诗字一千八百四十六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新塘沿，诗字一千八百四十七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新塘沿，诗字一千八百四十八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新塘沿，诗字一千八百四十九号。
- 田五分，土名新塘沿，诗字一千八百五十二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新塘沿，诗字一千八百五十三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新塘沿，诗字一千八百五十四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新塘沿，诗字一千八百五十五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混塘底，诗字一千八百五十七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混塘底，诗字一千八百七十一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混塘底，诗字一千八百七十二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混塘底，诗字一千八百七十四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混塘底，诗字一千八百七十五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混塘底，诗字一千八百七十六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混塘底，诗字一千八百七十七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混塘底，诗字一千八百七十九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混塘底，诗字一千八百八十号。
- 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混塘底，诗字一千八百八十二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陈缸坞，诗字一千八百八十七号。
- 田五分，土名陈缸坞，诗字一千八百八十八号。
- 田一亩，土名陈缸坞，诗字一千八百八十九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混塘底，诗字一千八百九十三号。
- 田一亩，土名陈缸坞，诗字一千八百九十四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陈缸坞，诗字一千八百九十五号。
- 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陈缸坞，诗字一千九百号。
- 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陈缸坞，诗字一千九百一号。
- 田五分，土名陈缸坞，诗字一千九百二号。
- 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陈缸坞，诗字一千九百三号。
- 田一亩，土名陈缸坞，诗字一千九百十号。
- 田五分，土名陈缸坞，诗字一千九百十三号。

- 田五分,土名陈缸坞,诗字一千九百二十六号。
- 田五分,土名陈缸坞,诗字一千九百六十一号。
- 田五分,土名陈家垄,诗字一千九百六十三号。
- 田五分,土名陈家垄,诗字一千九百六十六号。
- 田一亩,土名陈家垄,诗字一千九百六十七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陈家垄,诗字一千九百六十九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陈家垄,诗字一千九百七十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陈家垄,诗字一千九百七十三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陈家垄,诗字一千九百七十四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陈家垄,诗字一千九百七十五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陈家垄,诗字一千九百八十三号。
- 田一亩,土名陈家垄,诗字一千九百九十一号。
- 田二亩五分,土名陈家垄,诗字一千九百九十六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陈家垄,诗字一千九百九十八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陈家垄,诗字一千九百五十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陈家垄,诗字一千九百五十一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陈家垄,诗字一千九百五十二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陈家垄,诗字一千九百五十三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陈缸坞,诗字一千九百五十四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里垄,诗字二千一百三号。
- 田一亩,土名光佃垄,诗字二千一百七十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光佃垄,诗字二千一百七十二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光佃垄,诗字二千一百九十二号。
- 田五分,土名光佃垄,诗字二千二百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外黄塘里,诗字二千七百二十八号。
- 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外黄塘,诗字二千七百四十八号。
- 田五分,土名蛇塘垄,诗字二千八百七十八号。
- 田一亩,土名朱塘表,诗字三千二十六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朱塘表，诗字三千三十三号。
- 田一亩，土名朱塘表，诗字三千三十五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朱塘表，诗字三千三十七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莫家山头，诗字三千九十二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莫家山头，诗字三千九十三号。
- 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莫家山头，诗字三千九十七号。
- 田一亩，土名莫家山头，诗字三千九十八号。
- 田五分，土名莫家山头，诗字二千一百一号。
- 田一亩，土名莫家山头，诗字二千一百二号。
- 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黄塘垄口，诗字三千一百十四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黄塘垄口，诗字三千一百十七号。
- 田一亩，土名黄塘垄，诗字三千一百二十五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黄塘垄，诗字三千一百三十号。
- 田五分，土名黄塘垄，诗字三千一百三十一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黄塘垄，诗字三千一百三十七号。
- 田一亩，土名黄塘垄，诗字三千一百三十九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黄塘垄，诗字三千一百四十一号。
- 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黄塘垄，诗字三千一百四十四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黄塘垄，诗字三千一百四十六号。
- 田五分，土名黄塘垄，诗字三千一百四十八号。
- 田一亩，土名黄塘垄，诗字三千一百四十九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黄塘垄，诗字三千一百五十号。
- 田一亩，土名黄塘垄，诗字三千一百五十二号。
- 田一亩，土名黄塘垄，诗字三千一百五十三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黄塘垄，诗字三千一百五十四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六朱垄，诗字三千一百六十七号。
- 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六朱垄，诗字三千一百六十八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六朱垄，诗字三千一百六十九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六朱壑，诗字三千一百七十号。
- 田二亩，土名六朱壑，诗字三千一百七十一号。
- 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六朱壑，诗字三千一百七十二号。
- 田三亩七分五厘，土名六朱壑，诗字三千一百七十三号。
- 田一亩，土名六朱壑，诗字三千一百七十八号。
- 田一亩，土名六朱壑，诗字三千一百八十二号。
- 田五分，土名六朱壑，诗字三千一百九十八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六朱壑，诗字三千一百九十九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六朱壑，诗字三千二百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六朱壑，诗字三千二百一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六朱壑，诗字三千二百二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六朱壑，诗字三千二百三号。
- 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六朱壑，诗字三千二百四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六朱壑，诗字三千二百五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六朱壑，诗字三千二百六号。
- 田五分，土名六朱壑，诗字三千二百七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六朱壑，诗字三千二百八号。
- 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六朱壑，诗字三千二百九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六朱壑，诗字三千二百十号。
- 田五分，土名六朱壑，诗字三千二百十三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六朱壑，诗字三千二百十四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六朱壑，诗字三千二百十五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六朱壑，诗字三千二百二十号。
- 田一亩，土名六朱壑，诗字三千二百二十一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六朱壑，诗字三千二百二十二号。
- 田一亩，土名六朱壑，诗字三千二百二十四号。
- 田五分，土名六朱壑，诗字三千二百二十九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六朱壑，诗字三千二百三十号。

- 田五分，土名六朱垄，诗字三千二百三十一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黄塘垄，诗字三千二百五十五号。
- 田一亩，土名黄塘垄，诗字三千二百五十六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黄塘垄，诗字三千二百五十七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丝瓜垄，诗字三千二百五十八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丝瓜垄，诗字三千二百五十九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丝瓜垄，诗字三千二百六十号。
- 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丝瓜垄，诗字三千二百六十一号。
- 田二分，土名黄塘垄，诗字三千二百六十九号。
- 田五分，土名黄塘垄，诗字三千二百七十五号。
- 田五分，土名黄塘垄，诗字三千二百七十六号。
- 田五分，土名黄塘垄，诗字三千二百七十七号。
- 田五分，土名黄塘垄，诗字三千二百七十八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黄塘垄，诗字三千二百七十九号。
- 田一亩，土名黄塘垄，诗字三千二百八十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黄塘里，诗字三千二百九十五号。
- 田五分，土名黄塘里，诗字三千二百九十六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黄塘里，诗字三千二百九十九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黄塘里，诗字三千三百一号。
- 田一亩，土名黄塘里，诗字三千三百二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黄塘里，诗字三千三百六号。
- 田一亩，土名黄塘里，诗字三千三百十三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黄塘里，诗字三千三百四十八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黄塘里，诗字三千三百四十九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黄塘里，诗字三千三百五十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黄塘里，诗字三千三百五十一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黄塘里，诗字三千三百五十三号。
- 田一亩，土名黄塘里，诗字三千三百六十一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黄塘里，诗字三千三百六十二号。
- 田一亩，土名黄塘里，诗字三千三百六十三号。
- 田一亩，土名马平山头，诗字三千三百六十五号。
- 田五分，土名黄塘垄，诗字三千三百六十八号。
- 田一亩，土名黄塘垄，诗字三千三百七十号。
- 田五分，土名黄塘垄，诗字三千三百七十一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黄塘垄，诗字三千三百七十二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黄塘垄，诗字三千三百七十三号。
- 田五分，土名黄塘垄，诗字三千三百七十四号。
- 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黄塘垄，诗字三千三百七十五号。
- 田五分，土名黄塘垄，诗字三千三百七十六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黄塘垄，诗字三千三百八十四号。
- 田一亩，土名黄塘垄，诗字三千三百八十六号。
- 田五分，土名黄塘垄，诗字三千三百九十一号。
- 田一亩，土名黄塘垄，诗字三千三百九十四号。
- 田一亩，土名黄塘垄，诗字三千三百九十五号。
- 田二亩，土名黄塘垄，诗字三千三百九十八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黄塘垄，诗字三千三百九十九号。
- 田二亩五分，土名黄塘垄，诗字三千四百二号。
- 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黄塘垄口，诗字三千四百四十二号。
- 田一亩，土名黄塘垄，诗字三千四百四十四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黄塘垄口，诗字三千四百四十七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黄塘垄口，诗字三千四百五十一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黄塘垄口，诗字三千四百五十二号。
- 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黄塘垄口，诗字三千四百五十三号。
- 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黄塘垄口，诗字三千四百五十四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黄塘垄口，诗字三千四百五十五号。
- 地一亩，土名鹅头颈，诗字三千四百七十一号。

- 地一亩，土名鹤头颈，诗字三千四百七十二号。
- 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周公坂，诗字三千五百十九号。
- 田五分，土名周公坂，诗字三千五百六十六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周公坂，诗字三千五百六十七号。
- 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前山边，诗字三千五百八十八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前山边，诗字三千五百九十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前山边，诗字三千五百九十一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前山边，诗字三千五百九十二号。
- 田五分，土名前山边，诗字三千五百九十三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前山边，诗字三千五百九十四号。
- 田五分，土名前山边，诗字三千五百九十五号。
- 田一亩，土名前山边，诗字三千五百九十七号。
- 地五分，土名前山边，诗字三千五百九十八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前山边，诗字三千六百号。
- 田五分，土名前山边，诗字三千六百四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头碓山头，诗字三千八百八十八号。
- 地二亩，土名殿后山，诗字四千一百四十号。
- 地五分，土名殿后山，诗字四千一百四十二号。
- 地五分，土名殿后山，诗字四千一百四十五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殿后山，诗字四千一百四十六号。
- 地五分，土名殿后山，诗字四千一百五十号。
- 地一亩，土名殿后山，诗字四千一百五十二号。
- 地二亩，土名殿后山，诗字四千一百五十五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殿后山，诗字四千一百五十九号。
- 地一亩，土名殿后山，诗字四千一百六十六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殿后山，诗字四千一百八十一号。
- 地五分，土名殿后山，诗字四千一百八十六号。
- 地一亩，土名殿后山，诗字四千一百八十八号。

- 地五分,土名殿后山,诗字四千一百八十九号。
- 地五分,土名殿后山,诗字四千一百九十一号。
- 地五分,土名殿后山,诗字四千一百九十二号。
- 地五分,土名殿后山,诗字四千一百九十三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殿后山,诗字四千一百九十五号。
- 地五分,土名殿后山,诗字四千一百九十七号。
- 地二亩,土名殿后山,诗字四千一百九十八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殿后山,诗字四千一百九十九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殿后山,诗字四千二百一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茅蓬边,诗字四千二百六号。
- 地五分,土名茅蓬边,诗字四千二百七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茅蓬边,诗字四千二百八号。
- 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茅蓬边,诗字四千二百十六号。
- 田二亩五分,土名大锣形,诗字四千二百二十八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大锣形,诗字四千二百二十九号。
- 田一亩,土名大锣形,诗字四千二百三十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半潭垄,诗字四千二百五十八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半潭垄,诗字四千二百六十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半潭垄,诗字四千二百七十六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马黄塘下,诗字四千二百八十八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马黄塘下,诗字四千二百八十九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马黄塘顶,诗字四千三百一号。
- 田五分,土名马黄塘顶,诗字四千三百三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下堰头,诗字四千三百十八号。
- 田五分,土名下堰头,诗字四千三百十九号。
- 田五分,土名下堰头,诗字四千三百二十二号。
- 田一亩,土名下堰头,诗字四千三百五十八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后长塘里,诗字四千三百六十二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后长塘里，诗字四千三百六十四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后长塘里，诗字四千三百六十五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后长塘里，诗字四千三百六十六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后长塘里，诗字四千三百七十九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后长塘里，诗字四千三百八十号。
- 田五分，土名后长塘里，诗字四千三百八十二号。
- 田五分，土名后长塘里，诗字四千三百八十七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后长塘里，诗字四千三百九十三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后长塘里，诗字四千三百九十四号。
- 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后长塘里，诗字四千三百九十七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后长塘里，诗字四千三百九十八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南垄，诗字四千四百十六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南垄，诗字四千四百十七号。
- 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南垄，诗字四千四百十八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南垄，诗字四千四百二十号。
- 田五分，土名南垄，诗字四千四百二十一号。
- 田五分，土名半潭垄，诗字四千四百二十六号。
- 田一亩，土名半潭垄，诗字四千四百三十二号。
- 田五分，土名半潭垄，诗字四千四百三十六号。
- 田五分，土名半潭垄，诗字四千四百三十七号。
- 田五分，土名半潭垄，诗字四千四百三十九号。
- 田六分二厘五毫，土名半潭垄，诗字四千四百四十三号。
- 田五分，土名半潭垄，诗字四千四百四十四号。
- 田五分，土名半潭垄，诗字四千四百四十五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半潭垄，诗字四千四百四十九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半潭垄，诗字四千四百六十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半潭垄，诗字四千四百六十八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半潭垄，诗字四千四百六十九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半潭塍，诗字四千四百七十号。
- 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安里，诗字四千五百二十八号。
- 地三亩，土名安里，诗字四千五百二十九号。
- 地五分，土名安里，诗字四千五百三十号。
- 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安坛，诗字四千五百五十七号。
- 地一亩，土名殿后山，诗字四千七百六号。
- 地五分，土名殿后山，诗字四千七百九号。
- 地五分，土名殿后山，诗字四千七百十一号。
- 地一亩，土名殿后山，诗字四千七百十七号。
- 地一亩，土名殿后山，诗字四千七百十八号。
- 地五分，土名殿后山，诗字四千七百二十三号。
- 地五分，土名殿后山，诗字四千七百二十八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殿后山，诗字四千七百二十九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殿后山，诗字四千七百三十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殿后山，诗字四千七百三十三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殿后山，诗字四千七百四十二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湖墓，诗字五千四百三十一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湖墓，诗字五千四百三十二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湖墓，诗字五千四百三十三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湖墓，诗字五千四百三十四号。
- 田五分，土名湖墓，诗字五千四百三十五号。
- 田五分，土名湖墓，诗字五千四百三十六号。
- 田五分，土名湖墓，诗字五千四百三十七号。
- 田五分，土名湖墓，诗字五千四百三十八号。
- 田五分，土名湖墓，诗字五千四百三十九号。
- 田五分，土名湖墓，诗字五千四百四十号。
- 田五分，土名湖墓，诗字五千四百四十一号。
- 田五分，土名湖墓，诗字五千四百四十二号。

- 田五分，土名湖墓，诗字五千四百四十五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湖墓，诗字五千四百四十六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湖墓，诗字五千四百四十七号。
- 田五分，土名湖墓，诗字五千四百四十八号。
- 田五分，土名湖墓，诗字五千四百四十九号。
- 田五分，土名湖墓，诗字五千四百五十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湖墓，诗字五千四百五十四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湖墓，诗字五千四百五十九号。
- 田五分，土名湖墓，诗字五千四百六十二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湖墓，诗字五千四百六十五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湖墓，诗字五千四百六十九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湖墓，诗字五千四百七十六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湖墓，诗字五千四百七十七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湖墓，诗字五千四百八十四号。
- 田一分五厘，土名上店，诗字五千一百六十一号。
- 地一分，土名谢家，诗字五千二百六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黄塘，诗字三千二百五十三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后长塘里，诗字四千三百九十五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陈家垄，诗字一千九百五十六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光佃垄，诗字二千一百八十八号。

共计田二百三十二亩二分七厘五毫，地四十八亩四分七厘五毫。光绪十五年十二月，郭知县由龙秋元户拨入。

清都二图：

- 田七分五厘，土名乌龟塘，赞字十六号。
- 田二亩，土名后垄坂，赞字二十一号。
- 田二亩五分，土名后垄坂，赞字三十四号。
- 田三分七厘五毫，土名新塘表，赞字三百四十五号。
- 田三分七厘五毫，土名新塘表，赞字三百四十六号。

- 田一亩，土名牛粪塘，赞字六百四十号。
- 田一亩，土名坟庵前，赞字七百三十八号。
- 地五分，土名祝家垄，赞字一千三百八十号。
- 田五分，土名大湾，赞字三千二十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大湾，赞字三千三十六号。
- 田五分，土名大湾，赞字三千三十七号。
- 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双塘表，赞字三千二百七十一号。
- 田五分，土名后山塘下，赞字三千六百四十八号。
- 田五分，土名后塘，赞字四千七十九号。
- 地六分二厘五毫，土名后塘，赞字四千八十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后塘，赞字四千八十一号。
- 山五厘，土名栏河树底，赞字五千六百二十八号。
- 塘一厘，土名小塘，赞字四千一百五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茭笋塘，赞字五百五号。
- 田六分三厘五毫，土名仰天塘，赞字一千二百四十号。
- 田五分，土名祝家垄表，赞字一千二百五十一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祝家垄，赞字一千二百五十九号。
- 地五分，土名祝家垄，赞字一千三百八十一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祝家垄，赞字一千三百三十一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祝家垄，赞字一千三百八十三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祝家垄，赞字一千四百三号。
- 田五分，土名祝家垄，赞字一千四百五号。
- 田一亩，土名横塘下，赞字一千四百四十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横塘下，赞字一千四百四十一号。
- 田五分，土名城王殿前，赞字一千五百十五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城王殿前，赞字一千五百十八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祝家垄，赞字一千三百五十四号。
- 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祝家垄，赞字一千四百二号。

地三分七厘五毫，土名城王山后，赞字一千四百八十九号。

田五厘，土名判官塘，赞字一千六百七十七号。

田五分，土名判官塘，赞字一千六百七十八号。

田五厘，土名判官塘，赞字一千六百八十四号。

田七厘五毫，土名石塔垄，赞字九百二十七号。

田五厘，土名石塔垄，赞字九百二十八号。

田二分五厘，土名石塔垄，赞字九百二十九号。

田五分，土名石塔垄，赞字九百三十号。

田二分五厘，土名石塔垄，赞字九百三十一号。

田七分五厘，土名石塔垄，赞字九百三十二号。

田五分，土名石塔垄，赞字九百三十三号。

地七分五厘，土名大河边，赞字一千五百十九号。

地三分七厘五毫，土名山边，赞字二千九百二十三号。

地二分五厘，土名山边，赞字二千九百二十二号。

地二分五厘，土名升山边，赞字二千九百二十一号。

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山边，赞字二千九百二十五号。

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山边，赞字二千九百二十六号。

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山边，赞字二千九百二十七号。

地二厘五毫，土名山边，赞字二千九百二十八号。

地二分五厘，土名山边，赞字二千九百三十五号。

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山边，赞字二千九百三十六号。

地五分，土名山边，赞字二千九百三十八号。

地五分，土名双塘山边，赞字三千二百七十九号。

地二分五厘，土名双塘山边，赞字三千二百八十号。

地五厘，土名前垄岗，赞字四千七百三十七号。

地五分，土名前垄岗，赞字四千七百三十八号。

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前垄岗，赞字四千七百三十九号。

地二分五厘，土名前垄岗，赞字四千七百四十一号。

- 地五分，土名前垄岗，赞字四千七百四十二号。
- 地五厘，土名前垄岗，赞字四千七百四十三号。
- 地五分，土名前垄岗，赞字四千七百四十四号。
- 地五分，土名片垄，赞字二百七十五号。
- 田五分，土名片垄，赞字二百八十三号。
- 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新塘表，赞字三百二十九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大枝山边，赞字三百七十二号。
- 田五厘，土名瓦窑塘边，赞字三百九十六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黄塘里，赞字三百九十八号。
- 田五分，土名黄塘里，赞字三百九十九号。
- 田五分，土名黄塘里，赞字四百号。
- 田二亩，土名瓦窑塘坎，赞字四百十四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牛粪塘，赞字四百三十三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西北垄，赞字五百十五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西北垄，赞字五百十六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西北垄，赞字五百十七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西北垄，赞字五百二十一号。
- 地二厘五毫，土名西北垄，赞字五百二十二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西北垄，赞字五百三十八号。
- 地三分七厘五毫，土名西北垄，赞字五百三十九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西北垄，赞字五百七十二号。
- 地一亩，土名西北垄，赞字五百七十八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坟庵前，赞字七百二十二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坟庵前，赞字七百二十三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麻查垄，赞字七百五十二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山沿，赞字七百六十六号。
- 田三分七厘五毫，土名山沿，赞字七百六十七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山沿，赞字七百六十八号。

- 田五分，土名山沿，赞字七百六十九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山沿，赞字七百七十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山沿，赞字七百八十一号。
- 田三分七厘五毫，土名山沿，赞字七百八十二号。
- 地五分，土名后山，赞字一千一百六十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后山，赞字一千一百六十一号。
- 地五分，土名后垄，赞字一千一百八十九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横塘下，赞字一千四百二十九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横塘下，赞字一千四百三十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横塘下，赞字一千四百三十三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横塘下，赞字一千四百三十六号。
- 田五厘，土名横塘下，赞字一千四百三十七号。
- 田五分，土名横塘下，赞字一千四百三十八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横塘下，赞字一千四百三十九号。
- 地五分，土名半月山，赞字一千七百八十三号。
- 地一亩，土名半月山，赞字一千七百八十四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双塘表，赞字三千二百六十六号。
- 地五分，土名双塘表，赞字三千二百六十七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双塘表，赞字三千二百七十四号。
- 地五分，土名西坞山边，赞字三千二百七十五号。
- 地五分，土名西坞山边，赞字三千二百七十六号。
- 地三分七厘五毫，土名西坞山边，赞字三千二百七十七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西坞山边，赞字三千二百七十八号。
- 地五分，土名山后坑山边，赞字三千二百八十四号。
- 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石家垄，赞字三千四百三十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石家垄，赞字三千四百十三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小垄表，赞字三千五百四十号。
- 地五厘，土名山边，赞字三千七百七十九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山边，赞字三千七百八十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山边，赞字三千七百八十一号。
- 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山边，赞字三千七百八十二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山降地，赞字三千七百九十三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山岗，赞字三千七百九十四号。
- 地五分，土名山岗，赞字三千七百九十五号。
- 地五分，土名山边，赞字三千七百九十七号。
- 地三分七厘五毫，土名山边，赞字三千八百号。
- 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山边，赞字三千八百一号。
- 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山边，赞字三千八百二号。
- 地一亩，土名乌龟山边，赞字三千八百三号。
- 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乌龟山边，赞字三千八百四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乌龟山边，赞字三千八百五号。
- 地五分，土名乌龟山边，赞字三千八百六号。
- 地五分，土名乌龟山边，赞字三千八百七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乌龟山边，赞字三千八百四十七号。
- 地五分，土名乌龟山边，赞字三千八百四十八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乌龟山边，赞字三千八百四十九号。
- 地五分，土名乌龟山边，赞字三千八百五十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乌龟山边，赞字三千八百五十一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山边，赞字三千九百八号。
- 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山边，赞字三千九百九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山边，赞字三千九百二十二号。
- 地三分七厘五毫，土名山边，赞字三千九百二十三号。
- 地五厘，土名山边，赞字三千九百二十四号。
- 地五厘，土名山边，赞字三千九百二十五号。
- 地二厘五毫，土名山边，赞字三千九百二十六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山边，赞字三千九百二十七号。

- 地五分，土名山边，赞字三千九百三十号。
- 地五分，土名山边，赞字三千九百三十一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山边，赞字三千九百三十二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山边，赞字三千九百三十三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山边，赞字三千九百三十四号。
- 地五分，土名山边，赞字三千九百三十五号。
- 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山边，赞字三千九百三十六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山边，赞字三千九百三十七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郑客塘沿，赞字三千九百三十八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前山坞，赞字三千九百四十五号。
- 地二厘五毫，土名前山坞，赞字三千九百四十九号。
- 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前山坞，赞字三千九百五十五号。
- 田五分，土名山匣，赞字四千一百四号。
- 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塘坎，赞字四千一百六号。
- 地三分七厘五毫，土名塘坎，赞字四千一百七号。
- 地五厘，土名塘坎，赞字四千一百八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塘坎，赞字四千一百九号。
- 地五分，土名黄相塘里，赞字四千一百十六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山边，赞字四千一百二十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光山边，赞字四千一百二十三号。
- 地五分，土名光山边，赞字四千一百二十四号。
- 地一亩，土名光山边，赞字四千一百二十五号。
- 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光山边，赞字四千一百三十二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光山边，赞字四千一百三十三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光山边，赞字四千一百三十四号。
- 地五分，土名芦尸山边，赞字四千一百三十六号。
- 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小垄，赞字四千四百四十二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小垄，赞字四千四百四十三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牛形山匣，赞字四千四百六十二号。
- 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赤豆坞，赞字四千五百七十五号。
- 地五分，土名赤豆坞，赞字四千五百八十二号。
- 地五分，土名赤豆坞，赞字四千五百八十三号。
- 地五分，土名赤豆坞，赞字四千五百八十四号。
- 地三分七厘五毫，土名山边，赞字四千六百三号。
- 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大塘坞，赞字四千六百七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大塘坞，赞字四千六百八号。
- 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大塘坞，赞字四千六百九号。
- 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大塘坞，赞字四千六百十号。
- 地二厘五毫，土名大塘坞，赞字四千六百十一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大塘坞，赞字四千六百十六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大塘坞，赞字四千六百十八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马劲边，赞字四千六百三十三号。
- 地五厘，土名山边，赞字四千六百三十四号。
- 地五分，土名山边，赞字四千六百三十五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山边，赞字四千六百三十六号。
- 地二厘五毫，土名山边，赞字四千六百三十七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山边，赞字四千六百三十九号。
- 地二厘五毫，土名山边，赞字四千六百四十号。
- 地二厘五毫，土名山边，赞字四千六百四十一号。
- 地五厘，土名山边，赞字四千六百四十二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山边，赞字四千六百四十四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山边，赞字四千六百五十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山边，赞字四千六百三十八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马安山边，赞字四千六百五十一号。
- 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马安山边，赞字四千六百五十二号。
- 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马安山边，赞字四千六百五十三号。

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马安山边，赞字四千六百五十四号。

地二分五厘，土名马安山边，赞字四千六百五十五号。

地二分五厘，土名毛坞垄，赞字四千七百十号。

地五分，土名毛坞垄，赞字四千七百十一号。

地二分五厘，土名毛坞垄，赞字四千七百十二号。

地二分五厘，土名毛坞垄，赞字四千七百十三号。

地二分五厘，土名毛坞垄，赞字四千七百十四号。

地六分二厘五毫，土名毛坞垄，赞字四千七百十五号。

地七分五厘，土名毛坞垄，赞字四千七百十六号。

地三分七厘五毫，土名大坞，赞字四千七百十九号。

地二分五厘，土名角塘表，赞字四千七百二十四号。

地二分五厘，土名角塘表，赞字四千七百六十四号。

地二分五厘，土名角塘表，赞字四千七百六十五号。

地五分，土名山边，赞字四千七百六十六号。

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社屋底，赞字四千七百四十八号。

地五分，土名社屋底，赞字四千八百五十五号。

地三分七厘五毫，土名山边，赞字五千二百五十四号。

地五分，土名社屋底，赞字四千八百五十六号。

地七分五厘，土名社屋底，赞字四千八百五十七号。

地二分五厘，土名山边，赞字五千二百五十三号。

地二分五厘，土名山边，赞字五千二百五十二号。

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山边，赞字五千二百五十一号。

地五厘，土名山边，赞字五千二百五十八号。

地七分五厘，土名山边，赞字五千二百五十九号。

地五分，土名山边，赞字五千二百六十号。

地五厘，土名山边，赞字五千二百六十一号。

地七厘五毫，土名山边，赞字五千二百六十二号。

地二分，土名山边，赞字五千二百六十四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山边，赞字五千二百六十七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山边，赞字五千二百六十八号。
- 地五厘，土名山边，赞字五千二百六十三号。
- 地五分，土名楼梯坞，赞字五千二百七十五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磨盘山沿，赞字五千二百八十四号。
- 地五分，土名山沿，赞字五千二百九十二号。
- 地二厘五毫，土名山沿，赞字五千二百九十六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山沿，赞字五千二百九十五号。
- 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山沿，赞字五千二百九十七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山沿，赞字五千二百九十八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山沿，赞字五千二百九十九号。
- 地二厘五毫，土名山沿，赞字五千三百号。
- 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山沿，赞字五千三百十三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山沿，赞字五千三百十四号。
- 地五分，土名山沿，赞字五千三百十五号。
- 地五分，土名迎灯山嘴，赞字五千三百二十八号。
- 地五厘，土名牛形山边，赞字五千三百四十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狗形山边，赞字五千三百七十六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狗形山边，赞字五千三百八十二号。
- 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狗形山边，赞字五千三百八十三号。
- 地五分，土名狗形山边，赞字五千三百八十四号。
- 地五分，土名狗形山边，赞字五千三百八十五号。
- 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狗形山边，赞字五千三百八十七号。
- 地一分，土名狗形山边，赞字五千三百八十八号。
- 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狗形山边，赞字五千三百八十九号。
- 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狗形山边，赞字五千三百九十号。
- 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狗形山边，赞字五千三百九十一号。
- 地二亩，土名后塍坂，赞字二十三号。

地七厘五毫，土名横桥坞，赞字四千五百六十八号。

地一分，土名横桥坞，赞字四千六百五十四号。

地二厘五毫，土名横桥坞，赞字四千六百六十四号。

地二厘五毫，土名横桥坞，赞字四千六百六十六号。

地五厘，土名横桥坞，赞字四千六百六十七号。

地二厘五毫，土名横桥坞，赞字四千六百六十八号。

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横桥坞，赞字四千六百六十九号。

地五厘，土名横桥坞，赞字四千六百七十号。

地二亩五分，土名半井山，赞字一千七百八十号。

地七分五厘，土名山边，赞字二千二百五十六号。

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山边，赞字二千二百五十七号。

共计田三十四亩八分二厘五毫，地六十八亩五毫，山五厘，塘一厘。光绪二十二年，张知县由龙秋元户拨入。

太都二图：

田一亩五分，土名卸木湖沿，墨字三千九百二十号。

田二分五厘，土名阶级顶，墨字四百六十四号。

田五分，土名阶级顶，墨字四百六十六号。

田二亩，土名破塘塋，墨字七百四十二号。

田一亩，土名清水塘下，墨字八百九十号。

田七分五厘，土名叶家塋，墨字四百八十三号。

田五分，土名叶家塋，墨字四百八十二号。

田一亩五分，土名破塘塋，墨字七百十九号。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破塘塋，墨字七百四十号。

田七分五厘，土名破塘塋，墨字七百四十一号。

田七分五厘，土名百节塋，墨字三千四百三十四号。

田一亩，土名百节塋，墨字三千四百三十六号。

田五分，土名百节塋，墨字三千四百三十七号。

田七分五厘，土名百节塋，墨字三千四百三十八号。

- 田一亩，土名百节垄，墨字三千四百三十九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百节垄，墨字三千四百四十一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百节垄，墨字三千四百四十二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叶家垄，墨字四百七十五号。
- 田五分，土名叶家垄，墨字四百八十五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叶家垄，墨字四百八十四号。
- 田五分，土名破塘垄，墨字七百五号。
- 田二亩，土名破塘垄，墨字七百二十一号。
- 田二亩五分，土名破塘垄，墨字七百二十六号。
- 田五分，土名破塘垄，墨字七百二十七号。
- 田二亩，土名破塘垄，墨字七百二十八号。
- 田二亩，土名破塘垄，墨字七百二十九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破塘垄，墨字七百三十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破塘垄，墨字七百三十一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山川塘下，墨字九百七十二号。
- 田三分七厘五毫，土名洪家塘下，墨字一千五百六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洪家塘下，墨字一千五百十六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鸭阿坞，墨字三千八百九十四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阶级顶，墨字四百六十七号。
- 田五分，土名叶家垄，墨字四百八十六号。
- 田五分，土名叶家垄，墨字四百八十七号。
- 田五分，土名破塘垄，墨字七百二十四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破塘垄，墨字七百二十五号。
- 田二亩，土名破塘垄，墨字七百三十四号。
- 田三亩，土名破塘垄，墨字七百三十九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小后塘，墨字八百十一号。
- 田五分，土名山川塘下，墨字九百七十一号。
- 田五分，土名敦敦塘下，墨字一千四十六号。

- 田五分，土名荒塘下，墨字一千五百五十二号。
- 田二亩，土名新塘下，墨字二千十五号。
- 田五分，土名新塘下，墨字二千十七号。
- 田五分，土名新塘下，墨字二千二十二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麻查塘下，墨字二千一百十五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分垄，墨字三千四百五十七号。
- 田五分，土名金高山沿，墨字三千九百号。
- 田一亩，土名破塘下，墨字三千九百十一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木湖头，墨字三千九百二十四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铁立塘下，墨字一千五百八十号。
- 田五分，土名山川塘下，墨字九百二十八号。
- 田三分七厘五毫，土名铁立塘，墨字一千五百九十三号。
- 田五分，土名郭郭塘下，墨字一千三十三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郭郭塘边，墨字一千七十三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鸭阿坞，墨字三千八百八十八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破塘底，墨字三千八百七十八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雅塘碓，墨字四百三十号。
- 田一亩，土名大众塘下，墨字二千九百七十三号。
- 田三分七厘五毫，土名万贯塘下，墨字二百三十七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垄表下，墨字三百六十四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垄表下，墨字三百六十五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山川塘下，墨字九百六十五号。
- 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麻查塘下，墨字二千一百三十一号。
- 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麻查塘下，墨字二千一百三十二号。
- 田一亩，土名金家垄，墨字三千八百五十九号。
- 田一亩，土名鸭阿坞，墨字三千八百八十九号。
- 田三分七厘五毫，土名鸭阿坞，墨字三千八百九十二号。
- 地五分，土名四石头，墨字三千二百九十五号。

共计田六十四亩，地五分。光绪十六年，郭知县由龙秋园无名氏不知三户拨入。

大都四图：

- 田二亩五分，土名红家垄，染字四百九十八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汀塘垄，染字五百三号。
- 田二亩，土名汀塘垄，染字五百四号。
- 田一亩，土名虾蟆垄，染字五百三十三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早乾垄，染字五百四十四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早乾垄，染字五百四十七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塔石头边，染字四百九十三号。
- 田二亩，土名横塘垄，染字四百九十四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横塘垄，染字四百九十五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洪家垄，染字四百九十六号。
- 田五分，土名虾蟆垄，染字五百三十二号。
- 田五分，土名虾蟆垄，染字五百三十四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虾蟆垄，染字五百三十五号。
- 田八亩，土名早乾垄表，染字五百四十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张七塘垄，染字五百五十七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张七塘垄，染字五百六十六号。
- 田五分，土名和尚垄，染字五百七十六号。
- 田五分，土名作坊前，染字五百八十一号。
- 田一亩，土名作坊前，染字五百八十二号。
- 田一亩，土名金家，染字六百四十五号。
- 田五分，土名胡卜塘表，染字六百四十七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胡卜塘表，染字六百四十八号。
- 田五分，土名胡卜塘表，染字六百五十六号。
- 田五分，土名成化塘口，染字六百七十一号。

- 田一亩，土名成化壑，染字六百七十三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成化壑，染字六百七十四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石角塘表，染字七百二十九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高坞壑，染字七百三十三号。
- 田五分，土名高坞壑口，染字七百三十七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东塘壑，染字八百四十九号。
- 田一亩，土名东塘壑，染字八百五十三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东塘表，染字八百六十八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红坭塘底，染字八百八十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后坂田，染字三百八十四号。
- 地一亩，土名下西墩，染字八十四号。
- 地一亩，土名红船头，染字九十号。
- 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湖埭，染字一千三十号。
- 地二亩，土名下坟头，染字一千七十四号。
- 地一亩，土名石角塘壑，染字一千七十七号。

共计田四十亩七分五厘，地六亩二分五厘。光绪十五年十二月，郭知县由龙秋元户拨入。

整顿义渡掌故十二

知县秦淳熙茆头义渡碑

据查此案具文详报，奉宪飭示勒石以遵职守。时维道光乙巳春，茆头士民重整义渡，勒石垂芳，欲为撰文具稟予。予核龙邑志书，载有茆头义渡，由来已久，复稽旧刊碑文，缘康熙四十五年间，茆头正山殿僧悟然，誓持善念，叩商檀越祝、叶、童、邵、马、蔡六社人等创首出资，并助己产，建造渡船二只，续有僧自积置田地，合前

共计三十石，以作修渡义产。曾奉昔年县令孟申详衢州府正堂陈，申送金衢严道胡，申送详宪浙江巡抚部院王，批允如详勒石，将此义渡独归殿僧经理。言之最悉，予何赘焉？第因道光九年内，有隔属代管，渡产掌理不清，以致滋讼投控。前任知县周，历经高、刘县令，俱未完结，奉道宪檄催龙游县录叙供断，具详申核。接任知县蒋承谕质讯，备呈堂断，仰祈宪台照详施行，以示飭遵，业已批允销结存案，随着义渡田地原系僧悟然募捐而成，粮属僧完，业宜僧管，仍照旧宪碑文，一应断归僧悟然之殿裔僧鹤琴承值。惟令祝、叶、童、邵、马、蔡六社轮年务全公举，毋许再行分管，另肇衅端。凡在龙邑隔属士民，无论当时有无捐助，祖首董理有名并令新续捐项既成乐助，即成义产，均不得混同争管，妄生滋讼。遂将捐助姓名、坐落都图、土名丘口字号、粮户亩分，即行造册两本，送县盖印，一存县案，一给殿僧永藏备考。并示勒碑于茆头义渡前，以专责成，而垂久远。是举也，济人有政，乘木用涉乎巨川，舟子可招，望洋不须夫浩叹，诚盛事也。予何言哉？执兹公断，复即照旧碑文，计拔义产二石四斗，供僧悟然香水，不负释家慈航普渡之志。又拔管理撑渡田地九石，以给工食，每只照年付钱八千文，余归殿僧收息完粮、修造渡船诸费。如殿僧废产误渡，以及渡首侵利肥家，仍着六社檀越稟公严究，查革小船贪装嗜利，严禁渡夫需索过涉钱文。爰录情由，奉存确据，取其最重者而登载之。因此撰文以为之记。

大清道光二十七年，岁在强圉协洽橘余月上浣之吉。

绅士汪广怀整顿隆兴、施家两义渡稟

为侵占成风，谨陈管见，叩赏主夺，以昭平允事：切缘龙邑自咸丰十一年遭匪后，民间契据遗失，廊书册籍无存，甚至全家殉难，有业无主，以致田业虚悬。自前春奉宪查办清厘各庄无主之业，又复

不少，秋间奉谕将此项租息收存四乡分局。除完粮米外，拨充地方公用。生遵即着人往归，奈各图大半以外来农民耕种业经逃回租息从无着落为词，以致颗粒无收。查其实在情形，或由地保侵收，或因地棍霸占，若不急为妥置，诚恐侵占成风，互相效尤。虽明知有主之田，混作无主之业，以为渔利之藪。生居乡间，目击弊窦，是以敢陈管见。是否有当，请示遵行。查西乡一带地方无主之业，五都尤甚。而隆兴、施家两处渡船，毫无工食，叩请将无主之业各拨三十亩，另立隆兴义渡、施家义渡渡户。隆兴渡与五都附近，即举五都公正之人管理。其施家渡与太都附近，即举太都公正之人管理。其租息除完粮米外，作为渡夫工食；尚有余资，镶作修渡之费。其余无主之田，半归龙邱书院，以为生童课膏火；半归龙佐宾兴，以为乡会试卷资。由乡中公举公正绅士二人，以便收租。城中公举公正绅士二人，以专督率。再有汪周氏捐田一百亩，正名为龙科甲，以作乡会试花红卷资。因挨年管理，田业无人熟悉，然大半坐落十都二图，仍请另将该图无主之田归入龙科甲户，不致失汪周氏区区之心。倘有业主出而承认，即请检其契据。若遗失无存，亦必取具田邻地保甘结，以杜扶同冒忍之弊。如蒙俯准，伏乞大老爷赏赐立案，并请谕飭各董事，立佃收租，完粮办公，以昭平允，实为德便。上禀。

同治五年二月初七日具。

县批：所议甚是。具见该生情殷桑梓，筹划周详，深堪嘉许。惟期悉心经理，是为至要，并候谕飭各乡董事，一体照办可也。

知县余廷英驿前茶圩渡船碑记

为勒碑示禁，以垂久远事：窃据绅士余福屋、钱宗颢、夏方承、叶廷灿、方炳耀、周锦、徐文沼、王湛恩、叶宗瀚、璩燮、何乃溥、张骏

扬等禀称，本邑向义门外驿前地方之濑溪，系通严寿要道。兵燹前，本有渡船八号，梭济行人。遭匪后，经费无着，各渡夫自备船两只轮渡，收取渡钱，作为工食。无奈渡夫需索异常，凡过渡者无不痛心疾首。幸逢宪天下车时访闻此弊，即自捐廉建造渡船两号，并于船门上刊刻示谕，又修补旧船两只，编成字号，轮流济渡。凡过渡者，每人只准取渡钱两文，水大取钱四文，以为工食之用，不得分外勒索，往来行人无不感激。生等深恐日久玩生，公同禀请立案，于驿前、茶圩两处勒碑示禁，以垂久远等情到县。据此，查驿前渡为往来要道，业经本县捐廉建造渡船两只，又修补两只，刊字编号，取具渡夫遵结附卷在案。据禀前情，除批示立案外，合行勒碑示禁。为此，示仰驿前各渡夫知悉：尔等须知，设立渡船原为利济行人，自示之后，务须遵照定章。无论黄昏雨夜，每人只准取渡钱两文，水大并渡取钱四文，不准额外多索钱文。倘敢故违，一经察出，或被告发，定即提案严究，决不宽贷。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条示列后：

渡船之设，原以便民，乃敢需索，众口不平。兹由官置，勒示永遵，无论晴雨，白昼黄昏，肩挑背负，每人两文。水大并渡，四文一人，不得藉水，任意加增，往者来者。如敢多取，禀官究惩。

光绪十四年四月日立。

绅士请拨田充义渡经费公禀

具禀廩贡生余福屋，职员林巨伦，教职钱宗颢，廩生叶怀芳、夏方承、叶树槐，贡生王湛恩，廩生王绶槐，生员方炳燿、华登云为呈送清册禀请核办事：窃职等禀，请以无主公产酌拨沿河一带渡船经费等缘由，奉批着将各义渡坐落都庄、土名，并就近公产细号、亩分造册呈候核夺等因。奉此，职等确切查明，除已有产业各渡船毋庸

拨给外，尚有通驷桥等处渡船十三只并无产业，均应酌拨公产；另有马叶渡一只，虽旧有田产，现在实不敷用，亦应添拨五十余亩，俾济渡夫工食。兹将各义渡坐落处所及酌拨公产都图字号、石数亩分、土名汇造细册，禀请核明，迅赐分别谕飭各廊书遵照，即将酌拨产先行推收过户，以便承粮管业。并请谕飭廊书，各造户管一本，俾经理人等按号稽查立佃有所依据。至本年公产租花，仍由各该管地保经收，完纳粮米，各义渡收租，议以光绪三年为始，分清界限，免致歧异。其应举各经管董事，容俟举定，另行禀报。再各渡口应勒碑记，相应请颁成式遵行，以垂久远。缘奉前因，理合造具清册呈送，仰祈老公祖大人俯赐察核施行，深为公便。上禀。

光绪二年十月二十日具。

正堂周批：送到号亩细册存，候分飭各廊书照册按号查对明确，分别推收。自光绪三年为始，归通驷桥义渡等户收租承粮，并立户管给执。该绅等仍速选举经管董事，议定是项田租，每年除完纳粮赋暨渡工食外，如有余剩，作何存放生息，永禁盗卖侵蚀。章程呈候核明，给示勒石，以垂久远。至本年应收各田租息，即由该绅等查明佃户姓名，督同各该管地保，按户催收缴县。除完粮外，其余听候拨充公用，毋任玩佃抗欠，并各该地保侵收中饱，是为至要。切切！

通驷桥、后溪、马报桥、驿前、施家埠、驿前、隆兴殿、马叶、潭石汪、斗潭、秧稻店、下童、湖镇，共计十三处。每义渡一只，酌拨田地一百亩之数。

案：前列马报、通驷两处桥梁，自修葺后，驿前复建浮桥，无需义渡。光绪十六年，郭知县遂将马报、通驷、驿前官义渡财产拨入平政浮桥之用。其他义渡财产如次：

湖镇官义渡

二十都四图：

- 田二分五厘，土名后山，大字五百二十二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埂下坂，大字七百七十三号。
- 田二亩二分五厘，土名埂下坂，大字七百八十一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埂下坂，大字七百九十八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埂下坂，大字八百十九号。
- 田三亩二分五厘，土名黄坭塘，大字八百五十六号。
- 田三亩五分，土名东金坂，大字九百四十五号。
- 田五分，土名高岑门前，大字九百六十七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肖角殿后，大字九百八十六号。
- 田五分，土名高岑门上，大字一千九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高岑门上，大字一千十八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下泉坑，大字一千七十九号。
- 田五分，土名下泉坑，大字一千七十六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西坑沿，大字一百四十八号。
- 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埂下坂，大字六百九十二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前山沿，大字六百十三号。
- 田五分，土名湖历坂，大字三百八十三号。
- 地二十七亩，土名湖缺桥下，大字八十一号分。
- 田三亩，土名东金坂，大字九百三十七号。
- 地二亩五分，土名关王殿后，大字八十三号。
- 田二亩五分，土名东沿坑，大字二百九十二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瓦灶边，大字三百四十四号。
- 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瓦灶边，大字三百四十六号。
- 田二亩七分五厘，土名牛车头，大字四百四十九号。
- 田二亩五分，土名牛车头，大字四百五十号。

- 田二亩，土名湖历坂，大字四百三十六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牛车头，大字四百五十八号。
- 田二亩，土名牛车头，大字四百七十四号。
- 田三亩，土名高塘坂，大字四百八十七号。
- 田二亩，土名埂下坂，大字八百二十八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埂下坂，大字八百二十九号。
- 田五分，土名埂下坂，大字八百三十五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黄坭垄，大字八百三十九号。
- 田三亩二分五厘，土名黄坭垄，大字八百五十九号。
- 田二亩，土名高岑坳，大字八百七十五号。
- 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高岑坳，大字八百七十六号。
- 田五分，土名高岑坳，大字八百七十七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高岑坳，大字八百八十号。
- 田二亩五分，土名高岑坳，大字八百八十一号。
- 田一亩，土名高岑坳，大字八百八十五号。
- 田一亩，土名高岑坳，大字八百八十六号。
- 田一亩，土名高岑坳，大字八百八十七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高岑坳，大字八百九十一号。
- 田五分，土名高岑坳，大字八百九十二号。
- 田五分，土名高岑坳，大字八百九十三号。
- 田五分，土名八脚喜，大字九百三号。
- 田二亩七分五厘，土名东金坂，大字九百十二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牛车头，大字四百八十二号。
- 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奶义山脚，大字六百四十五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黄坭垄，大字八百四十九号。

共计田七十二亩，地二十九亩五分。

下童官义渡

七都四图：

- 田一畝，土名湖沿，道字六百十号。
- 田一畝七分五厘，土名旧殿前，道字三百二十四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陈家门前，道字五百一号。
- 田三分七厘五毫，土名陈家门前，道字四百九十九号。
- 田二畝七分五厘，土名仓基下，道字六百三十六号。
- 田二畝，土名仓基下，道字六百三十八号。
- 田二畝五分，土名仓基下，道字六百三十九号。
- 田二畝七分五厘，土名仓基下，道字六百四十号。
- 田二畝二分五厘，土名仓基下，道字六百四十一号。
- 田一畝七分五厘，土名仓基下，道字六百四十二号。
- 田二畝二分五厘，土名仓基下，道字六百四十三号。
- 田二畝，土名仓基下，道字六百四十四号。
- 田一畝，土名仓基下，道字六百六十三号。
- 田一畝，土名苦株园，道字五百八十三号。
- 田一畝，土名湖村崩坎，道字七百五十一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湖村崩坎，道字七百八十四号。
- 田三畝五分，土名湖村崩坎，道字七百八十五号。
- 田一畝二分五厘，土名社殿边，道字九百六号。
- 地一畝，土名答山，道字九百五十二号。
- 田一畝七分五厘，土名花坟，道字一千五十一号。
- 地一畝五分，土名溪边，道字一千六十号。
- 地八分，土名牛河塘边，道字一千五十六号。
- 田一畝七分五厘，土名泉井黄头，道字一千七十九号。
- 田三畝，土名泉井黄头，道字一千八十六号。
- 田二畝，土名泉井黄头，道字一千八十七号。
- 地二畝，土名碓边，道字一千一百号。
- 田一畝五分，土名下石五，道字一千一百十三号。
- 田一畝五分，土名下石五，道字一千一百十四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下石五，道字一千一百十五号。
- 田一亩，土名下石五，道字一千一百十六号。
- 田三亩二分五厘，土名下石五，道字一千一百二十四号。
- 田二亩二分五厘，土名仓基前，道字一千一百二十五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仓基前，道字一千一百二十八号。
- 地一亩五分，土名仓基前，道字一千一百三十五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仓基前，道字一千一百三十六号。
- 田二亩，土名石坑内，道字一千一百五十七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石坑内，道字一千一百五十八号。
- 地二亩，土名范家山，道字一千一百六十八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木鱼山，道字一千一百七十七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木鱼山，道字一千一百七十八号。
- 地二亩六分，土名下埠头，道字一千一百八十五号。
- 地四亩，土名下埠头，道字一千一百八十六号。
- 地一亩五分，土名下埠头，道字一千一百九十五号。
- 地二亩，土名下埠头，道字一千一百九十七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沙田屋下，道字一千二百五号。
- 地三亩，土名沙田屋下，道字一千二百六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沙田屋下，道字一千二百八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沙田屋下，道字一千二百十一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沙田屋下，道字一千二百十四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沙田屋下，道字一千二百十六号。
- 田五分，土名沙田屋后，道字一千二百二十八号。
- 田二亩，土名沙田屋后，道字一千二百二十九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沙田屋后，道字一千二百三十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沙田屋后，道字一千二百三十一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沙田屋后，道字一千二百三十二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沙田屋后，道字一千二百三十四号。

地三亩五分，土名沙田，道字一千二百四十号。

地二亩五分，土名沙田，道字一千二百四十八号。

地一亩五分，土名沙田，道字一千二百六十六号。

地三亩五分，土名沙田，道字一千二百七十一号。

共计田六十六亩八分七厘五毫，地三十二亩九分。

案：本图何村有渡，其岁修及工食之费，亦仰给于此田租。

斗潭官义渡

八都二图：

田三分七厘五毫，土名猪扣山，平字十三号。

田五分，土名乌龟塔，平字二十号。

田二分五厘，土名乌龟塔，平字二十八号。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分八堰，平字三十八号。

田一亩，土名分八垄，平字三十九号。

田七分五厘，土名船山沿，平字八十四号。

田三分七厘五毫，土名盘龙形，平字一百五十一号。

田二分五厘，土名水垄，平字二百四十五号。

田五分，土名水垄，平字二百四十七号。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邵家垄，平字二百四十九号。

田七分五厘，土名邵家垄，平字二百五十四号。

田一亩，土名青茶山，平字二百九十二号。

田一亩，土名青茶山，平字二百九十三号。

田五分，土名青茶山，平字二百九十四号。

田六分二厘五毫，土名茅湾，平字三百十九号。

田五分，土名小垄口，平字三百三十七号。

田一亩五分，土名雉鸡湾，平字四百七号。

田一亩五分，土名雉鸡湾，平字四百八号。

田一亩，土名雉鸡湾，平字四百十号。

- 田一亩，土名雉鸡湾，平字四百十一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雉鸡湾，平字四百十二号。
- 田一亩，土名雉鸡湾，平字四百十五号。
- 田二亩，土名雉鸡湾，平字四百十七号。
- 田二亩，土名雉鸡湾，平字四百二十二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雉鸡湾，平字四百二十三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雉鸡湾，平字四百二十七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雉鸡湾，平字四百三十二号。
- 田一亩，土名两伯记，平字四百八十五号。
- 田五分，土名谷塘垄，平字五百一号。
- 田一亩，土名邵甘塘，平字五百九号。
- 田五分，土名邵甘塘，平字五百十二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邵甘塘，平字五百十四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邵甘塘，平字五百十八号。
- 田一亩，土名谷塘垄，平字五百五十一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洋塘北里，平字五百九十四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洋塘北里，平字五百九十五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洋塘下，平字六百六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洋塘下，平字六百七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洋塘下，平字六百九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洋塘下，平字六百二十四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杨彭头，平字六百三十一号。
- 田一亩，土名东后垄，平字六百四十五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东后垄，平字六百四十六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岗背，平字六百八十八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邵家垄口，平字六百九十四号。
- 田一亩，土名邵家垄口，平字六百九十五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邵家垄口，平字六百九十六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邵家垄口，平字六百九十七号。
- 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邵家垄口，平字六百九十八号。
- 田二亩，土名邵家垄口，平字六百九十九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邵家垄口，平字七百一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邵家垄口，平字七百二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邵家垄口，平字七百四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邵家垄口，平字七百五号。
- 田一亩，土名邵家垄口，平字七百六号。
- 田一亩，土名樟彭垄，平字七百十五号。
- 田五分，土名樟彭垄，平字七百二十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樟彭垄，平字七百二十一号。
- 地一亩五分，土名樟彭垄，平字七百二十六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樟彭垄，平字七百二十七号。
- 田五分，土名樟彭垄，平字七百二十八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黄龙吐气，平字七百五十一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黄龙吐气，平字七百六十三号。
- 田一亩，土名龙头山，平字七百七十七号。
- 田二亩，土名龙头山，平字七百七十八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龙头山，平字七百八十一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岗背，平字七百八十五号。
- 田二亩，土名岗背，平字七百九十五号。
- 田五分，土名岗背，平字七百九十八号。
- 田二亩二分五厘，土名木海塘，平字八百一号。
- 田二亩二分五厘，土名木海塘，平字八百二号。
- 田二亩二分五厘，土名木海塘，平字八百三号。
- 田三亩五分，土名石丘塘里，平字八百四号。
- 田一亩，土名石丘塘里，平字八百五号。
- 田五分，土名石丘塘里，平字八百六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石丘塘里，平字八百七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宅垄，平字八百四十五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宅垄，平字八百四十六号。
- 田五分，土名宅垄，平字八百四十九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宅垄顶，平字八百五十二号。
- 田五分，土名宅垄顶，平字八百七十六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如湾，平字八百九十七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如湾，平字八百九十八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如湾，平字八百九十七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麻车垄，平字九百十八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麻车垄，平字九百十九号。
- 田一亩，土名麻车垄，平字九百二十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麻车垄，平字九百二十四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角垄顶，平字九百四十四号。
- 田三分七厘五毫，土名角垄，平字九百四十八号。
- 田八分七厘五毫，土名野猫垄，平字九百六十五号。
- 田一亩，土名胭脂垄，平字一百三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胭脂垄，平字一千四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寺垄下，平字一千三十九号。
- 田三分七厘五毫，土名漱水寺前，平字一千六十一号。
- 田三分七厘五毫，土名漱水寺前，平字一千六十二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漱水寺前，平字一千六十三号。
- 田三分七厘五毫，土名漱水寺前，平字一千六十四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漱水寺前，平字一千六十五号。
- 田一亩，土名寺垄，平字一千六十九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寺垄口，平字一千八十六号。

共计田一百亩七分五厘。

秧稻官义渡

二十二都二图：

- 田三亩，土名东峰坂，鞠字二千四百三十八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东峰坂，鞠字二千四百三十九号。
- 田二亩五分，土名东峰坂，鞠字二千四百五十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东峰坂，鞠字二千四百五十一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东峰坂，鞠字二千四百五十二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东峰坂，鞠字二千四百五十三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东峰坂，鞠字二千四百五十四号。
- 田三亩，土名东峰坂，鞠字二千四百五十五号。
- 田三亩二分五厘，土名东峰坂，鞠字二千四百五十六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东峰坂，鞠字二千四百五十八号。
- 田二亩，土名东峰坂，鞠字二千四百六十一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东峰坂，鞠字二千四百七十五号。
- 田二亩，土名东峰坂，鞠字二千四百七十八号。
- 田二亩五分，土名东峰坂，鞠字二千五百三号。
- 田二亩五分，土名东峰坂，鞠字二千四百六十七号。
- 田三亩七分五厘，土名东峰坂，鞠字二千四百四十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桃花塘，鞠字二千一百五十四号。
- 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桃花塘，鞠字二千一百六十六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殿山底，鞠字一百五十九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殿山底，鞠字一百六十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外路，鞠字一千十号。
- 田一亩，土名新塘上，鞠字二千二百二十九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永安桥，鞠字二千三百九十二号。
- 田二亩二分五厘，土名东峰坂，鞠字二千四百七十二号。
- 田二亩五分，土名东峰坂，鞠字二千四百七十三号。

田二亩五分，土名东峰坂，鞠字二千四百七十六号。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东峰坂，鞠字二千四百七十七号。

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东峰坂，鞠字二千四百七十九号。

田二亩，土名东峰坂，鞠字二千四百八十号。

田一亩，土名东峰坂，鞠字二千四百八十三号。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东峰坂，鞠字二千四百八十六号。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东峰坂，鞠字二千四百九十五号。

田二亩五分，土名东峰坂，鞠字二千四百八十七号。

田二亩五分，土名东峰坂，鞠字二千五百五号。

田二亩五分，土名东峰坂，鞠字二千五百九号。

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东峰坂，鞠字二千五百十号。

田五分，土名永安桥，鞠字二千四百二十九号。

田七分五厘，土名永安桥，鞠字二千四百二十三号。

共计田六十八亩。

二十三都四图：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白露岗山，贞字一千八百五十一号。

田一亩五分，土名白露岗山，贞字一千八百五十二号。

田二亩五分，土名冈上，贞字一千九百八十一号。

共计田五亩二分五厘。

二十三都五图：

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樟塘垄，洁字二百二十九号。

田七分五厘，土名樟塘垄，洁字二百三十四号。

田二分五厘，土名西垄，洁字一千二百四十八号。

田五分，土名东峰坂，洁字一千七百二号。

田七分五厘，土名东峰坂，洁字一千七百三号。

田五分，土名枫树塘下，洁字一千七百十四号。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枫树塘下，洁字一千七百十五号。

田一亩，土名枫树塘下，洁字一千七百十六号。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枫树塘下，洁字一千七百三十五号。

田三亩，土名山拱面，洁字一千九百八十六号。

田五分，土名山拱面，洁字二千三号。

田三亩二分五厘，土名山拱面，洁字二千六号。

田三亩二分五厘，土名山拱面，洁字二千七号。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山拱面，洁字二千三十三号。

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山拱面，洁字二千五十五号。

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山拱面，洁字二千五十八号。

田二亩，土名山拱面，洁字二千五十九号。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西元垄，洁字二千六十四号。

田七分五厘，土名西元垄，洁字二千六十五号。

田一亩，土名西元垄，洁字二千六十六号。

田一亩，土名西元垄，洁字二千六十七号。

田一亩，土名东峰坂，洁字二千六百九十八号。

共计田二十九亩七分五厘。

驿前后溪官义渡

三都三图：

地一亩五分，土名湖底叶，渊字一千四百二十三号。

地五分，土名湖底叶，渊字一千四百二十五号。

田二亩五分，土名湖底叶，渊字一千四百三十二号。

田一亩五分，土名湖底叶，渊字一千四百三十三号。

地一亩五分，土名湖底叶，渊字一千四百三十七号。

地二亩二分五厘，土名湖底叶，渊字一千四百九十五号。

地三亩七分五厘，土名湖底叶，渊字一千五百五号。

地七分五厘，土名湖底叶，渊字一千五百二十二号。

地七分五厘，土名湖底叶，渊字一千五百二十五号。

地十二亩五分，土名沙塘沿，渊字一千五百二十号。

- 地五亩，土名大雁塔，渊字一千五百四十号。
- 地十二亩五分，土名人雁塔，渊字一千五百四十五号。
- 地五亩，土名雁塔，渊字一千五百五十号。
- 地二亩，土名雁塔，渊字一千五百五十一号。
- 地二亩五分，土名雁塔，渊字一千五百五十三号。
- 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枫树底，渊字一千五百五十七号。
- 地五亩，土名枫树底，渊字一千五百五十八号。
- 地一亩五分，土名枫树底，渊字一千五百六十三号。
- 地二亩，土名枫树底，渊字一千五百六十四号。
- 地一亩五分，土名枫树底，渊字一千五百六十六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坑边，渊字一千五百六十八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大视桥，渊字一千五百七十号。
- 地一亩，土名大视桥，渊字一千五百七十八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大视桥，渊字一千五百七十九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大视桥，渊字一千五百八十二号。
- 地三亩，土名大视桥，渊字一千五百八十三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大视桥，渊字一千五百八十五号。
- 地一亩，土名瓜子坂，渊字一千六百二十三号。
- 地一亩，土名瓜子坂，渊字一千七百三十四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高勘，渊字一千六百三十三号。
- 地一亩五分，土名高勘，渊字一千六百三十八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高勘，渊字一千六百四十一号。
- 地一亩，土名高勘，渊字一千六百四十五号。
- 地二亩，土名高勘，渊字一千六百五十一号。
- 田一亩，土名长条坑沿，渊字一千七百二十三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长条坑沿，渊字一千七百二十六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长条坑沿，渊字一千七百二十七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长条坑沿，渊字一千七百三十号。

地五分，土名三角湖沿，渊字一千七百六十四号。

地七分五厘，土名大视桥，渊字一千七百七十号。

地一亩，土名大视桥，渊字一千七百七十一号。

地一亩五分，土名大视桥，渊字一千七百七十二号。

地五分，土名大视桥，渊字一千七百八十四号。

田七分五厘，土名大视桥，渊字一千七百八十七号。

地七分五厘，土名大视桥，渊字一千七百九十八号。

田一亩五分，土名大视桥，渊字一千八百二号。

田七分五厘，土名大视桥，渊字一千八百三号。

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大视桥，渊字一千八百四号。

田七分五厘，土名大视桥，渊字一千八百九号。

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大视桥，渊字一千八百十号。

地七分五厘，土名大视桥，渊字一千九百一号。

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大视桥，渊字一千九百二号。

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大视桥，渊字一千九百八号。

地一亩，土名大视桥，渊字一千九百十号。

地二亩二分五厘，土名高塍，渊字一千六百四十二号。

共计田十三亩七分五厘，地八十九亩二分五厘。

案：湖镇、下童、斗潭、秧稻、后溪五官义渡，每年租息所入，除开支外，余款拨充东乡启明高等小学校经费。

潭石官义渡

九都二图：

田二亩正，土名卸壑坑头，伏字一千九百三十二号。

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卸壑坑头，伏字一千九百三十四号。

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孙家屋后，伏字一千八百二十号。

共计田三亩七分五厘，地一亩二分五厘。

九都一图：

- 地四亩五分，土名寺垄，臣字四百二十七号。
- 地三亩，土名相公塘沿，臣字六百二十四号。
- 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牛车头，臣字一千八百二十四号。
- 地三亩，土名黄塘溪，臣字一千八百二十七号。
- 地二亩五分，土名徐王庵，臣字一千九百八号。
- 田一亩，土名荒山，臣字二千五十五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大坑沿，臣字二千一百四十六号。
- 田五分，土名后田坂，臣字二千二百六十四号。
- 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后形头，臣字二千三百二十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邵家溪边，臣字二千六百十三号。
- 田二亩五分，土名古里殿后，臣字三千二百四十二号。
- 地三亩，土名古里殿后，臣字三千二百六十七号。
- 地三亩七分五厘，土名黄塘溪，臣字三千三百五号。
- 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黄塘溪，臣字三千三百十二号。
- 地一亩，土名光鸟巢，臣字四百六十号。
- 地二亩五分，土名相公塘沿，臣字六百十四号分。
- 地七亩五分，土名石湖滩，臣字六百二十七号。
- 田五分，土名石湖滩，臣字六百三十三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胡家门外，臣字六百三十八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仓前，臣字一千五百八号。
- 地三亩，土名西石片，臣字一千七百七十九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牛车头，臣字一千八百二十一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大坑沿，臣字二千三十三号。
- 田二亩五分，土名大坑沿，臣字二千三十五号。
- 地五分，土名西村坂，臣字二千五百八十六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坂桥头，臣字二千六百三十九号。
- 地二亩五分，土名古里殿后，臣字三千二百四十一号。

地七亩五分，土名黄塘溪，臣字三千三百七号。

地十亩，土名黄塘溪，臣字三千三百九号。

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光鸟巢，臣字五百七十八号。

地一亩五分，土名光鸟巢，臣字五百九十四号。

地三亩，土名光鸟巢，臣字五百九十七号。

地二亩五分，土名相公田，臣字一千四百十号。

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后田坂，臣字二千一百八十二号。

田五分，土名后田坂，臣字二千二百四号。

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后田坂，臣字二千二百十三号。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后田坂，臣字二千二百十四号。

田一亩，土名芦塘堰，臣字二千七百三十七号。

田一亩，土名西村坂，臣字二千七百七十六号。

田一亩，土名高车头，臣字二千八百号。

田七分五厘，土名高车头，臣字二千八百一号。

地一亩五分，土名大松园，臣字三千一百二号。

地五亩，土名老佛山，臣字三千一百七十一号。

地三亩，土名老佛山，臣字三千一百七十二号。

地一亩，土名达山边，臣字二千七百十一号。

地一亩，土名芦塘堰，臣字二千七百三十号。

地五分，土名三石，臣字三千二百六十五号。

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西石片，臣字一千七百八十号。

地一亩五分，土名达路沿，臣字一千四百五十二号。

共计田二十一亩七分五厘，地八十三亩。

马叶官义渡

九都四图：

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西山头后，迹字七百七十三号。

地五分，土名西山头后，迹字七百七十七号。

- 地五分，土名西山头后，迹字七百七十八号。
- 地二亩五分，土名石墩，迹字八百四十四号。
- 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张家屋边，迹字一千一百二十四号。
- 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定金，迹字一千二百四十六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上高墩，迹字一千二百九十四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上高墩，迹字一千三百十八号。
- 地一亩，土名麻车前，迹字一千四百八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麻车前，迹字一千四百十九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麻车前，迹字一千四百二十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麻车前，迹字一千四百二十一号。
- 地一亩五分，土名三官堂，迹字一千六百十三号。
- 地二亩五分，土名三官堂，迹字一千六百七十七号。
- 田二亩，土名后垄，迹字一千八百四十八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上案山，迹字一千八百四十九号。
- 田一亩，土名上案山，迹字一千八百五十号。
- 田一亩，土名上案山，迹字一千八百六十七号。
- 地十亩，土名西方张桥头，迹字二千一号。
- 地十二亩五分，土名西方张桥头，迹字二千二号。
- 地五亩，土名西方张桥头，迹字二千三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樟树坑沿，迹字二千一百五十七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樟树坑沿，迹字二千一百六十六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樟树坑沿，迹字二千一百八十一号。
- 田一亩，土名樟树坑沿，迹字二千一百八十二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樟树坑沿，迹字二千一百八十三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樟树坑沿，迹字二千一百八十五号。
- 地一亩，土名泉井头，迹字五百六十九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八角埂，迹字七百三十三号。
- 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石墩，迹字八百二十七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石墩，迹字八百二十八号。
- 地三亩七分五厘，土名石墩，迹字八百二十九号。
- 地一亩五分，土名石墩，迹字八百三十一号。
- 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石墩，迹字八百三十五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石墩，迹字八百三十九号。
- 地二亩，土名石墩，迹字八百四十五号。
- 地二亩，土名石墩，迹字八百四十六号。
- 地二亩，土名石墩，迹字八百四十八号。
- 地一亩，土名柴家，迹字八百五十二号。
- 塘二分，土名社井塘，迹字一千二百六十六号。
- 地二亩五分，土名大塍坑，迹字一千三百五十四号。
- 地二分五厘，土名大塍坑，迹字一千三百七十号。
- 地五分，土名坑头，迹字一千三百八十八号。
- 地七分五厘，土名大塍坑，迹字一千三百九十七号。
- 地一亩，土名大塍坑，迹字一千三百九十八号。
- 地三亩七分五厘，土名西湖滩头，迹字一千五百二十四号。
- 地四亩六分二厘五毫，土名富塘湖沿，迹字一千五百三十四号。
- 地七亩，土名富塘湖沿，迹字一千五百三十六号。
- 地一亩，土名三官堂，迹字一千六百二十号。
- 地五分，土名后塍，迹字一千六百五十六号。
- 地一亩，土名后塍，迹字一千六百五十七号。
- 地二亩五分，土名后塍，迹字一千六百九十五号。
- 塘二厘，土名樟树坑沿，迹字一千一百八十号。
- 地二亩五分，土名后塍，迹字一千六百八十二号。
- 田二亩，土名上案山，迹字一千八百六十六号。
- 田二亩五分，土名上案山，迹字一千八百六十九号。
- 地五分，土名麻车前，迹字一千四百五号。

共计田十六亩七分五厘，地八十六亩，塘二分二厘。

施家官义渡

太都四图：

- 荒田二分五厘，土名叶大塘下，染字五百二十一号。
 田五分，土名石角塘沿，染字七百三十七号。
 田二分五厘，土名金家，染字六百四十四号。
 田五分，土名红泥塘底，染字八百八十五号。
 田一亩五分，土名红泥塘底，染字九百四十一号。
 田二分五厘，土名叶大塘底，染字五百十二号。
 田七分五厘，土名叶大塘底，染字五百十七号。
 田一亩五分，土名叶大塘底，染字五百二十四号。
 田三亩，土名叶大塘底，染字五百二十六号。
 田二亩，土名叶大塘底，染字五百二十七号。
 地四亩五分，土名郑家门前，染字九百六十八号。
 地十三亩二分五厘，土名沙塘，染字一千三百九十号。
 地十三亩，土名坞里，染字一千三百九十六号。

共计田十亩五分，地三十亩七分五厘。

二都一图：

- 田七分五厘，土名麻糍塍，服字八百九十八号。
 田五分，土名麻糍塍，服字九百八号。
 地一亩，土名花坟后，服字一千四百一十三号。
 地二亩，土名柳村塔，服字一千五百八十八号。
 田三分七厘五毫，土名小殿前，服字一千七百五号。
 田二亩，土名和尚墩，服字二千七十五号。
 田三亩五分，土名周家龙心，服字二千一百一十一号。
 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柳树屋后，服字二千二百四十号。
 田二分五厘，土名经堂前，服字二千四百五十八号。
 地五分，土名小桥坑，服字二千九百九十四号。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十石栋，服字三千五十三号。

共计田十亩三分七厘五毫，地三亩五分。

隆兴殿官义渡

五都二图：

地二亩五分，土名后叶，周字五百十九号。

地一亩，土名外墩北，周字六百六十三号。

地二亩五分，土名外墩北，周字六百七十三号。

地二亩五分，土名外墩北，周字六百八十五号。

地一亩，土名外墩北，周字六百九十三号。

地二分五厘，土名外墩北，周字六百九十九号。

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社坂，周字一千二百十二号。

田七分五厘，土名社坂，周字一千二百十九号。

田八分七厘五毫，土名社坂，周字一千二百六十七号。

田三分七厘五毫，土名社坂，周字一千二百六十八号。

共计田三亩七分五厘，地九亩七分五厘。

五都三图：

田三亩五分，土名山爪墩，发字一百六十二号。

田三亩，土名官庄堰，发字三百六十一号。

田五分，土名官庄堰，发字三百七十一号。

田五分，土名殿山边，发字四百七十九号。

田一亩，土名双墩壑，发字五百八十二号。

田七分五厘，土名双墩壑，发字五百八十六号。

田五分，土名麻车前，发字一千四百七十四号。

田二亩二分五厘，土名麻车前，发字一千四百七十六号。

田一亩，土名后坂，发字一千七百六十六号。

田一亩，土名后坂，发字一千七百六十八号。

田五分，土名猪槽湖，发字一千八百六十三号。

田七分五厘，土名猪槽湖，发字一千八百六十九号。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猪槽湖，发字一千八百七十一号。

地一亩，土名八步桥头，发字一千八百七十五号。

田五分，土名猪槽湖沿，发字一千八百八十号。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山爪墩，发字一百三十二号。

田二亩，土名茭笋堰，发字一千五十六号。

田二亩五分，土名山爪墩，发字一千三百五十九号。

共计田二十二亩七分五厘，地一亩。

五都一图：

地一亩，土名前庄头，伐字四百十四号。

地五分，土名墩底，伐字六百四号。

地七分五厘，土名三层楼后，伐字六百六十九号。

地七分五厘，土名后阳沟，伐字一千二百十七号。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新殿边，伐字一千八百五十三号。

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三角塘沿，伐字二千二百四十二号。

田二亩五分，土名火千塘沿，伐字二千二百五十四号。

地五分，土名沙溪边，伐字一千三百十七号。

地七分五厘，土名沙溪边，伐字一千三百十九号。

田七分五厘，土名鸡头山北，伐字一千七百三十四号。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荷花形，伐字一千七百三十八号。

田一亩，土名鸡头山北，伐字一千七百三十九号。

田三分七厘五毫，土名荷花形，伐字一千七百四十二号。

田一亩，土名鸡头山北，伐字一千七百五十五号。

田七分五厘，土名鸡头山北，伐字一千七百五十八号。

田一亩五分，土名鸡头山北，伐字一千七百七十七号。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石板路底，伐字一千八百五号。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石板路底，伐字一千八百六号。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石板路底，伐字一千八百七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后门殿前，伐字一千八百六十八号。
- 田二亩，土名周家，伐字一千九百三十九号。
- 田五分，土名大塘坳，伐字二千三十四号。
- 田一亩，土名新塘边，伐字二千三百三十号。
- 田二亩，土名石板路，伐字二千四百十八号。
- 田二亩，土名下山沿，伐字二千四百二十三号。
- 田五分，土名下山沿，伐字二千四百二十四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石板路，伐字二千四百四十二号。
- 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下山沿，伐字二千四百五十三号。
- 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下山沿，伐字二千四百五十四号。
- 田一亩，土名下山沿，伐字二千四百七十二号。
- 田一亩，土名下山沿，伐字二千四百七十三号。
- 田三亩，土名下山沿，伐字二千四百七十四号。
- 田二亩二分五厘，土名金堂后，伐字二千四百七十五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石塘堦，伐字二千八百六十七号。
- 田二亩五分，土名石塘堦，伐字二千八百六十九号。
- 田二亩五分，土名火柴路，伐字一千七百二十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火柴路，伐字一千七百二十二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田铺山沿，伐字一千七百二十九号。
- 田二亩五分，土名田铺山沿，伐字一千七百三十号。
- 田一亩，土名大田缺，伐字二千二百七十五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下颜门前，伐字二千二百七十九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金堂后，伐字二千四百六十九号。
- 田三分七厘五毫，土名下山沿，伐字二千七百五十号。
- 田二亩，土名岩头山，伐字二千七百五十二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莲塘底，伐字二千七百五十八号。
- 田一亩，土名莲塘底，伐字二千七百七十二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横堦，伐字二千九百十五号。

田二亩二分五厘，土名横垄，伐字二千九百十八号。

田三亩，土名横垄，伐字二千九百十九号。

共计田六十四亩二分五厘，地四亩二分五厘。

案：隆兴官义渡，每年租息所入，除开支外，余款拨充西乡石巨高等小学校经费。

亭步官义渡户

四都一图：

田一亩，土名唐家门，位字一千四百九十号。

田一亩五分，土名大出头，位字一千四百九十四号。

田一亩五分，土名岩底，位字一千四百八十七号。

田二分五厘，土名和尚垄边，位字一千八百三十一号。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小桥头，位字五百五十号。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黄麻山沿，位字六百四十五号。

田一亩，土名杨柳塘底，位字七百四十三号。

田一亩，土名小溪滩，位字一千九百五十三号。

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小溪滩，位字一千九百六十号。

田五分，土名菱角塘边，位字二千六十五号。

田二亩七分五厘，土名园利塘边，位字二千一百八十二号。

田一亩五分，土名大堰底，位字二千二百九号。

田一亩五分，土名大堰底，位字二千二百十号。

田二分五厘，土名冻陈塘边，位字二千二百七十八号。

田七分五厘，土名高六石，位字二千三百十七号。

田二亩五分，土名冻陈塘边，位字二千二百九十号。

田七分五厘，土名冻陈塘边，位字二千二百九十三号。

田一亩五分，土名杨柳塘底，位字七百四十二号。

四都二图：

田五分，土名犬塘底，让字二百七十六号分。

田七分五厘，土名持埂坪，让字八百七十六号。

田七分五厘，土名持埂坪，让字八百七十七号。

田二亩五分，土名十石坪，让字一千一百五十八号。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郭公坪，让字一千二百三十号。

田二亩二分五厘，土名大坪头，让字一千三百十一号。

田一亩五分，土名箬帽埭，让字二千二百四十号。

田一亩五分，土名红塘底，让字三千五百四十五号。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沿山后，让字三千七百十七号。

田二亩五分，土名岑塘底，让字三千七百四十六号。

田二分五厘，土名岑塘下，让字三千九百三号。

田七分五厘，土名麻车塘底，让字三千九百九十一号。

四都八图：

田二分五厘，土名韦塘桥头，民字五百六十五号。

田一亩五分，土名新塘湾里，民字六百三十一号。

田一亩，土名梅园树底，民字二千十五号。

田七分五厘，土名梅园树底，民字二千十六号。

地二亩，土名方家坟前，民字五百六十九号。

地二分，土名古木桥，民字三百五十六号。

地四分，土名鱼形，民字四百二十四号。

地一分，土名长溪沿，民字五百四十三号。

地五分，土名方家坟前，民字五百七十九号。

地二分，土名大湖边，民字一千六十四号。

二十八都一图：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柏树底，可字一千八百十号。

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月塘表，可字一千八百四十一号。

田七分五厘，土名高园塘边，可字一千八百四十五号。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高园塘边，可字一千八百四十六号。

田一亩五分，土名月塘边，可字一千八百五十号。

- 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月塘底，可字一千九百号。
- 田二亩五分，土名东坂，可字二千六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棠塘底，可字二千三十九号。
- 田二亩二分五厘，土名棠塘底，可字二千五十四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棠塘底，可字二千五十六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后山，可字二千七百七十一号。
- 田二亩五分，土名谢塘边，可字二千九百五十四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水见塘底，可字二千九百八十四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曼头山后，可字一百十三号。
- 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洋塘坂，可字八百十五号。
- 田五分，土名洋塘坂，可字八百二十四号。
- 田三亩，土名棠塘底，可字二千一百三十一号。
- 田二亩五分，土名安国寺前，可字一百六十三号。
- 田一分二厘五毫，土名中坂，可字五百十二号。

二十八都五图：

- 田三分七厘五毫，土名下后垄，难字五百七十七号。
- 田六分二厘五毫，土名下后垄，难字五百七十八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下后垄，难字五百七十九号。
- 田一亩，土名下后垄，难字五百八十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下后垄，难字五百八十二号。
- 田五分，土名下后垄，难字五百八十三号。
- 田五分，土名下后垄，难字五百八十四号。
- 田五分，土名下后垄，难字五百八十六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下后垄，难字五百八十八号。
- 田二亩五分，土名下后垄，难字五百八十九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下后垄，难字五百九十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下后垄，难字五百九十一号。
- 田一亩，土名下后垄，难字五百九十二号。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下后垄，难字五百九十三号。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下后垄，难字五百九十四号。

田三亩，土名下后垄，难字五百九十五号。

田二亩五分，土名下后垄，难字五百九十六号。

以上五图，共田八十八亩六分二厘五毫，地三亩四分。

案：亭埠官义渡未列十三义渡之内，本不必载。惟查是渡内财产，均由龙向义户拨入，是与十三义渡性质相同，因补录之。

绅士余福屋等请拨后溪渡田公禀

为禀请飭发归户管业以免纷争事：窃奉宪谕，据八都二图地保叶圣才等禀称，伊等图内斗潭渡船，前奉拨田一百亩之数，归渡完粮，收租公用。不料佃户李春有等佃种五十余亩，抗欠新旧渡租不交，先后禀请飭追等情到县。据此，查前据图董许东年等以该图内有渡船两只，一名斗潭，一名后溪，相距一滩之隔，三里之前，蒙将无主公产拨入斗潭渡船会户，未免使后溪渡船向隅无分，叩请谕飭分拨两户等情具禀，奉谕查议章程禀复察夺等因。奉此遵查，前办无主公产拨给各图渡船，所有八都二图，仅拨斗潭渡田百亩，而后溪渡漏未拨给，未免枯菀不匀。惟斗潭渡前拨之田既已归户承管，毋庸再事分更，仍照旧责成叶圣才等妥为办理。再请于该图龙永安户内拨出田二十五亩，归入后溪渡船户管业，收租完粮，应即责成该图董许东年等妥为料理，以昭公允，而免向隅。为此开具应拨田业字号、亩分、土名清单，禀请伏乞老公祖大人察核，俯赐谕飭该图庄书，查照单开字号田亩拨入后溪渡，归户营业承粮，实为公便。上禀。

正堂陈批：前拨各渡公田案内，漏未将八都二图后溪渡列入拨给。据禀请，以该图龙永安户内拨田二十五亩，归入该渡户管

业完粮，候即谕飭该图庄书，查收单开字号、亩分对明拨归管业。惟各该渡前拨田，究竟应举何人经理，稟内仍未议及，即着遵照前谕，赶速妥议章程，稟候察夺，毋再任延。切切！单附。

光绪五年闰三月初八日。

白地圩后溪渡

八都二图：

- 田一亩，土名雉鸡湾口，平字四百二十四号。
- 田二亩，土名雉鸡湾口，平字四百二十五号。
- 田一亩，土名雉鸡湾口，平字四百三十号。
- 田二亩二分五厘，土名杨塘下，平字四百三十九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杨塘下，平字四百五十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牌坊边，平字七百五十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麻车塋，平字九百四号。
- 地一分五厘，土名乌龟坳底，平字一千五百十五号。
- 地二分，土名斗潭殿前，平字一千六百七十八号。
- 地九分，土名斗潭殿下，平字一千六百八十九号。
- 地三分，土名大艳背，平字一千七百五号。
- 地六分，土名大艳背，平字一千七百二十三号。
- 地六分，土名后车头，平字一千七百四十二号。
- 地六分，土名莫家艳底，平字一千六百二十二号。
- 地六分，土名莫家艳底，平字一千六百二十八号。
- 地八分，土名莫家艳底，平字一千六百二十九号。

共计田九亩二分五厘，地四亩七分五厘。

后溪官义渡

八都二图：

- 田一亩五分，土名洋塘下，平字六百四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邵家塘，平字六百七十四号。
- 田一亩，土名邵家塘，平字六百七十五号。
- 田五分，土名樟彭墓，平字七百十八号。
- 田五分，土名樟彭墓，平字七百十九号。
- 田一亩，土名岗背，平字七百九十六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岗背，平字七百九十七号。
- 田一亩，土名角墓口，平字九百五十八号。
- 田一亩，土名胡岩头，平字一千三十二号。
- 田五分，土名塔底墓，平字一千三十三号。
- 田五分，土名塔底墓，平字一千三十四号。
- 田一亩，土名塔底墓，平字一千三十五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寺墓下，平字一千三十八号。
- 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寺墓，平字一千七十号。
- 田二亩，土名寺墓，平字一千七十一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寺墓，平字一千七十二号。
- 田五分，土名长蛇形口，平字一千九十九号。
- 田五分，土名曹墓屋下，平字一千一百四十六号。
- 田二分五厘，土名曹墓屋下，平字一千一百五十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曹墓屋下，平字一千一百五十一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寺墓，平字一千七十八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长蛇形口，平字一千一百号。
- 田一亩，土名杨彭头，平字六百三十五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周岗墓，平字六百六十四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寺墓下，平字一千四十六号。
- 田一亩，土名寺墓下，平字一千四十七号。

共计田二十五亩二分五厘。

知县陈瑜设局经收义渡田租告示

为出示晓谕事：据贡生余福屋稟称，窃缘本邑无主各田业，前经拨入各义渡，因彼此推诿，以致不肖董保冒收租分，刁佃乘机抗欠，正赋无着。查驿前、后溪等处义渡，暨三都三图无主各田，前此均被冒收抗欠。刻下由伊经理，雇请妥当之人按册履查，即责令佃户出立佃约，业已十得八九。现酌议在于该处居中之高丰殿内，设局收租，以便各佃就近交纳。并议定此后如有原佃起田、新佃接种，皆应赴局换佃，方准接种。倘私相受佃，原佃欠租定着新佃赔纳，庶几一劳永逸，正赋不致虚悬。稟请出示晓谕等情到县。据此，除批示外，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该处土客农佃人等知悉：尔等务将名下承种该义渡无主田亩，应交本年租谷，务即挑至高丰殿局内如数交纳，不得蒂欠。如有原佃退田，皆应赴局报明，换立佃约，方准接种，倘敢私相受佃，其原佃欠租定着新佃赔纳。自示之后，倘敢故违，定提押追不贷。各宜凛遵，毋违。切切！特示。

光绪六年七月二十五日行。

以上公牒，均录自《旧采访册》。虽不完备，然亦可见当时整顿义渡情形。

开矿成案掌故十三

知县张炤亲勘璩塘陇煤矿

勘得县属北乡二十五都七图，离城三十五里蓦然地方，进去三里多路沿口蓬里，土名璩塘陇，有客民吴锡麟荒田五斗，中有仰天煤洞一穴，宽约五尺，长约丈余，深约数丈，有水难量，洞旁尚有碎

煤坯块。离开七八步，又有小煤洞二穴，略可通人上下。东至田，离童冈村五里；西至田，离沿口蓬地方半里许；南至小竹山，离王墙里地方一里许；北即白象山脚大路，山上均是故墓。据田主吴锡麟之子吴耀宗，并吴锡麟之侄吴万钟同来，当场指称，此处荒田五斗，是伊叔父吴锡麟于同治初年置来。听说田中素产铁煤，乾隆年间挖过后，至同治十三年，伊之叔父吴锡麟复招工匠开穴挖煤，至光绪二年奉禁停止，现在此田荒芜不能垦种等语。勘毕，飭令画工绘图附卷。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初七日，知县张亲诣查勘。

知县张焯亲勘杜山坞煤矿

勘得北乡二十五都六图，离城三十里杜山坞地方，进去一里多路，有民人翁阿发、翁土顺合业山地一片，共计山米一分五厘。东至田垄，西至山峡，南北均至山。北面山上有坐北朝南翁姓坟一穴。山地中有自东至西山路一条，上通杜山殿寺徐地方，下达杜山坞地方。据图董项双松，山主翁阿发、翁土顺同来，当场指称，此山系伊等祖父遗业，历代完粮。闻诸前辈传说，颇知此处有煤，并未有人挖过等语。查勘北面山坡坳中，是有煤坯浮于土面，实无挖过痕迹。勘毕，飭令画工绘图附卷。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初二日，知县张亲诣查勘。

委员禰鑑光、知县张焯会勘北乡煤矿通禀

窃卑职鑑光在衢州差次，接奉宪局防军局宪札，委顺道驰赴龙游县属马淤叶九蓬、江山属述埂正堂等处，查勘单鼎臣等请开煤矿处所，产煤地段应有若干、是否民业、如何集股开采、稽查弹压？切实妥议禀办等因。遵经折赴江山，会同印官勘明，会禀宪察在

案。现复行抵龙游，会唔卑职炤询之。此案先据仁、钱二县职员单鼎臣等禀奉宪台抚宪批行，纠股开煤，究竟有无窒碍？就地居民是否乐从？飭县查勘明确，体察情形，禀复核夺等因。奉经卑职炤剖切晓谕，议开煤矿为目前利国利民切要之举，无论绅民俱不得藉词阻挠，亦不准图便私开。嗣据阖邑绅董职员徐复等联名禀称，单鼎臣原禀所指马淤，即县属北乡之蓦然地方；叶九蓬，即北乡之沿口蓬地方。土音各别，以致讹传。该处离城三四十里，近河二十余里。地实产煤，从来屡有外来游民搭蓬开挖，皆缘就近居民以风鉴攸关，呈请封禁。现在钦奉谕旨，凡有利源可兴，准予民间招股开办，诚为富强之计。再四筹思，本邑自然之利，自宜就地纠股开采，利权不致旁落。无如成本甚巨，深恐力有不逮，未便轻举。经单鼎臣创议具禀，定有善章，应俟到龙会同商办等情具覆。卑职炤当就众绅所禀，访察舆情，似尚乐从，所称本巨力薄，亦是实情。检查旧卷，同治十二年、光绪二年间，屡有江山客民吴锡麟、安徽监生刘鼎臣等，先后购买该处白象山脚民田，即土名蓦然沿口蓬一带地方，私行开采，经就地绅民项栋材、刘日良、童树勋、童如意等各以庐墓攸关，呈请照旧封禁。其时聚集之人过多，五方杂处，良莠不齐，辄因口角微嫌，几至酿成巨案。是以朱前令朴、陈前令瑜，会营拿办，禀请本道本府前宪台重申禁令，其事遂寝。绅民请禁之时，援有乾隆三十七年、嘉庆二十四年禁案，碑刻虽存，卷已散佚，况今昔异宜，未便执为定论。爰即会督绅董亲诣该处，勘得离城三十五里，北乡二十五都七图白象山脚，总名蓦然地方，由此进去三里至沿口蓬里，土名璩塘垄，有客民吴锡麟荒田五斗，即从前私开煤厂之所。田内有露天煤洞一穴，宽约五尺，长约丈余，有水难测深浅，洞旁遗有碎煤坯。相离数步又有小煤洞二穴，略可通人上下。东首皆田，离童冈村五里；西首亦皆田，离沿口蓬地方半里许；南至小竹山，离

王墙里地方一里许；北即白象山脚大路，山上均是坟墓。据田主吴锡麟之子侄吴耀宗、吴万钟指称，此田坐落白象山脚，同治初年受买，素有产煤之说，乾隆年间开过，后至同治十二三年、光绪元二年招工复开，因案奉禁，现在荒芜不能垦种，亦不敢私行开挖等语，勘毕飭绘图说附卷。正在具禀间，卑职鑑光奉委查勘，于三月初一日抵境，遵即邀同熟习矿务之梁友会诣该处，周历覆勘，辨别土色，不特开过处所有煤可验，即附近山田之内，亦有煤苗蕴结。乡间庐墓散处，虽远近不一，而四至村落，相距里数，皆与卑职炤原勘地图相符。此外尚有单鼎臣原禀所无，北乡二十五都六图土名杜山坞地方，亦有煤矿，现据图董项双松等十余人呈请，集股千元先行试办。卑职等复又会诣该处确勘，有民人翁阿发、翁土顺合业山地一片，计税一分五厘。东至田塍，西至山峡，南北均至山，北面山上有翁姓坟墓一穴，山地中有自东至西山路一条，上通杜山殿寺徐地方，下达杜山坞。据图董山主指称，系伊祖业，传说有煤，未开过，北面山坡坳中虽有煤坯浮于土面，却无开挖痕迹。勘毕，亦飭绘图附卷。恐其见利忘义，又蹈吴锡麟等覆辙，传集就地绅耆业主人等，反覆开导，晓以大义。此次钦奉谕旨，准兴利源，尺地莫非王土，当遵定章，首先按则完纳国课，领有税帖，方准纠股开采，否则无论自产祖业，俱在封禁之列，概不准擅自开挖，违者以私开禁地论。如此示以限制，庶不致此争彼夺，而于国计民生亦兼筹并顾矣。至于三县风土人情，以江山为最强，西、龙稍次，而客民较多，一经准予开禁，力作之人不招自来，其中贤愚不等，未必尽能安分。稽查弹压，卑职炤身任地方，自不能辞其责，特恐耳目思虑有所不及，不能不责成董保牌甲工头人等，层递约束，如保甲互相结保，有犯连坐之法，藉资铃束，应乞宪恩先行颁示晓谕，俾知遵守。所有会勘卑龙邑产煤处所绘图帖说，并遵议稽查办法缘由，是否有当，理合会

衔肃泐禀陈，仰祈大人察核，俯赐批示祇遵，实为公便。再：卑职鑑光勘毕龙游，随即赴严，查勘建、桐二县矿务。系候补人员，是以会衔不会印，合并声明。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初三日。

知县张焯拟订开矿办法通禀

窃奉本府刘守宪台转奉宪台抚宪批，卑职会同委员禰令禀覆会勘卑邑蓦然沿口蓬、杜山坞等处产煤地段，绘图帖说，并遵议稽查办法由，奉批所禀：查勘产煤地段，甚为明确，深堪嘉尚，飭将开采事宜，及如何稽查弹压方免衅端之处，悉心体察，会绅酌议章程，通禀察办等因，由府转行下县。奉此遵查，卑邑北乡地方素有煤矿，从前民间私行开采，因无妥善办法，致肇衅端，是以屡开屡禁，迄无成效。今据商人单鼎臣等首创集股开办，自必确有把握，现已集有股本若干，仿照何处章程办理，既未奉有宪行明文，亦未据该商人来县履勘会商，无从悬揣。现当开创之始，立法不厌精详。既奉宪台抚宪飭议，谨就地方情形，证以管见所及，据实胪陈用备采择。

一议、租购山场，明定价值。卑邑田地山场俗以斗石计亩，大率二亩五分为一石。沃田一石值钱三四十千文，瘠田不过十数千文。山以南乡产竹木者为最，北乡不产竹木，仅及田值三分之一。价本不昂，出息亦寡。自昔封禁，久为荒废，今则兴议开矿，莫不视为利藪，人情大抵皆然，恐未肯以常值论。拟请自该商人到后，勘明地势，何处宜于开矿采煤，何处宜于建屋设栈，指明地段，绘具图说，邀齐业主，询明愿租愿售，会同邑中公正绅耆，公同议值，书立契约。租则定以年限，购则照例投税承粮，以免别生枝节。

一议、界址难分，必须宽租余地。查该商人禀定产煤蓦然之沿

口蓬，坐落北乡白象山地方，该处山田咸属民产，其地不一。即就地绅民呈请集股自开之杜山坞，亦系翁姓合业。今既导之以利，鲜不预存覬觐之心，苟欲租一二亩山田开挖，则毗连之处人多践踏，不免有碍田禾。且开挖煤洞，由上而下，至宽不逾数丈，旁通曲进，则不能以界址限，出煤愈多，开辟愈肆。设明购此号，而洞穿彼界；或认租山场，而侵及平陆。浮面犹有界限，隧道莫辨东西。如同治年间，客民吴锡麟开煤越界，几酿巨案，前车可鉴，不能先事预防。拟请俟该商人到后，勘定地段，再于开矿处所周围宽租余地。遇有远年古冢及有碍业主坟墓地脉之区，均须绕越，以免侵损而杜弊端。

一议、就地绅民，应准附股。卑邑北乡煤矿，因案封禁之后，不敢复开。现奉廷谕，准其自兴利源，莫不乐于从事。继知成本过巨，且须遵章程验资本，力实不济，又多疑阻之心。绅董徐复等原禀请由外商开创，就地附股，盖亦自知力薄，不能独兴大利。间有一二拘执俗陋、不达事务之绅民，仍以有关风鉴，援封禁之案，具词出阻。应请宪台局各大宪先行剴切示谕，释其疑窦，晓以自然之利，明定阻挠之罪，俾知利害所在，风气自开。惟是地瘠民稀，又鲜殷富，既拟开矿，若尽让之外商，则本地自有之利，人反不得自专，未免向隅。该商人纠集股分，究竟拟集股本几何、拟以何法开采，应该飭令该商人先将集股、开采办法章程，详细妥议，呈明宪鉴，核飭遵办。有须因地制宜者，俟到境后再令邀集城乡公正绅董公同商定，参酌办理。就地绅民一并附股，俾得利益均沾，书立合同议据，以示大信而昭公允。至于调和土客，联络绅民，亦该商人切己之事，尤在该商人善自为之，非卑职所能代为筹备也。

一议、雇用人夫，须有住宿之所、铃制之法，免致生事。卑邑燹后遗黎寥寥，至今生齿仍不见繁。农种工作大半系江西、江山、温、

台、处客民，多而且悍，素不安分。现在开矿之事尚无端倪，民间已有非江山人不可之说。盖因江煤出自江山，素习采取之法耳。从前吴锡麟等开煤，亦雇该处人夫居多，卒因滋事封禁。窃见上海招商机器各局厂及各公司行栈，所用小夫作辍有时，住宿有所，层递约束，暇日不准出外，肃静无哗，立法最善。该商人创开煤矿，用夫必多，力食之人闻风自至，矿所四无人烟，水口马头又无宽大栈屋。夫工萃集，若无收束之所，易于生事。拟请飭令该商人预派妥伙，先来勘明租地，购屋设立公所，约计需用之夫若干名，肩运煤斤之夫若干名，多购棚栈，以备作工住宿。召募妥靠夫头，或司机器，或司转运，计工给价，由该商人与夫头公议，书立合同，承揽为据。令其各自招夫，各司其事，毋许麇集一处。详议规条榜示，公所矿厂仍按保甲之法，责令夫头层递约束，五人连环给保，有犯连坐，送县究逐。无事不准出外闲游，免滋事端。如此层层钤制，庶可有所稽查。

一议、成本销路，先须通盘筹算。煤之为利甚溥，但洋煤土煤质有坚松之别，价亦因之贵贱不同。考之记载，以产自西洋为佳，东洋稍次。沿海各省举行矿务，历有所闻，然仅直隶之开平，台湾之基隆两矿最著，煤质已不敌洋煤之坚，所以能著成效者，盖恃铁路与轮船之转运耳。运脚省则成本轻，成本轻则有利可沾，有利可沾则方能持久。此外旋兴旋辍，未闻有效。该商人兴议及此，意在获利，其于开采工本、行销之路，以及洋煤土煤价值低昂，自己熟筹于胸。而由内地运行，厘捐水脚、出口关税，亦成本之大端，似因并计及之。卑邑环山为治，仅通一线溪河。产煤处所距水口三十里之遥，由水道直达义桥、钱江，计程五百里，滩多水浅，节节为难。陆则肩挑，水则舟载，照寻常货殖运脚计算，至廉每担需钱三百有奇，加以起验两捐需钱五十文。按洋码一千六百八十斤为一吨折

算，需费已属不贲，再由义桥、钱江运赴宁、绍、上海犹须递加一倍。传闻上海煤价不过规银四五两之则，内地土煤终可相敌，而运脚较昂以云谋利，恐难操券。拟请飭令该商人先派谙练之伙，自行体访内地水陆运行成本，通盘策画，再行开办，俾臻妥善。

一议、请调防营驻扎，藉资镇慑。工作人夫大半无业游民，虽定互保铃制之法，然人既冗杂，良莠不齐，藏奸纳宄，恃众妄为，均所不免。如杭嘉湖垦荒客民之伙房，严州种山客民之柴蓬，窝留匪类，乘隙生衅，时有所闻。卑职任建德时，严行编查，遇案痛惩，稍知敛迹。开矿又非种山垦荒可比，千百游民一时骤集于数里之内，土客之情未孚，尤为可虑。卑职身任地方，稽查弹压固属分所应为，然该处离城穹远，势不能常川在乡，同城丞典各有专司，又难远离职守。拟请调派防勇一营或衢标练军一旗，分扎矿所附近一带地方，责令梭巡稽查，以资弹压。仍由卑职会同营汛分期前往会哨，藉壮声威，庶可镇慑丑类，而期绥靖地方。

以上所议各条，系就体察輿情，因地制宜，大致言之。其余如何开采，如何办法，应请飭令该商人妥筹尽善，呈请宪台局核明飭遵，以期周妥。抑卑职更有请者：杜山坞煤矿前据就地绅民呈请集股千元，自行试办，可否并入商人单鼎臣名下，作为附股，抑或仿照章程，准其自行开采？乞先批示，以便宣谕，俾安民心。所有遵飭筹议遵办煤矿，体察地方实在情形，详细禀呈，仰祈大人察核，俯赐飭商议复并批示祇遵，实为公便。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九日。

以上公牒，录自《旧采访册》。本县矿山，现时虽未开采，他日必有以兴利请者，录此以为将来借鉴。

《龙游县志》卷三十二

县人 余绍宋辑

掌 故 附志二

兴复育婴堂 掌故十四

绅士余福屋等筹育婴经费公禀

具禀廩贡余福屋、廩生方炳燿、廩生余文垚、贡生张树本、生员余述曾、武生叶宗瀚、监生余殿扬等，为育婴善举经费短绌，禀请出示劝谕抽厘，以期经久事。窃本邑向有育婴堂，收养弃婴。同治初年，贼踞龙城，婴堂被毁。肃清后，公产失业甚多，善后事宜纷繁云集，民间物力维艰，所以育婴公所迄未建复。然收养弃婴，系属极要善举，他邑均已举行，故生等公议，在于百寿会善举捐款分拨收养。递年以来，收养女婴甚众。除期限届满，听凭民间愿领为女、为媳，或乳媪留作养女、童媳不计外，目下尚有婴女十数口，按月支給乳资以及冬夏衣袄衫裙等件，而百寿会捐资日形短绌，加以收育婴女，竟尔入不敷出，若不预筹捐输，虑难经久。生等窃见邻近各邑，凡属商贾聚集之区，皆有育婴抽厘一项，本邑自可仿行。拟请

在于本城、驿前、茶圩等处，粮食、山货两项行内，如遇交易，每钱一千文抽厘二文，庶几众擎易举，经费裕如，育婴善举可期经久，而无匮乏之虞矣。是否有当，仰祈宪台察核，俯赐维持。为此，公叩伏乞公祖大人作主，惟予出示劝谕抽厘，以期善举经久，实为德便。上禀。

光绪十二年九月十六日禀。

正堂高批：本邑育婴一事，尚未举办。前经该生等议，在百寿会捐款内分拨收养。兹因入不敷出，议请在于本城、驿前、茶圩三处粮食、山货两项交易内，每钱一千文抽厘二文，是否可行，候谕。飭该牙行等筹议禀复，再行出示劝办可也。

知县高英劝城乡粮食、山货行捐助育婴经费谕

谕城乡粮食、山货行知悉：按据廩贡生余福屋，廩生方炳耀、余文垚，生员余述曾、叶宗瀚，贡生张树本，监生余殿扬等禀称，本邑向有育婴堂，收养婴孩，自遭匪扰，婴堂被毁。嗣因善后事宜纷繁，民间物力维艰，以致婴堂迄未建复。生等因事属极要善举，故先在百寿会捐款内分拨收养。近年收养甚众，百寿会捐资短绌，入不敷出。查邻近各邑，于商贾聚集之区，皆有育婴抽厘之案。本邑似可仿行，拟请飭令在城、驿前、茶圩三处粮食、山货两项交易，每钱一千抽厘二文，以充育婴经费。禀请出示劝谕等情到县。据此，查收养婴孩为地方要举，惟经费无出，致难兴复。兹据廩贡生余福屋等议请，仿照邻邑，在于粮食、山货两项交易，每钱一千抽厘二文，以充经费。究竟是否可行，商情曾否允洽，如何抽助，非由该牙行等公同筹议，不足以昭平允而孚众议。除禀批示外，合行谕飭。谕到，该牙行等遵照迅将廩贡生余福屋等所禀，在于粮食、山货两项交易，每钱一千抽厘二文，以充育婴经费，是否可行，商情果否允

洽，且于进出应作何抽提，抑或即在原抽口内量为捐助，速即邀集同业秉公妥筹，议定章程，限三日内据实复县，以凭核明示遵。该牙行等均毋宕延干咎，速速。特谕。

光绪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给。

绅士余福屋等议定育婴堂山货捐章程公禀

具禀禀贡余福屋、廩生方炳耀、廩生余文垚、生员余述曾、贡生张树本、武生叶宗瀚、监生余殿扬等，为议定章程、禀请出示抽捐，以资善举事：窃生等前以育婴经费不继，禀请在于在城、茶圩等处粮食、山货两项行内，如遇交易，每钱一千文抽捐钱二文，以济育婴经费等情，当蒙谕飭各该行妥议去后。兹据该牙行等俱云事无不妥，请代转禀出示晓谕。生等伏查粮食、山货两项之外，尚有油蜡一项，亦属本邑土产大宗，应请与粮食、山货一例抽捐，每洋一元抽洋二厘，以昭公允。再查附城驿前地方，向无粮食、山货、油蜡牙行，其无买卖交易可知，生等前禀误列，应请删除。所有抽捐育婴，系属紧要善举，邻邑仿行已久，相安无事，原非本邑创始。生等现拟先于在城、茶圩两处劝谕抽捐，如果著有成效，将来四乡市面聚集之区，皆可仿照办理，建造婴堂，恢复旧规，咸于是赖。为此，将会议章程开单禀送，伏乞公祖大人察核，俯赐维持，出示抽捐，以资善举，泽沛靡涯。上禀。

一、谷过行与各店自买者，每担归卖者抽捐钱二文。

一、米过行与各店自买者，每钱一千文归卖者抽捐钱二文。

一、冬笋过行，每钱一千文归卖者抽捐钱二文。

一、油蜡过行，每洋一元归卖者抽捐洋二厘。

一、谷米袋头下河，每袋抽捐钱六文。

一、冬笋装篓下河，每篓抽捐钱二文。

一、粮食、山货甚多，难以枚举。凡有货过行交易者，每钱一千文俱归卖者各抽捐钱二文。一体知照。

正堂高批：查阅粘呈捐提育婴经费章程，所议公允，尚属可行。但此事既经令飭各行户议复，自应俟其复到再行出示举办。所请驿前地方免捐一节，若无前项行家，尽可置之不议；如有，亦应照办，否则有所藉口也。

绅士请四乡均抽山货捐公禀

具禀禀贡余福屋、禀生方炳耀、武生叶宗瀚、禀生余文垚、增生余述曾、贡生张树本、监生余殿扬，为育婴善举，禀请一体出示抽厘，以昭公允事：窃生等前以育婴经费不继，议定章程，先后禀请在於本城、茶圩粮食、山货、油蜡等项，先请给示抽厘，以资育婴经费等情，蒙恩出示晓谕，商情允洽，无不乐从。业於本月十五日为始，照章抽捐，并无异议。但育婴为一邑之善举，除本城、茶圩外，尚有东乡之湖镇、秧稻店，南乡之官村、灵山、溪口、庙下，西乡之詹家、潭石汪、马叶、十都，北乡之风基坤、蛮王殿、桥头江等处，悉属货物聚集之区、商贾交易之所。若不一例捐抽，垄断者得以覬觐，反于商情有碍。为此，禀请伏乞老公祖大人察核，一体分别出示，以资善举，而昭公允，实为公便。焚祝上禀。

正堂高批：据禀已悉，准一体出示抽捐，以充经费。该生等仍将每年所收各处捐钱及付给乳资，逐月开折报县备查。

光绪十三年闰四月二十三日。

知县高英准将吴昌住屋拨归育婴堂公用谕

育婴绅董禀贡余福屋、禀生方炳耀、武生叶宗瀚等知悉：案据客民张申安呈控吴柏福即吴昌占踞田屋等情一案，当经提案讯供，

张申安以张斐然户住屋一座，坐落司巷口，虽为伊族张姓原编之产，究非伊手亲置，且伊系江右人氏，管业不便，愿将是屋助人育婴堂公用，质之吴昌，亦称心服，情愿各具遵结。除谕飭庄书拨户外，合行谕飭。谕到，该绅等遵照，立即偕同地保前诣司巷口，查明前项所助房屋，即由该绅等公同勘明，暂行封锁，以便拨作育婴公所。该绅毋稍迟延，切切。特谕。

光绪十三年五月二十日。

知县高英兴复育婴堂通禀

大人阁下，敬禀者：窃照卑县僻处偏隅，兵燹后地方益形瘠苦，四乡溺女之风久成习惯，呱呱坠地即付沉沦，不特有伤天地之和，且于世道人心大有关系。然而民虽至愚，谁无人子，此岂父母之本心哉！实亦为饥寒所迫，故不觉残忍至此耳。卑职上年抵任后，严行示戒，邑绅相邀同志曾立保婴会，为禁助兼行之法，显以遏其残忍之狼心，隐以发其慈祥之天性。现因收养人数较多，难乎为继，兹据邑绅余福屋等联名禀称，本邑出产惟米谷、山货两项为多，请仿照各邑婴堂章程，劝谕各行于出货每千文抽助钱二文，以为婴堂经费，并称该行商等乐善同心，均各慨允，请为出示劝办等情。卑职以事属善举，批准给示，试行劝办，并将坐落邑城一都六图司巷口充公房屋一所，计楼上下十二间，披厢两厦，飭绅从新修葺，以为婴堂，各在案。行将半载，查各行抽助之捐尚称踊跃，而四乡送养之婴亦日益众。因思从前所立保婴会，系合二三同志辗转劝募，为数甚微，既未议有章程，亦无专司绅董，其事断难持久。今规模粗具，捐项有资，若不明定规条，只恐未能永远。卑职访查浙江省育婴之法，以湖郡为最善，爰函请乌程县徐令查抄章程，并参酌就地情形，复加增损，筹议局规三十条。惟定章程固宜周密，而治法尤

贵治人，因于邑绅中遴选公正邑绅徐复、余福楸、方炳耀、叶宗瀚四人，又于出捐之各行中选择殷实客董叶嘉毓、汪正、汪绍熙、来观澜，共计八人，以为堂董。每邑董二人、商董二人，会同承管半年。届期，则将半年中该绅董经手所收捐钱及收养婴孩一切账目转交接办之董，周而复始，以均劳逸。并由接办之董将前董所交各项银钱账目，逐一查明，禀报县中稽考。如有不符，亦由接办之董禀县查追。该董等仍每届三月，将堂中所收各捐报县，并于每年年终将一年收付各款汇刊《征信录》，分给各捐户查阅，俾明心迹。如此，在代收捐之商董，现既躬与其事，自悉堂董实惠及于婴孩，慈祥为念，各捐户即不致妄疑李代桃僵，施予不实。其在经办之邑绅，本属责无旁贷，兹得商董共襄厥事，恫瘝共抱。而代收者自亦不能捐多报少，隐匿不符，庶事归核实，法可经久矣。卑职以事关地方善举，创始非易，图终尤难，虑其日久废弛，理合将创设婴堂、劝捐谕董、筹议收养章程，缮具清折，禀明立案。是否有当？伏候大人察核，训示祇遵，实为德便。再，现谕婴堂绅董，如有不洽舆论或办理未致妥善者，仍由卑职随时查察，另行谕董举充，合并声明。恭请崇安，伏乞慈鉴。

光绪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行。

育婴堂条规

一、创办育婴堂，应先公举经理之人总司其事，以免推诿而专责成也。查本邑婴堂自遭兵燹，规模具废，一无留遗。其间虽经好善之士自邀同人设立保婴会，然未经官为劝办，限于经费，故并未议有章程，亦无专主经理之人。现在设立婴堂，收养婴孩，虽曰复旧，实系创始，自应先定经理之人，俾事有统率，人有专责，不致茫无纪律。兹于邑绅中遴选诚实端正者四人，又于客董中遴选急公

好善者四人。每邑绅二人、客董二人为一班，和衷会办。俟半年期满，递交下班各绅接管，以均劳逸。该堂董仍于交接时，旧董将半年中经手收支账目及收养婴数造册转交新董接办，并照录一份呈县查核。堂内银钱及保婴一切事务，均责成接办董事经理，仍由接办董事将接收银钱数目相符情由禀报县中查考，以免前后手互相推诿。

一、堂董承办堂务，应酌送轿资，以免赔累而资经费也。查各董承办堂务，如遇承值之季，不能不日赴婴堂经理事务。唯天时有晴雨不齐，来往亦朝暮无定，自应各备肩舆以供使令。虽目前经费无多，未能酌送薪水，然亦未可令该堂董等因公赔累。兹定每季共酌送该堂董等轿资钱十二千文，由四人匀分，以资贴补。其所送轿资，即准在所收经费内按季支销。至于司事，按月酌给薪水饭食钱二千四百文。该司事应常川在堂，不得擅离，违即更换。其堂中应需纸张簿折笔墨，则由堂董在于公款内随时购备，以备应用。

一、收养婴孩，准其由乳妇领回寄养，以广收育也。查本邑婴堂房屋破毁无存，现今吴昌案内充公房屋以为婴堂，仅止前后两进，不敷居住。且既经设立婴堂，则溺女之风自可渐息，将来收养人数必多，自应扩充其法，不致人以地限，栖止无所。查湖郡育婴章程内曾有在乳妇家寄养一条，本邑自当仿照办理，以广收育而节经费。

一、吴昌案内拨充房屋一所，前后两进。拟以后进三间、两搭厢一座为栖止乳妇之所，以前进三间为收婴及堂董等居止处所。惟门前向系店面牌门，应加筑砖墙库门。其大门左开一大窗，置一转桶，窗上大书“接婴处”三字。门前置婴堂匾额及悬粉牌二面，禁止闲人毋许擅入。

一、乳妇宜立册编号，以便发婴也。凡年壮乳妇，如欲赴堂领

乳及愿受寄养者，应先觅保赴堂报明，由堂董询明年岁、姓名、夫男住址，并验明乳色浓淡、多寡及查其所生子女已有若干月份、或存或亡。其收录者，即先给一签，一面将前项各节注明册内，并书明情愿住堂及受寄字样，以便接婴后，按照册内号数飭令赴堂领婴及发婴受寄。该乳妇受婴后，即将前给竹签缴还，换给凭折，以凭按月支领乳资。倘所生子女已在一年之外，及乳色清淡无多，并有疮疥疾病者，应即覆绝，免致误事。

一、收接婴孩，亦宜专立一册，由堂董看明编号也。凡有婴孩送堂，堂妇等于收接后，即将该婴抱请堂董验明旋发、面目、疤痕及有无生辰八字，逐一填注总册，编立字号。其寄养之婴，应令堂妇将丝棉带为该婴绕项一周，用白洋布缝口，一面填写号数，一面盖用图记，以免发出后掉换冒顶情弊。其初送之时未经飭发寄养之先，即着住堂乳足之妇暂行带养，每日加给钱二十文。如无乳妇，着堂妇设法暂哺，乳资即归堂妇收受，一面急着司事赶紧觅雇乳娘。

一、守堂宜雇老妈一人，以司接婴，并管束堂中乳妇及抚育断乳后回堂婴孩等事。每月各给工食钱一千六百文。至觅雇乳妇及令愿为寄养之家赴堂领婴受寄，均着司事前赴知会。

一、发婴寄养，宜按乳妇报堂先后号数，听候堂董换号飭发，不得任由乳妇检择，以杜流弊也。查收养婴孩，原体天地好生之德，并无彼此区别，无如小民趋利若鹜，罔顾礼义。而是堂之设，原指力难抚养，恐其转乎沟壑，且经费有常，亦岂能为博施济众之事？故不可不示限制，以绝流弊。但蚩蚩之氓原难责以见利思义之为，况生育抚养又系妇女之事，妇女类多小见，往往有尽堪自食之家，闻有领婴寄养之条，遂将所生婴孩故置堂中，一面仍自为赴堂领养，从此可以月得乳资，则是名为寄养实则亲生，其流弊将有不可

胜言而久难为继者。今欲绝其弊，应将堂中所收弃婴，由堂董按照乳妇在堂具报之先后，挨次飭发寄养，不得擅越，亦不得任由乳妇选择，然后再为受寄。如此，则流弊自可永绝。

一、婴孩衣裙支给，宜有定数也。凡有婴孩到堂，每婴孩每年三月给单衣裙钱四百文，十月给棉衣裙钱六百文，堂内、堂外一体照给，并由堂董预制新布棉裙二十副。如有抱送时衣裙破烂不堪穿著者，即为更换。动支之后，随时添补。堂中存备，总以二十副为限。

一、给发乳资，宜分堂内、堂外也。凡年壮乳妇如有情愿赴堂领婴及在家受寄者，赴堂报明注册后，如遇接有婴孩，即著司事按照赴报之后知会该乳妇，令其即行进堂领婴及赴堂领回受寄。所有乳资，以领婴日起凭折按月付给。如系在堂者，每月给予工食钱一千八百文；在家寄受者，则仍可料理家务，每月给予工食钱一千文，凭折按月散给。

一、支领乳钱，宜有定期也。查给发乳资，绍郡系按月散给，以每月二十八日为期；湖郡系按两月一付，以双月之二十八日为期。今龙邑自应仿照绍郡办理，惟逢八系放告之期。今改为每月二十九日为散给之期。是日，堂董即帖请地方官及各绅到堂督同监放，乳妇即于是日抱同婴孩听候官绅验明，给予竹签一支，然后再由堂董凭签发钱，分别登折入簿。如离城路远之处、严寒盛暑之时，准将婴孩免其抱验一月，余均按月抱验。免验之月，仍由堂董著令司事前往体查一次，以期周密。

一、遇放堂之日，堂董先期请官及各绅至期赴堂监临验放。第各乡路途远近不一，各婴又须逐一看验，恐非一时所能了事，应由堂中预备茶点一餐，以充饥渴。所有茶点钱文，准予按数开支。

一、放堂时，应验明婴孩之肥瘠，以别等次而定赏罚也。凡遇

放堂之日，应令乳妇将婴抱送请验，并非过为劳勩，诚以谓他人子终不若亲生之切贴，不过欲藉此以察乳妇之勤惰，使之不敢视若秦越。然既经请验，即应量为赏罚。如该婴验系面色丰肥、衣裙洁净者，即于册内加盖上等戳记；若不丰不瘠、衣裙楚楚者，则盖中等戳记；如面目憔悴、衣裙破烂者，则盖下等戳记。上等三次，则有赏；中等三次，则免议；下等三次，则有罚。赏者，则于乳资外，另给花红钱二百文，以为该乳妇酬劳之资。罚者，或另觅接乳，或于乳资内扣给钱二百文，总使该乳妇有所观感敬畏而已。

一、送堂婴孩，如瘦瘠过甚、患病垂危者，即留堂发交在堂乳妇小心接乳，堂妇随时察看。如可医治者，即报明堂董延医诊治，俟医痊，或留堂，或寄养，再行酌办。

一、收养各婴固期其得遂长育，而疾病夭殇亦所难免。嗣后，在堂在外各婴如遇患病，该乳妇务须小心调护，一面报明堂中堂董，即飭司事前往查看，仍由堂董察其病势之轻重，酌给药饵钱文，以四百文为率，归入月帐开支。倘经夭殇，半岁以内则用蒲包，周岁以外则用木匣，由原领夫妇妥为掩埋，仍按日找给乳资，即将原领凭折吊销。所有蒲包、木匣价值，由堂中付给。如有匿报，将已生子女顶替冒领乳资者，查出将该妇及保荐人送究。如夭殇婴孩系在堂中者，司事督夫掩埋，该乳妇如愿接乳别婴，告明堂董，听候另行编号飭发。

一、婴孩无论男女，给乳以十八个月为限。如限内有人抱养为子、为女及为媳者，听其领去。若逾限无人抱领，将乳妇支折缴回，换给婴孩月粮凭折，仍令乳妇带管，每月给钱六百文。亦以六个月为限，如限满再无承领之人，即将婴孩送回堂中交堂妇看管。倘乳妇愿为子女及媳者，听其留养，亦安插婴孩之一法，不必强令还堂，唯此后不给月粮。

一、种痘亦保婴之一法，然莫善于洋痘。兹议每届地方下苗之时，堂绅预先查明堂内堂外周岁内外之婴，皆与种花。虽洋痘不比鼻苗难于调理，但此系婴孩最要之事，关系一生，乳妇固须格外用劳，堂妇亦宜普为照顾。见信之日，须照俗例供祀痘神，祈保清吉，花事完成，每婴给乳妇钱三百文，给堂妇钱一百文，以酬其劳。其花金药费等项，由堂董备送登帐支用。

一、凡所育各婴，有来堂领作养子、养女及养媳者，务令觅一保人赴堂具保，即于册上本婴下注明“某年某月，据保人某某保某处某人情愿领去作子、作女及作媳，自后系为伊家之人，自当与自家子女一般看待，不许凌虐及卖作婢妾等情”字样，末后书明承领人及保人姓名，仍令名下各为画押。若系限内领去，按其未满月分按月贴给乳资，如已乳哺期满者无贴。

一、领去之婴，仍不时密为访查。如有任意凌虐及卖作使女者，一经查出，或被告发，立将承领人及原保人送官究治，一面收回婴孩另行处置。

一、从前所设保婴会所收各婴，限以本年底为止，如已期满在十八个月之后者，概行截止。其未经期满在十八个月之内者，查照新章给予乳资，连前统计，总以扣足十八个月为限。其乳钱亦自明年正月起照新算给，正月以前仍由保婴会循旧办理。

一、住堂乳妇，如有夫男亲戚来堂看视，只准在门外言语，由堂妇监督陪伴，不许久留。其余男子不得擅入，违则送官究治。守堂人不严管束，一并斥逐。

一、在堂居住之乳妇，如有翁姑、夫主、儿女疾病，及非常紧要事故，告明堂董，准其归家一次，在家留住不得过三日，如逾限不回，缴折更换。

一、堂中每月收捐若干、支用若干，由该堂董按月结算、登注簿

册。每届三月，则为一季，报县一次，以备查核。仍将何月收育并寄养婴孩名数及收存各款钱洋并给发乳资与一切工食收支各款，分别月分，各按各款查造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四柱清册，缴送县署查核备案，仍于年终刊刻《征信录》，分送各捐户等收执，以明心迹。

一、婴堂既设，自应有弃必收。所收之婴，既难悬计，即所用之费亦难预知，堂内应预存一月经费以备支用。如所收之钱，用有赢余，即觅妥店存放生息，子金照众酌议。倘遇倒歇，即着落原放人先赔缴，一面禀县封屋提追还款。

一、各项抽捐，宜按月收缴，由堂掣给联单实收以为执凭也。查本邑出产，以木板、纸张、山货、粮食为大宗。前经该绅等禀请，按货抽捐，以充育婴经费。据经出示劝谕，由各行向买主按数抽收在案。所有抽存是项捐钱，应由该牙行按月汇缴婴堂应用。若该行离城较远，即由堂董前往催收，总以上月所收之钱于下月初如数缴清。收缴之后，堂董当面填给联票，一存根备查，一给行收执。倘该行以多报少，一经查出，加倍议罚。

一、各图所拨婴堂田亩，应由县飭令庄书、地保查明荒熟，据实开报，知会婴堂登簿，以便收取租息也。查本邑兵燹以后，曾经前县将各图内无主公田酌拨婴堂。其时，婴堂未经创办，田地亦多荒芜，往往有名无实。今承平日久，开垦已多，未便久任隐匿，应由县飭令各庄书、地保，将该图内承拨田地按号，查明曾否成熟抑尚荒芜。其成熟者，系何人佃种、亩分若干、应完粮赋若干、应年交租谷若干，分晰开折具报，由县知会婴堂，该堂董即凭折登记租簿，以便于秋收时，堂董按号收取租息。而该婴堂每年可收租谷若干，县中亦得以稍有稽考，不致漫无把握。

一、婴堂收取田地租息，亦应填给联票也。查本邑拨入婴堂田地为数不少，如能涓滴归公，经费何患不裕。第该乡民等承种是

田，以为此系公产，不免怀疑经手者未必能功归实济，应交额租希冀减折，不肯按额全交。今定嗣后每年收租，由堂中刊备双联租票，票内填明佃户某人、承种婴堂某处田地若干、额收租息若干、今收到某年分租若干字样。一给田户收执，一存根备查，以明实在而释疑窦。

一、收缴租谷，应令佃户认缴干燥之谷，不准以湿谷搪塞，以致折耗也。查本邑各公产内所收谷石，一经飭令开报，往往藉称湿谷，不特开销晾晒工资，且以为原收湿潮晾晒后仅得若干斤数，按计折耗实有相去倍蓰者。今婴堂租谷，应令该佃户于认佃时认明以干燥交纳。如或潮湿不堪久储，应令该佃户自行变价折钱交纳，庶以免辗转耗折之弊。

一、赴乡收租及赴乡收缴捐钱，应按程途，准予开支川费也。查堂董赴乡收租及赴各乡镇收缴捐钱，远近不一，势难褰裳跋涉，不得不雇觅肩舆。今拟每十里准支川资钱二百文，远近以此推算。

一、户捐仍照旧办理也。查各绅等前设保婴会，议定以每日捐钱一文为一愿。其间好善者认捐每日一愿，或十愿，或百愿。总之，各尽其力之所能，不限以数之多寡。今仍照旧办理，俾乐善者亦得以广种福田，自食后报。其向捐者自当照常捐缴。如家堪温饱尚未书捐者，亦宜慨解囊橐，量力捐助，固多多之益善，即少少其奚嫌。至于所捐钱文，按月缴堂，亦填联票给执。

光绪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抚宪卫批：该县禀创设婴堂，劝捐经费，呈送章程，请立案缘由已悉。所议规条尚属周妥，应准如禀立案，仰布政司飭即会同各绅董妥为办理，务在行之以久，俾收实效。仍候督部堂批示。缴。折存。

知县高英定育婴堂绅董名额及轮值理事喻

諭教职徐复，贡生余福楸，廪生方炳燿，武生叶宗瀚，监生叶嘉銳、汪正、来观澜、汪绍熙知悉：照得本邑地方向有溺女之风，实属有伤天地之和，亟应严行禁止。第不设法收养，该民人等糊口无资，此风仍难尽绝。查本邑原立婴堂，自遭匪扰，被毁无存。虽经该绅等自邀同志设立保婴会，但未议有章程，且无经费，亦无专司之人，事无统率，势难持久。前经廪生余福楸、廪生方炳燿、武生叶宗瀚、禀生余文珪、生员余述曾、贡生张树本、监生余殿扬等禀呈筹议劝捐章程，尚称妥善。本县以事属善举，批准给示，试行劝办。嗣本县访查浙省育婴之法以湖郡为最善，旋即函请乌程县查抄章程，并参酌就地情形，议定规条，并将张申安呈控吴昌案内之充公房屋改造婴堂，各在案。惟定章固期妥洽，治法尤贵治人。查有邑绅教职徐复、贡生余福楸、禀生方炳燿、武生叶宗瀚，客董监生叶嘉銳、监生汪正、监生来观澜、监生汪绍熙等八人，或心地慈祥，或能任劳怨，或办事认真，或持躬廉洁，各有专长，堪以会同董理。今定以徐绅复、余绅福楸、方绅炳燿、叶绅宗瀚为本邑之董，叶董嘉銳、汪董正、来董观澜、汪董绍熙为客帮之董。每邑董二人，会同经管半年。自本年十月初一日为始，先由邑绅方炳燿、余福楸，客董来观澜、汪绍熙赴堂承管，截至十四年四月初一日，即将堂务一切收支银钱帐目移交邑绅徐复、叶宗瀚，客董叶嘉銳、汪正接办。周而复始，俾均劳逸。一面由该绅等公举司事一人，以司奔走。所有堂董四人，承值之季，势不能不常川赴堂经理一切。天时晴雨不齐，来往亦朝暮无定，虽目前经费未能扩充，然亦未可令该董等因公赔累。兹定每季酌送堂董轿资钱一十二千文，准在所收经费内按季支销。每月收捐若干，该堂应按月结算，登注册册。每届三月为一

季，即将何月收育寄何处、婴孩数目，及存钱洋、给发乳资各款，条分缕晰，报县备查。年终刊刻《征信录》，分送捐助各户，以明心迹。此外，一切事宜，即照本县议定章程斟酌妥善。除通禀各宪在案外，合亟抄粘谕飭。谕到，该绅董等即便遵照所发章程，将婴堂事务会同和衷商办。章程内有未尽事宜，应由该绅董等随时禀办。皇天无亲，惟善是依。该绅等果能殚精竭力，慈幼为怀，不使呱呱者有失所之虞，则冥冥中自有无穷厚报，将见螽斯衍庆，凤毛济美，可预卜焉。毋负委任，切切。特谕。

方炳燿陈明育婴原始稟

具稟廩生方炳燿，为经手婴捐据实禀报，叩恩察核事：窃生理保婴一节，实因兵燹后育婴堂未即奉前主各宪谕催兴办，在各绅董无人顾问，亦系经费难筹。始于光绪八年三月间，生见婴孩暴露，性命攸关。生等触目惊心，不忍坐视，暂将百寿会捐内分拨一半以作保婴之资，即于四月兴办。局设大北门大井头，租修房屋一座，局内雇人经理，每月司事、哺乳、收捐需用工资六千文，已办三月。生思每月只收捐钱六七千文之数，似此支销甚巨，难以维持。生即于七月间，自行管理，每月雇一司事给工食钱一千文，哺乳给钱六百文，收捐给钱三百二十文，每月只用钱一千九百二十文。迄今六载以来，共收过捐钱四百余千，已保过婴孩一百余口。但兴办之时，原议给发婴钱以二十个月为止。生思经费无多，难乎为继，即改为十二个月为止，行已三载，每年尚不敷钱一十余千。至十年九月间，改为六个月为止，经费依然有绌，反致百寿、保婴两会均见不敷，事难经久。因此，生等不揣冒昧，联名具稟抽捐在案，蒙恩批准出示晓谕，在于粮食、山货、油蜡各行，每千抽捐二文，以作保婴之费。生即遵于七月收捐起至十月底止，共收过捐钱二百零三千

有奇。生奉面谕，将吴昌案内房屋充公两进修葺完固，并添造厨房屋两间，并车门一座。一切购料雇工及办婴堂动用家伙，共付出用钱九十六千八百零五文。又于七月分起至十月分底止，共付过婴钱并费用钱四十九千六百四十文。又于十一月初旬，付过婴钱一千八百文；于二十九日，付出发婴钱十四千四百文。即日又交堂董余福楸、汪绍熙手英洋三十元，折钱三十千零六百文。十一月分，共付出钱四十六千八百文。总共付出用钱一百九十三千二百四十五文，另具清折，恭呈宪鉴。除付出用外，净余钱十千零，生即遵谕与堂董余福楸等算清，如数缴局，不敢违延。为此，据实禀报，伏乞老公祖大人察核施行，实为公便。上禀。

知县高批：上年该生等因保婴捐款不敷，禀请出示抽捐粮食、山货，则是抽捐一项，原以佐保婴之不敷，并非因有抽捐即置原有保婴捐款于不问也。现查所呈清折，因抽捐系自七月起，故将育婴用款亦自七月开报，而原有保婴捐款并未一并开列，是否向收之保婴捐款六月以后即行停止，抑仍照旧收缴？着再明白禀复核夺。清折存。

光绪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绅士请由山货店铺经抽育婴堂捐公禀

具禀教职徐复，贡生余福楸，廪生方炳耀，武生叶宗瀚，监生汪绍熙、叶嘉铨、来观澜、汪正，为筹议育婴厘捐，由店扣存汇缴，禀请出示晓谕，以昭平允事。窃本邑创设育婴堂，筹立规条，并蒙出示晓谕各牙行，凡有买卖交易每钱一千抽捐二文，由各行按月汇缴婴堂，以充经费。数月以来，著有成效，已属尽美。但恐育婴日繁而厘捐有限，恐有不继之虞。查各店铺客商向牙办货，其大宗交易，各牙行代收货付货自有门庄簿稽核，但大宗者少而零星者居多，其

中如各项粮食、山货以及水油柏油之类，或一二担、三五担不等，经牙行过秤批发店家，各牙行既无收付，不记门庄，而育婴厘捐尚多遗漏。此外，尚有靛青、花笺、南屏纸货暨本邑出产各项山货，向来卖主自与店铺交易，不经行户议价取用者亦复不少。四乡无牙行者，请由店铺抽捐。独在城各店，尚未仿照办理，应请责成各店一律照章抽捐。生等筹议，拟请出示晓谕。嗣后，凡系就地置办之货，毋论牙行经手，抑或卖主径自交易，统照办理。定章每千抽厘二文。其飭令各该店另备一筒，随时收储，不必另立簿籍。即于该店排日簿内货价款下，添注扣存育婴捐钱几文字样，以省纷繁。至每月终，由各该店将一月婴捐汇缴核收，庶几涓滴归公，以昭平允。为此，开具各店字号清单，禀请伏乞宪老公祖大人察核，俯赐出示，一体晓谕遵办，实为公便。上禀。

光绪十四年四月十四日。

正堂高批：据禀，本城各店育婴捐所有置办各货，由牙行经手，或卖主径自交易，统照定章每千抽厘二文，由该店随时收储，按月汇缴，事属可行，候即出示晓谕可也。单附：

汪福泰	圣昌	源兴	王万顺	朱圣丰	丰泰
益美	周顺泰	王正丰	叶隆盛	叶振大	郑正泰
汪成泰	张恒源	丁福生	汪登瀛	裕生	益生
王同盛	游鼎隆	益丰	王义兴	协成	余松盛
达昌	同新	同裕	林茂盛	程大源	乾大生
隆茂	楼恒新	同盛	毛德兴	宋隆顺	

知县高英捐衣谕

谕婴堂各绅董知悉：照得本邑婴堂收养婴孩，所有各婴衣裤，虽定章曾有制给，第念瞬息严寒，婴孩脱胎未久，唯恐尚嫌单薄，兹

本县捐廉，制备新布棉衣裤三十六副，合行谕发。谕到，该绅即将发来婴孩棉衣裤袜三十六副，照数点收；一面按名散给，以为各婴御寒之具。该绅仍将收到散给各婴花名报县备查。切切。特谕。

光绪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知县高英议定育婴余款须存放生息谕

谕附贡生张芬、廩贡生方晋寅知悉：据育婴堂总董徐复面禀，年届七旬，局务殷繁，而稽查婴孩、乳娘，经手捐款，恐难周顾，禀请添派会办等情。查堂董四人，余福林、方炳耀、叶宗瀚皆兼办该堂事务，无董可派。惟该生未谕与其事。查该生堪以谕飭会办，除谕堂董知照外，合行谕飭。谕到，该董即日诣局，会同堂董徐复等将局内婴孩、乳娘、收捐一切事宜尽心筹办。婴孩首重哺乳，本县每月照验时留心察看，抚养之乳娘多有年岁在四十以外者，纵使不致失乳，而后天不足，将来身体必不能强壮。该董即宜与在事诸董认真讲求。至捐款，闻北乡各店铺尚在未办，即城乡已办者亦多有隐匿。将来收养婴孩日多，捐款日少，其何以历久远而敷支应？将来局中如有余款，无论数之多寡，不得存堂，应由董徐复择于殷实铺户存放生息，俾专责成，以辅后日之不足。本县奉补东防，一俟部议复准，行将交卸。该董务须体谅创办斯堂之一片苦心，与诸董任劳任怨，和衷共济，克襄厥事，毋负委任。切切。特谕。

光绪十四年十月初八日。

监生黄崇明捐田稟

为契买田业乐助婴堂，乞恩察核，谕飭推收拨户，以济公用事：窃生于光绪十年间凭中受买周复茂田业，契印税收粮。坐二都一图，服字三千五十四号，二亩五分；又三千七十一号，一亩七分五

厘；又三千一百八十三号，一亩七分五厘。共田三丘，计六亩。生因贸易事繁，委实无暇兼顾，情愿捐助育婴堂收租，俾资稍补勺水之助。恳恩赏准察收，谕飭该管册书推收过户。出自生之乐善好施，庶呱呱婴孩得沾涓滴润泽，为此检送契串佃约，稟叩伏乞大老爷察收，俯赐谕飭育婴堂董，给发执照，按约收租。公德两便。上稟。

正堂高批：该生愿将承买周复茂服字各号田亩捐充婴堂经费，固称好善乐施，洵堪嘉尚。但此田其中有无纠葛，年年所获租息，除完粮外能否有余，候谕婴堂董事查明复县核示。印契粮串各一纸并佃约暂附，计田二石四斗，坐落土名石石瑾。据王忠德《揽田约》。

光绪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知县高英增修育婴堂章程谕

谕育婴堂总董徐复知悉：按照本县拟定从善章程，内有经理银钱之董不便兼管联票账目等事，经管帐目联票之董不便带管银钱事务，将银钱与联票帐目分为两人经理一条。查此条最为防嫌要着，经手者自可不致滋人疑窦。前定婴堂章程内未经议及，此后自应一体仿办，合行谕飭。谕到，该总董即便遵照，将堂中银钱与联票帐目二事，仿照从善堂章程派分二董经理，以归核实而杜弊端，仍将何董专司银钱、何董经理联票帐务，开具姓名，报县备查，毋违。切切！特谕。

光绪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行。

知县郭雅註修订育婴堂章程谕

谕婴堂绅董徐复等知悉：照得本邑地方素称瘠苦，民间溺女相

习成风。光绪十三年，经该绅等联名稟请，仿照各邑婴堂章程，劝谕各行于出货每千文捐助钱二文以作婴堂经费，经高前县批准出示照办，并将一都六图土名司巷口充公房屋一所改为育婴堂，通禀各大宪在案。查自举办以后，已有年余，民间溺女之风亦稍息矣。惟婴堂之经费有限，送养之婴孩日多，上年虽可敷衍，今岁定形支绌。当此善后措举民力维艰之际，固未便再事筹捐，又不能因经费不敷遂而中止。若谓定额收养，或可节省经费，殊不知一经定额，即不能额外收留，送养者见婴堂不肯收，势必仍置诸死地，是该婴之死非婴之父母杀之，而吾侪杀之矣，更属不忍。思维至再，惟有节省之一法，尚可暂济经费之不足，因不嫌琐屑，续拟章程四条，合亟谕发。谕到，该绅董即便遵将发出章程妥为商酌，稟复飭遵。此外，有无可省之糜费、可筹之的款，并望该绅董等体大生广生之德，推溺犹己溺之心，多方筹划，一律稟办。总期省得一文，即多一文养婴之资；省得千文，即多活一婴之命。本县有厚望焉，切切。特谕。光绪十五年四月初八日行

修订育婴堂章程四条

一、原议在堂领婴之乳妇，每月给工食钱一千八百文。查乳妇在堂领婴，固可就近照应，现在经费支绌，自应酌量变通。嗣后，堂内只须乳妇一人在堂领婴。如遇接有婴孩，即交在堂乳妇暂行带养，仍照原议每日给钱二十文。一面赶紧觅雇乳妇寄养，庶几堂养一婴之资可作寄养二婴之费。至乳妇在家受寄者，原议每月给乳资钱一千文，未免过多。查乳妇受寄在家，不过日饲婴数次，既不妨纺织之工，又可料理家事，似非专事领婴者可比，应即酌为核减。嗣后，乳妇受寄婴孩，自领婴之日起至一岁止，每月准给乳资钱八百文。迨至一岁以上，已可添喂粥饭，再减钱一百文，每月准给钱

七百文。仍照原议以十八个月为限，逾限无人抱养，仍令乳妇带领，每月准给婴粮钱五百文，亦照原议以六个月为限。

一、原议所育各婴，如有来堂领作养子、养女者，若系限内领去，按其未满月分按月贴给乳资一条。查婴儿既经领去养作子女，似可毋庸议贴，惟念来堂领养者大都贫苦之家，不聊给乳资，殊不足以资哺养，嗣后如有来堂领婴养作子女者，按照婴孩到堂之日起合给一岁乳资。譬如领去之婴已有三月，即准贴给九月乳资，每月给钱六百文。如领去之婴已逾一岁，即不贴给。倘有尚堪自食之家赴堂领婴作继子或作养媳者，即可无须贴给。此事全在堂董、司事随时体察，酌量办理。

一、原议每季酌送堂董轿资钱十二千文，在该各董经理堂务，固难因公赔累，惟现在经费既形支绌，势不能不酌量从减。嗣后，应送堂董每季轿资钱十二千文着减为八千文，亦明知分计每董每季仅二千文，不无赔贴。然以所减之数而论，即可多养一婴，多养一婴即是多救一命。节财易德，亦该各董等所乐从也。至于司事原议每月酌给薪水饭食钱二千四百文，本连伙食在内。今查阅所开清单，司事于二千四百文之外，每月另支伙食一千二百文，似与原议不符。嗣后，每月准给薪水伙食钱二千八百文。此外，不准再行开支伙食，以省糜费。

一、查阅该董等开呈清折内，月收各铺户月捐钱文，每户仅数百文、数十文不等。查典当、盐栈本属殷商，即各店铺，亦大都富户。现在婴孩日盛月增，经费万分支绌，该各商等目睹群婴呱呱待哺之时，谅亦同深恻隐。拟自五月起，于各典、栈、店铺原定月捐之数酌加四成，以资乳哺。如有慈祥为怀，情愿多加者，听。其余未捐各铺户，亦应一律劝办。俟该董等议复，再行分谕照办。

绅董徐复等拟抽洋药捐充育婴堂经费公禀

具禀育婴堂绅董徐复、余福林、张芬、叶宗瀚、汪正、叶嘉铨、汪绍熙、来观澜，为遵批议章粘送呈核，叩恩迅赏通详出示晓谕遵办，以充婴费事：窃本邑自高前县创设婴堂，收养弃婴，开办以来，婴孩日广，经费短绌。所藉以资挹注者，仅有各行商按月抽厘，无奈收数寥寥，有人不敷出之势。诚恐事难接济，善举废弛，职等筹思再四，查得邻近各县有抽捐洋药以助育婴一条，本邑尚未举行，似可仿效办理。无如本邑洋药各商，殷实甚少，其间不无小本经营，兼之本重利微，若一责令抽捐，未免商力不逮。兹议仿照本邑通详屠捐章程，准其稍加卖价。于大市价值之外，每小包洋药加价二分，大包洋药加价五分四厘，添助育婴经费。为数甚微，况仅捐吸烟买户，不捐土店，于本邑土商毫无窒碍，商情无不允洽。所捐钱文，由土店代抽扣存，按月汇总缴堂，以备散放。业经禀明郭前县批示，谕飭妥议章程，禀候新任核明详办等因在案。兹职等公同妥议章程，呈送宪核，伏乞老公祖大人体天地好生之德，扩少者怀之之志，俯准下情，迅赏通详立案，一面出示晓谕，并乞分给各土店出示谕单，飭令城乡一体照办，以充婴费，使阖境婴孩咸登寿宇。感德上禀，计粘送章程单一纸，土店字号名单一纸。

正堂马批：洋药抽捐以充婴堂经费，邻近各县既有此章，本邑自可仿照办理。所议每小包洋药于大市价值之外加价二分，每大包洋药加价五分四厘，以作捐款，酌量甚当。惟各店资本有大小之分，即捐数有多寡之别。若照议案，由值堂司事按旬稽查销数，总难杜尽私弊，何如逐店查明向来每月可销若干包数，令店户自行开报认缴，每月之中生意不无好歹，要不妨酌中估计定为一定之数。如此，月销数过多捐固无庸加缴，彼月销数短绌捐

亦不得减少。如此抽捐，一劳永逸，既免稽查之烦，洋药各铺亦不能有所藉谗。着即持批向各店户查明每月洋药销数，承认缴捐，开单呈核，以凭分给示谕，定限起捐。倘各洋药铺户应先给谕之处，亦即稟候核给可也。粘单姑附。

光绪十六年九月十一日稟。

议抽收洋药捐章程五条

一议、无论城乡洋药店，每日销出小包洋药，计重十七两六钱，捐洋二分；大包洋药一包，计重四十八两，捐洋五分四厘。其钱准其加入卖价，仅捐买户，不捐卖户。凡外客来龙贩运出境销售者，一体照抽。总以大小包斤两合计，庶免藉口。

一议、所捐钱文，由洋药店家代抽，将每日销售数目登簿，按日扣存，汇总缴堂，以备散放，由堂掣给收照执凭。

一议、洋药店家代抽钱文，皆是诚实经营，无不乐于为善。恐良莠不齐，从中不无以多报少之人，应由值堂司事按旬赴各土店稽查，将排日销售数目核实，免生弊窦。

一议、开送城乡各洋药店字号单一纸，叩请按户填明字号，分给告示、谕单各一张，谕令划一照抽，一体遵办，以昭公允。

一议、所收钱文收用帐目，按季分造清折，稟报县署，存案备查，以昭征信。谨将城乡各土店字号花名开列于后：

在城：洪义兴	丰泰	福昌溶	黄坤泰	叶隆盛	裕源
春祥	姜隆盛	义生荣	程裕茂	源兴	同益
复隆义	汪成泰	容大恒	吕元兴	费生元	万兴
裕昌	得泰	王文丰	恒裕	福源	应合兴
王同盛	宏兴	张瑞丰	丁福生	王祥源	程万瑞
叶振大	陈嘉盛	汪恒盛			

东乡:	源泰	张升泰	益生	福顺	裕号	汪裕盛
	同仁堂	刘裕丰	裕盛	元裕	元兴	隆盛
	公泰	公盛				
西乡:	汪同泰	汪锦昌	汪泰森	汪广和	何大有	汪德泰
	德隆昌	德兴	泰源			
南乡:	黄裕茂	金万生	余大生	洪永裕	邱益生	黄益茂
	程正泰	汪怡松	同顺兴	同昇临	许正元	益大茂
	汪怡丰	吴长盛	大昌	张复茂	天福堂	福生堂
	傅源和	万兴	郭恒兴	唐玉利	张仁泰	恒盛道
	朱广源	叶义源	通和	叶洪达	钟万兴	广和
	周保和	周万和	振茂	振源	唐同亨	
北乡:	胡正隆	裕恒昌	王德源	黄元泰	徐长泰	恒泰衍
	龙盛	怡顺兴	季瑞茂	顺兴隆	张松茂	范瑞兴
	李同兴	同亨协	同茂	叶益昌	协泰源	胡万茂
	协成	徐裕兴	叶万泰	徐和茂	协丰	洪源怡
	洪茂	蒋顺昌				

知县马芳田议定洋药捐抽收办法谕

谕在城洋药铺户值年首事洪义兴等知悉：案据育婴董事徐复、余福楹、张芬、叶宗瀚、叶嘉銳、汪绍熙、汪正、来观澜稟称：本邑婴堂自高前县创设以来，婴孩日广，经费短绌，诚恐事难接济。查得邻近各县有抽捐洋药以助育婴一条，本邑尚未举行，似可仿照办理。议照本邑屠捐章程，于大市价值之外，每小包加价二分，每大包加价五分四厘。其捐出之买户，于本邑洋药各铺毫无窒碍，兼议章程，并开具城乡洋药铺号，稟请给谕遵办等情节；经批谕查明各铺每月洋药销数，开单呈候核办在案。兹据该董等具复，以伊等奉

谕飭查洋药销数，各铺户俱皆乐从。无如在城洋药铺户甚夥，又有专业者，又有开设别业兼售洋药者，约计数十余家，即令值堂司事稽查，其间不无蒙混，非惟不能查清，诚恐不实不尽，难昭公允。伏思在城洋药各铺向有值年首事，每逢地方公事，皆归值年首事按生意之大小派捐数之多寡。似此洋药各铺销数，首事定知底蕴，稟请给谕查办前来。除批示外，查是项捐款以充婴堂经费，邻近各县既有此章，本邑自可仿照办理。应查明洋药铺户每月可销若干包数，令其自行开报，照所定每小包二分、大包五分四厘加价捐缴，虽每月之中生意不无上落，要不妨酌中匀计，认作一定额销之数。如此月销数过多，捐固无庸加缴；彼月销数短绌，捐亦不得减少。似此则一劳永逸，以免稽查之烦，合行谕飭。谕到，该首事洪义兴等遵照，立即协同育婴值堂司事，将在城洋药各铺每月究有销数若干，逐细查明，酌中定额，按月认明捐缴，即将所查确数分别开单，交由堂董徐复等会议起捐日期，统年计数若干，稟复备查。毋稍违延，切切。特谕。

光绪十七年八月十六日行。

知县汤庆淮查田谕

为查追事：查接管卷内，据育婴堂绅董徐复等稟称，窃于光绪十六年八月间，奉前府宪荣拨充五都三图、十二都二图田亩，并绘图二本，当即发交地保。其十二都二图荒产二号未垦无收，至五都三图，邀同图董，着令图董按号清查，无奈董保置若罔闻，租谷颗粒无交，佃户亦无交纳，叩请追提等情。据经前县批示在案，兹准移交，合飭查追。为此，仰役协同五都三图地保，立即查明绅董徐复发交该地保绘图内各佃户，承种该图成熟田、地、山、塘，将应交租谷追交育婴堂绅董徐复等一律收清。限三日内覆县，以凭核夺。

去役毋稍迟延干咎，速速。

光绪十八年三月十五日行。

知县章甫请由厘局经抽育婴堂冬笋捐移文并告示

署龙游县为移请事：据育婴堂绅董徐复、余福林、张芬、叶宗瀚、汪绍熙、叶嘉铨、来观澜稟称，奉前县谕飭办理育婴事宜，前因婴孩日增，经费日绌，稟请于本邑南乡出产冬笋项下抽捐充费，每篓捐钱二文，出之无伤，受之有益。业经批准，示谕各行户，一体照抽在案。无如历年以来收数甚属寥寥，皆由各行户未能破除情面实力抽收之故。伏思贩运笋商，其雇船装载，必先赴局报捐，厘局派有司巡专司稽查，毫无偷漏。是项笋捐，若归厘局带收，由婴堂司事按月赴局请领，庶几事有实济，不致徒负虚名，叩请移请等情到县。据此，除批示并出示晓谕外，拟合备文移请。为此，合移贵局，烦照来移，希将前项育婴捐每篓带抽钱二文，以十月初一日为始，由婴堂司事按月请给，以资实济而全善举，望速施行须移。

为出示晓谕事：据育婴堂绅董徐复、余福林、张芬、叶宗瀚、汪绍熙、叶嘉铨、来观澜稟称照前云云，叩请移请出示等情到县。据此，除批示并移请厘局带抽外，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阖邑笋商知悉：尔等须知，每笋一篓捐钱两文，计数有限，受益无穷。自示之后，务于十月初一日起遵照旧章按篓交捐，以凭婴堂司事赴局按月请领。各宜凛遵，毋违。切切！特示。

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行。

绅董叶宗瀚等请领马知县育婴堂捐款稟

具稟育婴堂绅董叶宗瀚、叶嘉铨，为请给助款以资接济事：窃育婴堂所藉以资挹注者，全仗各货厘捐及各户助捐。兹查马前任

马公祖乐善好施，每月捐助婴堂洋拾元，以充经费，嗣后卸任，尚有存洋八元六角七厘遗交在卷。今婴堂正当支绌，经费不敷，董等拟将是项助洋八元六角六分七厘请行领出，以资接济。为此，呈送领结，仰祈老公祖大人核夺，俯赐领结，以充婴费，实为公便。

光绪二十年四月二十七日。

绅董请抽纸捐充育婴堂经费公禀

具禀闾邑绅董徐复、林巨伦、傅元龙、吴毓林、王湛恩、叶鸿钧、余福楸、王绶槐、张芬、劳谦、叶树槐、叶宗瀚、汪绍熙、叶嘉毓、来观澜为婴费短绌，叩请出示给谕，抽收纸捐，以全善举事：窃本邑婴堂自高前主创设以来，初办时婴数无多，所抽婴费尚属有盈无绌。诿数年来，婴数日繁，增至百数十名之多，每逢月底，给放无不挪移应垫。董等筹维再四，若不亟为筹款，其势必遭废弛，定难经久。查本邑出产，东、西、北三乡以粮食为大宗，婴费业经照抽。惟南乡以纸货为大宗，创设婴堂时，高前主议定抽捐章程已将是项纸捐罗入通详之内。其未曾举办者，因婴数无多，所收各捐已可敷用，是以中止。今婴孩日众，经费日绌，理应一例照抽。总之，以本邑之出产捐本邑之善举，事无不可。现经董等会议章程，每担纸货约计价洋一元六七角抽婴费钱二文，照粮食每千钱抽钱二文核计，已属有减无增。其钱出之买客，各纸商巨本经营，为数区区，出之无伤，受之有益。况同一好生之德，无不乐从事。伏思是项纸货系宁波水客贩运出境，销售俱由驿前、湖镇、茅头各纸行过载装运。公请宪台出示给谕该行商一体知悉，以四月初一为始，凡有纸到行装运，每担代抽钱二文，扣存该行，按月由婴堂司事查帐收取，以备放用。所收钱文，由婴堂填给执照，列入报销，以昭慎重。董等实为地方善举起见，为此联名环叩，合行仰恳老公祖大人鉴核，俯准批

示施行，庶合邑婴孩咸登寿宇，实为公便。上禀。

正堂邹批：据禀为保全婴孩起见，所议抽收钱数，亦尚平允，应准照办。候分别示谕行商，一体遵照收捐可也。该绅等即将是项纸货每岁约可抽钱若干，先行约计禀县，以备查核。粘单附。

光绪二十年三月二十一日禀。

纸商纸行名号：

宁波纸商 成记 坤源 同发 牲记 乾大 恒源 兴记
怡生以上溪口纸商。

同泰 同茂以上驿前纸行。

汪裕盛 张升泰以上湖镇纸行。

森昌 恒新 元通 源记 源泰以上茅头纸行。

知县邹寿祺陈明育婴堂经费禀

敬禀者：窃卑邑地方素有溺女之风，故设立育婴堂以期挽救，由来非一日矣。兵燹后，堂屋被毁，产业荡然，事几废而不举。嗣经卑前县高令筹捐兴复，选董经理，并妥议章程三十条通禀立案，洵属法良意美，流泽孔长。惟后此逐渐推广，婴数日增。上年，卑职抵任时，查阅婴堂名册，计已一百三十余口之多，所收捐数不敷散放乳资。因与堂董再四筹议，即据该绅董徐复、余福楹、张芬、叶宗瀚等禀称，前蒙高邑侯规复婴堂，系仿照湖郡章程，参以就地情形，事臻妥善。所募经费，查照衢属办法，劝谕城乡粮食、山货各行户于交易时每货价一千抽捐婴费二文，计每年可得捐钱六百余千文。堂中收育婴数，初不过二三十口，每口月给乳资钱一千文，每年约需钱三四百千文不等，经费有盈无绌。乃近来婴数有加无已，计收四倍于前，罄数年之余，尚觉支绌万分。而送婴到堂者，又未

便示以限制拒而不收，经理正属为难。因查本邑纸货、洋药两项亦生意之大宗，从前曾经谕捐不果。现既婴费无出，惟有循照各行户成案，一律筹捐，以资接济，联名稟请谕飭等情前来。据此，卑职以众婴嗷嗷待哺，不可一日稽延，亟宜广为筹捐，以全善举。当经查案，分别谕劝各纸行暨洋药铺户，议定每纸一担约价千余抽捐二文，洋药每小包约价十元抽捐二分，以昭平允。约计纸业每年可捐钱四百余千，洋药每年可捐钱二百余千，已据各该业认定批准在案。合之粮食、山货各捐，岁得钱一千二三百串，按月收缴，足敷支销。现在一载以来，婴口幸无增减，历经卑职按月监放乳资，各婴亦逐一抱验，均称安贴，堪以仰副宪台爱育黎元之至意。所有卑邑婴堂添筹经费缘由，合肃稟陈，仰祈大人察核，俯赐批示立案，实为德便。肃泐恭请勋安，伏乞慈览。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一日。

府宪林批：据稟已悉，仰新任张令督同绅董认真经理，并将收养婴口及捐收支用经费，按季造册通送查考。毋违。此缴。

知县张炤整顿育婴堂稟

敬稟者：窃奉宪台札开以奉署藩宪聂札，飭禁止溺女设堂育婴，为保全生命，感召天和，最要善举。浙省兵燹之后，三令五申，节飭劝办。据报建堂收婴之处虽已不少，而稽查是否严密，章程是否周妥，理应随时认真整顿，以期有利无弊，抄发六文会一文愿简易章程，飭即仿办稟覆核夺等因，转行下县。奉此，遵查卑邑婴堂向设城内，毁于兵燹，产业荡然。嗣经卑前县高令劝捐兴复，并将在城充公房屋一所改作婴堂，选董经理，议立收养章程，通禀各宪立案。开办之始，育婴无多，经费自觉裕如，迨后扩而充之，城乡一律收养，用款日增，恒虞不足。至上年邹前署令因阅婴堂名册计已

一百三十余口之多，所收捐数不敷散放乳资，谕飭绅商设法再议筹款，保全善举。复据该绅董徐复等请照原办婴捐之法，劝令从前谕办未果之各纸行暨洋药铺户一律抽捐以济婴堂经费之用。议定每纸一担约价一千余抽捐二文，洋药每小包约价十元抽捐二分，以昭平允。约计纸业每年可捐钱四百余千，洋药每年可捐钱二百余千文，合之原有粮食、山货各捐，岁可得钱一千二三百串，按月收缴，足敷支销。又经禀奉宪台暨道宪批行遵办各在案。卑职本年三月间抵任，查悉婴堂章程概系仿照湖郡办法，其一文愿简易章程久已奉行，即高令原议户捐以每日捐钱一文为一愿，好善者或十愿或百愿，各听其力认捐，汇入条议之内，禀明有案。至育婴之法，以寄养为主，留堂者无多口。屡加访察，在事绅董均能实心经理，婴孩日见其多，溺女之风不禁自绝。每遇月终散放乳资，临堂点验，尚无捏冒之情弊。数月以来，留养寄养之婴，虽时有增减，总计已有一百五六十口之多，月需经费一百余千，历有绅董季报之案可稽。惟捐款以粮食、山货为大宗，设遇歉收，捐数因之而短，且须零星收集，不无早迟蒂欠，以故经费时有不敷之虞。卑职目击情形，深恐久难为济。惟有奖劝绅董，勉力维持，并自本年五月起，由卑职每月捐助廉洋一十元，飭董按月具领，以资补苴，为数无多，故未禀明。奉飭前因，除由卑职督同绅董广为劝办，核实经理，不使一婴失所，一面申明禁令，严禁溺女，力挽颓风，以仰副宪台爱育黎元，情殷保赤之至意。除俟推广劝办六文会一文愿著有成效，再行通禀立案外，合将卑邑婴堂办法及现在遵办缘由，肃泐禀复，仰祈大人察核汇转，实为公便。恭请崇安，伏乞垂鉴。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一日。

以上文牒，均录自《旧采访册》。内惟洋药捐一项，因禁烟失效，今仍录入，藉见育婴经费源流，亦不没当时长民者之苦心也。

育婴堂田册

育婴堂

一都四图：

地一厘，土名石板街粪窖口，官字一千十八号。

地一厘，土名石板街粪窖口，官字一千十九号。

共计地二厘。

一都六图：

地二分二厘，土名司巷口，始字三百二十四号。

地七厘四毫，土名司巷口，始字三百二十五号。

共计地二分九厘四毫。

一都八图：

地一亩三分四厘，土名大北门，文字一百九十五号。

地五厘，土名大北门，文字一百九十二号。

地一分，土名大北门，文字一百九十三号。

地二分一厘，土名城墙后，文字二百三十号。

地一分三厘，土名大北门，文字一百九十六号。

共计地一亩八分三厘。

二都一图：

地一亩九分二厘五毫，土名大墩沿，服字三千六百八十六号。

地三亩五分，土名大墩沿，服字三千六百八十七号。

地一亩九分一厘六毫六丝六忽，土名大墩沿，服字三千六百九十号。

地七分五厘，土名大墩沿，服字三千六百九十一号。

地五分正，土名大墩沿，服字三千六百九十五号。

地七分八厘三毫三丝，土名大墩沿，服字三千六百九十七号。

地七分八厘三毫三丝，土名大墩沿，服字三千六百九十八号。

共计地十亩一分五厘八毫二丝六忽。

三都一图：

滩地一亩九分二厘五毫，土名孤墓溪滩，衣字一千三十四号。

计滩地一亩九分二厘五毫。

六都二图：

田四亩二分五厘，土名狮子桥头，汤字一千三百四十三号。

田七分五厘，土名下溪田，汤字一千七百七十一号。

共计田五亩正。

八都六图：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璩村坂，黎字一千七百一号。

田一亩，土名璩村坂，黎字一千八百九十六号。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塘西石，黎字一千九百三十二号。

田二亩五分，土名塘西石，黎字一千九百四十五号。

田二分五厘，土名塘西石，黎字一千九百五十七号。

田二亩五分，土名塘西石，黎字一千九百七十三号。

田五分，土名璩村坂，黎字二千二十三号。

田三亩，土名璩村坂，黎字二千三十八号。

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璩村坂，黎字二千四十八号。

田三亩七分五厘，土名璩村坂，黎字二千五十九号。

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璩村坂，黎字二千六十号。

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高田塍，黎字二千一百十四号。

- 田一亩，土名朱家塘底，黎字二千二百二十二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朱家塘底，黎字二千二百二十三号。
- 田七厘五毫，土名邵家塋，黎字二千二百四十二号。
- 田五分，土名野猪窠，黎字二千六百二号。
- 田二亩，土名如塋，黎字二千七百十九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会头，黎字三千四十二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会头，黎字三千四十三号。
- 田二亩五分，土名香炉墩，黎字三千九十二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会头，黎字三千九十四号。
- 田二亩二分五厘，土名会头，黎字三千九十五号。
- 田一亩，土名会头，黎字三千九十六号。
- 田一亩，土名会头，黎字三千一百一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会头，黎字三千一百三号。
- 田三亩二分五厘，土名会头，黎字三千一百四号。
- 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会头，黎字三千二百四十一号。
- 田三亩七分五厘，土名后坂，黎字三千二百八十九号。
- 田七分五厘，土名后坂，黎字三千三百三号。
- 田五分正，土名后坂，黎字三千三百五号。
- 田五分正，土名后坂，黎字三千三百三十四号。
- 田一亩五分，土名后坂，黎字三千三百三十五号。
-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后坂，黎字三千三百三十六号。
- 塘二分，土名后坂塘，黎字三千三百三十七号。
- 地三分，土名后坂，黎字三千三百四十一号。
- 地五分，土名后坂，黎字三千三百七十号。
- 田二亩，土名璩村坂，黎字二千七十九号。
- 田五亩，土名璩村坂，黎字二千六十一号。
- 田二亩五分，土名璩村坂，黎字二千六十三号。
- 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璩村坂，黎字一千七百号。

田一亩，土名璩村坂，黎字一千八百八十三号。

田二亩五分，土名璩村坂，黎字一千九百四号。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璩村坂，黎字二千十七号。

田五分，土名小天门，黎字二千一百二号。

田一亩，土名余大塍，黎字二千五百八号。

田一亩，土名会头，黎字三千九十八号。

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高墩底，黎字三千一百二十八号。

田五分，土名后坂，黎字三千三百五十五号。

共计田七十三亩零七厘五毫，地八分，塘二分。

二十都四图：

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破泉，大字一千六号。

计田一亩七分五厘。

二十二都三图：

滩地四十亩，土名高梗门前，养字二千六百四十四号。

滩地二亩五分，土名乌龟头底，养字二千六百四十五号。

共计滩地四十二亩五分。

二十五都三图：

田二亩二分五厘六毫四丝，土名东坂，必字一千九百六十五号。

计田二亩二分五厘六毫四丝。

太都四图：

田五分，土名汀塘沿，染字四百四号。

田五分，土名红泥塍，黎字九百十二号。

地二分五厘，土名园外，染字一千二百二十七号。

地一亩五分，土名本湖沿，染字五十九号。

地一亩，土名红船头，染字八十八号。

共计田一亩，地二亩七分五厘。

保婴局

大都二图：

田二亩，土名后樟塘底，墨字三千七百三十五号。

田七分五厘，土名横路底，墨字三千六百七十二号分。

田五分，土名大塘底，墨字三千六百九十五号。

田七分五厘，土名大塘底，墨字三千六百九十七号。

田五分，土名高八斗，墨字三千六百十三号。

共计田四亩五分。

十一都一图：

田二亩五分，土名仓屋前，率字六百七十一号。

田二亩，土名下社屋后，率字七百八十六号。

田二亩，土名下社屋后，率字七百八十七号。

田二亩二分五厘，土名雨伞港，率字七百九十二号。

田一亩五分，土名下社门前，率字八百二十七号。

田一亩五分，土名马后坂，率字八百八十九号。

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马后坂，率字八百九十三号。

田一亩五分，土名马后坂，率字八百九十四号。

田三亩，土名横塘，率字九百二号。

田七分五厘，土名三石六石边，率字一千二十六号。

田七分五厘，土名三石六石边，率字一千二十七号。

田二亩，土名上余碾，率字一千一百十五号。

田一亩七分五厘，土名上余碾，率字一千一百十八号。

田一亩，土名上余屋后，率字一千四百五十三号。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上余门前，率字一千四百七十一号。

田二亩五分，土名下西塔屋后，率字一千五百四号。

田一亩，土名下西塔屋前，率字一千五百七十号。

田一亩五分，土名樟树底，率字一千五百七十六号。

田七分五厘，土名樟树底，率字一千五百七十七号。

田二亩五分，土名上坟头，率字七十九号。

田二亩二分五厘，土名下西塔屋后，率字一千五百四十一号。

田一亩五分，土名光宗堰，率字一千五百四十五号。

共计田三十七亩五分。

十九都二图：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高坂，善字六百四十号。

田一亩二分五厘，土名高坂，善字六百四十一号。

共计田二亩五分。

二十六都三图：

田二亩七分五厘，土名大塘沿，谈字三千八十号。

田七分五厘，土名大塘沿，谈字三千八十二号。

田一亩五分，土名大塘背，谈字三千五百四十六号。

共计田五亩。

三十四都一图：

田二亩五分，土名周家门前，流字一百八十四号。

田二亩五分，土名傅家滩，流字一百八十号。

共计田五亩。

总计田一百三十七亩五分八厘一毫四丝，地六十亩二分七

厘七毫二丝六忽，塘二分。

禁夫役勒索掌故十五

知县高英禁革行商百货夫役垄断抑勒恶习并酌中定价饬举夫头通稟

敬稟者：窃照卑县僻处偏隅，南北环山，自西至东，只有一线溪河以行舟楫，上达江、常，下通杭、绍，而地势建瓴，河底皆乱石丛积，多雨则溢，久晴立涸，磨浅涉滩，极形艰阻。卑邑土产，向以竹、木、纸、谷为大宗，四乡居民衣食所资，无非以其所有易其所无。惟地方遭兵较久，蹂躏最深。克复以后，土著之民百不及十，凡挑运五行百货，一进一出，悉赖夫工。彼时县城初复，虽旱涝无忧之田地，卒至无人承种，听其荒芜。于是夫工任意居奇，比至兵燹以前有加至一倍、两倍、三四倍者。各商民以时势使然，莫能与较。现在承平日久，生聚日繁，该夫工不但不为减价，乃敢各埠私立会名，划地分界，限止人数，高抬佣值，把持垄断。近年以来，公然藉会聚众，敛钱设席，甚至写就各行字号于神前拈阄，何人拈着何家行号，其货即归其承挑。虽商客自己所雇长工，亦不容自行搬运。稍不遂意，动辄会行霸阻，并隐使各散夫家悍泼之妇赴行铺拚闹。如逢炎夏或雨雪天时，往往听客货停泊河下，十天半月，置之不理。尤可恨者，遇民间家有丧事，事主将棺木买定，每因挑夫重索抬价，致其柩不能克期抬回。迨后死者入殓，所有该埠夫头约期前赴有丧之家，争长竞短，名目极多，有所谓殓棉钱、开面钱、折帛钱、草鞋钱、开木锁钱、折席钱等等。良懦之家勒索更甚，闻有抬棺三四里之远，有需钱至十余千者。丧家虽有子侄亲友为之扛抬，该夫等必

群向霸阻，不容自行移动。其在温饱之家，力能自给，孰肯以节省先人丧葬夫价，鸣诉于官。其在中等商民，亦多以家遭大故，相率隐忍。下至贫苦之家，间有因此而停棺不葬者，祸延枯骨，言之发指。再如木簰、竹筏两项到埠，倘值春夏之交，该埠夫等明知霉雨时行，山水将发，则故意百般延宕，不为吊连归坞。及至大水陡涨，簰筏被余，该夫等非重索佣值不肯奋力搬移。逆料竹木簰经此巨浪冲激，必致飘流散失，则又先期纠约同党，齐赴下游河港，乘间捞取，居心险恶，实属罪不容诛。他如婚丧夫轿、城乡土工、夫工，亦属私分地段把持。乐户工价，更无一定，不遂所欲，齐不前往。而民间不能因此废礼，惟有俯首受其勒索。此外，各店铺居民被其挟制，情同一辙。种种恶习，不特于风气大有关碍，而卑县地方为八省通衢要道，克复迄今已逾二十年，阡陌未兴，商民裹足，亦未始不由于此。卑职周咨博访，舆论佥同。旋据城内外四乡绅商行铺先后陈诉苦情，开呈兵燹前、克复后各项夫价，乞求核减前来。卑职当将商民呈控为首把持之陈顺提案惩办。一面晤商邑中公正绅耆，旁参互证，将各项脚价，再三斟酌，量为核减；一面传集各夫到署，晓以持平之大义，谕以垄断之当惩，并开示现在核减数目，告以格外从宽，较之兵燹以前仍属有增无减。该夫等始各输诚，罚罪佥称平允，情愿具结，永远遵守。卑职因思各夫工多属客籍，人心不齐，良莠不一，爰于众夫中遴选心地明白了当者，每埠立一夫头，以资铃束。嗣后，凡遇百货到埠，各夫应得夫价，悉遵定章，由该夫头向行家、铺家领出分给，以免人多口杂，纷纷滋闹。此外，不准格外增索，亦不准各行铺再有减少。其货无分晴雨冬夏，随到随起，随载随运。倘遇水涨，尤宜押令散夫急速肩挑上岸，以免水余。各货堆储地段，应听行家指定，不得任听各散夫随意乱抛。所有竹表、树皮，商人行家纵使无用，亦应听候物主给送，亦不准其视为固然，

硬行剥取。如遇河水泛涨，行家货物应移置高地者，应责成该夫等搬移，临时不得推诿。民间婚丧大事及抬棺落葬，不得仍前多方勒索。倘再有留难阻挠情事，均惟该夫头是问。第夫头一役，既责成照顾客货，约束散夫，势不能使之枵腹从事，兹定脚力内每百文酌提钱二三文以资果腹。如夫头始勤终怠，不足服众，抑或于夫价内另有勒扣散夫散船钱文，并索各行商增费及再有议立会名，私分门径，限制人数，神前拈阄，不准他人肩挑载运，聚众把持等情，准各行商随时稟请惩办。倘散夫中有三五成群，酗酒滋事，并准该管夫头稟究。其中，如有商客自愿雇夫雇船搬运者，应听客便，不得霸阻。计自定章之后，商民夫役相与帖然。惟积习多年，挽回非易。卑职赋性迂拘，凡为民间兴一利除一弊，必反覆详审再三而始定，且必瞻前顾后，为之立经久之图。盖卑县人民大半流亡无籍，即如各埠夫立会、划地分界种种胆玩恶习，皆属由渐而积。今虽暂遵禁令已就范围，诚恐日久势殊，终为商民之累。理合抄录酌减各货夫价告示谕稿，稟请宪台立案，仍候奉到宪批勒石署前，俾垂永久。卑职为整顿地方，力杜苛索，招徕商贾起见，是否有当？伏候大人察核，训示祇遵，实为公便。

光绪十三年十月 日。

府宪荣批：据稟，及所拟夫价章程告示谕稿，均属公允。具征该令洞悉民隐，力除积弊，深堪嘉尚。应准如稟立案，刻勒石碑，以垂永久。惟既据通稟，候各宪批示。缴。清折存。督抚藩臬道诸批令略。

知县高英禁止东门桥下北门驿前两埠脚夫及剥船三项人役勒索并酌定工价告示

为出示谕禁事：照得本县莅任两载，凡有民间利弊，无不虚衷

采访，量为兴革。兹访得东门外、新桥东、新桥西、北门、驿前各埠脚夫，及驿前至东北门起剥船只三项人役，自兵燹后高抬佣值，流弊日盛，所需脚力较之平昔增至倍蓰，道路相传，行商裹足，于市面大有妨碍。查此项埠夫、船头，并非由官谕充，只缘兵燹之后，地方凋弊，土著流亡，人工绝少，以故夫价、船价自行逐渐递加，至今日亦云极矣。现在承平日久，户口繁兴，该挑夫、船头不但不为减价，且敢私立名目，日聚新会，曰长兴会，曰立成会，曰金板会，曰令公会。内中恶名最著者，以革役陈顺为最，金禄忠次之，无非意在把持行埠，聚众敛钱而已。访闻客商、店铺，板货、毛竹、杂货到埠，无论起塘堆储、吊连归坞及商客买货，均须该夫等揽值。竹表、树皮，任意剥取，十去二三。甚至派定某客办货由某夫搬运，迟速早晚，静听若辈指挥。每遇雨雪炎夏或寒冬天气，往往任听客货堆泊码头河下，十天半月，置之不理。又不容行客另雇夫工。一遇暴雨涨水，板货被余，若辈又得从而生心。迨至起货给发力钱，争论洋价，众口哓哓，形同豺虎。尤可恨者，民间赴行购买寿板，立等抬回，多有木价议定，乃因讹索脚价不能起枋者。而买者家遭丧事不得不俯首听其勒索，言之殊堪痛恨。正在博访周谘酌定各项挑力价值间，又据东门徐乾益等竹木行，驿前铁纸木行及城内各铺户，开呈兵燹前、克复后各项竹木杂货挑力价目前来，本县逐加查核，有较乱前加至倍者，有加至倍半者。除由本县酌中定价，并于东门外新桥、北门外驿前挑夫、剥船中遴选心地明白者，着令当堂各具切结，由本县给谕承充夫头以资钤束外，合亟出示晓谕。为此，示仰各行商及夫头、剥船人等一体知悉：尔等须知，把持行市、聚众诈害，罪应军流。即迎神赛会，亦干例禁。嗣后，遇有货物到埠，各该夫及各船户等肩挑载运，应遵本县酌定后开价目支給，固不准尔挑夫、船户格外增添，亦不准各行商再有减少。其货无分晴雨，随到随载

随运。倘遇涨水，尤宜奋勇争挑上岸，以免水余。木板、纸货、竹货堆储板园，应听行家指定地段，不得任意乱抛。如遇河水泛涨，行家货物应移置高地者，亦归该脚夫搬移。所有夫力运费，悉遵定章，概由本县谕允之夫头、船头向行家领出分给。倘再有留难客货及一切阻挠情事，均惟该夫头是问。惟既经承充夫头，即有照顾行家客货及代领力钱等事之责，势不能令其枵腹从事。兹经本县详加酌定，即于行商所付脚力运费之中，或每货一石酌提厘毫，或照夫价数目每百文中酌提厘毫，与夫头、船头，以作工食，俾资果腹。倘夫头、船头不足服众，此外有勒扣散夫、散船钱文，并索各行商增价及再立私会名，限定人数、聚众把持情事，准各行商指名稟请斥革，另行派充，并准各散夫、各散船户指名呈控，以杜日久藉端诈扰。倘散夫中有三五成群酗酒滋事，不服夫头约束者，并准夫头、船头随时稟究。至各埠夫役、船只从前该夫役等私议新桥西埠限定八班共五十五人，新桥东埠限定七班共二十六人，驿前埠限定五班共四十四人，东门埠限定十二人，剥船限定十四只，私立会名，神前拈阄，归何人承挑，不准他人肩挑载运，谓之彩阄，违者公同议罚，则与聚众把持者何异？此风断不容长，应即严行禁革。自示之后，如有商客自愿雇夫、雇船搬运者，应听其便，该夫船户概不得藉词霸阻，致干重咎。本县为招徕商贾，整顿地方，力图兴盛起见，所减之数合之兵燹以前仍属有增无减，弊去太甚，亦不肯故为苛刻也。其各凛遵，毋违。特示。

一、东门外挑夫至邑庙以下濠沿石板街一带，据各店铺稟称，货物进城路之远近不一，以致各家夫价未能一律，间有参差，请为分别核示等语。本县查百货物件名目烦琐，起货路途远近悬殊，势不能为之一一备载。兹核定凡百货挑力，概以各该店铺向例开销之夫价数目照减九扣给付，以昭平允而免争执。

一、由驿前长挑至城百货一切，兵燹以后每百斤加至力钱七十二文，今一概照八折。

一、剥船价目，本县查剥船须自买有船只方能载运，与仅靠气力不须花本钱者不同，应从宽照各店铺现给之价核减八五折照给。如遇河水干浅，改用竹箴撑运，酌量增加，不准居奇。

以上夫价每力钱百文，准各夫头于夫价内抽钱三文，以为照料客货饭食之资。缘夫头有照顾客货之责，又须代各散夫领钱等事，不能令其枵腹从事也，但不准此外克扣毫厘。

一、桥^东_西埠背负竹木，本县查照各行单开价目较之兵燹以前价目递加太相悬殊，兹为酌中核减，开示于后：

运女埠，每皮加至钱四十五文。

运兰溪，每皮加至钱四十文。

运上横山，每皮加至钱三十六文五毫。

运五家圩，每皮加至钱三十五文。

运游埠，每皮加至钱二十五文。

约筏归坞，每皮加至钱五文。

背表上力，每把加至钱五文。

背长水棍竹，每根加至钱四文。

背长梢竹，每根加至钱三文。

背另竹，每根加至钱二文。

背校竹，每把七根加至钱六文。

背校竹，每根加至钱一文。

叠筏，每皮加至钱十二文。

抛角修筏，每皮加至钱十二文。

梳衣叠筏，每皮加至钱八文。

以上均照现在之价酌减八折照给。每力钱百文准各夫头于夫价内提钱三文，以为照料客货饭食之资。此外，不准毫厘克扣。

桥^东_西木行开呈克复后递加夫价数目：

正木上河，每根现加至钱三十文。

光木上河，每根现加至钱二十四文。

毛木上河，每堆工加至钱一文四毫。

料板上河，每块加至钱三文。

松板上河，每片加至钱三文。

松板，每方皮工加至钱八文。

四花木出港，每名加至钱二百文。

四花木抛甲，每名加至钱二百文。

四花木上河，每名加至钱二百文。

柳段上河，每块加至钱五文。

料板堆工，每堆加至钱一百文。

每八尺杂料板上河，加至钱六文。

长杂料板上河，每块加至钱十二文。不减。

松段上河，每甲加至钱二十文。不减。

正木出港，加至钱二十六文。

方栅上河，每根加至钱二十文。

四花上河，加至钱三文。

以上各行开呈各木夫价，本县博访周谘，持平酌定。除长杂料板、松段上河二项，价本不多，毋庸核减外，其余夫价一律普减八折照给。每夫力钱一百文准夫头于夫价内提钱三文，以为照料饭食之需。此外，不得毫厘克扣。

驿前张鼎盛木行开呈克复后递加夫价数目：

栈房园 每块三文二毫。

大园 每块三文四毫。

牌坊脚即南米仓。 每块四文一毫。

财神庙 每块三文二毫。

梅家园 每块四文二毫。

菜园 每块三文二毫。

五分厅 每块四文一毫。

樟树园 每块三文九毫。

祠堂园 每块三文九毫。

门口园 每块三文。

天后宫 每块三文四毫。

大丽水不拘何园。 每块八文。

小丽水不拘何园。 每块五文。

乌龙板不拘何园。 每块六文。

柳杉板不拘何园。 每块六文。

驿前徐景福木行开呈克复后递加夫价数目：

天后宫后园 每块三文二毫。

招富园 每块三文四毫。

德明门口园 每块三文九毫。

同茂栈后园 每块四文一毫。

十合副板，计十一块。每副下河钱三百六十文。

三樞副板，计十四块。每副下河钱二百四十文。

四樞副板，计十八块。每副下河钱二百文。

松阳聚溪所出板木，亦照现章给发，不准另加。

以上夫价，一律普减八折。每板一块准该管夫头于夫价内提钱一毫，以作照料商客货物及代领夫价工食之资。此外，不准克扣

厘毫，至于革究。

一、凡城内居民赴驿前购买寿板者，三樞一夫背一块，四樞者一夫背两块，每夫每名准给力钱四十文，不得多索。

驿前纸业各行开呈克复后递加夫价数目：

花笺，每担七文，今酌减一文。

南屏，每担六文，今酌减一文。

以上纸力，每担准夫头于散夫所得夫价内酌提钱三毫，以为该夫头照应客货及代领夫价饭食之需。此外，不准毫厘克扣，亦不准再行每担加抽立成会厘头钱一文，致干重究。

驿前处铁、杂货各行开呈克复后递加夫价数目：

处铁，每担 $\frac{上}{下}$ 力钱 $\frac{十二}{八}$ 文，今酌减二文。
不减。

枯饼，每二片夫力钱一文，今酌减改为每三片一文。

松香，每担二十四文，今酌减四文。

烟草、笋干以及各色杂货，每担钱九文，今酌减一文。

铜钱，每千力钱一文，今酌减三毫。

铁货于河下客商以船易船，不用夫工，不得仍前勒索分文。

以上夫力，每百文准夫头于散夫所得夫价内提钱三文，以为照应客货饭食之资。至处铁一项，准于夫价内每担提钱五毫。此外，不得毫厘克扣。

驿前粮食、油、酒各行开呈克复后递加夫价数目：

谷米，每百斤 $\frac{上}{下}$ 力钱十二文，今酌定十文。

粉干，每担计两大簍。下力钱二十文，今酌定十八文。

芝麻，百斤 $\frac{上}{下}$ 力钱十八文，今酌定十六文。

青豆，每百斤 $\frac{上}{下}$ 力钱十六文，今酌定十四文。

佛豆，每百斤 $\frac{1}{5}$ 力钱十八文，今酌定十六文。

大麦每百斤 $\frac{1}{5}$ 力钱十四文，今酌定十二文。

花生，每百斤 $\frac{1}{5}$ 力钱二十文，今酌定十六文。

藕粉，每百斤 $\frac{1}{5}$ 力钱二十文，今酌定十六文。

莲子，每百斤 $\frac{1}{5}$ 力钱二十四文，今酌定二十文。

瓜子，每百斤 $\frac{1}{5}$ 力钱二十文，今酌定十八文。

五万彩炮，每箱 $\frac{1}{5}$ 力钱二十八文，今酌定二十四文。

油，每罇担 $\frac{1}{5}$ $\frac{1}{5}$ 力钱二十四文，今酌定二十二文。

柏油，每罇担计四块。 $\frac{1}{5}$ 力钱四十文，今酌定二十二文。

绍酒，每罇担上力钱二十四文，今酌定二十文。

腐乳，每坛上力钱六文，今酌定五文。

铜钱，每千 $\frac{1}{5}$ 力钱一文二毫，今酌定一文。

柴，每担上力钱六文，今酌定五文。

以上夫价，每百文准夫头于夫价内提钱三文，以为照料客货及代散夫领钱饭食之资。此外，但不得克扣毫厘，致干重究。

知县高英禁止喜庆丧葬等事夫役勒索并酌定工价告示

为剴切示禁事：照得教莫先于化俗，事莫切于便民。本县莅任斯土，已将两年，凡地方风俗所关，世道人心所系，如客民身带小刀，辄逞强而索扰，讼棍依仗刀笔，藉命案以牵连，与夫赌博、牛场、夜戏、花会，无不次第禁革，力挽颓风。盖惩薄俗，即所以扶世教而

警人心也。兹又访闻亟应严禁者数事，合亟剴切条示如左：

一、丧事收敛抬工，宜定价划一也。查龙邑恶俗，遇有丧事，向由各埠夫私分地段，高抬佣值，把持勒索，不准民间自行收敛抬扛。迨出殡时，又视家道之贫富，勒索草鞋、纸包等费。是以民间每出一殡，费用不资，而贫家因此停丧不葬者，往往有之。此种挟制恶习，殊堪痛恨。查把持行市，律有明条；高抬勒索，亦干例禁。本县今为酌中核定，嗣后丧事收敛须雇用人夫者，大户酌给钱八百文，中户六百文，下户三百文。事毕之后，均给予酒饭一餐。出柩抬夫十里内外，上户用四名者，每棺给钱一千六百文；中户每棺给钱一千文；下户连埋葬每棺者给钱六百文。每远十里，上户加给钱四百文，再远递加；中户每远十里，加给钱二百五十文。至执事散夫十里内外，每名酌给钱八十文，每远十里，再加给钱四十文。若用送丧轿，出乡到山十里内外，每名加给钱二百文，自天明至日暮，每远十里，加给钱一百文；如仅须半日功夫，每远十里，加给钱五十文。其贫难无力之户，自行收敛扛抬者，听其自便，不准把持勒索，如违呈究。此外各项名目一律革除。

一、喜轿夫价，亦宜酌定也。查龙邑婚娶抬喜轿之夫，城乡皆有夫头分管。如遇嫁娶，无论绅民，必须先向夫头说定夫价，如不遂欲，不允前往。非但殷富之家常被需索，即贫乏之户亦时被刁难。本县今为酌中核定，城乡一律。惟喜事与常事不同，且伺候工夫为日较久，自应比寻常略加丰润，以昭平允。嗣后凡有力之家，花轿用四夫须两日者，每名酌给钱四百文。出城以十里为则，每远二三十里，每名加给钱一百文。媒人轿每乘每天钱五百文，每远三四十里，每名加给钱五十文。伞夫一体照给。贫户用两名者，路在三十里以内者，每日每乘给钱六百文，路在四五十里须两日往还者，每乘给钱一千二百文。其余执事散夫，十里内外每名给钱一百

文，每远十里，再加给钱四十文，以次递加。男女两家酒饭，听酌中办理，不得过索丰盛。折给钱者听。此外升轿、彩包等项名目，概行革除。

一、乐户工价，并宜酌定也。查龙邑乐户无多，每遇绅民之家有婚丧之喜庆事务需用鼓乐，辄索多钱，不遂所欲，即不前往。而居民人等不能因此废礼，不得不遂其所欲。此等恶习，亦属可恶。本县今为酌定雇价，嗣后上户用乐户两名，每天给工钱六百文；中户用两名一天者，给钱四百文，均给酒饭。下户用乐一时者，给工食钱三百文，不给酒饭。如用乐户四名、六名，城中乐户无多，该乐户须在乡间邀请客师，譬如用两天应照三天工钱给付，以此类推。此外，彩包等项名目，概行革除。

一、工匠工钱、百物价值、佃户交租，宜禁会行居奇折减也。龙邑地方，自兵燹后，人丁器物十不存一，所有种作之雇工、技艺之匠人势不能不取助于客民。以致罔利之徒，因视土著丁单，器物缺少，以为奇货可居，凡有一切工钱，无一不再会行高抬把持。甚至佃户佃种之田，亦有会行折减交租者，而且一减再减，租额无几。其中，田主吃亏不少。该佃户等但知利己，罔顾损人，此风断不可长，亦宜一律禁革。嗣后，无论长工、短工、各项匠人、百物价值，务须悉听大章，照时取给。佃户佃田布种，亦应视田亩之肥瘠照章还租。所有从前会行把持、居奇抬价、折减交租诸弊，一概禁革尽净，如违究处。以上各条，均为目前亟应禁革要务。所定各项工价，亦经本县博访周谘，再三参酌，视主家之贫富，定佣值之高下，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最为平允。务须一体遵守，垂为定章，不得稍有增减。惟夫价既已明定章程，不准格外需索；雇主亦不得因有示谕，额内克扣。违者各治以应得之罪，其各永远遵照，毋违。特示。

以上录自原碑。案：吾县咸丰以还，土著受制于客民，此其

一事也。自高知县禁革立石后，其风遂息，今犹遵行。呜呼！德泽之及人也远矣。

禁掘冬笋掌故十六

知县张炤禁掘冬笋详文

为议详事：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奉本府宪札开：据该县南乡监生华仁甫等，并民人罗永清等，又客民叶春明等投递呈词三张，系为掘笋一案。查各业主在山培养毛竹，以备造纸之用，如有刁徒影射盗掘，利己损人，固应从严禁止。同治十年，罗荣盛捐请牙帖开设笋行，曾经前县详司藩宪奉批准押令闭歇。今徐艺蒙等即不应违禁私开，致启流弊。惟民间自己承粮地内之笋，自掘自卖，应如何酌议章程，藉昭平允。抄词札县查案，秉公妥议，详复飭遵。并于十一月初十日，续奉本府宪台批发罗永清等呈词一纸，奉批：此案现经本府密加察访，所谓自掘自卖者，多系私牙雇令入山遍地掏掘，将笋投行贩运渔利，是与例载盗田野谷麦无异，出示禁止，系属正办。至真正业主，承粮之山，或采笋价卖，应如何区分界限，不致影射侵盗。前经飭县查议，姑俟定有章程，另行飭遵。仰龙游县传谕知照粘件附各等因。奉此，卑职查阅各呈，在监生华仁甫等词称：南乡山场全赖养竹造纸，奸牙贪利收笋，则外来顽民盗掘无忌，于山花大有妨碍。今牙户徐樟华之子生员徐艺蒙复倡自掘自笋之言，希图渔利，应请仍照历次禁案，概禁掘卖为便。民人罗永清等呈词则称：养竹造纸须有资本，穷民管山，无力造纸，不若掘卖冬笋为便。其客民叶春明等，系因偷贩冬笋被获阻留，以致出而具控。兹奉本府批行查议等因。卑职遵即检查历年禁案，并详

核各该山主迭次县词，查该乡实缘田少山多，民间全赖山竹造纸，藉为生计。凡系有山之户，无不欲蓄笋养竹以作纸料。且各山出笋，每间一年始得旺发一次，名曰大班。各山主保护维殷，断不肯自行残掘。其有借自掘自山为名，纠人挖掘设行收卖者，皆系奸贪牙户造言蛊惑，图掘他人山笋以为牟利之计。是以从前罗荣盛蒙请牙帖图开笋行案内，经卑前县李令宗邨提案讯究，将行押歇，并断令嗣后无论己山、他山，一概不准挖掘，亦欲为杜绝影射起见。现奉本府宪台批札，固已如见肺肝，洞悉其中情伪。至罗永清等所称穷户无力造纸，不若掘卖冬笋一节。查该乡造纸之法，约计用竹十二株可作纸料一担，时价每担两元左右，殷实者开槽做纸，除去工资，可得洋一元；无力之家，当年冬间批卖青山纸料，往时平价值洋三角，近年价贵值洋七八角。若夫掘笋出卖，按照时值，每笋十二株不过售钱三四十文。有山之家安肯弃倍蓰之利，贪细小之资，出此有损无益之下策。此山主决不自愿掘笋之明证，抑亦奸民图耸弛禁之确据也。况为首列名之罗永清，现据华仁甫等查禀，的名罗明德，其名下本无山业；罗万兴、罗光裕等，均系罗姓完粮户名；杨启广等，已据具结请禁；郑思森一户，家惟妇稚，不预外事。并据罗天富呈控，罗明德将伊承粮罗斯招、罗衍伦等户名捏作人名，及郑斗林以被牙棍收伊山竹所号郑和兴记字捏作伊名，与张开源、杨启广等先后来县投递呈禀切结，均称被人捏冒背列，纷纷检举，各请查究。是罗永清一呈列名三十七人，被控捏冒背列者居多，以类推其余，其名未必尽皆可靠，已可概见。是其倡言穷户不若卖笋，保非奸牙串嘱，别生希冀之心。其该乡真正山主不愿掘笋具结请禁者，现有五百余人。就是乡粮册约略计之，有山之户已及十之八九，余不过零星小户，虽亦为数不少，或系坟山、荒山不产花息，或仅种植柴木，不蓄竹苗，无关得失者居多，自可存而勿论。卑

职博采舆论，反复推求，有应禁者四，更为我宪台，缕晰陈之：

龙邑当大难初平之后，地广人稀，业主无力料理山场，槽户亦多歇业，偶有一二外来客民偷掘冬笋，不敢糟蹋山场，掘亦不多，置不与较，因而来者愈众，偷掘愈多。近数年来，每逢大班，温、台、处客民专以掘笋而来，依恃人众，肆行强掘，以致业不由主。诚如本府宪台批谕，与例载盗田野谷麦无异。此应禁者一也。

掘笋者费工而不费本，极一日之力，可得数十余斤，贱价售卖。牟利之人，始则窝收，继则设立私牙，招徕贩卖，成为积习。迨罗荣盛倡开笋行，经李前令详明押歇，虽不敢公然开设，要亦不能禁绝流弊。若辈惟利是图，难保不串通顽民，乘强盗掘，表里为奸。无论为盗为窝，律应计赃论罪，即私设牙行，亦干例议。此应禁者二也。

该乡以山为业者十居八九，终岁勤劳，加意培养，两年始得一收，不特纸价百倍于笋，即蓄养成竹价亦十倍于笋。其不愿自掘自山，几于异口同声。而反任奸牙游民坐享其利，揆诸情理，尤觉失平。谓禁掘冬笋，商贩因多裹足，于厘捐不无窒碍，不知纸料为卑邑出产大宗，不掘而竹自多，竹多而纸料更富，出产可加一倍。按本计捐，盈绌自见。所谓绌于一时，收效将来，无损公家，有益民间。此应禁者三也。

况冬笋旺出之时，总在冬腊两月。该乡为通处、遂大道，山路崎岖，村居寥落，纸商、木客咸挟重资往来经营。时当冬令，宵小不无生心。卑职故于严查保甲之外，稟请本府宪台商拨练军两哨驻扎该乡，随时保护商旅，藉资巡防，岂容外来游民于冬防吃紧之时，结队成群，不问业是谁主，横行无忌。若辈犷悍性成，尤恐别生他患，殊非慎重地方之道。此应禁者四也。

卑职窃以为保全该乡自然之利，应先禁掘冬笋，以杜其源，尤

当严禁私牙窝收渔利，以绝其流。各前令严申厉禁，具有深意。本年又植大班，卑职不敢稍事松劲，以期力挽颓风。先将专收冬笋牙行一律押令闭歇，并严拿各牙户，治以招徕游民违禁窝收之咎。一面申明历来成案，出示严禁，并谕令各该山主约束村民，情商理喻，将外来掘笋游民妥为遣散，严查保甲，毋许生事。惟此事攸关地方利弊，若不详明勒石永禁，难垂久远。卑职悉心酌议，惟有仰乞宪恩重申禁案，将该乡冬笋，无论己山、他山，一律禁止掘卖。如有游民强掘，立拿究办；牙贩私收出运，分别押歇究惩。所有从前自掘自山一切案据，悉行注销，以杜藉口。如此明定禁章，庶奸民知所戒惧，不致再启争端，而民业得以保全，地方亦可期靖谧矣。如蒙允准，容再出示勒石该乡，以垂久远。至笋客叶春明等具呈后未据来县，尤难保非申嘱扛帮，应毋庸议。是否有当？合将遵飭查议缘由，并造具该乡具结请禁各山主姓名清册，备文通详。仰祈宪台察核俯准立案，并赐批示祇遵，实为公便。

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

署臬宪吴批：来详所议甚是，应准立案。仰衢州府飭即出示，勒石永禁，以垂久远。仍候两院宪暨藩司巡道批示。缴。册存。

府宪刘批：据详已悉，仰即先行出示，一律禁止掘卖，并押歇私牙，严查保甲，毋任游民逗留，影射盗掘，借名自掘自卖，聚讼生事。切切。仍候奉到各宪批示，另檄飭遵。此缴。名册存查。

知县张炤详复禁止山主自掘自卖文

为详覆事：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奉宪台批卑县详南乡各山冬笋照案禁掘以杜影射，遵飭查议详情立案由。奉批，山乡产竹冬笋，客民强掘偷挖，奸牙设行收贩，均应严行查禁，分别究办押

歇。惟所称无论己山、他山，一律禁止掘卖，恐未得情理之平，而于物性亦有未宜。前据孝丰县胡令，以该处历禁客民盗笋，并山主自掘自卖亦同禁阻，未免因噎废食，请将自挖自卖之条弛禁。当经通飭杭、湖、绍、台四府，并令该县一面严禁客民盗挖，一面听土民自挖自卖在案。该县应如何将真正山主准予掘卖，或每年酌定限制，与盗挖窝收区分界限，不致弊混之处，仰再悉心体察，切实妥议复夺。一面将收笋牙行先行押令一律闭歇，游民强掘严拿究办毋稍轻纵。切切！仍候督部堂批示。缴。又奉督宪边批卑县详同前由，奉批仰浙臬司核明立案飭知，仍候抚部院批示。缴。册存。各等因下县奉此。查此案前奉本府批札飭，当经卑职检查历年禁案，详核各该山主迭次县词，博采舆论，缕晰详陈，声请立案示遵在案。奉批前因，遵即转飭该山主等遵照宪批指飭，应如何将真正山主准予掘卖，或每年酌定限制之处，确查妥议具覆核详去后。一面仍悉心体察，以昭慎重。兹据该山主监生华仁甫等禀称，伏查龙邑情形委与他处不同，缘生等南乡地方，山多田少，居民多以纸槽为恒业。因此，山多种竹，腌料造纸。笋多则竹盛，凡种竹者，竭力培养，尚虑其不能畅茂，岂肯自掘其笋，伤损竹根？且近年来，纸价颇贵，较之笋价，不啻倍蓰，尤不肯取少弃多。即有竹山而不开纸槽之家，亦无不腌竹成料，卖与槽户。是以前此公请禁掘冬笋案内山主列名者计五百余人，其请弛禁自卖者不过三十余名，而其中称被捏冒，纷纷检举请究者甚多，实则主其事者惟奸牙数人而已。至于山边地角，种竹不多，出笋有限者，或留或食或卖，原听业主自便，并不强为禁止。惟其数断不过多，与养竹造纸者无关出入。此即宪示所指之真正山主听其自挖自卖，其数亦不限而自少者也。今生等不愿将山主自行掘卖一层明予弛禁者，实缘开此一端，则游民奸牙人等即可藉此为名，肆意掘贩，防不胜防，为害无穷。是以欲杜

弊混，惟有并禁自掘，使若辈无从藉口，庶竹笋得以保全。此乃生等不得已之苦情，为历任县主所深悉。因此，历来禁案，无不严禁自掘，龙邑情形所以与他处不同也。公叩转详立案，请禁止自掘等情，稟覆前来。核与体察情形，亦属相符。伏查卑县南乡居民，多以纸槽为业。其所以培养竹山者，系专为腌料做纸起见。凡有竹山之家，断不肯掘卖冬笋，盖缘笋价贱而做纸之利较厚，与他邑之竹笋并售，但请严盗掘之禁者，其情形本不相同。且卑县客民众多，盗掘之风，年甚一年，每逢大班之岁，竟有成群结队，专为掘笋而来者，地方亦因而多事。倘将自掘自卖者，明弛其禁，该游民、奸牙人等即可藉口牵混，一离山，人已莫辨其弊，实有不胜其防者。该山主华仁甫等所稟各节，系属实在情形，可否将山主自掘自卖一层，仍予一律禁止，以杜影射之处，出自宪恩。除遇有游民强掘、牙商贩运等事，随时惩办外，合将遵飭查议缘由，具文详覆，仰祈宪台察核，仍照前详俯准立案，并赐批示祇遵，实为公便。为此备由，呈乞照详施行，须至申者。

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

抚宪廖批：据详已悉，应准立案。仰衢州府转飭遵照，并报明藩臬二司查照。缴。

知县张炤勒石禁止掘笋告示

为勒石示禁事：案奉督宪边批本县呈详县属南乡各山冬笋，无论己山、他山，一律禁掘，并请立案勒石示禁由。奉批：仰浙臬司核明立案飭知，仍候抚部院批示。缴。册存。又奉抚宪廖批同前由，奉批：据详已悉，应准立案，仰衢州府转飭遵照，并报明藩、臬二司查照。缴。又奉藩宪丁批同前由，奉批：既据通详，仰候督抚宪暨臬司、巡道批示。缴。册存。又奉臬宪吴批同前由，奉批：来详所

议甚是，应准立案，仰衢州府飭即出示，勒石永禁，以垂久远。仍候两院宪暨藩司、臬道批示。缴。册存。又奉巡道鲍批同前由，奉批：既据通详，仰候督抚宪暨藩臬司批示。缴。册存。又奉府宪刘批同前由，奉批：据详已悉，仰即先行出示，一律禁止掘卖，并押歇私牙，严查保甲，毋任游民逗留影射盗掘，借名自掘自卖，聚讼生事，切切！仍候奉到各宪批示，另檄飭遵。此缴。名册存查。各等因，先后径批转行到县。奉此，查此案先于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九日，据南乡监生华仁甫等禀称，南乡山场花息，以腌竹造纸为大宗，兹届出笋大年，必有不肖市侩沿路摆秤，及城乡山货牙行广肆窝收，以致匪徒偷窃强掘，为害地方，联名叩请照案严禁等情。据经迭次示禁，旋奉府宪刘札：据该监生华仁甫等呈奉抄词，札飭妥议详覆等因。奉经本县检查历年禁案，并详核各该山主迭次县词，缘南乡地方山多田少，民间全赖山竹造纸，藉为生计。况系有山之户，无不欲蓄笋养竹，以造纸料，且各山出笋，每间一年始得旺发，名曰大班。各山主保护维殷，断不肯自行残掘。其有借自掘自山为名，纠人挖掘，设行收买者，皆系奸贪牙户造言蛊惑，图掘他人山笋，以为牟利之计。是以历经各前县严禁窝收，并将滕请牙帖图开笋行之奸牙押歇讯究，以为保全该乡自然之利。光绪二十二年系出笋大班年份，更宜认真严禁，除将专收盗掘赃笋牙行查究明确，一律押歇治罪外，于二十二年十一月间，查叙前情，请将该山冬笋，无论己山、他山，一律禁止掘卖。如有游民强掘，立拿究办；牙贩私收出运，分别押歇究惩。所有从前自掘自山一切案据，悉行注销，以杜藉口。并请立案暨由县给示勒石该乡，以垂久远。具文通详在案。兹奉前因，合行给示，勒石永禁。为此示仰合邑土客诸民，牙行客商人等知悉：尔等须知，南乡各山冬笋，节经本县示禁挖掘，并通详各大宪批准立案，勒石永禁。自示之后，务各遵照，免干法

纪。倘有玩法之徒故违禁令，或乘夜偷挖，或恃众强掘，一经山主指告，或被登时获送，定即严拿重办。牙行商客窝收贩运，一体治罪，追帖押歇，赃笋充公，决不宽贷。其各凛遵，毋贻后悔。切切。特示。

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十三日。

以上录自《旧采访册》。纸为吾县出产大宗，欲求出产繁盛，必以禁掘禁卖冬笋为首务。此吾县情事与他处不同者，故具录之，以俾后日参证。

《龙游县志·文征·文类》目录

文一 六朝至元

- | | | |
|-----------------------------|------|-----|
| 应诏上谱状表 | 刘宋 | 徐 琪 |
| 奉诏改定《徐氏谱》 | 梁 | 王僧孺 |
| 奉诏修定谱牒表 | 以下唐文 | 徐常晔 |
| 赠别杨盈川 | | 张 说 |
| 杨明府过访诗序 | | 卢照邻 |
| 浑天赋 | | 杨 炯 |
| 进徐安贞中书侍郎制 | | 唐玄宗 |
| 奉和圣旨喜雨赋 | | 徐安贞 |
| 贞顺皇后哀册文 | | 徐安贞 |
| 让皇帝哀册文 | | 徐安贞 |
| 徐偃王庙碑 | | 韩 愈 |
| 特征隐士翁洮制 | | 唐僖宗 |
| 龙游县新修舍利塔院记 | 以下宋文 | 赵 抃 |
| 新建舍利塔铭 | | 赵 抃 |
| 三贤像赞 | | 吕景著 |
| 授吴斌朝议大夫、尚书屯田郎中、直史馆、轻车都尉，赐紫金 | | |

- | | |
|---------------------------|-----|
| 鱼袋制 | 宋徽宗 |
| 叔父通州公墓志铭 | 吕南夫 |
| 祝君阅道墓志铭 | 徐 阅 |
| 龙游县学田记 | 范 浚 |
| 降授左中奉大夫刘章辞免显谟阁学士制 | 周必大 |
| 乌石山题词 | 周必大 |
| 刘文靖公祠钟铭 | 江 芹 |
| 余忠肃公墓铭 | 杨万里 |
| 刘靖君墓志铭 | 叶 适 |
| 书夏长沙 | 张 栻 |
| 授余桂承德郎制 | 宋光宗 |
| 《柯山书传》序 | 时 澜 |
| 《诗说》自序 | 刘 克 |
| 《诗说》跋 | 刘 坦 |
| 记夏太守甘霖重应事 | 阙 名 |
| 和渠虹桥记 | 蔡元定 |
| 穀江浮桥记 | 夏蹈规 |
| 范楠墓志 | 范应玘 |
| 通驷桥募缘疏 | 马天骥 |
| 复吕好问集英殿修撰依所乞致仕制 | 宋理宗 |
| 徐偃王祠记 | 袁 甫 |
| 玄真宫记略 <small>以下元文</small> | 李 仔 |
| 送子讷年丈晋秩宁国路序 | 赵孟頫 |
| 讷斋曹公墓志铭 | 黄 潘 |
| 青阳县尹徐君墓志铭 | 黄 潘 |
| 文庙记 | 徐伯彪 |

修儒学记	徐桂蟾
龙泉庙记	郑伦
文二明	
陈仲晋哀辞	王 祎
《革象新书》序	王 祎
《革象新书》序	宋 濂
宝盖山实际禅居记	宋 濂
龙游重建证果寺记	宋 濂
重建县治记	徐复初
何思民重建东岳碑铭	郑秉文
送许御史堪序	杨士奇
书故宋集英殿修撰吕好问致仕敕后	陈敬宗
《徐氏家规》序	贝鲁瞻
义民余希哲存义堂铭	魏 骥
重修城隍庙记略	王 瓚
修儒学记	商 辂
通驷桥记略	商 辂
招庆寺题词	刘 盱
乡贤祠记	尹 直
竹轩处士祝君华志铭	章 懋
龙丘名贤赞	袁文纪
社学记	弘治《志》
预备仓记	王 鏊
修儒学记	谢 铎
重刊《革象新书》序	许 讚

- | | |
|--------------|------|
| 赠龙游子祝金宪序 | 湛若水 |
| 北泽堰记 | 方 豪 |
| 赠龙游徽南公平寇序 | 俞 樟 |
| 重建县治记 | 胡 森 |
| 重建儒学记 | 钱 仕 |
| 重修姜村、席村二堰记 | 钱 仕 |
| 湖岩塔记略 | 尹 焘 |
| 先考墓志铭 | 尹 照 |
| 赠龙游龙阳先生之任浚州序 | 向 淇 |
| 建龙游城记 | 涂 杰 |
| 祷雨文 | 涂 杰 |
| 谢雨文 | 涂 杰 |
| 归仁保义仓记 | 王 畿 |
| 鸡鸣书院记 | 赵 铨 |
| 《龙游翁氏宗谱》序 | 归有光 |
| 送童子鸣序 | 归有光 |
| 《杨盈川集》序 | 皇甫沔 |
| 《徐侍郎集》序 | 童 珮 |
| 龙丘邱祠堂记 | 童 珮 |
| 龙丘祠祀田记 | 祝尔庆 |
| 涂公泉记 | 唐汝楫 |
| 《徐侍郎集》序 | 王 穉登 |
| 《童子鸣集》序 | 王 穉登 |
| 童子鸣传 | 王世贞 |
| 报童子鸣书 | 胡应麟 |
| 龙洲塔记略 | 毛汝麒 |

湖镇公馆记	毛汝麒
文昌阁记	毛汝麒
徐水南先生传	王之弼
重修儒学记	秦鸣雷
建文昌桥记	万廷谦
重建浮杯塔记	万廷谦
重建灵耀寺记	万廷谦
创置学田记	万廷谦
徐水南先生诗序	万廷谦
学田图册序	陈本钦
赠龙游曹蒙泉先生序	焦 竑
白石山记	方应祥
发祥庵	叶文懋
李氏节孝传	翁 祚
贞女叶禄姑传	方鸣周
余瞿父初度奏最序	黄道周
黄云若邑侯平寇序	余日新

文三 清

大中丞邺园李公德政碑	黄 机
重建儒学记	余 恂
重建文昌桥记	余 恂
重建县治记	余 恂
清梵庵记	余 恂
三叠岩记	余 恂
赠朱中丞蠲荒记	余 恂

天机子自传	余 恂
杨光生自订文稿序	余 恂
重修学官记	杨 昶
邑侯卢公德政碑记	杨 昶
《旅吟集》序	汤 駟
重建启圣祠记	黄 涛
鸡鸣会课序	黄 涛
一水庵贍田记	黄 涛
大司马李公平寇纪实	余 勉
改筑北泽堰口记	余 勉
守宪松岩梁公德政序	余 勉
重建城隍庙碑记	余 勉
卢侯平寇记	严 沆
禳疫文	卢 灿
驱虎文	卢 灿
祷雨文	卢 灿
驱虫文	卢 灿
逐妖牒	卢 灿
重修文昌桥疏	卢 灿
申祥六禁	卢 灿
武林道院记	叶盛芳
修筑水口记	祝之瑶
漏泽园记	余际熙
幽溪灯尊者传	余际熙
修浚姜、席二堰记	叶 葵
赵公仙学源流说	毛凤飞

重刻《革象新书》记	毛凤飞
卢公复任纪略	李 渔
兵部职方司主事、监军楚藩叶君赞	叶 鲁
御书碑恭跋	孟继祖
邑侯金谷德政碑记	叶淑衍
先考湘臣府君行状	董 斌
赵缘督公年世考	范一梁
罗烈妇李氏墓表	方 苞
卢公传	徐起岩
义学记	徐起岩
重抄龙邑鱼鳞册存案记	徐起岩
龙邑豁除荒额颂	徐起岩
重修龙邑尊经阁记	徐起岩
重浚龙邑城壕记	徐起岩
重修龙邑堰壕合记	徐起岩
邑侯徐公祷雨纪事	汤大用
宋太守余公祠祀碑记	沈 圻
 文四 <small>清</small>	
重修通驷桥碑记	胡文溥
李烈妇赞	厉 鹗
东华东岳庙碑记	钱□□
《星堤诗草》序	莫 晋
重建龙游县学明伦堂碑记	明 禄
重建龙游县学泮池碑记	秦既坚
灵山徐氏捐科举田记	余作沛

- | | |
|---------------|-----|
| 重建毗卢阁记 | 余作沛 |
| 重建城隍庙碑记 | 陈豹奇 |
| 重建龙游学碑记 | 陈豹奇 |
| 重建龙丘先生祠堂记 | 漆成美 |
| 秋水山房跋 | 童应拔 |
| 龙游县重建通驷桥碑铭 | 阮元 |
| 童外祖家传 | 费淳 |
| 《荆树堂稿》序 | 涂日耀 |
| 《滇矿图略上》引 | 徐金生 |
| 《滇矿图略下》引 | 徐金生 |
| 《枕溪书屋课诗》序 | 严秉忠 |
| 重建城隍庙碑记 | 余向方 |
| 《龙游攀辕诗》序 | 余鏗 |
| 凤梧书院碑记 | 秦淳熙 |
| 《诗说》跋 | 汪钟 |
| 永锡庵周公祀产碑记 | 郑云书 |
| 时政论 | 徐本元 |
| 《皇朝名臣事略》自序 | 徐本元 |
| 《鸿雁山房诗草》序 | 徐本元 |
| 《耕心斋文钞》序 | 刘泳之 |
| 《珍珠船诗集》题词 | 王日烜 |
| 《励志书屋文诗稿》序 | 章鋈 |
| 《龙游攀辕诗》跋 | 余銮 |
| 《藏拙轩珍赏》自序 | 余恩鏊 |
| 《续刻励志书屋文诗稿》自序 | 余恩鏊 |
| 《续刻励志书屋文诗稿》序 | 汪汝纶 |

《续刻励志书屋文诗稿》跋	邓嘉纯
《龙游县补志》序	褚荣槐
送鹤亭广文归省序	褚荣槐
许安甫明经荣奎《小松籟轩图》序	褚荣槐
重修城隍庙碑记	陈瑜
《重修席村姜二堰征信录》序	高英
重修官驿前堤岸碑记	高英
韩昌黎《徐偃王庙碑》跋	俞樾
龙游县知县高君实政记	俞樾
高公修姜、席二堰碑记	叶元祺
亘里神井记	吴毓林
午贯解	余庆椿
重建凤梧书院并定考课章程碑记	冯一梅
重修灵耀寺毗卢阁记	释孤峰
女弟小眉哀辞	余绍宋

《龙游县志》卷三十三

县人 余绍宋辑

文 征 附志三

文 一六朝至元 文征一

应诏上谱状表

徐 琪

徐氏，承偃王之后。汉末，英雄大扰，君子不处乱世。臣祖元泊，于成帝时渡江而南，至东阳太末，因以居焉。臣琪等，元泊后也。泊生寿，汉封平阳侯。寿生悌，始兴侯。悌生弘，扶风太守。弘生昇，镇北大将军，成阳侯。昇生饶，散骑常侍，尚书左仆射，丹阳侯。饶生本，庐陵太守，金紫光禄大夫，封太末侯。本生琪兄弟五人。伏维陛下，廓清宇内，荡平天下，均量士庶，品别朱紫。臣虽甚劣，忝预三司。谨修先代官姓谱状，简上朝司，拜表望阙，恩及门次，战栗以闻。臣琪诚惶诚恐，稽首顿首。

右文，采自《灵山徐氏谱》首。案：琪为刘宋时人。旧志未载。惜上表年月无考。往读郑渔仲《氏族略·序》，谓隋唐以前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

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之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初未深信，今观此文及以下三篇，足证郑说。当时重视谱牒，尤可概见。真绝好史料也，因亟存之。惟文中云元泊于汉成帝时至东阳太末，汉时无东阳之名，此云尔者，盖用当时之称，非必伪托。

奉诏改定《徐氏谱》

王僧孺

徐氏之先，颛顼之苗裔，曰女修元鸟陨卵吞之生大业。大业生三子，长曰伯益，当尧之时，助禹治水有功，舜赐之玄龟，封嬴邑侯，称嬴，黄帝九世孙也。妃姚氏，生二子，长大廉，封陆氏，即秦祖；次子若木，封徐国君，因地赐姓为徐氏。若木生四子，长曰征国，自征国至二十五代孙康。康生澹。澹生彦。彦生训。训生綏，周昭王拜为列国侯，辞不受，娶天水姜氏生诞，字子孺，即偃王也。自黄帝至偃王，四十二世。偃王亦娶姜氏，生三子，曰宝宗、宝衡、宝明。宝宗袭封徐子。宗生仁，周孝王时为司徒。仁生宏，周孝王时为大夫。宏生希，仕周幽王。希生虺，为周幽王大夫。虺生恭，周平王召为列国侯。恭生畅，周桓王时为大夫。畅生永，周庄王时为大夫。永生思，不仕。思生强，仕周为诸侯。强生互，仕周为大夫。互生章禹，仕周为诸侯。章禹生融，周敬王大夫。融生简，周敬王大夫。简生侨，周敬王大夫。侨生满，周元王大夫。满生覲，周元王大夫。覲生闵，周贞定王大夫。闵生杜，周贞定王大夫。杜生谐。谐生困。困生垂。垂生可。可生说。说生仲言，周显王大夫。仲言生委长，周显王大司寇。委长生猛，周赧王时大夫。猛生二子，曰谿，曰议。议，字彦福，秦始皇使采药不返。谿仕秦为光禄大

夫。谿生光，仕汉下邳太守。光生静，仕汉司农寺卿。静生万秋，为益州刺史。万秋生嗣宗，汉武帝封归义侯。嗣宗生景兴，仕汉渤海太守。景兴生式，仕汉车骑将军，豫州刺史。式生二子，曰霸，曰丰。霸封车骑将军，生二子，曰抱，曰挹，汉成帝建昭二年迁赵国相。抱生二子，曰元泊，曰元泊。元泊，居江北。元泊，汉秘书监、江夏太守、光禄大夫。阳朔二年五月十八，避王氏祸过江，居东阳郡太末县姑蔑城南泊里村。生寿，平阳太守。寿生悌，雁门太守、幽州刺史，封始兴侯。悌生弘，扶风太守、骠骑将军，汉安侯。弘生昇，持节六州都督、镇北大将军、咸阳侯。昇生饶，汉散骑常侍、尚书左仆射，丹阳侯。饶生本，庐陵太守、金紫光禄大夫，封太末侯。本生五子：承，南郡太守，迁会稽；盛，洪州太守，迁江西；攀，苏州太守，迁吴郡；琪，吴郡太守，居东阳；洪，衢州太守，居信安灵山。嗣后，各支分散而居州郡，皆元泊后也。

右文，亦采自《灵山徐氏谱》。案：《南史·王僧孺传》：北中郎、谘议参军，入直西省，知撰谱事。武帝留意谱籍，因诏僧孺改定《百家谱集》、《十八州谱》七百十卷，《百家谱集抄》十五卷，《东南谱集抄》十卷。此文不知录自何书。今诸书均已失传，赖此窥知崖略，亦足珍矣。惟文中云偃王三子宝宗、宝衡、宝明，不似周代命名，疑传录之误。韩愈所撰庙碑云：驹王章禹祖孙相望。今文中有章禹而无驹王。秦时使采药不返者，史称徐福。而此文则作徐议，字彦福，亦足以供参证。

奉诏修定谱牒表

徐常晔

东海郡镇北将军、尚书左仆射、御史大夫徐常晔，江夏太守徐仲逊等谨以旧谱上。臣常晔等千载有幸，皇帝克定天下，宇宙一家，品量士族，分别姓名。臣承颛顼、大业之后，舜赐伯益嬴姓，夏

仲康封益子若木于徐国，因封受姓，食邑东海郡。臣十一代祖元洎，字文副。汉元帝建昭年，年上有阙字。为江夏太守。成帝阳朔元年，迁秘书监、金紫光禄大夫。汉大臣王莽欲窥汉室，大将军王凤、王振、王辽总擅威权，专制自出，轻陵方正，嫉忌贤才。洎乃虑思陷溺，阳朔二年五月十八日，渡江而南，以避凤祸，居于东阳郡太末县之洎里村。后子孙分布诸郡，靡不簪纓。以臣无功，蒙用御史大夫，责臣来由，谨治旧谱状，诣阙拜表以闻。

右文，亦采自《灵山徐氏谱》。案：常晔为唐初人。旧志亦未载。文前有序云：大唐高祖神尧皇帝武德二年二月十一日，奉诏差中书舍人韩约论定，大会群臣，有谱状者改为官户。贞观六年闰七月六日，奉诏定四海士族，按旧谱开续后生名字净本，状申上入京，列于秘府。仰每姓各留净本一通，以示后代子孙，即令遍诵家书，足观皂白，永垂不朽。押署如左：门下侍郎臣郭文宗，大理寺卿臣李善显，中书侍郎臣许敬宗，光禄大夫臣吴兴，太傅开国公臣沈升安，中书左丞相臣戴孝德、特进国公臣长孙无忌，吏部尚书左仆射臣戴胄，金紫光禄大夫、尚书左仆射臣房玄龄。治谱官供奉使臣徐常晔。原文押署诸官，各占一行并列，臣字旁写。并录于此。

赠别杨盈川

张说

杳杳深谷，森森乔木。天与之才，或解其禄。君服六艺，道德为尊。君居百里，风化之源。才勿骄吝，政勿苛烦。明神是福，而小人不冤。畏其不畏，存其不存。作诰兹酒，成败之根。勒铭其口，祸福之门。虽有韶夏，勿弃击辕。岂无车马，敢赠一言。

右文，录自两旧志。原列诗类。今案：新旧《唐书》杨炯传，均云张说以箴赠其行，是此为文体，非四言诗体也。故入文类。

说，字道济，或字悦之，洛阳人。终左丞相，谥文贞。

杨明府过访诗序

卢照邻

夫清风动驾，谒阮籍于山阳；素雪乘舟，访戴逵于江路。犹名高好事，迹标良史。未有莺临绮月，筵开许郭之谈；花发《全唐文》作聚。繁星，门枉荀陈之取。泛烟光于紫潏，翻露液《全唐文》作色。于丹滋。亭皋一望，平芜千里。萋萋芳草，童儿牧马之场。亶亶朝川，野老休牛之塔。钓台隐隐，先生之桑梓。可知茨岭巍巍，隐士之风流尚在。岂使临邛樽酒，歌赋无声？彭泽琴书，田园寝咏。

右文，录自两旧志。案：照邻与王勃、杨炯、骆宾王，号四杰。而万历壬子《志》乃注云明人，疏忽甚矣。

浑天赋

令盈川时作。

杨 炯

显庆五年，炯时年十一，待制宏文馆。上元三年，始以应制举，补校书郎。朝夕灵台之下，备见铜浑之象。寻返初服，卧病邱园二十年，而从官斯，亦拙之效也。代之言天体者，未知浑盖孰是。代之言天命者，以为祸福由人。故作《浑天赋》以辨之。其辞曰：

有为宣夜之学者，喟然而言曰：旁望万里之黄山而皆青翠，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皆黝黑。苍苍在上，非其正色。远而望之，无所至极。日月载于元气，所以或中而或昃。星辰浮于太空，所以有行而有息。故知天常安而不动，地极深而不测，可以为观象之准绳，可以作谈天之楷式。有称《周髀》之术者，辄然而笑曰：阳动而阴静，天回而地游。天如倚盖，地若浮舟。出于卯，入于酉，而生昼夜。交于奎，合于角，而有春秋。天则西北既倾而三光北转，地则东南不足而万穴东流。比于圆首，前临胸者，后不能覆背。方于执炬，南称明者，北可以言幽。此天与而不取，恶煌煌而更求。太史公有

睟其容乃盱衡而告曰：楚既失之，齐亦未为得也。言宣夜者，星辰不可以阔狭有常。言盖天者，漏刻不可以春秋各半。周三径一，远近乖于极辰。东井南箕，曲直殊于河汉。明入于地，葛稚川所以有辞。候一本作日。应于天桓，君山由其发难。假苏秦之不死，既莫知其为说。一本既莫能知其说。倘隶首之重生，亦不能成其算也。二客尝闻一本闻作亦知。浑天之事与？请为左右扬榷而陈之原：夫杳杳冥冥天地之精，混混沌沌阴阳之本，何太虚之无碍，伟造化之多端。南溟玉室之宫，爰皇是宅。西极金台之镇，上帝攸安。地则方如棋局，天则圆如弹丸。天之运也，一北而物生，一南而物死。地之平也，影长一本作景短。而多暑，影短一本作景长。而多寒。太阴当日之冲也，成其薄蚀。众星傅月之光也，因其波澜。乾坤阖辟，天地成矣。动静有常，阴阳行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一本作文。变化见一本作形。矣。剖之以三门，张之以八纪。其周天也，三百六十五度。其去地也，九万一千余里。日居而月诸，天行而地止。一本无两而字。载之以气，乘一本作浮。之以水，生之、育之、长之、蓄之、亭之、毒之、盖之、覆之。天聪明也，圣人得之。天垂象也，圣人则之。其道也，不言而信。其神也，不怒而威。验之以衡轴，考之以枢机，三十五官为一本作有。群生之系命，一十二次当下土之封畿。中衡外衡，每不召而自至。黄道赤道，亦殊途而同归。表里见伏，圣人于是乎发挥。分至启闭，圣人于是乎范围。可以穷理而尽性，可以极深而研几。天有北斗，杓携龙角，魁枕参首。天有北辰，众星环拱，大一本作天。帝威神。尊之以耀魄，配之以句陈。有四辅之上相，有三公之近臣。华盖岩岩俯临于帝座，离宫奕奕旁绝于天津。列长垣之百堵，启闾阖之重闩。文昌拜于大将，大理囚于贵人。泰阶平而君臣睦，招摇指而天下春。东宫则析木之津，寿星之野，箕为傲客，房为驷马。

天王一本作皇。对于摄提，皇极临于宦者。左角右角，两耀一本作曜。之所巡行。阴间阳间，五星之所次舍。后宫掌于燕息，太子承于家一本作家。社。宗人宗正，内外惇叙于邦家。一本作家邦。市楼市垣，货殖毕陈于天下。北宫则灵龟潜匿，螭蛇伏藏，瓠瓜宛然而独处，织女终朝而七襄。登渐台而顾步，御辇道而徜徉，闻雷霆之隐隐，听枹鼓之碌碌。南斗主爵禄，东壁主文章，须女主布帛，一本作帛。牵牛主关梁。羽林之军，所以除暴乱。垒壁之陈，所以备非常。西宫，则天潢咸池，五军三柱，奎为封豕，参为白虎，胃为天仓，娄为众聚。旄头之北，宰制其胡虏，一本作边陲。天毕之阴，蓄泄其雷雨。大陵积尸之肃杀，参旗九游之部位。一本作伍。樵苏之地出入于苑园，万亿之费填积于仓庾。南宫则黄龙赋象，朱鸟成形，五帝之座，三光之庭。伤成于钺，诛成于钺，祸成于井，德成于衡。执法者，廷尉之列，一本作曹。大夫一本作臣。之象。少微者，储君之位，处士之星。天弧直而狼顾，军市晓而鸡鸣。三川之交，鹑火通其耀，七泽之国，翼轸寓其精。南河、北河，象阙于是乎增峻。左辖、右辖，边荒于是乎自宁。乃有金之散气，水之精液。法渭水之横桥，象昆池一本作明。之刻石。岁时占其水旱，沧溟应其潮沙。织女之室，汉家之使可寻。饮牛之津，海上之人易觐。日也者，众阳之长，人群之尊，天鸡晓唱，灵乌昼跋。扶桑临于大海，若木照于崑崙。太平太象，一本作蒙。所以司其出入。南至北至，所以节其寒温。龙山衔烛，不能议其光景。夸父弃策，无以方其骏奔。月也者，群阴之纪，上天之使，异姓之王，后妃之事。方诸对而明水狭，一本作浹。重晕布而边风驶。才一本作裁。盈蚌蛤，则虜骑先侵。适斗麒麟，则暗虎潜值。五星者，木为重华，火为荧惑，镇居戊巳，斯为土德。太白主西，辰星主北。俯察人事，仰观天则。比参右肩之黄，如奎大一本作火。星之黑。五材所以致用，七政于焉不忒。

同舍而有四方，分天而利中国。赤角犯我城，黄角天之争，五星同色，天下偃兵。趋前舍为盈，退后舍为缩。盈则侯王不宁，缩则军旅不复。或向而或背，或迟而或速。金火犯之而甚忧，岁镇居之而有福。观众星之部署，历七耀一本作曜。而一本作之。驱驰。定天下之文所以通其变，见天下之蹟所以象其宜。然后播之以风雨，威之以霜霰。或吐雾而蒸云，或击雷而鞭电。一旬而太平感，肤寸而天下遍，白石为之昼昏，恒星为之不见。尔乃重明合璧，五纬连珠，青气夜朗，黄云旦一本作昼。扶。握天镜，受河图，若曰赐之以福，此明王圣帝之休符。至于怪云妖一本作祲。气，冬雷夏雪，日晕长虹，星流一本作芒。伏鳖，阴有余而地动，阳不足而天裂。若曰惧之以灾，此昏主乱臣之妖孽。昔者颞顛之命重黎，司天而司地。陶唐之分仲叔，宅西而宅东。其后宋有子韦，郑有裨灶，魏有石氏，齐有甘公。唐都之推星，王朔之候气，周文之观日，吴范之占风，有以见天地之情状，识阴阳之交通。《诗》云谓天盖高，《语》云惟天为大。至高而无上，至大而无外。四时行焉，万物生焉。群神莫尊于上帝，法象莫大于皇天。灵心不测，神理难筮。一本作谄。日何为兮右转，天何为兮左旋。盘古何神兮立天地，巨灵何圣兮造山川。螟何细兮，师旷清耳而不闻，离娄一本作朱。拭目而无见。鹏何壮兮，抟扶摇而翔九万，运海水而击三千。龟与蛇兮，异其短长之质。椿与菌兮，殊其大小之年。钟何鸣兮应霜气，剑何伏兮动星躔。列子何方兮，御风而有待。师门何术兮，验火而登仙。鲁阳挥戈兮，转于西日。陶侃折翼兮，登乎上玄。女何冤兮化精卫，帝何耻兮为杜鹃。争疆理者有零陵之石，闻弦歌者有盖山之泉。若怪神之不语，夫何述于此篇。以太乙之武也，焦土而烂石。以唐尧之德也，襄陵而怀山。以颜回之贤也，贫居于陋巷。以孔邱之圣也，情希乎一本作于。执鞭。冯唐入于郎署也，两君而未识。扬雄在于天禄也，三

代而不迁。桓谭思周于图讖也，忽焉不乐。张衡术穷于天地也，退而归田。我无为而人自化，吾不知其所以然而然。

右文，录自康熙旧志，今以别本校勘之。案：原注云：令盈川时作。当有所据，今通行本不云尔也。文与本县无涉，本不必载。兹以唐文甚少，姑仍存之。

进徐安贞中书侍郎制

唐玄宗

门下中枢之要，久阙其官，仄席而求，实难其选。中大夫、检校尚书工部侍郎兼集贤院学士、上柱国徐安贞，清才特达，雅量深沉，为德行之宗师，是文辞之雄伯。顷司水土，兼典图书，博综惟精，弥纶有叙，王言足属，公议攸归，宜增秩于五字，俾齐名于三人，可守中书侍郎，余如故。

右文，录自两旧志。惜未载其年月。

奉和圣制喜雨赋

徐安贞

惟大君之执象，袭先帝之重玄。体至精而御物，用明德而动天。自乘春兮当暑，泊三时而不雨。何阴阳而并隔，瞻云汉以延伫。而雍州之积高，乃神明之旧府。君告有司，无作淫祠。图应龙兮何召，望愚妇兮何期。御涖两旧志作潜。伏之六沴，唯荡荡之上帝。信天道之悠哉，固人事之所制。尔其圜坛方墀，环以禁林。拂瑶席兮列神座，藉康熙《志》作籍。白茅兮推圣心。却华盖而特立，当赫曦之正临。幽应如响明徵，在今油然作云。郁山川之气凄兮为雨，变天地之阴乘空离合。烟霏雾杂，散影微微，清神不稀，无雷电之相迫，但萧条而自飞。回颿两旧志作风。洒于天听，壬子《志》作斤。袭清凉于御衣。如泰岳之朝下，似阳台之暮归。林籊增飏，城池共色。八水清田，千门紫极。洗原湿于龙鳞，拂薨标于凤翼。伊

万物之同润，况油油之黍稷。匝寰海而为期，指咸霖而一息。吾君乃升玉堂，辟金殿，既涤炎暑，是开清宴，听金石之克谐，知神人之合抃。济济三事，稽首而言。效灵夔之鼓舞，联振鹭而飞翻。欣复夏王之膳，无邀汉后之恩。微臣束绅国史，秉笔阶阼，仰宸仪之法度，闻天韵之宫徵。大舜之庆云已发，武帝之秋风莫比。钦丰岁之余裕，颐先天之至理。陋星斗之占，冠灵台之纪。犹诚奢靡之事，信明明天子。

右文，两旧志并录。兹依《全唐文》校定。

贞顺皇后哀册文

徐安贞

维开元二十五年岁次丁丑十二月庚子朔七日丙午，惠妃武氏薨于兴庆宫之前院，移殡春宫丽正殿之西阶。粤翌日，乃命有司持节册谥曰贞顺皇后，以旌德饰终也。洎明年春二月己亥朔二十二日庚申，将迁座于敬陵，礼也。启攒涂于春禁，候重门于初旭，转灵卫于金根，緇哀怀于上国。亦既有命，铭于贞玉。其词曰：

风之始者，阙二字。备内职，选才淑，政兼翊戴。化锡丕祉，繁华钟美。我天后之从孙，周桓王之季子。于渭之涘，重开戚里。鹓鸾飞翔，佩玉锵锵。自婕妤而三命，乃率先于雁行。出言有章，彤管有光。孝慈之心，谅自天启。鞠育孙幼，恩流恺悌。七子既均，六宫有礼。贵主三分于外馆，贤王两辟于朱邸。彼阴教兮惟微，承日月之光辉，辅圣人之至德，故动用而无违。骊谷汤泉，天行暮律。属车之内，陪游之日，孰谓荡邪。兹焉遇疾，阙。焚香山以邀元吉，却届重城，弥留永毕。思勿药之有喜，痛还年之无术。呜呼哀哉！览旧馆兮洞开，践芳尘兮徘徊。指甘泉之画像，谓德容之在哉。自昔层城之宫，椒风之殿，获遇明主，是矜邦媛。有平生之渥恩，无沦没之余眷。况贞顺之宠锡，伊往古而莫见。卜兆考常，三龟既良。

园陵苍苍，在国之阳。傍芙蓉而左转，怨桃李之春芳。风卷旌旆，繁笳委咽。中使护道，懿亲辞诀。山藏玉衣，地留金穴。惟清灞之永矣，流国风而不竭。呜呼哀哉！

让皇帝哀册文

徐安贞

维开元二十九年岁次辛巳十一月戊申朔二十四日辛未，宁王薨于西京之邸第，旋殡于寝门之西阶。翌日有制，册王为让皇帝。盖景龙岁先帝即位，王嫡长将立为皇太子，让大功于我皇。洎薨，落让存有追崇之义。粤若天宝元年夏五月乙巳朔十七日辛酉，将迁座于惠陵，礼也。龟策先远，龙楯此时。呜呼哀哉！皇帝遣金紫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仆射、摄太尉、上柱国许平县开国侯耀卿，奉宵戴奠祖筵，以申天伦之戚也。乃命词臣序之典册。其词曰：

昔真人之述作，表高节于让王。太伯闻乎有周，皇昆昭于圣唐。古往今来，身退业昌。歿而不朽，扬乎耿光。元祖锡庆，重熙累盛。兹家嗣之，谦德迨遗。灵而受命，童孺之辰。初王寿春开国，方大进封于蔡。以委亲贤，是兼中外。奄有于宋，复迁于宁。正畴庸于地理，配明德于天皇。或建符节，言归阙庭。既睦天爱，承欢帝乐。东扈温泉，西侍平乐。风雅属和，论思辨博。晨起北上，谒紫殿于蓬莱。夕息南归，对琼楼于花萼。莫匪恩遇，周爰咨度。坐而论道，实惟三公。登太尉兼仪同，拜司徒命司空。仪刑作孚，宣和国风。稽以前事，缅怀逝者。五王同日，曜大君之一龙。万国来朝，无梁王之驷马。让则有之，崇名可追。逾周盟之礼，会七月之期。太史造时，遣奠于兹。自藩王之邸第，建天子之旌旗。度春明而春尽，下长乐而长辞。经灞川与渭川，惨容卫兮迟迟。当苑门之宫观，攀宇宙而无追。仰音颜以缠慕，更吾君兮望思。呜呼哀哉！瀛区有变，天注终飞。怀苍梧而日远，望白云而不归。沉沉

陇树，漠漠泉闾。竭闾一字。音而载笔，谒千祀而腾徽。呜呼哀哉！高寝林间，阴堂昼间。代谢今昔，神之往还。列昭穆兮斯在，奉忠孝于桥山。呜呼哀哉！

右二文，采自《全唐文》。案：两旧志仅录《喜雨赋》，不足以征安贞之词藻，故补此两首。

徐偃王庙碑

韩愈

徐与秦俱出柏翳，为嬴姓，国于夏、殷、或作商。今以石本此篇内同，疑者别见。周，咸有大功。秦处西偏，专用武胜，遭世衰，无明天子，遂虎吞诸国或作侯。为雄。诸国既皆入秦为臣属，秦无所取利，上下相贼害，卒僨其国而沉其宗。徐处得地中，文或作又。德为治。及偃王诞当国，益除去刑争末事。凡所以君国子民待四方，一出于仁义。当此之时，周天子穆王无道，意不在天下。好道士说，得八龙，骑之西游，同王母宴于瑶池之上，歌讴忘归。四方诸侯之争辨者无所质正，咸宾祭于徐。执玉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国，得朱弓赤矢之瑞。穆王闻之恐，遂称受命，命造父御长驱而归，与楚连谋伐徐。徐不忍斗其民，北之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随而从之万有余家。偃王死，民号其山曰徐山，凿石为室，以祠偃王。偃王虽走死失失字下，或有其字。国，民戴其嗣君如初。驹王章禹，祖孙相望。自秦或作奉。至今，名公巨人，继迹史或作文。书。徐氏十望，其九皆本于偃王。而秦后迄兹，无闻家天子于柏翳之后。非偏有厚薄，施仁与暴之报，自然异也。衢州，故会稽太末也。民多姓徐氏，支县龙邱有偃王遗庙。或曰偃王之逃战不之彭城，而之越城之隅，弃玉几研于会稽之水。或曰徐子章禹既执于吴，徐之公或作宗。族子弟散之徐、扬二州间，即其居立先王庙云。开元初，徐姓二人相属为刺史，帅其部之同姓改作庙屋，载事于碑。后九十年，当元和

九年，有徐氏放复为刺史。放，字达夫，前碑所谓今户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视农，至于龙邱，有事于庙，思惟本原，曰：“故制桷或作桷。朴下窄，不足以揭虔妥灵。而又梁桷赤白，陟剥不治。图像之威，黜晦昧就灭。藩拔级夷，庭木秃缺。或作缺。祈甿日洪亦石本定作由。慢，祥庆弗下。州之群支，或作支郡，或作群支。不获荫休。余惟遗绍而尸其上，不即不图，以有资聚，罚其可辞？”乃命因故为新，众工齐事，惟月若日，工告讫功，大祠于庙，宗乡或作御。或叙应。是岁州无怪风刷雨，民不夭厉，谷果完实。民皆曰：“耿耿社哉，或作社哉社哉。方从阁本无社字，而不言石本之有无、其不可诬。”乃相与请辞京师，归而镌之于石。

辞曰：秦杰以颠，徐繇逊或作逊。绵。秦鬼久饥，徐有庙存。婉婉偃王，惟道之耽。以国易仁，为笑于顽。自初擅命，其实几姓。历短詈或作言。长，有不偿亡。课其利害，孰与方从洪氏，石本作尝。王当？姑蔑之墟，太末之里。谁思王恩，立庙以祀？王之闻孙，世世多有。惟临兹邦，庙上实守。坚峤之后，达夫廓之。王没万年，如始祔时。王孙多孝，世奉王庙。达夫之来，先慎诏教。尽惠庙民，不主于神。惟是达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姑蔑之城。庙祀时修，仁孝振声。宜宠其人，以及后生。嗟嗟惟王，虽古或作死。谁亢？王死于仁，彼以暴方作常，而不言石本。丧。文追作谏，刻示或作石。茫茫。

右文，据旧刊东雅堂本，并录其所注异文，与通行本微有同异。宋魏仲举《五百家注音辨》取洪兴祖所见石本校之，云：偃王虽走失国，国字上有其字。徐之宗族，宗作公。桷朴之桷作桷。秃缺，缺字从古作缺。支郡作群支。宗御咸叙，御作卿。历短言长，言作詈。虽死谁亢，死作古。孰与王当，与作尝。刻示茫茫，示作石。今碑犹在灵山徐庙内，仅存上半截，俗因称半截碑，已

不能尽考。而字体完好处，则缺字不作缺，当字不作尝。又如伯翳之翳作益。饒之于石之饒作鑄。徐由邈绵之由作繇。黠昧就灭，昧上有晦字诸类。而兴祖未标其异，岂所见非是碑欤？东雅堂本谓从石本，而以今存之字校之。如归而饒之于石，今碑无于字。徐繇邈绵，今碑邈作邈。究不知其所据石本为何本也？东雅堂本题下又注云：石刻云：朝议郎、守尚书、考功郎中、知制诰昌黎韩愈撰，福州刺史元锡书，元和十年十二月九日立。今按：碑中取名，仅存“朝议郎、守尚书”六字，以下及元锡衔名均阙，未行作元和九年十二月。与东雅堂所云石刻不同。考《昌黎年谱》，昌黎于元和九年十二月戊午，以考功知制诰。据《新唐书》，九年十二月甲辰朔推之，九日为壬子，而戊午则为十五日，是九日犹未以考功知制诰，似作十年十二月九日为可信矣。姑志此以存疑。文中开元初有碑，惜已佚。

特征隐士翁洮制

唐僖宗

门下举尔所知，臣以忠而事上，荐贤受赏，君以礼而使臣。建州刺史李频奏其乡人翁洮，笃学苦吟，隐居求志，宜即邱园之贲，以旌槃涧之伦。当有论思，毋为高尚，可特遣使加币就其隐居征之。尔其翻然决然而来，将备补阙之官，期以图朕不逮。令睦州守臣催促就道，仍遣使使建州，褒赐刺史李频，以广贤路。主者施行。光启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右文，采自县中诸《翁氏谱》。洮，寿昌人。所居珥堂为县界地。两旧志载入《流寓传》，今志亦载入《轶闻》，因录此制证之。

龙游县新修舍利塔院记 题依《赵清献集》。

赵抃

夫源已深，日加浚；根已固，月加培。彼培浚千万人，一二人焉

将堙筑拔绝，俾派涸枝槁，闭室颠踣，吾不识其为可也。浮图氏法，始汉明帝时入中国，荧荧乎魏、晋，煌煌乎宋、齐，恒赫炽炎乎梁、陈、周、隋之间。王公卿士，上焉而倡导；豪贾大姓，下焉而服从。父提子手，不释不归；兄诏弟耳，不佛不师。货贝玉帛，恻乐弃施；肤发肢体，无所爱吝。州供里养，家擎户踧。析利益，怖罪苦，一以诚力勤，一以宗乎其教，如趋市然。故金璧丹刻，制拟王者，不为僭；炎而凉，寒而燠，钟鼓而食，不为之泰。唐高祖念其如是也，用傅奕益兵蕃生术。武德中，将持断力行，会建成之变，禅代已书于中道。明皇开元初，宰相姚崇籍其徒无状者，发男女二万人。武宗听罗浮道士议，会昌五年，诏坏寺招提兰若合四万四千，还其人二十六万。宣宗即位，愤道士议者，戮于市数人，遂复成树。逮巢贼兵火，五代乱离，既涸而浮，既窒而流，既槁而荣，既踣而兴，其故何哉？源素深，根素固也。国朝四圣，垂八十年，又日浚而月培之。今四海九州，其居、其人之数，复不减于会昌前。于乎其盛矣乎！虽所谓一二人焉，其亦如之何哉？古太末之地，有舍利塔院，年祀弥远，栋坏梁仆。邑人江延厚遽新其废，建释迦殿与其像，崇崇耽耽，轮奂繁靡。因而增葺之，曰法堂，曰方丈，曰门，曰廊，曰官院，无虑用四百万钱。起明道二年九月九日，迄庆历四年六月十九日。院成明年十月十二日，始为记。

右文，三《府志》、两旧志均载。与宋、明本《赵清献集》微有异同。今依原碑录入，不复举其异文。原碑虽断，字尚完整，共十五行，行四十二字。款题：承奉郎、守秘书丞、会稽赵抃撰。末题：嘉祐壬寅春三月景寅，京兆慎东美书。案：抃，字阅道，西安人。而曰会稽者，沿旧郡名称也。东美，宋本、明本均误作东莱。考嘉靖《府志》隐逸传：慎伯筠，字东美。豪于诗，有盛名。尝为韩琦所荐，与林逋俱至京师。有《东美诗集》。是亦西安人。未

知何故不署名而书号，且称京兆人。查景寅，当即丙寅，未知避何人之讳。南、北史，凡丙皆作景。

新建舍利塔铭

赵 抃

修身治心，得佛之深。清净慈智，乃佛之事。相好颀颀，金碧穹穹。虽曰外饰，俾人内恭。斯庙有塔，是瞻是崇。完坚弗隳，永焉无穷。嘉祐三祀，两旧志作二祀，今依《清献集》。素秋之季。建者江氏，铭以为识。

右文，两旧志连载，记后而加铭曰二字，殊不合。盖铭词明言嘉祐三年季秋所作，是后于作记十三年也。宋、明两本《清献公集》均各分篇，而原碑亦无铭词，益足证其为两文矣。

三贤像赞并序

吕景著

三贤，后汉征君龙邱苕、南齐征君徐伯珍、李唐侍郎徐安贞是也。其像景著先君防所创者。绍圣初守鄱阳，待次里中，暇日阅史得龙邱遗事，乃图诸丹青，授邑大夫，俾祠于学，以示后学。祠未成，会先君卒，画像流落人间。其后九岩老人得之，置祠于寺。重和更元季秋十有九日，景著归邵氏家省岳母，因游九岩，获睹手泽，感叹涕识，遂系之以赞云：

我宋受命，右文为治。承平百年，豪杰兴起。惟兹龙邱，寂寥无闻。士弗学殖，孰成厥身。嗟我先君，爰始业儒。策名清时，为缙绅初。后二十年，文风稍振。扶策读书，士林相映。绍圣初载，先君喟曰：龙邱姑蔑古墟，究观于旧，岂不有人。粤得三贤，维苕、维伯珍、维侍郎。公仕于有唐，或隐、或位，青史有光。乃命丹青，乃图其像。乃俾乡人，以瞻以仰。士始知贵，莫不自勉。赫赫三贤，昔幽今显。昔幽维何，黄卷孰披？今显维何，先君发之？人皆

忽近，惟远惟贵。咸知其三，孰知其四？我见遗像，感旧以泣。系之以赞，用昭遗迹。

右文，采自《桥东吕氏谱》。旧志弗载，是否确为景著作，不敢知，然亦可征当时轶事，故存之。

授吴斌朝议大夫、尚书屯田郎中、直史馆，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制

宋徽宗

奉天承运皇帝敕曰：《诗》云：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惟我皇祖圣考，亦赖庶士而熙中外之务，故帝绩以茂，治功以成。朕荷畀付，就业休惕，惟属推赉天下，所以率旧章而成先志也。尔朝奉郎、尚书都官员外郎、上骑都尉、赐绯鱼袋吴斌，拱箬有拱恭之诚，临民怀安静之美，应我郎选，进兹官荣，勉慎践修，用祇宠奖。可特授朝议大夫、尚书屯田郎中、直史馆，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奉敕如右，符到奉行。大宋宣和五年九月初一日。

右文，录自原敕，今藏石巨村吴际元家。际元，即斌裔孙也。敕末有六行小字，文曰：右丞相、少傅、平章政事臣郑居中，枢密院使臣王继隆，签署枢密院事臣陈应，佐吏科都给事中臣黄庭葵等，谨拟计被旨如右，牒到奉行。宣和五年九月十五日下。案：两旧志仅于《选举志》载斌名，赖有此敕，知其仕历，且得略窥其生平。今已据入阙访。

叔父通州公墓志铭

吕南夫

绍兴乙丑季秋中浣，余叔父左朝请郎、知通州、赐紫金鱼袋吕公感疾，卒于正寝，享年八十有二。呜呼痛哉！公讳斌，字全仲。其先世居青社东莱，五季，唐户部侍郎梦奇祖次子龟祥公周殿中丞，徙家寿州。其季子蒙周公进士及第，生二子，次敬简，字添振者，授登仕郎，官临安尉，奉使至衢州，因家龙游之河西，为高祖焉。

曾祖丞道，隐德弗耀。祖父仪，赠奉议郎；祖妣胡氏，福昌县君。父防公，擢丙科，终朝奉大夫，赠左大中大夫，文章政事，人至于今称之；母余氏、周氏，封硕人。公虽早失怙恃，卓而不群，与昆季力绍箕裘。一预乡书，荐膺优贡，遂同乃兄中上舍科。解褐东归，闾里荣之，揭其坊曰双桂。初任将仕郎、明州象山县尉。适睦寇猖獗，延及浙江。有顽不逞者，倡为厉阶，公即斩之，一方帖然，两以劳绩循修职事。次任建州刑曹，决讞平允。时有冤狱，公雪活之，咸服其明。群将外台交章荐之，改宣教郎。上即宝位，覃恩转奉议郎，知常州宜兴县。偶遭维扬之变，镇遏不扰，众奇其策。与当路者不谐，甫期罢去。朝论亮其无他，即差通判德安府。未赴，转左承议郎，通判秀州。到官数月，转左朝奉郎，移平江通判。时大驾亲征，驻蹕姑苏，迎扈有劳，转左朝请郎，建临安府通判。整济繁剧，绰有能名。主帅荐之，上前并第功，迁两阶。是时，属邑民有杀旧□者，县以叛闻，朝廷已命将遣师，俾公监捕，赠执政议同三帅开府少保。公至，则究其所以然，通借飞章，得可其请，上杀戮者二三，脱数千人于锋刃之惨。其德及人多矣，而公未曾形之言。君相知之，宠以州牧之命。金曰：允哉南夫。观公平昔所为，固有可法者，薄于奉己，笃于延宾，雅尚淡素，弥加缱绻，夙悟恒化，屡却请祷。前期挂冠，而都芥带。分粟帛以膳孀妇，捐余俸以续义庄，选择二侄孙以继鹤原之后。其敦爱重义有如此者。本朝声教之盛暨于朔南，吾里儒业者初甚鲜焉。然而题名雁塔、通籍金闺者，自公先君始。是以公克似之，从宦而至刺史，显亲而列侍从，信而荣矣。公居则以双桂名坊，吾家盛事，汝曹其勉哉。未几，南夫及其季弟景、蒙踵忝科名。以故文士彬彬，多预计偕，同登上第，相继不绝者，繫公父子闾其端也。公初娶西安何氏，故宣教郎景仁孙女；继娶江山毛氏，左中奉大夫才之女，皆封宜人。二男：长曰公进，提理刑卿；次曰公

瑾，处州金判。六女：长适左迪公郎汪顾行，次适从事郎冯焕，次适进士余观，次归宗，二女尚幼。孙男各一人。公将以其年冬闰戊子月甲申葬于水北天福寺之原。南夫于公为犹子也，知公平生益详，谨涕泣而次序之。铭曰：

猗欤叔父，分庆均璜。心胸锦绣，德履圭璋。学富机海，诗清贺囊。挺生三凤，鸣彼朝阳。逸翮摩云，垂翅堪伤。惟公览辉，烟霄翔翱。初试仙尉，泉恶克刚。次历司刑，平反审详。弦歌百里，镇静有方。荐驰庞骥，海沂重康。伟哉阴德，侯封宜当。云何一麾，曾不践扬。天高难问，厥后必昌。千载而下，睹此铭章。仰止若人，无毁其庄。

右文，采自《桥东吕氏谱》。足为旧志人物传考证。案：南夫文，今可见者仅此篇。惜多讹舛，无别本校勘。文末并书记册者为刘章，题额者为梁弁。

祝君悦道墓志铭

徐 阅

公讳昌宥，字悦道，衢之龙游人也。曾大父讳泰，大父讳熙，父讳中和，皆隐晦弗仕。公身材魁伟，襟量博达。遇宾亲樽俎间，拍掌豪饮，豁如壮年。尚气节，不藉祖贲，奋臂力穉忘劳苦。已而业益增，贲至巨万，广宅第，督子孙从师友。晚年，家人议分财，尽出所有而均与之，无难色。先府君捐馆日，继母太夫人年尚壮，外除未几，亲之辈有寡识者，欲谋改适，以便析居，公拒以大义而侍养益谨。越十有余年，太夫人卒。其哀戚之情，送死之礼，悉如先府君。蚤岁，不幸二伯仲逝去，诸孤未能自立，公抚育怜爱，若其子然，以时嫁娶，建舍宇，俾获宁处。女甥张氏，幼失所恃，茕茕无依，公收亲鞠养，择所宜归，用奩以嫁之。自元丰以来，里中不逞辈误殴人抵死，遗人厚赂，恳代保全其性命者四。有逆理而乐于构讼者，间

以理折，由是井里之间，事无巨细，皆质于公。虽乐施与，而毫厘不妄费，务适当而已。建修寺观庵堂，妆銮西方圣像，凡十余区。鬻度牒，度人为僧道亦数十。龙游县学庙久不治，先圣先贤以下貌像漫灭，冕服不中制度，令佐方且议易之未能。公锐意一新之，栋宇隆壮，冠冕服章，皆合礼法，士大夫喜之，而美誉由是益著。公所居通道衢、婺之冲，前此川途弗治，行者病涉。有所谓派溪者，水分石塘源之一派。其流洄洑奔放，舟楫不可恃以安济。公益加以布砌，采巨石为桥，隐然坚壮，而往来之人如履平地，度用钱三百万，一毫不资于人。兰源、陈岩，皆桑麻浩穰之区，取道龙游，湫湫礧礧，沟洫凹凸。其间断壑悬崖、横塘斜谷，凡二十处。潦水时至，虽攘臂徒步亦病涉焉。公悉创为石桥，遗久远利。一日，太夫人徐氏语公曰：“龚步桥，实先子所建。旧以木成之，岁久弗葺，因仍圯坏。愿出奩笥中物，募工购石，易而新之，庶乎继先志贻后利。”公喜闻而乐焉，不浹日庶工皆作，不数旬而工告成。又即舍之西南构室，施无碍浴，而衢、婺二境之人无大小咸利汤沐。乡人死而无告者，多施以棺殓复周之。岁常输力漕流，以备旱暵，一遇亢阳，不问疏隲，概与之浸灌，田主德之，争以牛酒献。公曰：“吾知灌田耳。”竟谢弗受。公享年六十有八，政和二年二月十二日卒于家。公遗惠及人多矣。卒之日，乡间故老缙绅先生，不问识与不识，闻之无不伤悼。男五人：伯玉、伯掌治生；文预幼多病，愿学佛为缁徒；伯瑜、伯圯举进士。女四人：金、宝、邵、溥，进士刘茂、徐安持其婿也。孙男十有一人，皆巍巍就傅。女孙七人，尚幼。卜以是年十二月癸丑十四日丁酉葬于舍之东北隅，曰汤塘之坡。诸孤以状泣而请铭。余与公邻且亲，不当拒。铭曰：

靡伤财，吝灭爱，世俗或然，而公独不然。善积之，德施之，昧者不知，而公独居之不疑。宜尔寿，死而不忘；宜其弱，俾炽而昌。

右文，采自《沐尘祝氏谱》。今已据入《人物传》。阅，何处人未详。《常山县志》云：政和五年任。文末并记书册者为范德冲，篆额者为江惇祺。

龙游县学田记

范浚

今天子绍开中兴，以至仁神武，戢兵靖民，亿宁边夏，爰建太学，风动万方，文治焯然，覃布遐阔。凡杂州偏郡，壮县下邑，庠校并设，生员营宇，务为崇盛。守长佐贰关决学政，一或不虔，为不任职。然以铜墨效官者，责专而事丛，不与他等。自中材处之，往往促束于文符朱墨，敲朴期会，苴罅补短，救过不给，其能以养士为念信乎？必文儒而兼通世务，然后能以化治称也。以上万历壬子《志》全删。括苍吴君彦周为龙丘宰，既蠲民瘼，乃行视簧宇，问著录几人，吏白：“廩米不继，士至洁腹诵经，万历壬子《志》改洁腹诵经四字为诵读。或不暖席，又负笈絮絮万历壬子《志》絮絮改相絮。而它。前令熟视，欲议未遑也。”令君曰：“嘻！兹为教本，予后而弗图，是不知务，以上九字，万历壬子《志》改为略而弗图四字。其何政之能为？万历壬子《志》去为字。”即日案取官废田请于州，以为邑之学田，岁制其收，可食数十士。太守待制万历壬子《志》删待制二字。张公韪其意，许之。以下至勤如此也一段，万历壬子《志》全删。于是，高冠侈袂而抱方策者，相与婆婆乎崇堂邃馆，商古今，引仁义，纵雄辩，而极理要，终岁赖安。令君为诸儒赐其厚矣哉。令君以论秀登隼科，为文雅健，意气兼胜，当宦犹嗜学，决事得小闲，即取插架书吟玩自娱。休暇对客，于便坐，即之退然如韦布士，虽剧谈终晷，不出文字间。世固有沾沾者，朝鲜褐得名第，暮已气息拂霄汉，视穷巷士如土梗矣。令君从官二十年，而气习不异书生时，则胸中所存有过人者，宜其注心于学宫，勤如此也。某客游邑境，见士大夫若市里侨万历壬子

《志》作者。旧道。令君性资刚耿，清操如冰雪，秩行满矣，而理邑规抚不变万历壬子《志》删不变二字。如始至。自经赋外，一铢一粟，不忍横万历壬子《志》改科字。索以凋其民。锄奸剔蠹，吏率惩万历壬子《志》改畏字。惧，为胁息股弁；盗放顽暴，革心扫迹。盖令君文儒而通世务，知以养士劝学为急，故化行孔易，如高屋之建瓴水也。邑士徐安节万历壬子《志》删此五字。、学职徐振业等相与具叙田事本末，谒记于某，且曰：以下至邑人咸曰休哉一段，万历壬子《志》删。“惟我学子，伊昔郡萃，糗糒不瞻，牵勉肆业，百为勤艰，不克卒业。逮令君惠我诸生，俾既厥心，惟问学是专修焉，而安以克力久。邑人咸曰：休哉，我有子弟，令君实万历壬子《志》加一经字。饮食教诲之，惟父兄人知衍万历壬子《志》删衍字。荷，谓不可谗，宜有金石，刻丕扬茂。猷愿为志之，以慰父兄子弟之心。”以下至顾不伟欤一大段，万历壬子《志》全删。某应之曰：“纪令君实德，使邑人歌咏，以无忘厥休，其宁可辞？惟令君养士，士思所以称宜。观夫自养者自养正，则令君所养正矣。昔孟轲论养心为大体而贱养口腹，盖是心之大，覆穹隆而载旁薄，包八荒而函万殊，兼举有无一物莫之能外，其与天地流通阴阳冥合者，曾莫见其形埒是大体也。自养者善养乎此，而无事于区区之小体，则令君与士子两善而咸宜。记虽不文，亦得自托于不腐。矧龙丘为信安支邑之剧，雅称多儒。今复渐被于善化，家修人励，将有秀民魁士，比肩接迹，震耀于时，以光昭令君之大惠，顾不伟欤。”令君名芑，今为左宣教郎。绍兴十九年夏四月壬申兰溪范浚记。

右文，录自《香溪集》。万历壬子《志》与原文有异同，未知其所据何本，抑曾加删改。今原碑已佚，无可考矣。案：此文有关掌故，且足补吴芑之宦绩今已补入，极可珍贵。康熙《志》削之，非也。浚，字茂明，兰溪人。绍兴中，曾举孝廉方正，以秦桧专

政，坚不起，学者称香溪先生。读此文，并知其曾为吾县寓公。

降授左中奉大夫刘章辞免显谟阁学士制乾道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周必大

进而摄常伯，退而直西清，此故事也。至于加峻职越旧班，则绝无而仅有焉。日者首赉黄中之归，今复用之荣卿之去，非以二老尝从我于潜藩乎，惟卿文学之优，志气之裕，正惟齿宿尚可告猷。而曲折眷留，莫回雅意。光华均佚，尚慰我心。《伐木》之序不云乎，不遗故旧，则民德归厚矣。敬体优礼，毋为逊辞，所请宜不允。

右文，采自周益国公《玉堂类稿》。盖必大时直学士院所拟者也。必大，字洪道，庐陵人。官至少傅。谥文忠。

乌石山题词

周必大

乙亥，早过寿昌县，晚至乌石山，衢州龙游境也。山如削铁，悬瀑千仞，其上幽岩精舍，今为宗室仪泰孝王功德寺。意欲一游，而从者终日冒大雨，皆告惫。遂呼山轿而上，路极峻狭，三里乃至。楼阁层出，极目千里。旧岩在山顶，以形势迫窄徙焉。忽忽下山，笼篋皆远去，日暮泥深，崎岖奔走，一更后及于大楼，亦好奇之过也。

右文，录自两旧志。《周益国公集》所未载。案：乙亥，为宋绍兴二十五年。《年谱》云：公年三十，去年改差监行在太平和济局门。不知何缘过龙游境也？

刘文靖公祠钟铭

江 芹

资政殿大学士刘公、永嘉郡夫人徐氏薨之明年，卜葬兹山，乃建祠宇以奉香火，仍铸钟以为晨昏之节，门人江芹为之铭。铭曰：

惟兹博山，肇开新阡。乃建祠宇，以奉几筵。爰命鬼氏，液金

为钟。略仿古制，饰以旋虫。大声铮闐，以警旦昏。山之亘灵，稽首骏奔。忆昔我公，玩意希微。渊默雷惊，以泄此机。今公仙去，典刑具存。山空明月，寂无所闻。惟兹洪钟，含清越音。小大随叩，得公之心。鬼物守护，朝搨夕呵。亿载千年，不捐不磨。

右文，录自康熙《志》。江芹是否本县人，今无考。又查，县中今无刘文靖祠，不知何时废也，遗址并无考。

余忠肃公墓铭

杨万里

铭曰：绍熙季祚，光考违豫。仰旷居庐，俯旷机务。兆人皇皇，靡所归赴。宅忧继离，非上而谁？圣考有命，其代予悲。皇上益谦，十命百辞。雨泣其洒，推去天依。公自宰府，夹日以飞。时乎孔艰，公兮焉依。国有大疑，公作宝龟。国有危事，公作金堤。有昊斯笈，公作天柱。后土斯隍，公作嵩阜。皇曰汝嘉，其遂相予。自右而左，四国是孚。公感主知，其疚其劬。先吻以兴，后眊以铺。以汽于痛，弗有其躯。推轂帝车，匪尧弗涂。鸣球天耳，匪皋弗模。孰彥而翳，孰嫫而瘁。孰宪而戾，孰罅弗墜。攫而汇之，膏而遂之。绳而墨之，铎而栅之。五月而济，期年而又。方驾而拊，方楫而弭。留弗可留，致弗可致。扬清马成，韩速杜止。前五百岁，一有其四。后五百岁，一无其二。肃如清风，闻者兴起。勋劳智名，帛素竹清。宋熹所称，杨辅所譏。有麟有烟，对越圆清。侯谁济登，汲古书生。

右文，录自康熙《志》。其前必有志，惜未录也。万里，字廷秀，吉安人。学者称诚斋先生。

刘靖君墓志铭

叶适

刘靖君名愚，字必明。太学释褐，教授江陵府，外迁安乡令，乞

致仕，嘉定八年正月十二日卒。明年二月某日，葬城北仁塘原。君行己恭，与人敬，节坚而志厉，学必是古。尤邃讲说，能自浅入深。荆人闻者，欣朗开达，将校改服以听。在安乡，慈允得民和。旁县自占季年再倍，夫由果求艺皆通方之材，非以儒自局也。始君甚幼，家零落，待我而衣食。父死，伯不吊，疑将祔于祖。一夕與其柩他山，哀呼僵踣，几不活者数焉，遂羸毁终身。入太学，凡三中上舍，积岁月，始升名，比脱纁袍五十余矣。忧患之味早，视众所甘殆若辛螫。余丞相素知君，至是且召用。澧守苏若藿、诸司杨吕范又争荐君。然自谓逾六十矣，发坠齿折，何以驱驰一世，竟舍去不顾。买宅城南，四无垣堦，萧艾数尺，尝展卷长哦，醅酒薄羹盎如也，垂二十年，至八十三而终。郡人高其行，无不叹惜。观文殿学士何公率尝同舍，故学徒共谥曰靖君。明其无竞之德可宗于时，没有以思，存有以劝也。舍法者馆学之地也，以经任为限，盖有委心归计，于未满之先矣，未有灭迹绝影于既满之后也。作色者要路之储也，以改官为急，盖有因缘属托于破白之初矣，未有逡巡退却于及格之际也。虽然道远俗散而天下无肥遁之士，流风所扇，既莫不然，而君岂异人哉。惟尚往于招徕之犹豫，故谓之知耻；迎受于筋力之当衰，故谓之知命。此君之所以自安于古人，而今人以为不及也。君之九世祖曰存，以上柱国自建徙衢，为龙游人，号江潭刘。传绪至君，虽宦未显，而德皆余于隐矣。两娶徐氏，又继以留氏。子曰克，曰几，曰凡。女嫁进士应弥明。孙四人，女孙二人。铭曰：

量人而退，非曰自晦。量己而止，亦其常理。有或为之，有或不能。是名靖君，于后之称。

嘉定八年十月某日。

右文，采自《水心文集》。水心，名适，字正则，永嘉人。官至宝文阁学士。谥忠定。靖君之墓，非忠定不能铭。信乎，相得益

彰也。

书夏长沙 淳熙二年作。

张 栻

长沙王忠卿来为余邑文学掾，予谒之。王公甚称令夏侯之贤。予问之曰：“侯定科徭如何？”曰：“长沙为县，虽据湘江下游，厥田惟下，入赋以斛，仅计四万三千有余。豪有力者，兼并且善避役，役多在贫人。侯察其奸，令民自实田亩以定田赋，一邑服其平。”“侯律已如何？”曰：“清约甚，饮长沙水外，一物不烦于民。每旦，徒行人县署，野夫不识，与争道，不问。廷有斗民，立为疏直枉，皆免冠叩头谢。长子自沔阳来，越旬即遣归，惟一童给侍朝夕。”“侯取吏及隶如何？”曰：“吏抱案立左右，惟侯言是裁，不敢以意出入之。隶数不逾九，凡冒隶名巡聚落以病民者，悉罢去。去年，藩府以善治闻，天子嘉之，遣使赐帛。邑民盛为侯荣。”予闻已，顾谓二三子曰：“此衢龙夏蹈中大本甫也。公以明经中绍兴三十二年乡试，乾道八年复中黄定榜进士，既而擢为是邑，甚有惠政。予昔闻巡司之言若此，今王儒宗又甚称其贤如此，而予又闻藩府之誉与路碑之词同，则侯之贤已。使牧郡国者皆得如侯，则下民之瘼庶几其有瘳乎？”

右文，采自《前冈夏氏谱》。栻，字敬夫，绵竹人。学者称南轩先生。案：以名儒为名宦作传，而两旧志乃并蹈中仕历亦不详焉，何也？今已据此为蹈中补传。

授余桂承德郎制 宋绍熙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宋光宗

敕曰：尔奉议郎庆元府昌国县知县余桂，吏部臣言尔称职无旷，抚字得宜，奉令守法，居心平恕。吏部尚书臣言尔英才足用，方略有加。今使尔主管劝农公事，兼管岱山昌国盐场，搜捉铜钱下海出界，带管本处弓手寨兵军政，转除尔承德郎之职。尔其夙夜无

懈，益厉今职，以副朕心。尔其钦哉。

右文，采自《高阶余氏谱》。两旧志《选举志》仅列桂名，而不载其仕历，赖此制知之。

《柯山书传》序

时 澜

有唐虞三代之议论，有叔季之议论。居叔季之世，而求绎于唐虞三代之书，难乎而得其蕴也。夫《书》之为书，断自唐虞，迄于秦穆，凡尧舜之典谟，禹启汤武之誓命，周公成康之训诰，悉备于是。读是书而求以绎之，其可以后世肤见料想而臆度之哉？要必深究详绎，求见于唐虞三代之用心而后可。故读二典三谟之书，当思尧舜授受于上，皋夔稷契接武于下。都俞吁咈者何谓？读三盘五诰之书，当思人君布告于上，臣民听命于下，叮咛委曲，通其话言而制其心腹，开其利益。以柔其不服者何旨？读九命七誓之书，当思命诸侯、命大臣者何道，誓师旅、誓悔悟者何见。以是心读是书，则唐虞三代之用心庶乎其有得，而唐虞三代之议论可以心通而意解矣。柯山夏先生僕，少业是经，妙年撷其英以掇巍第，平居暇日又研精覃思而为之释。今观其议论渊深，辞气超迈，唐虞三代之深思奥旨，皆有以发其机而启其秘于千载之下。不谓先生居今之世，而言论风旨藹乎唐虞三代之气象也。呜呼！《书》说之行于世，自二孔而下无虑数十家，而卓然显著者，不过河南程氏、眉山苏氏，与夫陈氏少南、林氏少颖、张氏子韶而已。程氏温而邃，苏氏奇而富，陈氏简而明，林氏博而贍，张氏赅而华，皆近世学者之所酷嗜。今先生继此而释是书，观其议论，参于前则有光，而顾于后则绝配，夫岂苟作云乎哉！麻沙刘君智明得其缮本，不欲秘为己私，命工镌木，以与学者共之。余既喜柯山之学有传于世，而嘉刘氏之用心非私心町畦者之比也。求余为叙，故书以归之。淳熙丙午七月。

右文，自武英殿本《尚书详解》录出。称《柯山书传》者，仍两旧志称也。时澜，字子澜，兰溪人。治《尚书》，补成吕祖谦《书说》，有《南堂集》。

《诗说》自序

刘 克

吾夫子发明至理以垂训万世，未尝不援《诗》以为证。《中庸》、《大学》义理之精微，必以《诗》发之。岂圣人之道皆有得于《诗》，所以垂之天下万世者，必待《诗》而后发耶？抑其作《诗》者皆圣贤之盛耶？又况圣人因《诗》以推广其义，宏远精微，皆《诗》旨之所未及。洙泗之间，谆谆为学者言，未尝不以《诗》为先。彼春秋诸贤执《诗》以助其说者，何啻千里之谬，然后知《诗》之果为难言也。似若六经，出于圣人之暮年。前乎此，则书藏于史，礼乐藏于名，数易为卜筮，其公于上下之所通习者，《诗》而止尔。故不学《诗》，不为《周南》、《召南》者，皆不足以为士。诵《诗》三百，固以为多而有余用，所谓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特学《诗》之细事。三千之徒可与言而终不与之言者，赐与商而止尔。圣人盖予人以共学，而不予人以共知，乃如此。然则《诗》，人之托物致意，精旨幽远，不解其辞而求之于《序》。《序》之与《诗》，文体升降，迥不相侔。托《诗》之名，演而为义者多矣；揣《诗》之义，臆而为说者亦不少。且以汉魏文章之盛，辞旨淹洽，未尝有援《诗序》之辞者，惟束皙补亡，模效序意。昔唐四言皆循其法，后世场屋命题，乃以《诗序》同于正《诗》。儒先有欲去《诗序》者，至其训辞又多依仿《序》意，竟亦不能去也。克之学《诗》，似若于《序》无预，固无暇论其合与否也。然《序》之出于诗人，或卜商，或大、小毛公，皆莫得而准。《序》之名氏犹不可知，况于《诗》乎？《诗》之言辞犹不可知，况其旨乎？然则言《诗》之难其人，圣人岂欺我哉？其间亦有甚可疑者焉。按《左氏传》，季孙行父

以襄公五年卒，不以寿闻者也。姑以七十岁为准，在僖公薨年才十有一岁，安有八九岁之儿？顾乃请命于周，用前代未有之典出于诸卿之右哉？幽龠、幽诗、幽雅、幽颂见于龠章，所掌说者乃谓尽该于《七月》之诗，其然乎？周宣石鼓之歌，审如退之所谓孔子西行不到秦，则祈招之诗，圣人尝为之折衷矣，何所戾而不编耶？季札观于周乐，时则孔子之生二十有六年矣。其先后次第，与今毛氏所传，无丝毫少异，是吾夫子终未尝置绳尺于其间也。彼所谓逸诗者，其逸于未删之前耶？抑逸于既删之后耶？圣人于《诗》，纤悉必尽。义有未的，则裁而正之；辞有抵牾，则删而去之。四始主于文王，黍离降于国风，皆训典之大法，礼义之大权，非雅、颂各得其所之谓乎？嗟乎！后死者之于斯文，欲如身亲见之盛，抑亦不知量也已。如以援证之《诗》言之，则是经岂非圣人之全书乎？

右文，自汪氏影刊宋本《诗说》录出。案：康熙《志》艺文载《书序》数首，而于《柯山书传》及是书之《序》均不录，足知尔时两书已鲜传本矣。两旧志著述内均不载《诗说》，是当时且不知刘克有著作矣。今得据原书补录，实足为志乘增光。

《诗说》跋

刘 坦

家君所著《诗说》，每篇条例诸家解，而系己意于后。其所纂辑家数，视《东莱诗记》加详，亦互有去取。又以《诗记》所编朱解，乃文公初笔。其晚年《诗解》成时，吕成公已下世，更别为目系于朱曰之次。若全以侵梓，未易遽集。坦浸迫终更日力有限，兹且以家君已说与《书说》对刊，仍录全本之副于学宫，或补为完书，以淑后学，则有望于将来之师儒。淳祐六年人日，迪功郎、郴州州学教授刘坦百拜书于直舍。

右文，亦自汪刊本录出。案：克子，名坦。两旧志所未详。

跋后署官名，尤足补旧志之阙。

记夏太守甘霖重应事

阙名

宾旻夏侯出守南雄之明年，乃皇宋嘉定之敦牂岁月壮□旬八日，而四郊不雨。赤蕖擢颖而始花，素稻含英而未吐。心有螟，节有贼，根有蠹，叶有蠛。噫！十数载间，荐伤稼穡，居则悬罄，散为浮食。千里百城，老农、老圃奔走于道路，相顾而言曰：昔者灾由是也。今未及昔为昔灾也，谓何哉？侯闻而避正堂以自咎，即斋次以询谋。乃命参军王皓之告于天地之坛，十九日辛亥恭诚致祷。初拜恍兮若有所见，再拜忽兮若有所闻。风骇云蒸雷吼电缺鞭顶，视之魃斲翰飞之蛇殄，蠹虫与踰乌停。焚玉而煎砂，然后阳薄阴固，冻雨其滂矢进而环周膏涂于疆场之内矣。越明年丁未夏五，复值魃煽虐焰，弥数载弗戢，田若坼龟，禾且缩猬，百姓凜凜祈社稷，侯帅僚佐胥吏耆老，宿日露跣，遍群神祷，勤而应邈。祈事回，形忧于色，谓推官张正文曰：“我辈佐理斯郡，民靡孑遗，咎将谁执？”乃更衣诣城隍宿焉，诘旦省心戒沐，述自责文，持清净香，触烦暑，披蒙茸，历南郊之坛，陈北面之祭，稽顙伏，衷诚赴愬，无矫举词。少焉，如闻惊涛激烈，山失色而天日昏，肤寸合而甘霖沛，稿苗淳起，民赖以苏。明日，侯入城府，旗帜歌鼓喧咽间巷，人孰不举手加额曰：侯去岁一祷而辄应，今年再祷而重应，较其绩过载公远矣。甚哉，侯之善祷也。余曰：不然，妇冤而旱历载，狱决而雨随车。夏侯为若处理，以冰槩自将，无横政，无滞讼，平反有录，旦暮之间，俯仰之际，不愧不怍。侯之祷久矣，岂一日拜跪之擎跽，牲币之丰腆，辞语之淳复所能祷而致哉？天降时雨，山川出云，必清明在躬，志气如神，然后有开必先，有声必响，鬼神之德弗见弗闻，必斋明盛服以承祭祀，而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曰旻，曰雨，曰山川，曰鬼

神，果心外物哉！侯持此心以往，他日坐庙堂之上，霖雨六合，泽被生民，皆分内事，岂但福一郡而已耶？邦人德侯之赐，不远数百里来请予志其事，于是乎书。

右文，采自《鸿陆夏氏谱》，不著撰人名氏。岁在午曰敦牂。文称嘉定敦牂岁。考嘉定三年庚午、十五年壬午，惟此二年为午。宾啗，名寅。旧志选举载寅登嘉定元年进士。疑敦牂为嘉定三年庚午。此文作于庚午之明年，当是嘉定四年辛未，否则必十六年癸未也。文中称丁未，必有误。此文非佳构，原可不录，今以宋文较少，且可略窥夏寅治绩，姑存之。

和渠虹桥记 宋乾道八年十一月六日作。

蔡元定

君子苟能以施惠为心，于人必有所济，亦随其势之所及以为远近而已。如时雨之滋物，然天啬于降，则已思天下之物顺群汇之，仰而必有所泽，则大降而大滋，小降而微滋。君子立身行己于斯世之间，固不当有所自爱而惜毫发也。故升之于朝廷，列上卿而毗天子，则推其仁，必欲合区宇匹夫匹妇俱跻于仁寿。下而刺一州，守一郡，令一邑，亦推其仁，早夜行所以利民者而利之，以尽其疆内之职。不幸而爵不逮，亦必有所建立以垂见其素心。故识长则殚厥猷，赏富则充其费，成利祛害与人同美。虽其远近大小，以势而然，然其公惠以施于人而为心，则一而已。龙邱夏元肃从余讲《尚书》，一日告曰：“愿有请也。予乡鱼山之麓，有溪曰渔溪。溪之西，有墩曰渔墩。溪由豸屏源，至平坦，趋下泽，绕围星转茂林之东，过渔墩，去和渠，出菱塘之下，案：康熙《志》，二十八都有高塘。和渠适在其下，似高为茭之讹音，菱又为茭之误笔，意者，此塘古称茭塘欤？入穀江之滨，乃衢龙要冲之地。水驿当其南，马驿当其北。东连严、睦，西引信、闽。行人往来，循绳络绎，咸经于此。且予族捐桥田于淮，田民

输租穀溪乐善仓者，悉艰于涉，航楫不足逞，箠筏不足恃。予父一友、叔父援楫日慨其患，乃竭私藏，鸠工饷事，缮资械，具糗粮，略图址，定高广，博采取，察畚筑，更募众力以附益之，不期岁而梁成，往来之人行而济焉，盍为我记之。”予昉辞之，既而思曰：誉贤劝德，非吾人之事哉！若起溺济川之心则诚有可道矣。抑前所谓君子不幸而爵不逮，则必有所建立以酬其夙心者欤！夫佃人以财自娱，歌舞盘游，奉养必称所欲，欲其捐一息以为公利，则赫然是怒；甚者，自用亦不能信眉放意，徒知吝嗇储蓄，宁贯休红腐以为库廩荣而已；是二者诚所谓守钱虏耳。视起溺济川之积而能散，岂不万万哉。昔者宋郊所渡者蚁耳，或者谓其阴鹭遂冠甲榜，今起溺济川则渡人，人与蚁有间矣。且渡蚁出于猝时之偶戏，而夏子实能为人之所不为，他日得天人默助，将何如耶？意者必有贤子孙者出为世用，以济天下国家，而一乡一邑无所不可矣，亦视二公所以用心者而为之也。为记其事，俾过阅者今有以谓予言为当，后有以谅予言为不诬。

右文，采自《华峰夏氏谱》。出于名儒之手，而两旧志不载，岂当时未及见，抑以和渠桥已废遂略之欤？文中事实有足补人物传者已据补。元定，字季通，建阳人，即蔡沈之父。治《尚书》有盛名，为朱熹所敬服。得此文，始知夏僎治《尚书》之渊源，真绝好史料也。

灏江浮桥记 宋嘉定五年作。

夏蹈规

浙江西来，龙邱实受一郡委注。其流浸灌，自成穀文，因名灏江。冲其流者，北通行都，南走县治。自宣和间，曾祖妣唐氏始创浮桥，且为巨航，以备水涨，时犹未有桥田也。经历既久，将就圯坏，于是拨田之议，堂侄质倡之，侄孙一友成之，援主之为田二百亩

有奇，为谷四百石有零，官且蠲其杂科，岁取租为缮修，桥用不坏。惟是租外之物，不隶于桥，诸族辄以自入，由此各视其田为私，日滋月积，桥之不绝如线。恭值山阴王先生来尹兹邑，渐民以仁，抚民以宽，博施济众，咸究厥心，而尤以纲纪斯桥为己任。纠奸剔蠹，策坠图乏，揭榜示以严其令，给朱记以一其权，劝谕诸族，使各捐其米隶于桥者，以益缮修。纂成一籍，藏诸桥庄。先生为斯桥计，不其深长也哉！先生名梦龙，登丙辰科进士第。蹈规不揆，谨谓昔日盛美之事，非惟创立之难，繁亦纲理之尤不易。故体统虽举，而罅漏未窒，必待名世者出任其责，然后可以经久。汴渠长堤，得王景而修。汉氏旧陂，因杜预而缮。鼻祖文霸，自国初从山阴来家于此，间五世而后成斯桥，今先生又来调理之，桥遂愈壮。而先生之恩殆与灏波相为无穷，事之符合，岂偶然哉？敢不谨志，以告来者云。

右文，采自《鸿陆夏氏谱》。文末有夏楫、夏蹈信等立石。今桥废，石亦久佚矣。读此，可窥见当时官绅之尽心民事。而蹈规之文仅存此篇，尤应存录，两旧志不载何也？

范楠墓志

范应玘

先君讳楠，字叔贲，上世由婺涉兰江徙衢之龙游，遂定居焉。曾大父讳世昌，大父讳子珍，父讳致尧。先君自幼机悟，识见超诣，卓有植立志，且性稟刚特，不随俗仰俯。事无巨细，经先君区画，悉就条理。情伪是非，若烛照龟卜，了然胸次间。货产虽日盛，绝无德色，自奉愈约，接物愈谦，有古人之风。乡之所苦者役法，先君灼见弊端，殫谋毕虑，创为义役，务在保护，乡井咸嘉赖之。宝庆三年，天子有事南郊，有秀邸戚属恩补登仕郎，亦泯意荣进，退处恬如。年六十八，端平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不疾而歿。震悼之声，遐迩一辞，金曰斯人也，诚当世吉人，天何夺之速耶。先君娶徐氏，同里

闰，亦诗礼家。生男四人：长长璿，先先君九年卒。次应玘、应琦，俱以献书窃禄。应玘从事，即饶州余干县主簿；应琦从事，即徽州祁门县主簿，叨庚子漕荐。季君宝，早夭。女三人：长适进士吕元弼，次适进士叶德一，幼适承直郎待班赵师男。孙三人：梦龄、梦符、承孙，孟聘叶氏，仲聘吴氏，季尚幼。女孙二人：长适甥进士吕逢龙，次许聘进士袁焯。姻盟亲谊，胶漆比坚，冥冥之中可无恨矣。呜呼天乎！光阴易迈，追慕奚堪忍死。卜兆协吉于郭石之阳芳佳坞。洎嘉熙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奉先妣孺人合葬焉，从治命也。敬刻贞珉，以诏来世。孝男范应玘等泣血百拜谨志。

右志，于癸亥五月始在西乡方家埠出土。凡十九行，行廿三字，楷书，完整。漫漶者，一字耳。楠父子均不见于旧志，子、孙、婿四人悉进士，未知是否县人。据所叙述，则亦当时望族，足见吾县当南宋时衣冠之盛矣。兹录以存金石，非以其文存也。《石廓徐氏谱》载有范徐氏墓碑，亦为范应玘撰。即范楠之妻也，可与此志互证，以文复不录，附记于此。案：吾县范氏今存者，元初始迁来。见《氏族考》。得此志，乃知吾县石廓范氏在南宋颇有声望，询诸当地父老，并云至明始衰，清咸、同乱后遂绝。凡此，均足为氏族考证，于益此见金石文字之可贵。

通驷桥募缘疏

马天骥

伏以双龙翘首，十年前随烟焰以飞腾；单凤昂头，一望里间溪流而间断。行人病涉，驿使艰驰。编木则霜板岁更，浮梁则春涛时涨，欲登彼岸，须建此桥。愿各捐青蚨流地之资，更可驾玉虹插天之势，行鲸背而风浪不惊，立鳌头而云霄直上，画栋朝飞曦彩，朱栏夜挹蟾晖。冠盖往来，须有济川之手段；轮蹄络绎，岂无题柱之风流。万里东行，胜概压锦江之景；七星北拱，清流射银汉之津。龙

邱壮观，鸿图遐仰。

右文，录自两旧志。枢密遗文仅此而已。

复吕好问集英殿修撰依所乞致仕制

宋理宗

敕参承明侍从之事，重悯其劳；还集英撰次之联，用华其老。汽成雅志，见谓渥恩。通议大夫、龙游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吕好问，器度闳深，智略超迈。英猷济美，克成文献之传；耆俊识时，熟阅时物之故。早班廷右，久在兵间。使华总财赋之渊，帅筹出诗书之府。精练少年所不及，优游里居而益强。忽览抗章，固欲致事，载稽得谢之礼，式全休复之仁。人物眇然，正想老成之彦；行谊高甚，深嘉止足之风。祇服宠光，益绥寿嘏。可依前通议大夫，特与复集英殿修撰，理作自陈，依所乞致仕，封如故。奉敕如右，牒到奉行。

右文，录自两旧志。原题为《封吕好问龙游县开国子制》，与文不合，今改正。《桥东吕氏谱》载是制，末云：景定二年八月十五日下。而两旧志则云：开元元年四月十日。开元当为开庆之误。究系何年，兹已无考，故略之。

徐偃王祠记

袁甫

礼诸侯方祀山川之神，能兴云为风雨其地，则祭之，古也。今之郡守，视古诸侯。衢邦灵山庙，血食岁久，灵迹愈著，邦人虔奉如一日。宝庆二年冬，甫假守于兹，祀事惟谨。越明年，夏潦秋旱，祷辄响应，岁获中稔，民用辑宁。邦人僉言：王大有功德于民，封爵宜极褒崇，王妃王子亦当隆品秩，以侈报称。乃具以实闻于朝，事且施行矣。是岁十二月，旁地居民曲突弗谨，延及王祠，倏焉灰烬。守以祀神治民为职，庙毁神怒，民失凭依。甫甚震惧，方慨然有兴

复志。邦人又言王功德在民，民病栋宇之坏，智献谋，富输财，踊跃兢劝，一反手事济矣。于是，协众志，捐郡帑，乃广規制，乃拓基址。前祛蔽障，翠岚层出；背起楼阁，清溪环绕。翼以重垣，周卫护也；映以芳沼，增胜概也。四方之民闻庙再新，炷香乞灵者肩摩于道。乃请封爵，仪曹关诸太常，太常上之朝省，朝省下之转运使者，徽官属合辞以闻。天子嘉王功德，改封灵惠慈仁圣济英烈王，王妻姜氏协济夫人，子宝宗祐顺侯，宝衡祐德侯，宝明祐泽侯。命下之日，甫躬率邦人郊迎，奉安诰命于庙，而成礼矣。藐尔守臣，非敢自谓不获罪于王也，求庶几不获罪于礼耳。

右文，录自万历壬子《志》。甫，字广微。卒，谥正肃。不知康熙《志》何为删之？万历壬子《志》于名下注云明人，误。

玄真宫记略

李 仔

玄真宫者，故宋枢密马公天骥之第也。初，公无子，一女曰时润，前浙东肃政廉访使黄头公聘为夫人，夫人亦无子。黄头公卒，叹曰：“我与黄头公氏虽无子，赖有他室子可以嗣其宗。顾吾以一身承吾先人显宦之余，而女子义以从人，又不可以继世，纵使他氏继之，势或不能以永，思所以永之者，莫若身为老氏学。”于是，因第之厅事为礼神之庭堂，为集众之堂。东之庀而钟焉，外之门而鼓焉，其余曰庖、曰湑，或因革者，不可具举。廩土之田，皆因马氏之旧。官其地者以事上闻，皇帝嘉其义，降玺书若曰：“有司徭役其无与，凡若器贿土田，强有力者不可夺。”特赐金额，仍赐时润号纯静守贞端静法师，提点宫事。寿昌尉胡天祥尝为余言且征记焉。嗟乎！斯宫之建，上承天子休命之重，夫岂徒然哉？

右文，录自两旧志。仔何许人，未详。康熙《志》称学士李仔，又题云记略，疑非全文。碑已佚。

送子讷年丈晋秩宁国路序

赵孟頫

秦时置郡邑之意微矣，汉世更守利民之任宏焉。故剖竹颁符，必简卓异之彦；临轩命使，恒咨老成之英。使才谢拨烦术乖饰治，殆不轻授也。矧宁国者，四塞以为固保，界崇山。比年伏莽于邻，据金穴为利，揭竿入境，覆泾躡青，戍者相属，程督日急，亦岌岌矣。吾同年讷斋曹丈，以服阙起官，擢辖兹路。闻命弗豫焉，曰：“剧矣兹土，与我郡为邻徼，业稔其岌矣。我是与寄其于政，不有治丝而棼噬腊而毒者乎！艰哉行也。”赵子曰：“君行毋弗豫也，奚其剧在？昔君司土于永嘉，永嘉之教刑焉，此可以教宁国已。司戎于奉化，奉化之法新焉，此可以法宁国已。司赋于定海，定海之令平焉，此可以令宁国已。予今送子易水之上，请与子言水，知水则几于政矣。夫人性之善也，犹水之下也。子无搏之、击之，而惟疏之、浚之、决之、导之，又从而提防之，而水无有不治者矣。江淮河汉暨于海皆然也。覆坳、滥觞、泄间、归壑，其几神焉，天下之政何有于烦简，何有于难易哉。予又请为子言宁国。按《图经》，宁者戢也，不戢而思以戢之，贵静也。又曰宛陵，宛者委也，不委而何以委之，贵顺也。惟水之为道，风平则波恬有静机焉，宏澜而直泻有顺机焉。子能顺而理之，普之以公；静而抚之，居之以勤。以此柔民，民有弗治哉？上之于民亲而不尊，父母之谓也。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曹子以之，是故知水则几于政矣。盖无私而蹈之，不知悬水之谓激也；无事而行之，不知宁国之为剧也。”曹子乃怡然豫，浩然不疑其行矣。祖燕既陈，兄弟攸集，僉曰：“斯言也，可以赠曹子，请书之。”赵子曰：“匪言之赠，惟言之境，庸可以从政。”

右文，采自《城南曹氏谱》。案：子讷为曹敏中字，两旧志作讷斋，今读黄溥所撰墓志知之。子昂称为年丈，未详其故。

承德郎、中兴路石首县尹曹公墓志铭

黄 潘

公讳敏中，字子讷，姓曹氏，衢之龙游人。曾祖日新，祖克己。父心易，精于《易》学，今以公贵，赠承直郎、衢州路总管府判官。母俞氏，赠恭人。公幼慈祥，谨言行，以《尚书》专门，用察举，补儒学官，历龙泉、永嘉两县教谕。会有诏行贡举法，首取江浙行省乡荐，登延祐二年进士第，二月被上旨赐进士出身，授承事郎，庆元路同知奉化州事。公处事详缜而不为矫激，暇日未尝废书，使者行都甚为加敬焉。秩满，调本路定海县尹。到官之明年，春多雨而夏苦旱，黍烂苗槁，岁大饥。公竭力赈之，人赖以生。县民包买食盐三倍于元会计之数，行省以公所言下于转运司，减其虚增之额一千七百七十余引，民力以宽。丁内艰，服除，起为承直郎、宁国路总管府推官。凡所鞫问，无不得其平，而系囚免寒暑燥湿疾疫之苦。岁适大旱，民乏食。郡守谓公曰：“宁国一县，饥民九万六千命悬于旦夕，闻子在定海救荒有法，敢以诿子，幸毋以职掌拘也。”公闻命即行，还报曰：“义仓徒为文具，而劝赈未必能周遍，非得官仓之粟不可。”郡以公言上于行省，为发水阳仓米二万石付公往赈之。部使者大喜，会宣城县民亦乏食告，乃发钱给驿，令公亟行毋缓，所活饥民九万六千。秩满，迁承德郎、中兴路石首县尹，未上。元统二年三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七十。以至元元年九月二十七日，葬于灵山乡麻溪之源。元配郑氏，赠恭人。子男二人：长曰康，次曰宁。女二人：适何某，适黄某。孙男四人，长宗瑞，因公荫入官，今为处之龙泉尉；女五人。曾孙男四人，女一人。宗瑞不远数百里以书抵潘，曰：“先大父葬已久，而冢上之石未有刻文，敢以为请。”潘载念畴昔江浙所贡南士同对于大廷者八人，公与吴郡于公哀然前列，潘以非才忝预末缀。反筮仕皆在海滨州县，壤地相接，而潘去

公治尤密迹，数因事过，获奉笑言。曾岁月之几何，而星离云散之八人者，惟于公与潘独存。于公以休致进官八座，而公终于百里宰。其嗣子又不取世禄，幸其孙自能刻励有遗泽，公歿不忘也。潘以后死屡尝铭吾同年之墓，虽衰朽荒落，何敢于公靳一言乎？兴怀追歿，第增感怆而已。铭曰：

予之也厚兮取之也廉，既翔而集兮不飞而潜，素乎其位兮养以恬，能谦必豫兮有后之占，石刻可征兮灵山岩岩。

右文，采自《续金华丛书·黄学士文集》。《城南曹氏谱》亦有此文而少异，且多将叙宦绩处删削，未详何故。两旧志于敏中传仅数语。得此文并赵子昂赠序，足为敏中生色。

青阳县尹徐君墓志

黄 潘

君讳泰亨，字和甫，姓徐氏，其先衢州龙游人。龙游之徐系出偃王，而代祀辽，邈其详其世次。君曾大父曰谊甫，有隐德。大父曰克威，以疾废，里豪乘间兼并其家，生事日削。父曰进，始成童能隐忍激励，卒自奋以致完厚，然喜施予，又乐道人善，以长者称。初娶越邵氏，因徙家萧山之渔浦，寻又徙余杭而占籍焉；继娶陆氏，俱无子。其子男二人，女一人，皆李氏出，君最长。德祐元年，从父避兵，逾涛江，夜梦神人告曰：“趣返。否且及难。”既寤，遂西还。已而兵从东方来，人皆曰天既俾徐氏有后，又谨护之，积善之报将在是乎。君性笃厚，而遇事警敏。少嗜学，能为词赋。既又从师受经，用举者试吏平江。精思竭力，虽惫不休。人或讥其过，君曰：“事无小，不可忽也。”军校有不法事在郡府，君视其牍，议不少贷。漕运官属恃其品级已高，尤恣横，凡奸私杀虐，执事者率畏惮不敢竟其狱，君一一具上论如律。民间以匿朱、张财物多无辜坐逮者，君力为辨析，免男女为奴婢者若干人。宪府以时所引用断例不一，

求文学史整比之。君定自中统迄大德为之纲目，条分理贯，简而易求，约而可守，览者便之。既书满行中书省，署君归安典史。白云宗僧沈某冒名爵凌官府，有忤其言者两人，将置之死地。两人之怨家私邻女不得，杀以灭口，弃尸桑林中。事觉，阴使以他辞引两人传致其罪。君将直其冤，吏持不可，曰：“此沈公意，孰敢拒也。”君尽立群吏于前，语之曰：“吾能死，不能滥杀以求媚于人。”会使者行部，君卒白出之。沈之徒有僧某者，通民家妇，为其夫所殴而衔之。适有遭劫杀者，贼弗得。僧为飞书诬其夫及有他怨隙者七人，故以书堕逻卒家。七人中，或以罪黥，卒得之曰：“此警迹也。”因捕治不疑。君察其冤，而七人者苦卒虐，莫敢易辞。君命去其桎械，始垂泣自言。令以左验已具难之，君服弊应作蔽。衣，佯为卖卜，至其处，悉得其人以己物实赃状。取其家余丝布数升，析缕以比无不合，釜灶及他物存者又合，僧乃伏罪，七人者得直。已而获真贼于武康，人始叹服焉。县狱旧有以男醉死、弟自经死诬平人者，狱已成。君亲为访求其实，悉生之。邻县安吉有逐其妻子而夜死于盗者，意其子也。巡官捕系而锻炼成狱，且取他衣服为证。君为踪迹其事，或惊惧以实自首，乃出其子而坐巡卒及行货者。属岁大祲，君夙夜施其拯救之术。凡所给，宁过厚，曰：“无以法害吾仁也。”已代去，省台犹以荒政委之。升平阳州提控案牍，以内忧去。服除，迁海道都漕运万户府提控案牍。方次里居而经理法行，君以书论田不实、役不均之弊，累数千言。宰臣令其要者得书大喜，俾乘传白于行省，时列郡守咸以田事期集，争欲得君以佐其事。君佐常州，又佐池州，所行一如其言，他郡咸取法焉。未几，以漕事至京师，中书奏君以九品官，仍为本府提控案牍，兼照磨承发架阁。具漕法利病，下至占侯探测，著《海运纪原》七卷。复有掠其美以自名者，非本书也。寻复以漕事至京师，诣都堂献书数万言，条陈漕运

之弊，当更张者十事。执政得之，移行省用其七，至今赖之久之。以职官入福建帅幕田令史为提控，采列郡图籍，撰《福建总目》若干卷。用例授将仕佐郎、建德路总管府知事，言当世宜急行者，其要六。府上其事，转达于中书，虽不报，而隐然用其说，人或指曰是徐某所尝言者。时朝廷方选用重臣宣抚两浙江东，君摭时政阙失关大体者，为九策以献，会其使迁他官不果行。用覃恩授承事郎、池州路青阳县尹，为治务教养其民，县人方某为割地以广学宅，章某以为捐地以建惠民局。有司岁征民输荒田租为田千四百顷，人甚苦之，君置为之限，募民垦辟，教以修方置闸而核见田归其实。行视他民田之阻山濒江者，俾因地势为蓄泄以备旱潦。岁饥则出己俸倡众以赈之。民有告四十人同发其廩粟者，吏欲准强盗论。君曰：“吾方忧其死而食之，彼乃以求生而抵重禁，当用法外意可也。”悉笞而遣之。旁郡邑事类此，有瘐死者，宪府闻君议，召其长吏切责焉。邻县铜陵人争鱼池三十年，君数语而决，尤以是受知于上官。满代而归，留居吴之阊门，无复仕进意。结庐植花竹，日与宾客觞酒赋诗，或乘兴独往，徜徉山水间，自号可可道人。元统元年六月，忽构疾。诸子惧，或请祷，君止之曰：“吾犹未也，果有异，则止药弗服时是矣。”已而有瘳。久之，乃以疾命止药，作遗书及戒其子佛事不必作，亲旧致赙不可受。须臾，端坐言曰：“年六十五不为夭，官正七品不为小，得正而毙焉幸矣。”言讫而逝，十月六日也，享年六十有五。娶谢氏，先二十九年卒；继潘氏。子男五人：曰震，余杭县学教谕；曰恒，出后德清钟氏；曰济；曰孚；曰良，绍兴和靖书院山长。女一人：适章光祖。孙男五人：思诚、思恭、思温、思义、思文，孙女五人，俱未行。震等遵治命，以其年十一月某日归葬钱唐石屋乡先墓之后。初，君未及仕而父没，哀恻至顿绝。母氏卒于官，弟晋亨以忧病惑，君曲尽调护之力焉。君读书务以致用，不屑

屑于章句。作诗善体物写情，凡所著有《端本书》、《忠报录》、《自警录》、《可可抄书》各一卷，《历仕集》二卷，《效方》三卷，及家谱、诗集，并藏于家。《吏学大纲》、《折狱比事》各十卷，行于世。而所谓《海运纪原》、《福建总目》，皆列于官书。予方乐闻君行事，而良以状来谒铭，敢不诺？铭曰：

儒者之效，久矣弗白。矫矫徐君，秉兹谅直。施于有政，谒焉厥绩。胡不卒施，而有遗策。勒铭告哀，用表元宅。

右文，采自《黄文献集》。文献，字晋卿，义乌人。泰亨学行可传，而两旧志均失载。盖两旧志于元代文献最所忽略，湮没者不知几许矣。今已据此文为泰亨补传，并录其著述于《艺文考》。

文庙记

徐伯彪

癸未之初，余始视篆，闻周侯首议兴学，于是以书勉其成。越明年春，开讲于兹，规模宏大，视昔有加焉。是岁十月，侯将朝京，邑之人士咸德之，阖辞请予记其概。予忝职郡学，累辞弗获。按《信安志》，龙游，古太末墟，儒风甲于一郡。自庆历诏州县立学，则始创文宣王殿。至和初，县尉刘达元斥大之，始有学。毁于寇。宣和七年，邑令邵洪重建于县治之西。砚池镜其前，灏江环其后。方、岑二山，左右映带。高峰远岫，势若拱揖。文靖刘公以经擢抡魁，忠肃余公以赋登相位，枢密马公又以策冠天下。至元丙子，南北混一之初，不知时者焚荡城邑，延及学宫，绵历八载，尚仍瓦砾。士大夫非不欲如刘如邵，而夺于时势，扼于财力，卒莫能先之者。邑士余培欲撤私成厥事，又病于隘陋不足以妥意。一日，周侯谒殿谿于众曰：“日昨之夜，夫子有感吾梦，其意有囑起废之责在余。余其敢不力？”乃相旧基，乃度工费，乃捐金谷。县官既捐己俸，儒士随力协助，闻者响应，毋敢或后。孟秋兴役，季秋告成，用钞二千

贯、粟七十石，毫发无取学廩。至若讲堂，则钱二车，余培慨捐，居之东偏，邑教张元魁从而增之门庑斋舍。工役尚夥，侯又思为完备计，赞其议主簿黄谦光。侯名旺，家世开封，授武德将军，管军千户，镇守本邑。县官则达鲁花赤探马赤，前尹曹英，丞范福其，簿李济，尉尹恭也。常因是而为之说曰：人之有志于道，虽不期于梦夫子，而梦自见夫子；人之无志于道，虽欲期于梦夫子，而梦不见夫子。何者？衣冠之士，孰不愿学夫子，而心不在焉，则虽有夫子若无夫子，况梦乎！介胄之士，鲜能知慕夫子，而志之所之，虽无夫子，犹有夫子，又岂待梦哉？今周侯一旦轻军旅而重俎豆，后鞍马而先诗书，此盖本心自有之夫子，故不与夫子期而自不能不见于梦寝，非信道之笃、任道之重，畴克尔耶？彼经生学子身游圣人之门，脱遇事变，谓吾道迂缓不切而兴学非所先务，视周侯能无愧乎！昔道之不行，孔子不梦周公。今道之将行，周侯乃梦孔子。学者苟能体周侯所以感梦之意，则游于斯亦宜深省默察矣。不然，夫子之梦不托诸文人而托诸武将，岂无意欤！岂无意欤！

右文，录自康熙《志》。今石已佚。万历壬子《志》未载，或因其文未佳。然当时修学情形及职官，赖此文以考见，不必计其文之工拙也。伯彪何处人，未详。自叙忝职郡学，康熙《府志》遂据以列入教授，实则是否教授，尚未敢决。

修儒学记

徐桂蟾

至顺三年冬，宪使按部，嘱邑长可斋修理儒学，明教源也。以十二月庚申，率二政李公文冲、佐幕蔡公文中、董公震，职教洪公与宁，释菜于庙，议其旧而新是图。明年春，广大成殿，左右翼宇，以治从祀、讲堂、乐亭，抡材易楹，薨桷檐炉，悉使理之。内燕居，则备周室文昌，肃其祠。外两序，则具六斋礼门，崇其墉。芹香砚池，浴

沂有亭。越四月，留公文亭万历壬子《志》作“亨”新领学事，锐意讫庸。于是，槐阴满庭，致奠告成。树石堂上，囑为之词。曰：“愚尝闻诸同年径畷徐子之言，袁得贤侯而学兴，婺源得茂宰而书阁成。学者登斯堂践古人之迹，必取紫阳朱子、盱江李子有关世教之记诵之。今书贤大夫维新之绩，敢以闻所闻以助方来。设庠序以成化，于邑抑岂徒哉？可斋公名密儿可马，受承直郎，龙游达鲁花赤兼劝农事。”

右文，录自两旧志。桂蟾是否本县人无考，万历壬子《志》题下注云明人，非。原碑已佚。

龙泉庙记

郑伦

距县东二十五里，曰龙泉溪畷，平衍面山，翼然丹楹而素壁，偃王之别庙也。王生周末，世国于徐，以仁义为治。穆天子将谋伐徐，徐不忍斗，委而去之。韩文公所谓姑蔑之墟，太末之里，立庙祀之者，今之灵山欤？按《信安郡志》，王尝筑室竹溪之源，或曰长芝是已，或曰龙泉庙。旧有碑，相传州县长吏视农展敬，有倦于将迎者，徙而沉诸水，是以肇端岁月莫考也。重建于宋淳熙己亥。更代之后，大德丙午，又新正殿。往往督工者视为故事，司帑者视为己物，惟务赢余，阅二十年未克就绪。至治癸亥春正月，凤溪寺僧行满目击颓敝，谗于予，予适将拥毡严陵，乃集乡之耆艾谋焉，命犹子继往代厥劳，措置规画，罔敢不尽遽大雅，郑绮辈实赞之。于是，众皆翕从，愿捐己贲，铢积寸累，储蓄沛然矣。既各服乃事，虽旦暮饭膳之费，毫发无所侵渔。凡正殿、前轩、三门、将军祠之朽腐挠折者咸易之，殿之旁复构翼室二间，东西步廊十有四间，以至庖漏之属，靡不一新。经始于是年之夏六月甲申，冬十月乙未告成。方经营之际，溪港绝流，工役无所施手。杯珎卜之，已而果大雨暴涨，巨木

之在山者，不动声色，悉致于庭。后三年，有李兴，锻铁人也，弃而业，去妻子，断酒食，来奉祀事，似能言人祸福，疫瘟之家祷焉，乞炉烬，饮之即愈。由是禳禳者接踵，得所施金，甃饰藻绘，内外焕然。积其羨，置田若干亩，以备营葺。丙寅己巳夏迄秋，大旱，露拜累日，雨辄应。众砉石请纪其事。吁，世俗信妖妄，多昧于理之所亡，其所以然，夫岂有过人者？大抵公私之间而替兴系焉。向之累岁而不完者，意蔽之也。今不数月僭功，李又继之，皆能感通乎神，一于公而已矣。因书所感，并列任事者氏名于碑之阴。

右文，录自康熙《志》。郑伦何人，两旧志均未载。文云：予适将拥毡严陵，乃集乡之耆艾谋焉。当亦为本县人，而曾为严州学官者，惟查《严州府志》职官均无之。偃王庙碑记甚多，不能悉录。此记本非佳构，今以康熙《志》既录此文，故仍而不削，又碑久佚。

《龙游县志》卷三十四

县人 余绍宋辑

文 征

附志三

文 二明文 文征二

陈仲晋哀辞

王 祜

仲晋陈氏讳潜，仲晋其字也。其先赵州普宁人，五世祖忠私谥茂行先生，四世祖安赠资德大夫，在金皆不仕。入国朝，至忠定公天祐、文忠公天祥兄弟而仕乃显。忠定，仲晋曾大父也。大父夔芍陂屯田万户，父思让晦德不耀，而从父思谦，今为淮西肃政廉访使。自屯田官于衢，因留居焉，故仲晋今家衢之龙游。仲晋少英俊，读书善记诵，年十九，用例入国子学为弟子员，既满年，积分人优等，当释褐授官，会丞相广平王开监修国史府，仲晋见推，择为掾史，及王罢相，迁掾史宣政院。亡何，宰相闻其才，擢中书省掾史。著令凡以布衣为一品府掾者，悉历九十月得七品官，或转而掾中书出身，即得官六品。于是，仲晋历月已通及八十，不幸遽得疾死。其死以至正十年某月日，得年三十有七。先是，仲晋在宣政，从帝师

至五台山，风土不宜，因感羸疾。明年，入京师，扈驾上京，往来劳勩，感疾益深。既还京师，疾少间，宰臣趋起治事，而仲晋所掌有重狱。狱成，抱具狱稟堂上，自朝及夕，力不能堪，归就寓舍，疾增剧，遂以不起。仲晋操廉介，家素贫，又久病，既死，囊无留资。中书援故事给钱为赙，同舍生又相与合钱，始克买棺以殓，而返柩南方。呜呼！是可哀也已。始予识仲晋钱唐，一见如平生欢。厥后同客京师，情好尤笃。每相见辄竟日谈论，倾尽底里，谊若骨肉然。然仲晋为人倜傥，不立崖岸，其与人交皆然，非于予独然也。今年春，余将南还，往别仲晋，怪其形神消耗已甚，为之怵然，心固忧其必死。南还未几，则闻仲晋果死矣。夫以仲晋之才之美，使有所就以行其志，固亦何愧，而夭折使之止于若此。呜呼！是诚可哀也已。仲晋无丈夫子，有弟濬仲深，亦与予善，因为哀辞，以寄余哀，以慰仲晋，且遗仲深云。词曰：

噫嗟，仲晋归来兮，衢之上，水清土且温。子家三世居此兮，有屋并有坟。有亲在堂，望子显荣兮及其身。子今已矣，孰继尔后奉二亲？人孰不有死兮，哀子之死良可叹。尔居甚良兮，九轨之涂摧。尔辕尔壁有藉兮，褐裘既备乃弃捐。方鬯而享，遽阨以折兮，彼天胡不仁。匪天不仁兮，穷达寿夭系乎命。宰臣恤尔，友朋念尔，赠金孔多兮，返子之柩衢之滨。子宜有知兮，顺尔之命心无冤。噫嗟，仲晋归来兮，尔家有屋有坟安尔神。

右文，采自《王忠文公集》。祎，字子充，义乌人。明初，官翰林待制同知制诰，使云南死节得谥。案：陈潘事，两旧志未载。观文中云“子家三世居此兮，有屋有坟”，是其与吾县之缘亦正不浅。兹故补其事入轶闻，并录此篇以征之。

《革象新书》序

王 祎

革象，司天之书也，鄱阳赵缘督先生所纂。先生名友钦，字子恭，其先于宋有属籍。其学长于律法、算数，而天官、星家之术尤精，读其书可见也。其书有推步、立成等篇，皆载占验之例。而革象者则天地、日月、五星、四时之故，历象之制俱在焉。然其为言涉于芜冗鄙陋，反若昧其旨意之所在。予因为之纂次，删其支离，证其伪舛，厘其次第，挈其要领，于是辞益简而旨加明矣。夫司天之学，儒者之所宜务，而世顾恒置之弗讲何哉？有志于斯者，即是书求之精微之奥，从可得而知也。

右文，采自《鸡山范氏谱》。案：《金华丛书》本《王忠文公集》未载。祎尝修改是书，见《四库全书提要》，此其序也。

《革象新书》序

宋 濂

《革象新书》者，赵缘督先生之所著也。先生，鄱阳人。隐遁自晦，不知其名若字。或曰名敬，字子恭；或曰友钦。其名弗能详也。故世因其自号，称之为缘督先生。先生，宋宗室之子，习天官、遁甲、铃式诸书，欲以事功自奋。一日，坐芝山酒肆中，逢丈夫修眉方瞳，索酒酣饮。先生异而即之，相与谈玄者颇久。且曰：“汝来何迟也！”于是，出囊中《九还七返丹书》遗之。临别，先生问其姓名，曰：“我扶风石得之也。”得之，盖世传杏林仙人云。先生自是视世事若漠然不经意，间往东海上，独居十年，注《周易》数万言。时人无有知者，惟傅文懿公立极独畏敬之，以为发前人所未言。先生复即弃去，乘青骝，从以小苍头，往来衢、婺山水间，人不见其有所资，旅中之费未尝有乏绝，竟不知为何术。倦游而休，泊然坐亡，遂葬于衢之龙游鸡鸣山。原有朱晖德明者，龙游人也，久从先生游，得其星

历之学，因获受是书，而晖亦以占天名家。晖既歿，其门人同里章濬深惧泯灭无传，亟正其舛讹，刻于文梓，而来征濬为之叙。濬闻天官之说，历代所步，必微有弗同，盖欲随时考验，以合于天运而已。自唐涉宋，其法寢精，至元为尤密，耶律文正王楚材以金大明历后天乃损节气之分，灭周天之秒，去交终之率，治月转之余，以至两曜、五行后先出没，皆有以研穷之，而正其失。且以西域与中国地里相去之远，立为里差，以增损之，名曰西征庚午元历，可谓无遗憾者矣。已而许文正公衡、王文肃公恂、大史令郭公守敬，复与南北日官陈鼎臣、邓元麟等遍参历代历法，重测日月星辰消息运行之变，酌取中数以为历本，即所定授时历，《历经》、《历议》二书犹存，可考证弗诬也。君子谓当世所推步者，皆二三大儒，会其精神，博其见闻，备其仪像，而后能造其精微。今先生值天《宋学士集》天作屋。书有禁之时，又独处大江之南，且无可谓观天之器。其所著书，往往与诸公吻合而无异《宋学士集》异作间。者，虽绝伦之识有以致之，诚以人心之理本同，故原作因，今依《宋学士集》正。皆相符而无南北之异也。抑余闻西域远在万里之外，元既取其国，有扎马鲁丁者献万年历。其测候之法，但用十二宫而分三百六十度，至于二十八宿次舍之说皆若所不闻。及推日月之薄蚀，颇与中国合者，亦以理之同故也。呜呼，四海内外，凡圆颅方趾之民其心皆同，其理皆不殊也，岂独占天之事为独然哉。先生之《易》已亡于兵燹，所著兵家书暨神仙方技之言亦不存，其所存者仅止此而已，当与《历经》并行无疑。濬故特序先生之事于篇首，使读者知先生之学通乎天人，庶几相与谨其传焉。

右文，康熙《志》所载。今以彭刻《宋学士集》校正之。学士此序当序缘督原书，非序王祜改定本也。濬，浦江人。正统中，追谥文宪。

宝盖山实际禅居记 题依《宋学士集》。

宋 濂

衢之龙游北三十五里，有山曰宝盖，川媚山明，林樾郁苍，俨与灵区沃壤相峙，然僻在下邑，无有启其阒者。初，庐江有沙门良亮，乃东州永公之弟子也。沙门年既壮，出游丛林，历扣诸师，久未有证。入闻千岩师长说法婺之义乌伏龙山，亟往见之。禅师普应国师本公之嫡子，门庭浩荡，俊衲云拥。见沙门为人诚恪，可与进修，加警策之。已两命司藏钥，使日阅经律论诸文。久之，升第一禅师。间谓沙门曰：“如如真性迥出根尘，祥光发现照烛乾坤，非有绝念之深功，不能超出死生而入常寂之场。子盍缚茅于重山密林而究明之乎？”沙门跃然以喜，即日下山选地以居之。至正丁酉春，行至今所，俯仰四顾，有以愜其志，遂驻锡焉。遐迹向慕，奔走恐后，富者捐资，贫者效力，伐石于岩，抡材于林，梓人运斤，斲师献巧，不戒而集，犹务其私。仅二三年，功即就绪，法堂三楹间成。未几，释迦殿又成，其楹间如法堂之数，中设三世如来之像，左右翼以天王，皆用黄金涂之，兼之床座彩幡及供具。清静肃严，观者起敬。库院、僧室在东西，又如佛殿之数。两庑则溢其伍，别敞门楼，以为出入之地，经纬曲折，而莲池品列于前，四围有水环之，盖一仿伽蓝之制，沙门因出实际，遂以名其禅居云。惟大觉世尊其道所被甚广，无与比伦，人徒见中国九州能严奉之，殊不知西南诸国如呵罗单于陀利之属，以道里计，近或数千，远且二三万余，而尊崇为尤至，国君相祝，常以世尊如来称之，则其他概可知也。此姑置之勿论。又自西方言之，自中国历十万里至五印度。从五印度以西，又越大海二重，始抵西人之境，道途比前奚翅数倍。其所历城郭，人民繁衍富丽又百倍于中国。其地惟知有佛教而已，余皆无有也。至于巷谈里语，一举佛言以为法戒，稍有不信而妄行者，众共弃之。以此

而观，若东若北，莫不皆然。是故郑渔仲有云：“佛之书遍布天下，而儒家之言不越于跋提河。”盖有以也。然乃史传所载及东伐西使亲击者之所言，咸属南阎浮提。南阎浮提，则妙高山四隅之一尔，经有百亿，日月百亿，妙高山皆渐佛教，则又非管窥蠡测之所敢知也。或者则曰：佛书多取譬之言，果可尽征乎？曰：吾儒亦有之也，驹衍谓天下有九九州，而一九州，则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如此者九，则有大瀛海环其外，乃天地际焉。禹之所序中国九州，其于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耳，岂独佛书言之哉？余尝恶夫浅见狭闻之士，不足以语大方。类夫营宁生人身中游泳肠胃，自谓江河之广，周流府藏，自诧万里之远，不知身外之境，初无涯涘也。所以轻于论议，迂固僻陋，闻者为之失笑，其不智也亦甚矣。今因沙门请记，余故特一言之，使人此禅居者，读吾之文，又有以知大觉世尊其道，所被甚广，无与比伦，则严奉之心愈坚。严奉之心愈坚，则将世世嗣而葺之，俾不坠坏，庶有以副沙门之所愿欲。若但纪其兴起岁月，稍涉文学者人人能为之，又奚假于余哉？沙门号西山，精进入道，至老犹不懈云。

右文，录自《宋学士集》。案：两旧志仅录其前段，至“遂以名其禅居云”止，改其题为《实际院记略》。殆以后段推崇佛教，恐人斥为异端，故不敢录耳，实迂见也。原碑已佚。

龙游重建证果寺记

宋 濂

我释家文佛，慈闵有情，设宏阔胜大之教，真应弘愿，罔不沾被，故凡日月之所照，霜露之所坠，皆沐浴至化，出离苦轮，得清净行列。御寇书所载，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人无能名者，信不诬矣。是故塔庙之所在，金碧焜煌，照耀无际。虽其沦坏有时，或囿乎数，曾未几何，又皆兴复如初。观乎此者，可

见大法之流行，与天地相为无穷者矣。衢之龙游县东四十五里，有证果道场，实始于唐贞观初。县人士虞道延捐宅宇为之，悉入腴田其中，已而祝发受具戒，为开山第一祖，且以的传自号，修习禅观，誓不忘于正宗，一时龙象闻风坌集，称为虞延法师云。唐季之乱，变为瓦砾之区。在宋之初，休堂慧公尝重兴之。至宋季，又废。无住行公入主法席，又从而兴之。迨元季，又废。今住持静山仁公，与其同袍本全周公谋曰：“兹寺自法师创建以来，甲乙相传，克底于今日，不翅七百余年之久，一旦使其堙坠，吾侪之耻也。盍相与其废乎？”周公□然诺之，各捐私橐之积，以为众倡，乃持历走民间。民有力者，嘉二公之惇恇，各施其所有。遂命斲木陶土之士，相与从事。至正癸卯二月某甲子，新造释迦宝殿，殿凡三间。演法之堂，其数视殿而赢。其三曰解脱门，则数与堂同。两序视门而赢其二十又五。皆次第落成，复搏土塑佛菩萨诸像，炼黄金为纸而饰之。洪武丙辰九月某甲子，又建藏经之室一区，而悬钟之楼，亦焕然一新。至于栖僧之房凡七，各设层构邃堂，靡不具足。其制度不异巨刹，崇广严丽，视昔有加。雕甍璇题，上凌霄汉。彤扉曲砌，下映林谷。梵呗互闻，钟鱼相答。往来观者咸谓：象教衰落之时，能化灌莽之墟而为无上宝坊，非贤且智者能致是乎！莫不踌躇叹咏而去。仁公亦自以締构艰勤，欲俾后人闻知，相与保持于悠久，忘其春秋之高，奔走青萝山中，征文以记之。余按《佛说尊那经》云，无尽功德甚深，微妙乃有七种，而建立精舍，实居第二。又按《福田经》云，广师有七德，梵天福而立佛图僧房堂阁，实居第一。呜呼！佛言如是，世之人往往斥经营塔庙为有漏因果，恒弃之而不务，亦何可哉！二公拳拳焉以绍述法师为己任，斯可谓允合契经之旨者矣。虽然楼阁之在世间，有成有坏，一刹那顷万变不齐，有若吾心所具宝华楼阁，先天地而不知所始，后天地而不知所终，劫火

所不能焚毗，嵐风所不能破真，如无碍湛寂常存。学佛者又当于此而求之，庶几精粗不遗，理事双尽者已。斯言也，非予之私言也，盖尝闻诸师云。

右文，采自《宋学士集》。案：万历壬子《志》仅摘十数语，康熙《志》又增摘数语，割裂涂乙，已不成文，犹题为宋谦作，甚矣其诬也。原碑已佚。

重建县治记

徐复初

邑当孔道，舟车所至，商货所通，纷总填溢。元末，毁于兵，延历数载，而扼于事力，前政未暇及也。岁癸酉二月，知县翟公瑛来视篆，首均赋役，去诡弊。一日，喟然曰：“百里侯牧而以民居为听政之所，得无歉于心乎？”遂与二政钱公彬、幕长朱景荣议，会邑之长年喻以意，皆乐然来工。于是，命叟吕自明、徐文焕相是役，仲秋鸠工，由是焕旧为新，斲石用坚，陶甃畚钟，佣役具举。为县亢爽，翼以吏庑，肃仪有门，思政有堂，幕厅庖漏，皆有攸处。涂装黝垩，华俭中度。不弥月而讫工，菊月告吉。公乃升堂布德，昭示政令，飭群吏以守身之道，岂不亦卓识也哉！公政以廉称，居官训民，务先原本。公历阳人氏，仲华其字也。

右文，录自两旧志。复初，见《职官表》。原碑已佚。

何思民重建东岳庙碑铭

郑秉文

浮屠氏以清静为教，古之习其法、听其言者，肇于汉，大于梁、齐之间。自是以来，駸駸日甚，盖其法自有不可泯者。龙邱县东二里有东华禅院，山形蜿蜒耸特，仰企莫知其巅，广袤数百弓，岳祠背其阴，恍不与世接，信清静无为之所也。建寺奉佛，自唐赤乌始。洎元末被兵，赭其地而墟焉，人莫经理。乡善士何思民，因其翁坟

墓所在，展拜之余，式瞻祇林，测然动念，遂于洪武十九年春正月，鳩工庀材，独力建创。内而正殿、法堂，外而两廊、山门、井灶，次第完整，比旧加庄，像塑金碧，焕乎一新。院僧请余文以记之。以佛清静为教也，因其心而导之耳，思民氏岂为福田利益哉？量其力所得为，而不待人而为者，仁也；睹其亲之墓，而慨然兴起废之念者，孝也。《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由孝思而推及浮屠，思民可谓能锡类者矣。爰为序而铭之曰：

巍巍古刹，创自吴越。遭逢孔艰，兵凶降割。祇园丘墟，榛莽晦塞。谁其兴之？曰何氏力。差吉庀材，捐金勿惜。宏以栋宇，焕以金碧。人亦有言，孝思维则。不远伊迓，先茔在即。兹庙不朽，永镌诸石。洪武二十三年五月。

右文，采自《桥东何氏谱》。秉文见《宦绩略》。碑已佚。文云：建寺奉佛，自唐赤乌始。唐字当为吴字之讹。

送许御史堪序

杨士奇

御史系朝廷耳目之寄、纪纲之任，然必学足以明道，行足以表物，智足以识微，好恶合乎是非之公，而后见诸其言，措诸其政，靡适而不当。我国慎重兹选，非儒术发身者不与。有能振举其职，往往超迁而显用之，所以宠贤能而伸表励也。三衢许堪文可，起太学生，为河南道监察御史，能正身持风裁，温然慈厚，无一毫伤物之心，而所施恒恶恶严而善善厚。盖自都御史以下及其同列，皆贤之。宋赵清献公抃为御史，尝言小人虽小过，当力排而绝之，后乃无患；君子不幸有诘误，当保持爱惜，以全其德。君子以为得体。文可公郡人也，其有得于昔贤之遗风者欤！今满三考，且书最而去，将不超迁而显用乎？吾闻清献之在言路，侃侃持正论，佑正人；其为牧守也，修清净之化，惇孝悌之本，而切切养民以为要务，皆得

其职之大体也。事君治民而必究其大体者，君子之务也。文可勉哉！其同列相率求余文以赠其行。《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故始终举其乡先贤之事焉。

右文，录自康熙《志》。足证两旧志《人物传》之讹，说详《叙例》。士奇，泰和人，原名寓，以字行，仕至少师。卒，谥文贞。

书故宋集英殿修撰吕好问致仕敕后

陈敬宗

考之《宋史》，好问在靖康中官至资政殿学士，封东莱郡侯而卒。而此敕乃开庆间所给者，相去百有三十年，而官止于集英殿修撰，则其非靖康好问可知矣。然观敕词典雅，深致褒崇，要亦当时文学老成之士，为众人所推服者，以丁大全之奸回，朱熠之狂熯，犹且连书敕后，罔敢异议，则好问之贤又可知矣。是敕传至于今又二百余年，其裔孙缙珍藏之而不失，且装潢成轴，间以持请余题。余闻昔魏谟为徵原作证，疑因家讳改。之裔孙，唐文宗以旧书敕存否为问，谟曰：“比多失坠，惟存簪笏。”夫以谟之贤，而于先世书诏且有失坠，而缙乃能宝爱慎藏，以光世德于无穷，可嘉也已。缙清慎雅饬，不忝名族之后，今从事于秋官有年矣，使能持身守正益谨弗懈懋事功，其进用而显庸之，盖亦未可量也。余既歆前哲之遗烈，而又嘉缙之能不坠其先绪也，遂书此于卷末而归之。

右文，采自《钱桥吕氏谱》。原有跋八首：一为姚恕，二为时中，三为曾荣，四为张宗璉，五为方正，六为杜恒，七为陈敬宗，八为金实，皆其裔吕缙所求得者。今录此篇，以观梗概。敬宗，字光世，慈溪人。仕至南京国子监祭酒。卒，谥文定。有《澹然集》。缙，字文绅。清浪卫经历。两旧志均未载，今已据补《选举附表》。又方正跋中有云：及来仕金华，有从事浙藩者，曰缙，字文绅，颇聪敏秀拔，出于人表。合观此篇，则缙之人品可以概见，

惜其生平事实不详也。

《徐氏家规》序

贝鲁瞻

规所以圆夫器，犹义所以维夫家也。大道之世，风气浑朴，比屋可封，人有士行，无所事乎防闲。迨乎末季，渐不古若，淳庞忠厚，弗克胜夫，乖戾悖逆。士大夫家，即不敢以我之所是徇人所非，而同趋靡靡，是以必欲自成其教于家也。徐氏履诚，有志《大学》修身齐家之事，谓聚族宜有规，庶几可理。爰摭先圣贤格言，增之周氏举要，参之义门楷范，合九十五条为一篇目，曰《龙邱徐氏家规》，命其子珙来京求序。惟夫古礼尚存，易简明白，坦然可由，今乃加多者何？恐后人未达古之意也。夫舍规固不可以为圆，用规而器或不尽圆者容有也，与理家之法曷异乎？责今人以古礼，咸罔不怪。殊不知千万世一道也，千万人一心也。试以余目击耳闻者言之：浦阳郑氏，由南宋迄今同居共食，合指数千人，无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名公为书“浙东第一家”镌诸石，究能致此，惟义而已矣。义者天理所宜，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间能一本诸义，则人伦修，上下章，内外肃，家用平康，即三代之民之俗矣，何患不齐？履诚读书博古尊贤好士，是规乃博识君子因其实而相与订定之，虽百世可行也。

右文，录自康熙《志》。是书《艺文考》中有考证。鲁瞻何人，未详。

义民余希哲存义堂铭

魏 驥

三衢余本昭额其所藏之所曰存义，盖欲于义无时或忘也。余遂为之铭曰：

天地之德，生生不已。生之长之，无间彼此。有美君子，惟心

是体。视彼颠连，无异乎已。我财我有，惟以济之。匪蹴匪嘑，兢兢于兹。冀彼饥寒，转为熙熙。岂曰要誉，实事之宜。既不为名，尤不责报。责报为名，义则草草。我铭斯堂，崇尔之好。存乎存乎，尔其永保。

右文，录自康熙《志》。希哲，见两旧志《选举》内所附义民，即正统间，出粟二千一百石赈饥者。骥，字仲房，萧山人，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卒，谥文靖。

重修城隍庙记略

王 瓚

天顺庚辰，余领命出令龙游，邑事修明。明年辛巳早涝，令率父老躬诣祷之，累应。壬午载旱，祷之不爽，其报如初。又明年，雨暘时若，五谷丰登，令乃进父老而谕之曰：“神司鉴察，以系一邑囑望，抚兹人事和平，人民安堵。不图改观，将鞠遗址为草莽。”于是，首捐资为倡，邑之巨室名士，闻义趋先者，云蒸雾滃。即日庀工鸠材，首建中堂五楹，高广宏深，有加于旧。后峙为宫，侑神栖息。前扩为厅，启民皈依。余故敬书，以为方来者告。

右文，录自两旧志。瓚见《宦绩略》。原题云记略，疑非全文。

修儒学记

商 辂

龙游，三衢大邑也。屋室富庶，人物奇伟。天顺庚辰，进士王瓚廷器来尹是邑。甫再期，政成民安，年谷告丰。奠谒之暇，喟然叹曰：“学校风化之本，有司首务也。顾栋宇颓圯若是，可愬然于怀弗思所以葺而新之乎？”于是，捐俸为倡，同寅协赞，师生劝助，众庶乐趋，鸠工度材，卜日始事。将废者修之，已废者复之，饰以丹漆，盖以陶瓦，殿堂、门庑、斋舍，举焕然一新。棖星门三柱若楣，昔以

木，今易以石。门之内泮池，通溪支流，水浸淫易溃，兹以石甃之，桥于其上。礼门东北旧文昌祠隘陋，移创东南，明敞轩豁，视旧过之。祠之后地夷衍，水横以流，周围号屋数十楹，中设饌堂，百尔所需无遗阙，学者便焉。经始于壬午之春，又明年甲申冬毕工。训导雷中、郭英述兴修始末，征予记之。余惟令能以身率先，故财无冗费，力不滥及；用能易旧为新，而民弗告劳，令之功伟矣。然而藏焉、修焉、游焉、息焉，果将何以上副圣明教养之盛心，下副贤令作兴之美意哉？孟子曰：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夫所谓人伦者，师之所教，教此者也；弟之所学，学此者也；用之则行，兼善天下者此也；舍之则藏，独善其身者此也。诚如是也，人才有不底于成，风俗有不归于厚者鲜矣。苟徒事笔墨以阶进身，是志于利禄者，家国何赖焉？噫！有志之士，幸相与勉之，庸书以为记。

右文录自两旧志。轺，字宏载，淳安人。乡试、会试、殿试，皆第一。原碑已佚。

通驷桥记略

商 轺

通驷桥，宋淳祐间，枢密马天骥所建。石其墩，而架以木，行者便焉。历年既久，风摧雨蚀，木朽腐不支，行者病焉。天顺庚辰，弘农王君瓚，以名进士出宰是邑，凡利之当兴，弊之当革，悉次第为之。未几，政教兼行，士民响应，乃进耆老于庭而告之曰：“徒杠舆梁之成，见于《周礼》，著于轺书，诚为政之先务也。矧通驷为桥，西通百粤，东达两京，使车之往来、王程之迟速系焉，非但商旅之经行而已。”乃命善工斲石，卷而成之，空其中以酹水者十，其长以丈记者八十有奇，而费以缗记者若干，工力弗与焉。始事于壬午之秋，落成于癸未之冬。因为记，以传来者。

右文，录自两旧志。原题云记略，疑非全文。

招庆寺题词

刘 盱

宋魏公张浚，清河人，绍兴名相也。武穆王岳飞，汤阴人，绍兴名将也。当高宗即位之初，宗社为金人所摧，郡县为群盗所挠，惶惶焉措身无地。及李纲防守粗立，为汪、黄所摈，乘舆播迁，间关吴、越，危亦甚矣。惟魏公内总枢柄，武穆外握兵权，一时诸将用命，人心协从，赫然有中兴之望。未几，奸桧用事，颛心议和，致使其君忘君父大仇，屈己臣敌。今乌石寺记魏公听颜师鼓琴而去，盖放连州过此。而武穆题木桌，则馭兵去江右日也。无几，武穆竟为桧害，魏公虽再起，势可有为，复为桧党汤思退诸人所沮，盖天不祚宋然也。识者不能不归咎于高宗，而切齿于群奸焉。兹寺自唐太和以来千余年，其间兴废靡一，虽昔童时举、赵介有记，余丞相端礼有书，亦泯然无存。所恃坚固而不拔者，惟张、岳二公忠言谏论耳，岂兹寺当二公以表暴之耶？余读《宋史》，慕二公为人。成化丁亥春，督学过衢，因阅郡乘，获睹二公遗言，独能已于情耶？敬题其后，俾寺僧文兴等刻石焉。千载而下，痛建炎南渡故事而慨仰于二公者，奚能无所憾也？

右文，录自康熙《志》。盱何许人，未详。

乡贤祠记

尹 直

古之有道德者，生教于其乡，歿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殷学也。学有先贤之祠，礼也。礼出人心之本然，居其乡，习其文，考其德业精神，寤寐如或见之，不有崇报之礼耶？龙游学旧有三贤祠，祀汉龙邱萇、南齐徐伯珍、唐徐安贞者素矣。时殊世远，学圯祠倾。天顺中，弘农王侯瓚以名进士出牧，首兴学校，其营建规制、始迄岁

月，具见学士商辂记。成化丁亥仲秋，王侯偕学谕三山朱君宗荣，率僚佐生儒释奠，顾瞻慨然叹曰：“圣配哲像具者如此，而七十二贤、汉唐宋元从事未貌者，庸非缺典欤！”王侯分俸为倡，朱君割资继之，僚属生儒都人之感激者又继焉。郡二守昌黎魏公安至，亦趋执事者用心而赞成之。越明年夏，工既竣，冠冕纓佩，左右颀昂，俨若雍容乎杏坛之上。既而王侯曰：“祠祀三贤，盖循旧耳。今祠兴像设，而兹邑贤才实盛于宋，若飞骑尉饶州刺史吕公防、左丞相余公端礼、尚书给事中刘公章、祭酒兵部尚书余公嵘、资政殿学士兼侍郎胡公大昌、签书枢密院马公天骥、户部侍郎吕公好问；名宦则以清节来令迁元帅谥忠简者宗公泽，其文章政事，名当时，信后世，皆足以光贲兹土，而振起斯文于无穷，乌可俾其泯灭无闻耶？”于是，增而合祀之，此则士子崇报之美意也。翌日，训导郭英、张嗣玉书来比京请文，用纪颠末事。余惟学校王政之首，治道由之以张弛，奈何执政者往往视如邮亭传舍，曾不知子产不毁乡校为古今之美谈耶。王侯作兴学校，而于先贤祠尤拳拳焉，朱君协力相成，始终不懈，二君子之有功于名教也，岂小补哉！仰止高山，弦诵洋洋，而贤才之盛于方来者，庸有既耶。噫！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后之嗣政教执业来游者，其亦有感于斯文。

右文，录自两旧志。尹，字正言，泰和人。官至兵部尚书。卒，谥文和。原碑已佚。

竹轩处士祝君墓志铭

章 懋

国子生龙游祝璋衰经踵予门，拜且泣曰：“吾上世惟勤于治生以丰厥家，而未有儒其业以显者。先君始折节读书好礼，交结贤隼，用载扬休声厥美，尝进璋等于学，盖欲其有所成立，以跻攀尺寸为里闾之荣也。而庸劣无似，累举进士不第，无以光昭其亲，为罪

大矣。今先君歿且逾年，将就窀穸，而未有为发其潜者，愈重不孝之罪。敢奉状以请，惟先生赐之一言，庶几死而不朽，少慰先君子于溟漠，则璋虽不齿于明时无憾也。”璋既与予有雉，且从予问学，谊弗可辞。按状，祝氏出黄帝后，晋南渡时有讳巡者，以散骑常侍来守信安，因家焉。厥后又迁于龙丘之锦里，历世滋久，族大以强，而资产之富、门第之华甲于一邑。曾大父仁二、大父子进、父仕恭，皆隐弗仕，而以豪侠有闻。母徐氏。君讳希实，字汝诚，别号竹轩，志尚文雅，尤喜吟咏。乡先生若金长史用诚、江纪善秉心，尝与之游，咸器重之。正统中，有御史行部，好为鹰击，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者，悉以重法绳之，不少贷。时祝之门户方盛，群从兄弟别屋而居，竞以武断相高，君虽有豪纵任侠之行，而昧招损恶盈之戒，不少谦抑，以故亦为仇豪所诬不得白，而与仕恭俱谪辽海矣。君虽在行伍中，未尝戚戚，每以书史自娱，尝往来京邑，学诗于翰林学士华亭钱先生溥。所与游皆一时名胜，若尹编修直、郑黄门孟祥、郑侍御佑、高主事举、曹进士泰，其最故者也。天顺初会赦得免，侍其父以归，计去家已十有五年矣。资虽破毁，而母妻故无恙，乃悉力殫虑，节缩财用，期以兴废举坠。凡屋舍垣墉之坏者新之，田园之芜者辟之，其见侵于人者则酬其直而复之，不数载而整然完美，视昔有加矣。君又以富者怨之府积而不散守财虏耳，于是务为长者，人虽加以横逆，忍弗与较；而周人之急，惟恐弗及，有借贷而不能偿者，亦不责也。尝捐白金百两，助修邑之通驷桥，不以为费。及岁荐饥，又输米六百斛，以资州县之弗给。朝廷嘉之，特授七品散官，以旌其义。君亦不自以为功也，惟延明师，崇诗书礼义，以教其子，俾为善士。中岁后，悉以家事付之二子，不以世故撻其心，日与宾客耆旧陶情豆觞壶矢间，或携声妓燕游于水亭花榭、竹石林泉胜处，优游以卒岁，其亦善于处富者矣。乃成化甲辰夏五月之六日，以疾终

于家，距其生永乐庚子某月日，得年六十有五。娶徐氏。子男二人，长即璋，次珂；女三人，陆周、尹贤、劳禧其婿也；孙男六人，弼、望、正、权、允、信；孙女二俱幼。璋等以君卒之明年九月，奉柩葬于邑灵山乡状元峰太和岭东，从卜兆也。呜呼！世之以罪坐谪万里从戍而能免归者鲜矣，况能不失其旧物乎！归而不失其旧物者鲜矣，况能享有寿考，以膺禄命之荣者乎！至于克昌厥后，祚胤多贤，则尤其鲜者也。而君无不备焉，其得诸天者厚矣，非积善之有余庆者，能若是耶？斯其可铭也已。铭曰：

有彦于乡，令德令仪。不荣以禄，亦雄于资。人或挤之，蹈彼危机。天斯佑之，去险即夷。再植有家，惟义之为。捐金发廩，勿吝厥施。命服斯呈，以易布韦。作善是报，苍苍匪私。既多孙子，亦介寿祺。鼓缶而歌，或全其归。状元峰下，有冢垒垒。孰昭其潜，曰有铭词。

右文，采自《枫山集》。枫山，懋别字也，兰溪人。案：祝希实之名不见于两旧志。惟《选举》内义民，成化元年，出米二百五十石者，有祝实。疑即是人。今故不更入《人物别录》。《人物传》中祝望为祝璋子。赖此文知之，且可略见明中叶地方情形。两旧志均未采录，何也？

龙邱名贤赞

袁文纪

龙邱处士苕 独善有心，慕外无愿。躬德履仁，超夷迈宪。新都再征，韬光不见。允冠乡贤，坐享壤奠。

徐处士伯珍 肥遁九峰，究心经史。应辟即旋，坎流艮止。弟昆偕老，四皓齐名。石壁吐耀，隐德之征。

徐尚书安贞 龙邱之英，南州之彦。三应制科，咸居首选。阶超武陟，位列起居。生封东海，卒赠尚书。

吕大中防 瘞狐协梦，鸣鸡感神。职领州牧，阶摄武臣。子姓象贤，联登上第。揭匾于坊，是曰丛桂。

徐吏书 知柔知刚，乃文乃武。手夺国书，犬羊气阻。天子嘉赏，诏覲两宫。奉祠进秩，以天年终。

徐忠壮 徽言 大君北狩，小丑南侵。晋宁失援，陷足于金。虜以酒诱，公以杯掷。披衽受戈，屹尔僵立。

刘文靖 章 学贯斯文，名魁廷试。团石之讖，乃征于是。非非有语，刺刺有书。文靖之谥，用表通儒。

余忠肃 端礼 黑龙踞石，梦应泰山。少年及第，即躋通班。扶天柱石，光照九寰。茂勋芳烈，奕世不刊。

马枢密 天骥 释褐江淮，军马是领。预讲经筵，签书宥省。奸相擅权，抗辞而旋。西湖之创，取适暮年。

胡资政 大昌 对策天廷，理直辞峻。主司避嫌，抑不录进。卢权董政，谪守太平。青宫有识，称曰先生。

余少保 燦 挺然立朝，如孔如阳。卓尔临边，若杜若羊。献纳忧勤，铨序平允。后村有铭，无愧庄敏。

吕侍郎 好问 宝祐之初，特进显谟。金鱼玉带，厕迹三孤。谢事南还，分茅胙土。开国龙游，实食千户。

徐太守 陵 早为邑掾，未展其才。虞翻一顾，名播中台。三历花封，吏民归向。迁守零陵，荣超叔向。

宗贤 令泽 释褐元符，典兹壮县。建学立师，民风丕变。帝闻其名，迁守东京。渡河数语，虽死犹生。

郑县簿 岩嵩 德祐季年，饥馑再疠。出粟平糶，活口三千。有司上闻，立坊表义。粉版去书，光照四裔。

程广平 汝士 身由胄监，心系亲庭。自亲之歿，绝志功名。卒老于乡，乡人是效。锡命远颁，载旌廉孝。

右文，录自两旧志。文非甚佳，宗忠简列入本县名贤，似亦未当。今以文纪为贤县官，故仍存之。诸贤时代失次，今亦仍其旧。

社学记

弘治《志》

龙游，衢壮县也。社学凡四：一曰文昌，在县西；一在王村；一在灵山；一在湖镇。上栋下宇，彼此一矩。师生有舍，讲义有堂，庖馐器用，百尔具备。惜乎为教育之地，未闻尽教育之道，实用不存，并其地而阡于芜。及弘治壬子，袁公制锦是邑，察其故而遍历焉，周览环视，考其旧制，毁者葺，败者易，弗俭而苟，弗侈而益。既而令各闾里之子，无贵贱少长，从便就学，延师以教。复进子弟父兄，谕以官府设学之意。坐师列弟子，示以古人教学之方。曰：“师之道在正法、在御寇、在因材施教，毋倦教、毋击蒙、毋遗实而咀华。凡弟子之职，其志宜正、其行宜直、其学宜勤、其务宜要，既然而弗失弗怠，循序以进，渐渍以洽而已矣。”师弟子再拜受命。公曰：“未也，不范之规矩、课之功程、约之赏罚，不可减。”曰：“成童而下习幼仪，诵小学日记故事，书精诵，事强记。而上习大学，诵语孟经史，依仁游艺。先生讲解喻以要义，毋徒诵说，要实践也。于此勤而业进者赏，大进者升乡校，不进戒夏楚，顽罚桎梏。”朔望稽其文而考其行，奖其贤而励其否。自闻命后，先生施教弟子，是则愚惩懦立，而贤知益劝。期月之余，闾闾秩秩，成矩是由。渐婺以西，届衢以东，岬严而南，境括而北，充然盎然，书声比屋，而文教大行焉。于兹有六年，教成俗美。闾闾僻壤之中，藜藿膏粱之子，皆有胡文定公子弟气象，淳淳雅飭，可以增广生员矣。于四学之师相谓曰：“昔此民未知学，遭宋令宗公泽建学设师，讲论经术，风俗一变，而贤才辈出。国书特载，以昭善教，今日之教宁是耶？宜吾侪伐石以志，用垂不

朽。”议以克合，乃请记于余。余惟在《易》有之，上坤下泽，其卦为临。临者，上莅下之义。象曰：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公之谓也。公精《易》，凡所设施皆自易道中流出。夫岂违道以干百姓之誉哉！公名文纪，字邦振，六合人也。

右文录自康熙《志》，惜不著撰人姓氏。

预备仓记

王 鏊

县大夫袁文纪，起预备仓于县治东。先是，有诏劝民出粟以备饥岁，然多露积不垣。君曰：“能聚之不能廩之，其与几何？”乃相地于东华庙之阴，宽衍燥刚，程物量功。令民过举者赎，不能者往役，罚楮抵入谷，民乐趋之。经始于癸丑七月，迄今乙卯八月乃成。为屋凡八十有一，左一十二，编以六德六行；右亦如之，编以地支。居谷凡五万七千有奇，出纳有次，会计有方。缭以周垣，扃以石门。其大要则丰收而凶散焉。

右文，录自两旧志。疑非全文。鏊，字济之，吴县人。仕至文渊阁大学士。卒，谥文恪。此篇疑非全文，原碑已佚，无可证矣。

修儒学记

谢 铎

龙游学校，毁自胜国，地侵于民，久失其制。有司因陋就简，补敝葺坏，盖二百年于兹。弘治己未，六合袁君文纪来莅龙游，释菜于庙，顾瞻咨嗟，大惧弗称。遂白诸当道，迁故地，而大更作之。学之中为大成殿，殿之前为两庑，庑之前为戟门，门之外为泮池。其西则为神厨，为神库，为宰牲所。学之后为尊经阁，阁之前为明伦堂，堂之左右为斋宿所。其外为东西斋，为饌堂，为仓廩，为廨舍，为号房，皆焕然一新。落成之日，侯已迁而通判吾台矣，顾谓予曰：

“吾发龙游功且未终。终之者，汤令尹夏民也。夫修学在有司为常事，固所不必书。惟学既成，而诸生惧未知所以学，愿先生终有以教之。”予曰：“嗟乎！今学校之遍天下，天下之士盈学校。其所诵读皆六经四书之文，其所讲习皆孔孟朱程之道，不可谓不知所学矣。今兹邑西连广信，象山之学在焉；东望永康，龙川之学在焉。而徽之考亭、婺之东莱，皆近在咫尺。今其为书具在，其是非得失必有能辨之者。苟知其所以辨而绎焉。以实用其力，则所谓圣贤之学将不外是矣。其他日闻有卓焉名世，如赵清猷、徐诚叟诸公复出乎衢，则亦岂非斯学之光也哉！”

右文，录自两旧志。铎，字鸣治，太平人。仕至礼部右侍郎，管祭酒事。卒，谥文肃。

重刊《革象新书》序

许 讚

鄱阳赵缘督先生，天资颖拔，学识精邃，著《革象新书》三十二篇，极论二仪、三辰、五行、四时之化，该历代之制，尽群贤之见，括诸家之历法、晷度、物象，参酌折中，正误阐微，无不备当。宋景濂诸先生序之详矣。窃思众先生谓缘督值天文有禁之时而著此书，以为未然。盖天文之学有二步算者，测其形体运行之度，乃已然一定之迹；占验者察其顺逆常变而预知其休咎，乃未然将形之兆。自昔有国家者，欲民知神化无方，而福极出于人君，且以泯变逆也。故天文祥眚征验，不欲人先知之，一以敬天，一以尊君，一以定民，所谓有禁者此耳。是书皆已然一定之数，固非所禁。不然，则授人时颁历朔，圣人岂废其典以愚其民如此哉？观义乌先生曰，缘督立成等篇，皆载占验之事。革象者，天地、日月、五星、四时之故，则时禁固不在此而在彼，立成不与革象并传是已。此书旧刊于广东，山西宪长沮涯张公连得善本，读而奇之，都阃毗陵陈公谨请归，翻刊

于宣威公署，嘱余记之。呜呼！总约于方册而中乎亿万里之辽漠，推测于一时而准乎千百世之前后，审拟于近小之事物而深通乎幽玄至大之理，缘督之学岂非得于神会精聚之间，先天而不违，后天而允合者乎？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兹书一行，智者知所从事，有助于穷理致用大矣。沮涯、毗陵之用心不其厚欤！正德十五年题。

右文，录自康熙《志》。所谓重刊者，当是王祎改定本，观其称祎说可知。赞，字廷美，灵宝人。仕至文渊阁大学士。卒，谥文简。

赠龙游子祝金宪叙

湛若水

司寇林公所礼其曹有三人焉，一曰龙游祝子公叙，一曰仙居应子邦升，一曰归安陆子元静。三子者，日与大行薛子论辨于长安，皆慨然有志，圣人之徒也。而或折衷于甘泉子，甘泉子则默默。惟岁癸未之夏，祝子拜金广东之宪，而访其甘泉子曰：“莫学非政矣。”薛子请以学告，则又曰：“莫政非学矣。”故君子之道成诸性，达诸事业；小人之道局于器，滞于影响。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故。道则通，通则神，神则人化之。故则执，执则物，物则人畏之。故君之浑浑而，小人兢兢而。嗟哉，祝子其必为君子之学而成人者之政矣，吾有所试之矣。或曰曷谓君子浑浑之道？有故之相，君子之学友其初而已。曰：曷谓初？曰：初者，与万物一也。万物与天地一也，能知与天地万物一，则可与几矣。是故人之大初也，与天地万物一，一者无物也，无物故能与道一。今夫骐驎千里之足也，物有累之，则不能以十里也。大鹏扶摇而九万，一绳系之，则不能以上咫尺。负贩之虫，以物自累，而不能致远。夫物则固有然者矣，而况于人乎？是故君子浑然而大虚，体物而无累。大虚者，其天乎，

是故至大生焉。体物者，其地乎，是故至广成焉。存至大者，德也。发至广者，业也。《易》曰：“乾之大始，坤作成物。”是故知大始者存乎仁，作万物者存乎义，一至道者存乎广大，盛德大业至矣哉。惟学惟政，一以贯之，吾于龙游子有待矣。于是，在朝同志之侣，遂请书以为赠言。时嘉靖二年孟夏月。

右文，采自《河西祝氏谱》。公叙，为祝品字。若水，字元明，增城人。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卒，谥文简。著述甚富。

北泽堰记

方豪

龙邱琴士祝公望访余遂居堂，其言曰：“县南二里许有堰，曰北泽。延十五里，溉田三千亩，利至溥也。近者，洪水特惨，夷为平滩，无所蓄，沟洫徒设，苗则稿矣，民失其利者垂三十年。自我敖公下车，锐情兴废，遍询民瘼。民以此告，公即其地而相之，集乃夫役，俾改筑于上流，授以成算，民用奋激，刻日而举。深广各以丈许，迤迳五十步，始入故堰。水由堰中行，而三千亩无勿沾者。又引其余入城，以备火患，公之利吾民至矣。征书既至，戒行有期，犹虑不能经久，命工累石，以卫其涯，堰是用固，民永蒙利。兹特伐石以纪，惟先生之言是赖。”予念公之切于为民，民之切于戴公，不可无言。于是，命公望鼓流水之调，且问之曰：“美哉洋洋乎，堰之水其犹是乎？”再命鼓南薰之调，且问之曰：“美哉充充乎，财之阜其犹是乎？”伊昔沉莱之造，至今豫襄永无水患，碑石已湮，而傅祗之名犹显。要之实心为民者，天不泯其功，鬼神犹能护其名，何假于碑，又何假于予文。公尝为潜江，百方疏决，以脱民于鱼鳖之区，予两过其地，口碑甚明，所至底绩，一堰何足以知公？自此而立朝任天下事，除天下患，一水患之除，何足以论公？于是，复命鼓高山之调，夜静声稀，霜月满地，起而问予曰：“美哉峨峨乎，公之功其犹是

乎？”予应之曰：“犹是也。”公望喜，急以余言复乡人，相与立碑于官道傍。公名钺，字秉之，江西之高安人。以乡进士尹是邑，擢侍御史去。嘉靖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记。

右文，录自两旧志。豪，字思道，开化人。官至湖广副使。

此文可为祝公望善琴之证。原碑惜已佚矣。

赠龙游穀南公平寇序

俞 樟

圣天子临御，法古畏民，敷贤馭远，最先责成于守令。董子曰：“守令者，民之帅师也。夫帅以治民，师以教民，治教兼举，而令之责始无愧。”会在国初，俗洵民淳，号称易治。顷以会宁连壤，恶少群聚，鞠为盗藪长溷，竹源之寇日益跳梁，四境岌岌，民不聊生。投城避居者，匪朝伊夕，剥床及肤，有识深虑。虽以王龙田之鹰扬，林三泉之沉毅，筹叠发而焰虐愈张，会民之不为鱼肉者几希。今幸天与贤侯，聿来经理。初至，延进父老咨询利病。既悉其故，秘而未举，乃惟民事是急，惟民政是敦。布德施惠，平政缓刑，正纪纲，明法度，治文书，革利弊。募武勇以慎防守，省浮费以待有功。已而知民可用，则以请于兵。公曰：“向者亲承严命，欲为大征之举。私窃计之，大征之名虽正，而其利害得失亦颇相侔，今则有间可乘矣，愿勿过虑以缓时机。”既得命，犹不以告人，召一二腹心潜窥默算，独决机宜。令修于户庭之间，而威生于岭海之外，歼竹源之渠魁，散古兜之部落。兵动若神，谋不再计，阖境氓士，再造熙恬，延及恩宁，亦与厘保。盖是举也，任其责之为难；而暨其成也，推其原之有自。是以兵道上其功，则曰：“心在安民，志切除盗，区划素定，计议周全。”督府嘉其绩，则曰：“有捕盗之巨功，有牧民之新政，执此以往，后效难量。”夫安民非师乎？除盗非帅乎？师以昭文，帅以明武。我公之所以底宁兹邦者，岂曰小补云乎哉？他如回舟擒黄楼

之贼，以靖江门；假渡夺东冲之路，以清海道，皆政绩之彰彰者也。当亦以类而书焉，诸则未能悉究也。

右文，采自《张家埠尹氏谱》。文虽不佳，可证尹照治绩。俞樟何处人，未详，原题云教谕。

重建县治记

胡 森

嘉靖癸卯冬，火燔民庐，黉宫、县治暨两司之行署皆及，尽举其市之所走集、所生殖，而赅者、而环者，皆墟为烬矣。呜呼，烈哉！时主簿邱宜实署县事，列其状以营建请，监察舒公汀、参政江公汇、宪副欧公靖、郡二守陈公念胥会，乃命有司阅帑藏，乃程土物、议远迩、量工力。议既定，则以邱簿董之。又命邑民之能赴义有心计者，俾之分护课役，而县治则方锦、徐越也。事甫偃功，县令钱侯仕适至，乃愀然曰：“昔子产为政，书焚室而宽与之财，岂其亟役耶，吾恐转徙者相属矣，姑宽民，戒勿亟。”于是，罢追呼，省财用，搏夫役，救灾补困，不遑日夕，数浹月，民乃苟完。则曰：“邑居市肆错矣，而公无宁宇，其何以亲政以终惠吾民乎？”于是，奏其庶功，畚鍤子来，乃即故址前为堂，后为寝，中属之以穿堂，左库右幕，厅东西吏舍。又作重门其前，而加丽谯于上。左为土地祠，右为圉圉。门之外为申明亭，为总铺。诸制法故，加弘侈焉。凡为间七十有五，为楹二百有三十。若黉宫、若司府之署，不在是列。衙宇惟令丞者得存，余亦新建。始于甲辰春正月，告成功于丙午秋九月。周而览之，听断有所，燕休有次，宾佐幕属，咸有即宅，栋宇轮奂，云凝日丽，倬乎加旧观矣。是役也，费甚巨，会于官止四百余金，大半钱侯处给，然皆不以病民，故四境晏如，而百工就绪。盖令忧民至矣，而执事左右无弗尽心，有积聚而无浮廛。故工虽巨，易集也。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况以义从事，岂有弗协者哉！

右文，录自两旧志。森是否县人，未详。原碑已佚。

重建儒学记

钱仕

嘉靖乙巳夏，余奉命来尹龙邱。既莅事，卜吉谒文庙，遂周视学宫，见其庙庑堂斋，仅草创而尚未适观厥成也。因念学校者，国家尊师造士重地，人材教化攸关，是焉可不亟理之耶？乃进多士而咨焉，僉曰：岁惟癸卯，市火烈焰，延毁儒学，宫墙俎豆俱为煨烬。时署县事者父母邱公也，乃状上诸郡达于省，于时大巡侍御舒公汀、大参江公汇、宪副欧公清胡森《重建县治记》清作靖。得其状，乃胥谋允同，檄郡及邑，捐公帑之积以重建焉。是故其承命而督工者父母邱公，暨我训师陈公也。又以分理经划于下非有其人，未易以底绩，复允诸生之议，以义民大户陆汉、叶大鼎、吕克顺、徐钟、王震、舒铎等应其役，即令智并谋，勇效力，艺呈能，是究是图，逾年而业已基矣。顾骏功未易以速成，而盛事亦将有待也。余曰：“恶是安可缓哉？”乃退而谋诸邱君宜、陈君槐，暨僚友丞王君诗，相与同志协力，区划财用，指挥匠斲奔走，群执事伐石抡材、量工命日，以至黜坐丹雘，各施其宜。复逾年而事始竣。是故中为文庙，翼以两庑，祠有启圣、乡贤、名宦者，重祀典也。后为明伦堂，又后为尊经阁，旁有两斋与夫前有棂星、戟门者，崇学制也。卧碑之石屹立于堂，敬一之亭肇建于左，又所以尊宸翰而阐皇极也。至于仓庾、庖厨、号舍、俎豆之类，罔不百尔惟新，彬彬然文物备，而士之藏修游息，爰有攸止矣。是役也，经始于甲辰春三月，落成于丙午秋九月。其堂宇壮丽，制度宏伟。龙邱之民偕老稚而观者，罔不啧啧兴叹，以为有严学宫跨三衢而甲两浙矣。呜呼盛哉！既而邑博邢君守德、章君慈，乃率多士谓余，以崇文巨典，伟制奇观，不可以无纪也。余乃作而言曰：“夫学制洵美矣，嗟尔多士其亦知所以永厥美者乎？”

吾闻之也，学以至乎，圣人之道饰躬者也，非以饰物也。匪躬之饰，而惟以饰物。呜呼，其何能淑哉！今夫圣人之道何道也？人伦而已矣。亲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别之于夫妇也，序之于长幼也，信之于朋友也，均为天性而民之秉彝也。是故道之斯为道焉，得之斯为德焉，措之斯为事焉。自古帝王绥猷立极，以平章协和者固不外此，而我国家建立学校以化民成俗者，又岂越于是哉！使尔多士果能迪兹彝典，虞疑误字。尔天性，幼而学焉，壮而习焉，不见异物而迁焉。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蔼然礼义文明之化，则学也虽谓为夏之校可也，殷之序可也，周之庠可也。克绍徽猷而匹休前烈，其为美也不既多，而声光之流也又安有既哉！不然，观其制嵬如也，焕如也，廓如也，而夷考士行，则惟知钓利禄而忘节义，弋声华而驰行检，甚者殄伦败教，罔所不至。呜呼！其何能淑哉？吾恐是学也，其美也终亦虚文伟观而已矣。嗟尔多士，其试思之。”

右文，录自两旧志。今碑尚存，但漫漶甚矣。

重修姜村、席村二堰记

钱仕

龙游治南二十里许，有姜村、席村二堰。其源出自处州山泉，一泓浩荡，百折萦纡，潺湲觞沸，大旱靡竭，灌田三万余亩，邑民岁获丰穰，赖以养活生息，利甚溥也。嘉靖二十二年，洪水泛涨，堤防冲决。堰腹马脰，沦没无存。向之洪流巨浸，悉易而为荒沙乱石淤积之场也。自是水皆泄于大河，民田不被其泽。一有小旱，惟束手待涸；虽有沃壤，尽皆赤土矣。岁惟乙巳，余奉命尹兹邑。堰长余昂等六十名进而言曰：“龙邱塘堰，莫先于此。废坏已久，惟公其阜殖我生民为也。”余曰：“俞！是诚在我。”退而筹度事宜，区处财用，经营区役。民皆欣然趋事，荷锄持箕者，雾滃云集。富者输财，贫者效力，逾年而大功告成。其石碶长一百五十丈，内穿三洞，通水

道也。马胫二条，共八十九丈，俱筑土砌石，壅泉利也。于堰支流别派，各排决疏导，周渥泽也。兴事于丙午之秋，成功于丁未之夏。堤防有待，潴泄有时，灌溉有需，田畴有赖。其灵泉沾濡甘泽汪濊，足为稼穡井养不穷之用矣。呜呼，邑民永永有利哉！

右文，录自康熙《志》。仕，见《宦绩略》。

湖岩塔记略

尹 焘

嘉靖丙辰，余归自京师，先君谓兄照及余曰：“山川之秀，人文所系，兹岩之胜可无塔以壮观乎？”余兄弟奉命，即以询于族众，金曰：“然！”即首奉百金为倡，嘱余转秩南曹兄独任之，众亦乐助其成。于是，校工用，审制量，选募匠役而即工焉。始于丁巳十月朔日，讫功于戊午之春三月。甃级七层，顶址以石，总计高一十二丈。既成，宏壮夭矫，亦孔之固。山若哀而高，水若滨而深，地若增而奇，因名之曰大观识胜也。余闻浮屠之制，自汉魏始有之，凡以标形胜，镇灾慝，示崇报，昭文明，亦裁成辅相之一端也。是塔之建，上以翊宣王度，下以焕发地灵，其所系岂小小乎哉！

右文录自两旧志。疑非全文。

先考墓志铭

尹 照

明隆庆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封承德郎、刑部主事湖岩府君考终于正寝，卜以其年四月十八日，合葬于本乡鸦鹊垄之原。不肖子照、焘，谨叙其世次与其行迹，拭泪刻石而志之。先考讳蒙，字养正，姓尹氏，世家邑之濂水乡衣锦里。曾祖讳震，字志恒；祖讳汝浪；父讳元鳌，奕世载德，阒而勿显。府君幼孤鞠于母叶氏，岐嶷有奇志，叔父辈器之曰：“此儿他日必亢吾宗。”比长，游学开化，师友名彦，徐公文溥、方公豪，咸以远到期之。继以家事孔棘，母命以从

诸兄客江湖，非其志也。则慨然思自树立，以增光前人。居常每书先正格言揭坐隅以自谨，动止有则，言笑不苟，望之知为有德君子也。孝养母氏，必得其欢心。恒以先人早世，有志不遂，力以经学课照、焘，亲为指授，切摩朝夕，勸励以正，期于有成。照领辛卯乡荐，焘登辛丑进士，皆庭训之明效也。嘉靖乙巳，以九庙恩，得封刑部主事；妣周氏得封宜人，金紫辉煌，闾里欣羨。而府君履谦守约，饮食服御如寒素，贻书照、焘，拳拳以体国恤民、清慎勤为勉，语不及私。远避权势，非公饮敦请，足不陟城府，人有善若己有之，见不善若将浼焉。尝于旅中获遗金，同行者欲共分之，府君独峻绝不受。岁歉，贷民之租不能偿者。里巷贫民死无以殓者，为买棺瘞之。遇虫蚁之微，惻不忍践，其存心仁厚如此。乡人有构争者，得公一言，即欣然悦服。鹤发飘然，丰骨峻耸。读书至会意趣，殆忘寝食，盖其所自得者深矣。饮酒以微醉为度，兴至辄雅歌投壶，宾主相欢怡如也。自号湖岩居士，吾先茔所在敢忘乎哉。府君生成化庚子，卒隆庆戊辰，享年八十有九。临卒，无一谬语。殓之日，时方晴昼，忽雷雨大作，人以为正气所感云。子四人：长照，再任新会知县；次煦，先卒；次焘，初任刑部主事，历官至浔州知府；次默，邑庠生。孙男八人：贞度、贞夔、贞稷、贞契、贞衡、贞观、贞纪、贞纯。度，中甲子应天乡试；夔，太学生；余尚幼。嗟乎！先考虽不获展于时，然其笃实辉光之德，所以仪于家，孚于族，式于乡邦者，章章如是。顾照、焘不肖，无以发扬光大之，是则可愧也已。敬为之铭。铭曰：

维尹之先，世有茂德。暨于府君，克笃其烈。志定于中，卓然不易。躬备五常，柔嘉维则。教行于家，乡邦是式。善积之征，如种而获。宠锡龙章，贻谋燕翼。体受归全，始终惟一。岿然灵光，正气不没。郁郁斯原，玄宫攸宅。子孙绳绳，绎思无斁。于万斯

年，视此铭刻。

右文，采自《张家埠尹氏谱》。足为《尹蒙传》参证。

赠龙游龙阳先生之任浔州序

向 洪

国家统一寰宇，拓地无外西南之域，穷极炎峤诸所，布列州郡，远迩相维，固恢恢乎一统之规也。越自交南不附，守在广粤。是广粤诸郡远去京师万里，少者不下数千里，然其连络土宇，以屏翰中朝，以抚绥部众，以保厘南土者，实惟有重系焉。此在识体者所恒警念，而未敢以易视也。适岁己未，乃我龙阳先生以留省秋官郎擢守浔州。报至，或曰：先生登第二十年矣，淬砺久，谙练熟，镇静渊懿，可以裨式台鼎，直谅严重可以股肱内郡，而何浔之足异。愚曰：噫！是盖以恒情求之，而非所以语天下之大计者。何也？盖今天下，广右为西南要藩，是故桂林以居藩臬，梧州以处总制，而柳、浔七郡，则又以障蔽桂、梧而雄据于其外。是控桂、梧所以严中州，控柳、浔又所以严桂、梧也，然则浔岂渺然一隅，而无关于国家大计者哉？且浔有州邑司长以听分布，有山川社稷以供祭享，有师儒学校以明训教，有城郭沟池以备防御，有粟米丝以充贡赋，有强弓劲弩武夫悍卒以应调遣。其所不逮乎中州者，则不过绮纨靡靡之需耳。议者不达，顾将以阻远少之，又以不足于靡靡之需致歉焉，其不足论天下之大计抑甚矣。方今海夷弗靖，当事者每征兵广粤，衣粮刍束率取给常赋之外，而两江苗獠岁有多虞，然犹调停抚馭，俾山谷之民安枕席屹然不可摇动，又不于守土者有重寄也乎？吾于是益知浔为不可易也。虽然，地方之所赖于官，与民之所以安于其上者，其治具非一，而其大端则廉与静也。先生抱贞守志，有羔羊之节，薄进取，轻要热，虽党里权贵不易假以束帛之遗，然则先生治郡，其大端可睹见矣。由是轻徭省敛，俾得以刀剑易牛犊；讲学兴

礼，又将以梁肉易药石。其感民也，必使增费减年而相信以心；其亲民也，必行部去檐帷而相待一体。虽其去也，尤将使有甘棠之爱、去后之思焉。先生行矣，诸大夫相与饯诸郊，更图所以为赠者，遂命次第其语书之。

右文，采自《张家埠尹氏谱》。尹焘，号觉亭，不知何以称龙阳先生也？淇，字子瞻，沅陵人。嘉靖间进士。仕至云南兵备副使。

建龙游城记

涂杰

隆庆辛未冬，余奉命来吏兹土。未至郭里许，遥瞩新城，坚峭雄丽，喜曰：“美哉乎城，可用保乂吾民矣。”寻睹片石卧道左，询之，则民前所欲以纪城事者，未果。余曰：“嗟乎，《春秋》凡城必书，重民役也，可无纪哉？”爰追纪而树之曰：龙游，衢之要邑也。其民庶饶喜商贾，士则缉学缀文取仕进。其地坟衍，无巨泽修陵之阻、重关复镇之隘。故穿窬胠篋剽劫之盗，不时窃发。又介金、衢、处、徽之冲，矿寇出没，客兵往来，即不靖，民罹其殃。隆庆戊辰，郡伯汤公行部至龙，周览形胜，念不可无城，请诸当道，罔弗俞。而兵宪毛公尤毅然趣其成，属江山令余公度地相宜，圭景测中。会召余公为御史，而傅公适至，遂申画饬规，戒成程工，乃克底厥绩焉。按城以盛民也，又曰城者成也，言一成而不毁也。建城盛民，俾之乂安，惟坚则久。惟龙自筑城以来，启闭以时，讥察惟谨，践更谁何，实严禁备。穿窬胠篋剽劫之盗息，矿寇暴掠、客兵侵扰之害消，称乐国焉。城之有裨于吾民也岂小哉！是役也，始戊辰冬几月，讫己巳夏几月。周一千几百几丈，高一丈几尺，基一丈三尺，上广九尺，女墙六尺，三面凿隍，东阻灵源之溪。门四：东永安，南归仁，西太平，北向义。楼橹便门称是。费取于田亩，工佣于募倩，故成之尤亟云。毛

公名纲，太平人。汤公名仰，新都人。余公名一龙，婺源人。傅公名性敏，睢州人。董役义民，则余华、余权、方瀛、徐远、叶天祥、曹叔元、陆煌、祝宗穆，皆效劳于城事者也，例得悉书。

右文，录自两旧志。杰，见《宦绩略》。原碑已佚。

祷雨文

涂杰

万历三年月日，具官涂杰，谨同境内士大夫及率僚属、师生、里老人等，各斋戒沐浴，祷于本县城隍之神曰：惟神血食兹土，盖亦有年，然民之所以崇祀尊神者，将谓有祷辄应，为民司命，非若妖厉淫邪之属，祀典之所不载者也。自五月至今，早稻将登，晚禾方穗，而天久亢旱，地将焦裂，万姓嗷嗷待命旦夕。此皆余平日政事乖戾，得罪于天，是以冤抑之气上干天和，旱虐之苦下貽民害，余之罪诚无所逃。今痛自修省，竭诚祈祷者已旬余矣，而天心尚未挽回，雨泽未蒙降济，余实忧惶莫知所措。尊神达观斯际，如以为余果有罪特降酷罚耶，则当告于天曰杰不职当罢，更选贤者为令；而不当祸此无辜之民。如以民有大难莫逃厄数耶，则当告于天曰彼无知可悯，亦乞降以时雨，而不当坐视倒悬之困。今事势至此，变且不测，窃意神必能体天地生物之心，以成圣天子保民之治；而乃厥灵勿彰，民忧日甚，神之心其能安乎？即予之诚不足以格神，而神岂忍愒然于民乎？且邑令传舍，余岂能久恋兹土，万一事不可为，亦可以挂冠而去。独怪尊神以土木之形偃然官民之上，此时祷而不应，其尚得为神乎？余即去位，固所甘心，亦必申告。有众毁坛变置，恐神亦不得长享祀于兹矣，是余与神将两伤无益也。盖亦早为之图，力回天怒，以慰民望，俾余与神与民皆相依如旧乎。杰无任激切恳祷之至。谨扞心滴血，亲读告文，神其鉴之哉！

谢雨文

涂 杰

某月某日，杰等稽首称谢本县城隍之神曰：呜呼，神之灵显矣哉！神之功大矣哉！始予忧旱，以告于神，惕然露祷，且逾半月。迨神亦忧旱，以告于天，沛然霖雨，遂至通宵，润四郊之稿苗，慰三农之渴望，此非神之灵而何此，非神之功而何顾？余之自反，则有不容已于言者。人之常情，方其祈祷之时，犹有悔过迁善之念，及至叶应之后，复萌自私自利之心，是以鬼神多不相信而感应每失其常耳。今杰等礼当谢神，特与神誓。夫龙之民赖余以宰之；而丞簿王旭锡、万镒，典史朱养正等，则皆有分理之责，皆有父母之称者也。如此旱荒，民艰已极，虽蒙润泽，岂无损伤？且闾阎之间，疮痍未起；憔悴之余，疾病未苏。为民父母，虽日抚摩之，爱护之，尚恐无以调其元气而畀之生全，若复忍心害理、欺天罔人，或滥取一钱一物以充私囊，或冤枉一人一事以伤公道，此等官员何以异于食人之兽也。望神即发露其事，以正其典刑，仍阴降酷罚，以祸其身家，以为人臣不忠者之戒。至于衙门胥猾之徒，尤为蠹政害民之辈，望神默谕祸福，令其洗心改过，启予时加觉察，不至长恶容奸。其终不改者，天刑国法，两无容赦。如此，庶官吏人等皆知所警，而可无负于神之意也已。若夫一切救荒事宜，容杰等与诸父老相时酌处，便宜行事，更望尊神相而佑之，辅而翼之，俾得以竟其愚而成其志。则自今以后，凡龙民之将死不死，将亡未亡者，不可谓非神之赐也。尊神其许我否乎？杰无任激切感戴之至！

右两文，录自两旧志。虽无关弘旨，而当时贤宰爱民之切，奉职之诚，可以概见，因仍存之。

归仁保义仓记

王 畿

仓以义名，公利也，然往往心殫而泽不被于民，泽流而法不垂于远，则处义之未精焉耳。自耿司农立平糶之制，长孙平、戴胄因之为常平、义仓，最称良法，今之预备，即其遗也。然升合之微，皆系公帑。民虽悬罄展转，在庾之红腐不得擅发。移文申请，动经旬月。案牘留难，艰苦莫伸。其得在关领之数者，不过十之四五耳。又有吏胥之需索，正长之伪报，廩人之扣减，其得蒙实惠之及者，又不过十之三四耳。则仓之设，殆为赘瘤，而于民亦何利哉？龙游旧有社仓四处，久而湮废。豫章涂侯莅政之次年，乃建义仓于城南，贵则减价而出，贱则平价而入，综纪条画，曲尽事宜，殆可必垂之久远者，是诚为义也已。朱子论社仓之弊，其说与今之义仓若有默契者，吾是以知其惠利之必可公且久也。仓为厅三楹，为廩六楹，又后为屋三楹，以居守者。前为门楼，外翼以垣。既三月，余过龙游，请记成事，乃为记之，以告后人。

右文，录自两旧志。畿，字汝中，山阴人。学者称龙溪先生，其何年过龙游，无考。原碑已佚。

鸡鸣书院记

赵 铨

龙游岩邑也，念东涂侯以名进士来视邑事，先德化后刑罚，恂恂恺悌，百废具举，合四境而观，赫如也。有客过而问曰：“美哉政也，其洋洋乎大备也哉！”侯曰：“未也，吾闻政本于道，而化民必士为先。慨自学道爱人之训发于孔门，而武城弦歌之声遂为万世论政之祖，吾未之逮也，而有志焉。”乃日造黉宫，与二三子讲弦歌故事，顾瞻学舍，逼于闾阖，非所以敬业乐群也。因卜地于灵耀寺之左，重冈古木环抱掩映，远望鸡鸣诸峰，高耸云端，若献秀以待者。

侯作而叹曰：“兹可以居多士矣。”遂上其议于当道，而以公帑之余充其费，择义民董其役。中为公堂四楹，后为穿堂，又后为燕室，东西列号舍各十有八。甬道重门，周回垣缭，咸中厥度。以壬申五月载工，八月竣事。民不知劳，官不称费。于是，正学之堂，鸡鸣之院，称雄于龙邱矣。学博李君应旸因上舍陆子大成求记于予，且曰：“是侯所以集诸士之呻吟以致科第勋名计者，谓不可无述。”余曰：“不然。孟子曰：鸡鸣而起，孜孜为善者，舜之徒也。夫舜大圣也，其学心学也。观其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先儒谓虞廷十六字，实开万世心学之源。舜之所以得统于尧者，得此也。皋、夔、稷、契之所以见而知之者，知此也。古今正学之传，又孰有逾于是乎？今侯以是匾之于院，将不曰正学当求诸心，求心当师诸舜欤？将不曰诸士当鸡鸣而起，孜孜危微是辨，精一是图，中道是执欤？盖必如是则学正，学正则与舜为徒，虽皋、夔、稷、契不难到也。若徒曰朝夕呻吟以取科第勋名，则是利而已矣。利则同归于跖，其去舜也，抑岂侯今日所命名之意哉？”请以是质诸侯，曰兹言也，学之道也，政之本也，以是知侯无岩于龙邑也。是为记。涂侯名杰，字汝高，南昌人。

右文，录自两旧志。镗，江山人。嘉靖《衢州府志》，即镗主撰。

《龙游翁氏宗谱》序

归有光

《传》曰：古圣人之治天下，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上治祖祢，下治子孙，旁治昆弟，合族而食，序以昭穆，别以礼义，尊尊，亲亲，长长，男女有别。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故圣王之治天下，非特以自私也。以此推之，自王公以逮于庶人，故宗法明而礼俗成，权度量、文章、服色、正朔、徽号、器

械、衣服由此而出。三代之衰，废古亡本，人自为生，涣然靡所统纪，而天下更大乱。经大兵而后定，当此之时，人如鸟惊鱼散，岂知夫乡里族属之所系哉？然魏晋而降，区区综核百氏，以门第官人，虽卑姓杂谱皆藏于有司，而谱牒特盛。迄于李唐，犹相崇重。五季衰乱，荡然无复有存者矣。虽然，古之圣王以亲亲也，亲亲而宗法立，宗法立而谱系自明，非独以谱也。谱之盛也，晋魏之失也。至于谱亦不存，而学士大夫莫知其所自，而仁人孝子之心茫乎无所寄，岂不重可叹哉！翁氏居太末，相传自隋始迁，子孙蔓衍，县之杜山坞、岑堂庵、南村，往往而是。其居杜阳者，曰文钦。能追考其十八世以上，曰学士君。学士而下六世，有官号、妃姓、墓地，而不著其讳。七世而下始有讳，十五世始书兄弟，又一世昭穆详焉。文钦既以为图出以示予，予观之而叹世之君子莫能以为也，为序而归之。

右文，录自康熙《志》。谱序，本编未敢率录，已详《叙例》。此篇以旧志既存，未便削去，故仍之。有光，字熙甫，崑山人。学者称震川先生。

送童子鸣序

归有光

越中人多往来吾吴中，以鬻书为业。异时，童子鸣从其先人游崑山，尚少也。数年前舣舟娄江，余过之，子鸣示余以其诗，已能出人。今年复来，吾友周维岳见余，为念其先人相与之旧，谓子鸣旅泊萧然，恨无以恤之者。已而子鸣以诗来，益清俊可诵。然子鸣依依于余有问学之意，余尤念之。尝见元人题其所刻之书，云自科举废而古书稍出，余盖深叹其言。夫今世进士之业益盛，士不复知有书矣。以不读书而为学，此子路之佞而孔子之所恶，无怪乎其内不知修己之道，外不知临人之术，纷纷然日竞于荣利以成流俗，而天

下常有乏材之患也。子鸣于书盖历能诵之，余以是益奇子鸣。夫典籍天下之神物也，人日与之居，其性灵必有能自开发者。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崖不枯。书之所聚，当有如金宝之气，如卿云轮囷，覆护其上，被其润者不枯矣。庄渠先生尝为余言，东广陈元诚少未尝识字，一日自感激，取四子书终日拜之，忽能识字。以知此书之神也，非书之能为神也。古人虽亡，而其神者未尝不存；今人虽去古之远，而其神者未尝不与之遇，此书之所以可贵也。虽然，今之贤者直以为土梗已耳。子鸣鬻古之书，然且几于不自振，今欲求古书之义，吾惧其愈穷也。岁暮将往锡山寓舍还太末，书以赠之。

右文，录自康熙《志》。余藏清初人撰《明史五传》私稿抄本，《文苑传》中有童珮，言珮尝鬻书崑山，归有光见而爱之，令受业门下，学益有闻。康熙《志》亦言其执经于归有光。今此序仅云有问学之意，故据以改前志，附载于此。

《杨盈川集》序

皇甫沅

尝观经籍厄于先秦之火，扰于中原之兵，浸聚浸逸。幸遇好文之主，下求遗之诏，括以轺使，宠以官资，鲁壁既罕，汲冢斯发，隋唐而后始广备云。经传子史日阙，矧文集乎？大唐弘文，风沿江左，道盛开元。时则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并称年少，俱擅高才，海内号为四杰。马氏云：王集二十卷，刘元济为之序；骆集十卷，郝云卿为之序。然王诗赋之余，未睹他撰。骆书启之外，罕载杂篇。卢惟诗赋，附以五悲，咸似未全书也。杨集□□卷后止二十卷，今皆无存焉。童氏子鸣耽书籍，谓淫嗜成癖，而盈川者其所产地也。参兹下民，眷言父母，年祀绵隔，桑梓犹存，溯灏水以兴怀，眺龙邱而寄慨，搜辑遗文，汇哀简帙，上于郡守高淳韩侯，深奖斯举，移之

县令南昌涂侯，乐董厥成。若子鸣者，学臻博极，识阐渊微；架富缜细，载充兼两；秘监取正，访于茂先；内库所无，询之宏靖。伐山而采群玉，披沙以检碎金，共得诗赋四十二首，序表、碑铭、志、状、杂文二十九首，勒为十卷。保残守缺，存十于千，不愈于湮没乎！夫著作之文，张道济譬之悬河，宋延清叹其游刃。若浑天之制，考覆精详；冕服之辨，援引该洽，顾不可传耶？设使生同其时，则吴公之知贾傅，邛令之重长卿，抑奚让焉。子鸣惧希宝之弗耀，岂抱衡而自私哉？其怜才甄艺志，盖可嘉矣。韩名邦宪，己未进士；涂名杰，辛未进士，为良守令云。

右文，录自康熙《志》。沔，字子循，长洲人。今通行本《杨勇盈川集》诗文篇数与此序所述正同，知即童珮所编之本，而卷首不载是篇，犹幸康熙《志》存此文，得以考见，信乎《文征》之足重已。

《徐侍郎集》序

童珮

余乡有先贤，曰徐公安贞，官唐玄宗朝中书侍郎，东海开国男。按国史，安贞，龙邱人。尤善五言诗，应制三擢甲科，拜学士。上属文，多命视草，甚承恩顾。天宝初卒，加赠东海子。属者高淳韩公，以秋官尚书郎来守我衢。龙为衢支县，其地多徐姓，然不知谁为公后。相传有集凡若干卷，亦散漫不复见，此诗赋杂文十有三篇，往余得之断碑脱简，以故多阙文。余生公乡人后，公书亡且久，乃获收其绪余于千百什一中，盖亦幸矣。或谓余外公家本徐氏，无乃公后乎！今其子孙式微，转而告之四方，安能招而问之耶？韩公以儒学饰吏治，百废聿兴，尤加意文献，见公此编，以为是诚山川之光也，凤之毛、麟之角，宁谓其非全体而不为之重耶？手为詮次，授诸梓人流布之。猗欤！公以一代文儒，雅负海岳之灵，腾耀于世，如

龙骞云游，莫之可挽。方其载笔翰苑，润饰鸿猷制词，谓为德行宗师，文辞雄伯，博综维精，弥纶有序，盖深有夹辅之望。公默察朝廷怙宠佞幸，大政紊坏，遂免冠远遁，视名位如敝屣。及天下不宁，大官小臣鲜不罹祸，公独能全身林壑。今读其文与诗，并厚重敷瞻，端严警拔，都无凌轹急促之气，虽百世而下，人犹想望其丰采。君子谓龙之为地，当山溪交错，俗尚纤啬，民到于今，莫能尽变。公出乎其间，崛然而起，爰以文学振动海宇，至亡姓名自废于喑哑，杂于贱流，其灵气卒不自掩，姑不论其他，岂不诚然豪杰也乎哉！乃余乡之人，不特不知公，至其子孙族属，皆忘公所自出，苟不以韩公之好文，求之深且切，则公之此编，余且录已三数十年，又何从示人也。

右文，录自康熙《志》。珮见《人物传》。今《徐侍郎集》已佚，赖此序及王穉登序，知其崖略。

龙邱祠堂记

童珮

先生名棻，龙邱姓也。汉季，隐居太末山中。今县与山名，并从先生姓云。童珮曰：予谬生先生国人后，少尝数数登龙邱山，过先生居处，其栖息咸在岩壑间，盖与人殊矣。父老又指其下，即先生冢，乃不封不树云。岁隆庆辛未，南昌涂侯以进士来治龙，会上元年，与天下更始，州邑政教坠失者举无后。侯询于众，得先生事行在《汉书》，盖昭昭然，为之喟然曰：“今夫一中人之家，祀其祖先，必有共伏腊之处。矧邑以先生名，是先生曾为一邑祖，乃蔑有一区，用陈俎豆以妥其灵，此不特县官莫虔，即举邑之人欲展先生之高风皆不知所乡。政之缺失，莫是为大。”乃为卜地治东东华山之阳，下令凿石畚土，抡材度工，丹墨漆垩，靡不善良，阅数月而告成。门阶庭庑、斋序庖漏，百尔孔备。于是，涓日协辰，率寅属生

徒，大祀于庙。岁方有秋，共者不劳，香稻醴酒，溪毛山实，既丰且洁，当事者益有征乎先生之福祉。先是，邑之人知侯聿修庙宇，修祀有日，转相告语，即深山穷谷黄耆颁白、小夫稚子，罔不扶携来观，以为吾人也今而乃知龙之所自。嗟乎！先生化后历春秋一千五百有奇，其间老佛神鬼，丹碧尔庐，土木尔躬，不知几何，于是而先生之祀仅得与后来诸贤同列于社，人犹为惑甚焉。得非以先生不过一处士，无有官职名号之赫奕；又先生之姓通天下莫见，非有子孙宗族之繁衍。苟非贤人君子为政，则先生之祀，不几何一线之系也乎哉！是日也，天宇澄朗，云霞萃止，木叶不飞，原野郁葱，东华之阴突然而临者，是谓龙邱之山，《图经》谓其特秀林表，峰色丹白，远望如画莲花，乃今有若增丽焉，得毋先生之灵昭格乎上，于以见之耶！侯既成礼，复系以迎送神之辞。辞曰：

列芳鲜兮，陈醪醕。振鼉鼓兮，鸣凤笙。日眇眇兮，众山青。神之来兮，白云停。纷下拜兮，披景星。露滚滚兮，湿霓旌。山气开兮，初日升。

又曰：

神乘龙兮，云中还。俯而乐兮，龙蜿蜒。新宫奠兮，故山前。时归来兮，省川原。高岩峙兮，绿波缘。锡福祉兮，奚其先。木有本兮，水有源。

右文，录自两旧志。原碑已佚。

龙邱祠祀田记

祝尔庆

先生自汉至今，历祀千有五百。令兹土者，鲜有慕先生而特祀之者。豫章涂侯来视兹邑，既下令拓基以建祠矣，岁月伏腊，又割俸资备牲醴，躬祀先生于祠下。士民奔走伏谒，仰瞻叹慕，咸谓先生之节固千载高士，而贤侯兹奉亦百世绝响也。然吏之迁转靡常，

凡祀典不著于令甲者，咸随人兴废。里人方文济捐田一十二亩，方铤捐地四亩，助充祀资，即使公擢去而祀可无匮。所谓上有所为而下必应之者，其信然欤？盖尝论之，先生与子陵生同时，居同地，相与媲美于生前。或以名其州，或以名其邑，又并垂休风于身后。譬之鸿鹄冲霄而起，联翩颀颀，并翅翱翔，下视八垓，横绝四海，未易以优劣议也。文正范公为严守，建祠作记，脍炙人口，遂使子陵之节日新而月盛。若先生者，向微景灭，知之者稀，视严君若在所不逮，岂亦未遇其人如范公者欤？今涂侯即今之希文也，则先生之高风，自是隆隆然日兴起，与子陵之山高水长者又并驰也。噫，吾于先生而贺其得所遭也。

右文，录自两旧志。尔庆，见《选举表》。原碑亦已佚。

涂公泉记

唐汝楫

今之仕者，虽有慈仁恺悌之政，而衔命迁转，迄无宁迹。民虽有顾恋缱绻，忍不能舍之爱，终莫能挽其驾而为之留。于是，有可以寓其爱于不忘者，即而名之，使一旦迁转而不可以留，而吾顾恋缱绻之情依然不啻如在其左右，若周民之于甘棠焉。龙游尹涂侯，于政暇阅《图经》，以邑之得名由汉龙邱萇先生，祀享未严，非所以风世，乃下令立祠祀之。庀工经始，忽见祠址嘉泉迸裂，士民骇异。凡奔走聚观者，莫不呼之为“涂公泉”、“涂公泉”云。予以为静渊有本，因泉之所以蓄而取不穷、用不竭，则泉之所以达也。侯以沉潜泓演之资，济以渊涵深造之学，流于既溢，泄于持满。其见于政者，如仓贮苏涸，韩绍之康济也；馆肆濯磨，文翁之教泽也；疏闾浚滄，西门氏之灌溉也；筑辑通驷，国侨氏之济涉也。至于龙邱先生，清节湮泯历千四百余祀，令兹土者曾无香火之情，侯破千古之见，发潜德之光，合境之内，无论尊宿倪稚，躬谒祠下，仰瞻熟睇，感

慕悦喜，若先世祖祢淹恤于外，蹶然来归，鲜不幸于见而悲其晚。亦犹兹泉，涌于沙砾，混于沮洳，蔽于荟翳，蓄之既极，倏然流通。以是知先生清淑之气，与侯精诚相为感孚，特发于泉，以示灵贶昭答焉耳。士民沐侯德泽，既沾且渥，泉溢之异，足寓其爱戴无已之情。于是，归美于侯，以名其泉，比迹于召伯之甘棠，其谁曰不宜。侯之将来，润饰皇猷，泽施寰宇，虽未可涯涘，而兹邑之遭，实侯泉达之始也。乃因方生之请，而遂为记之。

右文，录自两旧志。汝楫，兰溪人。官至左谕德，著有《小渔遗稿》。文末云：因方生之请。方生，或即捐田之方文济。原碑已佚，今存“涂公泉”三字。

《徐侍郎集》序

王穉登

唐盖有徐侍郎。云侍郎者，名安贞，衢之龙邱人也。当明皇朝，三应制科，并擢上第，尤工五言诗。上属文，多令视草，每奏一篇，往往当人主意。官中书侍郎，东海县开国男，恩礼甚厚。方是时，李林甫渐柄用，稍露机牙，公心害之，惧不免，乃去，而自暗为佣于浮屠氏。浮屠不识也，北海太守李邕见其书识之，会林甫且死，遂挟之归，以天宝初卒。与林甫同时者，衣冠之徒祸不旋踵，曲江公虽赖海燕自解，而犹愁居慑处局促越超而后全。惟公鉴履霜之渐，获免刑诛，人莫不高其有智。唐迨今几千载，而龙邱复有逸民曰童君珮。童君外大父徐也，乃集其诗赋杂文一十六编，次第都为一卷，而阙文者什一。呜呼！亦大寥寥乎。集既成，适秋官郎高淳韩公出刺衢，与童君布衣交而善下教，嘱邑令侵之木。未成，而韩公疽发背卒。于是龙邱令涂君汝高，遂趣成之。夫龙邱溪山相错，足称岩邑，然弹丸乎其地耳。雕龙之士，仅若而人，指欲屈而不得下。如徐公者，顿举岩谷，辱身贱隶，几于佯狂避世之流，而辞令茂

美不能自掩，岂不岿然鲁灵光哉？童君与公同井里，俱善文，虽无卿相之位，其屏谢声华，消灭景光，以自全于世，又略相当也。卒使徐公之集出于蠹鱼覆甑之余，而获与断圭残璧宝于人间，是卿相者贵而贵耳，而身后之名顾托布衣显矣。虽然微良二千石之力不及此，而涂君者能成韩公之志，岂寻常士哉？抑文之显晦遇不遇，盖有时耶！

《童子鸣集》序

王穉登

子鸣既葬之明年，而伯氏子重以遗草自太末至，谈君思重出爰梓之，授仆使刊定。仆不敢私也，以授秦君汝操汝立、朱君在明、安君茂卿相与往复讎订，再三而未成，最后得黄君清甫始成，清甫功盖什九焉。去留者相半，凡得诗四卷、文二卷，定为《童子鸣集》。以谈君爰授梓氏，而舒君晓董其役。舒君者，子鸣里人也。子鸣托志孤特，不喜声华，沉精篇籍，为之寝食并废。幼从其父为书师，手一帙坐船间，日夜不辍。历岁久，流览既富，腹中称经笥矣。子鸣顾埋照自匿，不喜出长于人，骤见之，不知其为鸿生彦士也。往岁游燕山，燕山词客如云，所至必分曹命简，听漏画烛争晷刻之捷，无论雅俗，第以速就为豪。举如雷霆鸣瀑，飒沓暴至，远惭吉甫穆如之咏，而作者人人得色，自负李供奉哉。视子鸣方危坐匡床间，目瞪不出声，若不雕龙也者。比诵一篇，即含思峭绝，寄情幽远，风旨才调，复绝人群，客为之气色沮丧，意不自得。子鸣愈遏然不敢当此，何足奉诸君鞞鞞囊鞬乎？性喜撰述，闭户属草，必屡易而后出。出则使人弹射其疵，往往未愜，并其草削之，不存一字，存者又散置床头，漫不甲乙，鱼蠹鼠啮之略尽。子鸣敝帚弃之勿恤也，以是所存益无几矣。呜呼！古之立言者，冀欲以藏之山岳为不朽耳，非区区争地上之名乎，奈何令之子大夫徒以辽豕黔驴相夸竞，听者承下

风而谄谀，谄不极，谀不甚，方且目摄之。又或自相矜炫歌，呼击节而不能已，曾不知知识者之喷饭也。以彼其人而较子鸣，非夫所谓桃李不言者欤？梓成，仆将载桐江之波一斛酌子鸣松下，庶几不负黄泉哉。更语子重守旃以俟桓君，毋令群伦辱之甌上乎。或譙仆之嗜《子鸣集》犹之羊枣，然则非独仆也，盖汝操诸君皆有左袒之私矣。

右两文，录自康熙《志》。穉登，字百谷，长洲人。以诗鸣于当时。

童子鸣传

王世贞

童子鸣者，名珮，世为龙游人。龙游地皆薄无积聚，不能无贾游，然亦善以书贾。而子鸣之父曰彦清者，最称为儒雅，不寝原文作侵，误。然诺。子鸣少贫，不能从师塾。遂依其父游，得书辄问其父，字乙之；已，稍遂能旁识；已，遂嗫嚅诵之属；已，遂能臆解之；已，遂业五七言古诗，有清韵，而其为文，文亦工，尤善考证诸书画名迹、古碑彝敦之属。其游多梁溪，梁溪诸公子心慕之，争欲得子鸣一顾以重。子鸣不为逆，时时有过从，至欲炫子鸣不能也。而最后太保朱忠僖公与其兄恭靖王，闻子鸣名，而使其交相善者挟之至都。子鸣为一再过，焚香啜茗，评鹭古书画而已，不复及外事。二公既重子鸣，谋客之，一夕竟遁去不顾。子鸣面峻削骨立，骤见人，语呐呐不出口。尤笃于交谊，有所期，虽千里不爽。其所营纤馥，周身之外羸原作羸，误。不能百一，而仓卒以缓急请，亡弗应者。至为德而人负之，若己负德于人，唯恐语及也。为人孝友自天性，其侍父舟车，虽寝溲必躬，视养母尤谨。兄珊尝举于邑为诸生，以长者闻。子鸣游多浮期，顾归必就兄书舍，买升酒相劳苦，共枕达旦。至再夕，不强之入不入也。即贯镒尺缕，悉以推其兄而至。

子鸣出，幘被不复问妻子，亦以兄珊抚之，逾于己矣。子鸣既以文行重交游间，而高淳韩邦宪尝一识于逆旅，器之，又数重交游，习子鸣名。会出守衢，首行部过其家，龙邱山坞中人不识太守卤簿，皆拥门矚观尉史游徼。旁午，顾见案上一拌蕨菜羹脱粟，太守与子鸣共而呜呜吟，至夕始去，咸莫测何谓。子鸣久之始一入郡报谢，诸丞倅伺知为太守重客礼之，子鸣逡巡谢弗敢当。太守急欲捐奉资为子鸣寿，难原文夺此字。发言，而子鸣恒自谓田父甘田中食，不忧馁也。台使者以太守故，请见子鸣不得，大索其所著书，子鸣谢亡有，退而上其所辑唐故邑令杨炯、邑人徐安贞集，太守为侵梓行之。太守遂下邑纲纪：南州杜门，文举首骖，北海为政，康成标里。龙邱逸民之藪，前莠后珮，千载两贤。莠犹托迹功曹，一试綦组，而童君毕志云萝，声迹俱挫，可谓嚼然不缙瞻之在前矣。间者一造其庐，谈讨松桂，廖廓之士，邈焉寡俦，太守不德，白驹用慨，其树楔左间，以风在野。子鸣固辞之邑不得，乃谓其令曰：“夫不佞珮者，而敢当我龙邱先生也？夫龙邱先生以一握未起不毛之山，而使山至今而借其名以显，奈何惜勺浆之享以报之。”龙邱先生者，太守所谓莠也，令涂君乃为祠祀龙邱莠，而记其事。子鸣生平布衣，无长物，仅一复陶而从容。原文作客，误。所有呼寒者，即解衣衣之不复征。薄田数十亩，忍口腹得少羨，辄付义施。族指众，而俗三男一女，子鸣捐羨粟以给举女者。又以贫不能延稚子师，则又岁割租若干俾延师。其所施行，类非贫士也。迹所自供养，盖贫士蹙额所不忍。俄而太守韩君卒，子鸣徒步送其丧，逾岭惫而病，梦太守邀并驾，子鸣以婚嫁未毕辞，不可。觉而自疑，久之病寢剧，卒年仅五十五，一子尚幼。子鸣有藏书万卷，皆其手所自雠校者。生平冒雪游九华山，登南岳祝融，坐云气间；泰山日观峰，候夜半出日以为奇，遂有《九华游记》、《南岳东岱诗》及他文集，《龙游县志》若干卷。

赞曰：吾闻之，太史公季次原宪怀独行之德义，不苟合当世，世亦笑之，盖蓬户疏褐不厌死而已，四百年而弟子志之不倦。游侠之言信行果，已诺必诚，赴士厄困，而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以为其两不相得也。今观子鸣子次原之行，而时有朱家、田仲风，岂不亦兼之哉！其恂恂退让，惨怛孚尹，业遁名矣，而名逐之有以也。韩太守者，余同年子也，早死。不然其折节下士，庶几成其声者哉。

右文，录自康熙《志》。世贞，字元美。官至刑部尚书。文名甚盛。此文《弇州四部稿》未载，今依万历己卯云间乔时敏、王元美先生文选校正。篇首云：龙游不能无贾游，然亦善以书贾。由今观之，真不胜今昔之感矣。

报童子鸣书

胡应麟

得足下藏书目阅之，所牖列经史子集，皆犁然会心，令人手舞足蹈。古今书目条列，惟《隋史》最详，明马氏《经籍考》荟萃晁、陈诸家，折以己意，几于毫发无憾。迨今得见古人著述，大都往往藉此。至故家文献，若张茂先、任彦昇辈，代远无论。即赵宋盛时，宋公垂、叶梦得家藏，剧称宏富，乃书目荡亡一存。郑渔仲《群书会记》三十六卷，见马氏《通考》，盖亦端临荟萃入己书矣。今原书行世，可见仅尤氏《遂初堂目》一卷，以《说郛》抄录，始末具存。第其间铨次芜紊，搜辑阔疏，如晁、陈、马、郑所戴群籍，南渡当悉存世，而尤氏所收十缺三四，或漏轶过半有之。又不分四部，而信乎错陈，仆每疑非文简之书。然陶氏当胜国末年，去南渡才百余祀，且《说郛》特记全抄于此目之下，不应伪撰，明矣。国初，宋文宪博极群书，子集之流似非经意。近时冯汝言、李伯华诸氏，亦名藏书数万，其目考见无从，计卷帙或多。足下若分门别类，部伍井然，当无

复逾此者。足下久客三吴，近日藏书更何氏称最，信还具示。不宜。

右文，采自《少室山房类稿》。应麟，字元瑞，兰溪人。所著书凡二百三十余卷。《子鸣藏书目》，今不传，赖此文知之。

龙洲塔记略

毛汝麒

夫事有起于异端而可以资民用者，君子不以为讳也。吾邑东址中流有洲隆起，隐隐若龙游蜿蜒水中，因名之曰龙洲。独其地坦夷平衍，乏峻拔耸特之势，不足以完风气。说者谓吾龙人才落落如稀星然者，未必不由于兹也。嘉靖丙寅岁，余解官自江右归，人以塔为请。曰：“余志也。第工巨丽而费不貲，匪藉公家之势不可。”请于邑父母崔侯宗经。侯曰：“兹举也，非崇饰异端也，为一邑人才也。是诚在我，我为子成之。”于是，得赎金若干缗，敛于众得若干缗，经始于隆庆丁卯之秋，落成于戊辰之春云。

案：此篇非全文。

湖镇公馆记

毛汝麒

湖镇去县三十里许，旧有巡司，以为巡警之所，而非为行旅出途设也。以故至其地者，多寄宿之艰难焉。寺复颓圮，而材舍寥寥不数椽，甚非所以怀柔远人而肃官居之体统也。吾衢太守虹洲陈公，一日行部适兹土，旁皇四顾叹曰：“兹非吾守土者事耶！”遂檄县令玉川江侯，度地聚材，鸠匠庀工，而总其事于二尹吴君仁。不越月，而馆舍告成。堂宇庖湑，罔不洁齐，而宾至如归矣。夫君子之为政也，犹天地之甄陶万类也，洪纤高下，无不曲成于嘘育之中；一有不得，其所化工歉矣。为政君子，务其近者、大者，而于其远者、小者罔究心焉，固非政之全体，即于天地不相似矣。公之莅衢也，

端矩肃范，立纲陈纪，左右近习不少假借，士夫民庶咸沐慈仁。其于近且大者可谓殚厥心矣。止宿旅次，创制肇建，聿为经久之图，又何尝忽略于其远且小者耶？今之守即古之侯也。诸侯巡行，以勤补助，而民用休洽。使巡行之政迄今尚存，则公身之所至，而心即通焉，心之所通，而政即行焉。万民熙熙得所，不将与天地之嘘育万类等耶，宾旅怀惠又不足言。公名润，号虹洲，湖广零陵人，由戊辰进士。江侯名濯之，直隶建德人。吴君，江西萍乡人。

文昌阁记

毛汝麒

《汉·天文志》，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宫，兴文之地，率象神而祠之。龙学旧无是祠，玉川江侯来莅邑事，会诸士以学中改正数事上请。侯曰：“业筹之矣，学宫为文章之府，议创建则莫文昌祠若也。”乃即表方测景，拓地程物，撤内外旧干，悉与更始为阁。命管库出俸金以倡，而公帑继之，民间毫无所与，再越月而阁成，杰出龙城之上矣。侯亲颜其前曰文昌阁，阁中曰聚魁楼，下曰三元堂，以致厚期之意云。翌日，整衣洁牲，率官僚师生，奠文昌神于北面。晴日升旭，瑞蔼腾蔚，恍乎神之佑而即焉，而精意固可相见也。邑博吴君镇、李君春熙、张君汝孝，以玉川公有兹盛绩不可弗识也，因与庠生曹一恭等立石宇下，谒予请记成事。若曰：余亦邑人士也，余惟北斗定四时，系人极，而文昌用事，则文武爵禄之司，其命曰文，右文事也。彼握其枢，我弛其祝，恐非修文之巨典矣。考之邑乘所载，宋时学皆有文昌祠，即所传文昌坊其故地也。彼时文士代兴，声名功业，黜之史册，学士至今诵之，煌煌乎烈矣。然豪杰之生，虽不系干支家语，而要之崛起有时，则地灵所萃，甚明著也。近睹擒华绘藻之士，非不望日即天枢，卒未有云蒸龙变盛如有宋者，固气数之一塞，亦主宰文运者之无其人而莫知加意也。则兹阁之

建，谓之知先务也，诂曰不宜。役事甫毕，即召生徒，讲业会文其中。暇则细与评订，寔寔不置。以故士之窃其光华者，斌斌乎思以振起。视之曩昔，不啻径庭。岂其剥复之运，天意与之更始，而藉手于侯乎？侯名濯之，号玉川，直隶建德人。若经营省试，则二尹吴君仁。相方谏吉，则张君汝孝。是为记。

右文三首，录自两旧志。龙洲塔、文昌阁两记，原可不录，今以原碑已佚，且姑存前志之旧。文昌阁记，今在学官，仅存下半截。

徐水南先生传

王之弼

盖吾龙游，倡明理学，表正后辈，以水南先生为嚆矢云。即亡论田峻妇孺，至水南先生则啧啧称道学先生不容口，此可声音笑貌取哉？先生姓徐，讳天民，字邦中，居界濑江之南，自号水南。系出偃王后，邑巨室也。父翕豪举，娶沐尘祝氏，生先生。先生自幼天才英特，亮拔不群。甫弱冠，闻塾师余姚人口王文成公之学，惊曰：“丈夫在世，可以弗闻此乎？”乃不告于父母，而随之之余姚。彼塾师者驿僧人也，不引至讲王学者，而引之于所亲以为利。先生初不知也，居无何，正容告其师曰：“日者天民不告于父母而来，重王学也，岂为博士业而冒此大罪哉？”其师愧曰：“我亦诤之矣，明年敢师尔耶？”不得已，卒业以归。父母爱子也，而弗之恚。明年，听其执贽从吴先生仁讲良知之学。又明年，博参范先生引年、王先生艮、钱先生德洪、王先生畿，无不顶礼问学焉。先生器度既阔，勇力亦至，闻学顿忘其习心而进其独志，若两截人而不知其所为然。与乡人谈，则乡人笑之；与同为博士弟子者谈，则同为博士弟子者笑之；而先生夷然不屑也。岁丁酉，余接先生于余先生许，盖先生归自余姚时，不谋而向应者独方先生梦熊、余先生湘两人而已。先生数目

余谓可教，时时负剑辟耳诏之，而余窃目先生为迂阔不近人情，两人者交相皮相也。盖大声不入于里耳，折杨皇华则嗑然而笑，奚啻以天下惑也。及岁癸卯，督学使者按部，余与先生同埭下驷。余五内无主，而先生意色潇然，视殿最泊如也。余然后乃念先生胡为乎能跳出此身于得失荣辱外，非平日学有本之明验乎！遂折节相下，频年雁行不离矣。当是时，先生最亲昵者陆裕文，余之得交裕文从此始。盖先生之学以立诚为主，以万物一体为用，与人洞豁底里，无分于贵贱、亲疏、长幼，而一于爱。见人过爱而教之，见人善爱而奖之。遇一笑者，则自反曰：爱之未至乎？抑诚有可笑乎？愈加淳笃毋懈，于所不见信以故。久之，乡人忘其可笑，而感于其所爱。凡接见先生者，豫拟先生必有所指摘戒诲而无所逃，且不足怪。人人吐露衷素听教，得所欲去。无不私相谓曰：先生好人也，而卒无有不爱先生者矣。父先歿，余尝及见其事母，承颜不止于其身，能使一家内外长幼惟母之意是视。母或稍有不悻，必百计务得其欢心乃已。每以窘于甘毳为恨，遇一味之甘，可剖而怀者必怀归以奉母。依依然孺子慕者，年五十不衰。及母即世，事兄亦然，兄即世，爱其弟，以歿其身，孝友天性如此。广交游，每一相思所及，亡论远近，辄俨然衣大布而临之，必尽出其老幼与之语，使各抒情款乃休。先生身虽老，文学士大夫见者，无不见之若严师。入邑则主于叶耆老昌、杨耆老冕家，入郡则主于故金都御史王先生玘原文作畿，误。家，王先生以其二子念伟、念圣从先生游。盖尝闻之王先生将托业二子于先生时，身率二子告祖庙、身拜先生而后拜二子，其见重于世也如此。兰溪潘孝子琢、胡山人授者，行古之道者也，忘年而折节于先生。徐参政用检，每集讲学，先生僂焉，以老不及深造为恨。而徐先生亦云与水南言必入真，平生第一知己也，以其弟用襄从之游。往至豫章，则主于万公廷谦、魏公时亮二先生家，相与讲明理

学，后辈无不师事之。癸亥，督学使者临胸冯惟讷原文作纳，误。按部，素耳先生名，遂进食学宫岁廩。乙亥，督学使者建宁滕伯轮试岁贡充贡。先生公车入京，馆侍读学士赵志皋公署。学士与先生为布衣交，当是时，大吏恶闻正心诚意之学，有犯之者辄落职，学士怍怍。得先生至，日与江西刘公士璠、丁公此吕，辽东萧公汝芳，湖州费公攀龙，往来讲学不辍，大吏侧目弗畏也。南迁，每遇知识如嘉善、平湖间，辄停驂大集，随处以国士隆之，盖先生道与之貌不折节而自恭，不务讦而自直，不厌文而自朴，每一浩歌，超然出尘表而倾四座。即使后进少年薰莸不同器，意有所轩轻，于先生如所谓元尚白先生，一切混之，未尝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也。吾党方倚之为斯文柱石，胡天不慙遗一老乎，年六十有九。二子：长一志早世，遗媳郑贞孝，能宽先生于贫；幼一念。女三：长适汤溪儒学生戴廷宠；次适横山张尚友；幼适王良士。王生曰：水南先生天下士也，世皆知善作兴后进，而不知其所以。盖其含垢藏瑕，爱恶不系于怀，喜怒不寄于颜，且平生未尝遗一人，无一时不讲学，此其所最优欤。今歿且久，宗人之贤子弟犹护其家如一日，亦足以观也。所谓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者也。

右文，采自《上浦徐氏谱》。之弼，见《人物传》。案：水南学行，赖此考见。两旧志《人物传》竟将其求学始末及所与交游删削殆尽，以鸣高简，遂使读其传者毫无兴感。准此类推，则因力求高简，致先民行事湮没不彰者，正不知几许人矣。故今志传赞中为水南深幸，且为诸先达讼屈也。

重修儒学记

秦鸣雷

三衢古姑蔑之墟，故称名都，所辖诸邑，惟龙游县称最巨，盖太末、丰安，自秦汉来辄章章较著矣。顾泽宫建置，则肇于宋至和间，

迨我国朝益恢以大，地去邑治才百武许，南峙照台，西维灏川，变幻不啻千态，以故土生其间，率多秀颖俊发，与山川争妍竞丽，取高第、登鼎甲者，绳绳然则自昔然矣。嘉靖甲辰，燬攸煽祸，学舍遂墟。台使者舒君按部檄新之，未几复坏。嗣是郡守杨君莅止，从诸生请，仅仅修文庙，而东西两庑、明伦堂、尊经阁犹然缺焉。因循既久，日就倾颓，莫有过而问者。万历癸未，鲁使君伏谒毕，环宫周视，喟然曰：“根本地也，顿令若斯，有司之谓何？”乃缓百度，布令以修学为首图。卜吉鳩工，出帑金如干缗，斥其蠹蚀圯敝者，一湔而洗之，工不告烦，民不苦瘁。居无何，庙貌改观，下而堂庑斋阁、门观栋宇，烂然更新焉。予闻士之建业也，犹工之筑室也。工当芜秽不治，则彻其故而室可复新；士当疏慵不习，则理其废而业可复振。学修矣，而士之自修者其可已乎？然泽宫遍满寰区，独三衢以衍圣传其派，至今楹桷丹堊，杰然卓冠一方，譬水之行也，盈盈皆是也，而支流余裔乃衢独得之。衢之所遭视他郡邑殊，则诸生之产彼都景行沾染，思翩起者，视他郡邑又当何如也？今天子右儒崇文，嘉纳言官议，于学校诸务稍稍变易，著于令甲。诸生既得所遭，且生逢明盛时，又有鲁使君者锐情振作，则士入而顾瞻，出而淬厉，宁可上负綦隆，中孤衍圣，下虚使君勤勤意哉？矧诸生之乡，其先固有制科三上，并登上第，又有独对大廷出入两朝者，貽荣竹帛，勋业可考而镜焉，此其人独异土毓耶，惟在诸生之自励耳。鲁使君少负隼才，以博雅称，筮开博士、膺荐剡者，累迁令兹邑，至则诸所措注独先胶序。每以暇晋诸生，亲为讲解经术，课督制义，诸生咸环桥倚席，彬彬乎胥而化之。他若御旱救焚，弛力薄征，却烦苛，屏耳目，开诸堰以时灌溉，省供亿以阜民生，诘株连以弭群盗，尤时时间民间疾苦，而次第展施焉。政绩缕缕，即更仆未易数，然特使君余绪，而兹则其大者也。学谕戴子汝恣，予甥也，偕其寮王君尧儒、卢君

仲翰，庠生叶良相、方桂、祝致用、曹闻礼、尹邦道、传疑傅字之讹。中立辈，不难千里谒，愿乞一言勒之石以垂永永。疑久字之讹。予因戴甥知使君特稔，因备书之。是役也，经始于甲申二月朔，届五月而事竣。使君名崇贤，字幼齐，甲子乙榜进士，直隶之芜湖人。

右文，录自康熙《志》。鸣雷，字子豫，临海人。仕至南京吏部尚书。原碑已佚。

建文昌桥记

万廷谦

甚哉！水之为利害大也。于是，司嶮知川泽之阻，则桥梁之。而况风气所归，吞原隰，跨奔流，关文运之兴隆，为扶輿之灵瑞者乎！龙邑故多桥，如桥于治前者白莲也，桥于灵源者通驷也，其东马报、西箭竹、南风咏、北后溪、东北俸基，俱梁焉。第通驷筑而望气用数者忌其穿心胁，迤迳稍下为泊鲤滩，下流居空，砂水飞走，以致邑里萧落，科第晨星。乡大夫松野余公病之，乃聚族而谋之，募义鸠工，驱石为礲，卷虚为砥，青龙卧其上，伏牛立于岸，为丈有三十，糜白金一千有奇，阅六载始告成焉。无何，而以无覆屋，将就圯也。会予来领邑事，长年三老请予临视。余见其横截水口，收挽风气，良然不可使，前工就弃，盍再募。三老请余疏，余手疏复节肺石之余以充费。功讫，凡三十楹，浮屠七级，文昌祠岿然居首。费金一千有奇，桥遂翼翼改观，疏为玉虹，隐如金堤，月挂虚蟾，星罗伏兽。其东郭大夫之筑耶？其东都集贤之架阁耶？自是襟带山河，连环织锁，地脉轮转，人文勃兴。恢恢燿燿，云蒸霞溢。架梁之功，岂曰小补之哉！夫文运之隆替，天为之也。文运之隆而替，替而复隆也，人为之也。是在邑诸生振题柱之志，屹中流之砥，以无负斯桥，而予亦得藉手以无愧于厥职，庶追魏西门之讥哉！

重建浮杯塔记

万廷谦

由县东不十里为凤翔洲，灵源、灏水环抱如玦，为三衢水之末也。先是，豫章涂公来，就其地创一寺镇之。而水势建瓴下，日受冲击，且就圯矣。予令龙之五年，诸青衿士并以洲下对河数百武，宋永福寺旧址在焉。宋时，龙人文号称极盛，为三衢冠，迩稍稍荒落不振，则实此寺废兴之以。今不爱财力，请得建塔如旧刹。子以为作士类，修废廡，既予有司事，且不捐官帑，不费公力，而可以继数百年之功，义不得辞。因请于守道庐陵萧公、太守同安洪公，咸次第报可，遂为趣期置格，率勤董怠，仍不时令幕属阅视。盖不数月，而岿然一柱造天，壮丽雄伟。适当其阙处，而两流联袂如契，亦一时盛举也。昔祖师曰：彼惟好有为，功业不达佛理，虽然不必废也。自梁武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记，而达摩以为陛下并无功德，至今疑之。然原夫祖师大旨，乃在破妄除真，顿显其单传直指意云耳。苟通其意，即造寺写经度僧亦何非种种功德，且彼祖师业称得法，而仍以衣钵表信，流传勿失，曹溪固云一句忘矣而获心印者，又亦不辍诵经，此俱何以说也？以千百人愿力兴千百年利便，其道固已公矣。且夫其因信，其果亦信。而果固非一端一念，正真就刹那顷永销，罪福固不必论，即如形家者言，用以翼明时汇征一路亦宁，非秘审中无碍之实权，而广大中不容拒之诸相。以此观之，则是举也，其功德岂不亦溥哉！工兴于辛亥年十一月初六日，成于壬子年十月十五日，予亦助赆锾十之一二焉。役竣，册报今兵道无锡堵公。经始之日，予以家藏古玉杯留镇其底，即名之曰浮杯，取《高僧传》中语也。因悉次其理事合者记之，而系之以颂。颂曰：

惟兹灵灏，东西如带。日浸日铄，是肆是汰。惟兹庶士，永思其绩。百千一心，是冯是力。经营不日，宝刹乃成。层檐飞空，神

珠夜明。我名浮杯，于义亦旨。乘流则行，遇坎斯止。日坎日流，等无有二。更千百年，动静位置。我相其因，我既其果。蒸蒸俊髦，受福不那。皇路清泰，其道如砥。俊髦蒸蒸，如迈如履。于迹则为，孰滞有情。圆觉河沙，瘴雾雪冰。有情既达，于道亦真。似续曰勇，祐启曰仁。亦仁亦勇，有实有声。波颺载翕，寿考且宁。稽首作颂，理事双以。万有千岁，自今伊始。

重修灵耀寺记

万廷谦

由新以之圯，因乎时。援废以为兴，存乎人。废而复之为是，习而循之为非。推是类以从于政，其事尚可缓哉！夫令卑而有土与民之责，地方之废坠，有不容不修举者。龙游灵耀寺久矣，庠陋不治，此固冈陵虎拜之地也。挈瓶之智，守不逾器，天威不违颜，咫尺而折柳之樊。狂夫不瞿瞿顾化，是使佛光不照于蓬艾，而令兹土者实有怠心，其若弃职何谦。不佞谨为天子肃其坛壝，而固吾圉。且念是役也，左右阶序于此观礼，必厚栋大梁，夷庭高门，然后可以上充于揖让，下周于步武，由是殿宇聿新，百室盈堵。经始于万历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落成于四十年二月十二日，靡费千缗有奇。龙邱长万廷谦乃纪岁月而为之言曰：昔鬻子告文王，以圣主在上，能使民寿，谓不苦军兵而民得一生，不受冻馁而民得二生，无天遏之诛而得三生，无夭扎之患而得四生，是其所为仁，即所为寿也。我皇上执中驭宇，敷锡庶民，宵衣旰食，比年青齐东鲁之地旱干水溢，惻然下明诏，蠲公帑，亟赈贷，天下想见徽予云汉之风，老窿有起色而辗转者归乡里，靡不加额呼嵩，祝明天子寿。夫海隅苍生，不得请命于天，而环感在上。一念之仁，上之仁跻天下于仁寿之域，因以自寿其国脉，和协其元气，而与天无疆。则奉天子分符百里亲民如令者，其轻徭减罚，廉洁自将，使夫怨咨不作，膏泽旁流，

以绵圣主万年之庥，当何如哉！谦诚为此惧。是寺之修也，诚不敢有其名而忘其实矣。抑天下之事，作者常欲其久存，而继者每至于圯废，使继者皆如始作之心，则可以亘远而无敝。此余所为记之之意也。后之君子，其亦相与顾名思义，修而无废也哉！

创置学田记

万廷谦

龙故有学田若干，往丙子于鬻之咏兴，当事者斥卖，移为版筑诸费，迄今三十余年，遂不能复旧额。予始至龙邱，睹学宫腐缺黥黥，漫漶倾欹，而计无所出，即时时命葺理之，率因陋踵敝不能及岁月以外。予既承乏五年于此，辄捐俸若干缗，置田若干亩，岁入粟若干，款记另载别碑，异时斋祠俎豆、瓦墁碱壁之类，咸原本予意。圯者补，废者兴，而诸生之茂明异等及贫甚弗克自振，令得稍稍分给其中。其籍藏之县，其斟酌出入，则付之博士先生之掌篆者。予非敢谓完美，足告成事，存予意而已。自古有国家者，靡不以植学造士为首事。汉兴立大学，设博士，郡国举孝廉，岁增置广厉学宫弟子。唐或置或不置，而有宋庆历间，始诏天下郡邑大建学校，然辽远僻固犹不能学，仅庙祭孔子。盖至我明而蔑弗学者矣，可谓千古一时。然岁久或以为徒文具无实系而颓圯相属。夫郊关市门之弗警，陂梁道路之弗飭，识者每以詹国家之存亡治乱焉。矧菁莪棘朴将国之命脉、民之死生于是乎？在而坐观其腐缺黥黥，漫漶倾欹，有司者是安得晏然不一再计虑哉？夫蜀地僻陋，有蛮夷风，文翁一诱进之，至今文雅等齐鲁。司马、王、扬，彬彬鼓兰风而唱郢雪，则文翁实作之始。刘梁举孝廉，除新城长，淳淳语县人：吾邑虽小，犹有社稷，苟赴期会，理文墨，岂本志乎！乃大作讲舍，延生徒朝夕执经，身往督课殿最之，儒化大行，世称其教比于文翁焉。予既雅慕往迹，恒欣然庶几得当一二。而自领龙之符来，遂妄意政令

教化行次第错布，而胸臆约结无奇。自顾惘惘，更不暇一御绳墨以外，若文翁之减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资计吏以遗博士，未能也。为除更繇高者，补郡县吏，次为孝悌力田，未能也。常选学官童子，使在便坐受事，每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吏民见而荣之，未能也。凡此一未能行，则梁所称期会文墨吏而已，岂古今异时殊势而然耶？将吏实拘馽不能于格外有所张设然也。吾既准古昔百不能得一二，而循省宿昔妄意，亦十不能得一二。是举也，姑以识予之意于此。虽然，以予之无似，一日免罪戾，弛干负担以去。后之嗣予志者，益增廓斥大其事，其青衿之属，时居游而耸瞻向，赓缉周浹范围鼓舞，遂蒸蒸齿于浙之望国，则予请以此为饩羊焉。因悉次其梗概，镌之左方，用纪其岁月云。

右文四首，均录自两旧志。廷谦，见《宦绩略》。原碑均已佚。

徐水南先生诗叙

万廷谦

水南徐先生者，龙之高士也。丁未，余捧盈川檄。届行，里中章君本清、朱布衣以功两先生为言水南先生不置已。余年家参伯丁公右武送予言曰：“明府治中有水南先生者，此吕石交也。剡志缙绅，慕余姚学师龙溪有年，往此吕之京师，先生送之行，会此吕病，先生意不舍，手药饵，至彭城乃归，盖学问中具侠骨者。一时名巨如冯奉常少洲、陆太宰五台、魏司寇敬吾、沈司马继山诸先生雅重之。长媳郑氏，以贞孝著。先生贡于朝，不欲碗足一官，惟淑人明学儻焉如不及，没俎豆学宫。吕时备兵西浙，为先生置祠田，今表章之而恤其裔，其在君乎，其在君乎！”予颌之。至则访其家，甚消落，仅一孤幼孙。予惘然召之见，已为之复祠田，且将表郑氏于台史。而搜览先生之遗编多散佚，仅于其族子太学可效得十一于

千百。予正襟读之，不躁不兢有德之言，亟杀青以志不朽。嗟夫，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先生之谓欤！汉高士龙邱萇隐于邑之东华山下，邑遂以得名，龙人士至今援龙邱以为重。先生清风高节，直当与龙邱千古并躅，宁藉是一二残断诗篇鼓吹不朽耶？则余之知先生犹浅矣。

右文，采自《上浦徐氏谱》，足补《天民传》所未备。

学田图册序

陈本钦

万侯置学田若干亩，记之若数若款识之碑矣。已复念公田易敝，世久易忘焉，得人迹之而户提之也。乃履亩竖标，牖至列额，旧业何人斯，新佃何人斯，备载成册，付之剗削，摹散生儒，板藏官舍。钦反覆阅之，叹曰：“侯何虑之深，计之周也。”盖侯之言曰：“今之长土者，往往传舍其官，学宫小圯不飭，至极弊漶又辄醵敛劝施，若兰若兜率然，则坐小飭之费拙也。吾为之置常稔田，岁节其入博士廨中。每伸缙在手，小圯则小葺，时圯则时葺，不犹愈于极敝漶而敛会聿新之为功也。且而诸生非国家所造，以俟异日用者乎？俊髦既以饷之馆舍，而贫不能自饷者，俯仰无聊而责其高自矜束，日康熙《志》作长。新而不敝，必不得之数也。田之入，可以贍借光布席者，可以昭造士之旨为诸士劝，可以年中都会诸士，可以差次酬赏为诸士激励磨钝，倘所谓不匮之术耶！”侯之言如此，钦因是而益有感焉。国家甲令，储峙无所不周，独于先圣庙垣无常饰供钱，圣祖岂不虑及于此？盖以文墨吏皆从此出，睹庙兴思，无烦经制。乃龙邱凤有学田，军兴斥为版筑费则何也？夫子权变，去兵去食，而不去信。今为筑城废，则不明乎圣祖右文微意矣。虽然士必温饱而后令谷，则冷糜非第一流之资，而王石子弟将彬彬质有其文武乎。勉旃多士，侯之作尔者至矣，无文犹兴，何尝以此限尔也。若夫念

收入之未广，益式扩而增置之，后来谅必有感发于兹举者。

右文，录自两旧志。本钦，见《职官表》。

赠龙邱曹蒙泉先生序

焦 竑

余过杭城，涉大江，放舟而南，顾瞻层岭数百里，俯而瞰其水之流，则倒影可窥，乃叹曰：“美哉，湖山之秀也！”抵龙邱，予友鲁仲子起家兹邑，遂投辖憩迎旭轩焉。酒三行，呼予告曰：“子知龙邱之人士乎？曹生立卿其一也。”发篋中诗文相示。创读之，其高山流水乎。再读之，三读之，则大叫狂走，如登齐天之峰，愁不能下；如泛浸日之波，怵不能济也。得非古茂陵赋子虚者耶！仲子曰：“子知曹生奇，而未知曹生之所以奇也。瞻麓知早，溯流穷源。子窥曹生麓耳流耳，而曹生父蒙泉翁早源也。何以故，请姑述之。谢而机械，敦而颛蒙，其黄虞之初乎。少而读书，老而投闲，其巢光之遇乎。丰颐修颊，玉肌莹肤，其乔松之养乎。食却兼味，衣乏重裘，其曾原之操乎。鹄卵异翼，麟胎拔毛，子知曹生奇而未知所以奇也。”予曰：“唯唯！若是则曹翁宠光有日哉。昭代罗士以经术而馆阁之辅，必资英材。立卿博雅无所不窥，而以经术之余力作为诗歌，皆金马玉常之什，凤池虎观之章。异日者，擒藻天庭青锁，承欢黄扉戏彩，以遂大养可预卜矣。”余乃知杭城以南，其山川钟秀而发奇，于曹翁父子者抑有由也。遂僭录之，以俟传懿行者有考焉。是为序。

右文，采自《城南曹氏谱》。焦竑，字弱侯，江宁人。官至南京国子祭酒。福王时，谥文庄。蒙泉，名一恭，字子安，即闻礼之父。故闻礼号少蒙，立卿即闻礼之字。

白石山记

方应祥

枫林，距余家百里而近。从东迹过渡，折而南行山峡中。于时，春气方壮，木秀繁发，幽芳衬途，五色纷烂，兜輿溯风而行，香气习习，不啻旃檀林也。至上路冈，一望九仙岩，小酌驰去。余又新、方元卿、尹茂、官辂，余遇于破溪出所，携酒核为白石之游，抵夕至馆。白石一山，亘平田中，石垒垒，错望之黝然。按之质皆玉色，光润可爱。两石尤奇，一峙山之南，中裂为二，嶙岿畏人。元卿云：“扳跻而上可以踞坐。”余心几之，适地有虎遗，从者不禁色动，遂止。山北一石，挺出木末，若邀余者，盖踞立山侧，可坐十人云。于是，取酒核令踞赏之。绿畴万顷，四山围之。而灵源一派，泓然几下。决背宕胸，急进数卮，浇其块磊。羲辔西戢，爨烟渐青。山水之气，干薄霄冥，与日光映晦。其云皆作鱼鳞、草莽之象，大叫奇绝而返。元卿云：“此地名白石，唐故邑治也。”余谓又何以名灵山，或以此山之石皆玉其质故，又更琳以美其称乎？姑志以俟考焉。

右文，录自康熙《志》。应祥，字孟旋，西安人。山东学政。著有《青来阁集》。

发祥庵记

叶文懋

发祥庵者，为旃檀佛而设，所以上祝圣寿，下启善门，非淫祠比，而创建则有由焉。往岁有僧曰效先，持疏谒余，欲募造旃檀佛，敢丐公一言。予察其意颇诚，谬题其疏端，并捐数金为倡。比募资稍入，予惧其费也，会相善者往姑苏，嘱其市檀香一株，重三十斤以归。僧以香寄诸人为人质去，兼讲经负债逸往信州，予待之二年不返。又一年，峨嵋僧隐山者有戒行人也，侨居灵耀寺，一日造予曰：“公护持效先，置一檀香而功不竟，如初心何？贫衲积有数金，愿贖

香究竟此功德，惟明公成吾志。”予欣然赞之，香遂赎归，倩工造释家妙相一尊，左右二菩萨则梓木也。既成，殿之右一室如斗，中奉关圣君，就其旁为佛座，盖权宜计也。亟思筑三小庵尚未得当，方君继山数数为予言：“飞虹阁，久无居人，日就荒废，曷不缮葺，以为禅堂，亦两利之计也。”予如言，捐资拮据，修举废坠，焕然改观矣。辛酉腊月，奉诸佛入供焉。请额于邑侯温公，命曰：发祥庵，以为是常住所也。无何，众口渐滋，谓斯阁为诸生肄业舍，今舍儒而归于释，是谁之过欤？本僧尤怏怏不自安，不得已更卜居此地，龙脉特高，素不受水。居人又谓弘、正间曾有经堂，故佛地也。岂有待而兴耶？因与承买。而姻丈徐士美复捐金益其价，□予翼又捐其地拓其址，善缘辐辏，良非偶尔。于是，平基辟道，鸠工庀材，中构楼五楹并一轩，翼以两厢为厨庖。楼之前，左右各竖三楹，一为僧寮，一为客座。外建山门者亦三楹。虽无重殿长廊，足称名刹，而临水面山，形胜亦庶乎可凭矣。工肇于甲子之春，落成于秋，而迎佛徙居，则九月下浣之吉也。是役也，予初度数十金，不谓土木之不资也，鬻田二十亩，以佐经费。夫处拙而举盈，毋乃示人泰乎。且也佛教尚虚，释道本左，予岂崇祀浮屠以徼福利哉？惟是檀香一念，不佞与其始，隐山成其终，使蔑有方丈地以绵香火，终为不了之局，矧误入飞虹阁，僧人若不能一朝居不得不迁徙以毕此愿，势也，亦数也。然因以诵经祝圣，开甘露门，广度祥品，未始不系于斯，由尝水而卜曹溪，卓锡而营潜麓者观之，则像教之兴与地灵之显，固自有时也。初置田数亩，衣钵胡麻，未能贍给。赖上人苦行焚修，课耕力作，仅足以贍缁众。而方外释子，时来游食，此虽其教然也，而上人每忧不足，欲借资施主。予谓师但自持阿耨菩提心耳，俟予渐次稍为益产，而通都巨姓，又岂无善信檀那，给孤长者发慈悲欢喜心，而乐施者乎？何必掉广长舌，逐逐踵门，效世之抄募化者也？

上人唯唯，曰：“敬如教。”庵成，凡四历寒暑，未有一石以纪其事，兹特树之碣，叙其颠末如此云。

右文，录自原碑。碑为余一凤书。文懋，见《人物传》。

李氏节孝传

翁 祚

李氏名庆，为寿昌李茂春之女，母徐氏。茂春许字庆于翁婿应兆，以暴疾讣。女年十八，将届期结缡，闻讣哭恸，取奁具华饰者昇火，身殆俱烬，母救免。族党进慰者曰：“未醮于永，毕义奚拘？”李氏恻其绕指视纯钩也，引刀欲自殊，因谢母归翁。入门，擗踊尽哀，鸡鸣问寝舅姑，执妇礼甚谨。初，茂春以明经补颍州判，召女随其母俱到官所。及迁福建都司经历，再挈女行。率温语曰而行其志，第毋去吾侧，忍逆父母为。女重违父母意，凡再从行，旦旦之言，旌信颖水，冀天只予谅，而父母私暱，徐柔百炼，改就登车。所以曲喻之者，自颖迁闽，指如初。女重违父母意，勉再从行，而精诚积素，剪发不已，继以雉经投燎为计，无复之者。自颖适闽指如初也，父母则莫可若何。为其舅者应兆之父，居恒深念，吾苦贫久矣，奈何令未醮女嫠而恤纬为，远谒茂春告以情，盖心伤之。舅与父母见略同也，李氏揣舅怀，来再拜致言，翁来有难出诸口者，不如默，非庆所甘闻也。舅乃不忍措辞，李氏竟脱身侍舅永归矣。台司钦其义，感激赋咏，遣参军某护行。舟阻风恶，百艘掣触多覆没。闻空中有呵护声，小舟独不惊艤一显者，舟幸免阳侯之厄。目击险夷，怪而遣侦，念舟有贞媛在也。时溺尸率就殓埋，备棺槨经营之者，繫李氏出囊中装百余金得猝办，其泽及弃骸不偏吝嗇如此。呜呼！显者靳施而李氏行之哉。洎父母还自闽，不复修归宁礼，惧违命桡凿伤亲之心也。始以处子来为未亡人，即数米比鬢算及没齿供养之余，荼苦若荠矣。择可为夫子后者，亦弗克终。舅姑奄窆，尽独力

拮据，应兆未有以为子也，而李氏有与为父也，固未亡人矢志报地下者哉。当李氏下榷楼居也，抵暮年稍弛禁，自亲井臼，侍侧惟媵女娟，老不易代，盖娟亦化其洁焉。一夕火灾祸延，举族哗，卒无敢两级登楼呼者，素惮其严也。嘻嘻出出，伯姬燔死。李氏之不为伯姬者几希，朝夕与对羹墙木主。于是，捧尸坐不动，风反，楼岿然存，犹向小舟不惊艤旛矣。岁扫墓再出，蒙茆闭慎，飞蓬憔悴，形如断菑，娣姒始一识其面，虽接见诸母持敛衽，至肃退无款曲也。神庙朝，用九卿请，敕赐建坊旌其节，卒时年五十六。

赞曰：心许不必奉其生也，身殉未遽殒其命也。吴稽扈鸿飞著膺襟，精诚交通不隔三泉，夫岂视死生异途哉？专一靡他，愧天下之为人妇而怀贰心者。噫，又不独愧妇人也。

右文，录自康熙《志》。文殊未佳。祚，见《人物传》，有文名，而传者仅此篇，故存之。

贞女叶禄姑传

方鸣秋

贞女禄姑，姓叶氏，本邑名家女也。性刚烈，幼颇知书，能读《列女传》。长字余族弟世荐。世荐亦朴雅士也，能文章，后病羸怯，经年疾笃。禄姑闻之，忧形于色，停刺绣，废寝食，涕泪潜透枕席间，心计守节事甚周。月余，夫病不起。讣闻，即恸哭欲绝，父母抱之泣。或灌以浆，即夺瓿击地曰：“有不行吾志者，如此瓿！”启笥更服，则麻缕已夙备矣。取平日女红悉付一火，曰：“今后不复为容矣！”乃跪告父母曰：“愿入方门侍姑守志，幸速告之。”父母大惊，叱曰：“斯言何为哉？余生平未闻有此，且汝曾识方子为谁，何乃自苦如此？”禄姑曰：“贞女节妇势迫自为耳，岂待闻而效之，且妇人从一之义定于片言，岂得藉口未嫁哉？固知父母必不我许，计此非一日矣。”即入卧内取一簏以出，曰：“吾终身决此矣。”启视，则利刀一柄

耳。众惊欲夺之，父母尚怀首鼠，从兄孝廉文学数辈欲成就之而惧不坚也。故往谬曰：“从容就义，古人难之，何言之易也。”即变色曰：“诸兄读圣贤书，思正身以率人。我虽儿女子，乃不能持一身乎？且礼义出于贤者，兄不能以礼告我父母，成人美，反为父母游说，坏人节乎？”孝廉曰：“吾非不知所以成汝，但方氏子早孤而贫，守义从容计必数十年为期，倘力不能支，而事不可知，则辱身殆有甚焉。即父母兄弟何颜面以视人哉？”乃仰天叹曰：“所以欲为此者，岂为偷生图富贵乎？凡以方氏子终鲜兄弟，今复不幸而夭，寡母茕独居，菽水凄凉，是重其不孝也。故少须臾无死，冀入方门为终养计，且立一嗣子，为千年宗祀计耳。不然吾何爱一死，死且不惜，何有于贫。今日死生惟兄决之。他日令终吾自保之。”孝廉卜其志坚，遂力主其事。吾族宗长闻之，备礼命肩舆率子侄往迎之。时勺水不入口者，四朝暮矣。闻礼至，即易吉服登舆，曰：“吾尚当执妇道以事姑也。”道路观者，以数万计，尽为凄惨。入门，先谒祠主，次拜祖姑、姑氏，次遍拜诸长上，乃易衰经拜夫柩，伏地痛哭几绝，姑翊之起。成服，遂奉姑入室，时观者满堂挥涕，或为之哭。郡别驾心我郁公，奉命摄县事，先一夕梦大星坠其庐，翌日而贞女归方守义。心异之，乃亲造其堂，望深闺而遥致敬焉。后禄姑寝食启处不离姑侧，早暮哀号如礼。月余，即扶柩命葬，大筑莹域，分而为四：舅姑中处，夫柩已圻介其侧，而少却焉。经营图度若夙姻礼度者。既葬，取夫像悬挂卧内，每日必焚香注泉以相对，纺绩事姑，每膳必具甘脆。恐其不继也，己乃茹素以给之，时年仅十有八岁耳。阅数岁，取一从子学书以为嗣，教养备至。及丁未夏十年矣，而姑病笃，日夕侍汤药不少懈。不效，乃割股肉和羹进之。又不效，捧姑手泣曰：儿力竭矣，事若不讳，谨相从游地下耳。”姑抚而命之曰：“无欲速，吾骨尚未入土，而嗣孙方孩，尔死吾祀亦斩矣。两世偃

鬼，谁其念之？然吾死，若事固有难于昔者，勉之，毋隳初心。”乃受命，送死葬祭尽如礼，事无大小亲执其劳。执礼时，仍以纁麻蔽固，垂及于足，不使人见之。葬之日，亲入域中验其寒温，伏柩不肯出，每一哭则一绝气，闻者无不泪下。后王大姑复老病，左右扶持，必身先妯娌。事闻，当道旌劝屡下，而盖棺有待，未经奏请，然令终可预卜矣。嗟乎，古今贞女烈妇，或慷慨赴死，或从容就义者多矣，而慷慨不激，从容不随，志操先定，遇事挥霍悉合窍窅如禄姑者几何人？其矢志不二，则共姜之操也；志在奉姑，则庾玉台之妇也；力作艰辛，则孟德耀之贤也；黽勉存孤，则李文姬之智也；朝夕训诲，则皇甫士安之叔姆也；才力敏辨履变若夷，则阮新妇之识也。至于连举大丧，葬祭如礼，虽大丈夫如石曼卿犹难措手，况女子乎？夫古之贤妇于斯数者得其一节，皆足不朽，而禄姑以一人兼为之，吾不知其所就矣。一时学士、荐绅先生以诗歌传序投赠者不下数十篇，惟东衢余先生为之歌曰：君今弃妾妾有身，妾欲从君君有亲，有妾君不死，妾身为妇还为子。识者以为能道其意中事。而余也匪才，又何敢为貂尾续乎？然禄姑自戊戌守义，传记已详，迄今庚戌季春十有九日，历十三寒暑，而还溯生时，且三十春秋矣。其冰心犹一日，而懿行则愈出愈奇，赞咏未之尽也。且禄姑尝语其妯娌曰：“吾事粗毕，俟学书稍自力，便当捐弃人间，从夫婿游矣。”余恐潜德弗耀，久则就湮，观风无据，故搜散佚之诗歌，复补前传之未及，虚左幅以俟后来于无穷。若夫固陋之消，予自甘之矣。时庚戌年之九月望日也。

右文，录自康熙《志》。鸣秋，见《人物传》。

余邑侯初度奏最序 题依《黄忠端集》。

黄道周

闻之羊舌氏曰：为政必有明察之长，慈惠之师。慈惠之与明察

不相仇也，然而相丽若金之于木。诗人《黄集》人下有之字。颂其君师，必曰乐只，曰恺悌，恺媿于明察，乐媿于慈惠，此两者祺寿之所从出也。古今称循良寿考鼎贵者，必称二康。子康以情礼淑敝民，耻乘力为华貌，闷默自将，其为效使道不拾遗，蝗避治界。仲康衍衍，以德胜力，以道去杀，声名著于子康。夫犹是中叶也，何并朱传之能，长公懋君之力，亦勒于口碑，垂于衡簏。而二康恳恳如此者，亦有所澹而不为也。汉宣帝起民间，习知利病，又承武昭之治，史乐鸞击，《黄集》作系。贵髦摘顾，独喜黄霸、龚遂之为人，谓舍是无以共治天下者。即次公身为宰相，守旧度无所改，史氏卑訾其功名，次公固自信，以谓吾是不诡于法，无损于道。今天下《黄集》作子。矢文治几几三百年，士循其业、守其耕，《黄集》作畔。非有箕弁之士摇舌而争瓜豢之谈，亦非有春佣《黄集》作佣春。连袂沉视而议灰市之是非，独是攀上君子不深意于守令，守令亦沿习泄泄不甚以苍生为命，钱刀为最考，钻凿据高座，遂使桀鹜视效飞攫以要上赏，蠹贼蝮螭因之表里挟持为市，天下自是多事也。今有循良之长，率烈祖之谕，本六事，遵旧章，与百姓虑终始，确然以仁义为必可行。行必有效，无雕饰文缘猎取华要之意，三年五年而宾之，卿丞于是，公相于是，虽百世《黄集》作代。不败可也。然而不能者，士艳于勋鹜，上又以是艳之，若热若月，其道靡灭，故以华要而冀上治，犹以乔松而责淫湎也。今海内多事，十沸四五，而闽越上下，以僻远独完，临漳又以最远最靖，夫岂无桀险《黄集》作鹜。之民挺鹿而走鹜，亦岂无一二子弟厌弦诵而思决拾，弃耒耜而竞刀锥，亦犹是斥卤也。安得白鹄陔陂之利，逐肥射膏以胶其心，唯是风气鄙朴，拳勇之稗下于良秀，艰食鲜食者安任负不知橐驼介马以为何物。又幸有明察慈惠之君，日进而煦噢之，以六谕为必可行，诗书为必有用，仁义寡效之必不可改，故自是靖也。临漳区区，自仆通籍以来，五更令长

矣，剗刀熟釜不一器，华留录耳不一迹，然皆中顿未宏，厥施以上帝之迟齐川岳之积负，至于我余侯邛浦乃光。余侯之治，则犹是二康之治也。方侯之始下车，吴楚方曩，挟邪教诱顽瞑，成市成聚者被于海内，因是以煽桀民，摘富子，跲《黄集》作蹶。为馘火，不可向迓。侯曰：是不可以标末炙也，为之明礼让，修井里，尊《黄集》作导。经术，寄军政。不一年，而诸狐嗥林薄者，率逃遁远毙千百里之外。又或有猝发赤白之丸麋以社鼠无梗者，且以临漳之区区，夏秋悉索不当一巨市而尚以里檄独闻。自侯之至，汰胥役，简征发，《黄集》有之字。木偶人糊楮自食，不勒石壕之颂，而匪供增赋，亦河灌不乏。间有屏翳非时，土龙崔人，望侯之来，洒汗随车，卒亦未尝以鱼脍龟曝告绌于当道。故治财赋，戢盗贼。此两者，天下所谓能准也。晋贵贼曹，唐贵金部，然而皆蔽矣。究其所得，不过刀笔之佞，濡削之用，必以是称公辅执权矩，以运斗杓，炉鞴天下，奚当乎？侯之口不谈财赋，手不剗盗贼，一年而民信，二年而民阜，三年而民安之。若以其车服从其父兄，由是而谈，则羊舌所称明长之即为严师、慈师之迈于仁长也。天下不患无才，若不中于道，《南山》、《蓼萧》、《械朴》、《卷阿》此四诗者，八言永言矣，而皆曰恺悌、乐只，夫岂不询而诗人言之。秋风厉则迅鸟疾，根叶将结则必有厉气中于上心，使其君子乐为是言，小人乐为是令，有道者必以春容纾取之，使绳蚓自解，羽蛤自脱，上古之为寿者，希言自然专气致柔以为教，又莫知其极。中古之为寿者，道引屈伸之不伤人，亦不伤神。下古之为寿者，服之以金石炼精搗髓。夫由今之道以寿天下，犹厉针砭，煎五毒，而决筋节也。而吾侯方澹湛焉，扶携德园，偕于胥台，若不知天下何物之为华更《黄集》作要。者。即令侯一日执权矩坐斗杓，俯视苍华炉鞴天下，岂复为是征厉之鸟，嗥嗥之籟，变其德音哉！任长孙之治会稽也，尝亲泛龙游，履太末，式闾于龙邱，迎董子仪严光之

伦，天下不以为迂；一旦对天子，以不奉上官，不取名《黄集》作朋。誉，天下不以为戇。此亦侯之父母也，其名号显籍虽不逮二康，而高行茂谊著于千古。度以二康之业与长孙相比，犹鹿之与乌、《黄集》作鹿与马。金之与石也。而侯又方际盛明应显，令以投刃之余，锵韶夏之舞。天子即一日问所以平格者，又将别有鸣鸟之响，无取矜矜为长孙之谈，即仆又何言而称之乎？仆既病且废，无董子仪、严光之誉，又不如龙邱莠乘籥自诣，而徒勤我侯浚郊之求，则亦无唯是《南山》、《蓼萧》、《棫朴》、《卷阿》之诗，命诸生诵之，使天下闻之，以为是古之跻堂称公者乎。不文又系之诗，行使诸生赓之也。

烂彼梁山，凤翥其羽，我侯被之，以馘以黼。灿彼梁山，麟嶷其角，吾侯御之，以车以服。亦有稗民，侯实去之，稂莠既辟，黍稷以茂。亦有嘉木，侯实溉之，梗柎千《黄集》作豫。章，后车载之。威羽《黄集》作明。不鸷，般文不搏，令邑令仪，以巽有德。譬彼油云，则覆岱宗，譬彼惠月，则苏温风。天下之大，有几百里，油云惠月，《黄集》作之。则弥君子。非不有旱，随车则涣，泽础津圭，以式云汉。非不有潦，土实坚好，渐车之源，不败芳草。何以诵侯，曰如惠君，吏民同声，以为不烦。何以告侯，曰明天子，虎渡反风，则亦偶尔。掎克曷事，疆御曷贵，乐岂之师，则宜秉类。帝念我人，亦曰茂哉，弗绥骈蕃，亦曰受哉。冈陵作朋，亦曰厚哉，履顺思信，遐不佑哉。于是，诸生亦从而歌之曰：瞻彼梁麓，膏雨浸之，肤寸触云，禾黍湛之。龙潘之波，以溉千里，印浦方舟，以燕君子。三年之绩，百年之泽，寒纡暑缔，以服无斲。岂翳刚马，岂翳柔辔，雨雨风风，则惟所事。古亦有云，令德寿岂，惟我父师，曰通帝载。藻茆《黄集》作命。之乐，匪色匪笑，以令天下，有相之道。高山隆止，景行从止，帝庸父师，适所从《黄集》作宗。止。呦呦之鹿，则饴甘草，匪私所好，则永所慕。君子作诗，穆如清风，以康我侯，以豫万邦。虽无旨酒，式

燕且举，虽无德与，女式歌且舞。侯氏乐胥，受天之祜，于斯万年，不遐有佐。

右文，录自康熙《志》。原题为《余瞿父奏最序》，而删“初度”二字，遂致与文不符。今依《黄忠端公集》改正，文中有异同者，亦据以校勘。道周，号石斋，漳浦人。明末，殉难得谥。

黄云若邑侯平寇序

余日新

辍耕太息之徒，揭竿横弩，祇为王者驱除。当其初发难也，杀人树威，则疆圉于其锋刃者可胜道哉。是故井闾之人怖死惧祸，见侷僥倡义者，相惊为伯升杀我，况其下者乎。狗彘不择甌瓿而食，偷肥其体而顾近其死，虽名编凶顽、身膏斧钺所不顾虑。夫以梁肉救病必不瘳，以乡饮酒之礼治军旅必不戢，其势然矣。谓可谕以利害，传檄解散，此不识时务之说也。国家无缺金瓯，为猘豸扞，愚民忘君迎贼，信其诱给。幸免须臾毋死，岂料三木囊头，穷搜毙命，始吁天呼父母，下彻三泉，上通帝座，晚矣！原其作俑饥者聚土者流，江河斧柯浸以日甚。民牧玩寇门庭，委害邻壑，堕武养痍，致跼地蹙国，江南民力竭矣。半壁保障止东南，渐被车书尉侯所纲维也。高皇之崛起金陵，削平祸乱，凡惰游跼揄长袖者有罚，军兴谪戍率用重典，其孰敢群饮犯法踰间语难，苗莠无或弗剃，火燎无或弗扑。《周礼》以九两系万民。今之严保甲，申乡约，则异名同实。鸣桴砥路，陈列丽譙，所以待暴客者，取诸豫矣。黄侯用是道执讯献囚，功莫赫于剿北乡之巨寇。何也？啸聚焚劫，藪逃胁叛，嗤许都之计拙，觊逆闯而效尤，文佳妖讖，报在异代，方腊倾辘，续以今。兹匪灭此朝食，少辽缓之，蔓难图矣，噬脐何极。侯咄嗟秘授，飞符决胜，其瘐死狱中者若而人，其服大辟者若而人，宽罔失出，严无失入，岂非仁不异远、义不难辞者哉。方今逋寇游魂，上勤

宵旰，君臣闔扉，朝野寢戈，必挾与日战不移影、与鬼神战不达声之气，然后可取彼黥鯢而封之。侯不以贼遗君父也，吾侪亦既闻且见之矣。讨罪震叠，怀柔河岳，于斯时也，而无藉祭遵、羊祜之流，则已如需儒将，舍侯其谁？微诸君子之请，吾将旌侯勋以藏名山。而张子应甲辈进称，婺寇震邻，伤弓未定，巨憝歼绝，纪勒宜新。丐先生言，备侯异日旗常之副。予嘉其诚也，敢以不文辞？是为序。

右文，录自康熙《志》。日新，见《人物传》。案：云若当为知县黄大鹏之别字。此文为大鹏平北乡寇而作，而未叙当时征战情形，今遂无可考。明季，文章竞趋艰涩，不喜纪实，风气如此，虽贤者莫能免，观此篇与前篇黄忠端文自知。

文 征 附志三

文 三 清文 文征三

大中丞邺园李公德政碑

黄 机

今天子在位之十有二年冬，东海邺园李公特奉上命，由少宰出督两浙，文武吏士下及民庶，罔不延颈企踵望公之来。公下车，相宣上德、达下情，教令风行，恩威丕著。于是，吾浙之民交相庆曰：“周召之化将起于今，而吾侪盈宁千年之乐可立致也。”不虞是冬，叛起滇南，蔓及楚蜀。明春，闽寇继逆，遥为声援。东西万里，扈膺眩眚。而吾浙已为闽寇豕突，东陷温、台，西逾太末。震邻之惊，浙土攸同，剥肤之患，衢方独甚。是时，公驻节省会，闻惊投袂起曰：“吾不南行则无衢，无衢则无浙，而害且中于全吴，忧及宗社。”即日溯江而上抵衢，与贼夹河而军，日夜擐甲秣马，设奇制胜。如是三年，贼不能过航埠一步。自衢以北，遂得安堵而待禁旅之至。公之功在坚守危城之日，固已伟矣。既而亲王贝子将军兵马云集，飞刍

挽粟胥仰给于公。公既移檄省属，兼调本郡。时衢民虽焚掠之余，急公慕义，无敢不供者，则感公之拊循至而怀保宏也。当是时朝廷之盱眙几五年矣，寇焰猖獗殆半天下，倘令天诛尚稽，兵连未解，则无论当宁深南顾之忧，而浙民将不堪命。孰知公早有成算于胸，多为间谍，招其党羽，通彼内应，离其腹心。于是，关门不守，所在迎降，王师安驱入闽，而耿逆计无复之，亦遂面缚投诚耳。由是即入闽之师，以殄海滇，歼广肇，而先声既振，群寇瓦解。不两载，而楚、蜀、滇、黔，以次削平，皆由公之首荡耿逆始也。然则论公之功，岂独安衢以安浙，即谓天下之安皆本于公无不可。古固有有事一方而安危系于天下者，周亚夫坚壁荥阳，破吴楚而七国皆亡；裴晋公亲诣行营灭淮蔡，而淄青、成德诸镇皆奉表称臣。公之功似之，而公所处之势则有万难于二公者。亚夫将天下之全力以拒一隅，而公仅以偏师缀方张之强寇。晋公以十五道之师并进，而又乘三州困仆之余，灭之为易，而公则前无阻险，后无犄角，独提孤军捍御三载而终剪除之。且古人师克在和，常患有所牵制，莫相统一。当王师之临衢，满、汉、蒙古之众，错处辐辏。公于其时，苦心调剂，联属上下，卒能泯厥猜疑，共济国事，齐驱并力，克奏肤功。较之亚夫之不从中制，晋公之悉去监军，无所齟齬，得行其意者为尤难焉。自非神谋独运，计出万全，何以在险能济、强敌自摧有如是也。奏凯之日，天子首嘉公功，畴勋晋秩，纪绩太常，副在史氏。公宜以元老之重，入秉钧衡，而天子重念东南民力已竭，藉公抚绥，久镇于衢。乃公曾不以师中殫瘁少为告劳，举惊鸿甫定之民而噢咻之；残于寇者，为之请蠲；劳于国者，为之请复；良民家室之窟山泽陷俘虏者，皆招之来归，赎之完聚。又罢吏之贪者，戢兵之横者；惩豪猾之不法者，爬梳剪剔，濯磨其既往而告诫其将来。凡利无不兴而害无不去，阻山负海，千里之遥，无时不在公隐念之中，坐照之下。于是，

环浙之疆忘其尝有军兴之苦，而当寇冲如衢者，亦复熙熙恬恬，不啻出汤火而登衽席之上。不谓当大乱之后未及十年，而终得蒙公周召之化，以享有盈宁干止之乐，岂非浙民之幸欤？盖公以大勇成其大仁，以至正运其至变，殄寇则威如雷霆，爱民则恩如雨露，率属则如山岳之难移，行师则如风云之莫测，故能平天下之大难而功在社稷。有如姬公东山之征，受一方之重寄而泽被全吴。又若保夷汉南之治，谓公实兼周、召洵非诬矣。时龙邱令卢君当衢北门之寄，余太史长君潞公及其先公身操版锸，共赋同仇，咸受公指划，以捍牧圉，保乡里，今当治平之后，而以颂扬嘱余。余固浙人也，且前在告里居，亲见公行事其有异情乎哉，今得从诸君子后，而歌咏公丰功盛德于无斁，微独为吾浙慰，亦以为国家庆也。爰系之颂曰：

天生哲人，康济国步。日华星辉，绸缪未雨。公来自京，闽乃蠢动。有以待之，不震不悚。寇睨于门，靡惊燕寝。齐斧一挥，螳臂自陨。三岁孤城，坚壁如铁。寇角则羸，我墉无缺。焯焯亲王，禁旅鼎来。粟海刍山，憚人告哀。公节其力，民余其财。满人汉人，蒙古突骑。异政歧情，莫相马羁。公为和衷，如指听臂。我众既同，贼内自溃。长驱下濂，靡不倒戈。泛扫闽尘，亦静海波。先声岭峤，奄及滇黔。次第铲平，无敢抗颜。凡厥武功，莫居浙先。示今昭后，金石是宣。日笃不忘，首兹盈川。尚保我民，多有历年。

右文，录自康熙《志》。当时盖以其涉及卢灿与余恂父子事故录之。邨园，名之芳，山东武定州人。卒，谥文襄。机，号次辰，钱唐人。仕至文华殿大学士。卒，谥文僖。

重建儒学记

余 恂

吾邑学宫，创自宋政和二年，厥后兴废不一。今之所承，则明嘉靖间重建者，距今百余年所，虽中间小有葺治，率支柱一时，未遑

更制。岁久就圯，半为茂草，惟文庙仅存，覆压是惧。康熙康熙当为顺治之讹。庚子，顺治十七年也。庚子，固川艾公分符吾邑，释奠之顷，中心愀然，以未得所托，濡滞有待。会丙午携李黄公来秉教铎，毅然以兴复为己任，启之艾公，意适吻合，于是，相与同心协谋，共图经始。艾公捐发公帑，绳绳相继，有可区画，靡不殫尽。黄公则悉修脯所入，佐以劝募，土木百需，亲自总理。复举弟子员之贤且能者，耆老之有心计者，商榷指使，共襄厥役。以戊申之夏，版筑伊肇，庚戌之冬，丹雘告成。备考厥制：先圣大成殿，其易材而更建者也。东西二庑、贤宦二祠，以迨戟门三楹，其辟荆榛灌莽而启疆者也。尊经之阁、明伦之堂，其垂毁而中葺者也。启圣之宫、文昌之阁、后土之祠，其相方定位而改卜者也。学门为岑楼，学署为冷阁，学之中堂为小草堂，其踵旧制而颜以新名者也。文星以为堤，印心以为台，内外二湖以为池沼，其余力及之者也。于是，学之内，殿阁岿然，廊庑翼然，堂宇斋舍井井然。学之外，泮水泓然，长堤亘然，芙蓉桃李灿烂然。四方远近观者，无不啧啧诵二公之德。顾二公之意，岂徒饰观美、博声誉、为名高云尔哉？亦欲邑之人蒸蒸然共兴起于学，以无负泮宫之设焉耳。今之言兴学者，其说有二：其卑者以地气聿新，人文斯茂，茅茹汇征，科第自此益盛；而高者则以为学校之设不因科第，务在磨砢道德、淬厉仁义，以共勉为圣贤。此二说者，非相反而实相因。予尝谓学贤者不必不资科第，登科第者不可不法圣贤。昔夫子设教洙泗，修身明道，而用世之意未尝稍忘，老安少怀，中心志之。辙环列国，席不暇暖，其在及门，亦有知尔何以之询，盖拳拳欲二三子出而有为也。中都之宰，司寇之摄，欲为东周得位而喜，被其化者忠信贞顺。至于道不拾遗，虽大業未究，而四方诸侯咸来取则，且竞欲致地以亲于鲁。藉令夫子怀宝韞玉无所试用于当日，则用舍行藏之道不全，而后世亦无由仰其过化

存神之盛矣。三代而下，士之欲用世者，非科第无由自达。士不得科第，则伤身修行，守志乐道，仅可以淑一身、化一乡，而不能以及诸一世。若尊主庇民之业，移风易俗之效，不能不藉科第为先资。而或者诵读之时，志期华臚；仕进之日，虑切身家，持禄养交，窃位希宠，碌碌无所表见。苟如是，则科第一途诚为有志圣贤者所鄙弃而不屑取。呜呼！今之所谓学宫，犹是瞽宗米廩之制也。所登之堂，犹是钟鼓管弦之泽也。所肄之教，犹是诗书羽龠之文也。所陈之礼，犹是俎豆簠簋之器也。士终日周旋揖让其间，而不以圣贤为准则的诵法之，谓何？此无他，则以圣贤与科第二者歧而视之之过也。吾邑科第以宋为极盛，明稍不逮，然先辈之仕于朝者，率皆砥砺名节，进退不苟，以忠正廉洁为高，以脂韦滑梯为耻，高山景行其则不远，此皆吾邑之以科第为圣贤者也。士入于学宫，瞻夫子之堂，思夫子之教，藉朝廷一日之爵位、荣宠以发，抒其匡时济世之猷，使夫百世而下，谓今日所建之学圣贤由是，科第由是。载诸邑乘，登诸国史，德业烂然，以垂不朽，斯无负二公今日之盛心乎！若徒纪岁月，书姓名，告成事而已，非二公所以兴学之意，并非所以命记之意也。

重建文昌桥记

余 恂

邑之有文昌桥也，凡再毁再建云。先是，邑东有通驷桥，适当闾阖孔道，用济利涉。而形家以桥在中流水口未固，于是乡先生余公松野倡议于泊鲤滩下更建一桥，以资锁钥。垒石为墩，架木为梁，桥成而未有以覆也。万历戊申，会南昌万侯为政，见而称之，复筑室其上，以蔽风雨，名曰文昌桥，此桥所自建也。崇祯壬午，山水骤涨，南源竹木蔽空而下，排荡冲激，桥为中毁。维时建阳黄侯为政，先回卿自京师移书，力为请复，且举执友方公元驾自代。黄侯

倾心委任，无所齟齬，遂以甲申复建如初。顺治戊戌，军士有自北来者，屯宿桥上，中夜燃火自卫，火烈不戢，桥复中毁。适会闾川艾侯为政，目击心蠹，亟图兴复。予时林居，亦窃赞末议。公举忠诚耆老二十人，效财宣力，刻期课功，以康熙己酉桥又复建如初。予观是桥之建不出六十年，建而复毁，毁而复建，水火相禅，土木再兴，亦云亟矣。然皆迨用有成，輿梁坦然，比于砥矢，非贤令长之力不及此，顾其时之难易，亦有可得而言者。当万历中叶，海宇清宴垂三百年，烟火和乐，无狗吠之警。吾邑至褊小，家给人足，盖藏有余，仓廩既实，好行其德。而万侯又以鹰击毛鹯为治，指挥叱咤，民之畏之如雷电鬼神，有呼必应，惟恐或后。钱币充溢，无敢核实。而又承余公垂就之迹，仅收得半之功，其为时较易。迨至崇祯，盛极而圯，群盗糜沸，赋役征调之烦，往往及于下邑，输将供亿，民生日蹙。黄侯易直子谅之德，百姓信之，而又付托得人，和衷共事，多方措划，撙节会计于其间，亦两浹辰而后就，其为时也较难。若至今日，则更有难者。吾邑自鼎革以来，丁壮耗于锋镝，田畴窃疑误字。于蒿莱，户口齿藉十不存一，素封巨室百不存一，而且水旱非时，灾沴叠告，金贵粟贱，懋迁无策。小民卖丝粃谷，黽勉正供，尚苦不瞻，遑恤其他。艾侯深悉疾苦，初不忍言劝募也。一切经费悉皆节厨传之余，捐金矢之积，毫末纤悉，出自府藏。而又日与诸耆老经营相度，驱策指授，戴星出入，无间寒暑。百姓知侯之勤恳笃诚，心乎为民也。于是，亦相与效尺寸，出升斗，以佐泰山土壤之万一，久之而观感兴起，积累辐辏，日益充斥。即百姓亦有不知其然者，盖由于戴侯之德而自献其诚，不啻如头足之相卫而擘指之相使，藉令非侯，则民有委而去耳。夫以至巨极重之举，非数十年之积贮不能胜任愉快者，而乃得之于四尽三空、釜悬瓶罄之日，此其所为尤难也。侯治桥之暇，复于桥之左右往来审视，见桥东南维疑

误字。势有缺陷，法当议补，遂命甃石筑台，表以重楼，而加钟簏焉。蒲牢一振，声殷数十里，楼影矗然，下映江水，与双虹并峙。余力所及，指顾告成，侯不惟不觉其难，而且恢恢游刃之易矣。夫天下事难易何常之有？方桥之再毁也，荒基废址明灭于寒汀衰草之中，寸瓦片石茫乎未有根柢。一旦鸠工命役，时拙举赢，旁观者罔不揶揄，疑且中辍，宁意其蜿蜒嵒嶭，有今日之巨观乎？侯毅然为之，则竟为之矣。自今以往，亦惟是守望护视之宜谨，修治补葺之宜时，堤防捍蔽之宜固，薪火蔓延之宜防，而桥遂可经久而不败，此其与肇基经始，心瘁力瘠者，相去何啻千里，难易之数如其悬殊也。夫岂前人能易其所难，而后人反难其所易乎？必不然矣。桥既成，予故备述之，以告后之宰是邑者。

重建县治记

余 恂

康熙岁在癸丑，汉中许侯莅龙之二年，刑清政减，吏畏民怀，间阎熙熙，邑以无事，爰有意于兴废举坠。以邑治听政之所，旦晚就圯，营建宜先，遂白诸当道，谏日度工，用宏厥制。财用取之公帑，不以征里闾。出纳属之老成，不以关胥吏。时未浹旬，轮奂告竣，见者惊以为神。堂既成，嘱予记其事。盖予闻侯祝神之言矣，其言曰：登斯堂而动，如伤若保之心，四境又安，黎庶乐业，在此举也。侯之心，仁人之心也哉。国家画疆启宇，制为封域，以百里民社寄于一人，而立之治所，使之听政有堂，答阳而莅，以与百姓相见于离。夫岂威重是为，亦欲其清问下民，布德施政，循名责实，以无忝于父母云耳。士之有塾，农之有庐，工之有肆，皆有常室以居其业，孜孜焉早作夜思，无敢越畔逾幅，而竭智毕能，以究图于职业之内。况为民父母，履南面之尊，坐堂皇之上，其居益高，其思益大乎？士君子学古人官宰制一邑，仰而思天子设官之意，俯而思小民待泽之

情，当必有瞿然惕然，不遑暇逸者。故上栋下宇，则念及于瓮牖绳枢；端拱深居，则念及于祈寒暑雨；顾瞻左右，则念及于炆灶借丛；洞开重门，则念及于集思广益。登斯堂也，皇皇以思，真若有痼瘵之未除，而襁褓之难释者，是则古之所谓如伤若保者乎。侯设心若此，固宜百姓之欢欣，鳧藻而乐观厥成也。斯干之考室也，先之以鸟革翬飞，跂翼矢棘，而后有鸿雁安宅之庆。定中之作宫也，先之以揆日测景，树材营室，而后有灵雨桑田之驾。盖自安者安人之本也，由近者及远之阶也。自今以往，侯登堂听政，行庆施惠黍苗膏雨之泽，与是堂同其更新。而百姓在侯宇下亦无不如登春台，如庇夏屋，有室庐干止之安，而无风雨飘摇之患焉。则是堂之为覆也大矣，宁直侯一人攸跻攸宁永绥后祿已哉。是为记。

清梵庵记

余 恂

庵之以清梵名也，自明季始也，俗旧称为清瓶殿云。南有塘，环数十亩许，相传姑蔑子埋青瓶于此，其后渔者深夜取鱼，有光熊熊，网而视之，青瓶在焉。其款识盖上古间物也，殿以此名。而或又曰，先朝榷酒务也，故至今发土往往得青瓶云。是二说未知孰是，然环塘而居者，村落近数百家，以殿为里社，岁时襁褓祈报咸于此，历久不废。其言相传有自，则亦可存而不论也。殿至万历间中废，里人方明敬者更为营建，以青瓶名近鄙俚，改颜清肥。是时尚为道院，盖取《道经》“玉池清水上生肥”之语也。崇祯末年，寺僧灵源以前此规模未备，张而大之，于殿后建大士阁，左右翼以僧寮，斋厨漏溷，各得其序，遂灿然为浮屠精舍。而武陵葛屺瞻侍郎来游此地，顾而乐之，复颜之以清梵之目。呜呼！向之所谓青瓶者，盖至是凡三变矣，名益变而雅驯，制益变而闳丽。吾观一邑之中，所称鸞峰、鹿苑，或创自往代，或辟自高贤，流风遗迹往往而有，然多芜

没于榛梗之中，荡夷于沙砾之下，求其岿然独存、无废厥旧，斯已难矣，又况乎丹艧金碧，踵事增华，克光大前人，而侈后观者！灵源之能于是乎不可泯也。灵源营构既竣，恐异日或有失坠，因置寺田若干亩，以永香火，而请序一言勒石。予深叹灵源为庵计，虑久远至亡已也，不独及其身，兼以诏其后人。然浮屠之徒不乏能者，庸讵知后之视今不犹今之视昔，称名命制累变而益上者乎，未可知也。记于石以望之。

三叠岩记

余 恂

余幼年从伯叔昆弟以春秋有事于祖茔，茔之左不数百武为三叠岩，因得随观，然不记也。戊子春，予展墓既毕，遂往穷其胜。由磴级而上，未大崑绝也，穹然而覆，洼然而深为第一叠。洞口可平入，稍内须俯偻，进此则阴冥惨晦，疑有神物窟宅其中，不敢竟也。步至半山顶，则梵宇僧舍出焉，循石栏右转为殿，轩敞夷旷，审视非人力所就。因岩成堂，不治榱栋，不庇茅瓦，而深广称制，若量而为者，斲石而龕之，龕前一泉，石周四面如匣，水不盈尺耳，虽枯旱常冽然。左僧寮，皆因缘岩石，少佐以材木，延之使舒。石刻有字，曰石鼓。匍匐入，枘之以木，其声鉤然，内渐狭亦莫见其际。右为关帝庙，制略与殿仿而差小。是岩之胜，以其最敞者为殿，而洞穴杂出为旁寮舍，及可探玩者盖非一二，然总为第二叠。僧言此去三叠绝顶，路峻狭，榛莽萦翳，明灭不可辨。予以为既至不登，如山灵嗤鄙何？遂披草蹶石，凌危度磴，上壁层霄，下睨空阔，崩削千仞，才系一缕，心动即坠矣。岩深丈余，高才容人直，前亭亭一松类车盖。从中岩下视，旁山万重，如夹如拱，正面绝无障壅，见树木庐舍苍翠如点。及立三叠绝顶，则向所谓如夹如拱者又尽伏。直视其外，数十百里相去寸数，白练束腰，青螺罗案，若云气嵌崎，翩然欲仙去。

或曰明太祖曾憩岩下，后有天下，封护国禅院。又曰建文帝云游过此。然事秘不见史册，庸可信耶？山去邑东四十里，邑小山又僻，又无好事者旌以文辞，故即有佳胜而名不宣。余幼弱虽游而不能记，今年长又勿记，过此志虑贲耗，则此山者或有待于余，而余终不能记以传之其人也，山真不幸也哉！是为记。

赠朱中丞蠲荒序

余 恂

大中丞朱公之抚吾浙也，浙东西之民无不泳沫游原，涵濡浸渍，被润泽而大丰美。而吾龙邑蕞尔一隅，戴德尤渥者，则以公蠲荒一疏为龙民请命，实嘉惠地方数百世无疆之休也。三衢于浙为下郡，龙又于衢为支邑，计其广轮曾不若黑子之着面，而又越在上流，鞭长不及，其痼疾苦，亦何由尽达而不苦于上壅。而公之视之遐迩一体，勤恤民隐，清问所暨，靡幽不烛。于是，以太守雷公之言，深知吾龙之患在于逋赋之不清，而逋赋之不清由于荒田之未蠲。盖所以致荒者有三端焉：草昧初定，大难削平，而虬虱蚊蚋之聚，亦所在多有。龙与括苍为邻，穹林邃谷，易为窟穴，弃耰锄而佩刀剑，时出剽夺劫质，则人民鸟兽窜，沃土为墟，一也。闽海用兵，更番相属，龙水陆并直其交，牵挽负荷殆无虚日，前驱一至，里胥竭作，符檄征发，则朝不及夕，荇花菖叶，耕获以愆，坐视其禽豮草窃而莫之芟柞，二也。加以天行不若，饥毁互乘，五年之间而旱魃三告，捐捐然肆力甚劳，无一钟之获，公私交逋，金粟并诘，则胥舍其穡事而远徙如鹜，三也。夫以硗确沙砾之区，疮痍疲敝之众，始之以草窃寇攘之惊，继之以挽输供亿之扰，申之以旱潦饥馑非时之灾，流离困顿，阡危已极。使其风俗亡良，则惟正之供不知其若何亏缺也。而龙之民犹循循然勉于急公，谨于奉法，竭蹶征缮，不敢貽良有司之忧，而惟旦夕引领以俟膏泽之自沛，此其情亦大可念

矣。而苟其遂是而不之救，则形见势拙，计无复之，瓿窳污邪尽成旷土，吾恐匮乏之患所忧者不独在百姓也。公惟灼知其真，洞见其大，故毅然为之绘图而请命于朝，百年沉痾霍然顿已，而龙邑始有再苏之庆。若此者，岂徒近计目前，曲徇众志，为有司开仕进之阶，为小民博煦濡之誉哉！蠲荒者，招徕之先声也；减赋者，积贮之实画也。流亡既鸠，则垦辟益广。垦辟既广，则输将益易。不及十年，而度阡越陌，一望如云，任负牛车，趋事恐后，其为百姓一时之利者小，而为国家万年之利者大也。公为政如此，可谓识大体，计虑久远者矣。予不敏，备员史局，于国家惠民大政，职当载笔，而又以利在桑梓，尤所喜称而乐道者，故不辞卑鄙而序之。继自今以往，公熟悉吾龙利病，凡所以扶持安全之者，且周复重累而未有已，盖自此蠲荒之政始矣。

以上六文，均录自康熙《志》。此文尤有关系，而康熙《志》正文中绝无记载，遂不知为何年事及所蠲者若干。幸有此文，得知大略而已。案：朱中丞疑系浙江巡抚朱昌祚，惟昌祚以顺治十八年任，康熙三年去。《浙江通志·职官表》。而文中云“闽海用兵更番相属”，又似蠲荒事在康熙十三年以后，姑识此俟考。

天机子自传

余 恂

天机子号岫云，又号还庵。尝仕于朝矣，同官有狎之者，喜呼为天机子，因即以自号云。天机子为人坦易洞达，无城府崖岸。与人交怡怡然，即终身无变改。其在官纯任自然，朝参之暇，闭门高卧而已。家有老亲，屡求假归省不可得，会以使事旋里，因疾乞休，遂不出城隅，构楼数楹，俯瞰郭外，日婆娑其中，以此为乐，不复问人世间得失事。或曰天机子仕京师才六年，归之日年三十三耳。曾未强仕，忽然而止，其殆颡愚之人欤？或曰：此乃所以为天机耶！

赞曰：呼牛可，呼马可，呼天机子，奚而不可？

右文，自《天机子小影》原卷录出，具见谕德胸次。

杨光生自订文稿序

余 恂

文章一道，譬由珠之在胎，玉之在璞，山辉川媚，其光气所发见，不可得而掩抑也。实大声宏，弭中褊外，其能者微气静息，收视返听，无意于名而名自归之。予尝怪世之啖名者，依附坛坫，乞丐齿牙，握尘自矜，杀青罔愧，无论羊质虎皮，虚誉益美，即使华实相副，亦已难追跃冶之讥。独吾邑风气淳朴，士子闭户揣摩，怀瑾握瑜，不乐自炫。姓名一日未登虎榜，文章一字不入鸡林，以故吾邑能文之士人知者鲜，必得隼而名始传，盖风气朴茂，有不喜近名如此。吾友杨子光生，则尤吾邑之白眉也。弱冠能文，颖异卓绝，清词丽句，飙发泉涌，大有横骛六合、鞭挞八方之气，顾潜修自好，名不出于里闾。庚子之役，闾墨脍炙一时，于时海内文人无不知有杨子者，咸思读其全稿以资津梁，而杨子光生犹逡巡不肯应也。今岁庚戌隼南宫，海内望者益切，杨子不得已，始付剞劂。而所谓文章光气不可掩抑者，于是乎始尽出以示人矣。夫方其珠之藏、玉之韞也，识者视之，固知将冲霄发越矣，然必陈之五都之市，九达之衢，而后陆离的砾之光，温润缜栗之色，人人皆钦之以为宝。今海内延颈踵踵想慕杨子文有年，一旦得其书，如获连城照乘，其必什袭珍之无疑也。杨子向者不求近名，今且辞之不得矣。鹤鸣九皋，声闻于天，发荣岩处倾听，此六字疑有误。名之不待求也固如是乎？杨子异日立朝事上，从容讽议，设施措注，时至而复起，事发而复应，不求为赫赫可喜之名，亦犹是矣，予不敢以文章尽杨子也。康熙九年庚戌立秋日。

右文，采自《旧采访册》。今文稿已佚，因亟存之。

重修学宫记

杨 昶

史氏记一代人才所关治乱之数者，莫贤守宰。若而民宰，先亲民，后世循良，称极盛矣。皆有将相才，勋绩炳于当时，后世想望其风度，致君泽民无二道也。若我邑侯惟庵庐公之治龙，重廉耻，敦礼义，使人知孝悌力田，有古大臣风。利于民者无不为也，学校尤加意焉。吾庠创基于宋代，有文文章节义。自康熙六年艾、余两公增修，而后庙堞虽新，明伦堂岁久蠹坏，文昌阁当路之衢，有榱桷而无几筵。公下车，身在行间，未遑制度，今方闲暇，月课士于庠，徘徊瞻眺，意有所属。已庀材木矣，复慨然曰：“是堂之垂不治将圯，有司者之责也。”乃捐橐金如干，急命鸠工。未几而霖雨积月，垣墉尽塌，斯堂巍然独新，公之诚心若有感于神明者。邑人士因请更黉门之庠反者，迁神之位于其上，一举三善备焉。夫物之兴废有时，非其人不能行。是役也，伊谁之力哉？微公莫为之先，微余公汧公莫为之后，而两学博先生又皆欢欣踊跃，进诸生之贤者而与谋，远迩胥悦，不日告成。登斯堂也，规模宏远，甲于诸郡。多士蔚兴，在斯举矣。呜呼！公之洁己爱民，俭于自奉，非有余于财者，而为所难为期于必成，盖以实心为政，才识又济之，百废具举，勒诸贞珉者不一而足。泮宫其至重者也，余荷公好乐其事之成而为之记，惜其宦游之远，而未逢其盛。后之闻其风者，莫不知吾龙邱有贤宰若卢侯者，天下事奚不可为也？公讳灿，字孟辉，辽东海城人，有军功。详见别记。

右文，录自康熙《志》。昶，见《人物传》。文末所云别记，当指德政碑言。原碑今存，题为《卢侯重修儒学碑记》，书丹者为余勉。

邑侯卢公德政碑记

杨 昶

人情出汤火之后，则感佩弥深。服官履盘错之艰，而经营倍苦。此龚遂渤海，虞诩朝歌，汉史班班，照耀千数百祀。而不知当日黔黎所为沐膏泽而咏歌，勤苦又将何如也。夫朝歌、渤海，频岁多盗，犹潢池赤子弄兵耳，非若甲寅八闽交讧，起仓卒而枝蔓数郡也。当是时，九龙踞砦万川，去郡城十里许。而龙邑南源一带，壤接括苍，悉寇渊藪，乘机原文作机乘，误。掠库，四野悉遭蹂躏，城市炊烟几绝。三韩卢侯以七月视事，始为之集流亡，练乡勇，严斥堠，布间谍，参分主客之兵而互调其用，使绿兵无脱巾之呼，而民间亦无供亿馈浆之扰，环城百里屹若金汤。设若当时龙兵稍一不戒，则衢郡咽喉道梗，上游满汉兵四万有奇，马六万余匹，安得宿饱骧腾，坚壁越有逾年，仗天戈而破十万积寇于俄顷间哉？洵乎侯之功，功在朝廷，动关天下大计，而竟不获此疑误字。于龚、虞报最循良，坐借淮阳数月之卧也，可不惜哉。方侯之剿抚南源也，奉督宪李公令，帅绿兵、乡勇进次赤津岭，贼犹负固不下，炮声电激，矢石交集。侯单骑直驰入贼垒，搦旗大呼曰：“我卢令也，尔等皆我赤子，王师有命，虽叛弁伍卒能投戈，俱宥无杀！”由是皆面缚厥角，而南源平矣。侯又念吾民三载疮痍，流离载道，条数事上之制府，撤援旅，散乡兵，宽役徭，赈饥贫，皆一一允行之。先是，侯之临予邑也，时方羽檄交驰，侯唯曰橐鞬鞭弭以诘戎为事。自南源平而民归版籍，士返束修，首莅学宫，延青衿子而教之。诗酒命觞，风流肆好，所拔皆誉髦卓犖之彦，虽文翁化蜀，何以过之。而其革薄俗以敦风化也，则又为禁溺女，严痼婢。凡樗蒲、假命、屠宰害耕诸弊俗，数禁之不已者，侯毅然行之，禁之不少贷。迄今龙民讼狱衰息，宵柝不闻，家恬户熙，俗浸浸一丕变焉，其劳心抚字又如此。奈何以随漕浅贡辄

挂弹章，宜吾父老闻报而号呼卧轅泣留至再也。虽两台即日交章吁留，而侯则澹然委遇视轩冕如浮云，甘退让以俟当宬之覆核也。噫！此又岂当世赫煊功名之士可跂及而嗣音欤？盖唯侯才识过人，宅躬廉善，故能旧政告新，忠同斗谷，开诚延揽，贤并必齐，而凡所为捍固牧圉、潜消反侧、保障岩邑，资军实以克复全闽者，功尤未易枚数也。今圣天子明见万里，优叙劳臣，随漕之饷既雪，侯定膺不次擢用，雨霖苍生，龙阜片石，何又非记功贞珉哉？昶不敏，谨承梓桑树棠之切，而为之撰次其事如左云。

右文，录自康熙《志》。盖尔时卢灿犹未复任也。原碑已佚。

《旅吟集》序

汤 驹

自昔论诗者，皆原出性情，取裁风雅，盖境遇有穷达则感慨于中，摅所自得，亦何能强而相同。故垂绅委佩，发为明堂清庙朱弦疏越之音；至若蓬累之士，饨郁侘傺，无聊不平，激为繁音促节，一唱三叹之致。言为心声，各成其是。惟其悠然有会，洒然奏响，一归于温厚和平，则二者又未尝不同也。乃或以为欢娱难而穷愁易，是率天下之人而出于呻吟嗷咷者也，其毋乃非风人之旨乎哉！我于徐子赤城而有得于斯。徐子为上虞望族，自曾大父始去东山而居西冷。尊人为华麓先生，绩学娴文，不得志于有司。因小草以徼一命，筮任参荆州幕。时用师黔、蜀，以转间运筹，著功行饷，业有显擢。先生意有所不可，遂弃官归，日啸傲湖山，觞咏自适，而课徐子严，闵闵焉望其蜚英腾蹕，继未竟之业。徐子亦淬志下帷，茹菁华，漱芳润。学既成矣，先生竟不及待，时徐子甫十有七龄耳。居无何，兵燹踵至，家累数千金一朝尽失之，独奉母氏僦居委巷。当是时，死丧患难，霜雪频摧，寡母弱女，形影相吊，而骨肉姻盟不一引手救，犹日腴膏束湿焉。以从容间雅之人几不能谋朝夕，非真豪

杰自命者，鲜不摧挫而失故我矣。徐子虽业占毕，而间及名法兵农之事。三衢韩使虚闻其贤，以礼延归幕中。尝谓徐子真有君家高士风，愧我不及陈豫章耳。其见礼重若此。徐子作谷之人为太夫人甘毳，嫁女弟三人，季父无嗣，遗弱女，抚之嫁之若同产，盖孝友其天性也。龙邱余岫云太史雅知徐子，折简招之。时，方谢韩使君而家居，跃然喜曰：“我数年蠖处一室，时游神燕赵郊，念荆卿、高渐离击筑和歌处，为累歎不止，我今其过而问焉。”遂之燕台，缙绅先生率虚左迎之。徐子骯脏磊落，不能姍姍下人与世同俯仰，故君子长者多爱重之，其矜诩自贵者亦齟齬不相合。已而叹曰：“吾不能以莱服久浼长安尘也。”因同余太史南归，而往来西湖、穀水间，时侍子舍进菽水，融融泄泄。徐子安于贫，太夫人安于养，所谓是母是子者，非耶？初，徐子之未入都也，友人沈君有文行而早死，其妇矢志抚子女，徐子时邮束脯继炊烟。及归，其子又死。徐子为虑久远，即以己所子吕君子为其赘婿，经纪其生计，俾终得依养。徐子与二君者，幼相爱，长相优也，送往事居耦俱无猜，其立义重然诺类如是。嗟乎！波流风靡，世道不古，读韩昌黎述子厚、梦得事，意常慨之，使昌黎与徐子旦莫相遇，其歌舞赞叹当更何如耶？余太史既里居，与徐子缟纻同心，至相欢也，因卜筑携家焉。昔庞德公、司马德操望衡对宇，欢情相接，为千古美谈。以此观之，畴谓古今人不相及哉？且徐子足迹半天下，作客十余年而始有宁宇，其游之穷可知矣。当其羁旅纾怀，交游款曲，凭吊今古，寓目山川，凡所遇忧悲喜惧惊心动魄之事，一发之于诗，然胜情高致，终不以护落，故自抑损。有登楼闻笛之惠，而不为穷途之哭；有兰亭梓泽之雅，而不为弹铗之歌。虽繁音促节与朱铉疏越或少异乎，而悠然洒然得风人之旨则一也。徐子于古文辞及翰墨篆刻，以至游戏小品，不尽善不止。其于诗，凡乐府、古歌诸体，无不聿追大家。计所积厚且盈尺，

常曰：“吾无以劓鬻，为吾奈何以蓼虫之味强饫他人也。”而好事者为梓其近体若干首，亦欲览者尝鼎一脔，窥一斑耳。刻成嘱序于予，予因之有所感矣。予幼遭多难，受祸较徐子更惨，孤苦亦更甚，常班荆坐草而语夙昔，相对潸然。故我两人心独苦亦心相怜也。徐子能自树立，蔚然斐然，有以藏名山而传副墨，余椎鲁无似，不敢望肩背，读徐子诗，能无愧心乎？而欲糠秕我乎？虽然，所愧于徐子者正不独诗也。为述其梗概如此。

右文，自徐复《旅吟诗稿》录出。徐复，今已附入《余恂传》。读斯篇，可详知其生平。汤骝，绣水人。又自称社盟小弟，则犹有明季遗风也。

重建启圣祠记

黄 涛

褒功者必原其始，考德者必本其先，教天下以不忘所自也。若云醴泉无源，芝草无根，岂笃论哉！唐、虞、夏、殷、周皆神明之裔，至先师孔子系出二微，古之有天下者，列圣代兴，各享其宗庙，禘祫之祀，易姓则止。独孔子庙貌遍天下，血食世不绝，善乎昌黎韩氏之言曰：自天子至郡邑守长通得祀而遍天下者，惟社稷与孔子。社祭土稷，祭谷勾龙与弃，乃其佐勾龙，弃以功，孔子以德，自古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勾龙、弃，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其祀事又不如孔子之盛，所谓其贤过于尧舜远者非欤！韩子之言如此，然尧舜之功与德集成于大禹，后世颂曰神禹。禹不得专祀常祀，而祭法载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鲧，大禹修九载之绩，能尊其父郊而配天，而不得常祀于天下。孔子之德，修尧、舜、禹之道，孟子宗孔氏，其功且不在禹下，况尼邱之克家，岂不及有妣之干蛊，而汉唐以上叔梁氏未闻追祀于学宫，于原始本先之义庸有当乎？宋大中祥符元年，真宗封泰山，登孔堂，遣官分奠，启圣之祀实昉诸此。迨元文宗

至顺二年，加封启圣王，亦未有专祀也。明世宗嘉靖九年，令京省学校通建启圣祠，以先贤颜无繇、曾点、孔鲤、孟子父激公宜配享堂上，宋儒程珦、朱松、蔡元定从祀两庑。神宗万历二十二年，允楚抚郭惟贤请，增周辅成为四，迄今遵之。按龙游旧志，祠址在大成殿左，再迁于右，兵燹湮没。涛丙午夏莅职，募建不辞寒暑，殿庑门序重睹巨丽。丁未始事，庚戌垂成。值邑侯艾鼎望朝栋内擢去，辍作二载许，侯继任之次年，释菜数四，慨然讶启圣祠之未备也，分俸率属襄力竣工。癸丑夏，坦楹完好，乃得进诸生而喻以褒功原始、考德本先之大义焉。先是，春秋上丁主祭，教谕先奉启圣祠木主祀于明伦堂南门，撤俎而陪邑祭先师于大殿。子虽齐圣，不先父食，礼也。然玩褻是沿，数十年于兹。专祠既成，裸将肃穆矣。若夫周、程、朱、蔡，两庑未具，附祀一堂，在所阙如，涛力竭矣，以俟君子。艾侯爵里详儒学碑记。侯名瑄，字岩思，号虞符，己亥进士，陕西汉中府城固县人。

右文，录自康熙《志》。涛，见《职官表》。原碑已佚。

鸡鸣会课序

黄 涛

春诵夏弦，礼传时教之业；经锄笔耨，史著好学之勤。惜分阴寸阴，不殖将落，欲选士造士，惟德有邻。当兹熙皞之风，共居忠信之邑，非友朋讲习，丽泽何资？必积素观摩，贲文斯称，敢效古人。良会豫期，多士汇征。律中夹钟，日缠奎宿，天开己酉，地协鸡鸣。孚甲初分，正桃李荣华之始；震雷乃发，尤蛟龙起蛰之时。枚卜花朝，迎修燕社。月凡三举，自二义以渐五篇；期必半年，由四阳而过七夕。务期贯穿经传，驰骋古今，雕玉镂冰，本形主气。毋烦而寡要，毋博而不精。操翰呕心，剿袭者移之郊遂；书鞭作赋，淹迟者罚有重轻。庶几习惯成自然，入棘闱而揣摩，优裕亦复巧力，皆命中

标桂榜，而声实蜚腾矣。

右文，录自康熙《志》。虽无甚关系，亦足以规当时风会，姑仍存之。

一水庵贍田记

黄 涛

通都大邑，肇有嘉名，或以山川，或以事物。山川取其高且清也，事物取其表而著也，然总藉夫人以传不朽。龙游，古姑蔑地，汉龙邱先生葺隐此，改今名。按：志称先生居太末山中，与严遵、钟离意友善，四辅三公，连辟不就。更始元年，任延为会稽都尉，掾吏白请召葺。延曰：“龙邱生躬履仁义，有伯夷、原思之节，都尉洒扫其门，犹惧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谒，修书记，致医药，吏相望于道岁余，葺乃诣府愿得备录。延谢再三，遂署议曹祭酒。寻去，隐九岩山，延始终加礼。后人立祠东华庙右。丙午初夏，予司邑铎，景仰高清，怆然茂草，欲俟修建学宫役竣，劝募里人兴复之，有志未逮也。城之良维旧有津梁，毁而病涉，邑侯简川艾公下车伊始，即捐俸鸠工，成以不日，颜曰文昌。予至，业已长虹亘渡，翬鸟飞云矣。邮传之往来，商旅之行李，实拜公赐。又建楼桥左，考钟以象龙吟，镇灵源之月窟，峙泮壁之阳枢，堪舆秘理，福及科名。于是，荐绅先生，青衿黄发，颂公德不替，万日疑误字。如一。爰筑堂三楹，拟肖公像其间，以永棠憩，屡请于公。公曰：“名者，实之宾也。吾闻泽浅者誉不终，我何德以堪此！无已，龙邱先生祠沦废已久，其以是为庙貌可乎？抑而邑有赵缘督山人者，鄱阳宋宗室子，习天官、遁甲、铃式诸书，坐芝山酒肆，遇杏林仙人石得之谈玄授丹。遂弃世事，独居十年，注《周易》，著《革象新书》，乘青骡往来衢、婺山水间，人不见其有所资，旅费未尝乏绝。倦游而休，泊然坐亡，葬城南之鸡鸣山。宋景濂先生序之甚详，此畸人也，盍以之祔。”诸耆老

之经营任事者，皆唯诺恐后，乃像设龙邱先生居中，左缘督，而公处右焉。择缙衲某主启闭，司香火，复集资市腴田几亩，贮之庵，以供饘粥。虑久而有侵蚀隐没之忧也，为图其疆亩而嘱予记之。予谓山川之高且清，事物之表而著，非人则山川、事物不传，非有所以存其人，则传山川、事物亦不克久。故主之以方外，远于私则可久也；给之以恒产，久其生乃可存也。以艾侯之德性高且清，功业表而著，父老子弟匪寻常颂觝歌襦所能志其美而称其报，故于公内擢掌使，将行也，汲汲乎剪拜，是毖谋远久而树丰碑焉。于戏！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可谓三代之直犹在斯民矣。公抚字催科，恩义兼行，时以余暇历览山川，考搜事物。有龙邱枕流漱石之风，而托于吏隐；有缘督谈天注《易》之学，而出以经邦。汉宋两贤，得公而名益传，非公姓氏附两贤以不朽也。召杜之绩，详于余太史岫云先生《儒学碑》，文昌桥、迴澜寺暨本庵记中。《诗》咏《蒹葭》云，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又云“在水之湄，宛在水中央”。庵名一水，楼号三贤，此物此志也矣。

右文，录自康熙《志》。案：朝栋治绩，今可考者，仅营建一端。而当时推崇至以配享龙丘先生，亦可异也。康熙《志》于官师稍贤者，必于其名下叙其略绩，今于朝栋不惟不为立传，并略绩亦不著焉，其故可思矣。原碑已佚。

大司马李公平寇纪实

余 勉

康熙甲寅二月，闽氛突起。闽中乘浙无备，即逾仙霞，陷江山，直逼衢州城下。赖我制台李公自省倍道驰至，悉力拒守，城得不陷。丙辰秋，卒以平逆，恢复闽疆，奄及广海。是时，吴、尚诸逆尚在跳梁，而闽方独先平定，维公一人之力也。当夫露布朝驰，捷书夜奏，公之大功，朝廷知之，天下知之，吾浙与衢人则尤知之。公秘

计神谋，确有成算，如赵充国图上金城方略，破贼可计日而待；又如马援聚米为山川，使贼近在目中，此朝廷知之也。与贼对垒之日，坐甲枕戈，大小数百战，亲当矢石，气誓凶徒，虽墨翟之守宋城、田单之捍即墨无以过。及夫关门不守，王师长驱，精忠迎降，全闽底定，微公守衢力砥狂澜，疾扑原燎，何以成灭贼之功？此天下莫不知之也。至于禁旅自天而下，师徒云合，以至貔貅万灶咸萃于衢，公既调度有方，饱腾无乏。而满、汉、蒙古将领，各不相统，既有主客之分，又多形迹之异，公于其时苦心调剂，联络如一，用能同心共济，不致以私憾僨公事，此吾浙衢人所尤知之者也。上自朝廷，远至天下，近在吾衢，其所知者，遂足以尽公平闽之功乎？犹未也。盖公之平闽，有非章奏之所能宣，耳目之所及著，运之于一心，而决之于临时，虽衢人近在马足，无能仰测公之神算。某窃从奏凯之后，深察公之所以用心，而又从晋谒之日，侧闻公之绪论，然后叹公之计深虑远，有出于寻常万万者。公不难于平闽，而难于平闽之日处置失宜，复生后患。昔邓禹入关，已取长安，而更为赤眉所败；王全斌已取蜀，而更为乱兵所图，此往事之明验也。公念诸将入闽，兵威所至，谁能存三驱之仁，即公不得而为之约。爰是启请亲王，自婺临衢，统率全师，然后凛遵约束，无或违命。当亲王由衢进师，公具橐鞬辟道左，亲王目公而瞿然曰：“此天人也。”因进公而问平闽大计，公对曰：“王师入闽，耿逆自降，要在止杀以安反侧，则无他虞矣。”王如公言，遂致大定。公所以成功端在于此。若夫布置方略，内溃其腹心，外离其党羽，则公早有成谋，不待亲王临莅之日而全闽已举公樽俎之上矣。岂不伟哉！公武烈既以威方张之强寇，文德复以绥善后之宏图，遂使浙东群盗，因闽逆而毛起者，无不一时解散，刀剑还为牛犊，稂莠化为嘉禾，闽、浙两省全生命于锋镝之下者，无虑数百万众。古之名臣，威惠并著，未有如公者也。其他

戢吏安民，仁覆吾浙，八年之中，更仆莫数。且公方允镇保厘之勋，行迈姬公，巍巍难名，有非小子之所能颂扬。兹姑述公平闽大略，以备他日史官之采，并志吾衢之戴公孔迕为甚深也。

右文，录自康熙《志》。勉，见《人物传》。李公，即之芳也。

当时，勉在之芳幕，于平寇事多所策划，而文中绝不一言，足征先达盛德。

改筑北泽堰口记

余 勉

天地之利万物者，莫大于水。雨露之在天，为膏泽之施。川泽之在地，有灌溉之益。小之则滋液渗漉，大之则滂沱汪濊，其于物无不利也。而惟君子之有功德于民者亦然，古之君子存心利济，知水之利物也至溥，故以人力补天时地势之不及，则陂渠池堰之利兴焉。观于白公、贾侯之渠，召父、杜母之称，以及邕中稻梁之咏，泾水禾黍之歌，则知昔日之所称贤司牧，而湛恩在当时，讴思在奕世者，无不以水利为亟亟也。吾邑旧有北泽堰，在邑南五里许，决南源之水，以灌负郭之田，凡溉注者三千余亩。而又因形家言，引其支派，从西入城，折而北注，以通利水道，转移地气，则一举而二善备焉。自故明以来，屡兴屡废。嘉靖、万历间，邑侯敖公、涂公曾两经修筑，至明季，而堰口沙障久之，则渐成平陆。逮及今日，而此堰之废又三四年矣。先宫谕林居二十载，搜考故实，讲求利弊，凡地方之建置言之主者，无不次第举行，独至此堰则戛戛乎难之。盖在上者忽于远图，在下者惮于虑始，而又有一二挟私意以阻挠其事者，夫是故谋如筑舍，而功如移山，不得已而笔之邑乘，以待后之君子。盖举行若是之难也，而惟吾海城卢侯则毅然行之。方侯之莅兹土地也，靖寇盗，集流亡，请蠲赈，兴学校，戢兵养民，移风易俗，其善政难以更仆数。及以注误而复赐乘也，益励精于民事。因采

末议，锐意举行，复因诸生毛子秉常之言，改筑堰口于上流二里许，而又虑斯民之时绌举赢也，复出囊中金若干两为修筑费，且日驻车于砂磧之上，以董其事而速其成，无论风雨烈日不为少懈。于是，邑之民无不知侯之为吾民而劳且费也，相与趋事劝功，子来恐后，荷插者如云，决渠者如雨，功不匝月而渠成矣。呜呼！今之为司牧者，有刑名钱谷之责，有簿书期会之烦，况吾邑介水陆之冲，又有厨传驿骚、军旅供应之扰。当其地者，支左绌右，日不暇给，可幸告无罪已耳，又乌能释其公务而勤民事有若此乎？此非特其慈惠子谅之心不可及也，即其才之肆应而游刃有余也，亦乌足以及之哉。堰既成，邑之父老相与更其名曰百子堰，盖志侯之功德于不朽，而祝以螽斯之报，亦犹古之以白公、贾侯名其渠，而戴侯召杜之德以歌咏稻粱禾黍无穷也。是役也，侯上承制府李、郡守王公之德意，而勤其事者又有寮佐何君应武、李君斌、范君作极、双君捷，耆老余子悦、余康义、祝云英、余德生、祝谦禄、叶麟长、祝鲁生、祝闾如、方锡奇、叶盛生等。若以予之固陋，乃不辞而承命以为之记，则以侯之此举，足以成先官谕未竟之志，而予之感恩尤为切也。侯讳灿，号惟庵，辽东海城人。

右文，录自康熙《志》。原碑已佚。

守宪松岩梁公德政序

余 勉

国家建官分职，因地制宜，有地以官重者，有官以地重者。有官与地不必皆处其重，时平而敷政优优，不见惊奇可喜之迹，与夫更张弹射鋤箠摘发之才；及一旦变生不测，风鹤惊传，势同瓦解，而能屹然静镇，涕泣誓师，收涣散之人心而系千钧于一发，非我守宪梁公忠诚渊识，洞事机而察时变，金、衢数郡胡有更苏之乐哉！夫衢处浙省上游，非若濒海诸邦宜备不虞而谨干掇也。兵备设自明

嘉靖矿乱始。入清，而议裁数年矣。守宪兼辖节驻衢州，则以理粮储也，而卒用以定变乱，巩苞桑，保厘东南，佐王师而声挾伐，岂非地更以官重而官又以人重欤！若乃公之所以福泽衢民而匪懈于夙夜者，则尤未可以口碑磬而竹册书也。方公之初驻节也，悯山城之凋敝，念瘠土之荒残，捐烦苛则有南折之减，均徭役则有跼膳之分，定征会则严差比之禁，疏案牍则先留滞之狱，凡诸兴利除弊，以迨夫建学宫，治亭障，施糜平粜，均输惠农之政，业已次第施行矣。而其中有丛奸伏匿一时难以举行，或行之而民隐有未达，达之而势疑于掣肘者，未尝不与先太史商酌而调剂之。先太史尝语勉曰：“梁公敏德粹衷，学有本领，异时膺大任，弭大难，休休断断剴磐错而手不伤者，必斯人也。”亡何而闽寇窃发，鱼烂兽奔，甫一日而城郭空虚，人为咋指。公奋臂直呼，集溃散之黔黎矢先截堵，檄驰幕府速兵赴援。未几，而督府提兵入境，满汉咸集，军民于是始知讨贼之有同仇也。方是时，闽饷十万解牒已入仙霞，公知变，截留还之省库，稍后事机，则将资盗粮而助之螫矣。而贼中奸宄，又且以截饷激叛为反间，使非公之忠诚练达，足以格宸聪而孚輿志，其又奚以履危疑而不颠蹶也乎。嗟乎！七国之祸发于晁错，安史之叛创于睢阳。今公幸而擅家令之奇，不罹家令之谤，衢幸而扼睢阳之险，不履睢阳之危。虽公之忠谋伟烈，朝廷嘉之，鬼神鉴之，而且十年不调卧治依然，诂当事以姑蔑弹丸疮痍未起，故留公以善其后欤。噫！亦可慨也已。龙邱治隶衢疆，接壤婺、睦，五六年间，唯见公时而介马宵驰，时而风雨芟舍，黄童白叟昵公如慈母，而亲公如良师，几忘其为节钺重臣也者。公之慈惠我民，又诂可以竹册书而口碑磬欤？且夫人臣之于国家，所不伐者功也，所自靖者心也。心既藏于不可见，而功又隐于不自居，《诗》所称“公孙硕肤，赤乌儿儿”者。勉常趋庭，穆然怀古，庶几于公见之，穀江洲上八咏楼前，铭公之德

者，敬当以斯语为称云。

右文，录自康熙《志》。案：此篇题首守宪，盖当时有分守金衢严道一缺也。松岩梁公，当为梁万祺。《浙江通志》云：万祺，奉天义州人。康熙九年任。

重建城隍庙碑记

余 勉

城隍，有土之神也。治明理幽，初无二理，故设郡邑必立城隍，其后土之分职欤？明则为人，幽则为神。人之有功德大造于民者，民知爱之戴之；神之有功德大造于民者，民知畏之敬之。是以蚩蚩之民，有不畏王铁而畏阴谴者，神实有嘿相焉。甚矣，庙貌之不可以已也。吾邑城隍立庙，自建邑始，垂今几二百禩。无论承平日久，威灵赫濯，福善祸淫，昭昭不爽。即当干戈鼎沸、生灵涂炭之秋，龙独宴然，兵燹靡及，不可谓非神之庥。宜乎享祀兹土，永永无斁也。戊午秋，荧惑肆虐，民居既毁，延及神祠，片瓦尺撩尽归烈焰。噫！岂神能庇人不能自庇其寝庙耶？抑兴废自有数耶？《诗》云：“无已太康，职思其外。”箴云：“不蹶于山，而蹶于垤。”神将以是灾为安不忘危之儆耶？独是春秋时祀、告奠无所，乡诸父老蠹然心伤，而又当支左绌右之余，未有为神谋者。未几，而邑侯卢公重荷纶音复临吾土，下车伊始，首重祀神，而以建庙自任。神暨吾民胥有攸庆，独怪吾乡犹是凋弊余生，一闻侯倡，无不踊跃从事，有往日招之所不前，今则赴之惟恐后者。不逾年，而鳩工庀材，神庙落成，巍莪巨丽，有加旧观。父老欢然相告，谓神之灵实使然，抑微侯之力不至此。呜呼！隳于一朝，成于旦夕，神所凭依，岂不在人乎哉？予因思天下事，惟诚足以事神，亦惟诚足以感人。侯之首创斯举，夫亦以生民之功实惟后土句龙邈矣。在我城隍享祀以时，朔望修礼重民义也，此侯之诚于事神也。明有礼乐，幽有鬼神，民不知共，

是生敖惰。鼓励率作，乐于从善，达民情也，此侯之诚于感人也。所以不日经营，几不知有兴作之劳，而复获降康之福，皆我侯一诚之所致尔。侯与神均有守土之责，由是而推之，凡有造于民生，将见坠者必举，废者必兴，尽若是易感焉。盖侯之以神道设教也，岂特鼎新庙貌而已哉！侯讳灿，号惟庵，辽东海城人。维时襄事者：儒学杨君鼎新、王君克遵，僚佐何君应武、李君斌、范君作极、双君捷，邑之义民范元会、方鸣骥、余一豫、祝禹龙、方继文、项时明、余有本、余日宿、余一贤、余一驩、余京、余应瑞、曹起龙、叶瑞龙、刘诏、姚守成、方以琢、祝立诚、严知登、祝士燿、余一龙、刘侯、余光奎、陆珩、方宗锡、严元魁、严鹤鸣、鲁文魁、吴世荣等，咸得并书。

右文，录自原碑。碑为康熙二十年仲冬立，书丹者为杨昶。

康熙《志》已录此文，惟末段与碑文少异。

卢侯平寇记

严 沆

国家受天休命，丕冒九有，日月所出入之处，莫不宾贡。海内喁喁望治，庶见成康有道之长。滇南无故发□，闽人称干以应，闽人□□□□吏民，衢郡与闽接壤，所属江、常、开倏尔陷没，贼距郡城里许，危若累卵。浙督山左李公即提兵至衢，且战且守，扼其吭而塞其冲，贼莫敢逼，然尚负固河西，高垒深沟，为持久计。又以龙邑在衢下游，输挽于是乎通，徒役于是乎给，军旅往来之供亿于是乎取，如古馈饷之途，咽喉之地，为兵家所必争者。甲寅仲夏，爰悉其精锐，持三日粮，由无人之境猝至城下，欲绝我輜重以困衢师。虽无功引去，而遗孽分踞山泽，啸聚渐繁，龙邑自此多盗无安堵矣。李公深维龙邑重地，保众固圉实资材杰，谋于监司梁公、郡守王公，妙选海城卢侯以莅兹土。侯昔谒选都中，与余相善也，而龙邑望族多余世好，是以数年来乐闻龙邑事。有至京师者，余趋召问其民生

之安危、吏治之贤否，皆啧啧称侯不置云。嗟乎！自闽人告变，朝廷宵旰不遑，余谬以宪臣侍左右，既熟闻侯贤，深为当事得人庆，谓可稍纾南顾忧。第余素习侯，知其名家世胄，晓畅军务，且少读《左氏》、《春秋》并历代图史。每至昔人战斗胜负往迹，必反覆寻绎，究其所以得及所以失者，固宜有奇谋胜算出人意表，而惜于此言之未详，宁非兵事神密，必俟亲为闻见，优于叙记者始能传述之耶。今春，予通门子诸生叶鲁等寓书于余，为邑人士请所以颂侯平寇而勒之石者，则历叙侯战绩，一皆可喜可愕。其书曰：侯身擐甲，召募乡勇，当大小数十战，每战必克。而最难者，则溪口之单骑招安，潘塘之偏师捣穴也。间者贼势方张，侯有擒获，择其可用推诚置腹，纵使为反间，离散贼党。乙卯季春朔越二日，侯独从数十辈诣贼营谕降，群贼感泣罗拜，如脱虎口而归，慈母扶老携幼，满其车下，唯一二巨魁包藏祸心，佯遁溪口诱我。侯焚林而进，歼其伏兵。顾主客之势既分，众寡之形不敌，贼复奔突而至，直犯马首。侯瞋目张胆，叱从者弓弩齐发，众殊力战，一以当千。斯时也，草木皆人形，风鹤皆劲旅，贼遂喙息远窜，不敢逆我颜行，而南塘于斯遂靖。比丙辰秋，大师入闽，山孽直釜底游魂，而潘塘小丑据绝壁，临深渊，恃其险远，犹欲倔强丛篁。侯于八月望，为疑兵攻其前，夜遣丁壮百余，人人持一赤帜，从间道出贼营后，效淮阴传餐曰：“今日破贼会食。”诸将皆弗信。贼正矢石交加，力抗我师，夺险者已断其归路，呼声震天地，拔贼帜立我帜，腹背交攻，内外夹击，获器具首级无算。卒使鹰眼悉消、四境荡平者，侯之力也。噫！诸生躬处危疆，实知其事，今述侯方略，适如余所素期，则侯之用兵虽穰苴有加焉。夫文武之分途也久矣，侯以书臣亲吏事，徒恃文墨议论可耳，乃暴衣露盖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岂好劳恶逸独非人情哉，诚忠君爱上赴国家之急，而乐尽人臣之道也。故予尝谓卓茂有循良

之声，卢诩有将帅之略，千载下兼之者惟侯，侯亦当锡封褒德，迁守武威，而仍栖迟旧土未膺显擢者，盖大僚念此兵燹遗黎颠连琐尾，欲侯出诸汤火者复登诸衽席。侯其宁民而务噢咻之，以终前功以彰后效。当今举治行为天下第一者，非侯其谁与归？行见出镇岩疆，入掌机要。圣天子大功告成，海宇清宴，侯亦与有力焉。则由今以后，皆其策勋盟府、书绩太常之年也。龙邑人士试取余言，镌之贞珉，考德铭功，于是乎在。若谓余因游从之雅，过为揄扬以诬来世也，则非义之所敢出矣。侯名灿，号惟庵，辽东海城人。

右文，录自康熙《志》。沆，字子餐，余杭人。仕至户部侍郎，有《古秋堂集》。原碑已佚。

禳疫文

卢 灿

龙邑南源，皆山也。甲寅春，寇叛为所踞。丙辰秋，恢复之。招徕流亡，赈劝开垦，方患家食之不给。岁丁巳康熙十六年夏秋之交，疫疠大作，传染村落，闻死者日以百计，邑令惨之，解囊备药，遍召名医以治，弗遏。邑令卢灿爰设坛斋戒，于八月望日亲诣灵山之徐偃王庙，而禳之曰：

亿万斯民，受命自天。生杀之柄，司禄是专。上帝好生，授以衣食，宜以家室，而又锡以大年。患有疾痛疴痒，又产参苓药石，以疗之使痊。此皆覆载之洪庥。人或不自修省，妄肆罪孽，乃夺其算，而使之沟壑颠连。信修短之有数，虽非人力之可挽回，而亦人事之可斡旋。念此龙邑，昔遭变乱，屠戮凄惨，惟南山为最焉。余也提兵讨贼，冲突此山，斩馘献俘，奚啻万千。哀我人斯，流离播迁，今幸恢复，方庆故土得归，妻孥可乐，言笑媿媿，正欲编茆筑舍，胼手胝足，希残喘之少延。何乃忽生疫疾，比户相传，或朝耕而夕病，或晨兴而昼眠，只见村居寂寂，流水湔湔，明月娟娟，野草芊芊。

闻之者莫不拊膺而太息，见之者莫不涕泗而涟涟。嗟嗟苍天，何此方之不禄，幸脱寇氛之流毒，旋罹疫病之连绵。或谓时运不齐，天禄应终，是以尔尔。岂一方之氓，无老幼，无男妇，无少壮，遍地相沿而不分后先。或谓天降丧乱，霜露失蔽，冻馁失养，寒暑失节，积染成疾，而叹人非金石之坚。若是则药饵可效，正须一粒之九还，胡为乎屡投勿疗，而使我心惓惓。或谓贼之杀气未尽，孤魂未散，因而此地多瘴。诚然，则此贼、此魂，皆吾刀下之鬼、箭的之魄。当日不自悔过，以致丧身授首，今尚敢怙恶不悛，且尔自作之孽，与此土著之民有何尤怨而相缠？况汝生贪不义，而肝脑涂地，今死矣且不识尔之本来面目，又安恋此一陌黄钱？尔宜速去，或化归来之鹤，朝散之烟。不然，吾将伐鼓渊渊，振旅闐闐，而责尔之罪愆。惟我徐王既祠此地，享此血食，必爱民护国之先贤。胡不念上帝之好生，下民之可怜！是役也，若因命途多舛，神宜向司禄之神，别其咎之轻重。若因饥寒交感，神宜向药王说法，而投灵剂以安痊。若因厉鬼为祟，神宜用朱弓抽赤矢扫荡之，而使不前或幽之九泉。即不然，亦宜驱之出境，而使吾民霍然瓣香告虔。神其鉴旃！

驱虎文

卢 灿

维康熙十八年夏，山城多虎灾，而龙邑东南乡亦数数见告。其十七都绿沉坞，突有三虎往来举岭间。其地虽屈曲小径，然系南源要道，行旅不绝。虎既磨牙伺人，于是相诧为畏途矣。具官卢灿重以为忧，谨涓六月朔日诣绿沉坞口，合祀其山神、土神，祈以驱虎。告之曰：倘获吾所请，愿率吏民执牲币以谢。祷毕，乡民引过一神庙前，有虎遗在焉，因洒泣如庙，责其不能呵护百姓无功庙食之咎。又移文恶虎而逐之曰：

盖闻古者畜祥麟于灵囿，驱猛兽于空山，诚欲化暴去强，不忍

弱肉强食也。余守令上承王命，出尹龙邱，佩孔氏之言，力除苛政；戒宁成之怒，勿用深文。鱼鸟乐其可亲，吏民安于无事，方谓年丰而举蜡，庶几索享以迎猫。何来恶虎，肆尔狼心，假彼狐势，长啸而寒风凛凛，瞋目而雄视眈眈，欲肥不仁之躯，屡杀无辜之族。余骸被野，行者因而不前；引类当途，戾夫为之太息。守令抚有兆民，咸若一身，曷肯任其搏噬，竟尔不加捍御也？且此盘踞之所，即昔萑苻之区，忆煽惑于接壤，遂蔓延乎下里。十千结队饮血刳肝，三五连营裂肠涂脑，人既如虎，以如林寇，益负隅而负固。余莅兹土，尚单骑谕降，冲锋突入，炮飞马首，刀置靴中，撩口捋须，卒歼赤眉之孽，探穴得子，岂惮白额之威？覩尔于搜真如童叟，何难拔李广之箭立断尔头，奋钟傅之拳连缚尔肘。但念来日未多，邻境时有，稍缓五兵之伐，先布三驱之条。虎而有知，毋以上帝之黎庶为可伤，毋以天子之命吏为可侮，毋纵其毒螫，毋怙其咆哮。听令明神，远投穷谷，法登封之不啞，效宏农之渡河，或变鼠以避人，或化石而服罪。则守令方韬没羽之技，永绝刺虎之谋。若仍冥顽不灵，凶残无厌，断难再宽汤网，任尔择人。令且集壮夫纠猛士，齐挟强弓毒矢，立致食肉寝皮。早鉴前非，毋贻后悔。此谕。

祷雨文

卢 灿

康熙己未六月夏，旱甚。具官卢灿，谨出祷斋堂，自暮达旦。于七月朔日癸巳，致祷于本县城隍之神曰：

上帝以斯民属之山川，群望而神为最亲；天子以斯民属之庶官，百职而县令为最近。是令之与神，其任既均而其责亦相等也。第神灵爽所至可无藉于令，而邑有水旱疾疫，令必有藉于神而祷焉。吾龙自仲夏至今亢暘不雨，禾之穗者待雨而实，苞者待雨而秀，麻豆菽粟待雨而植且滋。余同乡士大夫及所属师生，虔祷浹

旬，蕴隆如故。因退思天灾为害，数郡皆然。如我督宪李公，以硕德元老，蔬食步祷暴露烈日中，为民请命，犹未即挽天和，矧区区下吏庸碌无似，欲昭格明神以祈甘雨，亦可谓不自量力，适足以黷神而干怒耳。然有不能已于请者，盖以神之与余有感必通，而神之与民无求不应，其来久矣。昔甲寅季夏，余莅兹土，斯时境皆寇踞，孤城累卵，余谒庙即誓歼群寇，躬擐甲冑，出必告神，亲冒矢石，每战必克，余孽荡平，城获安堵，是余之力所赖者唯神。丁巳冬，催科政拙，已挂弹章，都人士攀挽无计，号呼于神，神示以兆，及命下，果允督宪所题，是遂民之请者亦惟神。夫神既佑余于群氛锋镝之下，岂反绝余于旱魃肆虐之时耶？余既去，而神犹徇民请以白诘误之愆。余复来，而神宁拂余心以重吾民之困耶？神必不然。且神曾抚此流离，扼千百虎狼之口夺而生之，兹若视此灾旱不为之挽回天心，沛以雨泽，是不死民于刃而死民于岁也。神岂忍耶？神必不然。然则何以泉枯流竭，土赭山焦，苗槁如焚，高低若濯。通邑民人昼夜呼号，叩请于神者如此之急，而余又焦心劳思，诚诚恳恳仰神之为民请命，得以优渥沾足，生我百谷者如此之切；而昊天不惠，降此鞠凶，杲杲日出者，又如此之甚，嗟嗟小民何辜而若此也？必也余奉职无状而致此耶？或者听讼之未平欤？催科之未善欤？奇冤之未雪，豪强之未剪欤？苞苴之未绝欤？用刑之未慎欤？余自问则无愧，而神鉴之则有愆欤？余不自知，惟自怨自艾而请于神，神其为余而代请于天，天其鉴余自责降以甘霖膏我黍苗乎！神其达余苦心，恳于上帝救我万民乎？庶神无辜，上帝好生，而令无负于天子之设官，若神与令均无忝民社之责矣。神其鉴之哉！

驱虫文

卢 灿

庚申之岁秋七月，龙邱有虫灾，父老诉于县。知龙游县事卢灿

于月之既望越一日癸卯，致告于本县城隍尊神之前曰：

嗟乎！虫之为匹，其形则微，其类不一，其生也或由时序之变迁，或托草木之腐质，或感阴阳之气而成，或因雨暘之失而出。其间，有饲柔桑而吐茧丝，有运花粮而酿碧蜜，有分光而助芸窗之勤，有振羽而促香闺之佚，此皆有益于民生，有功于家室者也。若夫嗜嗜而鸣陶氏之柳，飘飘而入庄生之梦，薨薨而起贤妃之谏，营营而引谗人之讽，此又有翼而飞与世无争，而与人无恫者也。今胡不测，昊天不吊，降此螽贼，扰我田畴，害我稼穡。牵丝如茧而非绵，密布连阡而若织，欲驱之而无翼能飞，捕之而微形莫殛。呼朋引类，食节，食根，食叶，食心，为螽为蠖。此虫之为害，令人闻之而痛心，言之而太息。况今凉风初透，禾孕已就，芄芄其茂，遭此虫灾，不实不秀，嗟嗟斯民，何辜于天，乃使之绝其粮糗，而饥寒莫救。念古者一言而荧惑退舍，三月而猛虎远飏，鲁中牟之遣螟，唐太宗之吞蝗，是人事可以格天，转祸可以为祥。非下民之有厄，抑由司牧之不臧？或催科未善，抚字无方，或刑罚失当，冤抑未伸，致天和之有伤？若有一于此，正应加愆于予一人，何累民生而受此奇殃？至于苞苴永绝，衾影无惭，慈恕存心，冰蘖自尝，此可质诸鬼神仰答夫穹苍，即或有小过之出入，亦冀鉴大闲之不忘。嗟此么靡，物类小蛾，量必有神主之，而肆其恶慝。尊神为一邑之主，视此邪神，何难挥之使去而屏之远域。况上年猛虎逼人，神尚佑之而逐之出境，今此微虫，何难使归乌有，以救我黍稷。即不能曷焉云亡，亦可变而为营茧之蚕，促织之鸡，为公子裳，或助仙翁成饭，或获圣主引光。又不然，亦可化为吸露之蝉，入梦之蝶，而为蝟为蟾，或晨飞之虫，止樊之蝇，于人无涉而无妨。何为此害苗之虫，伤残我百姓，戕贼我稻粱？爰肃瓣香，神其鉴我微忱，驱而纳诸流水汪洋。庶余无忝为司牧，而神亦无愧于禴祀烝尝。谨疏。

逐妖牒

卢 灿

时康熙十有九年，七月既望，逾四日丙午，有民人余琬、余兹生、王明淳等各具一呈，咸称家有妖孽，求禳之。具官卢灿斋戒择日于二十二日戊申凌晨，率僚属致牒于本县城隍尊神之前曰：

维神运方寸之精光，照八荒而不昧，察秋毫之微渺，鉴暗室而无遗者，必其生而禀两间正气，历千古不磨义胆忠肝，除奸嫉恶，为社稷屏藩。歿而赫声濯灵，诛邪诤正，为苍生保障，朝廷锡以爵秩，隆以庙貌，崇以祀典，享以春秋。委以城社之责者，惟城隍之神。若夫疾痛必呼，捷如影响者，则又惟我龙邑城隍尊神焉。余之莅兹任者七年矣，神之助余之除暴卫民者非一日矣。如岁甲寅萑苻窃发，予到任之日告于庙，而城郭完固，哀鸿渐集，人今德之，惟神之灵。大兵之后，继以大疫，南源一带，比户罹灾，告于神而疫气潜消，人今德之，惟神之灵。去年，南山患虎，咆哮肆横。六月朔告于神，而猛兽敛迹。旱魃为灾，泉枯苗槁。七月朔告于神，而甘霖大沛。人今德之，惟神之灵。现患青虫，东南一带，连阡统陌，告于神才三日，而呈称渐灭，人愈德之，而神愈显其灵。即如河下失事，三牒于神，获盗将半，是神辅我邑令，护我民生，无呼不应，无感不通，若此之灵且速，所以通邑民人德之颂之，爱戴而凭藉之，有疾痛必呼也。今十九日，一日三呈，齐号崇害。余思此患，非系山魃木魅，必属邪祟狐精，为神有邪必斩，有怪必除，岂可于车辙马足之下而容妖魅肆横若此乎？或者各方土地隐讳而未告欤？或者神知之而未即剪欤？不然何以任其残害而不之察耶？夫阴阳一理，若使有此怪异而不为剪灭，何异地方之有强暴侵陵，余知之而不置以法，不驱之出境矣。余也有一于此否乎？余既不忍坐视斯民而为强暴所凌，神又何忍坐视斯民而任妖祟为害也哉？惟知必不坐视，所以

民之仰望者惟神，令之依赖者惟神。民恳于余，余代恳于神。神其迅察之，迅捕之，或正法而付以典刑，或发遣而投畀有北，或奏上帝，或报真人，祈于三日内，立昭显应，俾三家妻女邪魅不侵，保全生命。神无负予之请，余亦无负民之请。在神不失为苍生保障、社稷屏藩，余亦不失为牧民之责。余之视民如伤，嫉恶若仇，神有同志也，故牒。

右文五首，均录自康熙《志》。虽稍涉于灵异，然亦可见卢知县之切于为民，诚于有政，且赖此得知当时有此类灾害也。相传卢知县在任多异政，或者感应之机真有若是之神者。所谓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存之固无伤耳。

重修文昌桥疏

卢 灿

事有可已而不可已者，如城西之灵耀寺；事有不可已而或已者，则东郭之文昌桥。寺以住毗耶静修，无关治理，已可也；坐使一佛岿然，久沦烟滂，已不可也。桥以柱砥南流，通济省会，不可已也；长廊不戒，寇焚虹木，平铺如故，或苟可已也。夫天下事孰不坏于苟可已而已，而卒至于不可已而已而终莫之救。半壁长虹，夫独非恤纬之明鉴乎？余承乏兹邑，日夜焦思，靡不以頽尾为虑。爨弓甫奏，即令庀材补缀桥缺，今廊舍虽虚，非圯弗可行也。顾此桥自创造以来，一再修于明季黄公，一重整于三秦艾公，屈指四十年间，盖两度经营矣。伏莽孽妖，敢僭肆虐，此亦厝火之微薪，而非所语于大难削平之后也。方今圣天子惠残黎，嘉乃丕绩，特命督院李公永镇衢阳，蠲荒苏困，巩固苞桑，凡属宇下可以常享太平之乐矣。尔龙之耆黎坊长，更能好义急公，筑泽堰则荷插成渠，复城隍则檐口宏敞，持镰输力，鼙鼓勿胜，即于此时而补葺桥廊之半，譬左右手而携取也，奚可募之喋喋为然。余每深念龙川百里，数载疮痍，仓

庚未积，欲少缓其役，以需之年谷顺成之日，而间左善良，犹日眷眷而愿假余言以为券也。猗欤休矣！粟里醇风，不图其复见于予治已。且余近检县志授梓，始知二十年龙邱之大政大工，皆赖余宫谕岫翁先生倡义率先，故凡莅是土者，得优游敷施以逖观厥成。哲人云杳，华表空瞻，幸其长君汧公，高谊决云，善嗣芳躅，脱骖贖麦，籍甚浙东。范文正之有忠宣，王右军之有子敬，世美梓材，干城名教，即尔龙济川之舟楫，回澜之碣石也。但出此疏以问之，传称水涸而成梁，天根见而水涸，可无俟遭人木铎之是徇也已。是役也，经始于庚申之初夏，将告成于孟冬，先识数言以弁诸首。

申详六禁

卢 灿

切照龙邑浇风，久当严禁。卑职自康熙十三年七月间任事，正值军兴旁午之时，拮据不遑，一切事宜未经周悉。今幸际升平，残黎亟宜抚绥，而陋习尤当改易，如后所条陈，业蒙宪台严禁在案。惟是为日既久，怠忽乘之，故龙邑酿成恶俗者有六，卑职虽力行禁止，诚恐日后废弛，不得不剴切冒陈，伏乞宪恩，严饬施行，以为永遵之规。纲常以父子为重，人伦以爱养为先，此万古不易之理也。今闻龙邑生男则育，生女则溺。不惟贫户为然，即素封之家亦多类是。揆厥乃心，不过为遣嫁计，然称家有无，未为不可。猛虎尚不食子，况人为万物之灵，而伤生致此乎？此溺女之所当亟为严禁者，一也。男女居室，人之大伦，摽梅之念，人孰不有？今闻龙邑凡有使女，自髻龄以至白首，概不字人。老死无夫，终身抱怨。上干天和，下绝生齿，诚为至浇之俗。至锢婢之所当亟为严禁者，一也。人命关系重大，故杀谋杀律有明条。今龙邑愚民，偶因雀角之忿，辄思自尽，以图诈害。亲属又不行救援，听其殒命，即为奇货可居，纠合党羽，席卷仇家。有司不知真假，即有几番检验，差役纷扰，邻

里不安。及至理论昭雪，身家早已破败。况奉宪台严禁，问官若能周悉民隐，小民自能改过从新，闾里在在敦厚，则轻生之徒日渐少矣。又查龙邑地产毒草，服之每每伤人，贻害诘可蔓延。此假命之所当亟为严禁者，一也。四民各有常业，当此十室九空之际，尤须专务本业，以仰事俯畜，始为良民。今龙邑之民，力田者固多，而游惰赌博者，亦复不少。三五成群，聚散不常，以窝赌为窟穴，以良家为鱼肉。似此游手游食之人，未必非作奸犯科之徒。此赌博之所当亟为严禁者，一也。婚姻系人伦之大，夫妇乃承先之本，三纲为古今所重，垂籍昭然也。今龙邑之民，罔顾大节，视元配为儿戏，以结缡为敝屣，或因贫乏而弃，或因反目而弃，不惟无子者离异，即有子者亦离异，且鬻后又诬其僭据，以为诈本。是徒有三从之名，罔合七出之条，以致母子号泣，祖宗怨恫，伤败彝伦，莫此为甚。此鬻妻之所当亟为严禁者，一也。耕稼首务，全赖牛力。无故宰杀，律莫容道。近奉宪飭，小民稍知警戒。第恐愚民仍然私宰，以致负犁日少，妨农甚多。心术残忍，曷其有极。此宰牛之所当亟为严禁者，一也。以上六款，俱系相沿陋习，凡司民牧，必先化民成俗，方为至治。今浙东积弊若此，窃恐习染之污不止龙邱一邑为然也。刍蕘之言，无非为地方起见，拟合详请宪台俯赐采纳，严加批飭，通行各属，勒石垂久，以挽颓风。俾人人知所向化，而民德归厚，皆出自宪台覆育之仁恩也。

右文二首，亦录自康熙《志》。

武林道院记

叶盛芳

距县治三十五里为三十八都，有胜山庵，其地与白佛岩接壤。此山相传唐开元天师法善公曾挂瓢采药于此，因改其庵为武林道院云。盖自唐暨明，七百有余年。法善公诞生松阳，其后族氏繁

衍。凡叶姓迁自处之卯酉山者，不下百余处。又再延于石林，或在茗，或在禾，或在越，或在闽。明相叶台山公向高曾数遣子姓来索衢、处之谱牒。而入清来，则如崑山之学士公方藹、金宪公映榴，其尤彰彰较著者也。衢派之叶，或祖石林，或祖义问者多有。而独余宗与部城之叶文若槩、三十八都之叶二如睿修，皆派分卯酉为特详。今其在道院之傍者，一为三元，一为东书，一为佛岭头。而道院则重建于明嘉靖之贡士叶忠，今庆元训荣廷试而特膺召对者睿修，则皆其裔也。故叶氏谱每年三月初一日，奉祀法善公于道院，用《家礼》颁胙饮福如其初，是胜山之道院于山川为最胜，于俗族为巨宗，于前哲为故迹，于祀典为明禋，俱不可以无记。盛生长衢西，自束发读书，辄有志于考古论世，幸逢重修龙志，辄与校订之末，因得僭笔补记其事，以为尊祖敬宗者劝。而道院之祀，亦庶长引而勿替云。

右文，录自康熙《志》。原碑已佚。盛芳，字新美，号菊亭，西安人。太平县训导，曾协修康熙《志》。此文于叶氏源流特详，可为氏族考参证。

修筑水口记

祝之瑶

吾邑灵山港之水，发自括苍，源远流长，澄泓浩荡，迤邐南来，以汇于县治。绕城行者里许，到通驷桥分而为二：一支出东门，过百子桥，洄流已久，识者方以为忧；一支经泊鲤滩起文昌桥而下，与穀溪将合，忽返而西向，萦纡环抱，有顾本归元之意，轻舟共汎，若游曲径，凭回廊，数折始出通穀水。父老相传曰，此地为港口，盖通邑之锁钥矣。故扶輿清淑之气，钟于人材，溢于物产。前代登相位、魁大廷，以耆英著者，指不胜屈。其生齿衍而家丰户给，又比比相望也。近年来，涧口冲突，水从东注，似尾闾之直泄。而缙绅先

生负当代之望者，凋零略尽，四乡衰耗，城市萧条，日月几何，间阎顿改。嗟乎！邑中媵修之儒、闾览之士，亦往往而有，即以口量地度田非益寡，计民未加增，何为科名寥落，十室九空，追思人材、物产之盛，辄叹古今不相及哉？以形家之理推之，不得不归咎于涧口之坏。于是，友人余汧公助资产，邑侯卢师台毅然举行，方始之按治也。捐俸庀材，疏其淤塞，甃以石梁，不坐乘，不张盖，与荷插者同劳苦。民歌之曰：“天作良牧，穀我邦族。垒土中流，转石山口。狂澜既回，如往如复。鼙鼓渊渊，不疾而速。”继之落成也，植榆柳，以为砥柱。栽芙蓉，以为藩篱。设供张陈水嬉，观者云集。民又歌之曰：“大堤横亘水弥弥，滋液渗漉地脉移。居民悦康拥高赏，人文振起应昌期。美哉明德百世思。”从兹民人乐业，在在相庆。百里之内，欣然有起色焉。是役也，肇于康熙十六年四月之七日，即毕于是月之十八日，功不逾时，而坤维以补，造化以旋。《易》言“悦使民忘其劳”，《诗》咏“子来成之不日”。非师台仁信素孚，其曷能致此？时同官襄赞者，有二尹何、四尹李，其义民劝工，则有范君禹、严淑明、余子悦、严尔光、严汉冲等，皆记事之例所得书也。予每辱师台后车之招，自鸠工竣事，无役不从，故弗辞固陋，而详志之如左。后有君子其尚追念前工，补苴罅漏，无使千丈之堤溃于蚁穴哉！

右文，录自康熙《志》。之瑶，曾与修康熙《志》，亦当时有文名者。此篇前段笃信堪舆，本不必录，以原碑已失，之瑶文传者仅此，故不删。

漏泽园记

余际熙

负郭东华山望如普同一塔者，漏泽园也。夫塔为佛氏菩萨及辟支阿罗汉供舍利之所，方坟圆冢并有露盘，尊卑各有层级，凡僧

但蕉叶火珠而已，安得普而同之？若夫儒者西铭有言，民吾胞物，吾与良以，生乎于我养，死乎于我殓，脱骖旧馆，丧赙麦舟，以暨帷盖不弃，施及犬马，恤穀完卵，心存禽鸟，瘞鹤有铭，掩狐有墓，岂与夫刘蜕文笔之冢、贾岛诗魂之祭，文人好事者同日语哉？龙邑荒冢累累，漏泽园从未有专属，独是鼎革以来，数经兵燹，甲寅尤甚。闽氛煽乱，亡命蜂起，焚庐舍，掠子女，百姓流离漂散，窜伏于穷谷深箐中，犹恐寇之搜及，儿啼蔽毙，妇走坠胎，善明哀毁于失母，伯道踉跄而弃嗣。烽炮连天，杀声震地。两军蹙兮，生死已决，血膏原野，尸填城窟。吊战场之文，民不得其死者一。加之大军之后，继以凶年，惨戮之气，上干天和，雨暘不若，旱魃为灾，焦禾杀稼，空嗟悬磬，仰屋无筹。告余乏玉磬之资，邻封无泛舟之役。颠连饿殍，道殣相望。鹄面鸠形，尽登鬼筭。生无半菽之饱，歿无一棺之土。绘流亡之图，民不得其死者二。既而饥馑之余，重以繁徭。闽粤未靖，军兴旁午，费粮靡屦，供其征缮往来，一人而兼数役，一役而起数千，匪兕虎而率旷野，履鸟道而涉滂沱，溽暑严寒，饥餐毒雾，以致牵挽不前，转输无力。鞭朴饮刀，威崇命贱。草菅其民，僵尸属路。沟中之瘠，犹作倚闾之望。河边之骨，还入春闺之梦。悲行路之难，民不得其死者三。当此大寇、大侵、大役，死于刀兵、水火、天札、疵疠者无算。嗟乎！谁无父子，既乏累椁之掩。终鲜兄弟，复无原隰之求。白骨撑距，纷如乱麻。青磷鬼火，熠耀荒邱。每当阴雨，哭声啾啾，行道为之陨涕。卢侯痼瘵乃心，恻焉伤之，辟榛莽，穿窞穴，收暴骨，拾残骸，鸠工畚土，庀砖涂垩，一龛以成，爰作佛事，斋戒三昼夜，吊原上之魂，设伊蒲之席。缙素顶礼，合掌赞叹，咸谓我侯泽及枯骨，仁逾西伯，亦既存亡生死矣。不宁惟是，前此寇盗纵横，侯则练乡勇，诘戎兵，峙刍糗，歼巨魁，而宽胁从。以方略摄强兵，以保甲御暴客，吊死问伤，给榷设赈，出水火而登衽席，

虽大寇无虞，而民得一生矣。既削平祸乱，又为民请命，亲履亩，蠲抛荒，禁胥役，革现年，勤步祷以祈甘雨，修堰堤以兴水利，招流亡而耕作，寓抚字于催科，虽大侵不害，而民荷再生矣。且征发期会，减苛徭，清驿置，修津梁，饬道葺，轮蹄络绎，宾至如归。若溺女锢婢有禁而户口臻，禁赌轻生有条而民命苏，鸿飞安集从枕席过师，虽大役不扰，而民幸三生矣。况乎廓清之后，百废俱举，投戈讲艺，偃武修文者乎？若乃辘轳之使采风所及，哀我人斯亦孔之将，是不可以无志。为之铭曰：

我侯之仁，朽骨生春。掩骼埋胔，惠普岁寇。式是浮屠，若坊若斧。马鬣异封，北邙净土。蒿里藉藉，一邱岿然。国殇游魂，楚些招焉。援手劫灰，苔侵石泐。慰矣九原，共登寿域。化为猿鹤，幻为虫沙。凄风蔓草，荡为空华。不生不灭，非阡非陌。衽血模糊，千年为碧。树碣铭德，地老天荒。于思于思，永志不忘。

右碑尚存，但残泐不可辨。

幽溪灯尊者传

余际熙

无尽灯师，族姓叶，龙之下埠人。幼慧悟，业儒，一试辄弃去。年十九，剃发于天台佛陇。精诠教观，宏阐宗风。百松说法，衲衣密付。缁素皈衣，推为龙象。海内耆宿，无不乐为方外交，咸顶礼赞诵，谓其接天台已坠之宗，启法华殊胜之秘，霏花雨于松枢，霭慈云于萝幌。沾溉法味，味称甘露。门者陶石，簣顾邻初也。谓其踵修胜果法门，旗鼓潮音□于宝阶，天乐鸣于石室，以神力抃取梵释于龙天之宫，奠诸人境者，冯具区韩求仲也。谓其登莲花之座，闻贝叶之音，则猿傍翻经石，龙潜洗钵泉，如烛昏宝炬，扶翳金脾，叩之如洪钟，探之如巨海者，屠赤水沈嘉则也。谓其古佛异代，浮来空门，了悟前因，其著作纵横奔泻，如石梁悬瀑，飞流千丈。西京、

咸阳乃有此体者，虞德园王百穀也。考之台志四贤咏，在晋有孙兴公，在宋有谢康乐，在唐有太白，在明则幽溪灯公。上接龙树大智尊者，下开桐松二溪，为天台十九世祖师。晚年，归梓里，开讲于东安寺。县令桐城石岭姚公拜尊台教，名贤翕集，如何人徒、叶良甫、余瞿父诸先生，皆受法戒焉。所著有《天台志》、《楞严会解》、《诸经疏义》，镂刻充栋，不能尽载。

右文两首，均录自康熙《志》。际熙，见《阙访》。

修浚姜、席二堰记

叶 葵

问其田野，视其耕耘，则民之饶乏可知。问其山泽，观其桑麻，则民之丰凶可知。盖民者国之天，食者民之天。知天之天者，乃可以图治。是以圣人之处国，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泻，因大川而注焉。民皆归其德，而惠其义。黎困处委巷，蓬门日掩，其愚不足以测吾侯之所治，独私窃览观。数年之间，其大者，固与时变化，深厚雄杰，不可窥较。而其小者，犹能使邱甸井邑，各遂其情。当此之时，天人和同，上下欢心。兵革不用，而男耕于田。钲鼓不鸣，而女鎡于畛。若远若近，罔有知愚。下至深山穷谷老叟稚子，上至荐绅先生，忆此之人，忆此之遇，未有不慨然叹息者也。诂有异术欤，审于制治之要焉？龙城之南二十里许，盖藉姜、席二堰矣，其灌溉之远，滋息之蕃，固彰明较著也。庚申之夏，霖雨如注，二蛟出括苍，蜿蜒于石壁之下，磅礴汹涌，号怒相轧，横流逆折，溃旋倾侧。姜、席二堰悉坏，二十余里之沃壤，变为硗确。我侯毅然开水门，筑堤防，以时蓄泄，将刻石而传之世。黎世授七业，躬耕南亩，于法得书。且以为使以刑罚禁馘而去盗，不若治其水之蓄止均泻。如以泉府同货而敛賒，不若治其野之遂沟洫浚。如大荒大札薄征缓刑，不若因水势作沟，以水漱

之。如大田役大军旅以旗致万民，不若因地势作防以水淫之。或勾于矩，或罄折以参互。凡耕于此者，皆当瞿瞿以思，如望倪宽渝口之车，而听文翁辅渠之音，相与耻为奸宄而勉为忠悫，殆由此也夫。铭曰：

截彼南嶷，黑蛟屯聚。触石而怒，湏洞水汜。哲人考古，载开二浦。累石百堵，滔滔莽莽。濛濛南土，受天之祐。多黍多稌，为酒为酏。御我田祖，坎其击鼓。

右文，录自康熙《志》。槩，见《网访》。原碑今已佚。

赵公仙学源流说

毛凤飞

尝读王忠文公《青岩丛录》，其概云全真之教昉于宋世，有南北二宗之分。而同郡胡应麟元瑞氏起而论其考之未详。盖南北二宗之分，实自宋南渡后，而皆始于吕岩。岩得道钟离权，权得之东华少阳君。南宗自岩授刘海蟾操，操授张紫阳伯端，伯端授石翠元泰，泰授薛紫贤道光，道光授陈泥丸楠，楠授白海琼玉蟾，玉蟾授彭鹤林耜，此所谓南宗也。北宗自岩传王重阳哲，哲传马丹阳珏及妻孙不二，珏传谭长真处端，刘长生处元、邱长春处机，此所谓北宗也。全真之名始自王重阳，今犹有祖其名号者，然处机之后寂然。紫阳下传述多传于世，近亦寥寥。按记传紫阳得道后，以所得著《悟真篇》，授扶风马默元丰中，跌坐而化。弟子焚其尸有舍利，后七年，复与刘奉真遇于王屋山。石杏林得丹法于紫阳，绍兴二十八年尸解，后二年，易介复见于罗浮山。宋景濂先生云：石杏林、赵缘督相遇芝山酒肆，授以丹要。则缘督盖南宗矣。《仙谱》乃云：黄房公得丹诀于丹阳，而李双玉得其传授，张紫琼入青城山，紫琼真人张君冕既得金丹道，后以授缘督，子乃隐去。《缘督子传》则云：赵友钦，字缘督。幼遭劫火，早有山林之趣，凡天文、经纬、地理、术

数，莫不究心。遇紫琼，授以金丹大道，乃搜群书经传，作《三教一源》、《推步立成》、《仙佛同源》，又作《金丹问难》等书行世。后得金丹之道于重阳子。如上诸说，则缘督先生在南宗为张紫阳之传，在北宗为王重阳之五传。南北二宗，尽萃于缘督先生而为一矣。此不特王、宋二序所未言，即《玉壶遐览》及诸家传记皆未之及也。紫阳真人《金丹四百字》序云“今因马自然去讲”此数语，而紫清白玉蟾有《谢紫阳书》，亦云“昨到武夷，见马自然口述”。马自然，世所称北宗也。紫阳、紫清，世所称南宗也。今观二仙真书序云然，然则南北二宗之因，皆世俗强生分别者也。至若紫阳诸真变化灵应，及缘督诸翁传授次第，与夫撰述书籍，皆确有依据，非孟浪不经之说，实不尽如诸公所记，当别表而出之。

右文，采自《鸡山范氏谱》。凤飞，见《阙访》。其文传者仅此篇及下篇，皆言仙道，因知凤飞固喜谈玄者。

重刻《革象新书》记

毛凤飞

闻之耆旧，云缘督赵先生择寓邑东鸡鸣山麓，以女嫔于范，瓜瓞发祥克昌始此。今范氏建祠致祝，必曰天水、高平两郡宗祖。而语所自出，必曰赵、范，亦犹一本之意也。赵称缘督，范称文正，以为二始云。每岁春秋，必率族众往鸡鸣山谒墓展敬，因登高临水，步先生观星台徘徊眺览，踵为故事，今乃弥赫矣。会邑尊闾川鼎翁子艾子，得不传之道于遗编，神交德合，式庐表墓，表章崇祀，礼意有加焉。览《革象》旧编，兴嗟讹舛，因出批评《仙佛同源论》同付剞劂，以广大道之传，嘉惠后学，用意良厚。庠友范邦志、邦喜、邦宪、邦璉闻是举，大相欣跃，同谋校订，而经营勤事则族人元登、元会、邦华、邦辉、邦楨、一瑗之力为多，盖报本追远之道于斯为笃矣。抑是书非先生旧本，编集出于徒裔司玄大夫章潜，删补成于乌伤忠文

公王祎，遂使后人有无见本书之憾。然不独《革象》一书尔也。兹因剜刻，是为记。时康熙己酉腊月。

右文，采自《鸡山范氏谱》。读之，知当时范氏多才，且《仙佛同源论》犹未散佚，今则不可得见矣。

卢公复任纪略

李 渔

从来复任之官，有未经解任而即复者，有去任数月而复者，亦有既去经年而始复者，然皆于旧缺未开新官未补之日，或为当道题留，或因缘事昭雪而然。从未有新官莅任一载旧令谢事经年，忽遂民间借寇之怀，夺彼予此而使欢声动山岳者。有之，自卢公始。公之见格于朝也，以漕运未征故。彼时八闽既叛，依草附木之辈无地无之，县治以内为民，其余则为贼矣。公竭力抚绥，但能化贼为民，不能尽民而德也。且良民失业已久，田地山场尽为贼踞，将执贼而使输粮乎？抑偏招失业之民，使先赔国课而后使复故土也。漕台司漕惟漕是问，此项既缺，焉得不操白简从事？然浙省之制抚二公，则知之深而筹之熟矣。交章留题遂蒙俞允，此所以新者去而旧者复来，铜符墨绶若于梦中失去醒复得之，原未尝暂离我者。余向纪公异政，谬谓公果去官，公道未彰于上，以草野之笔舌先之，而不意其复有今日也。故补述数言于后。

右文，采自《笠翁文集》。笠翁，即渔之号也。渔有《龙邱邑宰卢公异政纪略》一首，业摘入《丛载·轶闻》，故兹仅录此篇。

兵部职方司主事、监军楚藩叶君赞

叶 鲁

梦刘居士，纯孝性成。母丧哀毁，几不欲生。遭时变乱，锐意功名。韬铃术数，无不究心。遭时变乱，募兵勤王。大臣交荐，监军楚藩。知事莫挽，辞职而还。葛巾藜杖，泉石徜徉。明哲保身，

见几贤良。

右文，采自《桥头叶氏谱》。叶君，名犇，见《选举附表》。鲁，见《阙访》。其文传者仅此篇，故录存之。

御书碑恭跋

孟继祖

癸未仲春，钦遇翠华南幸，驻蹕武林。百尔在位，靡不虎拜嵩呼。臣继祖亦得与襄王事，荷邀纶綍，特宣命督抚大臣遴选有司之著有循声者，列札奏请赐字。臣继祖谬蒙颁赉宸翰，区区铜墨下僚，膺此天章恩宠，猗欤休哉！诚不世之遭逢也。夫君赐未可委诸草莽，因思邑署之右，旧有兰省公廨，渐就倾圮，爰亟鸠工庀材葺之，美轮美奂，遂以御笔寿诸贞珉，树之中堂，俾山城童叟共仰夫龙缣凤藻之辉煌荣藉，此字疑误。亦蔑以加于此矣。迨乙酉岁，銮舆又复莅浙，臣继祖趋跽奔走，重效犬马微劳。时以督纤至携李途次，盈盈衣带，咫尺天威，猥辱至尊物色，遣内侍问臣官职姓名，又问籍系汉人抑为旗员，答告使者，还报。乃沐宸衷，追忆臣祖总制秦蜀之勋庸，召至舟旁，亲问臣是否乃其苗裔，再问臣父之爵秩名讳，辗转谘询，蔼若春风，臣辄匍伏河干，备悉敷陈，圣颜大悦，当赐诗笺一柄，面命乘骑即董理御舫纤务。既而驾抵吴门，更复传赐御书一帧。臣何人斯，而叠叨如此旷典殊荣？非惟庆一时之嘉遇，且将奉为传家之奇珍。帝德高深不遗葑菲，小臣报称无由，用当镌碣摹碑，聊志衔环结草之谢悃云尔。

右文，录自原碑。碑为康熙四十四年立，其正面为御书，凡三种：一为扇叶，其文曰：幽兴年来莫与同，滋兰聊欲泛光风。真成佛国香云界，不数淮山桂树丛。香气无边曛欲醉，灵氛一点静遥通。何须楚客纫秋佩，坐住经行住此中。盖书朱子香界诗也。其一为直帧，文曰：文杏裁为梁，香菇结为宇。不知栋里云，去化

人间雨。乃临董其昌者。又一碑则为四十二年仲春下浣立，文曰：夹岸渡连沙，枝枝排浪花。月明浑似雪，无处认渔家。则唐人诗句也。此碑为廩膳生员余嵩手摹。嵩工书法，当不失真。此三诗虽御笔，而非御制，故不入诗类而附载于此，以存金石原文。

邑侯金谷德政碑记

叶淑衍

昔汉世首重循良吏，莫守令若而，令与民为最亲，地方之利弊若何，民生之休戚若何，天灾流行所当轸恤若何，总于一官是赖。宰斯邑者，宜何德之布以怀保斯民而始克称厥职也？龙邑素号殷繁，自甲寅之闽氛蹂躏，丙寅之洪水昏垫，此羸者龙也，不得一良有司抚字而长养之，则民将弗堪，如抱沉疴不得一良医为之导和引年，则病几弗艾，故民之引领一慈父母也，历有年所矣。丙子夏五月，峰山孟侯出宰龙邑，望风蔼然，一切出以忠厚长者之道，而秉正不阿，清标壁立千仞，莫敢干以私。甫下车，虑积弊未尽周知，见闻或有未到，悬铎于堂偏，有所告诉急鸣之，即古建韜设铎之遗意。与其有不便于民者即罢去，如膳夫、城工、硃价及房差、卯簿、钻甲、抽丰等弊，一一示禁，并伸飭衙属官吏，擅受民词下乡生事，白取民间物件，必欲去弊务尽，不忍以丝毫累吾民也。筮仕以来，飭大纲，捐小目，每朔望宣讲十六条，祁寒暑雨弗敢暇逸，敦民行也。修葺学宫，倡兴文会，崇儒术也。飭筑塘堰，预防旱潦，重农务也。捐修城垣，多方保障，四境安全，善守御也。若各牙之被需，力清厘剔。若闽人之杂居村落，设法抚循。更若龙之水陆冲繁，夫役最苦。其中，甚有冒名包揽折乾等弊，且各保人丁消长，偏枯不均孰甚，今皆按保计丁、按丁雇夫，酌定二十丁出一夫，四乡轮值，照丁均派，十年一编，永著为例。此又恤商爱民、柔远能迓之尤者也。不宁惟

是，侯莅任迄今，水旱灾荒凡四见，步祷宿庙之必虔，履亩勘灾之必实，绘图详吁，请蠲请赈，所赖以全活者实多。且龙自丙寅岁洪水奔冲以后，荒滩石田，赔累无底，侯屡详请豁免，以苏民困。古云居官不避难，在位者恤民之患，舍侯其谁？且龙之民残矣，假命假盗被钻竿罄脂膏未易更仆数也。十余年来，某甲某乙，每遇此项，身家危如朝露，侯悉为之平反。又何飞霜之冕、震木之沴与其最异者，侯之冰蘖自矢，肝肠如雪，举凡暮夜苞苴，屏绝弗顾。而衙署食用，澹泊萧然。于铺户民间，毫忽无所取。即薪炭细事，出自南源者，概行禁革，发行现买。其清风介节，十四年如一日，以视世之一行作吏，不畏四知、厉民自养者，其贤不肖为何如耶？尝闻世禄之家鲜克由礼，侯则忠毅公之文孙，刺史公之文子也。忠毅公为定鼎元勋，功业炳耀天壤。刺史公守上闽汀州，治行卓异，称良二千石。今侯积仁洁行如斯，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昔陆子静曰：“心者，理也。”侯虽出宰百里，时以此心此理罔敢失坠为兢兢焉，此真有得于圣贤主敬存诚之学者，何得徒以良有司目之哉？是以德行卓越，早已上达宸聪，于三十八年、四十二年二次圣驾南巡，屡赐诗章褒羨，现奉御书亭，行将黼黻皇朝，恢弘前烈，龙直信宿焉耳，虽欲愿借一年弗能也。龙之人，薰其德，沐其膏，知侯之清且贫，而欲爱戴为侯寿，咸相劝输以担石，又制万民衣二袭。侯乃力辞之，而民乃愈趋之，相率济堂，称觥祝无疆之寿，非德政慈惠之入人深，乌能感戴若此哉！前此设乐只堂，建一清书院，亦甘棠遗爱崇祀千秋之必致尔，今又何能已于勒石以志不朽也。是为记。

右文，录自原碑。碑为康熙四十八年四月立，今在城隍庙观音阁中。题中“金谷”二字未详。淑衍，西安人。碑末署“赐进士出身，原任知枝江县事”。案：孟继祖任知县历三十年，颇有治绩。咸丰兵燹后，册籍荡然，无从征考，赖此碑尚存，得以窥知一

二。虽德政之辞，不无溢美，然彼时风俗近古，尚不至如今日之甚，且淑衍立言亦颇可信，故录存之。

先考湘臣府君行状

董 斌

呜呼，斌不肖！不能上光吾先大人以阐盛德，惧至泯没，伏祈当途大人缙绅先生俯鉴幽衷，洞章潜德，斌幸甚感甚。谨述：先大人姓董氏，名尚懋，庠名汉臣，字湘臣，号逸翁，祖贯衢州府龙游县立德乡城隅民籍，即文学乡饮大宾一涛嫡子，钦赐七品尚义征仕郎用良公嫡孙，福建按察司副使应辰公九世裔孙。先大人生而敏慧笃厚，七龄出就外傅，即为曹先生所表异。先大父大宾公五旬余得子，慈爱有加，遣家僮二人常护送于馆舍，先大人跪稟请辞。晨至馆必揖而稟命，每日归必整几视膳毕然后食。西安方孟旋先生未显时，前哲余瞿甫先生、王汉光先生敦请讲学枫林，先大人亦执贽焉，俱蒙推许。时年十九，痛昊天之不吊，大宾公见背，先大人哀踊无节，几至于殒，赖慈帏抱持极慰而始苏，禁不许守柩，调治于别室。先大人甫安，仍寝于柩旁。呜呼痛哉！先大人二十四游郡庠时，大宾公异母弟一濂公家业凋耗，其子尚友、尚慕俱庠生，相继死。尚周、尚达荡及宗祠祀产，一濂公泣诉于先大人。大人自失怙后，一濂公父子最蛮横。每被侵侮，绝不介意。至是，迎请于家，奉之终老，殡葬如礼。既而尚周罹罪置狱，先大人询于狂妄，掷金狱卒，使时其饮食。及毙狱，收其尸而埋之。学师黄公涛者，名元也。重气节，敦古谊，怜大人之孝友而定交焉。时大成殿倾圮，邑侯艾公苦倡首无人，黄公以先大人荐，即身任其责，捐资励众，与工程相终始。康熙辛亥，吾浙大饥，参议梁公捐俸赈粥，五里一棚，上下数百里，募绅士义民捐助者奖。先大人捐于官者百余石，赈贷里中皆不计其值，以待冬成。时不肖斌忝入宫墙，先大人年已逾五十，回

想祀田为尚周所废，捐腴田八石于宗祠，为烝尝之需。又庄之南有章村堰者，先世祖独力所建，甲寅闽变，先大人挈家远避，堰道淤塞。先大人仍独立捐金，命工排浚以疏通之。至丙寅洪水，居民之土田庐墓荡洗者什之八九，堰亦冲毁。先大人不忍祖泽之遽湮，且痛农民之嗷嗷以望岁也，度堰道中断成溪，势宜另凿，计其所经应坏民田地十余亩，先大人乃弃养老腴田，出售为购地工匠之费，命工另凿堰道，仍如其初。其他惠爱姻睦之琐琐者，不敢复赘。呜呼！斌含涕伏思先大人之所以不愧古人者，在孝友之大节。大人生母徐太孺人恣守妇道，嫡母祝太孺人亦极慈爱。无如一濂公数投浸润之言，致生捶楚，乃先大人于百炼之下而不坠其肫挚爱敬之心。后太孺人届七旬，每佳节祝贺，必持先大人而泣，先大人亦大恸失声，竟有愿世世子孙亦孝顺若汝夫妇之语。至若先大人之交友，犹有古人之风，如曹念兹、曹斯典、叶文畅诸先生，凡有所需于大人，若自取诸宫中，而疾病忧患皆如同胞，不分人己。晚年来念金兰之凋谢，因与耆翁祝善长、陆净明、叶六古三先生时携榼泛游山水间，见者称为岑峰四皓云。呜呼！先大人之孝亲、敬长、信友、睦邻、矢公仗义，种种盛德如此。斌以陋质相承，纵极庸愚不肖，敢没先大人之盛德欤？先大人生于有明万历丙辰五月十六日。元配孺人，余公邑文学士先公长女，生于万历戊午十一月十五日。先大人终于国朝康熙丙寅十一月二十九日，寿七十有一。先孺人终于康熙乙丑十月十三日，寿六十有八。生一子，不肖斌。孙二人：长琪，邑增生；次瑞。曾孙七人。谨述略，上祈大人先生采择而赐之志铭，以光泉壤，则不肖斌等世世戴德于无既矣。

右文，采自《陇西董氏谱》。斌，见《人物传》。孝子遗文仅见，故采入。

赵缘督公年世考

范一梁

尝读志而至宋濂《革象新书序》，有云惟傅文懿公立应作立极。独敬畏之，谓其书实发前人所未言，则知缘督赵公者宋人也。或曰生于元，则大谬不然者。《元史》有云“访求通皇极数祝秘子孙其甥傅立来上其书”，考是年为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实接宋统之初年也。而序云“立敬畏乎公”，固未知立与公曾见与否，或止读其书而叹服之，均无考。然据序而在游葵、衢之先，则其年齿必长乎立可知矣，是立且生于宋季，公岂非生于宋时者乎？虽志又载公与宋濂、刘基相为往来之文，序又云“有朱晖德明者，龙邱人也，尝从之游，得其星历之学。晖既歿，其徒同里章濬因获受是书，而来征濂为之序”。则晖已先乎濂，而公更先乎濂可知，濂既非公同时，基可无论矣。乃前后各志并星术诸书引载公言事而俱系公于元，夫岂无说哉？大抵因《革象新书》中有“泰定甲子”之文。夫泰定甲子，国初毛凤飞已疑之矣。其评《天周岁终篇》有云：陈氏引用《革象新书》在大德乙巳间。考元成宗大德下距泰定帝几二十年，当大德间《革象新书》业既盛行海宇，而今本《元会运世篇》内有泰定甲子之文，或出王侍制裨增添，或出章司元濬参补，皆不可知云云。则知是书非公原本也，故杂以元时事，而世即指公为元人，亦考核之未当矣。则欲定公之年世，当以宋濂之序为正据。或曰公生于宋季，书传于元初，颇近之矣。康熙五十一年十一月。

右文，采自《鸡山范氏谱》。案：一梁，字希和，学行无考。两旧志《缘督传》有“宋学士濂、刘诚意基咸相与从游”一语，余亦甚以为疑。故今撰《人物传》不载入。盖宋濂如与缘督交游，则其序《革象新书》必有叙述，今观序文，并其姓名亦未深知。其可疑一也。刘基有《赠司官夏官章濬》诗，见两旧志《艺文》类，是基与

濬同时，而濬为缘督再传弟子，时代相距不近。其可疑二也。明刘辰撰《国初事迹》，有一条云：胡大海克兰溪，获僧人孟月庭，搜得天文地理书，大海留在帐下。太祖亲征婺州，过兰溪，大海以月庭见。太祖得其天文书甚喜，问月庭原师何人，月庭曰：“龙游朱德明，精于天文。”太祖克婺州，立观星楼于省东，夜与月庭登楼，仰观天象，至更深，得其指授。就令月庭长发娶妻，待之甚厚。跟随太祖回京后，得处州刘基、江西铁冠，亦能天文，月庭与之论不合云云。是朱德明且非明初人，而刘基尤在后。其可疑三也。今读此考，实获我心，因附识鄙见于此。一梁学行虽不传，即此已足知为好学深思之士。

罗烈妇李氏墓表

方 苞

烈妇姓李氏，浙江龙游人，江都罗经甫妻也。幼通诗书，继室于罗。前子曰都，六岁；女曰宦姑，年十有二。烈妇生女始期。扬州围急，烈妇谓经甫曰：“君上有母，下有稚子都，妾生而存，则虑有所牵，吾自择死所矣。”乃积薪楼下。未几，城破。市人惊呼曰：“兵入矣。”烈妇上堂泣且拜曰：“吾不能复事姑。”乃别其姒刘氏及经甫妾梅氏、李氏。时烈妇有身八月矣。抱幼女，持宦姑，而语众曰：“吾多见古书中妇人遭乱而求生者，忍以身试乎？”众皆哭，从而登楼者几十人。命一婢下举火，火发，亦奋身跃人。兵定后，众骨藉藉，惟婢一足尚存。始经甫计犹豫未有所决，俄而烟尘蔽天，楼中声如乱鼓，乃搏膺而呼，负母挈子以奔，卒皆免。家复起，子孙昌盛。都之弟国桓有子曰榛，行四方，遇文儒辄流涕述烈妇事而求籍焉。同命者，凡十有一人。刘氏、梅氏、李氏外，惟婢得其名曰鞠华，其六人者无闻焉。焚宅在新城广储门内樊家园，合冢在随西华门故城址。康熙六十一年冬十一月，望溪方苞表。

右文，采自《望溪文集》。苞，桐城人。如此节烈，康熙《志》乃并其名不传，可慨也。

卢公传

徐起岩

公姓卢名灿，辽东海城人也。其令龙邑，正当康熙甲寅之秋，逆耿踞温、台、处等郡，其众已度霞岭，破江、开，直逼衢之郡治。而括苍之民为所煽惑者，助寇肆焰，突入龙城掠帑藏以去。前令遽引疾归。而公特应作持。檄至，至则度形势，审机宜，慨然曰：“衢，全浙之锁钥；龙，一郡之咽喉。此非死守不可。”遂严斥堠，布间谍，募乡勇，厉器械，下令曰：“我为若保乡井，若为我杀贼，我且为若先。”或疑众寡不敌，则曰：“彼乌合，吾练兵，百足当贼万。”遂率众以出，大小数十战辄捷。时贼众聚上塘岭，愤其屡败，将大举以薄城。谍报至，公曰：“毋人薄我。”遽率乡勇距贼五十里而驻，夜半会饱食启行，身策马先行，平明至溪口，猝遇贼，矢一再发，连毙二贼。而贼中牌手掩至，砍公马足坠于田，从兵毛五五者，持挺奋击殪牌手，而公已跃起先登，破阵直抵上塘，薄其穴巢，贼鸟兽散。收其积聚以犒军。凯旋，乡兵死义者为之痛哭发丧，厚恤其家。后贼寻结寨赤津，公闻之，复进兵，道经溪口上塘，见前所杀贼众遗尸遍野，惨然曰：“是皆赤子，为闽逆所煽。”至此，太息久之，且曰：“贼已胆落，可不战而下。”乃单骑抵贼巢，大呼曰：“我卢知县也，若本良民，各有父母妻子，胡自就死地？今正尔自新之日，盍投兵归我乎！”遂相率罗拜请降，而南方之寇遂靖。其东则有潘塘，距县治八十里，界遂昌之高坪，路僻山深，人迹罕至，贼沮兵列砦久矣。及赤津就抚，公遣人招之，贼负其险远不应。公乃密呈于制府，既报允，遂率城守乡勇之兵以往，先令百人从间道伏贼后，戒之曰：“我前搏贼，贼必空壁斗。若乘虚入贼寨，即纵火焚其林，以断高坪奔逸之路。”甫接

战，而贼巢火发，呼噪震山谷。贼大惊溃，迫于火不得逸，遂歼其众。而东南积寇悉灭，其西北诸乡并闻风远窜，而四境帖然矣。嗟乎！耿逆为变，不旋踵而亡，虽运筹于制府，荡涤于庙谟，然如卢公之保障全城，厥功又曷可少哉！方四郊多垒，或以簿书钱谷进，辄却之，谓：“此承平县令事耳，今镇抚不暇，顾及此耶！”及寇盗平，公招集流亡，劳来劝相，请蠲请赈，不遗余力。胡天降割，重困一方，风鹤之余，加之疫病，而旱荒、虎害，纷纷见告，其错节盘根百出，以挠我公者，何所不至。向非公之精诚上格，呼吸相通，即有吁天请命祈雨、驱疫之文，安能旋至而立效耶？疮痍既复，乃修陂塘，筑堰坝，民因易北泽之名为百子堰，以公艰于嗣而祝之以多男也。养成而教举，复鸡鸣之社，适秀水解元黄君涛秉铎是邦，相与有成。甲子省试，登贤书者三人，捷南宫者一人，皆公所拔士也。他如新文庙，勤清丈，治津梁，平道路，百废具兴。禁溺女，惩锢婢，严弃妻，除博弈，积弊尽息。贤哉！卢公才全德备，纬武经文。当其为民捍御，俨然程李之选。及其登民衽席，又居然卓鲁之遗。假以宰一邑者宰天下，其丰功伟烈当复何如哉！而惜乎其竟卒于官也。迄今垂七十年，而此都人士传颂弗衰，盖不胜高山景行之慕云。

义学记

徐起岩

王制四民毋杂处。杂处则其言厯，其事易。故国家既群萃多士于学校之中，春夏《诗》、《书》，秋冬《礼》、《乐》，立之师儒，以董其业。而比闾术党之间，创设义学，以推德意，而广教育。然则学校之建，天子之事也；义学之设，有司之事也。龙游为三衢著邑，稽诸乘志，前明弘治壬子，六合袁公文纪建社学四。隆庆四年，南昌涂公杰重建鸡鸣书院于儒学之北。我朝康熙辛酉，海城卢公灿复兴鸡鸣之社。其时，里中子弟无贵贱少长，皆得入学肄业，以故文教

大行，贤才奋起。乃距今几何年，而风流衰歇，迹其学舍故址，已荡然无有存者。嗟呼！此虽时会使然，亦为斯邑者之不能不任其咎也。予既分符兹土，每念县令一官有父母斯民之责，养之矣加之以教，故春秋劝课之余，必与邑之子弟，淳淳相勉于孝悌忠信之行。然《记》有云“敬业乐群”，又云“相观而善”，则读书砥行当如百工之居肆然。否则，未有不舍其业以嬉者。虽前之书院、社学废者不可复存，而今日之经营图书，俾誉髦斯士藏修有所游息有地，非予之责而谁欤？于是，以义学之设，请于上宪，酌公帑之余资其费。其不足者，则以予之养廉及衿士之捐助者继之。上宪可其议，遂于县之城北购祝姓之别墅，鳩工改作，有堂有楼，厅屋、庖湑、列舍，共计三十一间。圯者以葺，毁者以易，焕然增新。而庭中花竹阴翳，文石交错，古茶丛桂，老干扶疏，郁然深秀。凡几案、匡床，一切器具，靡不兼备。是役也，学博沈君圻、黄君联飞，丞尉汤君大用、翁君遵让，皆勩助擘画。而董其事者，则明经周之冕，庠生刘浩、刘家驹、范之垣、余楷，孔府赞生童大绂，皆与有劳焉。始于乾隆四年秋九月，告竣于五年夏六月。不华不陋，咸有规度。吾不知向所为书院、社学者果何如，而登斯堂也，亦可以兴，可以群矣。爰进邑之诸生而语之曰：“师道立而善人多，易称君子，以教思无穷。兹学之设，凡以广学校之所不及也，风行罔不在初，童蒙求我养以正，罔不臧。慎之哉！毋凌节，毋过时，毋见异而迁，毋始勤终怠，庶几观厥成乎。”或有趋而前者曰：“侯之用心如此，自今伊始，吾龙游其文藻蔚兴，科名甲第日隆隆而上矣乎。”予应之曰：“非也，言扬行举，家修而廷献，为学得禄固有自然之理。顾吾所望于诸生者，岂徒猎取浮华，以为荣利之阶哉！亦欲敦本务实，革故取新，日以诗书道德之气涵濡，渐渍厚所蓄植，使闾里族党之间，皆能薰其德而善良，邪慝不作，风俗和美，此则余之幸也，而亦国家之庆也。”乃援笔而为

之记。

此碑已佚。

重抄龙邑鱼鳞册存案记

徐起岩

从来均地之法，首正经界。经界不清，则田赋易淆。田赋淆，而民立受其困。此鱼鳞册之设，为前人之良法美意，豪强不得兼并，吏胥不得作奸，皆是物也。龙邑自康熙三年清丈地亩，厘定鳞册，一存司，一贮县。迨康熙十三年，遭耿逆兵燹，县册遂遗失不全。康熙十九年，赖贤宰卢公軫念民瘼，履亩挨丈，造具清单，分给业户，民间授受之产，咸有可据。至康熙三十二年，祝融为患，而册尽毁。从前之残缺者，竟荡然无存矣。岁月深久，时移事更，至今日而业户清单亦多伤于水、火、鼠、蠹，零落废弃。每有查勘，辄无证据，衅端日起。雍正九年十一月，奉文清丈地亩，前令阎恐民间告争，请领司贮原册存署核对。未几，复奉文停丈，册犹未即申缴。予自莅任以后，不敢坐视县册之终废，乃于乾隆三年仲春，召廊吏而命之曰：“此为尔邑之扼要，世世所典守也。其藤楮之市，装束之工，箱匱之备，皆捐之自予。尔其照式攒造。”阅八月而始告成，图绘井然，磨对细密，丘形、四址、号数、弓步，了如指掌。虽此册之存司者本缺而不全，然搜罗县册之散布民间者，次第调集，披览之下，一邑之乃疆、乃里，俱在目前矣。顾攒造、人工、饭食，为费浩繁。初无所出，皆由廊吏阉分所管推收图分，按其大小，每粮一百两抄册一千号，共计册四十余万号。每号需费二厘，约共千有余金。虽曰众擎易举，亦殊劳瘁矣。是举也，便于民亦便于官，前人之良法美意庶几复存，后之君子幸留意焉。

龙邑豁除荒额颂

徐起岩

我国家重熙累洽，湛恩汪濊，薄海内外，靡有缺遗。乾隆元年，恭逢今上御极之初，以嘉惠元元为首务，赦带征，减浮粮，蠲赈频颁，不惜数百万金钱。蒸蒸黎庶，罔不耕食凿饮，以享熙皞于无穷。顾荒赋未除，追呼日扰，亦仁人君子所恻焉心伤者也。龙邑自康熙二十年，田亩虽经清丈，然至二十五年暨三十八年，迭遭洪水冲没，田地成溪成滩，砂淤石压，不可复垦者，现计共田二十九顷二十一亩零，共地五十三顷四十三亩九分零。嗟哉，龙民公赋必输，石田难艺，苦矣！有司抚字心劳，催科政拙，是以历年积欠较诸他县独多。爰是前任秦令，详请举行量丈。延至閩令，未及告竣。今丈案奉文永停，积欠邀恩豁免，此诚旷代之盛典也。然荒缺额粮，际此千载一时之会，若不亟请题豁，则小民之赔累无休。起岩乃于二年春夏之交，单骑裹粮，巡视四野，按行陇亩，确查水推砂压真实情状。濡露而出，戴星而入，昼夜督率书吏，攒造册籍，校核异同。既成，复赴省请于制府，再四哀吁，力陈疾苦，至于涕泗交颐，且曰：“职之来，特为民请命耳！”制府察其情词剴切，始可其请。及命下，共免银七百二两五钱有奇，米五十一石二斗九升九合有奇，自是而龙游之民苏矣。夫起罢惫之民而登衽席之安，责在有司。宣圣主之隆恩，免下吏之掣肘，仁归制府。至于蔀屋穷檐，家家顶祝，以为我祖我父百年赔累，我子我孙亿载乐利，藉非皇仁浩荡，朝入奏而夕报可，又安能顿除宿患，立遍山陬，一至此哉？小臣起岩于大案之告成，爰记其始末，继之以颂。颂曰：

维天怙冒，惟帝敷仁。赋此荒壤，用苏困贫。群沾雨露，膏泽如春。青畴绿野，气象维新。履亩核实，敢曰小臣。亮工熙载，万类陶甄。从此龙邑，食德饮醇。含哺鼓腹，葛天之民。

重修龙邑尊经阁记

徐起岩

士子欲求古圣之心法，采不传之遗蕴，其道莫重于经，经之尊也尚矣。自汉儒各命专家，唐有义疏。至宋而经学大明，灿如星日之经天，广若江河之行地。嗣是，州县学宫俱建尊经阁。龙邑之有是阁也，创自有明弘治己未，邑侯袁公文纪，于今三百年矣。虽规模具在，而鸟鼠穿墉，风雨侵蚀，岌岌乎有倾覆之虞。予自乾隆元年来令是邑。始至之日，逋赋盈万，浮粮数百，每惻然悯之。因念古者礼乐之兴，先以经界，桑麻既裕，继以弦歌。事无骤张，治有次第，未康阜而欲施教化，是却行而求前也。欣逢恩诏，蠲免积逋，而斯民免于追呼。又以水砂推压久荒之产，请题豁免银米，而迭年赔累之困亦苏。时，予以绘造鳞册，开浚城濠，诸务纷纭，而所谓尊经阁者，岿然独存于断壁颓垣之间。岁在己未，学博沈君圻、黄君联飞亟商之于余，余首捐养廉银五十金，即择吉八月二十五日，鸠工庀材，落成于次年四月。计费共二百五十金，又皆阖邑生童所集腋成裘者。至经划调度，悉出沈君之手。而协办，则生员邵宫、范芝颜、余逢瑛、余振维等之所赞助也。阁正三间，阔狭与明伦堂等，左右翼以厢楼。楼以东则鼎彝、牺鬯、盘盂、祝版，秩秩齐齐，洁而藏焉；楼以西则鞀磬、祝圜、琴瑟、箫管，鼓鼓钟钟，整而备焉。适是年七月，方伯桐城张公奉旨颁发十三经、廿一史。岩请颁而奉之阁中，左经右史，乃与学博时进诸生而探讨之。读经而见圣贤心传，明体之学在焉。读史而见古今治体，达用之学该焉。诸生勉乎哉！方今圣天子稽古右文，大化翔洽。山陬海澨，靡不与于声教。况龙邑为两浙名区，多士之沉酣酝酿，日新月异，而岁不同者。经为经，而史为纬，尊经而史在其中矣。是为记。

重浚龙邑城濠记

徐起岩

士君子既受一官一邑而理之，凡土田、方域、城郭、沟渠，关形势而防水旱者，事无巨细，皆当尽心焉。非好劳也，分也。龙邑负山带水，其城延袤六里，严固完峻，为衢属之最。域内四隅有濠，志称蓄水以备火灾，深广一丈有奇。其在元明，俱引城南北泽堰之余波以注之，澇不溢，旱不竭。精于形家言者，皆以为于邑最利。故其时民物殷富，科第翥奕，号称蕃盛。厥后，北泽堰为洪水所夷，旋修旋废，而濠亦渐被居民廛舍侵削，瓦砾填塞，日就淤浅，至今名存而实亡矣。余莅任之三载，谘诸父老，思复其旧，金曰：“北泽堰之已废者，势难再举，惟是姜、席二堰之水绕城而西，导其流以入濠，事省而功倍焉。”予遂首捐俸五十金，伐材鸠工，卜吉兴役。于渠之淤者浚之，岸之圯者修之。居民皆欢欣踊跃，好义乐输，其衿士之老成历练者，皆出而分隅督理。约费二百余金，阅三月而告竣。自是城以内，清流活活，周通无滞矣。予因思地之有水，犹人身之有血脉也。人身之血脉通，则四肢畅运动灵。否则，未有不患拘挛若蹠蹠者。龙邑濠水之塞且百余年，是地脉之不舒实甚，今一旦疏之淪之，中流外达，如医者之于病，察其患之要害，而投之针砭，有不霍然起者哉？吾见地脉和而形势利，自此以往，风会日进，昔日之蕃盛有不期而致者矣。顾斯濠之或修或废，考自前明已不可悉数，安保数十年后不复见其堙塞哉？惟愿后之为斯邑者，毋忘前贤之成功与予今日之微劳，时加之意，俾勿坏焉，则庶乎其可也。

重修龙邑堰濠合记

徐起岩

水之为利大矣哉。在野有堰，在城有濠，所以利农田，救灾祲，卫疆圉，涵灵秀也。然必疏浚得宜，分策其功，合收其利，俾表里相

因，源流毕贯，庶几周通曲注，惠我苍黎。余丙辰承乏龙邑，念切民生，下车之日，首以堰水城濠为急务，访耆旧，瞩形势，不肯因陋就简。窃谓事虽两端，要使缘此达彼，实如一辙也。龙邑南藉水源，北倚陂塘，东西惟需堰水。而姜、席二堰尤号巨川，溯源发自括苍，经灵山港而下，昔人筑坝引水，溉田甚多。若前明邑令，嘉靖间郑公筑马颈以杀水势，钱公踵修之。暨万历间涂公，崇祯间黄公，叠加整葺，著有成模。当是时，非但亩浚皆盈，且得引城南北泽堰之余波注诸濠焉，宜其居民殷富，获隽连茹乎。过此以往，兴废不常。至康熙二十五年，洪水冲汕，仅存马颈数丈。余历察滋弊，知席在下流，其水先涸，黠者穿姜之余沥分淪不足，遂致下堰百计决排，上堰多方壅护，两败俱伤，争夺纷烦，土田硗瘠。略用补苴则无济大施，建筑则无资，议捐则长吏畏难，议科则小民未信。回想从前之周通曲注，堰克满而随及城濠者，感慨系之矣。余目击心营，捐资倡导，伐木鳩工，选衿士之老成练达者，生员方禧、余逢瑛、范芝颜、毛文郁、刘经元、胡万源、钱湛，监生吴廷迁、余荣奇、余鹏年、叶必大，职员余文奎，十二人，指授方略，更番督率，备极绸缪。去壅塞，防骤涨。凡抢修堵御，余与诸生均未尝避暑雨也。落成之日，农民欢呼共庆，而近堰五万八千余亩之田尽成沃壤，岁收获倍。先是，城濠久堙，旱则无涓滴之资，涝则有泛滥之患。予预于乾隆三年开浚深通，至此则引二堰之水弗令旁泄，尽归于城之西门。复因旧坝，横木于上，以时启闭。其水一绕城而北，一由西达于城之濠，内环学舍，汇泮池，经县治之白莲桥，东折而放乎北门之水关，遂总城外之水，同泻于溪。美哉，清涟活活，畅达如斯，拟之在昔，将毋同耶！是役也，为时凡经四月，计费四百余金，藉非同寅之协赞，诸生之经理，余纵不辞劳瘁，安能俾堰水城濠，表里相因，源流毕贯，聿观厥成哉？爰统括原委而并纪之。

右文七首，均录自康熙《志》附载《艺文志》。起岩治绩，赖此以传。《重抄鱼鳞册存案记》以下诸碑，今并佚。

邑侯徐公祷雨纪事

汤大用

辛酉夏六月，勿雨，流金烁石。邑侯念切民依，科头草履，十步一稽顙，又深自刻责，以黑索系颈于城隍司神旁，如是者三日仍弗雨，侯曰：“余自莅龙于兹五载，岁有祷，祷不出三日必应。今祷而不雨，是余之罪也。余惟德薄，不能回天，自必邀福于聪明正直之神。”因东迎扶风太守像，南迎杨侯像，集于城隍殿庭，合之城隍，龙神而分四座焉。侯于四神座前，各置罪己表文一通，引针刺臂，沥血封函，呼号涕泣，为民请命而拜焚之，此本月十六日事也。是夜，碧天一色，星月皎洁。俄而云涌，大雨如注。翌日侦之，仅环城十里而止。侯曰：“专求之神，曷若藉神以吁之天。”于是，躬亲礼斗三昼夜，至二十一日而雨，二十二日复雨，沾溉较广阔矣，而北乡终不与焉。侯思合邑粒食大半出自北乡，今苦旱尤甚，究思不雨之故，恍然曰：“余闻蛟能制龙。今夏四月，北山蛟发。其腥浊秽邪之气，龙不敢近，毋乃为是乎？”命工作青、白二龙，啣指血，点其睛，前导以剑，斩除蛟氛，助以金鼓，送之北乡。而自斋宿于东华山关帝庙，以求默佑。是日为二十有三。其夕，微云笼盖，诘朝大雨。然第就一乡而论，犹未遍也。复于二十六日，轻骑减从，自至北乡徐王殿哀吁。比及申刻，云从北方直上，雨亦排空而至，继而东、南、西三面凝结，震雷大作，电掣风驰，凭高眺远，倒峡倾盆。不特北乡枯槁获苏，而四郊俱沾足矣。噫！雨耶？珠耶？玉耶？粟耶？邑人莫不交相庆而归其功于侯。侯曰：“此神赐也，余何功之有焉！”夫侯以儒素起家，初非有奇法幻术也，不辞劳瘁，不惜躯命，竭诚殚力以求之。半月之间，得雨者五，而皆通于呼吸，捷于影响，斯亦可解而

不可解也欤！侯姓徐，名起岩，江南丹徒人。雍正庚戌科进士。在龙异迹殊夥，兹特其一耳。时乾隆六年七夕为之记。

右文，录自康熙《志》附载《艺文志》。虽觉离奇，亦足征起岩之关心民瘼，故仍录之。大用，见《职官表》。文末云“徐公在龙异迹殊夥”，今已无考。

宋太守余公祠祀碑记

沈 圻

余公名桂，号丹山，宋淳熙八年登第，历官知建德府事。予尝考其世系，按诸邑乘，仅志其姓氏、官阶，而事迹阙焉弗载。盖历年久远，史笔失传。古今来，名臣学士道德、文章、事功，其湮没不彰者，可胜道哉？再传而厥孙时英，惧其历世久而阙于祀也，捐山二十亩于城南资福寺，以供春秋时祭。自宋而元而明，以迄本朝，垂六百年而蒸尝如故，向非公之德言事功足以不朽者，乌能垂之永久，绵厥祀于勿替也哉！沿至康熙中，有以势而争此山者，公之裔孙学诗、学礼、叙功三君鸣于官。当是时，宰斯邑者为海城今入本学名宦卢公，直其事，爰命寺僧易输粮之户，名曰余公祠，给有清单。注曰：“余叙功祖时英公捐助，寺僧莫之卖也，势家莫之争也。”而祀事聿昭矣。今而更易世矣，三君之子若孙更虑后此之莫或征也，将勒石以纪之。吾闻惟盛德乃百世祀而公之，祀愈久愈光，意其必有大功于当时，而阙焉勿载，其史笔之失传也夫。

右文，录自康熙《志》附载《艺文志》。圻，见《职官表》。原碑已佚。

《龙游县志》卷三十六

县人 余绍宋辑

文 征 附志三

文 四 清文 文征四

重建通驷桥碑记

胡文溥

龙邑古姑蔑地，枕盈川带穀溪，盖水乡也。东南有港，曰灵源，跨□□，□两京百粤行旌之所汇也。东山脉底江流，形胜之所蹲也。始建桥长十步，广二寻有奇，淳佑间水溃败之。邑人马天骥重建，置石墩，凡□□□。嘉靖时，旋颓剥。有义民余文、祝尔秀任修理之。万历，则举人武昌□□□。二年复圯，因木不能胜石，木易坏而墩亦易倾，旋筑旋毁，不克经久。□□□訾灵秀之钟，并不逮于前。于是，雍正甲寅秋，阎令沛年议仍以石砌□□，淤沙乱石，扫除尽净，而植基务厚，取厉务坚，自水底至水面，约三丈□□。为一劳永逸计，遂毅然捐俸以倡。即有邑民余澹者，素力行善，慨助白金□□□贖董理之，而众亦率多踊跃乐输。无何，阎令调嘉禾任，资用未集，草□□□。余膺天子命守三衢郡，龙故衢属，甫之官，道

经是桥，喟然兴筑室之嗟，为山之□□□勤慎俾督竣之，而继助以俸，盖事苟有裨于民社，固将百方图利之□□□朝廷也。徐令起岩、吴令卓康、署令昇因亦先后率劝。而余澹之妻吕氏□□输千金匪纬之恤，惟桥之隕，洵巾幅而丈夫者。甲子冬，高令胆新□□□厥成。斯役也，阅十有一载，倡于闾，竣于高，宣力于尉，协谋于众，而□□其形胜亦于是乎改观。民曰：“太守，太守，敢自以为功乎？”既绅士谋□□□□末后之人，将有所感兴焉。

右文，录自《旧采访册》。原注云：碑为乾隆十年立。是尔时原碑犹存也，不知何时毁失。文溥为衢州府知府。原册并云碑未附董事姓名，云：方禧、姚明信、余本、徐承宗、吴廷达、郑德攀、范芝□。碑文虽漫漶，尚可连缀读之。今案：此文载桥始建，与旧志不尽同，未知何据。是桥修筑历十一年，由知府督率而始成，其工巨亦可想见矣。

李烈妇赞并序

厉 鹗

烈妇姓李氏，衢州龙游人。嫁为江都罗经甫继室。当乙酉围，城破，自焚而死者也。一时同死者十有二人：姒刘氏，妾梅氏、李氏，婢菊花，前室女曰宦，一幼女，六人无闻焉。方兵入时，烈妇泣辞姑与经甫，使经甫扶母、挈前室子都亟奔匿。事定后，得烬骨，乱不可辨，可辨者婢一足而已，乃为合冢葬之隋故城址。烈妇孙乌程明府愍求桐城方阁学苞之文以表之。鹗读其文，而愀然以悲，肃然以敬，曰：“《春秋》宋书灾伯姬卒待姆而宵不下堂也，左氏则以为女而不妇，谷梁氏则以为尽妇道。夫宵不下堂，惧有辱也，曾妇而不惧辱乎？”唐天宝七载，诏忠臣、义士、孝妇、烈女宜置祠庙祭祀。烈女，自周迄汉，凡一十四人。宋共伯姬则祀于谯阳郡，祀其尽妇道焉耳。如烈妇者，宜有谷梁氏之评，与天宝之祀。乃薰盥而为赞

曰：

懿哉烈妇，龙邸蕴灵。影潜壶闕，语绝厅屏。远适淮左，动如礼经。鼓角鸣地，危堞将克。火浣其身，玉洁其德。戈铤震惊，惧同宵行。可灭者身，不灭者名。先后左右，娇鬢稚齿。骨藉尘香，魂飞焰紫。从祀附传，宜祝宜史。宛宛青闺，守贞视此。

右文，采自《樊榭山房文集》。鸚，字太鸿，钱唐人。烈妇事，其后王虚舟、俞曲园诸先生尚有记载，大体相类，故今仅录望溪传及太鸿此赞。

东华东岳庙碑记

钱□□

龙游县东三里有东华山，山有东岳庙，具载《县志》。乾隆癸酉，庙灾，前令楚濠陈侯陞誠捐俸倡修，复经历任邑宰劝募以踵其事。工垂竣，请记于余。龙游，余邻壤也。癸未，县令以岑峰山社嘱余课，余溯江而来，盖已三年于兹，得稔鸠工庀材，建修始末，何敢以不佞辞？按龙邑为闽越孔道，凡督邮、郡县大夫行部，商贾往来，昕夕舟輿相望。矧今翠华南幸，仁恩叠沛，典礼聿兴，自当敬体圣天子怀柔之意，用答四方士民瞻拜之心。《记》曰“五岳视三公”，又曰“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斯之谓欤。抑邑中父老告余曰：明万历涂侯杰，乃夜祷燃表神前，黎明有省视表者尚在，随作灰灭者，而甘霖遂沛。又康熙甲寅，流贼乱，结砦南源。当是时，贼众且数万，喊声振地，居人莫敢撻其锋。县令卢侯灿，仅募得乡勇数百人剿贼，贼竟望风溃，境遂平，盖卢侯亦尝虔祷神前云。于是，遇水旱、虎狼之灾，凡祈祷辄应。嗟乎！《记》称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矧岳渎之祀，自古为昭，宜其灵异至此哉！然则是庙祝融作灾，神像巍然未变，则神异尤甚焉。夫前建莫考，国朝康熙则有卢侯。自卢侯距今垂九十余载而是役乃兴，庙貳成殿五楹，

此句有疑。其增为五楹也，自康熙四年里人方文高始。工肇于乾隆丙子，讫于乾隆甲申，凡九载而工竣。官绅士女捐钱米竹木，董事者氏名别珉具载，俾后之人知所孟晋于以垂不朽云。乾隆三十年岁次乙酉季春月上浣。

右文，录自原碑。案：钱名不知何时被人凿去，即钱字亦甚模糊矣。署衔赐进士出身，候选知县。文中云：龙游，余邻壤也。又云：余溯江而来。疑为兰溪、汤溪两县人。惟查《兰溪县志》，雍正及乾隆初叶，均无钱姓进士。容觅《汤溪志》考之。董事氏名碑尚存，文云：募缘董事余知问、叶必大、余建琏、方之纲、余德圣、方瑞略、陆必培、余嘉柱、叶钟灵、余之经、叶维藩、余家骏、虞廷颺、余之章、刘之沅、余迈、余士炳、祝全吉、叶儒修、刘敷功、钱光裕、余奕仁、余之纶、叶履清。附载于此。

《星堤诗草》序

莫晋

宋生璠，余甲子北闱所取士也。余视学江南之次年秋七月，宋生来江南襄余校阅。舟车之暇，下榻大雅堂西，恒兀坐一室，晨书暝写，娓娓不休。好为诗，不轻示人。余尝询生于诗谁师，生逡巡未对。今夏五月，余科试金陵、维扬诸州郡归，生手诗五册白余曰：“向者夫子询璠于诗何师，是编弟子之师也。”余受而读之，五言大体气味清深，体裁雅洁，唐人韦、柳之亚也。七言古体清挺绝俗，意境超旷，不让宋之范、陆。至近体诸作，犹觉渊渊乎得宫商之正声，奋丝竹之逸响，动合天籁，渐近自然，非萃数十年精力未易臻此境界也。且余更有得于是诗者，其述祖德，联兄弟，形之篇章，抑何恭谨逊顺，蔼然相接以恩也。其论交念旧、投赠寄怀之作，又何其缠绵恳挚，有《嚶鸣》之雅也。至于评花听月，适性田园泉石，写其高怀，诗书蕴其真味，挹其芬芳，得其性情遐哉！高躅邈然，想见其为

人。顾姓氏里居，生其为余言之，生乃告余曰：“此璠父执余星堤先生之诗也。余为龙丘著姓，先生名华，武庠生，星堤其号也。与璠先继父暨璠父交谊至笃。璠弱冠时，馆于龙丘叶氏。叶翁质生倜傥奇伟，工书画，与先生交最久。先生每过叶氏斋，与主人搜剔碑板，尚论古人，辄至夜分乃归。顾尝有大志，善骑射，赴省试者亦卒不遇，遂绝意进取，力耕而食。农事稍闲，即手一帙，丹黄烂然，教子弟必以醇谨。年逾五十，居宗党中恂恂执礼甚恭，振贫恤困，不轻然诺。外和内介，罔事干谒，毅然以振厉末俗为志，故乡间感钦其风。此璠之得于所亲者如此，谨为夫子述之。夫子既许其传，能无一言以赠其人乎？”余既闻宋生之言，乃复语之曰：“旨哉！生之称余先生之为人，与余之论其诗若合符节也。余闻龙丘山九石特起林表，前代多隐君子，流风余韵犹有存者，其在斯人欤！其在斯人欤！”孟子曰：“诵其诗不知其人，可乎？”生既诵其诗，复称其人，然则余先生之可师者，独诗也乎哉？余未见其人而幸读其诗，遂不辞而为之序。

右文，采自《星堤诗草》卷首。晋，字锡三，会稽人。官至仓场侍郎。余华、叶淳事实，其后人弗能道，赖此文知之。

重建龙游县学明伦堂碑记

明 禄

考国家之制，其设为学校，岂徒用为具文以视疑误字。观听而已？录民之秀，所以明人伦；兴士之贤，所以助化理，此立学之初意也。而明伦堂又士之所群聚诵习，以传孔氏之教者也。故人伦不明，圣教不著；圣教不著，人伦不彰。今天下一统，圣天子布化于上，州郡县皆有学，高朗四被，视菁莪棘朴之风固埒矣。士之生斯际也，可弗谓幸哉？可以弗振兴哉？衢之龙游，立学创自宋庆历间，累朝相承，于今为烈，独明伦堂建于明初，因循四百年来，栋折

榱崩，鞠为茂草。乾隆二十六年，邑令万君世荣目击心伤，进诸士而告之曰：“兹何地与？非所谓释奠习仪、乡饮养老、四时讲射读法之地与？奚芜秽不治与？有司玩与博士慢与？琳宫梵院峻宇雕墙，曾谓衣纓不如缙黄与？”爰偕教谕周君书、训导黄君萃欽设簿议捐，绅士而下赴义如流。遂鸠工庀材，明伦堂全圯，撤而新之；圣殿半圯，葺而新之；廊庑穿堂，增而新之。经义、治事两斋，礼门、义路各一间，前此未有，增而新之。启圣宫全圯，撤而新之；文昌阁浅隘，廓而大之；楼堂轩署甚圯，易而新之。始于辛巳之夏，成于壬午之秋，阅时一载，为费二千余金。仍旧者十之三，鼎新者十之七，攻木之工五，攻石之工二，画绘之工一，柞薙之工一。题荣棗桷、疏寮薨檻、磨砖甃石、丹雘赭垩，视向之阉靡湮灭湫隘嚣尘不可响迓者赫然改观。诸绅士额手称庆，乞余言以镌于碑。余奉简命来守斯邦，是役也，固余之所乐记也。妥侑有除，明伦有地，讲肄有区，游息有所，士之习礼容砥名节者洋洋焉，济济焉，相与盱衡揖逊谈咏于其间，见者莫不以此为龙邑之盛事。自此以后，丹碧之彩，蒸为文明；诗书之气，积为人物。尔诸生朝夕于斯明伦讲学，毋藉衣冠为狙侏，毋倚胶庠为垄断，以德不以艺，以实不以名，以心不以迹，以本不以末，入则为乡之范，出则为国之楨，德业闻望，蔚如皞如，庶几庠序光，余亦与有荣施焉，诸士勉之哉。其捐助登名如左：主其议者知龙游县万君世荣，教谕周君书、训导黄君萃欽，首先倡议；能任事者，则文学余生振经、余生元达、陆生肇基、余生圣年、叶生澍、刘生文光、邵生宸、余生兆年、余生靳龄、余生起鸿、刘生开鼎；四乡乐捐襄事者四人：吴生祖仁、徐生漳、严生永洙、马生维楷，为学宫之奚斯云。

右文，录自原碑。碑为乾隆二十八年五月立。明禄为衢州府知府。篆额者，知县万世荣；书丹者，县人余作沛。

重修龙游县学泮池碑记

秦既坚

学宫之有泮水也，取半璧之义以别于辟雍，前人之述备矣。予奉命司铎龙游，以癸未岁到署，谒庙之日，于棂星门外阅视泮池，见大如月半规，清波澄澈，石栏缭绕，完好无缺，盖十年以往邦人士所修筑也，其事具载旧碣中。迄今戊子之秋，洪水入城，所向多冲毁，而泮池石栏亦半倾圯焉，望之缺然。而污浣灌溉者，饮牛与马者，遂乘其缺而挠之，盖又六年于兹矣。昔人云：“泮水之盈涸，关文运之盛衰。”此又邦人所宜心恻也。惟时有徐子清源、余子品五、陆子昌后并起而营之，更扶同有力者共解囊中金以襄厥事。于是，废者举，坏者修，迨于癸巳之秋，至冬而告成，计费百金有奇。已于事而竣，或乞记焉予。维大创者难，续修者易，区区补苴何足以谕后人？虽然，以渐不可止也，而有今日，后必大创，势之所积，固将以难者贻后人，而今特早为之，所此役也，又不可以易而玩之。因书其事，俾镌之于石。

右文，录自原碑。碑为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立。既坚，见《职官表》。篆额者，为训导孙大夏；书丹者，为县人童应复。

灵山徐氏捐科举田记

余作沛

稽古宾兴之典，三年一举。献其贤者、能者之书于王，以次升之司徒，升之学。盖选造之法良，而人材于是焉出。后世师其意而以科目取士，每秋试届期，有司迓诸生亲祖于水浒，笙簧酒醴以壮其行，所以重其事者至矣。士生平虽自期许志在图南，至此时虑无不锐意争先冀得一当，而或以资斧维艰，趑趄不进，名心隳于家计，君子闵之，此云劬徐丈捐田之议所由起也。君世居南乡之灵山，自其先世即以贵雄于乡。君顾不欲以富名，遇积学能文之士，虽贫必

折节下之，闻人有善行，辄誉之不容口，盖怜才嗜义其性然也。予侨其家居宾席者十余年，其二子应宸、应棠，从孙始然，并从余游。诸子皆相继入胶庠，称廩饩，尚日督教之不稍懈。君尝读史传，见范文正公以义田贍族，及其子忠宣助麦连舟之事，恒啧啧以为难。余廉其意，时或怂恿之，君亦以为然。曾置一义庄，名曰慕范，且云：“此田必归公，姑俟诸他日。”其后，余之官岭南，阔焉闻问。往岁寓书来粤，具言寒士读书之苦，应举者益复寥寥，前田将有所用，其为我立法以垂永久，可乎？余得书甚善，会秩满人觐，请假旋里，与君相见，追往事外议及旧事，君欣然力践前盟，命应宸告于学博陈菊裳、高未堂两先生，为延学中诸君子公议章程，备文牒县，并申明学郡两宪批示立案，以杜侵牟。是举也，捐田四十石，其亩分租额条款具载碑阴，不复覘缕。窃维君与余忘年论交，垂今四十载。凡事关小民疾苦者，余不嫌越俎以告，君亦鲜有违言。犹忆某年，闻君买田如干石，计值三千金有奇。向例田易新主必易租券，且增额焉。余因谓君曰：“是乡之农力竭矣，盍加之优恤。”君颌之，遂不复加升斗，复择其瘠者量减之。履亩之日，佃民簞豆相迎，欢声雷动。君归为余述其状甚悉，嗣遂岁以为常。计二十年来，其德及桑梓者率类此。今皇上寿考作人，所以养育人才者良厚，而君山林下士，能仰承圣天子之德意而推广之，敦古道，识大体，其为功于士林者，岂浅鲜哉？余乐君之志于斯事已久，而今果克有成也。故详记之，以为多士庆。君名漳，字清源，云劬其别号云。

右文，录自儒学旧档案。原文云：乾隆五十六年七月立，周光葆篆额，余兆申书丹。今遍查此碑未得，惜哉！今漳传半以为据，故亟存之。

重建毗卢阁记

余作沛

邑治之西北百余步，古刹曰灵耀寺，以雄伟名，昔人颜其额所谓“龙丘第一山”者也。广袤约百亩，相传春秋时姑蔑子分封于此也，即其故宫遗址云。寺之兴废沿革，邑乘志之详矣。大殿后毗卢阁为寺中最高处，乾隆二十二年遭祝融灾荡焉，灰烬之余鞠为茂草，二十年以来，莫有过而问之者。会仰轩叶翁诣寺礼佛，见之惘然心动，呼僧与语良久。僧请捐重修以倡，翁曰：“盍稍缓，俟吾年八十，此举当独任之。”今以斯言为息壤久之，而翁疾且革，子若孙环侍床第，翁谕以往事，既又云：“天不假我三年，使我抱此遗憾，汝曹志之。”言讫而瞑，时年七十有七也。翁既归窆窆。其嗣君辈遵奉遗命若将弗及，遂克日鸠工庀材，率作兴事。经始于丁未之秋，阅四载而蒞事。規制一仍其旧，而高广过之。黝垩丹漆，举如法。复捐田一十石以资修葺，糜金三千缗有奇。噫！以一念之诚，视弃巨资如敝屣，易箒之夕犹拳拳焉。此其愿力为何如，可不谓信道笃而知所重者哉？予自京师请假还家，尝登是阁，大殿在其南，其东则万瓦如鳞，炊烟云集；西则竹篱茅舍，间以林木萧疏，宛然图画；北望郭内外绣壤平铺；中界以城垣，雉堞排列可数，遥睇冠山楼、翠光楼诸胜，则在虚无缥缈间矣。凭远眺，资清赏，其有逾于斯者乎？兹寺之所以称雄以冠于一邑者必如是，而其名乃不虚矣。予于翁二十年以长，予尝呼为□，其后谊属姻娅，分同昆季，交在纪群之间，故知翁为悉。其生平、行事具在家传，兹特举其大者。盖翁之不轻然诺，与其子若孙之克成先志，非寻常好义比，其事皆可风也。是为记。翁名登发，斗高其字，晚又号仰轩云。

右文，录自原碑。立碑年月未载。作沛，见《人物传》。篆额者邵宸，书丹者周光葆。

重修城隍庙碑记

陈豹奇

直省郡邑之祀城隍，由来旧矣。考《礼》八蜡，七曰水庸，王崇简以为城隍是也。其名昉于《易》，而祀典实肇于《礼》。唐时已有庙号，历宋、明递加封爵，国朝因之。其配飨坛壝，亦以御灾捍患、福佑生民，非寻常土谷神及一隅奉尸祝香火者比也。龙游风俗醇茂，谨于祀神，志称地无淫祠黷祀，故民事城隍神尤谨。庙自康熙十八年，邑令卢侯倡募修复，規制有加于他邑。阅百有余载，日就倾圯。乾隆四十八年六月，住僧将往募檀越，为修复计。诸荐绅士咸慨然若己事，愿身先之。白于摄邑篆事吴明府讳斌，明府欣然报可，即时集议，询谋僉同，公举首事，各输己资外随所劝助。闻者咸踊跃从，旬余已积有成数。噫！此微神之力不及此矣。由是鸠工庀材，木者斤者，石者圻者，最后丹雘而髹者。工以次集，遂自门而庭，自殿而寝，树之屏翰，固以垣墉，层峦浮柱，碧砌雕椽，回廊云绕，鬼物青红，歌台春暖，绮阁玲珑，延延翼翼，制加于昔。凡妥神告虔骏奔其间者，罔不祇畏而欣悦焉。乃更以余材鼎新一切，东则观音堂、药王庙，西则关帝祠，并建虚堂数楹，庖厨附后，俾资岁时赛会斋宿经纪之所。盖无缺不备，无废不兴矣。计用约千金有奇，经始于癸卯夏，落成于己酉冬。同时适有重建学校及文峰塔之举。司事分监厥工，七年以来，休暇无几，而始终擘画任劳勩，诸君子之功诚不可掩，亦神有以默相之欤。今秋七月，磬石于庙，将告蒞事，乞余记之。予仰瞻榱桷，近视几筵肃然，惟神有灵而与学宫先后晖映。自兹以往，不独秀良沐菁莪之化，即闾阎并安乐利之风。风雨时和，袪除疵疠，则此庙之葺，岂徒小补云尔哉！既为之文，爰缀以诗曰：岑之山兮云苍苍，穀之水兮波浪浪。神之来兮驾龙骧，为神葺庙当康庄。青桂栋兮文杏梁，云旗上下兮风吹而闻香。维神聪

直兮卫金汤，祈雩协应时雨旸。导和驱疠臻熙攘，百谷万宝迎仓箱。赛孟春兮同省方，祝仲夏兮迎日长。山珍海味蒸俎旁，银花火树星桥张。鸾幢翠葆垂琳琅，铿金韵石调丝簧。欢声动兮引领望，郁葱之气弥堂黄。亿载护国储嘉祥，神兮容保真无疆。

右文，录自原碑。碑为乾隆五十五年八月立。豹奇，见《职官表》。书丹者，临海县贡生余擷华。碑末载董理绅士名，附载于此：董理绅士陆昌后、余声一、余日华、叶恒玉、叶彭年、余秉乾、余天祚、余奎文、刘镇九、方仁三、余与宜、曹健行、祝世仁、叶骥闻、徐达天、余承天、余岩青、余会泰、余景星、余自天。

重建龙游学碑记

陈豹奇

通天下郡邑皆有学，所以广教化，储文材，励风俗也。其或废或兴，则因乎人文之盛衰为转运。当其盛，人心竞奋而气象亦鼎新；值其衰，人心寝怠而规模亦日圯，理势然也。龙邑溪山秀拔，在唐时已彬彬文学之士。至宋则英贤迭起，状元、宰相彪炳史册。明虽不逮，然二百七十年中科名犹接踵焉。我国朝顺治时，则三科两解，登黄甲入翰苑更不乏人。自康熙五年文庙将圯，众议重建，一误于形家言，凡所布置，悉更旧章，而北岸之翠光岩，俗称学官靠山者；再误于当事之好奇，穿穴以资游憩，均于阴阳生煞有干。由是数年间，乡先达相继凋谢，后起寥寥。今百有余年，文风亦渐以不振。乾隆四十八年文庙又圯。邑侯江宁王明府莅任伊始，首捐廉俸以倡，暨前司谕秦公、司训山阴孙公协心劝导，而邑之荐绅士欢呼踊跃募义乐输。不数月，捐银若干，此诚人心积怠思奋之机，龙邑转衰为盛之兆乎？乃推绅士中素行公正者徐君清源、劳君其章、邵君履九、周君廷献、叶君彭年、余君奎文、刘君镇九、祝君宸宜、徐君达天、余君与宜、劳君宰臣、徐君达泉、郑君伟贤、汪君紫明、徐君

咸通、郑君明钦、徐君开奇，凡十九人董其事。即日鸠工庀材，经营相度，振卑暗之前檐，改落空之朝向，移冲禄之门路，填凿破之靠山，焕然肃然，亦既百废具举矣。复念邑东有地名龙洲者，中流蜿蜒，相传地势坦夷，不足以言风气，有明乡先辈曾募建塔，为文笔峰。岁久圯坏，识者论龙邑人材落落如晨星者，未必不由于此，因议重建而尚在犹豫。适滇南张侯来莅兹土，甫下车即询邑之人文，而知风徽落寞，心窃怪之。诸绅士历告以故，且以建塔之事请。侯曰：“此关系一邑之人材者，乌可以不亟？”遂力劝成之。是役也，自建庙以迄塔成，工巨费繁，势难猝就，于四十八年癸卯冬越七年而后成。经营位置既无不宜，气象规模积而日上。岁己酉，恭逢皇上八旬万寿恩科，邑士观光获隽者文武三人，视前数科顿为起色，继今必有伟人硕士比肩叠迹而起，仰副圣世寿考作人之化，以润色鸿业，与唐宋诸乡贤彪炳史册者后先辉映，非徒掇巍科登臚仕而已也。工竣勒石记事，以文嘱余。余忝司铎三年于兹，举一切劝输经理，曾未与劳而坐观厥成。适逢盛会，询知年来司事诸君，竭力尽心，迥异常役，而总出入，肩巨细，风雨寒暑，罔间晨夕者，金谓余君奎文之功居最焉。乃余君更不以自居，抑何雍雍揖让乃尔耶！夫模范端则观听者，正有诸君子之急公慕义、逊让可风，自应有邑人士之砥行立名，华实并茂。余虽不获裁成奖进，而于多士之蔚兴，尚得诸君子拭目俟焉，乃端肃而为之记。

右文，录自原碑。碑为乾隆五十五年八月立。篆额者，知县张圻；书丹者，县人余兆申。文中涉及堪舆，本志所屏，然此篇记事处颇多，甚裨考证，故仍录存。

重建龙邱先生祠堂记

漆成美

春秋，姑蔑子国，秦号太末，汉因之。吴宝鼎元年，改太末为龙

邱，以汉季龙邱名莠者隐此，故邑与山并存其姓。今之讳邱为游，则吴越钱武肃王所更定，而水源木本之义，固昭昭在人耳目也。《县志》载：东华山，在治东三里。龙邱祠，明隆庆间，邑尹涂公创建，邑人童佩纪其事。厥后，绅士方文济捐田二十亩，方铤捐地四亩，岁入租供祀，其祀典以春秋二仲望日举行。既而邑尹万公益以近仓官地六亩俱入祠充祭。岁修而外，享祀丰洁，历有岁年。明季烽火子遗，诸成乌有。余岫云太史诗所云“一自沧桑烽燧多，栋宇为薪蔓草绿”，是也。今并东华山荒址无存，而先生则但列乡贤，无复专祠所在，亦可慨矣。按：先生与严子陵同时，居亦密迩，生前友善，没后垂休，一以名其山，一以名其邑。宜乎龙邱、严濂万古颀颀，而先生独知之者稀，则以世无表而出者，如范文正公一记，足脍炙人口耳。岁进士云劬徐翁，盛德士也，年八十余，乐善不倦，尝慕先生高义，谓其有伯夷、原宪风，而出处之际，志行皎然，非矫语贫贱者比，欲踵前人遗迹，即东华山旧址葺祠而祀先生。顾念湮远不可遽复，适学校落成，翁本首事，诸生有议建公所者，公闻慨然曰：“吾邑以龙邱得名，犹水木之有本源也。学校为一邑冠冕，今既蔚然巨观，诸贤以时骏奔其中，独无水木之思可乎哉？邑之所大共者，龙邱之名则公，莫公于祠祀龙邱，为修举废坠之要。矧顽廉懦立，百世兴起于学校，尤有功焉。予老矣，子孙足自给衣食，山居林木可以庀材，予其鸠工，与诸君乐观成乎？”于时众论翕然。翁冢君中枢、次君维恭即承命董其役，于岁壬子初夏，辟地学之东偏，畚土凿石，缭以垣墉，前后堂寝各三楹，悉如往制，堂仍怀贤，不忘古也。丹雘焕然，庖湍咸具，数月工竣。诸士人将择吉奉先生主奠焉，砉石于祠，丐予纪事。予维邑政之缺失，在司土者责有攸归。今余忝任斯邑甫及载余，大而城郭津梁之属，尚藉经营，其他正多类此。乃予所未及为，而徐翁为之，发潜德之幽光，辅有司之不逮，予其何

以得此于翁哉！亦先生之灵终古不泯，一时景庆得再见，此不可谓非天也。念自东汉迄明，垂千五百余载，始获聿新庙貌，用展几筵，未百年而地复为墟，岂先生有知志固不在食报欤？乃又百余年，而徐翁以暮年独肩重任，刻期告成，乡人咸于是乎观礼，且共知龙游之名有所自始。嗟乎！翁之为此，翁亦足以不朽矣。不宁惟是，翁虑岁入无资，莫支久远，复捐田十石，田皆膏腴，藉存学博经理，祀仍春秋二仲之望，牲用少牢，享以六豆，则又视前制为较备焉。夫翁非求名者，然所至名必归之。其生平善行，乡之人能举其详，予不赘书。书其复祀龙邱始末，俾勒诸石以垂永久，所愿与山高水长之风遥相辉映。世有志复古如徐翁者，先后贤不且互相媲美哉？是为记。

右文，录自原碑。碑为乾隆五十六年立。成美，见《职官表》。旧儒学档案载，祀期每年春、秋二仲望日，并载有祭品分胙单。祭品为：猪一，羊一，筵三千果一，时果一，不拘；粉面食物一。豆三，鸡一，鱼一，脯一。簠一，簋一，铏一，酒一，尊坐爵一，献爵三，红四两烛二对，香一束，帛一副，烧纸一束，祭文一通。分胙为：本县每祭五斤，粮厅每祭三斤，捕厅每祭三斤。徐姓世胙，每祭猪四斤，羊二斤。礼生二人，每祭每人一斤。司事廩生，每祭每人一斤。读祝者，外加一斤。每祭胙肉四十斤。闾学贡监文武生员与祭，在照人数均派。经手收租人，每祭共二斤。学书二人，每祭每人一斤。春秋轮办祭榜、祝文帛外加一斤。门斗八人，春秋值祭各四人，每祭共二斤。吹手四名，每祭每人六两。轿夫共一斤。秋祭拔草，加一斤。管祠，每祭一斤。龙邱先生之祀，久废矣。邑苟有人，终当规复。故备载于此，以供异日损益之资。

秋水山房跋

童应拔

右“秋水”字，曹白庵子曹寿先书。丙寅秋，予至龙邱，寓白庵秋水山房。寿先甫五龄，已从香圃授小学及唐人诗，能拗管作书。时香圃索予题额，未有以应。二十九夜小集酒酣，余君西岑至，寿先出揖，予戏令作大字，迅笔书此，不假雕琢，而精神团结，古拙天成。予顾香圃曰：“此奇童，书家不过如是，盍即以颜君轩？”香圃曰：“可。”乃欣然为之跋。

右文，录自《旧采访册》。应拔当为应赏、应复之族。惟文中云：余至龙邱，寓白庵。殊不类县人口吻。

龙游县重建通驷桥碑铭

阮元

龙游为东南孔道，其自京师而趋江、闽者，水道则自处州而至，陆行则自金华而至，案：宜云水道自金华而至，陆行自处州而至。而皆以通驷桥为之冲。通驷桥者，在永安门外，长八十丈有奇，当灵溪入穀自遂昌之会。自宋绍兴以迄前明，凡重修者九，自木而石、而石墩、而卷虹者三。嘉庆五年，郡中绅士叶礼承、叶世璇、余殿鳌及徐应棠等，以其岁久倾圮，倡为捐修之举，集郡内绅士若干人，捐二万余金，至八年四月十九日落成，比旧之广增三之一焉。署桐乡教谕余习来乞文，余因思《周语·夏令》有之曰“十月成梁”语者，以为便民使不涉也。然则輿梁之修，三代之令典，而邑之人士能及时修举，俾不致于废坠，可谓慕义者矣。遂书以为记。令书姓名于碑阴而系以铭。铭曰：兼辆陆资，方艘水济。舟楫所穷，代石以厉。灵山崔崔，灵源裔裔。式役通津，利而弗滞。乌榜衔舳，星轺击鞞。苦壺不歌，负载踵继。虹腰横度，雁齿齐缀。既固既平，民安其惠。大清嘉庆九年，岁在甲子孟春月上浣之吉。董事叶世璇、劳焕、叶

礼承、徐应宸、徐应案、陆凝、朱锦周、叶祖绳、潘锡昌、支绳固、曹象贤、汪梦熊立石。

右文，录自原碑。元，字芸台，仪征人。时为浙江巡抚。书丹者，金衢严道江右舒庆云；篆额者，衢州府知府长白那英。

童外祖家传

费 淳

公余外父母之外祖也。外祖姓童氏，名珪，字德璋，希贤公长子。娶外祖母季，生五子二女，次即劳外母也。公之甥女为淳妻，淳与童氏实为姻娅，备稔其家世。当淳之既亲迎也，谒于童氏，是时外祖已夙逝，惟外祖母存。淳以礼请见外祖母，外祖母不一见，间见，即语淳曰：“甥婿，老身无恙，独痛尔外祖耳。尔外祖一生孝谨畏事，少年兢兢父训，先翁动以礼度自持，督责恒严，尔外祖以是益饬于行，自少至老跬步不苟。与人言惕惕，惟恐伤其谦度，殆天性。或且以巽懦可乘，稍有犯者，匪特不与较，更善遇之。或因是惭悔无地立，自痛责。居乡党，无老幼贵贱，一一接以礼，和蔼纯谨，以是众口啧啧交称长者。积年德，推为乡饮耆宾，蒙恩冠带，今诸子皆成立，诸妇顺从，孙男女十数环绕左右，孙妇纷苕佩兰，诣寝问安，抱曾孙置老人怀，觅梨枣，亦大可喜事。惟念尔外祖不克享期颐，先我而去，持是耿耿耳。”淳所以慰藉之者良厚，而因是益不能忘情于外祖之为人，惟向画像瞻拜以示倾仰焉。逾年哭外祖母。又逾年，淳通籍官京都，与童氏音问阔绝。嗣后淳宦辙四方，驰闻诸舅翁亦相继殂谢，淳遥哭之，而特恨以外祖之德懿美如彼，淳竟未暇铭而纳诸墓也。淳自陈臬山右，开藩滇南，外祖之孙应星紫明舅、应雷震源舅实从。每谈及祖德，闻紫明、震源舅之言，犹忆外祖母之告淳者如昨日事也，而淳于是益时时流连想象其为人。今年春，淳隶职内阁，军机邃密，任大责重，无晷刻闲。而紫明、震源诸

舅以辑修家乘，走书来都，请传公于淳。淳维公虽弗显，其德实应传，法不以细民略也。又以姻娅故，勿获辞，乃抽冗而为之言。

右文，录自《塔石头童谱》。淳，字筠甫，钱塘人。仕至体仁阁大学士、工部尚书。卒，谥文恪。尝侨居吾县，已入《轶闻》。其文时见于各族谱，疑多托名。此篇情文相生，似非代撰，特录之，以见淳寓吾县之因缘。

《荆树堂稿》序

涂日耀

“八十沧浪一钓翁，芦花江上水连空。世间多少乘除事，良夜月明收钓筒。”此洞庭老人歌也。而其诗自明季传之至今二百余年，凡论诗者俱及之。或疑其为逸，或疑其为仙，而其歌又似浪迹江湖沦于渔父者之所为。放怀浩渺而兴亡感慨隐寓乎其中，故知诗之存不在乎长言永叹，而诗之传亦不系乎所存之多不多也。翁君湘客，洞庭老人之侍也，居吴县之洞庭东山，兄弟四人，自幼随诸兄吟咏，所作多脱手即散佚。其所存曰《自乐草》，暮年之作为多，而以其兄卧峰默斋数诗附其后，总名曰《荆树堂稿》。稿中五七言、近体俱朗然有风致，于七言断句为尤工，故所作惟断句为多。当其逸气凌真信口成吟，飘飘乎，洋洋乎，洞庭湖老人之歌也。嘉庆丙寅冬，余始摄篆龙邱，湘客之侄肇椿为龙游尉，得读湘客诗。余曰：“闲远淡逸，摹写山水景物如画，是追踪王、孟而淹有其胜者。”询知其侄，知湘客随寓龙游前后已五载，泊然无所好，惟与邑之曹白庵、余西岑、何香圃诸君子往还，诗酒以为乐。余去龙丘后，距今又六载矣，湘客年今七十有九，嘱其侄邮诗示余，并嘱余为之序。夫余方鞅掌风尘，日与簿书吏卒相对，凡胸之所有，情之所寄，兴之所发，俱消归乌有。余且不自知余之诗，又安足以知湘客之诗？然湘客不以余之不知而示之余，而余转以不自知并不知湘客之诗为辞，

是湘客知余之知而余独不能自知，非所以待湘客也。夫湘客之诗，洞庭老人之诗也；湘客之年，洞庭老人之年也；湘客所居之地，又洞庭老人之地也。兹集俱在，安知后之传诗者不以洞庭老人之诗歌湘客诗也？则余之知不如湘客之知余也远甚。

右文，采自《荆树堂稿》。湘客，名焯，旅居吾县甚久，事已载入《轶闻》。稿虽多旅居作，及梓于吾县。以不为县人，不列入《艺文考》，特录斯篇，以见梗概。

《滇矿图略上》引

徐金生

金银之气先见于山，故首之以引，有引而后可凿，故硎次之。硎无器不可以攻，故硎器次之。有器则矿出焉，故矿次之。矿得火而后知银铜镡铅焉，故炉次之。炉成而器具，故炉器次之。炼银者必以罩，故罩次之。物备而无财不可以聚人，故用次之。有用此有人，故丁次之。募丁者以役，故役次之。役者奉法者也，故规次之。规成而或逾则禁之，故禁次之。法立令行必救灾而捍患，故患次之。患或生于无所忌，而忌莫先于言语，故语忌次之。忌之而不免焉则为异，故物异次之。何以异？惟神之故，故以祭终焉。

《滇矿图略下》引

徐金生

有山川然后有形势，有形势然后宝藏兴焉。滇之宝铜为巨，故首铜矿。铜之课以数百万计，银之课以数万计，故银矿次之。若金、若锡、若铅、若铁皆有课，故金、锡、铅、铁矿次之。银以下皆挟贵者采凿之，铜之工资于帑，故帑次之。帑由官而赋于民，防其上侵而下渔也，畀以俸糈，逮及胥吏，惠莫大焉，故惠次之。惠至矣，而工有良窳，吏有贤不肖，非严其考无以集事，故考次之。恩均法立，地宝溢而转运上京，则圜法有不竭之府矣，故运次之。运必计

其程，故程次之。程自滇而沪舍，负馱而资舟，故舟次之。舟车久则必耗，故耗次之。物不可终耗，必授之以节，故节次之。能节者必赢，赢之夥者莫如铸，故滇铸次之。铸之列于邻封者，皆滇矿所生也，故以采买终焉。

右文，录自原书。原书刊于云南，县人知者甚少。今原版尚存否不可知，因亟录此两引入志，借以窥其崖略。金生，嘉、道间人，而能留意于是，亦足规其长于经济之才。

《枕溪书屋课诗》序

严秉忠

余喜培风雅才，凡训徒，文与诗并重。自岁庚申始，距今二十四载，每逢课诗日，诸生诗词意体裁可琢成者，改数字或数句即命录存，每年积有一卷。癸未馆于鲤渊枕溪书屋一岁，录诗较往岁尤多。从学数人，姜生美琼、吕生芸，每年有诗就阅，各略登数章。诸生以诗存一处，难于彼此传抄，会鲤渊修宗谱，欲各印数部请于余。余谓课诗，是指示学生之诗，不可令外人见也。今诸生既作家存之书，非列市上之书，事亦可为。但梓工已到方请于余，数日间重番整阅，草率成事，瑕疵必多。外议之来，余之过也。然区区苦心，倘能引进诸生之韵学以蕲登于风雅场，余亦喜受议余之过。道光三年癸未十一月六日。

右文，录自《旧采访册》，足征嘉、道间先辈风流。秉忠，见《选举表》。

重修城隍庙碑记

余甸方

吾邑显佑伯城隍神之灵著于一邑，四方士民岁时瞻拜，不啻辐辏，香火之盛甲一郡，相传即郡城隍康济侯云。古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城隍之神天下郡国皆有之，故其祀典特重。盖以神之力实能

和阴阳，协风雨，察群类，而默司其祸福以孚佑下民，不言而成化者也。然则圣天子重熙累洽，大化涵濡，邑之人躬逢盛世，登和亲康乐之书，而安于诗书弦诵，畎亩衣食，乐其岁物之丰成而无疵疠夭札之患者，岂非神之赐欤？庙居城之中，北枕康山，南拓岑峰，为地脉灵秀之所聚，故为神所乐凭。其灵威赫奕昭著，殆非偶然，历代修建皆有记。自乾隆癸卯创修以来，越今四十年，而榱栋楹桷复形朽坏，神像亦多剥落，恐其遂就倾圮，而无以妥神灵也。爰以癸未之夏，集诸首事，询谋僉同，鳩工毕作。于是，朽者易之，坏者治之，剥落者从而装塑之，堂寝门庭丹漆黝垩一新，复于东庀之偏增设客堂，规模视前益整。越明年甲申冬落成，遂从事于东华山之三不朽。东华山者，出城东里许，盖即邑十二景之一所云“东山红树”者也。左为东岳庙，右即东华寺，而三不朽襟带其间。其神为关帝君，前明万历间涂公祷雨有应，檄修是庙。神像威严，屡著灵迹。国朝顺治、嘉庆间屡经修葺，而寺僧不以时洒扫，旋葺旋圯。今以修城隍庙之余资，悉力营构，不数月而庙貌为之改观。盖一举而成功者二焉。凡费若干金，如其捐之数，于以见神之灵其威德久在人心，故人人不惮捐输，共襄厥事。而董事诸公之勤劳自有不可没者，故于其工讫而为书其颠末如此。

右文，录自原碑。碑为道光五年十月立。甸方，见《选举表》。其文不经见，因为录存。碑末署董理绅士：叶淳、方荣本、余本澄、余勤民、余逢年、余坤、方日升、祝应躔、陆大钧、余位三、余习、余鹤舞、叶泉、徐玉秀、余以准、余以钧、叶志芬、曹达声。

《龙游攀辕诗》序

余 鏗

西汉合二百余年，仅得循吏六人。班孟坚既为之传，又探其本，谓以经术润饰吏事。今观丹庭邑侯之治吾邑与前治缙城，所至

有声，士民遐思之不忘，则公之所本可知已。始公之治缙城也，捐烦涤苛，杜绝请托，以兴革利病为己任，不期年而政成。余方司铎刻东，与缙城境相接也，民往来其间者，称述公之善政不容已。既而公以瓜代去缙城，吕生峨士携所录《攀辕诗》册来见余，益信向之传述者为不虚，私心向往，徒以职守所羁，卒不获一面晤为怅惘者久之。戊子秋，公题补龙邱。龙邑当三衢之冲，号难治。大府稔知公才，檄公速赴任。公亦任事忘其瘁，甫二载，清厘积案千余起，率以平恕得众心。其有鼠雀细故讼于庭者，立谕遣之。居恒操履俭约，布衣麦饭如诸生时，而尤爱奖掖士类。增修学舍，躬自劝课，士贫有不能卒业者，捐俸周恤之无倦色。方以廉能仁恕为上官倚重，而公遽以任劳致病解组而归。龙民闻之，扶老携幼诣县请留，不许。会制府自浙旋闽再过湖镇，耆民匍伏水次，呼吁乞留公者数百人。虽格于例，而公之实政及民，民之攀留出于肫诚，亦可概见矣。于是，明经刘梦麟等，将汇刻邑人士前后所投诗若干首以重公行，而走书问序于余。余前以宦辙接壤，不得一晤为憾。龙邱又桑梓里也，方幸得贤父母，惜莅任未久，不得竟其设施。然惠政在人耳目，民间既交口诵公，形之篇咏者不一而足，益以见公之吏治，其所本于经术者盖非浅鲜。季弟锵常从公游，故余知公亦最悉，其何敢以不文辞？因略为詮次，促之速梓，而以斯言弁简首。

右文，录自原书。铿，见《人物传》。夙长于诗，兹编选录颇多，文少见，得此，亦足窥豹一斑。

永锡庵周公祀产碑记

郑云书

汉朱邑尝为桐乡吏，囑其子曰：“桐乡民爱我，必葬我桐乡。后世子孙奉尝我，不如桐乡民。”史官闻而书之，为美谈；而论者犹以望报于民，浅之。若前邑侯丹庭则不然。公以病去龙邱，寄书武

林。病且笃，初无所云其子孙。既歿，而龙人恋恋不忘为之立祠，岁时修飨祭焉。是举也，人两贤之。余职外史氏，盖目击其事云。始公以名孝廉来治龙邱，下车首访民疾苦，删烦苛，抑奸猾，凡所以惠民者无不至。他若振兴文□，□济寒峻，尤为士类所感戴。庚寅夏旱，徒步数十里入山祷，甘霖顿降，岁以有年，而公亦由是遭疾自劾去。辛卯卒于省垣，距离龙邱仅六阅月耳。惜哉！公之将解任也，值大府过邑，士民遮道□□□□□□□□则列，将为歌诗以送之。方将望公复来，逾半年而讣音至，老幼提携悲发不止，相率请县，欲为立祠。新任高创生明府雅重公，且思有以慰答民心也，遂允其请，俾即城外永锡庵之东庑为公祠，设主以祭，至期率僚佐□社致奠焉，士民以香楮从者接踵于道。而首事诸君复谋醮金，□产不□所收以供祀事之需。乞余书其事于石，余因之重有感矣。滴薄之士于时曲意以事当道，非不□□□□□□□也。一旦或解官或病故，漠然若不相识者，何可胜数？公未尝望报于龙之人，而龙人能报之□□□，岂偶然者哉？余与公俱出万文格师之门，既又同官于此，知公最早亦最深，然非一人之私言也。同时观者咸以为公之遗爱，民之爱公知所以报，皆今世所难能者，故不辞而为之记。公讳敦培，山东掖县人。丹庭其别号也。

右文，录自原碑。碑为道光十一年十二月立。云书，见《选举表》。

《诗说》跋

汪士钟

余尝读刘氏父子《诗说》序、跋，深有慨于解经。经亡而况诗之托物致意，情旨幽远，千百载下欲寻其意绪之宛曲，刘氏以《诗》序，无名氏确准犹不敢信，固无论后之作者矣。惟其如是，故后之作者疏通证明，足以羽翼经传。其说不可不存，而诸家聚讼亦在所不

免。刘氏纂辑，每篇条例诸家解而系己意于后，示不敢去取也。余所藏宋本刘氏《诗说》，即传是楼藏本，颇以残缺为憾。幸钮君树玉借得嘉兴钱氏抄本，始获第二卷。然第九、第十两卷尚缺，倘欲求其全书而方刊，既属不可必之事，则时光淹忽，并此残卷听其浮沉而散佚可乎？既得梦卢第二卷，即倩孙广文保安影写，并第二卷亦仿宋本写之，重为开雕。楮尾吴匏庵先生题识，用秃毫作两短行，更得顾孝廉震摹其笔意，付梓存之，此书顿还旧观。余与梦卢两家收藏之苦心，稍得布于士林；或由此以广其传，竟得全璧，则又他日之厚望也。夫道光八年戊子十二月三日。

右文，录自原书。士钟，字闾原，长洲人。今影刊板已毁，得之亦甚艰矣。

凤梧书院碑记

秦淳熙

学校所以育人材、兴教化也，书院所以助学校而兼养者也。自宋初建四大书院，其后胡安定教授湖州，朱子会讲鹅湖，理学名臣后先辈出，故下逮元明因而不改。我圣朝雅化作人，覃敷文教，自畿辅以逮州县，学校之外复立书院，延名师以教之，设膏火以养之，多士云蒸，英才雨集，风同道一，何其盛欤！龙邱为三衢望邑，历有闻人，近代以来文风稍逊，岂地运使然欤？抑振兴之法未尽也？予于己亥秋来令斯邑，甫莅事，知其民俗朴实，又集生童而考其文艺，虽未能悉归于纯粹，亦彬彬质有其文焉。诸生颇服予绪论，屡来就正，而予迫于公事，应付往往后时。因念敬业乐群无其地则不成其事也，无其时则不当其可也，非造书院以聚之不可。检邑志，在城有鸡鸣书院，在乡有九峰书院，今皆废不可复兴，急欲另择善地而重建宏规焉。辛丑以其事商诸两学博暨二尹、少尉及诸绅士等，幸诸公跂予言，予乃捐廉为倡，而城乡之殷实者咸踊跃相应。爰卜地

于学宫西首，基址宽宏，建大堂、穿堂、讲堂、两廊坐号及仪门、头门，旁有号房，后有厨漏，所计屋共百十数间。董其事者皆城乡公正之绅士，经始于是年之秋，告成于次年之冬，费逾万金。外又以捐输余钱置买田亩若干，以充膏火并修理之费。其勤劳至矣，其计划周矣。功既竣，予因召诸生而告之曰：“是举也，为育人材、兴教化计也。夫士为民之表率，士风醇则民俗厚，礼义明则廉让兴。予既喜邑民之俭朴，又喜邑士之质直，而欲其更有进也。诸生果能广己而造大，将记所谓化民成俗必由于学，其在是矣。”适绅士请予书额，予名之曰凤梧，盖取“蔼蔼吉士，惟君子使”之意。愿诸生务为明体达用之学，他日为理学、为名臣，足为邦家光，岂仅掇取科第显荣乡里已哉！是为序。

右文，录自原碑。碑为道光二十五年四月立。书丹者，亦淳熙。淳熙，见《宦绩略》。

时政论

徐本元

自古人主贤明在君子小人之能辨耳。小人之言若不可听，试而行之，必有害于天下。君子自幼笃学，临事不苟，当其敢言，奋不顾身，其忠义之气于出天性。昔欧阳公有言曰：“士不忘身不为忠，言不逆耳不为谏。”故古之忠良虽群邪摇动而持守愈坚，人莫敢干以私。伏维新天子聪明睿智，有知人之哲。御极之初，即下明诏问群臣有司为政之要，凡六部九卿皆得献言，数月以来颇有言事者，而朝廷默默如故，岂所言之不足以行天下耶？余固疑之。其后特命前甘陕总督林则徐驰赴广西剿办土匪，又特识两广总督徐广缙，凡一切夷务事宜皆归粤东办理，他省不得预闻。于是，天下之人莫不交相贺曰“天子圣明”。选用旧臣，是天下百姓之福也。越数月，皇上震怒，降革两宰相。于是，中外百官莫不战栗悚惶，鞠躬尽职。

孔子曰：“为政在人，取人以身。”又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此之谓与。方今天下号称无事，然于国家之利害、生民之疾苦，其事甚众，而群臣所献条议，窃怪无以尽其弊，余故不能无疑焉。况圣明在上，正英雄报主之时，何无一人尽言之者？余草莽臣也，学问浅陋，无所用于世，然意有所感，不避讳忌，谨列五事于左，俟贤士大夫采择焉。一曰取士不拘资格。尝考前代取士之法莫善于汉，尔时辅佐者非无文采之流、衣冠之彦，然而萧、曹、秦之刀笔吏也；樊哙，沛之屠狗也；灌婴，睢阳之贩缦也；卫青、霍去病，侯家之奴仆也；金石碑，武帝之降虏也，皆有功社稷，位为列侯，资格何有焉？今则不然，天下之士执三寸管作八股文，甚至剽窃雷同，相沿成习，而经史百家之书置之高阁，识者讥之，则曰：“吾舍是无以进于有司矣。”于是，笃学力行之士，虽怀珠握瑜，终埋没于山颠水涯之间者不知凡几。凡科场之文，风俗所系，得失所关，顾不大哉！昔宋真宗时以六科取士，其法最善，所取常千余人，然苏老泉犹作广士篇以救其隘。此无他，欲天下无纤遗才耳。今礼部会试所取虽无额，然亦不过二百余人，出膺民社自谓正途，而地方利病惘然不知，此时文之弊斯焉极矣！然则为之奈何？曰：莫若于常试外诏增策论一科，凡朝廷大事以问得失，庶通明古今治乱得失之真儒，悉出其所蕴以吐气扬眉，而不致终老于岩阿。此汉时对策之制所以常昭千古也，取士之法莫过于此。二曰汰僧尼以振陋俗。夫古者惟有四民耳，四民之中惟农最苦。幸而有成，则催租之人、索债之人互相吞剥。机上布、场上谷，不知为谁人有也。今浮图之民不蚕而衣，不耕而食，踞天下名山胜所，以祸福诱民，而论者动以儒、释、道为三教，甚或反驾吾夫子之上。呜呼！使吾夫子复生，不知将何以处之，此儒者所以深痛也。彼浮图者，无业之民，耗尽天下之财，弃绝五伦之义。其所为患，岂尽民蠹，盖有甚于杨墨者万

万也。今士大夫安得如韩退之作《佛骨表》者以请于朝，则王赫斯怒，明诏大颁，使天下浮图尽驱而逐之，天下寺观尽火而焚之，数千年之陋俗于我朝尽拔根株，岂不快哉！三曰平赋以苏民困。尝考苏州、松江两郡之田，仅居天下八十五分之一，而所出之赋竟任天下一十三分之二。其患皆因张士诚负固，明祖并天下，恨士诚，乃藉没前代官田皆照租定税。其后万历间有司以耗赠而充正数，又因边事告急，遂有编餉银，迄明之季横敛日出，而两郡小民日在汤火中矣。国朝定赋照万历初起征。当顺治、康熙间，屡奉上谕欲豁苏、松浮赋，圣祖仁皇帝有刻刻在心之语，然终格于部议。至雍正三年，世宗宪皇帝以怡贤亲王请，特除苏州额征银三十万，松江十五万。乾隆二年再除苏、松额征银二十万。由是观之，圣朝蠲赦之恩不为不厚，而小民困苦如常者，实因前明之弊未尽除耳。故近时之有司每岁必虚报灾歉，否则带征旧欠，小民将受鞭笞于无穷也。道光二十五年，恭遇皇太后万寿，特豁苏、松二十年积欠银若干万。于是，民困稍苏。迩年以来，东南诸省水旱频仍，而江南尤甚，如太仓之崇明、扬州之海门，赋税最轻，然自今年正月以来，逃亡日众，朝飧树皮，夕食草根，饿死者相枕于道，而苏、松之民更不待言矣。有子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故农者天下之本也。江西袁、瑞二府，明祖亦因陈友谅而加赋，顺治十年特除袁、瑞二府赋额仍如元朝之旧，则我朝既有成例矣。今士大夫安得如慕中丞、汤文正其人，复申减苏、松重赋一如袁、瑞等，则恩纶大沛，两郡小民永享太平之福矣。四曰海运以省糜费。伏查海运，始于秦而盛于元。春夏二运岁三百余万，其后崇明殷明特开新道，从刘家河出海，放入黑水大洋，量取成山，转西北抵天津，明初犹不废。至永乐十三年，会通河成，始罢而专漕运。隆庆四年，总漕王宗沐议复海运，初试甚效，究因永乐罢运后不识元人故道，致有莺游山之失。

崇祯十二年，饷道时梗，崇明沈廷扬抗疏三上，始小试之。我朝道光六年，因河决运艰，宣宗成皇帝命筹海运，招募沙船，格外体恤，至周且渥。二十八年又海运，照六年或例，皆赖天子神圣，百神效灵。今皇上宵旰忧劳，保民若赤，以明年春专运江苏白粮七万余石。且我朝自康熙间开海禁，迄今百有七十年矣，江、浙濒海人多业船，往来天津，谙练有素，以最捷之船，运最顺之风，往返不过半月，何便如之。况东南百姓久困重赋，又漕运、造船、旗丁、行粮并文武治河、催督堤坝诸费，以及兑时加耗，其弊更不可枚举。若海运永远为例，则国计民生均有裨益，此亦救弊之一端也。五曰开屯以养兵力。夫兵国家之备也，有百年不用之兵革，不可无一日不备之武库。今各省之兵，有百年之养而无一日之教，糜粮糜银，优游醉饱。一旦有事，其能使之荷戈执戟奋勇争先乎？道光二十二年，吴淞之兵五六千，将军督师而下数十人，士卒可谓众矣，将师可谓盛矣，一闻炮声则魂飞胆堕，纷纷溃散，俾敌如入无人之境。其弊皆由兵坐食于州县，而州县剥削于民，故民益困兵益骄，武库日即于废弛，于是乎主益弱，客益张，而豺虺之辈遂恣肆而不可复制。夫养兵莫善于屯，前人论之详矣。使其自耕自食，不给粮，不纳税，暇则教之以战，苟不循法度，则革而补充之，如是则兵强民足，一举而数善备矣。乌尧之见，未必裨补于高深，而或有一得焉。秉政者幸勿谓迂阔而远于事情也。

右文，录自《耕心斋文抄》。本元，见《人物传》。时，本元随宦江苏，故平赋、海运两条皆为江苏而发。取士、开屯两则，确有见地。生道、咸间，而能及见此，尤为难得。故录之，以见本元留心经济之学。

《皇朝名臣事略》自序

徐本元

昔苏伯修搜辑碑铭志传，删节成书，使一代政治得失兴废之理了如指掌，其所去取岂独以文重哉？盖有裨于治道也。顾余何人，敢言著作？且少时多病，父母爱之，年十二始就外傅识字，稍长随官于吴，与通都大邑贤士大夫相往来，以相切劘。然草茅贱士不得窥史馆秘阁之书，而忠贤事迹杂见于诸家之记载者往往而有，反覆玩味，辄终日不忍去手，盖慕其功业既隆，又喜多得确实鸿篇之作也。忆余自入塾以来十有七年，其学既无以自进，而生逢盛世，集录是书，詎非遭逢之幸？倘藉诸贤以传后世。览是书知我朝名臣更盛，不犹愈于今之望昔者乎？若云千百载后自有国史取征，则非余所敢望也。

右文，录自《耕心斋文抄》。原书今未见。

《鸿雁山房诗草》序

徐本元

世之所谓诗人者，于古体则昉汉魏，于近体则昉盛唐。余窃怪之。自三百篇后而有楚骚，由楚骚而后有汉人五言、唐人近体，未尝规规焉昉而拟之。夫世之善学者博其旨，深其造，当其志得意满发而为言语文章，上之宣朝廷政教之原，次之述风土山川之美，下之探草木虫鱼之情性，状妇人女子之讴歌，要之，必本于其所学而豁其胸中之所蕴也，夫岂世之规规焉拟之以为工者哉？由唐而后，天下之势日趋于诗，而诗之学益衰。宋人失之太易，明人流于形似，方其穷岁月之劳，忘寝食，役精神，孰不期于传世而行远，而卒与众人同归者岂可胜数。余读《唐书·艺文志》，见其所列书目，至今考之，十不一二存焉。呜呼！岂不哀哉？国家之制，专尚科举，日事剽窃，相习成风。于是，有笃学力行之士则群起而攻之，不知

世道人心将何底止？虽大声疾呼，而世终执迷不悟也。龙游之溪口有士黄君静斋，隐居以奉其母，不事帖括，好为诗，无仿拟之迹。其祖自闽之上杭贸易龙游，乐其山水之美遂定居焉。尝一造其庐，与之谈论文字，颇欣然喜形于色。忆余自吴返里，杜门穷巷，块然无徒，偶与世接，其人辄不悦，余亦不知其故。今黄君不以其贱不肖而许为其序言，虽其见信之过，要亦笃行好学之所发也。故举学者之病以质之黄君，谓何如耶？咸丰庚申四月六日。

右文，录自《耕心斋文抄》。读此知本元为豪放不羁之士。

《耕心斋文抄》序

刘詠之

余往尝过梦兰谈论，即识君沉静而多才，无少年华缚意，盖翩然佳公子也。君浙江龙游人，侍尊甫少尉公宦行吴中，故梦老馆君舍，君得修执贽礼。梦老志学最勤敏，君亦希心古人，日摩弄典籍，其所尚与所乐同也。君颇厌浮会，又不自矜伐。余方重其趋，以谓世所难，其他文章宜工之如此。固未知其复有诗也，涣汗以为美，亦渊然其不可测矣。此编适在杨元洁处，意其近日所为诗，展之始识是君作，即坐间读三四行，惊矍色动，其功力之妙，固有足多者。遂乞归使畅读卷中，时积雪寒甚，漏已二下，竟忘其所苦。大略通体俱合，七言古风于论断步骤绰有余裕，颇不落大历后；五言真挚可诵，近体清淑而多远神，其品藻亦在南渡诸子间。此君少作，可造诣已若此高雅，后日其可量乎？真吾梦老之畏友也。况沉静善学如君者，又力能修古之作以谦冲行之，駸駸乎日加一日矣。我闻德必有邻，岂止梦老为不孤行耶？实亦世之所宠也。虽然学有源有委，而诗之道要在是乎？亦幸其无欲速焉而已。于是书卷尾归之，且自负能识此。倘君有请益之余暇并质之梦老，为何如人也？

右文，录自《耕心斋文抄》。耕心斋者，徐本元书斋名也。詠

之，自署忠州人。文中梦兰为董兆熊，曾为本元祖母柯氏作《七十寿序》，见《徐氏谱》。杨元洁，何人，未详。

《珍珠船诗集》题辞

王日烜

夫高凌百代，诗亦为仙。横扫千人，笔原有阵。所以刺移情之棹，烟浪奔腾；乘贯月之槎，雷霆精锐。未闻攀花枝之没骨，沸茶鼎之号声。伪则尘饭土羹，陋则绳枢瓮牖。或龙舟不竞，或鱼目乱真，或翠饰艺林，或雉来文囿，而可香流青简，韵振朱弦。是故龙门游遍名山，方多奇作；玉局归从岭海，愈肆雄文，非所谓乾坤清气得来难者耶！吾友詹鲁斋大兄，为吾师宗古园夫子之佳婿，称仙女史之良人也。生有俊才，修来慧业，绮岁能吟栀子，成童即拾芹香。乃卓荦以观书，复飞腾而振采。金壶墨汁洒出卿云，珊架笔花垂为仙露。丈人峰下分经席之一隅，娘子军中作诗坛之劲敌。子安之一言四韵则珠树乘风，太白之斗酒百篇则宫袍泛月。锦囊应知其艳溢，湘帙欲夺以传抄，宜其有《珍珠船诗集》之刻也。大集旧名《珍珠船草》。想其兰陔养志，萱室承欢，得画荻之家传，友簪花之内助，撝珠玑于学海，聚珍错于文澜。春雨花开，买玉壶而赏；秋风叶落，执铁板而歌。一串莺簧，累累妙义；数番雁橹，轧轧新机。裴庭裕下水才思，陆士衡媚川文境。乃以长蛇肆毒，唳鹤戒严，惊到耳之风声，惨盈眸之烽火，抱憾略东阳之竟，伤心见姑蔑之旗。浮石潭空，伍子之波涛不起，烂柯山峻，八公之草木皆凋，所过沧胥悉成瓦砾。岳矗胸中之五，峡倾腕下之三。慨慷而时掷金声，欻歔而每敲铜斗。山残水剩，难抛桑梓之情；地老天荒，竟下英雄之泪。此则呼来渔父，楚词莫写其深心；泣断鲛人，小雅能如其幽怨也。已然而否易为泰，陂无不平，匿采以待时，和声以鸣盛，将见夜珠明月名冠鸾坡，御柳春城声飞凤阁。况乎年华更富，学力尤专，一字必定

其推敲，十年务期乎研炼，剑灌千辟，丹经九还。风因转而益高，月以修而愈朗，寻星宿之海，既沿流而溯源；披泰山之云，遂登峰而造极。安知不追踪李、杜，呼屈、宋为衙官；并驾韩、苏，压元、白于客座？叹为观止，何让古人。特是日烜才愧探骊，忝登蕊榜，学如退鹑，莫企蓬瀛，纵击钵以催诗，未必词源涌出；任闭门而索句，何曾好语穿来？无记事之聪明，笑上滩之迟钝。承示大集，嘱题俚言，益智而可值千金，量才而奚止八斗？他日致身霄汉，济人作传野之舟；此时满目琳琅，导我游波斯之藏。

右文，录自《旧采访册》。日烜，见《选举表》。其文久散佚，传者仅此篇，亦足征其词藻。詹鲁斋，名学曾，西安人。

《励志书屋文诗稿》序

章 鋈

韩子曰：“言者，心之声。”文辞之于言，尤其精焉者也。然则心之正者，其发于文辞也岂犹夫人哉？余镜波州牧同年，与余同受知于罗萝村侍郎师。其以优行贡举也，以师试三衢，见识拔之士多镜波生徒，心异之。及采听众论，则翕然称其行之卓，益器重之。既以大挑一等，官粤东，有循吏声。所至辄署联于门曰：“除暴可安善良，誓不宥行凶之命；为官若念孙子，慎勿贪造孽之钱。”余闻其宰海阳时，民感其德，辑其政绩刊之。牧南雄时，邻省江右之民有越境赴诉者。吁！亲民之官而能如是，洵无忝厥职矣。其所著诗文，少壮之作毁于故乡兵燹，存者皆服官后公余稿也。清刚之气流溢行间，谓非心声耶！韩子官岭南，至今民被其泽。镜波之存诸心，施诸行与政，以其余发为文章，皆宗法韩子者也。余见其孜孜焉，日益勉之矣。

右文，录自《旧采访册》。今原书已佚矣。鋈，字采南，鄞县人，登咸丰辛亥科进士第一人，与曾大父交至笃。曾大父宦绩序

中已略及，故录以参证。

《龙游攀辕诗》跋

余 奎

昔杨巨源解官归里，昌黎曾以“二疏之去都门外，祖饯不一人。”道旁观者，悉称其贤，后世并绘为图。然当时巨源不闻有此，则是昌黎仅借以张大其事，而未必可方二疏也。惟我丹庭邑侯，其德业闻望为当代所希，卓有韩、欧之胜概。未莅吾邑，已有霖雨苍生之卜，及下车，果不失民望。去年秋旱，力勤雩祀，不惮跋涉之劳，竟冒暑致疾，遂有告归之意。上宪爱而惜之者，促之报痊，终难挽其去志。殆即二疏所谓“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古今人同一意见也。先是众绅耆于大宪前竭力攀留，公坚执不允，至今春始，治装起程。张上东门外约四五余里，城乡士民仍遮道攀援，泣下数行，欷歔不置，此历宰盈川者所未有。工画者先为绘图，情景宛然，以视二疏之绘图，于后世更称盛事已。夫世之任官而急功名者，指不胜屈，及一旦去位，致伤落寞，绝无赫赫之光，几见与古人相辉映如此耶？同城僚友各为歌诗以送之，吾邑之长于诗者，亦属而和之，思慕其德于不忘，此又足以傲二疏之所无者。生叨坐春风，心切向往，不揣逾分，敬纂笔而书于后。

右文，亦录自原书。奎为曾大父未达时原名，今谨仍之。曾大父少作，仅见此篇。

《续刻励志书屋文诗稿》自序

余恩铨

同治甲戌在粤东，曾以拙作诗文若干首付梓。迄庚辰告假回籍，老无所事，吮墨含毫，犹是书生本色。计数年间所积诗文，又得一帙。谬叨斲轮家所许可，怱怱梓为二集。年衰学落，愧不自量。昔江文通尚有才尽之时，矧虫吟草间，时当垂暮，尚沾沾以文辞鸣

也哉。嗟乎！士人持身涉世，制行难立言易，至词章，仅为科目计，所谓文艺末也。恩鏊以寒酸孤立，清苦异常，然一生所不能者，人也；其所能者，天也。曩日，本籍之气焰凌人者，咸丰季年遭兵凶者半，疾疫者半，靡有孑遗。恩鏊昔以优行贡入成均，旋赋鹿鸣，忝登仕版二十余年。今及丁年幸邀旷典，重游泮水，悬额学宫，冥冥之中岂无分晓？前集自序，只此诗文一道，颇多知己，亦较有定评，诚有慨乎言之也。夫半生刻励，力求附于自好之末，若仅仅以诗文见知，窃自伤矣，重自悲矣。

右文，录自原稿。别有汪汝纶、邓嘉纯两序见后。

《藏拙轩珍赏》自序

余恩鏊

夫荆山之姿，非卞氏三献，莫辨其为宝；冀北之骏，非伯乐一顾，不知其为良。古今多美玉、名马，而卞氏、伯乐不世出，未尝不叹识者之难也。况画学之传，由晋唐而宋而元而明，专门名家者代不乏人。往往尺素寸楮，珍同拱璧，市值千金者有之。于是，射利之徒，竞相摹仿，而真贋混淆，纷然莫辨。嗜古者无所取证，乃一凭诸题识，不知元李文简公见文湖州墨竹十余本，皆大书题识，无一真迹。沈石田先生片缣朝出，午见副本。辨其印而作伪者积有数枚，辨其诗而效书者如出一手。又如董宗伯矜慎其画，请乞者多情他人应之，僮奴以贋笔相易，亦欣然题署。然则题识果可凭欤？近来市肆家变幻百出，遇名画与题跋，分裂为二。每有画真跋假，以画掩字；画假跋真，以字掩画。甚有前朝无名氏画妄填姓名，或因收藏家以印章题跋为证据，辄依样雕刻，照本摹描。直幅则列满边额，横卷则排缀首尾，类皆前朝印玺、名人款识，具施之贋本，而俗眼不察，至以燕石为琼瑶，下驷为骏骨，冀得厚资。而质之古人，要无所损；所惜者古人真迹经历代名手鉴定者，固多其散布流传，珍

藏家秘不示人，向不获品题者亦复不少。而一入市侩之手，加以私章，赘以跋语，苟装点未工，经吹求者指为破绽，将并古人之真迹亦弃置而不复深辨，良可慨矣。余本不知画，余近却好画。明王安道云：“好故求，求故蓄，蓄故多。”计前后倾竭宦橐而得之者，弃瑕录瑜，去驳存纯，不下三百余种，有无题识者，有无名氏者，且多画谱不载，似难取信者，然要非俗工之涂青抹红所能假托。昔荆浩《秋山萧寺图》，评者谓出自范宽之手，米元章借真迹临移，至真副二本主人莫辨。余故谓无论真本、摹本，但得如仲立、元章手笔，名非琼瑶，亦美玉也；目非骅骝，亦良驹也。生不与古人同时，谁曾目睹其浑洒。既未见所为真，又安知所为贗？果模得逼真，虽古人亦何以加此。昔有论画者云：“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洵通论哉！爰按时代之先后为序，分作四册；其余集锦、合锦及扇页各种，不能以先后拘者，另与墨迹、法贴合为二本，统颜以《藏拙斋珍赏》云。

右文，录自原书。时同治十年也。

《续刻励志书屋文诗稿》序

汪汝纶

甲申夏五薄游三衢，下榻杨君舜举斋中，与余君滋泉倾盖定交，因得悉其尊人镜波先生宦成而归，优游林下，今年七十有七矣，精神风采不减壮盛时，予心仪焉。介滋泉晋谒，观其容貌之秀伟，听其议论之闳辨，退而窃叹古所称巨人长德，乃于今而遇之。一日，滋泉手文两篇嘱予评鹭，初不道作者姓名，而读之入理精深，出笔简洁，疑非时流所能辨，爰缀数语，以志倾倒之忱。翌日，先生惠临，谓昨所评者乃拙作也，得毋揄扬太过。予皇然谢唐突罪，而先生意色无迁，似以予为知文者。他日邀予至其家，出所藏名人法书相示，倾谈竟日而还。既又以未刻稿数十首命予作序，将付梓人。

夫鄙陋如予，何足以定先生之文哉！然而心慕先生之为人，又幸得纵读先生之文，则正有难已于言者。中世士大夫一行作吏，此事遂废，往往抗尘容，走俗状，钟鸣漏尽而不肯归休。即或循年例而引退矣，方且营田宅，规方圆，汲汲为子孙计，日无暇晷，谁复能以文墨自娱者？先生官粤东二十年，循声卓著，下邑息萑苻之警，上游绝苞苴之馈。暇则与都人士讲艺论文，尝刊《励志书屋稿》若干卷流布粤中。年满七十致仕而归，压装惟图书数篋，他无长物，其清操已可概见。移家郡城，厅事旁有小斋，日与诸孙诵读其中，不与外事。书院课士题至，辄拟作连篇以寄兴。时或中夜构思，欣然有得，挑灯疾书，天未明而文已脱稿。向非襟怀洒落，精神有余，何以近大耋之年而犹然乐此不疲哉？予闻文章之气象每肖其人，其人才识明通者，文必汪洋而恣肆；其人胸襟高旷者，文必俊伟而光明。今读先生之文而益信，然则其人可传，则其文必传无疑。而予以邂逅倾心，因得附名集中以不朽，殊自幸三衢之游，真不虚此一行也。

右文，录自原书。汝纶，自署乡晚生，未详其学行。

《续刻励志书屋文诗稿》跋

邓嘉纯

丙戌秋，嘉纯奉檄榷税三衢。濒行，辞青相何丈。丈语之曰：“吾于衢有旧交二人，曩同官粤东，称莫逆。今皆解组归里，子往为我三致意焉。一曾君平湖，一则余丈镜波先生也。”纯谨志之，抵衢初了公事，即询里居，则曾君已物故。先生居甚近，时年八十，且重游泮水矣。以先辈礼造门请谒，精神矍铄，喜谈文艺，其抉发义理，探讨奥窍，虽英锐后生无以加，精核少年不能过也。蓄端溪石砚甚富，暇日尽发而示之，有青花者、冰纹者，有藕丝冰纹、蕉叶白、胭脂晕者，苍坚静穆，光泽烂然，都非寻常耳目之玩。又以所刻《励志集诗文》见赠。律细格严，文质错综，犹砚之苍坚静穆光泽烂然也。

一日，持近作若干首将谋续刻，令纯为决取舍。受而读之，其苍静穆犹是也，而采色有加焉；光泽犹烂然也，而沉厚有加焉。非精力强固、神明弗衰，曷克臻此？夫石能寿世，文之不朽者亦能寿世。观先生砚癖及所为文，则其臻耄耋，享期颐，福泽岂无本哉？又岂易量哉？读讫，归之先生，且缀言简末，从先生命也。苍蝇之飞不过十步，自托麒麟之尾，乃腾千里之路。纯从先生游，且得序先生之文，非生平大快事乎！他日剞劂告成，邮寄青衿丈，当亦一读一击节也。

右文，录自原书。嘉纯，江宁人。时任衢属盐厘总办。

《龙游县补志》序代邑令朱朴作。

褚荣槐

同治三年，余奉檄摄龙游县事，阅五月代。后二年再至，阅九月代。后六年复至。盖承乏者三矣。既稍稍习其人情风俗，好憎宜异之由。二三士耆集思，而均劳户输，而庶役培城垣、完堤堰、罗庠舍、恢祠宇，弥缝补苴，以幸汔济，惧厥美之勿昭也，文之于石。遂推而及，所以补志者。而《龙游县志》自康熙十二年知县罗君灿、邑太史余君恂成书之后，距今且二百年。年湮代远，绝而莫续，文献不足，邈焉靡得而征矣。暇日诸父老尝语余曰：“吾邑蕞尔耳，左倚而泽，右负而山，厥产畜而廉，厥氓俭而懦，僿而不文者。在昔盛时，丁之籍十有六万，亩获钟之八，无贤愚贵贱咸重农穡，多畜牧，为恒产计。弦诵比屋，声琅琅闻行路，俗茂而民驯，讼清而徭简，输将不愆，而田额溢常赋。长吏益宽然有余力，恂恂暖暖以亲民事，家易给而人止足也。今安可睹耶？”相与歔歔慨叹者久之。又为余言曰：“咸丰庚申，粤贼躡两浙，踞邑城。邑城坚，不可猝复，不复则西安孤，且逼处、严、金华诸邑，水陆道俱梗，我军不能悬而入也。而贼尘溢垒，出于皖、豫之境，事尤棘。于是，恪靖侯宫保左公，衢

州府知府、今巡抚杨公，以楚师蹙而攻之，始歼焉。然当贼婴城以持，匝五十月，淫杀焚劫，日无安晷，荒村遐砦，氛恶遍及。兵气所积酿为块灾，毒疫、疠疴，冬雷炎雪，恒暘暴涝，今兹存者万死一生之子遗耳。而手足之烈穷于无人，污莱不辟，短糲不备，他族逼处，贪忍桀黠，缓急治之俱僨也。若此者其可置之乎？抑别有道以处之乎？”余闻之恻然惕息，若益以重余之咎责而不敢辞也。且夫盛衰消长，环循毂转，虽曰天道，岂非人事？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独一邑乎哉？后之君子览补志，以讨前志荒芜者登熟，凋残者蕃盛，虚枵者殷阜，强者、顽者戢而良者、懦者安。富不后庶富无由，教不后富教无籍，乃愈思朝廷惠泽之久且渥也。大府龔定之不易，而民瘼之求之未尝释也。兵戎饥疫之余黎，惻然有所不忍也。即如余轻材薄识，碌碌无建树，而咨嗟喟息，濡毫吮墨，以牖其梗概于志之末者，未必无铢黍之助也。始自同治二年近而可考者若干条，分缀诸尾，系以跋，而别为《忠义志》一卷，他则仍前志之旧。为之叙。

右文，采自《田砚斋文集》。荣槐，见《宦绩略》。按：朱朴补志并未成，故此文不序入卷末《修志始末》篇，而载于此，亦以此文殊佳，不忍割弃耳。此为荣槐存，非为朴存也。

送鹤亭广文归省序 代邑诸生作

褚荣槐

岁在癸酉，鹤亭夫子将自南游归里，簧中诸生谋所以祖之者。于是，弟子员某某作而曰：有是哉，师之教谕于我邑也。邑自庚申、辛酉兵燹以后，文风敝靡，里无杼首为士者，几于捐书绝学而不知其弛缪。师至，则察优行，程文艺，一以读书明理义为诸生勸，不务于难，以与俗戾，诸生安之。学校之毁于兵也垂十年，莅兹土者方庶政旁午，招流亡、厘田赋之不暇，地瘠民贫，工既巨而费不贲，故

相愕眙莫敢举者。前邑侯李君世綖始创议规而复之，时师及期将受代矣，李侯力请于长吏，留师董其役。集城乡绅耆俾合筹而分劝之，户之争以金钱，输者九千有奇，将立规布约，庀材而度工焉。会岁饥，邻有巨盗，警及邑之西北境，事遂中辍，然度师之得为其职者，固已尽其心与力焉。已，既乃规城西三官殿遗址，阙者增之，敝者完之，庳下者崇之，侈剥者整之。数月，费不烦而事集，今复英书院是矣。诸生异日肄业其中，说经订史，以歌以啸，居然获兑泽讲习之益，而资诵弦游息之安者，非师之施欤？师为人简而质，和易而近人，与诸生语姝姝暖暖，务尽诚意，无疾言遽色。居恒习静，鲜世俗嗜好，图书之外泊如也。先署温州之乐清、嘉兴之秀水、湖州之府训导，辄有声，其无殊我邑可知。既感师之惠于诸生，诸生等又念师之归而省覲之行之不敢以意尼也。”姑以某某所言缀而序之，非谀非私，以当去思。

右文，采自《田砚斋文稿》。鹤亭，即蔡盛俦，见《宦绩略》。

许安甫明经荣奎《小松籟轩图》序

褚荣槐

安甫幼失怙恃，其祖西麓先生于龙游校官任课读于学舍之松籟轩。及安甫归，僦宅钱氏之颐和堂，有松森然，霜皮黛色，仿佛学舍中物，颜其室曰“小松籟轩”，示不忘祖训也。龙游为寇踞最久，受兵亦最酷。簧中向者有景八，松籟轩其一也。今八景无一存者。是岁，邑诸生以余室漂摇，乃即旧址构十余楹，俾余啸咏其中。询诸生曰：“谁为昔日松籟轩者？”则相与指示其处，第见荒烟淡日，野风飒飒然，振枯蓬如车轮舞。太息者久之，诸生色然莫测余意也。岂惟龙游，即钱氏之颐和亦灭没于颓垣断础间，更何一松一轩之足云！

右文，亦采自《田砚斋文集》。此亦一段小小故事。

重修城隍庙记

陈瑜

城隍自古及今，自京师以至各直省府厅州县皆建庙貌，聿昭祀典，盖神道设教阴鹭下民之至意也。龙邱山水清嘉，风气朴懋，士民奉神维虔，神尤叠著灵贶。同治初元，粤寇窜踞，官军收复前后三载，庐舍为墟。各衙署、寺观更荡毁罕存，独兹庙虽遭蹂躏而正殿岿然，亦可想见神力之呵护矣。惟庙之创建昉自何时，洎历次修葺原委，虽具载邑乘，而代远年湮兼罹兵燹，非特毁者宜复，即其存者且不免丹雘漫漶、栋宇摧颓之虞，将何以安神灵、一众志也？于是，绅耆商民惕焉，咸奋谋所以新之，醮资估工，城乡分任其事。其归城局修理者，则中庭并关帝庙两处是也。正殿三间五楹，东西两庑十间，前厅戏台五间，头门五间，厨房三间。两厢则悉为西乡所经营者也。外又新建后殿三间两厢一返照，药王庙三间两厢一返照，观音阁三间两厢，头门外之旗竿，庙前之照墙以及各处神龕并装塑神像、油漆金碧等事，均系四乡捐资办理，现已竣工矣。除城中捐数、用款、工程另立碑记外，所有各乡捐输若干、费用若干、姓名、帐目，一一罗列勒石以垂久远。瑜忝宰是邦，喜见殿宇峥嵘，丹青焜耀，肃将祀事，告厥成功。嘉士民之好义急公，庆神明之凭依得所，谨操秃管，以纪贞珉，愿神锡福无疆，雨暘时若，人寿年丰，民安物阜，俎豆千秋，普诸吉祥者。

右文，录自原碑。碑为光绪五年立。文殊不佳，为兹事而存，不为文而存也。瑜无治绩，惟书法致佳，此碑即其手书也。

《重修席村、姜村二堰征信录》序

高英

予于姜、席堰之役，而叹信之为用大也。卜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是虽惠民之政一涉于劳，犹以无信为戒，可不慎乎？

姜、席堰去城南二十里，土名大堰头，以姜村、席村得名，相去数百武。水源自处州来，绵亘十余都，灌溉数万亩，被其泽者二十余里。自明嘉靖以来，屡坏屡筑，以待泽者众，未尝废也。迨咸丰间发匪之乱，闾阎荡析，乱平渐复，土著鲜少，客民麇聚，因循苟简，堰日以圯。余之来即闻堰之为民利而倾圯已久，邑人士徐君复等亦以为言。而是时阻止者，以为修理至百余丈之巨则鸠工难，需费约三千缗之多，则集资难，况当土客杂处，丰瘠互委，议虽决事必无成。予锐然自任，并移请县丞张君宝元赴工督率，举邑绅徐君复、余君福屋、方君炳耀、张君芬、叶君宗瀚、傅君元龙、林君巨伦、叶君树槐等董其事。踵前县卢公旧政，凡民之沾溉者皆出赀，约赋十之二。民捐绅办，丝毫不假吏胥手，达之郡道，告之里闾。斯时固信者半，疑者亦半也。既于光绪丙戌九月兴工，余亲至其地，劳者慰之，惰者斥之，输费不力者婉导而董戒之。凡四阅月而告成，计工至二百二十五丈，糜钱三千余缗，复兴堰神庙而廓之，为春秋报赛之所。夫以数万亩之田，堰没则水势激射，一泻无余，旱虞其涸，水虞其涉，堰成则反是。盖至是而信者固深慰其急公趋事之心，即疑者亦大喜过望，深相悦服。绅士徐复等以费出乐输，请刻《征信录》以取信于阖邑之民，且为久远计，而嘱予为之序。予谓是役之兴，士不敢尽信之于官，民不敢尽信之于士，卒之巨工告成，士民欢悦，以为自此以后丰亨不难致，旱涝不难防。向之不敢尽信者，至是而其信益以坚。予虽不敢自谓信而后劳，而士民之谅予谓予能勿欺以底于成，则固予所赖以取信者也。后之人苟深体此意，以时修葺，弗使复圯，则今日之士民固先有以征信于予，而其利亦岂有穷哉！是为序。

右文，录自《旧采访册》。英，见《宦绩略》。

重修官驿前堤岸碑记

高 英

龙邑既筑姜、席堰不数月，复有修驿前河堤之役。夫古者轩楹台榭作非其时，《春秋》讥之，太史书之。故虽王公之尊，不敢轻役其民。乃一年间役夫至数百、糜金至数千，而士尽其力，民安其居，无疑拟谤讟之声者，无他，信为之也。官驿者，旧名亭步驿，郭北五里一巨镇也。龙邑为人闽要道，八省通衢，居民市肆尤麇聚于是镇，稠密喧阗罕有其匹，贵官星使络绎于道。驿前河岸向甃以石，连亘数百余丈，势极壮威。自庚辛之乱，民间元气日削，飘轮渡海，商贾争趋，便捷辐辏之地，一变为寂寞之区。频年复有水患，堤岸尽颓，傍河庐舍亦圯，居人行旅莫不茹荼。余甫下车即蠹然伤之，倡捐议修。有邑绅张君邦典、张君芬，客董孙君楠、陈君舒鹤、洪君仰铿、程君世勋等亦毅然任其事，旋以遇水屡辍。卒能多方劝助，得钱五千五百余缗。本年三月兴工，十月工竣。自官马头至灵山港，凡岸一百六十八丈，石二十二层，高二丈四尺五寸，阔二丈四尺二寸。其官马头、渡船马头、中马头、老渡船马头、后街大马头、后溪小马头、灵港马头凡七处，每处砌石坡三十余级。余每至其地，口授指画。及成，于十里外遥瞩之，恍如新建，垣墙高城荡荡，殊足喜也。因叹外夷通商轮艘为便，而小民之业操舟负载者实隐受其困，民生日蹙，未始不由于此。诚能各思自强之计，废者举，颓者复，恤商惠工，重农节用，久而弗替，何难复见昔日之盛哉！则斯役不徒以寓世变迁流之感，而正以培养元气，永承于无穷也。张绅等犹虑岁修乏资，遂议建官房于堤上，将茅居之民移其中，收其赁值为岁修计，诚一举而两善备焉。援堰工之例，请记其事。予谓堰工既竣，复举斯役，或来非时之讥，其难宜倍于前，而不料其速成，卒无以异也。是则久而有征，亦足以取信于乡里者，复何问乎？遂乐

而为之书其颠末，以示后之同志者及时修筑，毋貽行人苦，夫岂独龙民之幸哉！是为记。

右文，录自原碑。碑立驿前关庙，光绪十三年十一月立。书碑者，为杭嘉湖道郁平陈璠。

韩昌黎《徐偃王庙碑》跋

俞樾

余于道光癸卯岁如江西，道经龙游，赋《徐偃王庙诗》，有云：朝发龙游县，小泊徐王祠。云祀徐偃王，中有昌黎碑。然实未尝游其庙，读其碑，不过据《昌黎集》而云然耳。至光绪庚辰，余于杭州晤靳迪丞观察邦庆，其人好尚风雅，曾官衢州太守。余以此访之，观察欣然致书龙游大令。辛巳之春，果以二拓本来。其一止半段，乃原碑也；其一不知何时重立，字迹完善，碑文亦全，然非其旧矣。余因取案头所有东雅堂韩集以校原碑，小有异同：原碑每行止存十三字，间有十四字者，计其全石，每行是五十六字，以铭辞考之可见。今每行存十三，当缺四十三字，乃有缺至四十五字者，亦有止缺四十一字者，参差不齐。其适缺四十三字者，除铭辞外上二行耳。然则碑文与集本固不尽同也：篇首云俱出柏翳，碑文则似是伯益，虽漫漶尚可辨。金仁山以伯益为即柏翳，得此碑可证成其说，宜表而出之，以告考古之士。此外，如继迹史书，碑文迹作迹；鑿之于石，碑文作鑿之石；徐由逊绵，碑文由作繇，皆无关文理，不作论。惟图象之威，黠昧就灭，碑于黠下多晦字，则五字为句，殊为不辞。然此行从黠字起，“图象之威”四字在上一行之末，已不可见，或黠字当连上读作“图□黠”，与集本不同乎？嗟夫！浙东西汉石不可多得，唐碑已可宝贵。余于己巳岁游绍兴禹寺，得见唐开成五年《往生碑》，曾嘱精舍诸生作诗以张之。昌黎此碑高出彼上岂止什百？余数十年访求而不得者，今仍得之，不可云非幸矣！又按：铭辞有云

课其利害孰与王当，碑此行从“利”字起，“利害孰与王当”六字笔画分明。乃东雅堂本云：“与”字，方从洪氏石本作“尝”。案：方谓方崧卿作《韩文举正》者，洪则洪兴祖也。其所见石本，不知又是何石，岂宋时别有一石刻乎？然“此”与字改作“尝”字，语不可通，殆必有误，未可执以献疑也。

右文，樾自书刻石，立于西湖俞楼之小蓬莱，足为韩碑考证。
樾，字荫甫，德清人。

龙游县知县高君实政记

俞 樾

实政记者，记实也。谨按：士民为见任官长刊立去思碑、德政碑，律有明禁，雍正、乾隆、嘉庆间，屡奉诏书严行禁止。然则此记之作，岂亦齐人之于阮德规冒禁而树碑欤？曰：非然也。功令所禁者，德政碑也。此所记者，实政也。实政与德政异乎？曰：异。德政者称颂其德，近乎贡谏。实政则惟记其实迹，以示后之居是官者，使后人循迹而求之。以为是耶，从而修之可也；以为非耶，从而改之可也，此岂功令所禁哉！然则高君之实政奈何？小者不足言，言其大者。高君名英，字与卿，江宁人，以光绪十二年令龙游。龙游，岩邑也。咸丰之季为贼踞者三载，市廛煨烬，田畴污莱，羸瘠未苏，流亡未复，高君至则曰：“嗟乎！是余之责也。余何敢不力！”残破之后，兴利为先，水利所系莫大乎姜席两堰。履行其地，倡议兴修，蓄泄有方，旱涝有备，于是乎田之赖以灌溉者五万余亩。附郭驿路滨临大河，岁久不修，堤岸崩毁，民居圯陁，乃急筑之。大堤峨峨，既巩既固，民安其居，船安其步，于是乎居者、行者无不称便。其对岸两溪之间不辨牛马，是曰茶圩。北乡之民咸取道于此，而水宽三里，其远也不可溯，其深也不可厉。贩夫贩妇望而趑趄，往来皆阻。乃仿浮桥之制，编木为柎，贯以铁索，维以石柱，修凡百丈，

博则三丈，拔来报往，如行康庄，于是乎民不病涉焉。君曰：“利则兴矣，宜去其弊。”首行保甲之法，户籍田给剖豪析芒，暗丁匿口咸无所容，浮浪奸民胥敛迹矣。邑饶竹，春雷既发，竹萌乃胎。邻邑无业之民十十五五，是掘是扣。君曰：“此亦吴楚争桑之故事也。”严禁绝之，枝峰蔓壑间无私闾者，其或吃菜事魔以左道，相煽创立名目，号召徒侣；或开六博五木之场，陈樗蒲叶子之戏，老少奔波，废失时业。其尤甚者曰花会，来自闽广，延及两浙，踪迹诡异，种类繁多，率皆潜伏于莽冢之野，昧莫之垆。君微服私行，深入其阻，缚其渠魁，焚其蓬寮，于是乎诸作奸犯科者皆不禁而绝。君曰：“是可施吾教矣。”故事，学校明伦堂后有尊经阁，龙游缺焉，君创立之。又修崇圣祠，春秋祀事不致废坠，且立石栏于泮水旁，民间烦擱浣濯不得入焉。尊泮宫，严学校也，礼也。邑故有凤梧书院，毁于兵火。鸠工庀材，不日成之，为院长谋脯修，为生徒谋膏火，规画周详，视旧有加，于是乎邑人多向学之士矣。凡君之实政类如此，龙游人皆能言之。又曰：自君之设立育婴堂也，而龙人生女无不举者；自君之设立从善堂也，使屠户纳钱，岁入其息，以为公费。凡遇命案，君轻舆减从以往，而此款为命案相验夫役工食之资，而龙人无以命案倾其家者。自君之设其大禁，以绳屠户之屠牛也，而龙人无私杀其牛者。是皆君之实政也。君既迁东塘同知去，龙人犹能言之，而不能纪之，传之久远，且失其实。于是，邑人聚谋所以纪之者，使旧史氏俞樾文而刻之石，乃就龙人所言，次第其事，粗加条理，以告后人，无虚词无溢词。

右文，录自原碑。碑在凤梧书院，光绪十五年九月立，字并曲园书。

高公修姜、席二堰碑记

叶元祺

夫事有关至急，而目前视若可缓，久而坍塌，始叹无人旋补，悔之晚矣。此思患预防必绸缪于未雨也。况农为邦本，重农不首水利，可乎？且《周礼》以沟洫为先，《汉书》亦重河渠，良以潴蓄有所纵，遇亢阳骄蹇得其荫注，即足以起涸而苏枯，则波渠池堰之修，安可忽乎哉？吾邑姜、席二堰由来旧已，发源自括苍，蜿蜒而至，长输远逝，绵延数百里，资灌溉者田亩不下数万。其为源也远，其为利也溥。故堰之在各乡者，惟此为一邑冠。尝考二堰，明嘉靖间为洪水所坏，倡修始自推官郑公，嗣后踵而修之有钱公、涂公暨国朝卢公。近年兵燹后无过而问者，水穿石砌，相沿日久，失此不修，一旦冲突，欲挽狂澜于既倒，恐倍难也。岁丙戌，邑侯高公来莅兹土。其未至也，贤声即藉藉人口。既下车，安善良、刑强暴、编保甲、禁花会及禁革聚赌、宰牛诸弊，不分畛域，惟力是视。与夫断一狱，成一谳，发奸摘伏，咸颂神明，其政绩不可枚举。最难得者，时时微服下乡，察民间疾苦。丙戌夏，水潦为灾，挨门逐户，凡所以慰喻而周恤之者，无微不至。至是益见堰之为民利而修筑之不容稍缓也。邑中人亦皆以修堰请，公遂毅然自任，与邑人徐君蕉石广文暨诸同人等商而行之。夫财力虽多未易猝集，而修筑所需悉按沿堤田亩照数匀捐，费一利百，民咸乐于从。公始以文告，继以身率，亲董其事，而速其成。于是，邑之人荷锄操畚者鳞萃而麇至，而四阅月而堰告竣。嗟乎！同一役民，而役之民病其厉，与役之民不病其厉，其故何哉？亦因利而利，有怨其劳不悦其利者，天下无此民也。矧我公之仁信素孚者乎！今值堰工蒞事，公将勒诸石而叙其缘起。凡所捐若干，所费若干，皆笔于书，俾观者一目了然。知公此举，民捐绅办，毫不虚糜，可自信，亦可取信于民也。第公之急于为民，民

之乐于戴公，不可以无书。元祺日处帡幪之下，幸邑有贤司牧若此，故愿泚笔而纪其事。既又为之铭曰：

大堤长横，既深且平。勿渗勿漏，勿圯而倾。虽遇旱涸，挹注必盈。嘉谷六穗，罔不生。匪惟溉之，又阜殖之；匪唯泽之，又軫恤之。世食其利，士民乐之。美哉明德，百世永思。吁嗟邑侯，兹惠之师。

右文，录自原碑。碑为光绪十三年五月立。元祺，见《人物传》。

亘里神井记

吴毓林

夫阮瞻之论无鬼，所见固偏；干宝之记搜神，其言半诞。况以事不经见，理所必无，附会支离，至寻常木石，亦奉为神。此固余夙昔所深恶而痛斥者。则吾里之神井又何为记之哉？天下事不经目验悉无足凭，井之神异是余所亲睹者，不笔之于书，后之居是里者，其孰知百年前斯井之神异若是也？井介石亘军户之间，涓涓可爱，足供二厅百有余家。较其水味，他井不及远甚。道光十五年，吾邑大旱，湖水尽干，兹井无故坍塌。里人咸谓生机已绝，乃忽于里南墩底小坑涌出清泉一穴，晶莹霈沸，足供取携。迨井斲完而水复，墩底之泉亦绝。时以为水脉相通，如渭河八角而已，未之异也。洎咸丰辛酉六月，粤匪复窺吾龙，井水变红。十一月望，转红为紫，溜及纓岳，皆成血色。时先君子顾而叹曰：“前月浅红，被灾犹浅；今为深紫，受害必深。吾族其遭大劫乎？”越五日，官军果拔寨去，粤贼闻之，即汹汹出城，屠戮之惨，不减前明张、李，始信井之示变不余欺也；而先君子能早料于未事之前，亦神矣乎！不然，何言之验也？方今海宇荡平，井水亦清涟如故，益信兹井之神，并追念先君子之言之验，而不可无以传后也。嗟夫！事之未来必有先兆，井水

之红而紫，紫而清，与世运相循环，异也，亦神也。因奉以神名而为之铭。

铭曰：军户之南，石亘之北。中有井泉，味甘且洁。积久倾颓，流从别出。粤匪来时，水变为血。哀我族人，果罹浩劫。桂植其旁，用彰神迹。并缀数言，登诸碑碣。愿尔后人，钦同耆莩。

右文，录自《旧采访册》。毓林，见《人物传》。

午贯解

余庆椿

《周礼·秋官·壶涿氏》：则以牡槀午贯而沉之。杜子春云：“五贯当为午贯”。贾疏：按《仪礼·大射》云：“若丹若墨，度尺而午，彼物射者所履记，安足之处十字为之。”段大令《周礼汉读考》云：“五，《易》为午者。杜见《礼》家说一纵一横曰午，因易之，不知五、午二字古音义皆同。古文作×，则尤一纵一横之状也。”窃就段意引申之。《说文》云：五，五行也。从二，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午，牾也。五月阴气牾逆，阳冒地而出也。徐氏《系传》曰：五月阳极阴生，作者正冲之也。按：阴阳在天地间交午，正五月阴气牾逆，阳冒地而出之时。《说文》似有互训之意。《仪礼·特牲》：馈食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注：纵横割也。《史记·律书》：午者，阴阳交，故曰午。《项羽纪》：楚蜂起之将。《索隐》：凡物交横为午，故曰蜂午，亦作旁午。《前汉·刘向传》：水旱；饥蝗蜂午并起。注：犹杂沓也。《霍光传》：使者旁午。注曰：旁午，分布也。杂沓分布，皆纵横之意。《广韵》：午，交也。《韵会》：一纵一横曰旁午，犹言交横也。《礼》：内则男角女羈。注：午达曰羈。疏：度尺而午，令女剪发留其顶上，纵横各一，相通达也。凡此，皆段午为古文之×。杜注不察古文×字之义，故易五为午也。《说文》：贯，钱贝之母也。母各本皆作贯。段大令曰：钱贝之母，故其字从母贝，会意也。《说

文》：母穿物持之也，从一横，象宝货之形。段大令曰：各本作贯，浅人所改也。各本象宝货之上亦无字，段大令补之以注《说文》。按：古文重○为⊖，⊖古环字，环亦宝货，故以丨贯环，则为⊗，⊗本古“贯”字，亦古“串”字，后遂变为⊗为⊘，小篆乃变为母，盖钱贝之贯当作贯，而贯穿之“贯”当作“母”。今“贯”行而“母”废矣。段大令改从一横贯之“贯”为“母”，殆有悟于古“环”字之义也。今“经典贯通”、“淹贯”等字，皆“母”之假借耳。《谷梁·昭十九年传》“羈贯成童”注：交午剪发以为饰。则“贯”为“母”之借。而《诗》“总角卯兮”之卯，亦“母”之借矣。

右文，自家藏遗稿录出。《读书随笔》亡佚之后，先君说经之作，仅存此篇，因谨录之。

重建凤梧书院并定考课章程碑记 代知县张昭作。

冯一梅

凤梧书院者，道光间，前邑令秦君介庵所创建也。咸丰之季，邑遭寇难，地余瓦砾，故老殒谢，册籍沦佚。同治十年，前邑令李君芷卿以邑城西隅三官堂道院改为复英书院。时疮痍甫靖，绌于物力，未能延师课生徒。至光绪十年，前邑令余君馥岩始筹修脯膏火之资，略具规模。然集资微薄，且仅赖复英暂庇风雨，未遑及凤梧也。光绪十四年，前邑令高君与卿议复凤梧旧贯，大会城乡绅董，按阖邑一百四十二图，分图募捐，集巨资就旧址重建。南乡两绅董林君明五、傅君午楼监工督造。是年七月经始，至明年十二月落成。讲堂隆崇，斋室幽敞，两廊号舍容局试千人。门东有塾亦循旧制，翬飞鸟翥，允称美备。惟初议以所募资十之四建院，十之六充膏火；而巨工告竣，需费将及十之六，书捐未缴者十之三四。虽高君又尝访献按籍清书院旧产，得田与山各若干亩，且谓邑经兵燹后多无主田，招徕垦荒拨充院产，士农两益，用意良深。而高君于未

竣工前已受代去，各项田产仍旧无稽。继高君者于书捐未缴各户续收无多，未足济事，故院虽落成而修脯膏火之资仍无所出。迂延至于今，炤来宰是邦，恻然于人才之宜培植，教养之不可缓也。爰收合旧款之余，捐廉济其不足，复筹垫以符成数并存质肆，岁取子金应厥要需。酌定章程，月开朔望两课，岁开十六课，院长之修膳、生童之膏火，佣仆之辛工暨岁修之费，均于是乎取给。而复英改为小课，岁开八课，专试经解、策论、诗赋及各体杂著，仍以复英旧有之租息量给复英之膏火，俾有志学古者亦得所观摩。会稟请郡宪檄调二尹方君仲华清厘阖邑无主公田，爰谕两监院会同二尹兼清书院公产，添绘鳞册，颁式照填，垦户认垦有执照，佃户完租有收照，悉用县印以为凭信。果克栉风沐雨，不辞劳瘁，快睹成效，院产所入之租息即充住院诸生之膳资焉。且邑中无主公田清厘亦有眉目，书院筹垫之款挹彼注兹已偿所负。兹复购置书籍储藏院中，以供肄业者披阅。规模自此扩充，日新月盛，正未可量。炤独何幸克成斯举？嗟乎！自寇难削平迄今三十余年矣，莅斯土者或有志未逮，或志在必成而半途中辍，至今日稍称完备。图事之艰，盖非身历者不及知也。爰树碑纪事。昔日书捐各户已缴者，悉刊石列名；其未缴者因需费已敷，概予豁免，即于今日截止。谨详陈颠末，以示来兹。

右文未及树碑，而炤已卒于任，因亟录存。

重修灵耀寺毗卢阁记代张初白大令作。

孤峰

灵耀，本姑蔑故宫址，东晋建寺，号灵光，宋易今名。殿宇巍峨，規制宏博，禅和云集，檀信皈依，称龙丘第一山。厥后，代有兴废。国朝咸、同间，丁赭寇厄，正殿火，山门及两廊寮舍、官厅、方丈坍塌成墟。惟毗卢阁五楹仅存，乾隆时邑绅叶氏仰轩施资所建，阁

内供毗卢遮那佛。逆魁巢于寺，徒党将毁像，立扑死，畏其灵，不敢复毁。但蚀于蠹蚁，势甚岌岌。余与寅僚每逢圣节祝釐，朔望拈香至其地，心怒焉忧之。光绪丁酉，住僧因事黜。凤梧主讲叶外翰元祺、湖镇汪拔萃荣封，倩舍利寺住持振机，从西冷延孤峰上人来，张绅芬等公请主席，上人矢愿兴复。戊戌春，阁西大梁中折，上人走告，余捐廉为导，诸寅僚均慨施鹤俸，邑人士输将恐后。亟选工求大木，应手而得，顾久旱溪涸不获出山，上人祷于佛天，祝日大雨，溪流骤涨，用十余筏曳运及城，雨旋止，溪涸如故，谓非灵感昭著欤？工匠数十辈，土木并作。上人与其徒善缘等于炎烈日中口讲手画，务令尽善。六阅月工始竣，糜金钱一百二十万。阁高五十尺，中空，卫以雕栏，四围窗牖玲珑，远眺溪山，俯瞰城阙，阴晴雪月，美景无穷，邑中大观也。盖自兵燹蹂躏，不克登临者三十余年，余与寅好暨二三父老拾级而登，襟怀一快。于嗟！四境之治乱，候于人心之善恶；人心之善恶，候于佛道之盛衰。佛道盛则向善者多，境内有不治者乎？行见殿宇堂寮次第兴复，金身共仰，甘露同沾，续慧命于几希，阐拈华之妙旨，胥以一举为权舆焉。上人将寿善信芳名于石，以垂不朽，并表出纳以征信。因濡笔，为之序。

右文，采自《孤峰剩稿》。今碑未见，疑尚未勒石也。孤峰，见《轶闻》。

女弟小眉哀辞有序

余绍宋

呜呼！吾妹其竟死耶！死，人之常也，不足伤，所伤者妹之遇耳。妹生三岁，而先大父、先君相继弃养。吾家本不甚丰，至是家事由诸叔主持。诸叔无见恤者，而吾母乃大困。未几又遭土匪之难，转徙流离，几于无所得食。吾时虽稍长，而诸弟妹尚幼，见诸从兄弟鲜衣美食辄歆动，时时指所见要于母前，母心益伤。妹时方八

九岁，而已能体母怀，所得饼饵玩具悉以让诸兄姊，故吾母特钟爱之。妹幼时境遇既穷，遂至失学，至十二岁犹未识字也。时已析爨，家况少纾。吾亦游庠食饩，稍致甘旨之奉，母心稍慰，乃始教以识字，并命吾为之讲解。妹颖悟逾常，一闻即了。未两年已通书札精算数矣。吾旋游学日本，仲弟亦在外习贾，凡往来书信及家中出纳，咸由妹代母之劳，母乃稍逸。年十六，许字绍兴罗增祥。增祥夙有瘵疾，吾在远莫能察。罗家求婚亟，母不得已许之。于归未几，婿病发，病数月即歿。呜呼！自兹以往，妹之蒙难艰贞以至有今日者，虽天实为之，亦吾之过也。当婿之歿也，妹殉者屡矣，皆遭救。其姑至仁爱，妹亦夙得姑欢。姑谓若殉夫，吾唯有殉子。妹始寢初志，抚其夫兄之子为嗣焉。罗本世富，自增祥歿后，所营商业顿衰，不一年家遂大落。妹虽遭斯厄逆，而上奉老姑，下抚嗣子，食贫守志，始终无怨言。又五年，姑复病歿。于是，而妹之境况不可问矣。妹感伤之余，病已内伏，乃依其夫兄为生。夫兄有妾，与其妇别居，而其妇有夙疾不省家事，妹乃为之治理家政，教养诸侄，劳顿愈甚，病遂时发，然尚未剧也。去秋，吾奉命巡视南中法务，乞假省亲，见妹虽有病容，而气体尚无大异，初不料一别而遽至于此也。吾去秋在家居一十二日，妹以家务不能久归宁，仅归家五日即去。而此五日中，吾复疲于人事，相聚者日不过一二时。只一日，吾与妹及仲弟共为樗蒲戏以承欢，自日中至于日昃，为时较久耳。呜呼！吾诚知妹之遽至此者，吾又安忍遽去？而今已矣，不赴九泉不见期矣。抑吾于同怀中，与妹相聚之日最少。妹少于吾十岁，及妹稍长，吾已游学四方，恒数年不得返。凡彼此生辰及岁时伏腊，迄未得聚首，是吾与妹虽有骨肉之亲，而为日至暂。言念及此，益用痛心。吾同怀兄弟五人，吾最长而妹最幼，其生也与吾同日，犹记吾十岁生日，祭祖后方向母展拜，母忽腹痛而妹遂生。此情此景犹

在目前，曾几何时而竟如此。吾虽母在不敢称老，而年来齿危发斑，亦渐有朝露之感。既悲逝者，行自念矣。吾大妹彩眉，既于前年因产而歿，婿亦旋亡，今复罹斯痛。曾不数年而两妹两婿相继奄逝，不知吾母之伤悲又何如也？官事所羈，竟不得一归以慰吾母，又不获一奠吾妹之灵，负疚何极！葬事不知何期？不能铭也。先作此辞以抒吾哀，寄儿子翼拜而焚诸灵前。妹而有知，其感阿兄之诚。辞曰：

嗟汝生兮何愆，罹百忧兮烦煎。虽金石兮销蚀，矧血气兮疇不灭。夫既逝兮姑不留，呜呼哀哉兮实命不犹。命不犹兮萢萢，羌地下兮相从。人生实难兮乃逢斯厄，行路犹哀兮况其骨肉。骨肉之痛兮曷能忘？吾欲搔首兮叩彼苍苍。

《龙游县志·文征·诗类》目录

诗一元以前

龙丘引六朝	龙邱子高
入龙丘岩精舍	江总
山庄卧病寄杨盈川炯以下唐诗	宋之问
书殿侍宴应制	徐安贞
送驾温泉宫	徐安贞
送吕向补缺西岳勒碑	徐安贞
送丹阳采访	徐安贞
送王判官	徐安贞
题《襄阳图》	徐安贞
奉和圣制早度蒲津关	徐安贞
奉和圣制答二相出雀鼠谷	徐安贞
经徐侍郎墓下	顾况
姑蔑城	孟郊
送祝秀才归浚水	朱庆余
龙游道中二首	李商隐
枯木诗辞召命作	翁洮

乌石山	陶令君
离乱后寄九峰和尚二首	释贯休
寒望九峰作	释贯休
灏江秋居作	释贯休
登灵山水阁赠钓者	杜荀鹤
登石壁禅师水阁有作	杜荀鹤
龙丘东下却寄孙员外	罗 隐
题灏波亭 <small>以下宋诗</small>	汪 泌
灏波亭	吕 防
九峰岩	赵 抃
唐台山	赵 抃
寄任大中秀才	赵 抃
题灵山寺	赵 抃
己未岁十月七日，登唐台山偶成	赵 抃
龙游舟中遇立冬	余安行
寓龙丘次韵茂永兄见寄	范 浚
龙游吴宰因劝农过访居四首	范 浚
龙游王丞相过寓居三首	范 浚
偃王庙	汪 藻
登徐山	卢 襄
招庆寺送张紫岩北伐	岳 飞
水竹居	刘 章
偃王庙	刘 章
灵山寺	喻良能
观祝孝友画卷赋五首	朱 熹
题祝孝友屏	朱 熹

三河道中二首	王 暉
龙游道中闻雁	王 暉
白石山	王 介
丞相余处恭挽词	周必大
宿潭石步	杨万里
灏波亭二首	徐 慥
舍利寺	陆 游
招贤渡	陆 游
再泊龙游	翁 卷
龙邱道中简同行翁灵舒	赵师秀
太末遇周子俊自行在还言石屏消息	严 羽
招庆寺	姜 夔
招庆寺	无名氏
游塔岩宿兰若	周大忠
赐胡大昌	宋理宗
过姑蔑道中	陈举恺
龙丘山	陈举恺
翠光岩	郑得彝
灵耀寺	郑得彝
龙丘八景	郑得彝
游锦溪徐偃王祠下	谢 翱
题《翁征君集》	谢 翱
题石壁寺	于 石
再游石壁寺	于 石
挽紫岩于介翁	徐用之
龙丘山	焦 鼎

- | | |
|--------------------|-----|
| 翠光岩 | 张正道 |
| 龙丘棊吟赠程子正赴龙游 | 余 阙 |
| 诗二明 | |
| 赠司玄夏官章潜 | 刘 基 |
| 发龙游 | 刘 基 |
| 龙游道中 | 常遇春 |
| 过龙游 | 张以宁 |
| 九峰山行 | 晏 铎 |
| 钓台 | 胡 荣 |
| 菊花 | 胡 荣 |
| 拟古四首 | 胡 超 |
| 雉朝飞 | 胡 超 |
| 金台揽胜歌 | 胡 超 |
| 次韵胡彦超致仕留别 | 吴 宽 |
| 送胡彦超 | 吴 宽 |
| 灏江送别陈白沙先生 | 祝 望 |
| 石处山居二首 | 祝 望 |
| 斗潭八咏 | 湛若水 |
| 舍利寺 | 王守仁 |
| 前题 | 王守仁 |
| 珠湖 | 邵 起 |
| 题贞烈徐莲姑 | 夏 言 |
| 龙游至衢州 | 田惟佑 |
| 同幕客徐天池、沈勾章秀才翠光岩看渡兵 | 胡宗宪 |
| 奉侍少保胡公宴集翠光岩 | 徐 渭 |

太末江中连雨呈伟长将军	沈明臣
送童子鸣归龙邱	康从理
龙邱祠十景	屠隆
夜泊濑溪有怀竹西社中诸子	陆弼
国宁寺	顾庆
题余仲友江湖览胜卷	徐经
游翠光岩	毛汝麒
石处山	陶大临
登鸡鸣山怀古	陆律
东华春眺	陆律
翠光岩	陆律
晚发盈川渡	陆律
盈川怀古	陆律
三叠岩	徐鸣珂
三叠岩	何克明
夏日盈川怀古	李应阳
龙邱山	朱约
游九峰岩	徐天民
圆通庵	徐天民
重游九峰岩	徐天民
江山下圩有怀	徐天民
拜龙山先生墓	徐天民
六石山居	徐天民
过高桥书舍二首	徐天民
寄徐水南	陆顺中
桐村	陆顺中

游狮子山	陆顺中
谒龙邱先生新祠二首	王之弼
延和寺	释法杲
贞节咏为叶禄姑作	余湘
韩太守冒雨见顾,奉谢一律,用童子鸣韵	余湘
登天堂庵	余湘
送盛朝用读书方山	童珮
春日登杜山	童珮
宿豸屏道院	童珮
吊童子鸣	王世贞
送陆秋生吊童子鸣	王世贞
凤凰山	汤显祖
赠中石王隐君	胡应麟
席上送童子鸣游衡山	胡应麟
小憩圆通寺	胡应麟
送涂明府之龙邱	胡应麟
灵鹫峰怀童子鸣二首	胡应麟
哭童山人子鸣二首	胡应麟
至澱水	张萱
春杪过龙游柬温元盖令尹	余敷中
和斗潭八咏	释传灯
凤凰山	陆世彦
游童坛	叶兰
登塔岩	余用循
九日登鸡鸣山	余用循
寄天台无尽大师	余用循

法安寺访端池上人	余用旦
龙邱山	祝树功
小饮狮子岩	方应祥
龙游船中	谢肇浙
五松图为龙邱尹光禄赋	谢肇浙
玉映园访叶光甫	焦 竑
陪刘月波翠光岩放舟	张文介
雨霁登灵鹫峰	张文介
九峰岩	万廷谦
姑蔑墓	万廷谦
豸屏山	万廷谦
翠光岩用胡宗宪韵	万廷谦
谒涂公祠	曹闻礼
龙游夜泊	王思任
闺咏四首	陆静专
举岭	张寿朋
东华山望余晋生山房有怀	戴宗璠
观手谈歌赠弈客芝轩翁先生	叶秉敬

诗三清

上塘岭	黄 涛
同沈、郑二公登塔山	黄 涛
乌石山	黄 涛
白佛岩	黄 涛
发祥庵	黄 涛
百子阁观社	黄 涛

泮林八咏	黄 涛
龙邱十二景	黄 涛
狮岩翻《华严经》	陈名夏
龙邱山	余 恂
金山庵二首	余 恂
鸡鸣岩二首	余 恂
东山小集	余 恂
登云鹭岩	余 恂
童坛水阁和叶文若韵	余 恂
白衣岩	余 恂
翠光岩用胡宗宪韵	余 恂
龙邱先生祠有感	余 恂
含辉宫	余 恂
发祥庵赏桂二首	余 恂
乌石山次黄广文韵	余 恂
姑蔑行	余 恂
泮林八咏和黄苻禹广文韵	余 恂
过童坛里许，有石屋洞，深广各数丈，其高可仰也。	
诗以纪之	余 恂
夏久不雨，毛子千仞以岁将大饥，恻然忧之，为言：“邑南青 澳龙井在焉，可劫而雨也。”众用其言，雨应时澍，予深叹 其异，诗以赠之	余 恂
十饮斋酒人歌	余 恂
甘泉歌送家虎臣之任	余 恂
龙游徐莲姑庙	尤 侗
元日后大雪，同里亦安、焕章诸子泛舟龙邱，访余汧公，	

- | | |
|--------------------------|-----|
| 怅不与集,遥同赋诗 | 徐之凯 |
| 甥余汧公岫云太史子妹,江度远太守子妇。余以被陷, | |
| 江以缺帑,俱传爰书,年余未一展视 | 徐之凯 |
| 鸡鸣山 | 周 召 |
| 将诣龙邱,闻暴客之警复止 | 周 召 |
| 龙邱山 | 叶 葵 |
| 方山 | 叶 葵 |
| 三叠岩 | 叶 葵 |
| 摩诘楼 | 叶 葵 |
| 吊杨盈川 | 叶 葵 |
| 天堂山用雪山韵 | 叶 葵 |
| 鸡鸣岩 | 余际熙 |
| 石室记游次韵 | 余际熙 |
| 白衣岩水乡福地 | 余际熙 |
| 翠光岩用胡宗宪韵 | 余际熙 |
| 天堂山用雪山韵 | 余际熙 |
| 重九日天堂山用雪山韵 | 沈奕琛 |
| 过龙游驿雨甚,舟行日不能数里 | 方士颖 |
| 寄怀余岫云太史二首 | 徐 复 |
| 再寄余岫云太史 | 徐 复 |
| 移居二首 | 徐 复 |
| 移居后,诸公以诗见赠,再次前韵二首 | 徐 复 |
| 余士元最阁 | 徐 复 |
| 余岫云太史霁阁四首 | 徐 复 |
| 余士元西园二首 | 徐 复 |
| 题余士元非水舟 | 徐 复 |

游鸡鸣岩,次余德培韵	徐 复
游庵堂岩	童 璉
赠极乐庵月波上人	董汉臣
游古招庆寺	姜廷举
哈虬岩	江作楫
游翠光岩	叶淑衍
夜过姑蔑战场,忆李邕园大司马	陈至言
胪传	叶 鲁
哭叶东岩六首	王文龙
春日游鸡鸣岩,步张道平韵	董 斌
山月	余 嵩
龙邱道中	郑又钥
太末城南散步	黄孙灿
龙游江上	董 旂
游草堂寺	邵 岷
广元道中	邵 岷
五丁峡	邵 岷
宿盈川	汪致高
墓诗	周邦緘
七里滩晚泊	劳 涵
雨霁登钟楼晚眺	劳 涵
春暮送陈畹兰归濮院	劳 涵
春日村居	邵 宸
暮春买舟之龙游二首	周 昶
登塔山述怀	石燕山
半春诗和友人韵	陈豹奇

与吴春台登真武山寺次韵	周光葆
翠光岩	陈圣洛
游九峰岩	陈圣洛
冒雨游鸡鸣岩	陈圣洛
龙邱山	陈圣洛
灏江	陈一夔
游翠光岩	叶闻性
重游九峰岩	叶闻性
晚过徐侍郎故宅	叶闻性
灵山药中记所见	叶闻性
灏江晚行	叶闻性
游鸡鸣岩	叶闻性
湖镇	叶闻性
寻白石县墟	童应复
盈川城墟	童应复
晓晴步东阁桥	徐逢春
龙邱祠怀古歌	漆成美
徐翁云劬重建龙邱先生祠落成纪事	高家骏
题劳闾斋丈《饭牛图像》集古	王国宾
题劳粟海《乘风破浪图》集古	王国宾
星堤步月图	余 华
再题	余 华
陪任莘师坐宜园水阁和韵	余 华
题菊区弟借山楼	余 华
豸屏山二首	余 华
度三元岭	余 华

- | | |
|--|--------------------------|
| 夜泊湖镇 | 余 华 |
| 乌石寺 | 余 华 |
| 龙江初发 | 余 鏞 |
| 赠别周丹庭明府二首 | 余可大 |
| 秋夜 | 余开泰 |
| 题画 | 余鹤年 |
| 采莲歌 | 余鹤千 |
| 送祝尚于还海昌 | 余 杓 |
| 晚眺 | 严应霖 |
| 落花有感 | 劳如琇 |
| 秋雨 | 杨裕曾 |
| 春日游灵鹫岩 | 张 崧 |
| 重九,同余西岑、叶襄若、曹白菴、何香圃
《鸡山小集图》为菊人涂明府题四首 | 翁 燁
翁 燁
翁 燁
翁 燁 |
| 访曹白菴 | 翁 燁 |
| 同质人、西岑、白菴、香圃西山别墅赏牡丹二首 | 翁 燁 |
| 壬申中秋夜在白菴秋水山房,值余西岑、何香圃、严石园
诸君相遇,纵酒高谈,率成俚句,以博珠玉 | 翁 燁 |
| 秋水山房小集,次白菴韵 | 翁 燁 |
| 赠七龄童子曹寿先 | 涂日耀 |
| 哭子诗 | 曹以采 |
| 题龙邑五龄童子曹寿先所书《秋水大字册》,涂菊人明府
同年属 | 朱 邕 |
| 泊湖镇 | 钱仪吉 |
| 龙游 | 张应昌 |
| 秋日偶赋 | 施 燮 |

- | | |
|----------------------------|-----|
| 赠别周丹庭明府四首 | 朱斐然 |
| 虎头山 | 杨秉乾 |
| 题胡良思《灏江陶月图》 | 朱翰宣 |
| 题杨双南表兄《望云图》 | 曹寿先 |
| 春夜余海楼、叶附屏山房小集，次梅楼韵 | 曹寿先 |
| 闺情 | 曹寿先 |
| 泛舟 | 曹寿先 |
| 慈幼局 | 曹寿先 |
| 鸡山怀古 | 曹寿先 |
| 自君之出矣 | 曹寿先 |
| 相逢行为杨海霞作 | 曹寿先 |
| 橘枝词 | 曹寿先 |
| 补题《鸡山小集图》，呈涂明府菊人夫子 | 曹寿先 |
| 雨声 | 叶锡元 |
| 送春 | 叶锡元 |
| 诗四 <small>清</small> | |
| 姑蔑竹枝词二十首 | 余 鏗 |
| 印心亭 | 余 鏗 |
| 寄胡香海山长森 | 余 鏗 |
| 同香海及诸子宴集东安寺二首 | 余 鏗 |
| 游最阁四首 | 余 鏗 |
| 赠伊五同年念曾 | 余 鏗 |
| 郊行望五社坝慨然有作 | 余 鏗 |
| 宿灵山 | 余 鏗 |
| 罗山精舍小憩 | 余 鏗 |

舟经艾公岩念往成咏	余 铿
发祥禅寺四松歌	余 铿
东山野望,因至鸡鸣山寺,归访赵缘督墓二首	余 铿
颂周丹庭明府法政	朱 珩
颂周丹庭明府法政	刘大纶
龙邱攀辕诗	余以铭
與人谣	吕峨璋
重修盈川书院告藏二首	余玉书
颂周丹庭明府法政	释慧成
颂周丹庭明府法政	释维宗
丹庭三兄冶龙游,政声循卓,忽有归,与之赋。大吏留之 不得,投诗志别,谨次原韵,即以送行	舒恭受
凤梧书院落成纪事六十四韵	王宝华
题赠杨海霞翁董理凤梧书院落成二首	秦淳熙
过横堰枫林	吴 枫
三石园歌	吴 枫
次韵陆放翁舍利寺题壁	吴 枫
赠灵耀寺净莲上人二首	吴 枫
鹿峰	吴 枫
送别何老师归括苍二首	姜美琼
游绿葱湖四首	姜美琼
西门白泉	姜美琼
抵箭碑和云岩兄韵	姜美琼
鸡山联句	吴云衢等
游姑蔑傅村山	章 贞
将之信安夜泊浮石	余庆璠

- | | |
|---------------------------|-----|
| 金纯三峰歌 | 吴元灯 |
| 上塘岭 | 陈松龄 |
| 示堉长 | 徐本元 |
| 由龙游至常山一路滩水迅急,逆流行三日,舟中杂题九首 | 江 湜 |
| 除夕看贴门神感赋一律 | 余 鋈 |
| 平田行署偶成 | 余恩鏊 |
| 平田行署续成一律 | 余恩鏊 |
| 吴越杂事诗十首 | 余恩鏊 |
| 郡城植桑 | 余 撰 |
| 寄呈家叔镜波诗 | 余 撰 |
| 侍郎岩 | 余 撰 |
| 游九峰岩作 | 叶莘梧 |
| 大水楼遗址 | 叶莘梧 |
| 龙游道中 | 薛时雨 |
| 徐偃王庙 | 俞 樾 |
| 滩行曲 | 俞 樾 |
| 未央宫东阁瓦砚歌 | 王日煊 |
| 龙游军中重九 | 许瑶光 |
| 龙游军中重九用许雪梅韵 | 左宗棠 |
| 龙游军中重九奉和左中丞韵 | 杨昌濬 |
| 前题 | 邵 杜 |
| 挽龙游令龙书楼 | 许瑶光 |
| 壬戌九月二日,由潭石汪移营龙游城外之圭塘山 | 许瑶光 |
| 龙游祭炮作 | 许瑶光 |
| 病媪行 | 许瑶光 |
| 初春出营偶步 | 许瑶光 |

- | | |
|--|-----|
| 定浙东 | 许瑶光 |
| 闻官军克复汤溪、兰溪、龙游、金华，偶成一律 | 吉正常 |
| 甲子上元前后大雪，龙邱闻贼警戒严。限严字即景感赋
四十韵 | 余述曾 |
| 三任龙游解组留别四首 | 朱朴 |
| 读苏诗感赋柬李芷卿大令 | 褚荣槐 |
| 翰田即事 | 劳承熨 |
| 题汪锡珊死难事 | 袁昶 |
| 题秋树读书图 | 朱凤毛 |
| 龙邱怀古二首 | 高英 |
| 留别诸绅耆四首 | 高英 |
| 赠高与卿邑侯四首 | 单文楷 |
| 题陈曼翁梅窗索句图二首 | 徐复 |
| 忆梅 | 马维馨 |
| 湖镇早发 | 姜观海 |
| 避贼 | 叶元祺 |
| 积谷叹 | 叶元祺 |
| 禁河谣 | 叶元祺 |
| 腊月八日，杨古韞明府招同黄耕莘明府、叶砚园广文、余康
之明经、张诵先明府、孤峰上人在灵耀寺毗卢阁觴雪，
即席赋呈 | 叶元祺 |
| 题汪锡珊死难事 | 叶元祺 |
| 和叶吉臣觴雪韵 | 杨葆光 |
| 题肖鲁《衢州奇祸记》后 | 杨葆光 |
| 将去龙丘赋四诗留别 | 杨葆光 |
| 乙亥监筑五社坝作 | 傅元龙 |

- 九月七日奔丧返舍,完七回营。许雪门以《军中重九》诗
见示,奉和二首。服中作韵语,自知罪也 吴毓林
- 赠余表弟士恺二首 梁鼎芬
- 隆冬岁暮歌四首 杨渭恩
- 游真武山口占四首 杨渭恩
- 游大乘山二首 杨渭恩
- 重阳即事 余 畅
- 夜坐 余庆椿
- 和罗蓬甫内郎道源随尊甫入觐,并恭应内廷考荫二首 余庆椿
- 久雨新晴,两承陶斋尚书赐扇,赋此为谢 余庆椿
- 酒后出郊远眺 余庆龄
- 病后出东门闲眺 余庆龄
- 先兄延秋先生五十生忌,随同二嫂敬诣西乡墓前祭奠,
归途感赋,录示越园大侄京师 余庆龄
- 灵耀寺落成五首 释孤峰
- 小春二日,同人游鸡鸣山 杜求燧
- 游灵耀寺 杜求燧
- 赠石翰臣孝廉丈即题其《橐笔吟稿》 杜求燧
- 余自上海归,访余氏昆仲。至则其尊人滋泉先生已归
道山,延秋且计病一月,不能见客,惟与九、吉六把臂
入室,颜色惨沮。时庭桂初放,颇忆当年文宴之盛,今
人事变迁,曷胜凄恻,因作是诗 詹 熙
- 哭余延秋六首 詹 熙
- 藏拙轩观书图歌赠余与九 詹 熙
- 龙邱怀旧八首 詹 熙
- 读《两浙辘轳录》胡邦盛观察诗,因忆童时所见,今已沧桑,

作此纪之	汪荣封
龙邱竹枝词三首	张景诒
别弟	姜芸媛
孤燕	姜芸媛
感乱	祝康祺
游灵嘉寺二首	祝康祺
乙丑清明后,偕劳梅臣拜余海云先生墓	祝康祺
游盈川城隍庙二首	祝康祺
史笔两首	余绍宋

《龙游县志》卷三十七

县人 余绍宋辑

文 征 附志三

诗 一元以前 文征五

龙邱引

龙邱子高

龙邱一回首，楚路苍无极。水照弄珠影，云吐阳台色。浦狭村烟渡，洲长归鸟息。游荡逐春心，空怜无羽翼。

右诗，录自康熙《志》。案：原注云：六朝人。而不详其何朝，今遂无考。又注云：邑人。可证龙丘氏一族，至六朝犹未绝。惟康熙《志》未详其引自何书，为可惜耳。

入龙邱岩精舍

江 总

法堂犹集雁，仙竹几成龙。近承丹桂馥，远视白云峰。风窗穿石窦，月牖拂霜松。暗谷留征鸟，空林彻夜钟。阴崖未辨色，叠树岂知重。溘此哀时命，吁嗟世不容。无由访詹尹，何去复何从。

右诗，采自《江令君集》。案：万历壬子《志》录此诗，而误录

后六句于顾况《经徐侍郎墓下》五律之后，又误溘此哀时命句为值此哀时命，又题误为《龙邱寺》，今悉正。总，字总持，济南考城人。历仕梁、陈、隋三朝，卒于隋开皇十四年。壬子《志》注云唐人，亦误。

山庄卧病寄杨盈川炯

宋之问

多病卧兹岭，寥寥缙幽独。赖有嵩洛山，高枕常在目。兹山栖云异，朝夜翳云族。是日蒙雨晴，返景入岩谷。幕幕绿涧草，菁菁山下木。此意方无穷，环顾怅林麓。伊洛何悠漫，洲源信重复。夏余鸟兽蕃，秋来禾黍熟。秉愿守樊圃，归闲欣艺牧。惜无把酒人，笑把凉泉掬。

右诗，录自万历壬子《志》。康熙《志》削之，本无可议。今以唐诗较少，仍行录入。之问，字延清，汾州人。

书殿侍宴应制

徐安贞

校文常近日，赐宴忽升天。酒正传杯至，饗人捧案前。至阶鸣溜水，清阁引归烟。昔惜芸香暮，春风几万一作“度几”年。

从驾温泉宫

徐安贞

神女调温液，年年待圣人。试开临水殿，来洗属车尘。暖气随明主，恩波浹近臣。灵威自无极，从此献千春。

送吕向补阙西岳勒碑

徐安贞

圣作西山颂，君其出使年。勒碑悬日月，驱传接云烟。寒尽函关路，春归洛水边。别离能几许，朝暮玉墀前。

送丹阳采访

徐安贞

郡县分南国，皇华出圣朝。为怜乡棹近，不道使车遥。旧俗吴三让，遗风汉六条。愿言除疾苦，天子听歌一作讴。谣。

送王判官

徐安贞

明月开三峡，花源出五溪。城池青壁里，烟火绿林西。不畏王程促，惟愁仙路迷。巴东下归棹，莫待夜猿啼。

题《襄阳图》

徐安贞

画得襄阳郡，依然见昔游。岷山思驻马，汉水忆回舟。丹壑常含霁，青林不换秋。图书一作书“画图”空咫尺，千里思悠悠。

奉和圣制早度蒲津关

徐安贞

仙掌临秦甸，虹桥辟晋关。两都分地险，一曲渡河湾。路得津门要，时称古戍闲。城花春正发，岸柳曙堪攀。后乘犹临水，前旌欲换山。长安回望日，宸御六龙还。

奉和圣制答二相出雀鼠谷

徐安贞

两臣初入梦，二月扈巡边。涧北寒犹在，山南春半传。颂声先奉御，宸象御回天。云日明千里，旌旗照一川。柳阴低鞞路，草色变新田。还望汾阳近，宸游自窅然。

右八诗，录自《全唐诗》。康熙《志》仅录《闻邻家理箏》一首，今以无甚关系，删之。此八诗，可征安贞当时宠眷与其交游，而《题襄阳图》诗颈联与《云溪友议》所载安贞轶事，可以互证，故亦录入。凡撰人姓名，已见前文者，不复更述。

经徐侍郎墓下

顾况

不知山吏部，墓作石桥东。宅兆乡关异，平生翰墨空。夜泉无晓日，枯树足悲风。更想幽冥事，惟应有梦同。

右诗，录自万历壬子《志》。不知康熙《志》何以删落也。况，字逋翁，苏州人。自号华阳真逸。

姑蔑城

孟郊

劲越既成土，强吴亦为墟。金风一已被，兹邑信平居。抚俗观旧迹，行春布新书。兴亡意何在，绵叹空踌躇。

右诗，录自两旧志。题云《姑蔑城》，当是其时故城犹有遗迹，故云观旧迹也。郊，字东野，武康人。

送祝秀才归穀水

朱庆余

旧隐穀溪上，忆归年已深。学徒花下别，乡路雪边寻。骑吏陪春赏，江僧伴晚吟。高科如在意，当自惜光阴。

右诗，录自康熙《志》。《全唐诗》题作《祝秀才归衢州》。诗云旧隐穀溪上，则祝秀才固县人也。惜其名不传，然可证唐时县中已有祝氏。庆余，名可久，以字行，越州人。

龙邱道中二首

李商隐

汉苑残花别，吴江盛夏来。惟看万树合，不见一枝开。

水色饶湘浦，滩声怯建溪。泪流回月上，可得更猿啼。

右诗，采自《玉溪生集》。两旧志均录此诗，而云杜牧作，且误一枝为一花。今考《全唐诗》，杜牧诗中未载，惟《樊川外集》有之，而题作《龙丘途中》，两旧志盖本于此。惟《樊川外集》诗多散

轶，不足信，疑义山诗近是，故标义山名，仍俟考证。商隐，怀州河内人。

枯木诗辞召命作

翁 洮

枯木傍溪崖，由来岁月赊。有根盘水石，无叶接烟霞。二月苔为色，三冬雪作花。不因星使至，谁识是灵槎？

右诗，采自《全唐诗》。洮，见《丛载·轶闻》。

乌石山

陶令君

岩壑六七崦，茅茨三两家。整巢归燕子，刺水长蒲芽。贯碧流春涨，埋红落野花。困随木上坐，脚力未须嗟。

右诗，录自两旧志。案：原注云：唐人。今考群书，均未知其为何人，岂令君二字称其官耶？明季清初人著书恒不喜注明出处，以致后人失考。类如是，可慨也。

离乱后寄九峰和尚二首

释贯休

乱后知深隐，庵应近石楼。异香因雪歇，仙果落池浮。诗老全抛格，心空未到头。还应嫌笑我，世路独悠悠。

潇洒复潇洒，松根独据梧。瀑冰吟次折，远烧坐来无。老猥寒披衲，孤寒静入厨。不知知我否，已到不区区。

寒望九峰作

释贯休

九朵碧芙蓉，王维图未图。层层皆有瀑，一一合吾居。雨歇如争出，霜严不例枯。世犹多事在，为尔久踟躇。

案：此诗万历壬子《志》题为《九峰岩》，又误贯休为宋人。

灏江秋居作

释贯休

无事相关性自摅，庭前拾叶等闲书。青山万里竟不足，好竹数竿自有余。近看老经加淡泊，欲归少室复何如？面前小沼清如镜，终养琴高赤鲤鱼。

右四诗，采自《全唐诗》。案：九峰山，唐时尚属龙游，故录入。贯休，字德隐，姓姜氏，兰溪人。曾在龙游建石壁寺。

登灵山水阁赠钓者

杜荀鹤

江上见僧谁是了，修斋补衲日劳身。未胜渔父闲垂钓，独背斜阳不采人。纵有风波犹得睡，总无蓑笠始为贫。瓦盆盛酒瓷瓯酌，荻浦芦湾是要津。

登石壁禅师水阁有作

杜荀鹤

石壁早万历壬子《志》作久。闻僧说好，今来万历壬子《志》作如今。偏与我相宜。有山有水堪吟处，无雨无风见景时。渔父晚船分浦钓，牧童寒笛倚牛吹。画人万历壬子《志》作工。画得从他画，六幅万历壬子《志》作画得。应输八句诗。

右二诗，亦采自《全唐诗》。石壁禅师，疑即僧贯休，以石壁寺为贯休所建也。荀鹤，字彦之，池州人。

龙丘东下却寄孙员外

罗 隐

灏江东下几多程，每泊孤舟即有情。山色已随游子远，水纹犹认主人清。恩如海岳何时报，恨似烟花触处生。百尺风帆两行泪，不堪回首望峥嵘。

右诗，采自《全唐诗》。灏字作灏。又言水纹，亦可证水纹如

穀之说沿讹之久。隐，余杭人。

题澱波亭

汪 泌

波纹端与穀纹同，正倚阑干想象中。更被轻舳截将去，斜阳染出半江红。

右诗，康熙《志》录于穀波岩下，而穀溪条下，复依万历壬子《志》重录之，题为《澱水》，首句波纹作水波、穀纹作穀文，轻舳作轻桡，染得作染出。又题汪泌为明人，实即一诗也。当时编辑之疏略可想。汪，何许人，未详。

澱波亭

吕 防

王孙余巧力，银汉亦经营。地轴卷不尽，风梭织不成。

右诗，录自两旧志。防，见《人物传》。诗句乃传说之讹，本不必存，惟防作仅传此二十字，亦硕果矣，安忍削耶？

九峰岩

赵 抃

龙邱石室人难继，安正书堂世莫登。欲识烟两旧志作“松”，今依宋明两本《清献集》改。萝最高处，九峰排列一层层。

唐台山

赵 抃

唐台压郡东北陲，势旋力转奔南明本《清献集》作而。驰。伟哉造物谁其尸？一山中起高峨巍。群峰拱转明本作环辅。拱还立，背面肘腋相倚毗。怪石参差少媚色，长松落落标雄姿。明本作无邪姿。岩隈有路数百仞，直登不慎形神疲。中间轩豁浮屠舍，栋宇彩错金壁辉。寒泉一亩清可鉴，优游鱣鲋杨鬣髻。猿闲鸟暇两呼笑，老僧矍铄趋且嬉。天风烈烈毛骨悚，更云六月无炎曦。攀缘绝顶下四

顾，溪山百里如掌窥。我思宜有隐君子，放心不与安时危。巢由之行已高世，白云卧此追明本作逃。尧妣。

寄任大中秀才

赵 抃

今我岁将暮，过桡鸚鹄洲。忆君人少与，买舍灏江头。客路书多绝，吾乡梦半游。明年谁到蜀，能寄好音不？音，明刻本作书。

右三诗，录自两旧志，复以宋、明本《清献集》校定。《寄任大中秀才》一首，康熙《志》所补者。任大中是否县人，殊可疑。兹姑仍之。

题灵山寺

赵 抃

我为灵山好，登临到日曛。岩幽余暑雪，钟冷入秋云。篇咏惟僧助，尘凡与俗分。明朝人东棹，因得识明本作织。吾文。

己未岁十月七日，登唐台山偶成

赵 抃

直到巢峰最上头，旋磨岩石着明本作看。诗留。重来转觉寒松老，三十六年前旧游。

右二诗，均采自《赵清献集》。案：《登唐台山偶成》诗，万历壬子《志》误题为《白石山》，卢襄作，而首句改为一到华峰最上头，第三句转作先。康熙《志》则误为王介诗，题为《登唐台山》。《清献集》非难得，不知两旧志何以致误至此，殊不可解。

龙游舟中遇立冬大观戊子，同应求至京行，予赴试南京。

余安行

挂帆朝发龙游浦，天寒正下潇潇雨。闻道人间今日冬，连檣处处欢相语。我今与汝共孤舟，寂寞舟中共水流。人生自适乃为乐，莫把闲肠生寸愁。

右诗，采自《宋诗纪事》。原注云：见《古今岁时杂咏》。安行，字勉仲，德兴人。以经学称。

寓龙丘次韵茂永兄见寄

范浚

梦想常怀兄弟贤，何如合眼到东川。客居自幸贫无事，归计犹须大有年。一丈席间方隔阔，万金书寄要频传。诗筒更喜如飞鸟，愿乞清新一百篇。

龙游吴宰因劝农过寓居四首

范浚

令君剖劄久推贤，人谓贤如百里天。最绩已优恩已洽，讼堂无事日鸣弦。

夙驾勤民力劝耕，肯停车轨访柴荆。谁言羁旅知交态，君似春风不世情。

阡陌东西驯雉鸣，陌头父老望前旌。争言字我今三岁，真见冰清见底清。

云松仙馆驻凫飞，倚阁遐观笏拉颐。但赏春山多胜事，不知桃李被恩私。

龙游王丞相过寓居三首

范浚

邑丞族望迈平韦，谦概能遵白板扉。应是德门流庆远，清芬今复继乌衣。

能事知君不负丞，况逢令长著贤声。同心坐了公家事，那有空书纸尾名。

君家丞相世豪英，字画文章不朽名。盥手何时披墨妙，乌丝栏上看真行。王丞欲以其祖荆公墨迹相示。

右八诗，均采自《香溪集》，均于吾县有关系。王丞，并据以

补《职官表》。案：两旧志仅录《龙丘吴宰劝农过寓居四首》之二，而改其题，且以第四首作一首，疑当时尚未得见原集也。

偃王庙

汪藻

石马金舆识故宫，断碑磨灭覆杉松。谁怜邠国干戈地，空有涂山玉帛踪。芳草满庭留晚色，断云连野敛春容。中原逐鹿归狙诈，此意悠悠委暮钟。

右诗，录自康熙《志》。藻，字彦章，德兴人。终显谟阁学士。

登徐山今名灵山

卢襄

灵山之名何以名，英名神州移蓬瀛。或言鸞岭飞峰来，层峦献翠长川平。纷纷远方贄熏沐，矧惟洗耳流泉声。湿驪绿駟从驰驱，重在仁义几研轻。祥风甘雨司元功，坐令四海品物亨。俯仰宇宙不可极，徐山千古苍云横。

右诗，录自万历壬子《志》。不知康熙《志》奚为删之？襄，三衢人。原名天骥，徽宗朝，避天字，改名，字赞元。

招庆寺送张紫岩北伐

岳飞

号令风雷迅，天声动北陬。长驱渡河洛，直捣向燕幽。马蹀阏氏血，旗枭可汗头。归来报明主，恢复旧神州。

右诗，录自康熙《志》。事见《丛载·古迹》。

水竹居

刘章

森然几竿竹，密密茂成林。半室生清兴，一窗留晚阴。俗物不到眼，好书还上心。底事急机侣，此君同此襟。

偃王庙

刘章

粉榆青荫密，不记几周星。造化留神迹，山川妥地灵。一时捐玉几，千古享彤庭。仁义终难泯，丹心照汗青。

右两诗，《偃王庙》一首，两旧志并载；《水竹居》诗，则康熙《志》所补者，未知其所据。靖君遗作仅此两章矣。

灵山寺

喻良能

松竹声中寺，山深人迹希。石从林背出，云向屋头飞。野鹿寒仍聚，栖禽暮自归。怪来襟袖冷，浓翠湿征衣。

右诗，采自良能所撰《香山集》。良能，字叔奇，义乌人。孝宗时，以朝请大夫封义乌县开国男。此诗，原集在《衢右道中》诗之后，因知为吾县之灵山寺，亟录之。

观祝孝友画卷赋五首

朱熹

春晚云山烟树，炎天雨壑风林。江阁月临静夜，溪桥雪拥寒襟。

天边云绕山，江上烟迷树。不向晓来看，讵知重叠数。

炎蒸风处烈，亭午转敲桡。案：此两字未详。万壑一奔顷，千林共萧瑟。

草阁临无地，江空秋月寒。亦知奇绝景，未必要人看。

茆屋无烟火，溪桥绝往还。山翁独乘兴，飘洒一襟寒。

题祝孝友屏

朱熹

山房夕飙急，不落洞庭波。几叠云屏好，一生秋梦多。

右六诗，录自两旧志。此可为祝孝友善画之证，惜孝友画今

无传也。

三河道中二首

王 晖

龙邱风土类中原，雨势山开百里川。白鹭水田摩诘画，桃花溪洞武陵船。

路入龙游不见山，纵横阡陌灏江边。穿篱残笋如攒擗，夹道寒花似火燃。

龙游道中闻雁

王 晖

避寒来热稻粱肥，水远山长结伴稀。已是江湖远行客，双双犹自向南飞。

右三诗，录自两旧志。案：宋初，有一王晖，为太原人。初为周世宗神武统军，贪鄙之甚。入宋，官终右领事上将军。此诗必非此人作，当别有一人而同名者。

白石山

王 介

天地凿开混沌国，鬼神剜搜骊龙窟。不知发秘是何年，欲扣山灵无处得。遐想先生未仙时，此地绝无车马迹。穷幽山水有高人，踏破巉岩劳蜡屐。我来一见快平生，不觉凉风生两腋。乘鸾归去梦魂消，白云依旧埋苍石。

右诗，录自两旧志。介，字元石，金华人。卒，谥忠简。

丞相余处恭挽词

周必大

勋业良平亚，声名丙魏齐。擎天安玉柱，推毂聚金闺。乡野张本作墅。休鹏翼，沙堤望马蹄。新麾辞海上，旧治乐湘西。岂料占飞鸱，真成梦白鸡。公辛酉岁薨。九重思汝砺，三镇有儿啼。昔者

同朝久，公能张本作乎。不我睽。八哀空日诵，一束几时携？

右诗，采自益公《平园续稿》。

宿潭石步

杨万里

三更无月天正黑，电光一掣随霹雳。雨穿天心落蓬脊，急风横吹斜更直。疏篷穿漏湿床席，波声打枕一纸隔。梦中惊起眠不得，揽衣危坐三叹息。行路艰难非不历，平生不曾似今夕。天公吓客恶作剧，不相关白出不测。收风拾雨猝无策，如何乞得东方白？垂头缩脚正逼仄，忽然头上复一滴。

右诗，采自诚斋《西归集》。

灏波亭二首

徐 慥

灏波亭下晚维舟，缥缈烟屏翠欲流。忽地惊雷过溪面，连天吹雪下山头。汀州瑟缩藏鸥鹭，涯涘弥漫失马牛。自笑劳生日苍鬓，不知来往竟何求。

古县幽亭胜景多，青春啼鸟每相过。林间石磬风敲竹，水面金蛇日漾波。得友且须频载酒，爱山何必更扪萝。我来欲作无何醉，为子敲盘试一歌。

右诗，录自康熙《志》。万历壬子《志》仅载次首，而《鸿陆夏氏谱》载是诗，谓是夏蹈规作，当不足信也。惟慥为何许人，未详。

舍利寺

陆 游

卧载篮舆黄叶村，疏钟隐隐隔溪闻。清霜十里伴微月，断雁半行穿淡云。去国不堪心破碎，平戎空有胆轮囷。泗滨乐石应如旧，谁勒中原第一勋？

招贤渡

陆 游

老马骨嶮岩，虺颓不受鞭。行人争晚渡，归鸟破新烟。湖海凄凉地，风霜摇落天。吾生倦行路，搔首送流年。

右两诗，据两旧志录入。招贤渡，未知在今何处？两旧志既录是诗，当必有所见也。

再泊龙游

翁 卷

未得桥开锁，去舟难自由。渚禽来入竹，木叶下随流。忽见秋风喜，还成岁早愁。卧闻篙子说，明日到衢州。

右诗，录自两旧志。卷，字续古，一字灵舒，永嘉人。有《西岩集》、《苇碧轩集》。读首两句，知尔时穀江已有浮桥。

龙邱道中简同行翁灵舒

赵师秀

久晴初得雨，艇子后先行。终日不相见，与君如各程。水禽多雪色，野笛忽秋声。若有新成句，溪流合让清。

右诗，录自两旧志。师秀为宋宗室，字紫芝，号灵秀，永嘉人。著有《天乐堂集》、《清苑斋集》。

太末遇周子俊自行在还言石屏消息

严 羽

不见石屏老，相逢问客船。长沙闻近别，行在定虚传。兵革来书断，江湖望眼穿。它时因话此，托兴喜应颠。

右诗，录自万历壬子《志》。而康熙《志》删之。子俊何人，俟考。石屏，疑为戴复古。羽，字丹丘，一字仪卿，邵武人。著有《沧浪吟》。

招庆寺

姜夔

诸老凋残极可哀，尚留名姓压崔巍。刘郎可是疏文墨，几点胭脂湿绿苔。

右诗，录自两旧志，事迹见《丛载·古迹》。两旧志仅署尧章，当是姜夔，非别有一名尧章者也。夔，鄱阳人，号白石道人。

招庆寺

无名氏

东风吹老越山微，步上乌峰逐夕晖。林外月明风虎啸，岩头云送雨龙归。听琴慷慨怀张浚，题石精忠想岳飞。一曲阳春追往事，牛山何必泪沾衣。

右诗，录自两旧志，均载姜尧章诗后，今仍之。

游塔岩宿兰若

周大忠

灵岩倚空碧，扞萝径蜿蜒。苍翠树层级，逖蹙语流泉。登临睇遥际，一道邈原田。目眩三衢水，地枕九峰烟。五丁运神斧，凿石自何年？洞敞空王宇，游踪蜂午穿。傍窠偃倦人，昏黑杳难前。秉烛寻遗胜，低徊别有天。岩虚笑语应，击石鼓声阒。雅称仙人宅，探赏极幽玄。洞口浮蓊匍，杖底擎青莲。夕阳垂爨碓，香雾幕山川。磴道生灵籁，客袂何翩翩。纳履云随步，揽胜快周旋。煮茗分香积，得借上方眠。灯炯尘迷破，枕上磬声圆。木鱼敲客梦，十二悟因缘。

右诗，录自康熙《志》。大忠，字葵之，为今之汤溪人。所著有《素园集》。

赐胡大昌

宋理宗

玉轴牙签焕宝章，簪缨侍列映秋光。宴开芸阁儒风盛，坐对蓬山逸兴长。稽古右文惭匪德，礼贤下士法前王。欲臻至治观熙洽，更庆嘉谟为赞襄。

右诗，录自《旧采访册》。注云：蒋谦采访。未知谦采自何书。

过姑蔑道中

陈举恺

姑蔑古城暮，山川近不同。草黄秋过雨，树暗晚生风。流水中分郭，飞桥下应虹。未须追往事，回首送冥鸿。

龙邱山

陈举恺

九峰湿翠秋光凝，亭亭出水芙蓉净。崔巍怪石距若虎，合沓奇峰驰八骏。山深古寺隔红尘，时有天风度幽磬。岂惟清赏玩心目，况有高人寄真隐。自惭奔走红尘客，何由得遂山林性。长歌聊复赋重游，不用悬岩刻名姓。

右两诗，录自康熙《志》。举恺，未详何许人。

翠光岩

郑得彝

一棹巨川舟，相随物外游。芳尘曾未远，春与若为酌。酌石花阴湿，题岩藓墨浮。沙鸥应我笑，留住灏溪头。

灵耀寺

郑得彝

法门照寂本来同，话断无生妙亦通。境幻灵光西竺国，梦空姑蔑大槐宫。市云朝暮钟声外，墙月高低塔影中。琴鹤翁曾遗旧隐，

百年凛凛尚清风。

龙丘八景

郑得彝

雨急林花第几峰，层层岩翠沐嵌案；此字疑误。空。回头万象皆生意，绿康熙《志》作绿，误。遍天涯造化功。翠岩春雨

鲛鲛蓝色染初匀，风皱粼粼渺水云。安得长溪还姓冉，名高千载柳州文。漱水晴风

泫泫逝水夹沧洲，金耀浮光碎碧流。夜半渔歌声再起，一天明月两溪秋。双港明月

寒峰苍削露晴痕，残雪遥疑宿冻云。茶话尚余清绝趣，半瓯真味许僧分。半山残雪

小艇穿鱼醉夕阳，柔条犹可折残杨。数家网罟孤村外，渔唱一声烟水长。渔村夕照

望断烟波眼欲空，霞光明衬暮天红。水高数尺舟归急，幅幅蒲帆饱变风。别浦归帆

轻舫簇簇水溶溶，影落空江万丈虹。溱洧更无人病涉，浮梁千载纪成功。断岸浮梁

微茫村市隐江湄，三两人家欲早炊。翠满楼台烟半湿，不知红日上花枝。村市晚烟

右诗，录自两旧志。案：得彝，未详何许人。然八景诗，非本县人或本县职官不作，则可断言也。于石《紫岩诗选》中有《与郑得彝唱和》诗两首，知为宋末人，故列此。

游锦溪徐偃王祠下

谢翱

徐王遗践地，花落旧岩阿。山鬼下茅屋，野禽啼芘罗。别祠溪路见，疑冢草间多。寒食思家客，空山记此过。

题《翁征君集》

谢翱

樵猎识冠裳，何言志四方。离春风日冷，过楚薜萝长。野梦违征诏，频年枉荐章。故山唐室晚，应种术为粮。

右两诗，录自两旧志。翁征君，疑即翁洮，观末四句自知。翱，字皋羽，长溪人。有《唏发集》。

题石壁寺

于石

寺旧有八景，芳草洲、眠牛石、双港水、旃檀塔、豹隐岩尚无恙，若夫菡萏池、海棠源、风月亭今皆芜废。乃作一诗以纪其旧：

石壁名山多胜游，背环古木面清流。一池空对旃檀塔，双港中分芳草洲。豹隐安知兴废事，眠牛不碍往来舟。海棠菡萏今何在？风月人间几度秋。

再游石壁寺

于石

曾为石壁游，更借僧房宿。楼阁倚林腰，溪山醒尘目。敲门寻旧僧，清响应林谷。老僧不厌客，分我云半屋。禅月岂后身，尚余诗满腹。疑我亦荀鹤，再与赋汉牧。汲井昼煮茶，洗钵夜分粥。山空人语寂，邀我入深竹。独抱无弦琴，不唱浮生曲。月树影参差，风滩声断续。倏然出尘表，身世转幽独。明朝出山去，无言笑相瞩。海上石牛眠，秋草为谁绿？

右诗两首，录自《紫岩诗选》。石，字介翁，居紫岩，因以为号，兰溪人。宋亡不仕。

挽紫岩于介翁

徐用之

门掩晴云断简香，山川不改旧文章。盛唐妙句高千古，故宋遗

风自一乡。世派远分流不尽，孤枝繁衍庆何长。鰕生无处追陈路，灵洞松楸几夕阳。

右诗，为《旧采访册》所采得。原注云：见《紫岩诗选》卷末，署名为宋龙邱徐用之。今案：《续金华丛书》所据冰壶山馆本，卷末不载，未知《旧采访册》所据为何本也。用之学行亦失考。

龙邱山

焦 薰

万山堆处九峰青，中有三贤著隐名。龙见石形千古异，虎咆泉眼四时清。

右诗录自康熙《志》。薰何许人，未详。

翠光岩

张正道

百尺苍崖水气昏，我来避暑动吟魂。千年尽露波涛色，万古犹存斧凿痕。倒跨苍龙探月窟，醉骑老鹤蹑云根。天心水面无穷意，日日乘舟到洞门。

右诗，录自康熙《志》。正道，何许人，未详。

龙邱莠吟赠程子正赴龙游

余 闕

战龙起新屋，群鸟亦翩翩。伟哉龙丘生，抱琴归故山。仰视天际鸿，俯弄席上弦。清音发疏越，逸响遗涧泉。悠悠凤翔汉，婉婉虬媚川。清风自千古，何用能草玄。

右诗，录自两旧志。程子正何人，失考。读是诗，则亦元季吾县高人也。闕，字廷心，庐州人。死陈友谅之难。谥忠宣。

《龙游县志》卷三十八

县人 余绍宋辑

文 征 附志三

诗 二明 文征六

赠司玄夏官章濬 东观，其祖成永隐处。

刘 基

灵峰胜迹不可求，东观后人知九畴。仙子冯虚风力送，神龙离隐云气游。浑天玉局锦幄护，太乙宝书金匱收。巫咸杳矣何处问，早晚乘槎窥斗牛。

右诗，录自两旧志。读此，知濬为成永之裔，今县中已无复斯族矣。基，青田人。封诚意伯。

发龙游

刘 基

微飙献轻凉，客子中夜发。秋原旷无际，马首挂高月。草虫自宫商，叶露光可掇。狭径非我由，周行直如发。扬鞭望南天，晴霞绚闽越。

右诗，采自《诚意伯集》。

龙游道中

常遇春

策蹇龙邱道，西风妒旅袍。红添秋树血，绿长旱池毛。比屋豪华歇，平原杀气高。越山青入眼，回首鬓频搔。

右诗，录自两旧志。遇春，为明初大将。卒，封鄂国公，谥忠武。其诗殊少概见。

过龙游

张以宁

鹤首见龙游，群山翠浪流。阳坡眠白犊，阴洞锁苍虬。树密云藏屋，滩长石啮舟。呼儿具尊酒，听客说杭州。

右诗，录自康熙《志》。以宁，字志道，古田人。著有《翠屏》、《淮南》诸集。

九峰山行

晏铎

曲径沿流上下，苍苔白石磷磷。落日唯闻啼鸟，空山更少行人。

右诗，采自《明诗综》。铎，字振之，富顺人。永乐间，福建道御史。

钓台

胡荣

南阳龙飞握四七，万方云合天下一。羊裘古人何所来，甘向吴中卧泉石。一朝物色归禁城，连袂款叙平生情。攀龙附凤总不愿，但愿巢许同其清。丝纶袅袅扁舟小，江水云山共昏晓。千载谁知钓客心，双台迥出风尘表。

菊花

胡 荣

处士去已久，尚余花骨寒。莫欺傍篱落，曾识晋衣冠。

右诗，录自《金华诗录》。荣，见《人物传》。其所著《濠洲渔唱集》已佚，诗存者仅此两篇，因亟录之。案：《金华诗录》云：荣为兰溪青阳人。误。青阳乡，为龙游之旧乡名，非属兰溪也。当荣在时，汤溪尚未置县，青阳乡尚属龙游。《金华诗录》载荣诗，本失检点。然亦赖其载入，故得读此两篇。

拟古四首

胡 超

金陵佳丽地，朱楼倚青霄。美人顾我笑，赠以金错刀。感激恩欲报，愧乏琼与瑶。但恐时节晚，令我心忉忉。

今日何不乐，对兹风日好。富贵草头露，咄嗟安可保。彭聃不为寿，殇子不为夭。达人能大观，私智徒自小。

万木尽摇落，岁月成蹉跎。南山有孤竹，苍翠犹婆娑。孤高本天性，霜雪其奈何。叮咛九苞鸟，月夕止其柯。

势利本祸阶，积如山上雪。樗栎保天和，兰膏叹先竭。罔念信为狂，知几乃称哲。去去不复言，箕山有高节。

雉朝飞并序

胡 超

太白、昌黎，皆为牧犊子作，独扬子云谓：“卫女嫁于齐太子，中道闻太子死，归家守丧，亦死，得合葬。其母怜之，援其所御琴鼓于墓上，忽双雉飞出，因为此曲。”余乃述其意而赋此。

生不得为双鸳鸯，死愿化作双雉鸡。春风一去白日暮，落花啼鸟寒云低。蓬颞相蔽渺何许，断烟碧草空凄凄。母携旧日琴，一弹一伤心。双雉飞出穴，徘徊听哀音。此曲留传千万春，愧杀人间再

嫁人。按：《维朝飞》为牧犊子作，本崔豹《古今注》，不始于太白、昌黎也。然据扬子云言，为卫女死节作此，其词大有禘于风教。

金台揽胜歌

胡 超

有客有客江南来，遨游直上黄金台。金台峨峨数千尺，凭高四顾何奇哉！台之东，远凝睇，望入辽阳三万里。海风不动波不扬，贡舶纷纷来似蚁。台之南，路何长，吴疆楚甸分毫茫。经商估客竞来往，转漕舰舸纷输将。台之西，咸阳市，百里貔貅烈戎垒。圣化诞敷武备修，羌戎不敢窥边鄙。台之北，通居庸，连冈叠嶂势如龙。塞上材官皆卫霍，边陲甲士总罽熊。台之下，平如掌，黄屋巍巍屹相向。千门万户迭敞开，共说升平今有象。晓起初闻长乐钟，圣人垂拱大明宫。千官环佩集拜舞，万国车书来会同。高楼夹道歌声起，买笑追欢竞侈美。燕姬赵女颜如花，醉弄银筝按宫徵。九重城阙遥相连，通衢六道多人烟。金鞍马肥驰侠客，油碧车轻坐少年。寒余素志耽豪放，不屑低头居草莽。年来欲慕子长游，历览山川追胜赏。况兹形胜天下奇，文皇肇造开洪基。平生梦寐劳仿像，今日乃得亲见之。黄金筑台求骏骨，我亦翻然为时出。纁朱曳紫悦有期，为雨为霖可计日。载戢干戈海甸清，万邦黎庶庆咸宁。才疏未献河清颂，且作长歌歌太平。案：《金台揽胜歌》原于骆丞《帝京篇》，其意境实规抚孟坚子平。故虽风华典丽不及义乌，而格度要可为之后劲。

右六诗，录自《金华诗录》。超，见《人物传》。所著《耻庵集》今已佚。亦赖《金华诗录》录其诗，得窥崖略。

次韵胡彦超致仕留别

吴 宽

昔人早已叹贤劳，十载何堪第六曹。忽报两崖秋水盛，回看千里白云高。远途重负归方释，巧宦争驰战敢麇。为想东阳名酒熟，

和陶诗就合风骚。

送胡彦超

吴 宽

年过四十不作官，还将短发笼儒冠。平生一经已烂熟，胡为挟入桥门观。前年乡书名始判，曲江又避春风寒。重来桥门住三载，打头矮屋聊盘桓。朝齋暮盐不满盘，何须故人劝加餐。日高对案笑扪腹，自有五色之琅玕。侧身西北望长安，眼中一朵红云团。天门欲往涩如棘，若此蜀道犹云难。嗟哉出处谁得侣，颇似吴下吴生宽。吴生作诗忽盈纸，送君还到春闱里。春闱多士多如蚁，勿将老少分忧喜。君不见韩昌黎、张童子，同是陆公门下士。昌黎文章如曜日，童子声名逐流水。人生传世有如此，区区科第何难耳。

右两诗，录自两旧志。读此，可见胡彦超之为人。宽，字原博，长洲人。礼部尚书。卒，谥文定。有《匏庵集》。

灏江送别陈白沙先生

祝 望

美人别南浦，正值桃李非。踟蹰不能别，日暮悄忘归。我有龙唇琴，玉轸黄金徽。为君激清商，淫淫涕沾衣。衣裳不足惜，但伤知音稀。

右诗，录自两旧志。望，见《人物传》。

石处山居二首

祝 望

曲曲溪流十里余，断崖深处草为庐。主人半世无他事，昼是看云夜读书。

万垒青山障小庐，千竿修竹映窗虚。柴门尽日松云锁，一树梅花伴读书。

右诗，录自康熙《志》。

斗潭八咏

湛若水

我本望洋客，观澜得小圩。源头云锁断，山下看何如。圩上观
澜

且莫渡河去，风吹水倒流。隔沙人不唤，空老济川舟。沙头唤
波

钓璜不钓月，钓月不钓璜。夜来得月处，钓丝俱已忘。后溪钓
月

耕陇恐破云，云破成离披。纵然耕破罢，犹得补山衣。南陇耕
云

竹林围翠向，虚空和琴声。丝已不如竹，风戛自然鸣。竹屋鸣
琴

何处柳坛好，柳坛风景多。弈声动南浦，惊鸥飞渡河。柳坛对
弈

古刹云长封，绝顶出云外。君欲看白云，更上九层刹。禅刹云
封

书窗映雪时，书声已闻世。留眼看风光，窗前雪初霁。书窗雪
霁

右诗，录自两旧志。此以人存者也。

舍利寺

王守仁

经行舍利寺，登眺几徘徊。峡转滩声急，雨晴江雾开。颠危知
往事，飘泊长诗才。一段沧州兴，沙鸥莫浪猜。

前题

王守仁

晚凉庭院坐深秋，微月初生亦满楼。千里故人谁命驾？百年

多病有孤舟。风霜草木增诗态，砧杵关河动远愁。饮水曲肱吾自乐，茆堂今在越溪头。

右两诗，录自两旧志。守仁，字伯安，余姚人。卒，谥文成。

珠湖

邵 起

湖光苍莹漾琳球，十里周回一镜秋。渡挾湖声通灏水，气凌山色逼龙邱。乘槎未效张骞去，放棹时为范蠡游。安得三贤能载起，诗歌重与共赓酬。

右诗，录自康熙《志》。起何许人，未详。

题贞烈徐莲姑

夏 言

未亲夫面为夫亡，不比寻常烈女行。白发尚然移晚节，青年谁肯弃春光？魂归天上乾坤老，名在人间草木香。我岂等闲轻下拜，只因千载重纲常。

右诗，录自两旧志。言，字公谨，贵溪人。仕至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隆庆初，追谥文愍。

龙游至衢州

田惟佑

龙游接衢州，景不殊兰溪。山少滩濼多，沙石成长堤。溪流时冲决，两岸无平蹊。湍急舟行速，水浅石可携。野荒少人烟，地瘠艰锄犁。泊舟无村市，遇夜随停栖。幸无尘客惊，惟闻山鸟啼。船定水汨汨，篷疏风凄凄。寤寐梦不成，候晓无鸣鸡。惆怅盼山家，遥遥望中迷。

右诗，录自《明诗综》。惟佑，字裕夫，萧山人。正德戊辰进士。

同幕客徐天池、沈勾章秀才翠光岩看渡兵

胡宗宪

崇岩百尺俯清漪，胜地天留自有期。隔浦青山开锦障，悬崖红树列彤帟。垂鞭倚马看兵渡，引缆行舟觉岸移。幕客交游多意气，因将长剑饬丰碑。

右诗，录自两旧志。宗宪，字汝贞，绩溪人。

奉侍少保胡公宴集翠光岩

徐渭

楼船几日下钱塘，胜地临江绮席张。虎帐山开罗作带，龙潭水积剑为光。芳羞自出船窗底，妙向偏宜舞扇傍。日挟桅樯兼树密，风吹丝竹袅云长。渔郎贾客停何事，桂楫兰桡渡不妨。暂脱锦袍悬翠壁，忽抽彤管拂缥緜。闲中国计筹能悉，醉后兵符发更详。宝马嘶群行杂锦，红旗悬的射穿杨。霜前下乘沙俱积，雨后残碑藓更香。野旷牙官分作队，林疏甲士补成行。松杉借翠连幢碧，橘柚分金映甲黄。羽扇周郎临赤壁，轻裘叔子在襄阳。庾楼无月人犹往，郅幕风开客不藏。远眺非关耽丽景，雄心先已到遐荒。建溪露布风雷急，淝水兵威草木扬。却与从行诸幕士，维舟九曲泛清觞。

右诗，录自康熙《志》。渭，字文长，山阴人。

太末江中连雨呈伟长将军

沈明臣

万壑千山积雨多，海门三日下鸿波。蛟龙直欲摧孤屿，乌兔深疑避九河。看剑阴风吹白发，弹琴春雪照青蛾。将军且猎长鲸饮，北虏南蛮奈尔何！

右诗，录自两旧志。明臣，字嘉则，鄞人。

送童子鸣归龙邱

康从理

龙邱归客海云平，君自披裘不世情。卧对青山忘客礼，醉操白雪厌时名。家贫尚有书连屋，身隐真无屐到城。五岳倘因婚嫁毕，可能瓢笠负禽生。

右诗，录自康熙《志》。从理，字裕卿，永嘉人。有《二雁山人集》。

龙邱祠十景

屠隆

高楼千尺上亭亭，天划名山表地灵。怪底寒云常五色，金幢影里见文星。高阁凌云

双亭相对敞岩扉，夜静天空明月辉。人在兜罗银界里，不知露气湿秋衣。双亭漾月

千秋祠宇续香灯，祠下飞泉洒一泓。共道使君心似水，澄然照见玉壶冰。心泉一鉴

夹道琪花瑶草芳，白云缭绕翠瓔房。隔林清晓疏钟动，散入松声一院凉。道院千钟

境入清凉别洞天，新桐初引露华鲜。蕊珠经罢玄宫寂，日午炉香一缕烟。碧梧夹道

碧殿阴森生夏寒，庭除绿长万琅玕。羽人徙倚问吹笛，明月浑疑下白鸾。翠竹凝轩

平冈烨烨五灵芝，应是山灵解献奇。仙鹿时时来就食，云中彷彿跨安期。鹿集芝冈

长松百尺拂云梢，谡谡天风冷鹤巢。清夜月明如鹤唳，恍然勾曲礼三茅。鹤巢松岭

巉岩磴道若行空，下有飞流洒白虹。高岭清寒残雪后，琉璃夜

浸蕊珠宫。悬崖雪霁

窈窕山深径路斜，数枝冰玉点梅花。暗香疏影怜清绝，人道孤山处士家。曲径梅芳

右诗，录自两旧志。十景，虽不免附会，然亦足征当时胜境，姑仍存之。隆，字长卿，鄞人。万历丁丑进士。有《由拳》、《白榆》诸集。

夜泊灏溪有怀竹西社中诸子

陆弼

回首芜城月，还流灏水波。维周孤雁起，推枕远山多。赋敢追鸚鵡，衣曾制薜萝。秋风丛桂好，早发早婆娑。

右诗，录自万历壬子《志》。弼，何许人，未详。

国宁寺

顾庆

山川姑蔑地，云水法王宫。论道同群彦，干霄有数枫。频觴金像侧，醉我石堂中。信是清凉国，令人热恼空。

右诗，录自两旧志。庆，何许人，未详。

题余仲友江湖览胜卷

徐经

萍迹飘飘任去留，江南江北恣遨游。沿河翠柳晴牵缆，夹岸黄芦夜泛舟。心远每同千里鹤，情闲应托五湖鸥。征帆遥渡苍茫外，犹带潇湘一片秋。

右诗，录自两旧志。经，何许人，未详。

游翠光岩

毛汝麒

灏水西来面面山，虚岩突兀乱流间。凌空晴日参差影，隔岸春阴惨澹颜。千里帆樯随鸟没，一灯渔火伴云闲。晚风未尽登临兴，

明日招寻许更攀。

右诗，录自康熙《志》。

石处山

陶大临

有人深秘万山隈，尘鞅都抛辟草莱。轩槛夤缘凭土骨，门墙开凿倚云胎。不同丁氏烧丹穴，自别严光把钓台。一掬高情猿鹤侣，急流勇退几人来。

右诗，录自两旧志。大临，字虞臣，会稽人。卒，谥文禧。

登鸡鸣山怀古

陆 律

鸡鸣招隐处，旧是读书台。塔古擎霄出，山奇石座开。台空人不见，鸡唱晓还来。我欲诛茅出，昔贤安在哉？

东华春眺

陆 律

出郊时复眺东华，云树深藏十万家。石塔昼擎遥汉月，岑山暮接近城霞。团沙白鹭停还去，穿树黄鹂绕复斜。傲吏闲情随去住，未须长铗向人嗟。

翠光岩

陆 律

翠光岩下再经过，庾信高贤奈若何。天向峰峦留石洞，人携樽俎入烟萝。悬崖直下澄潭静，绝壁孤临落日多。喜遇谢家双玉树，莫将吟啸负蹉跎。

晚发盈川渡

陆 律

青草渡头合，舟开向晚天。疏灯孤枕宿，细雨片帆悬。雁下平沙获，猿啼独树烟。风尘随去住，乡思倍凄然。

盈川怀古

陆 律

兹地舟行数，怀人思惘然。盈川经此日，流水自唐年。废邑丛春早，荒山入暮烟。昔贤不可作，开笥读遗编。

右五首，录自康熙《志》。律，见《职官表》中。其所著《从吾集》，虽刻于龙游，今已佚，所存惟是篇。

三叠岩

徐鸣珂

一片烟霞世外幽，松风竹响送天璆。东南灵洞饶三叠，天地仙都羨十洲。云锁石床趺坐久，雪消青嶂望难收。踟躇跳入卢生枕，始作逍遥汗漫游。

右诗，录自康熙《志》。鸣珂，时代未详。据原志列何克明前。

三叠岩

何克明

为问岩三叠，穿云扫石眠。山深人隔世，夜半斗移天。非漏泉常滴，无传火自燃。因知龙宿处，灵迹自蜿蜒。

右诗，录自康熙《志》。克明，学行无考，疑为克赞族人。

夏日盈川怀古

李应阳

五月盈川道，萧然水石幽。掀蓬纳风气，鼓擢溅滩流。渚鸟闲于客，岩松澹似秋。杨侯为宰日，秀句满沧洲。

右诗，录自康熙《志》。应阳，见《职官表》中。其所著《博征集》，虽刻于龙游，今已佚，所存惟此篇。

龙邱山

朱 约

亭亭九瓣拥青莲，中有飞来一道泉。瑶草不知春几度，碧桃已老岁三千。岩前月冷猿空啸，洞里云深鹿自眠。莫道葛洪仙去远，至今丹灶尚依然。

右诗，录自康熙《志》。约，何时人未详。据原志列徐天民前。

游九峰岩

徐天民

前林开曙色，策杖渡溪东。尘梦今朝破，仙源一径通。岩幽思借榻，云近欲腾空。高士留遗迹，孤峰仰止中。

圆通庵

徐天民

寻幽直入万山行，石径盘旋野草生。飞瀑晴喧青嶂迥，寒松深锁白云平。老僧对榻谈真性，稚子供茶数问名。莫道陶唐今去远，野人犹抱上皇情。

右两诗，录自两旧志。天民，见《人物传》。

重游九峰岩

徐天民

山色晴逾好，探奇径转幽。岩高天欲近，仙住我来投。兀坐玄城解，相看了白头。长歌云霭霭，飞鹤下丹楼。

江山下圩有怀

徐天民

浮身无着处，飘入万绡楼。夜雨生乡思，春风忆旧游。忽传云外简，顿豁病中眸。何日轩车过，清尊话白头。

拜龙山先生墓

徐天民

特拜龙山墓，凄其转夕阳。荒台平落叶，寒涧宿清霜。滋泽留耕陇，英辉寄草堂。西风促归骑，云汉渺苍苍。

六石山居

徐天民

昼日山斋事事幽，萧疏草树带烟浮。莺从谷口频迁木，人在云中犹倚楼。胜事不因尘俗绊，好怀偏向野夫留。高歌忽放沧浪调，回首西风两鬓秋。

过高桥书舍二首

徐天民

春深怀伴侣，时向此中来。竹动风生砌，花移日上台。看山频卷幔，邀月喜同杯。几夜灯前榻，论心到莫猜。

爱尔林居好，雨中亦过寻。檐花惊落片，庭竹已成阴。门掩长春昼，松鸣太古音。夜归新月上，幽思更难禁。

右诗，录自《水南先生遗稿》。两旧志仅录两首，似不足见水南胸次，故补此六篇。

寄徐水南

陆顺中

几回拟作寄君书，真意难从尺素舒。明月独怜鸡唱早，停云空托雁来疏。柳桥觅句苔侵屐，竹径流觞水绕庐。回首旧游还历历，殷勤更与惜居诸。

桐村

陆顺中

小艇出平沙，渔家住水涯。竹扉山犬吠，几树野棠花。

游狮子山

陆顺中

蹊径积苔莓，高松出林莽。沙门知不遥，暗闻钟声响。

谒龙邱先生新祠二首

王之弼

依龙新庙貌，不比旧乡闾。意气禽能语，文章云作书。大观归几席，浮世任空虚。无限千秋思，襟怀畅有期。

蹶蹶登灵境，东华迥自孤。庭松翻翠盖，野日遍金铺。一缕垂千古，斯文寄匹夫。先生嘿无语，片叶下秋梧。

右诗，录自康熙《志》。之弼，见《人物传》。

延和寺

释法杲

万里溪河翠欲流，上方仙境甚清幽。烟岚散影开丹壑，空谷生寒逼翠裘。就里乾坤谁写得？个中风月少人收。我今不必游三岛，一一分明豁醉眸。

右诗，录自康熙《志》。原题云雪山大师。考：明代释子号雪山者，只法杲一人，曾著有《雪山集》，故题杲名，仍俟考证。雪山诗，王穉登极赏之，谓为近代诗僧领袖。

贞节咏为叶禄姑作

余湘

君不见青陵台前连理枝，孤根入地相因依。精灵尚作鸳鸯鸟，双栖双戏永无离。君不见玉京梁间单栖燕，春社年年红缕线。去来不逐雄雉飞，只许孤鸿中路见。物类犹怀伉俪恩，肯随世态变朝昏。不看虚冢崔家女，解与卢充结幽婚。君不见千金宝剑挂虚墓，岂因生死违心素。妾身不啻千黄金，岂负心期更他慕。难效华山畿若哀，哀声彻地棺再开。便欲入棺从君逝，此身未死心先灰。君

今弃妾妾有身，妾欲从君君有亲。君亲有妾君不死，妾身为妇还为子。高枫露冷乌啼霜，金风吹折兰芷芳。青灯焰灭耿无寐，形影相吊涕沾裳。悲蛩哽咽鸣诉语，肠断帝阁思如缕。翩翩堕叶敲寒窗，炯炯寒蟾照清泚。浮生自浅义自深，旦夕难移百岁心。失身却笑临邛女，还悲晚节白头吟。有身便作山头石，望夫年年望不极。苔榛相避不敢侵，雨荡霜磨消不得。有泪便作崩城血，坚城可开痕不灭。怨声千载寄啼鹃，夜深叫断三更月。吁嗟一念泣鬼神，精诚真可凌秋旻。刚肠莫被纷华变，千古纲常关一身。姑兮姑兮真勇决，长恸一声金石裂。正气棱棱塞两间，大义昭昭凜冰雪。薄俗闻风应汗颜，劲节惊人还吐舌。老夫挥泪咏芜词，欲并两髦垂永烈。

韩太守冒雨见顾，奉谢一律，用童子鸣韵

余 湘

昌黎五马喜攀迎，银烛朱旗杂雨声。不分三台垂末照，久甘百亩事深耕。山川新带风云气，殿角常瞻日月旌。铜竹岂堪宏远略，金瓯早已覆高名。

右两诗，录自康熙《志》。湘，见《人物传》。

登天堂庵

余 湘

山房深锁白云封，隔断红尘数百峰。清杖自容探鸟道，黄花应不笑龙钟。秋风木榻松枝瘦，落日椰杯竹叶浓。独立天南无限兴，荷栏风雨意重重。

右诗，录自两旧志。

送盛朝用读书方山

童 珮

灵岷华阳并，松杉远世氛。药多前代草，香是隔山云。花气惟春识，书声只鹤闻。传经君独往，弟子候河汾。

春日登杜山

童珮

杜公曾托迹，芳姓只今留。一自乘箕去，何人策杖游。丛兰萎香气，良木老春秋。岭下萧斋近，东家愧此邱。

宿豸屏道院

童珮

平生麋鹿性，不使杖藜闲。人在柴关下，心驰云水间。到家仍作客，是处只寻山。总为流泉笑，今年鬓已斑。

右三诗，录自康熙《志》。

吊童子鸣

王世贞

饭颗山头骨，陵阳石畔心。隐能逃小贾，穷不废长吟。妇泣黔娄被，兄悲子敬琴。龙邱墓堪傍，千古是知音。

送陆秋生吊童子鸣

王世贞

絮酒轻千里，生刍托寸心。一贫无挂剑，百感为分金。泪向吴江尽，恩偏越峤深。山阳夜中笛，肠断不堪寻。

右诗，录自两旧志。

凤凰山

汤显祖

系舟犹在凤凰山，千里西江此日还。今夜魂消在何处？玉岑东下一重湾。

右诗，录自康熙《志》。显祖，字若士，临川人。

赠中石王隐君

胡应麟

五字新诗一钓纶，携将帝座问星辰。常行雪里山阴道，肯逐风

前落下尘。大厦万间容作客，危楼百尺旧惊人。无言扫叶王生毫，
结袜犹能重相臣。

右诗，录自两旧志。中石王隐君，何人，未详，意亦吾县隐士。应麟推许如此，其学行当有可传者。两旧志既录应麟诗，而于隐君之名亦不载，滋可惜也。

席上送童子鸣游衡山

胡应麟

蹑蹻初寻七十峰，乱山秋色傍行踪。中天翠削芙蓉秀，绝嶂青
含薜荔重。金检自探神禹策，丹台谁辨祝融封。登临忆尔层云上，
杖底千岩落暮钟。

小憩圆通寺

胡应麟

说法闻初地，题名到上方。砌幽松子落，林远叶声长。夜雪飘
山磬，秋云洒石床。坐来千嶂里，岚翠满衣裳。

右两首，录自康熙《志》。案：县中有圆通庵而无圆通寺，疑
寺字为庵字之误。

送涂明府之龙邱

胡应麟

黄金台下共留欢，独向青冥奋羽翰。雁塔乍题唐进士，鹓行仍
列汉郎官。江云缥缈双凫下，海日苍茫一骑寒。白昼琴堂歌咏暇，
看花还忆在长安。

灵鹫峰怀童子鸣二首

胡应麟

行尽天台三十峰，春烟重叠锁芙蓉。孤云不作还家梦，卧听僧
堂雨后钟。

翠拥千林路不分，夕阳回首一钟闻。天南词客留题处，惆怅西

岩满寺云。

哭童山人子鸣二首

胡应麟

海岳谁高蹈，丘园有独醒。下帷头自白，避俗眼常青。日惨延州碣，风寒郑圃灵。夜台人近远，徒倚少微星。

石户真高隐，云卿此后先。一家犹紫阁，万恨已黄泉。禅岳无遗草，藏山有太玄。向来携手地，凄绝子期弦。

右诗五首，录自《少室山房类稿》。

至灏水

张 萱

峭帆斜日挂危檣，叠鼓呼风亦太忙。却听舟人话潮信，欲乘新月泛钱唐。

右诗，录自《西园集》。萱，字孟奇，博罗人。万历壬午举人。《西园集》其所著也。

春杪过龙游柬温元盖令尹

余敷中

穀文千尺引官舟，新令人传第一邱。百里松风清半榻，九峰萝月待千秋。春残麦陇黄云泛，日丽花封紫气浮。十载告侵今岁稔，课农亭上足优游。

右诗，录自敷中所著《南园诗草》。敷中，字文敷，西安人。万历戊午举人。

和斗潭八咏

释传灯

爱此圩上居，面面临灏水。时有清气来，差差文章起。圩上观澜

南山多脚云，水深不可涉。招手蓑笠翁，假我木兰楫。沙头渔

渡

波心通海眼，丝纶千尺长。君且莫收钓，明月在沧浪。后溪钓

月

晓起趋黄犊，有事在南亩。耕破陇头云，乐矣历山叟。南亩耕

云

何人与论心，自抚无弦琴。独有君子竹，击节称知音。竹屋鸣

琴

古今棋一枰，胜负何足算。但取橘中乐，犹愈树下锻。柳塘对

弈

禅刹白云封，禅僧总不知。有时从定起，间吟出格诗。禅刹云

封

闭户常读书，不知雪已积。雪霁月复来，室中生虚白。书窗雪

霁

右诗，录自康熙《志》。传灯，见《人物传》。其诗关系县事者
仅此。

凤凰山

陆世彦

极目春郊景色妍，遥从酒榭渡平川。风吹细柳千条嫩，露浥秣
桃万朵鲜。胜事喜逢修禊日，良朋欣共浴沂天。挥毫一洒兰亭兴，
再唱新辞入绮筵。

右诗，录自康熙《志》。世彦，见《选举表》。

游童坛

叶兰

危楼百尺倚云开，鸟拂潭光镜里回。隔岸峰峦烟外出，接天气
象水中来。仙人六博高情洽，玉女三浆逸兴催。东望荆吴多秀色，
客星双映钓鱼台。

右诗，录自康熙《志》。兰，时代未详。依原志次陆世彦后。

登塔岩

余用循

灵岩堪入辋川图，雄镇东阳总是区。千树丹枫低夕照，万松清籁彻云衢。僧人岁住由来久，猿鹤山深立可呼。我欲吹笙待明月，却疑身世在冰壶。

九日登鸡鸣山

余用循

平岗孤塔对西岑，桂醕萸杯客共临。曲按善讴频击缶，风当危坐但披襟。山前衰草残秋色，溪外高城急暮砧。试道鸡鸣成往事，令人传说到如今。

寄天台无尽大师

余用循

名山妙谛两相当，出世宏开选佛场。洞口桃花常作供，春风瑶草自飘香。闲云住锡空诸相，白雪盈囊护法藏。倘许词人问莲社，幽溪不让虎溪傍。

右诗三首，录自康熙《志》。用循，见《阙访》。

法安寺访端池上人

余用旦

策杖寻支遁，重过祇树林。经筵清磬寂，禅室白云深。缉垒飞春燕，寻巢噪夕禽。坐谈忘出处，身世任浮沉。

右诗，录自康熙《志》。用旦，疑为用昌、用贤同族，学行无考。康熙《志》于用旦及祝树功诸人，不载其学行，突然载其诗，又不注明是否县人，最为失检。

龙邱山

祝树功

何年巨灵斧，为我擘幽奇。涧瀑倾三峡，岩岚矗九疑。芳樽随地列，短屐带云移。竟日偕支许，翩翩自解颐。

右诗，录自康熙《志》。树功似为本县人，学行失考。

小饮狮子岩

方应祥

杯酒狮岩坐绿阴，碧潭风峭透衣襟。莺能呼友声偏婉，鱼不惊人趣自深。封谷白云迷聚散，流溪萍藻悟浮沉。明心何必栖玄室，白石清泉足解音。

右诗，录自康熙《志》。

龙游舟中

谢肇浙

积水澹平湖，垂杨夹路隅。江风纤月入，山古怪禽呼。落日南天雁，秋风故国鲈。片帆沧海去，何必笑遗珠。

五松图为龙邱尹光禄赋

谢肇浙

积翠泻寒淙，云间五老峰。不栽陶令柳，且种杜公松。清影常巢鹤，疏枝欲作龙。冷冷泉石里，岂受大夫封？

右诗，录自康熙《志》。肇浙，字在杭，长乐人。仕至广西布政使。有《小草斋集》。尹光禄，未详。

玉映园访叶光甫

焦竑

一湾寒玉驾春虹，乔木千章带雨笼。何处书声满空谷，寻踪只隔乱花丛。

右诗，录自康熙《志》。光甫，叶世龙字也。

陪刘月波翠光岩放舟

张文介

仙岩清倚月光浮，最喜追陪长者游。残雪欲消林外寺，小桃初放水边楼。翩翩野鹤心同远，薄薄村醪兴自投。亦足夷犹忘日晚，何须沧海觅丹邱。

右诗，录自康熙《志》。文介，见《人物传》。

雨霁登灵鹫峰

张文介

积雨十日不出门，乍晴山色青满轩。偶登悬岩豁幽抱，清虚绝胜桃花源。远公素得张仙趣，一笑开樽对芳树。醉罢白云犹未知，纷纷漫拥峰头路。

右诗，采自《横山张氏谱》。

九峰岩

万廷谦

望尽东南是九峰，玲珑还胜玉芙蓉。丹崖五色莲花石，翠壁千层栝子松。华表鹤迷高士冢，书堂物换侍郎踪。低徊往迹堪疑处，可似苍烟九点重。

姑蔑墓

万廷谦

侯封原是越西垂，鞭弭曾随勾践师。云里旌旗出姊妹，江边壁垒泣吴儿。千年世事归三尺，百种培嵝类九疑。霸业稽山尚消灭，一邱何用冢累累？

豸屏山

万廷谦

叠嶂中开一缕青，蹊云疑欲入青冥。半空楼阁岩依屋，十里风光翠作屏。药槛宝珠花不换，洞门猿鹤性俱灵。尘劳那得双飞鸟，

一啸频来问小亭。

翠光岩用胡宗宪韵

万廷谦

岩头耐可赋涟漪，岂与元戎节钺期？好是山灵厌兵燹，若教洞口列筹帷。于今芳渚鸥眠隐，当日雄文蠹蚀移。谁信越山征战后，始容傲吏读残碑。

右诗，录自两旧志。廷谦，见《宦绩略》。

谒涂公祠

曹闻礼

当年积棘有鸾凰，露冕今看嗣远芳。祠以地灵昭景贶，人因香暖卜农祥。千峰翠合云为幔，九曲青回芷可觞。百世清风闻石濑，仁风流咏转高长。

右诗，录自两旧志。闻礼，见《人物传》。

龙游夜泊

王思任

古驿标亭步，人今又步亭。暄寒歌一阙，江海鬓双星。晒月滩常白，穿灯橘又青。远山施太末，无数到烟汀。

右诗，录自康熙《志》。思任，字季重，山阴人。万历乙未进士。仕至礼部侍郎。著有《陶庐游咏》。

闺咏四首

陆静专

清宵香雾冷花间，风静垂杨翠缕闲。淮水月明芳草绿，客船应逐晚潮前。

雪满春寒滚素尘，凭栏一望泪盈巾。园林冻重红犹浅，独折寒枝忆远人。

杨柳青齐锁画台，西园风暖百花开。梅英零落幽期远，雕栋空

怜社燕回。

东风吹雨乱丝斜，帘外轻寒遍落花。独倚高楼思万里，晚烟春水绕蒹葭。

右诗，录自康熙《志》。静专，见《列女传》。诗稿已佚，仅存此四章，清新俊逸，固自可传。

举岭

张寿朋

胜缘攀峻岭，行树绿初肥。石拂泉声乱，云横鸟道微。佛香开觉路，云气湿征衣。羨彼岩栖者，层峦半掩扉。

右诗，录自康熙《志》。寿朋，字冲猷，南城人。万历癸未进士。有《深息窝集》。

东华山望余晋生山房有怀

戴宗璠

佳人郭外居，空翠足幽赏。我欲对披襟，朝夕神来往。燕雀上琴床，花竹侵书幌。虑淡物益亲，道元景逾广。笋舆逐车尘，去此仅寻丈。迢迢眇膝间，弱水望泱泱。那趁诗社高，遥想游情爽。东风正宜人，慎勿负骀荡。

右诗，录自康熙《志》。宗璠，见《职官表》。余晋生，未详。

观手谈歌赠弈客芝轩翁先生

叶秉敬

姑苏城外红尘起，烂柯游客心如水。手敲如意缺唾壶，开牙霍霍流霏绮。对客拂拭席上天，清虚一片无云烟。三百六十列度数，二十八宿分环缠。疏星初出分天半，牛女奔窥隔河汉。指尖点点落珠玑，织得回文书灿烂。俄看笑里起风雷，剑戟揜揜式相推。祖龙蚕食雄千古，高筑长城峙险阻。夜来赤帝断白蛇，封却函关一丸土。英雄赤手摘八方，出门挫折时摧刚。拟气曾经胯下过，少年错

笑是真王。死中得活谁知者，沧海桑田顷刻也。楚王亡弓不索弓，塞翁失马还归马。能弃能舍是男儿，先著后著分雄雌。贪三廉五数綦定，暮四朝三只自欺。世人刚道作弈数，游成趣兮溺成嬉。鸠巢栖拙怜予懒，鸥游并押浑忘机。拈来信手头头是，到处看人面面非。惟君醒蝶飞栩栩，得亦不欣失不怒。从容收局多成功，旁观失笑闻起舞。舞罢为君歿主觥，灯前大叫天地赧。推窗明月梳垂柳，星鸟无光斗柄横。

右诗，采自《异瑚墩翁氏谱》。秉敬，字敬君，西安人。万历辛丑进士。著书甚富。芝轩，未详。异瑚墩谱既载是诗，则必为县人也。

《龙游县志》卷三十九

县人 余绍宋辑

文 征 附志三

诗 三清 文征七

上塘岭

黄 涛

游山仍傍水，水曲路穿山。鸟道凌空上，羊肠望远攀。輶筒通绝涧，蜀栈补危湾。豺虎应藏迹，荆榛近已删。

同沈、郑二公登塔山

黄 涛

灵山塔寺迥临流，别是林泉一种幽。此处何尝邀鹤驾，其间只合隐羊裘。桥西竹木青无尽，午后烟云烂不收。解得使君招饮意，乘闲相与放吟眸。

乌石山

黄 涛

石壁倚天开，披榛吊古来。云荒闻虎气，日冷畏龙回。密竹迷飞瀑，孤钟响积灰。可知僧久去，寂寞剩香台。

白佛岩

黄 涛

欲疑灵隐寺，峭壁峙清泉。苍翠云根异，嵯岬石骨坚。高山前
哲里，红叶暮秋天。悔上篮舆急，行行又隔山。

发祥庵

黄 涛

北郭精蓝古，东皋野草肥。长虹垂碧水，细竹隐朱扉。昼暖莺
声在，香迟桂叶稀。清言流麈尾，名理属缁衣。

百子阁观社

黄 涛

神皋社火识民风，郭外登楼意气雄。暖日低迷红雾里，春山断
续翠微中。何期节候盈川早，未到清明曲水同。老友醉归传韵事，
乱鞭驴耳在城东。

泮林八咏

黄 涛

西湖不一地，异地可同名。龙游一泓泉，源自南山阴。我闻□
原缺，疑为马字。学士，疏浚拟西泠。入明建城郭，隔断双湖青。园
林失旧迹，花鸟自冬春。中有鱼龙蛰，待听风雨声。西湖

何人筑露台，中央犹宛在。帘隅正人心，高平复爽垲。鄙儒胡
敢问，蓬茅数十载。为世作津梁，指月同潇洒。孔颜寻乐处，濂洛
合悬解。夜静闻弦歌，澹台忆良宰。印心台

湖形南北广，东西近可涉。泮林向巽离，明堂忌冲泼。昔贤筑
此堤，一湖故两截。文星耿河汉，岁久叹湮灭。畚鍤及春兴，妙理
贵重设。隔岸桃李花，粲粲□□列。文星堤

湛湛半轮月，泮壁象澄涵。君子观大水，昭旷甲江南。鱼跃动
星辰，鸡鸣见南山。西郭岑山流，曲渚无枯干。百年苦闭塞，一旦

还清湍。父老休嘖嘖，宫墙职所担。泮池

上士志高躅，亢极理必危。达人乐卑牧，但恐辱途泥。置身此楼间，庶几可否齐。仰止识嘉名，斗枢夙凭依，会友以辅仁，觞咏况复宜。愿言锐如岑，青云可共梯。岑楼

大射礼不作，揖让久寥寥。西湖矍相圃，隐沦归民巢。敬一有亭址，辟草成神皋。南北百余武，足容弓矢调。正己与反求，吾党无矜骄。莫谓青青衿，逊彼霍嫫姚。君子堂

道统传不绝，万古赖儒书。崖山讲太学，处变实为迂。经归不讲道，兹席便为虚。龙山鸡鸣院，古义亦拘隅。何不名龙山，利见风云俱。我将效道人，问难无贤愚。龙山讲院

昔怜郑著作，广文官独冷。热中亦何为，不如澹而永。老夫葺小阁，三面见树顶。晨夕数卷书，朋来共酒茗。客星少微间，相望古贤等。四时一冰心，南山对微晒。冷阁

印心台、岑楼、君子堂、龙山讲院，今并废矣。录此，以存往迹。

龙邱十二景有序

黄 涛

古今名胜，类取八景，潇湘著始，在在效颦。或歉于数，则牵缀一二以足之，宜其限于八也。盈川，山水幽旷，古迹实侈。余太史谓旧志八图半属泛套，耳欣目赏，反有挂漏，相与摭实参订，定为十二景。嘱山人姜载绘册，而集能诗者唱和焉。康熙壬子春日记。

学士湖清宕碧波，南山苍翠接城阿。鱼龙石鼓秋郊近，桃李春园夜月多。姑蔑旧宫寒缥缈，灵光新殿日巍峨。诗人小大从公迈，锦绣天开壁沼荷。西湖柳浪

石洞天然傍水稀，翠光东壁绿阴肥。重驱力士开丹壑，共渡慈

航礼白衣。身入薜萝情澹合，坐当烟雾气霏微。年来蜡屐缘何事，
溪北行春暮不归。翠岩春雨

衣带遥通七里泷，四时强半有东风。龙洲渡耸浮杯塔，铜佛楼
雄砥柱宫。估客渴寻秋露白，渔人歌闹夕阳红。滩高不害樯乌稳，
水驿苍苍集野鸿。风渚归帆

永安门外踏晴沙，结伴携壶落日斜。两岸土风喧蟋蟀，一溪秋
月浸蒹葭。欲疑杖化逢罗远，如听琴言忆伯牙。泊鲤滩声分上下，
双虹夹镜冷生华。双桥明月

拟补桑钦浙水经，派溪南望万松青。始知晋记桃源洞，不独严
陵处士星。精舍香深春昼永，浮图影断晚云停。人间只有渔家乐，
烂醉船头自独醒。石壁渔舟

粤考方舆邑乘篇，岑山表镇古盈川。寒烟忽阻寻梅径，腊雪频
高种麦天。无数幽人侵晓看，其中逸士抱云眠。还因涸辙阳和照，
一夜平添百道泉。岑山霁雪

宋室传闻功德林，昔贤自记好奇心。大书不见将军树，清听空
怀观使琴。千里远峰看极目，十寻悬瀑足开襟。山如削铁泉如玉，
几点胭脂绝赏音。乌石飞泉

道院迎仙若有梯，豸屏洞口入双溪，千层岫嶂红尘隔。一路松
杉翠色齐。古迹志存空记载，宝珠花歇少留题。去盈去后盈川句，
付与空梁燕子泥。豸屏松磴

括苍北麓涧流长，曲绕灵山到下方。岩号鸡鸣开晓梦，地乘龙
德应文光。土人好客枫林醉，邻寺催吟桂子香。凭吊神仙赵缘督，
逍遥不觉度清商。鸡鸣秋晓

龙邱祭酒汉高山，九朵芙蓉孰敢攀？东海尚书贤避世，议曹从
事老投闲。但为君子师三隐，莫向仙家问九还。安正书堂连石室，
梓花香入茆头湾。九峰仙灶

扁舟问渡午风轻，一幅拖蓝翠织成。摩诃楼前新雨霁，漱溪亭下细流平。此间自少山川险，凡事难逢早晚晴。往往来来纷市集，何人冷眼利和名？漱水晴风

寻秋日日出东门，青帝祠边叶满村，总是三时芳草树，幻成九日锦乾坤。清霜宿雨经偏好，冷庙空山耐久存。四野红妆如绛帐，笑他丝竹谢公墩。东山红树

右诗，悉录自康熙《志》。十二景诗，最无取义。兹仍录入者，存康熙《志》十二景之名。且小序云云，亦一段小故事也。康熙《志》尚载余恂和诗，兹不复录。又康熙《志》尚载《城隍庙迎神》诗，因缺六字，无甚关系，删之。

狮岩翻《华严经》

陈名夏

白马传经后，青狮法座前。圆融无一字，行布有三千，岳澗输灵气，星辰结大年。众生犹未度，不忍独安禅。

右诗，录自康熙《志》。名夏，字百史，溧阳人。有《石云居士集》。

龙邱山

余恂

半灵岩窦启，九曲翠屏连。瀑溅晴峰雨，云蒸仙灶烟。登临怀往迹，栖遁历群贤。肃肃衣冠在，清风满洞前。

金山庵二首

余恂

曲磴千盘上，丛林一径穿。山腰喧暗水，树杪出平田。地迥人天外，云生杖屨边。残碑犹可读，芟薙忆当年。

迢递看如见，峥嵘到复增。樵归鸟际路，岚湿佛前灯。偃息依丛竹，攀跻仗短藤。犹传双梵宇，更在白云层。

鸡鸣岩二首

余 恂

傍岩开佛舍，岩下碧流深。坐进松花酿，行寻枫叶林。云山遥入画，水石自成吟。濠濮心同远，无劳丝竹音。

常日高楼望，时时见此山。峥嵘孤塔外，回合两川间。树老排云碧，岩深宿雨斑。到来回首地，咫尺隔溪湾。

东山小集

余 恂

胜侣佳辰恣共寻，东山风日称登临。敢将丝竹希前迹，自觉烟霞惬素心。细草平铺春色远，疏篁斜驻夕阳深。移樽更向高岗顶，岩壑泠泠起暮吟。

登灵鹫岩

余 恂

共访灵岩古道场，寒云萧瑟敛朝阳。林间径入峰头暝，花底泉流洞口香。楼阁纵横增眺望，山川毫末细平章。振衣咫尺天门近，缥缈真同万里翔。

童坛水阁和叶文若韵

余 恂

楼影涵群动，苍茫生远汀。山川供太白，城郭入空青。波绕疑浮塔，松高欲作亭。忆曾江上宿，仿佛似中冷。

白衣岩

余 恂

谁道新增斧凿痕，嵌空归迹薜萝存。风帆细数中流楫，云树遥分隔岸村。千顷寒潭供引镜，半城夕照对开尊。潮音洞壑真如在，仿佛光疑现普门。

翠光岩用胡宗宪韵

余 恂

轻舟一叶泛沧漪，啸侣同游慰夙期。岩壑凌空真作室，云烟绕岸自成帟。濯缨喜傍澄江近，挥盏愁看落照移。何事当年横槩意？题诗欲拟岷山碑。

龙邱先生祠有感

余 恂

君不见龙邱先生生东京，高隐避世称独醒。贤人在邑邑为重，城郭遂以龙邱名。古人姓氏垂不朽，往往山川同其久。我亦先生之邑人，出处惭惶空俯首。先生有屋九峰巅，先生有友钓台边。龙邱之山严子濂，客星万古名双悬。先生已往祠山麓，俎豆春秋岁相续。一自沧桑烽燧多，栋宇为薪蔓草绿。即今怀古吊遗踪，仰止高山怅莫从。欲识先生何处是，亭亭祠畔一苍松。

含辉宫

余 恂

十年不到景灵宫，步履重来忆往踪。开户旧当临涧竹，携书曾过隔林松。一时农事欢春社，几处春声接暮钟。俯仰忽惊风景异，寒林萧瑟惨秋容。

发祥庵赏桂二首

余 恂

初地传双树，门开傍水滨。竹林如避客，花气自迎人。小坐依幽砌，轻阴净远尘。真来香国里，金粟忆前身。

烂熳向空庭，童童车盖青。丛条回澹日，细叶散繁星。色静灯常映，香清雨乍经。悟来无隐意，不必问风铃。

乌石山次黄广文韵

余 恂

积晦喜初开，盘纡度磴来。云根峰削就，人语鸟飞回。遗构基空在，精忠迹未灰。犹思屯万骑，倚马住高台。

姑蔑行

余 恂

衢州，古姑蔑地也。郡小而贫，苦贼、苦饥无虚岁，乙未尤甚，民旦晚且尽矣。无民何以有土地？不揆鄙拙为《姑蔑行》五百字，代达下情，以俟采风之献。

姑蔑浙水东，昔在全盛日，烟火蔼相通，盖藏盈百室。桴鼓静无虞，天行岁多吉。秋成输井税，宽然靡所绌。风俗习太康，上下皆胶漆。崇极理必圯，时序有肃杀。大难已戡除，残孽犹奔突。穰穰白马徒，聚乱如虬虱。窜伏岩谷间，以此为窟穴。虽无州府患，此辈未云灭。毒螫遗四郊，剽夺到蓬荜。兵者饥之源，影响逾箭疾。父老数年来，未见仓庾实。曰惟岁乙未，惆怅尤难述。方春举趾初，南亩土膏发。播种亦始新，霖雨何秩秩。殷軫雷霆斗，厖划波涛坼。积潦排山根，弥望百里没。颖粟未和田，征呼已及闕。伤哉此子黎，何以资膏血？昨者日出杲，农父欣相悦。敢祝篝篓盈，万一升斗活。既晴不复雨，皇天胡酷烈。维时方军兴，舟楫朔吴越。旌旗暗江徼，戈鋌积霜雪。供亿责有司，本自闾閻出。师行甚分明，邑小实仓卒。辍彼桔槔劳，峙此刍茭物。刍茭有时供，炎赫何时绝？旱气如干柴，六月至十月。青草野尚枯，何况在粳秫。盗贼用民劳，其势滋莫遏。焚荡无完村，瓦砾同一辙。公然离其巢，耽耽及城阙。杀戮兼笙竽，非无防戍卒。死者声烦冤，存者生意竭。居上岂不矜，惠养难遽说，朝廷有输将，所以代穗秸。筐篚古王制，锱铢詎容缺。逋负愆厥供，义合受鞭挞。所嗟典鬻资，十未

能当一。吾闻群盗初，本亦服钱铨。驱迫使之然，仁者宜战栗。煌煌焕汗音，若保廛饥渴。刺使并龚黄，长吏亦明哲。恺梯夙所持，抚绥应有术。自当苏疮痍，重冗妖氛豁。予也下邑人，粉榆实过恤。厝火宁不燃，曲突甘居拙。洒涕献斯篇，南望正萧瑟。

泮林八咏和黄苻禹广文韵

余 恂

湖水不在广，有托乃得名。郁哉泮宫前，方塘贮城阴。诗书播余泽，披拂风冷冷。仰见峦岫浮，天然成丹青。桃李焕初发，遥映宫门春。试问西子湖，孰与弦歌声？西湖

台势若浮空，中流屹然在。以之补地气，不独资爽垲。荒榛久蔽亏，启辟自今载。芰荷环左右，化雨每沾洒。星桥法斗杓，观象得神解。游屐任纵横，功成身不宰。印心台

平堤亘且修，四顾不可涉。屈曲度中央，遥峰翠如泼。怪石矗文星，玲珑非割截。波涛涌巨鳌，神山半明灭。感应有至理，佳兆特预设。光芒牛女间，两两泰阶列。文星堤

溶溶半壁水，粲粲万象涵。借问浚何时，飘风吹自南。芹藻竞芬敷，淳泓蓄云山。致此岂易言，唇吻半已干。集事贵勇决，一往如奔湍。同是洙泗徒，敢言弛负担。泮池

人事有往复，壮丽起倾危。眷言兹楼台，其始乃涂泥。一朝成杰构，峯嶂与云齐。斗杓俨壁间，群彦咸皈依。苍翠当远眸，绮疏四面宜。尽人可跻攀，谁谓无阶梯？岑楼

矍相重观射，兹典已寂寥。旧圃虽具存，鳩乃居鹊巢。迤邐泮宫西，旷邈如林皋。筑室克揖让，众耦相和调。审固在正鹄，心志敛不骄。君子咸于斯，何有汉嫫姚。君子堂

圣人不可作，传者诗与书。所重在讲习，末俗以为迂。龙山得先生，师道乃不虚。煌煌立教旨，行己守廉隅。多士从之游，日夕

春风俱。譬彼钟在悬，扣击无贤愚。龙山讲院

仕宦亦何常，心澹境自冷。况乃一官清，趣味弥觉永。飞阁对南山，累累时露顶。图书左右陈，供具惟杯茗。云烟日万状，视之与身等。得句偶会心，莞尔成独哂。冷阁

过童坛里许，有石屋洞，深广各数丈，其高可仰也。诗以纪之

余 恂

洞口翳日月，谿窞势参错。萝条人晦冥，径转敞幽壑。公然成夏屋，穹窿垂四幕。冰柱撑虚空，风穴司橐籥。雕嵌转玲珑，周遭更回薄。露泫乳欲流，云晴掌如削。不知巨灵手，何年事斧凿？混沌一以开，终古厉锋锷。铿訇潜籁生，荡漾虚光泊。信美难久留，山鸣石欲落。

右诗，均录自康熙《志》。

夏久不雨，毛子千仞以岁将大饥，惻然忧之，为言：“邑南青澳龙井在焉，可劫而雨也。”众用其言，雨应时澍。予深叹其异，诗以赠之

余 恂

火云焰焰色如赭，斥卤尘飞奔野马。泥牛石燕杳茫茫，田夫疾叫声喑哑。毛子从容诵所闻，此事不在祈方社。葛澳灵湫贮毒龙，蜺巫曷不走其下？初闻将信还将疑，踌躇且复临中野。吹竽伐鼓北郊回，淋漓雨已随人泻。日气敲蒸倏欲无，车轮急点纷披打。咄嗟飘忽真有神，飒沓神灵已飘瓦。古来三篋与五车，才人岂少登大雅？董氏《春秋》京氏《易》，如君不愧读书者。吾闻五龙各有方，喷云噀雾不相假。千陌纵横地间之，九州未必同沾洒。叹尔苍生忧乐心，暂时螻屈武侯吟。土龙局促何须道，破壁看君作雨霖。

十饮斋酒人歌有序

余 恂

十饮斋者，予兄士元氏于园左构三楹为宾朋燕饮之所。时取古人善饮者十人，各制一酒具为供，系之以赞，而颜其斋曰“十饮”，盖所以志也。予既为记，以勒诸斋壁，复作长歌以咏之。

芙蓉主人卜筑幽，开园宛在镜中游。有竹万个树千头，交柯接叶枝相缪。池塘六月风飏飏，欹枕高眠百尺楼。读书之暇思夷犹，诛茅作室藏新白。以御宾客供献酬，慨然怀古志前修。醉乡名姓恣探搜，有美十人拔其尤。吾师吾师更何求，椒浆桂醕旨且柔。何以奉之古鼎卣，有口其哆角其觥。楠檀香透琥珀浮，木瘦石晕靡不收。题以十品各以俦，祭而后饮吾从周。往来过从谁者优，二三同志恣淹留。草木臭味无薰莸，奇文疑义相校雠。高谈雄辨丽以遒，经史为舵酒为舟。兴来刻烛吟咏悠，近者王孟远曹刘。引杯浮白润诗喉，款款密坐弥绸缪。瓶罍不罄辖不投，五斗一石恣自由。主宾相得何油油，今之饮者饮以牛。交游杂沓车前驹，杯盘狼藉错筹。高语放达称醉侯，幕天席地营糟邱。摇唇弄吻生戈矛，北斗已没河汉流。欲止不止睁双眸，眈长夜饮古所尤。酒之残贼德之仇，十饮斋中有此不？

甘泉歌送家虎臣之任

余 恂

郊原萧槭秋气入，城笳楼笛声翕习。鸿雁徘徊鹤鸪急，代马嘶向西风立。问君何所往？云往古甘泉。黄茅白苇关塞阔，凤凰千嶂云霄边。暗尘茫茫狐兔窟，此地未秋芳草歇。名成不改汉山川，道远长看秦日月。知君抗志诚无比，嚼雪餐霞心若此。高旌大纛满人世，城郭萧条君百里。只今且免烽火照，近日更无秦一时。防边刁斗聊不惊，驰道供帐知免矣。长河葭莩去悠悠，山鸟江鳧绕磧

洲。旌旗遥映太白雪，冠舄坐挹皇陂秋。秦山燕地两回首，昨日篝灯对尊酒。高谈落落动鬼神，空斋寂寂下星斗。吁嗟离别勿复道，兄弟相期令名好。君不见甘泉有泉清且泚，请君洗心勿洗耳。

右诗三首，采自《两浙辅轩录》。余虎臣，何名？无考。

龙游徐莲姑庙

尤 侗

一龕野庙没青莎，小字芙蓉碣未磨。掩镜甘分弃妇怨，含颦羞唱望夫歌。春风有伴留香鸭，晓月无人画黛螺。贞魄自成山上石，莫将云雨吊湘娥。

右诗，采自《西堂小草》。侗，字展成，晚号银斋，长洲人。

元日后大雪，同里亦安、焕章诸子泛舟龙邱，访余汧公，帐不与集，遥同赋诗

徐之凯

北风三日平阶雪，削骨寒芒如拗铁。新水已添一尺强，洄澜清驶流光曳。老翁塞堦气不扬，当檐旋转飞蠓蠖。忽闻诸贤入剡溪，莺鸣求友意深切。宜园石镜向池开，十二帘栊隐林樾。柳边小阁见南山，雪霁看山如看月。梅花新酿三百甌，兽炭玲珑催火烈。平头奴子展氍毹，篔簹蔽投壶欢不绝。开心写意狂亦真，世人伛偻空周折。君不见姑蔑城中行路难，黄牙赤羽藏眉端。秦时狱吏有师法，凿空钩巨侈奇观。生憎匡术为鹰眼，谁信文成食马肝。□炙斑鹿烹素鳞，辘轳勒注抛青春。相期周道直如砥，莫作含沙射影人。

甥余汧公岫云太史子妹，江度远太守子妇。余以被陷，江以缺帑，俱传爰书，年余未一展视

徐之凯

停云去后见遗情，瓜葛艰虞事不平。毁室久怜雷岸妹，赭衣新念任城甥。冰霜涕泪宜同患，秦越星霜负此生。闻道更逢乳虎患，肯迟相就一舟轻。

右诗两首，采自之凯所撰《流憩集》。之凯为任道曾孙，字君谷，以西安籍应试，遂为西安人。余勉以何事被陷，未详。

鸡鸣山

周 召

山城郁含翠，出郭展青玩。瘦骨景易沾，入目欣屡换。索异循素流，烟树蔼苍岸。历磴视逾开，群山赴若窜。径绝峭壁悬，刳中势忽断。局身睇青蒙，垠嶠不可按。石隙迸幽泉，危巢讶栖鹳。鸿下溪百寻，飞来云一段。兴发讫冥搜，羈愁岂能绊。稽首告山灵，宿心嗜汗漫。诂至婚嫁忧，单衣适至盥。五岳定骄人，何时作游唤？

右诗，采自召所撰《受书堂集》。召，字公右，号存吾，西安人。

将诣龙邱，闻暴客之警复止

周 召

秋风两度掠青衫，寸楮怀中蜡尚缄。剡楫欲开心又懒，华山未看眼空馋。夜乌城上鸣宵柝，春雨江中挂布帆。邱壑何时堪独卧？一编随手伴长镵。

右诗，采自召所撰《排愁琐语》。

龙邱山

叶 葵

时看绝壁如莲瓣，始蹶欹崖四五峰。石矗数重云作态，天开一窍雾为容。池涵积水分猿饮，路接垂藤认鸟踪。愧我登山无蜡屐，攀跻犹喜不支筇。

方山

叶 葵

方山古刹白云隈，紫茁蒙牙发石苔。忽遇道人天外至，幽香移

入小壶来。

三叠岩

叶 葵

露挹菅茅滑磴斜，乱云横锁洞谿呀。门开入地苍崖幻，牖出通天碧树遮。石势触人腾虎凤，萝烟袅日逗龙蛇。三岩总是金仙窟，怪道莓苔浑似霞。

摩诃楼

叶 葵

摩诃楼前山簇簇，山势如云江水曲。酒人醉后漫登临，清啸苍凉振林木。赤松白石咫尺路，去地百尺安足住。琉璃一匣吐莲花，同君万里乘风去。

吊杨盈川

叶 葵

华阴才人乘商风，灵旗飘摇垂碧空。千载谁是相知者，碑兀上夏牛斗中。嵌空赭紫虬蛟窟，霜天夜半系短笈。醪醕一卮酌江心，万顷绿波浸澹月。

天堂山用雪山韵

叶 葵

薜荔垂垂一水流，四山环隐寺门幽。石因骨瘦能容杖，云为山腴欲作裘。日淡鹧鸪啼怨雪，烟愁蛟蜃蹴空收。悬知逊国头陀在，独悟楞伽闭两眸。

右诗六首，录自康熙《志》。葵，见《选举表》。

鸡鸣岩

余际熙

千家负郭带溪流，寥泐天高已素秋。山寺一钟催晓月，寒泉数道净灵湫。陂田晚熟禾多穗，石磴云封露未收。为问张罗丛棘事，

鸡鸣风雨有书楼。

石屋纪游次韵

余际熙

蜡屐人危磴，层级趾相错。裂石复崩云，窅冥在深壑。巘岬开户牖，烟峦忽垂幕。嵌空漏日影，叩盆如扞翕。噌吰而于喁，风砢相喷薄。偃者翕以郁，侧者巉以削。银手洵如断，巧匠不成凿。坎若穴鸟鼠，峭若厉镰锸。站站如鸢堕，潦湿疑浪泊。延伫欲何之，返棹醉桑落。

白衣岩水乡福地

余际熙

乌柏霜零木叶黄，秋怀远托白云乡。寒潭百尺欹危壁，螺黛千峰映靓妆。渔艇溯流波上下，游人弭楫水中央。石床醉倚归来晚，无数征帆挂夕阳。

翠光岩用胡宗宪韵

余际熙

灏溪春涨水涟漪，山水清音遇子期。划却巉岩通仄径，坐来连袂渐成帟。空蒙烟雨画中觅，草莽鱼鳞镜里移。返照入江翻倒影，白云深处许题碑。

天堂山用雪山韵

余际熙

大师谁谓是缙流，间道从亡事迹幽。失守金川犹敝屣，往来灵鷲半蒙裘。钟山何似雪山好，汉腊如同僧腊收。芳草凄迷归不得，萧萧白发掩双眸。

右诗五首，录自康熙《志》。际熙，见《选举表》。《天堂山》诗与叶燮所作，均以雪山为建文帝，未详何据。

重九日天堂山用雪山韵

沈奕琛

入谷穿云复乱流，黄花翠竹到来幽。品泉恰好分僧茗，送酒何劳典客裘。此日龙丘丹灶隐，当年鹿苑讲堂收。空余游子登高兴，杖笠相持纵远眸。

右诗，录自康熙《志》。奕琛，何处人，未详。原称少府，俟考。

过龙游驿雨甚，舟行日不能数里

方士颖

江程始报及龙游，欲挂轻帆阻石尤。谷雨涨高侵柳驿，茶圩烟阔覆蘋舟。支篷惨淡昏如暮，拥衲凄清冷似秋。挽入林崖纡可泊，啼鹃故引客心愁。

右诗，采自乾隆《浙江通志》。士颖，字伯阳，淳安人。诸生。有《恕斋偶存》。

寄怀余岫云太史二首

徐复

咫尺龙邱地，何时一再过。只缘贫转甚，翻觉路偏多。云树迷鸿雁，烽烟羨芰荷。未知泉石畔，兴会近如何？

仗策歌弹铗，怀人赋采萧。别来青眼少，欲寄白云遥。时序秋光晚，天空木叶飘。不堪惆怅意，风雨又萧萧。

再寄余岫云太史

徐复

此日君知我，翻深我自知。每伤千里远，欲到一帆迟。病久同原宪，言犹及项斯。别来无一字，何以报相思。

移居二首

徐 复

浪迹半生，倦怀自惜。甲辰冬，徙家龙邱，依故人也。欣慨在中，情见乎辞。

不意淹留久，他乡亦有家。一椽知己恋，十载旅情赊。遥望倚闾处，愁看落日斜。倦怀今可慰，几倍惜韶华。

迂疏两未改，嗤诮一随人。但得栖身地，应同故国春。飘零还自怯，澹泊不妨贫。却喜狂歌者，相依有此邻。

移居后，诸公以诗见赠，再次前韵二首

徐 复

忽枉群公赠，词章逼大家。偶然居可赁，敢谓月能赊。睡起鸡声午，题来凤字斜。未须叹寂寞，满壁对瑶华。

阶前有草木，朝夕亦宜人。傍石堪趺坐，逢花识早春。客乘王子兴，厨怨阮家贫。觅得新醪好，名园在左邻。

余士元最阁

徐 复

两度上层楼，凭高动客愁。溪声兼日夜，树色变春秋。地即西园胜，樽同北海浮。主人情不倦，明月满帘钩。

余岫云太史霁阁四首

徐 复

果自南归日，城东结小楼。有山如在屋，无树不含秋。雁影冲寒度，云光傍槛浮。一编常自把，欹枕听溪流。

花鸟怡情久，樵渔过眼真。遂能忘世事，岂独绝风尘？石古还堪拜，书多不厌贫。西清求正急，恐未任闲身。

我来当九月，却值落成时。指点曾游地，殷勤慰所思。室悬狂士榻，座满故人卮。不尽淹留意，诗筒处处随。

况有登临胜，他乡亦故居。炉红茶熟后，霜白月来初。落叶敲窗纸，鸣蛩冷客裾。圣湖半亩宅，风味竟何如？

余士元西园二首

徐 复

何处堪寻胜？城西十亩园。一湾池水绕，四面竹风喧。频酌樽中酒，时闻世外言。唱酬残月下，花影伴黄昏。

不独园林好，襟期复自如。虚怀天下士，淳意古人书。宫草名成后，青山兴到初。一时传韵事，兄弟赋闲居。

题余士元非水舟

徐 复

藕花深处两三椽，日日看花到水边。自有烟云娱晚岁，不将邱壑护前贤。辋川图画诗中句，彭泽壶觞醉里天。几度钩帘摊卷帙，错教人认米家船。

游鸡鸣岩，次余德培韵

徐 复

一溪新水泛轻航，不尽烟波接杳茫。傍阁天教开胜境，登山人得礼空王。樽前遥对千峰雨，笔底拈成五色光。欲向翠微深处去，春衣沾湿也无妨。

右诗十六首，录自《旅吟稿》。复，见《人物传》。

游庵堂岩

童 璉

山远俗情稀，盘纡入翠微。松阴缘草径，岚气袭人衣。石润泉频泻，崖悬势欲飞。扪萝登绝巘，偶坐却忘归。

右诗，采自《童冈童氏谱》。璉，字次琰。顺治间，廩生。

赠极乐庵月波上人

董汉臣

明月当阶照，风过枕簟凉。梅枝横影瘦，鳧嘴带烟香。道念与天合，尘氛偕境忘。此中真味永，未许俗流攘。

右诗，采自《六都董氏谱》。汉臣，孝子斌之父也。

游古招庆寺

姜廷举

挈伴登临兴不穷，白云乌石梵王宫。千寻绝壁开精舍，百道飞泉接断虹。划几未教酬夙志，听琴犹自想高风。我来凭吊思无限，满目寒鸦夕照中。

右诗，采自《两浙辖轩录补遗》。原注云：诗稿散佚，兹从寺壁抄存。则此诗真成硕果矣。廷举，见《人物传》。

蛤吧岩

江作楫

嵯峨一块石，屹立障江流。舟过频张口，人来不转头。苍烟含宿润，碧藓助清幽。几度闲登眺，蟾蜍水面浮。

右诗，录自《旧采访册》。作楫，见《阙访》。

游翠光岩

叶淑衍

翠光岩上松苒苒，翠光岩下溪如染。自在轻鸥贴水飞，悠扬五两随风飏。豁然石腹开楹轩，缭以百尺之萝烟。长夏阴森冬更燠，时有渔翁此醉眠。胡公昔日开戎幕，明少保胡宗宪。曾来此地留清酌。搃金伐鼓声如雷，大纛长戈旋岸脚。偏裨行走争趋风，诸侯盘辟罗西东。坐中岸帻者谁氏？青藤先生嫖双瞳。先生落笔惊星斗，白眼看人却何有。唾壶击碎泣复歌，自引斧钁掬其首。但喜胡公一世豪，不识胡公官职高。亦如蹭蹬杜陵叟，醉呼严武同儿曹。

呜呼！丈夫所贵逢知己，不则孤行其志耳。局促辕下寄人篱，肘后悬金安足齿？我来岩洞下，呼酒跌苔矶，悠悠千古心，俯仰徒伤悲。胡公气焰今何在？惟有先生石碣犹淋漓。古来何物能长久？不如且吸青螺卮。渭水不复非熊猎，傅岩不复求贤图。呜呼！当今岂乏磊落崑崎伟丈夫，老死空山名亦无！

右诗，采自淑衍所撰《茹庵偶吟》。

夜过姑蔑战场，忆李邕园大司马

陈至言

百战孤城地，星河影倒垂。草曾嘶甲马，谷似转旌旗。宿将他人种，元公帝者师。只今江上月，犹照岷山碑。

右诗，采自至言所撰《青苑堂集》。至言，字青崖，萧山人。

康熙丁丑进士。

牖传

叶鲁

未央钟漏彻丹墀，落落星垂御柳枝。天仗宵严卫士拥，銮舆晓出佩声迟。五云色见传周史，三策名高奉汉仪。闻道品题烦睿鉴，从容只有近臣知。

右诗，采自《两浙轺轩录》。鲁，见《选举表》。东岩当日颇有文名，而遗作尽散佚，今得见者仅此篇矣。

哭叶东岩六首

王文龙

柯城上下路平分，半世名场我并君。同学群推胶漆友，褰旗齐夺北南军。乡关间宴联风雨，旅舍萧条寄水云。戊巳数载，并馆穀旂塾。已矣百年生死判，凄凉往事复奚云。

南巷高风亲串在，往来雪月肯辞频。两园暇日娱文酒，四郭春风藉草茵。坐少东生难作乐，诗成坡老迥无尘。悲深转忆当年旧，

呜咽寒风气不伸。

堂有高萱下棣华，夏秋田舍半为家。山风十里吹香稻，溪路千
 滕曝晚霞。正好名成间课子，何因仙去似乘槎。他时我过西州路，
 流水门前但噪鸦。

曲江宴罢尚逡巡，八月冲涛始问津。宫锦驰归先寿母，琼筵广
 设为留宾。诗书食报千秋足，郡邑分符一命屯。叹息儒生穷达事，
 亭亭何自叩青旻。

痴情只说君犹在，痛入枯肠泪竟无。记别昨春如旦暮，骤来远
 讷甚模糊。清斋岑寂吟声苦，旧馆荒凉草色无。景山下馆东近罹高
 列之祸，门庭萧索，不胜今昔之感。踟躅景山山下路，蹇驴我过一鞭孤。

青霞片片落晴扉，白石粼粼爱翠微。文社几人兰臭合，吟毫分
 赋墨华飞。知君牛耳应谁执？此事鸡林见者稀。屈指粉榆风雅
 事，清风零落愿多违。

右诗，《新采访》所得。文龙，字宛虹，常山人。康熙癸酉举
 人。叶东岩学行今无考，已入《阙访》，赖此诗稍窥崖略，亦足珍
 矣。亟存之。

春日游鸡鸣岩，步张道平韵

董斌

招提春半百花明，翠湿岩泉古树平。此日只聆黄鸟啭，谁人曾
 听碧鸡鸣？溪光绿染烟霞色，山气幽宜鹿豕情。回首龙邱嘉遁处，
 悠悠一片白云横。

右诗，采自《两浙辘轳录补遗》。董斌，见《人物传》。孝子遗
 墨，亦仅存此一章。

山月

余嵩

月出何皎皎，流光遍寰宇。居人见月欢，离人见月苦。景同情

何殊？问月月无语。人事有不齐，哀乐随所处。惟有深山中，风俗如太古：为农无别离，入息向场圃；团团坐家人，依依聚俦侣。闲闲课桑麻，款款话晴雨。村讴乏丝竹，倡予而和汝。始知月无私，闲者便为主。

右诗，采自《两浙輶轩录》。嵩，见《人物传》。嵩诗存者仅此篇。

龙游道中

郑又钥

客心悲远道，薄暮向孤征。水急难移棹，滩多不记名。片云依树宿，斜月向人生。遥想故园夜，灯前应计程。

右诗，采自又钥所撰《书带草堂诗商》。又钥，字谷渔，上虞贡生。

太末城南散步

黄孙灿

独步江头看晚色，柳条长短拂人衣。水清沙白鱼可数，日落风高鸟倦飞。远树重重烟欲暮，片帆叶叶去还稀。归来且向僧寮宿，新月林中扣竹扉。

右诗，采自孙灿所撰《听雪楼稿》。孙灿，字海樵，仁和人。

龙游江上

董旂

回首乡关心事违，垂堤怕见柳依依。春光渐老催华发，天气微暄试袷衣。姑蔑城边莺乱语，定阳江上鳊初肥。思量不及元真子，泛宅浮家是处归。

右诗，采自旂所撰《太霞山馆诗草》。旂，字仲常，号霞樵，泰顺人。所著尚有《罗阳诗》。

游草堂寺

邵 岷

羈栖苦无欢，遣愤思有适。出郭缘清溪，访古得遗迹。草堂佛日辉，茅屋禅灯寂。燕语非新巢，乌啼仍旧宅。慨彼浣花翁，老病殊方客。生常赖友朋，身自期禹稷。遭逢干戈会，赍志归窀穸。佳游溯芳迹，论世堪啜泣。光芒照千载，一饱艰夙昔。白骨不复知，令名果何益？

广元道中

邵 岷

泛舟凌广渊，整辔造修阪。晴沙映绿畴，春草相与远。野鸟傍水啼，林花逐风散。川原杳何极，时节忽已晚。烟生城郭青，云起波浪卷。剩垒纪葭萌，高江戴烧栈。形势惊雄奇，客游怅淹蹇。缩地嗟无方，御风故谁善？愧彼十亩诗，劳生信蓬转。

五丁峡

邵 岷

晨鞅税岖嵌，山蹊迭回复。蹶云迈阳岑，泛雨入阴谷。岚迷径若穷，峡转胜相逐。窈窕既循《两浙輶轩录补遗》作寻。幽，玲珑亦沿曲。青林映壁丹，紫岷蒙条绿。鸟弄协悲丝，泉流响哀玉。子夜多惑聪，离朱有眩目。灵异信天设，开凿宁兹俶。桃源在人间，风尘自迫束。境过劳梦魂，情怡愜幽独。惜无鲍谢俱，述作从所欲。

右诗三首，采自杭世骏《词科掌录》。岷，见《阙访》。《两浙輶轩录补遗》载《五丁峡》一篇，亦以其为本县人。《词科掌录》凡录诗六首，皆在蜀中之作。不知岷缘何入蜀也。

宿盈川

汪致高

系缆盈川埠，孤帆落晚风。潭深春水绿，山缺夕阳红。沽酒烟

村里，呼牛野笛中。醉来眠未稳，新月海门东。

右诗，采自致高所撰《亦园诗稿》。致高，字泰峰。

墓诗

周邦緘

巍巍我祖茔，近在古岳隅。古岳势参天，一望何盘纡。长松高百尺，青枝栖凤雏。春秋霜露降，焜蒿满繁芜。

右诗，采自《茶圩周氏谱》。邦緘，见《选举表》。古岳山有周恪墓，诗盖为谒墓作也。邦緘诗，今存者仅此篇。

七里滩晚泊

劳 涵

尽日舟行处，溪回断岸分。滩声挟秋雨，树色拥寒云。鸥鸟晚同宿，渔歌远更闻。今宵石壁下，客思正纷纷。

雨霁登钟楼晚眺

劳 涵

欲纵双眸阔，危梯可共攀。涛声千壑雨，暮色一楼山。倦鸟投林宿，耕夫叱犊还。数声钟韵过，檐外月痕弯。

春暮送陈畹兰归濮院

劳 涵

落花时节怅离群，黄浦春潮燕尾分。芳草连天新梦远，暖风如酒各颜醺。依楼笛弄三更雨，遵渚鸿归一片云。何日松冈重握手，西窗剪烛共论文。

右诗，采自《两浙辖轩录》。涵，见《选举表》。其诗存者，仅此数篇。

春日村居

邵 宸

为爱村居静，村夫子亦佳。卷帘放归燕，移榻避鸣蛙。三月绿

秧水，一篱黄菜花。寻春有清兴，无奈雨如麻。

右诗，采自《两浙轺轩录》。宸，见《选举表》。其诗不经见。

暮春买舟之龙游二首

周昶

鼓棹惊残梦，推篷已数程。日华收海气，风力助江声。洒落男儿志，飘飘旅客情。短长亭过尽，遥见富春城。

七里泷中路，舟行此乍经。帆连千片白，山拥万重青。轩冕归诸将，江湖老客星。钓台高峙处，矫绝想鸿冥。

右诗，采自昶所撰《瑞石山房诗草》。昶，字天朗，钱唐人。

登塔山述怀

石燕山

横山先生相厥宅，子燕孙贻绵世泽。俎豆于今五百年，俨然光彩生几席。忆昔扈从南来时，历宋元明炳竹帛。内外扬历有循声，簪纓累世皆赫奕。谁栽桃李遍盈川，公门垂荫无余隙。特立高冈望彝原，平剪绿畴越阡陌。我来欲传公府意，愿言式好无相渎。夜倾椒酒砍鲈魴，深谢主人能醉客。相对晏坐塔山头，意气元龙高百尺。君家学问有渊源，岂谓圣贤心未白？忆昔沙邱博浪椎，击碎副车良可惜。石桥底下水空流，不见老人履履迹。枝枝叶叶正扶苏，莫唤杜鹃啼赤磧。

右诗，录自《旧采访册》。燕山，见《职官表》。此诗未知当时从何处采得，诗题似有脱落。

半春诗和友人韵

陈豹奇

春风撩乱欲何之？取次花丛索笑时。折柳年光风似剪，卖饧天气雨如丝。蚕眠蟹箔刚催妇，燕啄芹泥待哺儿。记得从前游冶兴，酒行湖舫不论卮。

右诗，采自《两浙辅轩录补遗》。豹奇，见《宦绩略》。

与吴春台登真武山寺次韵

周光葆

不识豸屏路，相从到梵林。岭高青霭合，门远暮钟深。寂寂诸天静，沉沉众壑阴。逃禅非有意，聊与洗尘心。

右诗，采自《两浙辅轩录补遗》。

翠光岩

陈圣洛

大哉元气若鼓囊，吹嘘山骨成巉岩。砥截狂澜禁奔放，盘涡吞吐深相涵。云雷动荡不可测，侧浸青天浮蔚蓝。风揩雨洗更熨贴，宝鉴初开翳翠奩。寒光不独鉴毛发，岚气直欲湿衣衫。平生未轻唾此地，往来每每涎流馋。一时得手肯便放？况有胜侣同幽探。岂知鸟道才容趾，孤悬黑黝无底蛟龙潭。上逼齟齬之凸岸，下蹶欹侧之空谿。旁观股栗动心魄，当境睥睨怀忧悒。徐卿鹤驾废然返，叶县鳧鸟非所堪。径呼小陆同贾勇，耸身绝壁如驂驎。不谓山灵弄狡狴，更从中道藏崑崙。蚁缘螻屈乃得度，豁然轩敞开层檐。神工鬼斧巧锤凿，户枢楼阁犹可谙。忆昔梅林此觞客，臃臃巨舰相樛衔。当筵自得天池赋，山川草木皆沉酣。即今胜事笙歌久寂寞，穷途骚雅余桓潭。我来凭吊不能去，隔江落日催扬帆。茫然理策寻旧径，遥见二子瞳目犹眈眈。

游九峰山

陈圣洛

即龙邱山，本隶龙游县。明成化间，割东偏分设汤溪。汉龙邱萇、齐徐伯珍兄弟，俱隐此。山际有岩，名三叠。唐徐安贞读书处，宋赵清献尝游此赋诗。后人刻诗并记四贤事迹于石，今尚存。同游者，叶逢源、徐采朝及愚兄弟四人。

南山雨初晴，九峰若新沐。瞰户相招邀，悠然括醉目。九峰昔为四贤青，久要猿鹤草堂灵。只今山灵寂寂四贤往，石上留题犹想像。朗吟一过清风生，竹籁松涛皆助响。嶮巖初疑虎豹关，踣踉复似香山丈。振策排云上上头，混沌何人穷雕搜？豁砭灭尽斧凿痕，石鼓咚咚声可桴。有崖石，击之填然有声。俯瞩鸣禽露背飞，仰惊瀑布穿云流。喷薄骊珠散广屋，晴天雨脚湿衣裳。绝壁空洞仙人徙，虚此床几为谁留？最高二岩，各设床几一事。机关那得穷其故，约略却符老阳数。料想乾坤一画开，艮岳精神终流布。齐烟九点擅声名，云梦谁堪几吞吐。呜呼！天下嵌崿无处无，得知多少霾烟雾！九峰驻此亦有年，四子前后谁相顾？于今我亦四人来，山灵幸勿相嘲哈。

冒雨游鸡鸣岩

陈圣洛

山川无高人，临眺作常遇。独闻此鸡山，契心竦余慕。适多携手朋，兴言理芒屨。曲径沼清溪，村扉映芳树。萧飒林樾鸣，霖霖洒襟素。山樱红欲然，野棠香满路。逝将入山椒，意行易迷误。待问牧羊儿，可见不可晤。招邀赖浮图，冈涧分回互。路穷矗嵌岩，鸱吻忽半露。飞甍压潺潺，绀殿出云雾。了了见人寰，历历井底鲋。坐令心胸开，尘滓何由附？缅彼挥金人，读书得佳趣。何物碧鸡神，妄思邀一顾。弃叱等瓦砾，此意谁能喻？营营逐臭夫，合沓自如鹜。独怪弁冕流，身殉不一悟。纷吾有微高，梦寐稀粪污。感此访遗踪，夫岂失故步。

右诗，采自圣洛所撰《候虫集》。圣洛，字二川，西安人。诸生。有手定诗文稿若干卷。

龙邱山

陈圣泽

九峰林立如卓笔，势虽不一皆杰出。回顾群山峰脚底，垒垒培塿真可鄙。灵异曾闻青鸟言，一峰例钟一名贤。意从开辟到如今，谁其应此良德全。山腹谿窈岩窦开，峰房累累攒崔嵬。方圆小大不知数，匡床几几谁安排？岩上小岩无算，有置几、置床、置榻者。云霞开阖互隐现，飞流溅沫松风回。翠壁伊谁嵌石碣，班班备载四贤迹。龙邱先生此隐遁，眠云不就新莽辟。伯珍伯仲真天民，括囊乱世老泉石。吾乡清猷虽簪纓，身居廊庙心岩穴。此地非宜置高人，高人原属此降神。春风结伴共仰止，低回落日犹逡巡。楚壁徒闻词赋高，林甫同事天宝朝。唐徐安贞，字楚璧。与李林甫同用事。亦曾此地读书，土人因以配三贤而为四。世俗但知贵名位，非伦滥厕泾渭淆。将使云林蒙垢泉壑辱，北陇腾笑南岳嘲。铲削吾将去赘瘤，踌躇四望还复休。君不见九峰峰脚山外山，累累并育天壤间，高卑自别奚容删？

右诗，录自《旧采访册》。圣泽，字云罅，号橘洲，圣洛之弟也。著有《橘洲近稿》。

灏江

陈一夔

十里空潭浸太清，暖风淡沱浪花平。不知龙女纤纤手，几许工夫织得成？

右诗，采自《二石诗选》。一夔，字赏侯，西安人。与圣洛、圣泽为同族昆弟。费淳撰传云：亦有诗名。

游翠光岩

叶闻性

放舟亭埠驿，舣棹翠光岩。潭静开天镜，崖悬耸石帆。径惟缘

一线，壁帷凿双嵌。欲往情空壮，支筇如鼓儻。选胜曾三到，髻龄与暮年。余十五岁初游，今七十一矣。兴豪常贾勇，老病却登仙。洞敞梅林宴，诗刊幕府篇。呼朋寻旧迹，俯仰一迥然。

重游九峰岩

叶闻性

游山如读书，语本渭南陆。名山不厌百回游，好书不厌百回读。书读百回搜突窍，山游百回别幽奥。我昔游此山，贾勇先登穷远目。今复游此山，两股酸衰重裹足。屈指十三年，气血顿挫衄。好友尽奋袂，我乃多局蹐。相对素人心，小住憩庠塾。啜茗读新篇，借书作岩谷。恐为山灵知，揶揄暗及仆。识面有花鸟，故人在松竹。别来一纪余，何处耽幽独。龙邱先生莫漫嗟，慎勿叱之非我族。迹虽未到神已驰，时从四贤蹑芳躅。岩有石碣，镌龙邱英、徐伯珍、徐安贞、赵清猷四贤事迹。九峰矗矗白云端，曷胜遥瞻与远瞩。

晚过徐侍郎故宅

叶闻性

落照空潭静，含烟陇树阴。人声来渡口，鸥鸟泛波心。萧瑟三家宅，风流千载吟。邻箏传古调，谁复有遗音。

灵山药中记所见

叶闻性

笋舆迎和风，出入丛篁径。春泉汨汨流，众响入清听。冥心默相酬，宛如僧入定。岩峦若送迎，苍翠互争胜。蜿蜒数十里，不绝盘飞磴。瞥见白石山，润色如玉莹。突兀峙平田，戛击类浮磬。作记方青峒，斯文实堪赠。灵山寺喧嚣，贩夫等云阵。更饶畚客妇，裙裤不掩胫。竹髻裹花巾，如髻贯以竹，外以花巾裹之。珠玑悬两鬓。负担胜健儿，入市群相趁。乍逢骇见闻，顿令我目瞪。诘意邻壤邦，言服同鬼僊。是用歌短章，凭轼遣逸兴。

浚江晚行

叶闻性

风息波光远，江村起暮烟。鸟喧依树宿，人语隔溪传。帆卸沙头月，篷开雨后天。更怜摇动处，渔火送行船。

游鸡鸣岩

叶闻性

岩际架层楼，穿云石径幽。开窗千树碧，傍槛一溪流。无复神鸡唱，惟余古塔浮。读书人已远，凭吊为淹留。

右诗六首，采自闻性所著《自娱集》。

湖镇

叶闻性

野旷江天回，风高塞雁寒。乍闻乡语近，渐觉旅愁宽。仕宦原蜗角，功名亦鼠肝。归家逢父老，话旧有余欢。

右诗，采自闻性所撰《北游草》。闻性，西安人。截取教谕。

寻白石县墟

童应复

长川逝流水，春风舞落花。古今人事改，故国兴咨嗟。一片山头石，在昔移名署衙额。峥嵘甲第接麀居，缭绕长垣隔阡陌。粮税秋输白镪来，琴堂日坐青云客。当时文物今无传，县治迁移连水驿。李唐初盛已乡村，回首空销游客魂。瓦砾不存荒草满，土人尚说城隍墩。欲寻旧迹问山叟，门前一叩一摇手。自度规模走四周，昔日官街今农田。前临溪水后阻山，想见孤城大于斗。

盈川城墟

童应复

城隍废后已千年，岸柳为谁起晚烟？四杰名传贤令尹，三衢地辖旧山川。春风故垒闲眠犊，落日新阴泊钓鱼。剩得唐初流水在，

尚随驿路入遥天。

右诗二首，录自《旧采访册》。应复，见《人物传》。

晓晴步东阁桥桥在龙邑东门。

徐逢春

江天霁色展清晨，杖过桥东满目春。雨洗万山青绕郭，波回两岸绿平津。竹篱茅舍民风古，巷舞衢歌吏治新。时漆大令在任甚爱民，有惠政。欲效相如题往事，奈予碌碌一吟身。

右诗，录自《巽岩诗草》。巽岩，逢春字也，西安人。诗注：漆大令，即知县漆成美，惠政今已佚，故录是篇。

龙邱祠怀古歌为徐云劬先生作。

漆成美

龙邱高士汉祭酒，清标真得未曾有。怀贤太末貌荣名，从兹名随天地久。在明中叶景遗徽，东山之麓陈尊卣。转瞬烽燧化为尘，苍松一望空翘首。云劬先生邑典型，读书论世能尚友。重为高士设专祠，载荐清醑从驿牡。噫嘻高士道则高，微先生曷传之后。如今岂乏先生俦，逾闲孰肯循墙走。明琼张中气亦豪，一掷千金拱狎狙。福田利益达人嗤，重赏乃听空门诱。及逢公事合倾囊，转作旁观徒手袖。若此纭纭繁有徒，亦曾侧闻先生否？先生大义力能肩，先生古道胸能守：为怜跋涉奠崎岖，为藏骸骨捐高阜。汲修智井醒流泉，渴澹香瓿梅在口。礼贤尤乐裕书田，慨割膏腴数百亩。噫嘻先生岂为名，名高自尔悬山斗。庭中手已植三槐，门外何须号五柳。此心直与高士期，此祠行共龙邱寿。高士龙邱妇孺知，先生祠之三不朽。

右诗，录自《灵山徐氏谱》。成美，见《职官表》。

徐翁云劬重建龙邱先生祠落成纪事

高家骏

· 汉之高士尊严光，其同志友龙邱裴。逃名不仕陋轩冕，卓然鸾鹤云霄翔。后人景慕因名邑，筑舍修祀瞻流芳。岁久祠倾祀事废，凭吊空怀烟水苍。云劬徐翁创义举，不惜千金谋栋梁。更舍膏腴供俎豆，春秋牲醴陈馨香。我闻宋范文正莅严郡，建子陵祠千仞冈。濡毫作记勒诸石，至今七百余年遗泽长。范公曩日官太守，兴废表微职分常。翁乃邑人亦仿此，众所应为独力当。更闻生平善举夥，岁歉助赈开庾仓。翁乡青黄不接候，赖有贷粟充饥肠。又怜行旅苦陷淖，购石砌路成康庄。至若捐田佐赴试，三年大比资行装。多士皆沾跋涉惠，艺林载德永不忘。晚年开秩八旬外，复筑兹祠黉舍旁。我来司训会逢适，相土度材甫卜臧。所惜祠成翁撤瑟，不曾目睹怀贤堂。翁之懿行足千古，行见没世名愈扬。应有来者思往迹，渊源慕义奠酒浆。位置翁于乡贤列，前古后今相颉颃。

右诗，采自《灵山徐氏谱》。家骏，见《职官表》中。此与漆成美诗虽非佳构，然足为徐漳传佐证，故存之。

题劳闾斋丈《饭牛图像》集古

王国宾

君不见青牛紫气度灵关，骆宾王，青牛老人更不还岑参。手持道经注已毕高适，铁锁高垂不可攀杜甫。七十老翁何所求王维，越王潭上见青牛李邕。老翁此意深望幸元复，兴来浪迹无远近岑参。一见湖边杨柳风孙逖，悔不长作多牛翁杜甫。百年欢乐能几何？王廷调腔学唱饭牛歌舒元舆。白头乱发垂过耳杜甫，乃知梅福徒为尔高适。脱帽露顶争叫呼李欣，举家尽笑今如此高适。四邻知姓不知年卢纶，生事只须南亩田高适。戴胜下时桑田绿韦应物，的知输得官家足王建。今年不遣子孙耕元稹，且免向城卖黄犍王建。不见县门身

即乐前人，斗酒十千恣欢谑李白。酒后常称老画师杜甫，淡墨写出无声诗黄庭坚。烟柳风丝拂岸斜雍陶，嵩牛怒斗无牵羈梅尧臣。鹤发翩翩紫府仙张觉夫，吁嗟图画今亦然张籍。

题劳粟海《乘风破浪图》集古

王国宾

暮潮归去早潮来韦应物，大响沓沓如殷雷温庭筠。苍茫不晓神灵感杜甫，玉涛银浪相徘徊杨巨源。洛阳才子姑苏客王维，琉璃汗漫泛舟入杜甫。鼉作鲸吞不复知前人，时时引领望天末孟浩然。布帆无恙挂秋风李白，波浪疾飞轻鸟翻柳宗元。碣石潇湘无限路张若虚，东将入海随烟雾杜甫。古来荣辱若浮云骆宾王，纷纷轻薄何足数杜甫。人生富贵自有时崔灏，若问傍人那得知孙逖。唯君与我最相亲高适，莫厌伤多酒入唇杜甫。乘兴遣画沧洲趣前人，使我惆怅惊心神高适。良工善得丹青理吴融，尤工远势古莫比杜甫。古画画意不画形欧阳修，今之画图无乃是杜甫。以兹感叹知旧游高适，他日相思来水头刘高。丈夫会应有知己张谓，对君疑是泛灵舟杜甫。榻上庭前屹相向前人，使余心在江湖上李欣。

右诗，录自《鹿坪诗稿》。国宾，见《阙访》。鹿坪诗不如其集句之妙，故仅录此两篇。

星堤步月图并序

余华

邑城西南隅有西湖，宋枢密马公之所浚也。公奉祠归，筑别墅以娱老。其規制仿杭之西子湖，故名。南抵城麓，北对黄官，其势广倍东西，因筑修堤以截之，名曰文星堤。我朝黄符禹广文《泮林八咏》有云“泮林向巽离，明堂忌冲泼。昔贤筑此堤，一湖故两截”是也。沿堤夹岸悉种杨柳，志称西湖柳浪，为十二景之一。湖中有印心台，上建奎亭，宛然在水中央。堤之西有余公

祠，奉我始祖宋大夫凝定公，暨左丞相忠肃公，尚书少师壮敏公。又西有元真宫，即枢密公之女修真净土。转北十数步有吕公井，世传纯阳仙师以剑卓地出泉清冽，大旱不竭。又十数武有国初余岫云太史宜园，其间层楼杰阁，水亭月榭，鱼鸟花木，景集四时。今为我族星缠兄家塾。堤之东为兰谷，中有见山楼、西厅、柳堂、芸辉书屋、纫雪山房、倚南草堂、卧花窝斗庐，则予家也。予族聚居于湖东西者，十有四世矣。间尝取堤作别名，简其文曰星堤。每当清夜，皎月临堤，楼台倒影，杨柳摇波，散步其间，流连俯仰，感岁月之推迁，睹清晖之如旧，因嘱宽夫绘作是图，用寄我怀云尔。

幽境古城偏，双湖暮霭连。堤长截南北，皓月当空悬。月下见我家，恰在堤东边。堤上惯独往，俯仰每迟眠。深心怀往昔，湖水清且涟。杨柳满堤影，湖心亭宛然。古人今不见，堤月自年年。光分两湖净，影联双壁圆。题咏由来夥，柳浪争相传。今我步堤上，爱月满湖天。作绘伴月影，系之以短篇。短篇何足贵？堤月长堪怜。

再题

余 华

我家久住星堤上，堤上夜来月明朗。披襟静夜独徘徊，光满澄湖波滢漾。忆曾射策别离去，六度空回意惘惘。堤月为我开幽怀，殷勤待我何萧爽。湖分双境照心清，平台中印亭虚敞。佳景山城数此间，西湖柳浪曾相仿。夹岸人家几改移，对月令人歌慨慷。人生那得如堤月，清辉长好谐幽赏。因倩丹青肖我形，并图堤月溶溶象。依依一片古人心，相随堤上同来往。

陪任莘师坐宜园水阁和韵

余 华

园林秋好占晴湖，倚阁人疑在画图。淡墨树光浮几席，寒香池影见须眉。兴同濠濮随诗叟，闲逐烟波学钓徒。到此尘襟皆洗涤，追陪杖履步花衢。

题菊区弟借山楼

余 华

爱山不得山中住，胸中丘壑抛难去。小楼新筑傍城隈，窗开三面当山处。青山无数横楼头，遂以借山名其楼。山光借得一楼贮，朝朝暮暮当卧游。而我变有耽山癖，游山几度携双屐。归来仍与好山违，何似斯楼常可借。借君之楼借看山，山色留人未肯还。倚楼吟咏心自闲，疑在图画非人间。

豸屏山二首

余 华

松屏缺处露僧楼，石磴盘空出树头。策杖登来刚梵午，一声清磬逐云流。

只因松顶结禅房，胜境人呼小武当。最是年年上巳日，如云士女共焚香。

度三元岭

余 华

层崖盘仄径，曲水泻回峰。霭霭云侵袖，磷磷石倚松。行人愁落日，归鸟乱疏钟。欲就烟村宿，青山隔几重。

夜泊湖镇

余 华

江寺传钟暮，停桡暂系舟。孤村断人语，老树啸深秋。兀坐思偏壮，闲吟意觉柔。来朝好山色，试领雀溪头。

乌石寺

余 华

古寺深藏半岭松，天风时送一声钟。喧岩瀑布飞晴雨，触石寒云过别峰。相国听琴成往事，将军书几杳遗踪。我来欲觅题名处，壁上胭脂冷翠封。寺壁旧有刘光世《题名记》，刘命侍儿所书。

右诗十首，采自《星堤诗草》。华，见《人物传》。

龙江初发

余 鏊

相约龙门去，欣乘灏水舟。帆悬万里思，鹭点一江秋。远树兼云黑，轻桡带雨柔。忽闻烟际语，渔子饭滩头。

右诗，采自《两浙辖轩录补遗》。鏊，见《阙访》。

赠别周丹庭明府二首

余可大

山左人才第一流，遥飞双舄到龙邱。万民喜得黄丞相，阖邑欣逢郭细侯。惠政报成将晋秩，故乡动念竞难留。东郊祖饯惟杯酒，垂柳依依动别愁。

绿波芳草色如油，旧泽寻思泪欲留。宦迹去来同鸟聚，人生离合若萍浮。袁杯亭上匆匆酒，灏水江边渺渺舟。恭送行旌无别祝，再迁五马到衢州。

右诗，采自《龙游攀辕诗集》。先高祖遗诗久佚，所存仅此两首。虽非经意之作，不敢不存。作此诗时，年已七十四。

秋夜

余开泰

淡烟韵晚钟，寒蛩语孤月，独有素心人，倚楼一声笛。

右诗，采自《两浙辖轩录补遗》。开泰，见《阙访》。

以下七人诗，今均不经见，故各存其一章。

题画

余鹤年

南山云起北山寒，画雨还携雨里看。寄与蕉窗懒居士，昨宵点滴入毫端。

右诗，采自《两浙辖轩录补遗》。鹤年，见《阙访》。

采莲歌

余鹤千

凉风吹入绿杨湾，小艇浮鸥共往还。且把明湖当明镜，凌波绰约整云鬟。

右诗，采自《两浙辖轩录补遗》。鹤千，字翔举，一字潜斋，邑监生。

送祝尚于还海昌

余杓

草色青青逼禁烟，桃花乱落菜花妍。高闲未肯随时俗，著作应教老研田。一曲清琴还太古，三蕉雅量继前贤。天涯知己轻分手，料峭东风倍黯然。

右诗，采自《两浙辖轩录补遗》。杓，字建中，邑诸生。

晚眺

严应霖

晚风吹斜阳，余晖在林杪。飞鸟数群归，冲散随烟杳。倏作一天凉，烦嚣净于扫。落霞留照多，新月扬辉早。暮色似欲暝，四望偏皎皎。天意眷我游，延以供远眺。茫茫途路间，劳人怅不少。

右诗，采自《两浙辖轩录补遗》。应霖，见《阙访》。

落花有感

劳如琇

花事阑珊瞬息中，可知落与未开同。魂埋青草孤明月，香散红

窗冷画檐。仙苑飘残一夜雨，玉楼春断五更风。堪嗟往日绸缪意，
过眼原来色是空。

右诗，采自《两浙辘轳录补遗》。如琇，见《阙访》。

秋雨

杨裕曾

寂寞清秋晚，帘纤细雨宜。溪喧山水涨，篱淡菊花姿。旅雁声
哀处，庭梧叶落时。为怜游子梦，滴碎故乡思。

右诗，录自《两浙辘轳录补遗》。裕曾，字宽达，一字猛庵，诸
生。

春日游灵鹫岩

张崧

巉岩倚碧空，不与众山同。松影摇窗里，泉声出户中。龙归春
雨细，虎啸晚风雄。未尽登临兴，留连西复东。

右诗，采自《两浙辘轳录补遗》。崧，字道平，诸生。

重九，同余西岑、叶襄若、曹白菴、何香圃东华山登高二首 翁 焯

一筇双足健，乘兴眺斜曛。树老多黄叶，山空半白云。参军曾
落帽，姑蔑尚留坟。笑指群峰外，当年吴越分。

秋色迥苍苍，登临逸兴长。携壶酬令节，联步蹑层岗。江岸蒹
葭白，山田穉稔黄。放歌天地阔，把酒漫徜徉。

《鸡山小集图》为菊人涂明府题四首

翁 焯

峦光塔影望嶙峋，曲曲溪流引兴频。岂独兰亭称胜地，野花啼
鸟一般春。

使君政暇即登临，访古携壶集素心。愧我无缘身入座，披图如
见醉翁吟。

不是高吟便举觞，争将诗酒答春光。座间更有挥毫手，一个曹家六岁郎。张晓格为图，寿先童子书《鸡山小集图》。

香台缥缈夕阳中，往事鸡鸣迹已空。粉壁留题诗八首，山僧好把碧纱笼。

访曹白葦

翁 焯

布袜青鞋白发翁，步随芳草过桥东。故人家在鸡山畔，隔水桃花一树红。

同质人、西岑、白葦、香圃西山别墅赏牡丹二首

翁 焯

招邀知己尽高阳，坐对名花须酒偿。领取眼前真富贵，分明衣锦客还乡。

樽开别墅夜裁诗，秉烛先教玉漏迟。莫笑贪看如雾里，春光还有几多时？

壬申中秋夜在白葦秋水山房，值余西岑、何香圃、严石园诸君相遇，纵酒高谈，率成俚句，以博珠玉

翁 焯

良朋难得晤良宵，小集山房不用招。隔院清歌声细细，当筵明月影迢迢。酒觞似海君何阔，谓西岑。诗胆如棋我要饶。醉拍白头还笑约，乘槎欲看浙江潮。

秋水山房小集，次白葦韵

翁 焯

好客如君少，论交不弃贫。白头叨上座，青眼倍相亲。话旧今兼古，联吟秋复春。十年犹一日，奚啻饮芳醇。

右诗十一首，均采自《荆树堂稿》。焯，见《轶闻》。录此以征乾、嘉间文酒宴集之盛。

赠七龄童子曹寿先

涂日耀

文章本天成，苦思必无味。诗家有别肠，苦吟必无致。书法亦云然，大都根夙慧。寿先曹氏儿，捉管通三昧。秋水颍山房，结构分向背。鹄立凤鸾姿，蹇腾龙虎势。疑是老书家，妙龄方五岁。遣使襁负来，为我书寿字。径幅二尺余，下笔千斤至。环观皆欲嗟，捧抱益诧异。此真江夏黄，定掩夫人卫。秋水乃前身，寿佛生今世。勗哉贤父兄，陶养非凡器。

右诗，录自《旧采访册》。日耀，见《职官表》。

哭子诗十六首，录四。

曹以采

伤心孤负旧书仓，邨架尘封泪数行。遗草飘零遭鼠窃，丁丑遗草，文赋各一卷，不知何时为人窃去。知交叹息感琴亡。空悲起死无良药，翻恨裁诗有别肠。垂危对余言曰：“诗有别肠，方肠乎？扁肠乎？”盖深自痛惜也。夜静不堪回首处，凄凉夜月照灵床。

休夸冰雪净聪明，造物由来最忌名。和缓有方难造命，参芪无力可回生。余翁仙太烟翁所酌方甚效，病之不起，命也。平时莫解誉儿癖，垂老徒伤舐犊情。寂寂孤坟秋草冷，斜阳欲落暮烟横。

旅馆相随伴父师，武林争说可怜儿。一时词客多题句，八秩仙翁拟赠诗。戊辰，客武林，题其《秋水册》者甚夥。时，梁山舟先生已八十有六，欲赠以诗，因病病，未果。愁怆不堪追往事，凄凉空自动悲思。呼天踏地嗟何及，赢得萧萧两鬓丝。

才到人间十七年，适来适去两茫然。翻因此日悲残梦，转忆当时问夙缘。七岁，随余谒见陈古华太史，怜其早慧，赠以诗扇，且问初生时曾有梦兆否？回首凄然。扇上可怜留赠句，灯前不忍展遗篇。重泉汝亦伤余恻，凄切孤魂暮雨天。

右诗，采自《白菴哭子诗》。原诗十六首，殊无伦次，似非一时之作也。

题龙邑五龄童子曹寿先所书《秋水大字册》，涂菊人明府同年属

朱 鬯

奇才异能非人为，天机自然鼓荡之。儿郎挥洒世莫睹，神妙顿超矩与规。寿先五龄健握管，势到楮墨尤恢奇。坐客传观令尹喜，麟角凤觜夸清姿。龙邱山高翠突兀，激川渺弥紫秋漪。文鱼泼刺泳芳藻，玉虬振迅翔墨池。君家诗仓擅千古，异事特出匪夷思。擘窠大书早惊绝，等身而倍无倾欹。不知妙腕纤且弱，笔力何遽千钧施。想见芙蓉不雕饰，瞳神剪水绿映眉。腾霄待满鸾鹄翅，藏璞已具圭璋仪。圣朝字体无不正，螭坳珥笔行汝期。

右诗，采自鬯所撰《盈川小草》。鬯，字锡芬，嘉兴人。嘉庆戊午举人。西安教谕。

泊湖镇

钱仪吉

黄花娟娟媚白石，十十五五冈阜赤。奇奇孤塔立当窗，塔顶回翔鹤一只。残梅弥岸春雾阴，维舟日暮愁人心。不知何处龙邱隐，清皎湖流日夜深。

右诗，采自仪吉所撰《旅逸小稿》。仪吉，字新梧，嘉兴人。嘉庆戊辰进士。所著尚有《衍石斋记事集》等。

龙游

张应昌

水势龙溪平，山痕斧劈大。山城隔三里，水市少百货。晓担买菜来，扁舟如鸟过。乱后庆安平，驿堠罢巡逻。

右诗，采自应昌所撰《彝寿堂诗抄》。应昌，字仲甫，号寄庵，

钱唐人。所著尚有《春秋属辞辨例编》等书。

秋日偶赋

施 燮

独向秋林怅落辉，小山丛桂正芳菲。寒潮荻浦鲈鱼上，衰柳江村燕子归。槭槭西风欺菊圃，娟娟凉露湿罗衣。何当拣得钁头茗，手淪清泉此息机。

右诗，采自燮所撰《南荣诗稿》。燮，见《职官表》中。

赠别周丹庭明府四首

朱斐然

雷封初莅发新硎，覩俗来游地几经。公未下车，先微服覩问民间利弊甚悉。堆案牍无三月搁，放衙判许万人听。公决狱大堂，观者如市，莫不点头称善云。琴声宛转鸣仙署，花影纷飞映讼庭。记取官箴本家训，利仁施恕有前型。利仁施恕，系封翁庭训。

曾摄緌城誉早扬，移知我邑更循良。倡修志乘搜遗册，拟辟门间葺讲堂。时谕拟修邑志，并葺岑山书院。庭有鱼悬知政肃，境无蝗入庆年康。官清民乐家家祝，倾听犹云愧未遑。

每逢朔望候飞凫，课士经年志勿渝。桃李亲栽官荷锸，杯盘特赐吏提壶。每逢朔望课士，必赐酒饌并加奖赏。时悬玉尺区高下，偶度金鍼示步趋。课期每作诗，久为多士程式。更有隆情迈千古，岁分鹤俸给贫儒。腊底，给贫士银，为度岁资。

屡蒙招伙侍贤侯，乍睹丰裁便不侔。一度话如兰臭洽，数篇诗当木瓜投。蒙赠《留别緌城士民诗草》。科名许武同流誉，吏治文翁并见优。三载定知书上考，莺迁指顾到瀛洲。

右诗采自《龙游攀轅诗集》。斐然，见《选举表》。集中诗注以此为最详。又斐然诗不经见，故录之。

虎头山

杨秉乾

随鸟度苍翠，偶息虎峰麓。不见虎头昂，但觉虎蹲伏。隐隐吼长风，疏疏围树木。莫倩李将军，弯弓误遗镞。佳哉形势雄，蟠结秀可掬。钟灵自发祥，荫我关西族。定有燕颌者，超腾飞食肉。倏当烟雨来，炳变一层绿。愿得顾恺之，风云图一幅。

右诗，采自《泽远里杨氏谱》。原题为《虎峰耸秀》，乃泽远里八景之一。今以其非咏景俗格，故录其一章。虎峰，即泽远里之虎头山，故改其题。秉乾，见《阙访》。

题胡艮思《澱江陶月图》

朱翰宣

清江明月缓抽帆，小谢风流尚可攀。不合移家长水住，秋风冷落旧家山。

右诗，采自翰宣所撰《菊墅稿》。翰宣，字王路，秀水人。

题杨双南表兄《望云图》

曹寿先

白云英英，出山之坞；孝子凭栏，瞻望其父。父兮云还，涕泣如雨；萋萋杨子，孝思千古。

案：杨双南，事未详。此诗因待考其人而存者。

春夜余海楼、叶附屏山房小集，次梅楼韵

曹寿先

欣逢两知己，话旧酌新醅。寒酿一天雪，春归几树梅。倾谈饶逸致，琢句羨天才。醉复重煎茗，浑忘玉漏催。

闺情

曹寿先

昨听镜中言，郎归在明日。为郎裁新衣，喜极翻正失。

泛舟

曹寿先

河渚潏洄动晚风，扁舟一叶泛溪东。片帆远挂流云碧，双桨轻摇夕照红。柳色应增今日盛，春光犹与昔年同。披襟独咏归来句，无限幽情寄短篷。

慈幼局 宋理宗九年置。

曹寿先

圣王保小民，保之如赤子。南宋屡兴兵，锋镝难避死。岂无父子情，何忍弃婴儿？兵繁兼赋重，一身尚且危。骨肉各离散，此情良足悲。区区慈幼局，岂足收所遗？何如减征赋，使民不相离。

鸡山怀古

曹寿先

姑蔑城围水一泓，东南有山名鸡鸣。山巅嶙峋佛塔峙，山下浩渺灏波横。山灵水秀隔尘境，松竹环绕禅林清。登临顿发感慨思，今昔几人来此地。昔时曾置读书堂，今日竟成荒废寺。君不见吕公当日讲筵开，经学曾推多士魁。时移势易沧桑变，昔之名儒安在哉？又不闻赵公夙有神仙术，书成革象真奇才。一朝羽蜕归何处，千载空留土一坯。人事推迁类如此，四海茫茫皆劫灰。不觉凭栏一长啸，但见白云满山隈。

自君之出矣

曹寿先

自君之出矣，杨柳方依依。柳絮落将尽，望君君不归。

相逢行为杨海霞作有序

曹寿先

余与海霞素莫逆，风雨联床，不减管鲍贫时交也。乙亥，同受业于叶兰浦夫子，既又同寓武林。自去秋别后，渴想殊殷，新

正遇诸雅塘，停车道故，握别匆匆。迄二月余，过山北，复一遇余。海霞来就馆鸿轩，与余益亲，唱和之余，窃喜得附骥尾而登青云也。因念人生天地间，或聚而散，散而聚，固无定踪，而知己谈心良非易得，爰作是篇。时嘉庆丁丑三月也。

前年同席馆莲塘，与君坐卧书满床。去秋客寓武林邸，相期奋志战文场。回溪垂翅各归里，一日三秋别恨长。今年春正忽路遇，一揖即别殊凄凉。丈夫不作儿女态，后晤有期何足伤！挥手各自上车去，车尘南北各一方。清明我复过山北，策马山坳看春色。遥遥望见疑是君，若远若近不可即。下马候君古道旁，与君班荆同叹息。生平读书志古人，许身皋夔与契稷。今闻担簦来就师，相逢但恨相见迟。一见喜极更无语，袖中尺幅赠新诗。赠我新诗读未竟，不觉欣然为解颐。昔日相睽今复聚，同气相求信有之。满酌葡萄劝君酒，酒薄情深君莫辞。醉后为君歌一曲，此曲尚意不尚辞。歌声慷慨复激烈，聊写我心抒我思。

橘枝词

曹寿先

橘枝掩映蓼花洲，持赠刚宜趁九秋。满贮筠篮三百颗，清词一曲唱苏州。

补题《鸡山小集图》，呈涂明府菊人夫子

曹寿先

我闻山不在高灵以仙，咫尺人间即洞天。自来山水多名胜，名胜须赖名人传。右军兰亭开胜会，后之作者谁继焉？龙邱鸡山称胜地，山形幽邃得画意。濛濛灏水环其东，山既秀灵川亦媚。数椽何减晋兰亭？吕公去后废为寺。夫子摄篆龙邱时，化雨覃敷无所私。猛以济宽宽济猛，德政满路载口碑。怜才干旌蒙下逮，小子因得常追随。瑶章频赐辱宏奖，奚啻杨公说项斯。芳朝相携游山去，

春光明媚春日迟。跋屐盘桓永清昼，不觉日落西山陂。开筵命烛具肴饌，旨酒满酌玳瑁卮。惟时小子甫六岁，座中三绝对二奇。荆关绘图拂素绢，燕许分题工属辞。酒阑承命题画册，书成蛇蚓惭离披。迄今屈指已十载，夫子荣迁图宛在。迥忆当时培植深，桃李满庭春似海。

右诗九首，采自《箴史遗诗》。寿先，号神童，故各体均选一二章以征之。

雨声

叶锡元

潇潇连日雨，寂寞不堪听。月暗抛鸳瓦，风欹湿画棂。细敲三径竹，乱飏一池萍。窗外时闻屐，行将何处停？

送春

叶锡元

朝来无计挽春行，那得溟濛不放晴。拂水垂杨空有意，满林啼鸟正多声。绿烟影里千家雨，红粉楼头万里情。两岸落花兼远水，载将秾艳到蓬瀛。

右诗，采自《两浙辘轳录补选》。锡元，亦号神童，惜其遗稿已佚，仅存此两章。

《龙游县志》卷四十

县人 余绍宋辑

文 征 附志三

诗 四 清 文征八

姑蔑竹枝词二十首

余 铨

家近西湖日往还，歌声不断碧云间。印心台上斜辉好，一桁垂杨半角山。

槿篱平楚远苍然，野画眉飞欲暝天。新摘园茶刚焙熟，阿依亲汲吕仙泉。吕井在文星堤西，旧传纯阳以剑拄地泉随涌出，故名。

尘世沧桑恨不穷，朝看蛮触暮沙虫。偃王姑蔑留祠庙，日暮灵旗卷晚风。

泊鲤滩头风日新，通驷桥边垂钓纶。一尺鲤鱼新钓得，风波日日到湖濆。

双桥春水汇长江，渔艇晨炊黄篾窗。十里烟波思旧梦，檀槽桦烛木兰艨。癸亥岁通驷桥竣，是日张水嬉，弹丝吹竹，粉腻脂香，流连达旦，亦一时胜游也。

浓妆欲上柁楼迟，学唱江干黄竹词。漱水波平明作镜，翠岩雨沐斗修眉。

帽影鞭丝夕照中，平湖草长小桥通。浓香几度篮舆过，佛豆花开土脉融。

徐山翠接香炉峰，一水滢洄流向东。前日扁舟塔山过，磬声风片雨丝中。塔山孤峙水中，树木阴蔚，上有兰若。归舟望之，欲游不果。

朝上双溪溪上山，笈笕万个山花斑，余案：此余字未详所本民三两柴扉掩，晴斲白云樵唱还。

鹿院泉声竹里闻，延和古刹宿寒云。笔花苔蚀摩挲久，犹听山僧说建文。延和寺有前明雪山大师留题，志云建文御笔，亦传疑之论耳。

猫头新笋趁墟早，玉版禅参味有余。输与山家享清供，竹豚肥合石轮鱼。

龙邱岩下龙须草，仿佛先生此鼓琴。一片白云吹不尽，伯牙孤调子陵心。

东华山木叫神雅，佛日盂兰饶吹哗。钏动钗飞诸女伴，袖中擎出白莲花。

寻山不用办青鞋，返照岚光入暝斋。谁削岑峰供架笔，绿章封事雁行排。岑山峰势如笔架。

女贞宫外女如云，宋，马天骥女为比邱尼，割宅立寺，即玄贞宫。姊妹嬉春笑语闻。惹得寻香双蛺蝶，草间飞上石榴裙。

南塘的的莲房老，北塘翻翻菱叶齐。偶出浣衣花片坠，随流漂出女墙西。

面壁何缘喜变嗔，菊林矢概总非真。试持半偈携茗帚，山色依然清净身。某山有石观世音，牧牛儿用溲勃蒸之，一夕忽内向面壁。

凤渚轻颺棹讴，人烟寒绿获飏飏。晚来洒网月初上，两岸渔歌石壁秋。

吕公台废寺门横，来往轻楂截水声。寻遍金鸡烧痕没，谁从风雨听长鸣。吕公大防读书鸡山，获金鸡。其地今为禅院矣。

云鬓雾鬟拥仙姝，万笏朝天降阙趋。常日登楼还对镜，额黄得似远山无。西南境诸山，去郭数十里。参差滴翠，环绕郭外。

印心亭

余 铨

人迹不到处，孤亭贴浪圆。月光照流水，动影出苍烟。草色寒塘曲，岚光古牒边。摩挲怪石供，陈迹自何年？亭中供怪石，宛然奎宿。

案：此铨少年作。印心亭供怪石，亦一故实也。存之。

寄胡香海山长森

余 铨

天籟刀调古今变，庐山横侧易生面。汨罗赋骚雅颂遐，崑崙导源苏李先。疏越宛奏朱弦音，倩吟何须绘事绚。沿递建安盛邺中，应刘风骨时时见。典午而还罕卓犖，才削求华失太璞。握中竞夸明月珍，鼻端詎遣成风斲。锦绣何殊饰祀牲，培塿奚由并乔岳。铮铮数子略堪举，拚首鸡群露头角。初唐正字才无双，咳唾一洗群言厖。浣花光芒白也敌，昌黎盘硬籍鞮降。龙文百斛鼎可试，笋簏万石钟独撞。先后颇似铛脚峙，蚍蜉孰敢凌崆峒。时代升沉慨生晚，瓣香李杜情缱绻。涪翁玉局故超超，石湖剑南亦袞袞。尾闾直泄失上疏，河豚味美终有损。况彼学步邯郸人，薜萝朝暮形枯苑。昌期鳞跃宏甄陶，王朱施宋相翔翱。或中律吕肖鸣凤，阮亭。或叠壺峤如巨鳌。竹垞。清和或如玉生烟，愚山。凌纵或类鹰脱绦。荔裳。朔南坛坵对旗鼓，宗仰往往成分曹。后来作者谁方轨，袁及蒋赵联翩起。百怪尽入铅山肠，纤尘难着随园履。瓯北十家寄素心，雪松尝取古今诗人，自李青莲至本朝查初白十人为大家，有自命附骥之意。鼎中

一禽才染指。啣晤搦管争推袁，鄙怀雅爱心余子。忆从舞勺耽音律，借书搜讨坐蓬室。嗜好缘杂成症瘕，蓐施太丰眯得失。数摭星宿遗羲娥，只掇春华忘秋实。壮游蕲苕交仁贤，比部姚姬传先生。迷途回辔馭旋叱。昔居白下悲滞淹，惠连尺素窗下拈。重席云为戴凭设，长城更似文房严。公前掌教岑峰书院时，铿在秣陵。闻声夙积溯洄志，远道莫遂仪表瞻。往来彼此多间阻，露白惆悵苍苍兼。歔歔人海知音鲜，每抱云和涕长泣。刺船森森盼成连，执斧迟迟待轮扁。敢要夏虫轻语冰，徒效春蚕自成茧。辕下局促同守株，池草联吟暂消遣。信安岁暮寒凌兢，敝裘冲雪兴可乘。叩门却许末座接，抵掌倍觉气象增。桐鱼击鼓吾岂敢，琥珀拾芥公乃曾。巴渝奏曲郢人听，簸扬糠粃分淄澠。先生宦成冠早挂，欧阳博古双眼快。周秦尊卣别雷回，汉晋钱刀辨金薤。琼琚出口老更成，霜雪盈头兴未怠。传世合判名山藏，出尘已脱西江派。走困持论求折衷，勿遭厌斥加磨砢。独持正法妙月旦，颇许欲语羞雷同。公真爱才采葑菲，我时感事伤鸡虫。别归无几聿改岁，两度萍迹诚匆匆。自怜二十犹未达，放眼层霄望寥阔。汨泥忸怩和光尘，伏枥嘶鸣仰白秣。聊将隐几复据梧，虽非怀珠尚披褐。有时拔剑歌剧哀，濡笔涂鸦墨浓泼。早知世薄渭城唱，藉消抑塞胜倾醢。敢比潘张左陆才，欲除月露风云状。麒麟先路德不孤，驽骥后尘志弥壮。狂吟遥寄幸勿嗔，醉人但乞恕元亮。吁嗟奈此瓠脱邦，章甫委弃殊侘傺。新妇车中且闭置，诸侯壁上徒低昂。短檠黯淡念知己，飞雨萧瑟催春光。闻道任安方奉币，灊江何日浮轻航？

案：此诗作于嘉庆庚午，时铿年二十二，故诗中有“二十未达”之语。胡森曾为岑峰书院山长，赖此诗知之。又森学行虽未详，读此诗，亦得窥其大略。

同香海及诸子宴集东安寺二首

余 铨

午风吹归云，林气霭新霁。招要展游眺，寻梁集神契。君手一日资，聊足壶榼计。初蝉咽凉柯，汀烟澹明丽。群峰青过溪，飞鸟入遥睇。遂过东皋桥，石磴见檐际。践碣磨年月，幽坛暗薜荔。抗怀姊妹宫，喟焉感兴替。

野寺已幽僻，经邱复偕往。言有寒泉佳，停策蹇菰蒋。忽忆前岁中，瓶罌出幽壤。戊辰岁，居民耕于此，获古瓦瓶无数。今不可复得。精灵久寂寞，岩松自森爽。何必问劫灰，携觞且清赏。狂同阮公情，达存漆园想。礼简欢有余，萝阴月微上。门无醉尉诃，何妨缓归鞅。

游最阁四首

余 铨

飞翠缥缈白云间，与客登临卓午闲。地隔红尘人小隐，门依绿树昼长关。日移松影虬枝老，雨洗苔痕鹤迹删。潇洒竹林忘欲暮，女墙半角夕阳殷。

叩扉屈曲步夷庚，满地芹泥社日晴。云树迷离千里目，客怀消遣一春晴。竹非问主凭栏玩，花解依人带笑迎。最是层楼清夜好，一方明月洞箫声。

半园竹木半图书，文采风流处士庐。春入旗亭同听鸟，桥临濠濮坐观鱼。昔年诗酒人何在？此日莺花兴尚余。惆怅我来今已晚，绿阴红雨一庭疏。

天将幽意付诗人，到处都成大块文。步转廊腰迷路曲，花粘屐齿觉香熏。晚晴山色当窗入，新绿波光倒影分。有约束君期再到，咏归余韵薄晴云。

赠伊五同年念曾

余 铨

雪里孤鸿迹暂留，逢君缟纈喜相投。朋侪旧雨兼今雨，驿路徐州又德州。拾芥同心怜琥珀，看花得意并骅骝。桥霜店月忘辛苦，胜似平原十日游。

绿阴四面午风和，棐几疏帘静啸歌。开卷时时当落日，怀人脉脉眇庭柯。中郎自觉先型在，康乐因知祖德多。他日史家征轶事，纪群三世侍銮坡。少沂以先大父《云松先生集》见赠，赋此报之。

案：云松先生学行未详，集亦未见，存此诗以俟考。

郊行望五社坝慨然有作

余 铨

孤城一曲临溪涨，深夜打城喧叠浪。朝来试绕颓岸游，举目横流势弥壮。横流何迢遥，千回百折暮复朝。下连灊江淼弥之风波，上接括苍峻拔之霞标。流出双溪百余里，槎小舟轻利输委。眼前突兀鸡鸣山，石岩重束当千雉。道逢故老为余言，曾见贤侯版筑年。千夫同声举奋鍤，万家按册收金钱。欲挽滔滔使东注，别开涧壑分潺湲。当时水患亦稍息，堤成上功大府前。往往阴寒淫雨恶，百泉奔赴纷磅礴。十荡十决不可当，终恐摧残及城郭。沧海成田孰见耕，金堤有穴非因凿。闻道年年尚算缙，旧防捐弃谁荒度。老农语罢我心悲，水性迁流岂易支。江过金焦竹箭下，潮来龛赭奔马驰。阳侯不能与山抗，况乃人力将安施？我闻古人治水不惜地，每从上游杀其势。河出龙门禹辟通，钩盘覆釜俱分逝。又闻吴越王射潮潮不来，筑堤千载无虺隤。三千强弩曷足贵？精神天地为之回。极望斜阳林影外，茭槌欹侧生蒿籟。御灾捍患保障先，此举悠悠无乃太，转益凭陵社鼠资，空叹萧条穴蚁坏。始知非常创建关黎民，倘非大利将大害。吁嗟乎！安得操蛇上奏速遣六丁移，不然巨

灵高掌擘崔嵬，堰兮堰兮徒尔为！

案：兴筑五社坝，赖此诗知之。

宿灵山

余 铨

临津喧晚渡，路遥客愁长。春阴易成暝，胧月光未上。野店借篝火，独策筇将往。顾望村落少，平畴自夷旷。屈曲穿林麓，依稀辨岚障。薜萝摇凉影，涧泉赴清响。山水蕴真气，信宜良夜赏。犬吠知己至，暂此息尘鞅。寒翠落石牖，残炬照书幌。夜久市喧息，柝声亦悲壮。

罗山精舍小憩在东乡高山姜村。

余 铨

到门众峰秀，当阶见平楚。钟鱼静不闻，僧向下方去。

案：罗山精舍，未详何人筑，存此诗俟考。

舟经艾公岩念往成咏即翠光岩。

余 铨

艾朝栋宰县日，环境大山并斧凿，以泄地气，斯其一也。洞门豁呀，后来始以巨石塞之矣。

谁凿阴平险，斯人不忍闻。如何比绵竹，还似邓将军。狮戏临溪活，鸥眠趁桨分。试寻精卫迹，岩腹石纷纷。

案：此有关故事，故录之。康熙《志》但云穀波岩被凿，此诗序云：环境大山并斧凿，似未必然。

发祥禅寺四松歌

余 铨

苍龙不肯飞上天，森立林江白云洞。神物必合古所难，何况四株相伯仲。一松磔砢凝松肪，堆若旋螺兼苔封。其余三松各奇恣，小大参差似群从。或左者挹右者拍，或来如迎往如送。骨卓霜皮

久摧剥，气张风鬣远凌纵。忽耸入云复下垂，声振海涛天宇空。根撑泉底蛟窟岌，枝牙烟中鹤巢拥。顶高但闻过雷雨，岁晚遥知饱雪冻。我来山门景欲曛，幽栖地僻寡喧哄。喜从绀殿得见之，不语咨嗟意郑重。老杆微微漏日色，贞蕤摇摇孤光动。寄生芎藭一无有，耿介自绝攀援众。孙兴斋阁嫌太孤，始皇封爵悲何用？苍然隐者须麋古，疑是采芝园绮共。夭矫聊呈寰宇奇，踟蹰莫识何代种？白头老僧六十余，为说依稀唐与宋。种松人应化令威，梵宫几阅沧桑痛。此木幸不随劫灰，世人何善夸梁栋。拗呵自觉有鬼物，轮囷讵必称秦雍。但恐终当变化去，后来谁得长摹弄。我欲斲取茯苓餐，去逐偃佺驾鸾凤。

东山野望，因至鸡鸣山寺，归访赵缘督墓二首

余 铨

芒鞋取次踏沙汀，指点遥岑接杳冥。绀殿午风清磬寂，红泥斜日小松青。帆回峰背澄江练，鸟带云归拂塔铃。凭吊赵公留古墓，残碑荒藓半凋零。

鹭山一角露招提，欲问书台旧迹迷。山旧有吕公大防读书台。野径数盘纡伏虎，壮心千载感闻鸡。伏虎，地名。算精凤历新书佚，《革象新书》，赵缘督所著。今亡矣。书永龙宫释子栖。回首东华山畔路，丛祠古木乱鸦啼。

右诗十七首，选自《白华楼残稿》。

颂周丹庭明府德政

朱 珩

期颐称百岁，吾尚少三年。灏水来慈父，龙邱住谪仙。谷寒春共暖，堂静镜同悬。观化扶筇健，棠阴遍市廛。

右诗，选自《龙游攀辕诗集》。珩，事实无考。原注：作此诗时，已九十七岁。故录之。

颂周丹庭明府德政二首录一。

刘大纶

三衢茂绩属龙邱，报最群推第一流。灏水挥弦刚作宰，柯城飞鸟又监州。奉宪委署衢郡分府。东山雅望诗盈篋，北海豪情酒满瓯。闻道使星临八闽，贤劳且劝长官留。舟中谒大宗伯汤敬甫先生，特蒙优奖。

右诗，选自《龙游攀辕诗集》。大纶，诸生，集中诗最多，兹录一首。

龙邱攀辕诗

余以铭

忆昔岫云先太史，得遂初衣归梓里。暇日常怀邑乘书，露纂雪抄难自己。发凡起例思笔精，未遑脱稿骑箕尾。数卷丹黄手泽新，我祖汧公思济美。克承先志付枣梨，竹筒生辉常尔尔。迄今百五十余年，作述难承谁继起？幸逢名士作宰官，分符吾邑下车始。殷勤问俗与采风，百废俱兴有如彼。再征邑志费参稽，簿书旁午犹披视。谓是当年急就章，兵防阙载还相指。慨捐廉俸募纂修，士民踊跃皆欢喜。濂溪贤裔东鲁儒，煌煌手笔大莫比。直欲浓熏班马香，岂第传讹正亥豕。铭也不才学识疏，桃李春风容待人。仰承先业愧无文，手持一卷谒夫子。

右诗，选自《龙游攀辕诗集》。以铭，邑诸生。读此诗，知尔时曾议修志，且议增《兵防》一门。

舆人谣

吕峨璋

好官来，口莫开，六房有吏皆成佛，何况小人居舆台。往时勘山出公牒，叫嚣喧突保甲催。从者不下五六十，所至恣意索货财。啖我以肥肉，饮我以大杯，醉饱杯盘尽狼籍，坐索肴饌声如雷。好

官来，减仆御，观者如堵相荡推，爪牙有威不敢肆。朝去勘山日暮回，禁令下掷樗蒲子，既昏便息免后灾。惟有驿前马头使，依旧送迎拨不开。

右诗，选自《龙游攀辕诗集》。峨璋，绍兴廩贡。缘何侨居龙游，未详。读此，可知当时役吏需索情形。

重修盈川书院告蒞二首

余玉书

懿哉此盈川，程材育多士。伊昔任摧残，倾圯蓬蒿里。废坠无补修，吾师以为耻。日步董经营，次第咸就理。月异而日新，轮奂并称美。且幸委群材，左右供趋使。重新室与堂，门墙尊瞻视。从此坐春风，文教蒸蒸起。

功崇固维志，俗易端在教。衡文赖吾师，士民胥则效。淳淳率以身，范之以学校。课期槐市拟，评定相诏告。自谦毋自欺，慎独尤至要。载道著为文，只字弗袭蹈。明镜悬虚堂，妍媸无不照。惟愿居稽者，孜孜勤考校。

右诗，选自《龙游攀辕诗集》。玉书，邑诸生。修盈川书院，赖此诗考见。

颂周丹庭明府德政

释慧成

灵光何幸挹名贤，望镇山川玉带悬。顶礼东坡参妙偈，枯禅悟彻更诗禅。

瓜代猴城忆昔时，盈川奏绩更相思。文坛若许开莲社，贝叶多教泻颂辞。

右诗，选自《龙游攀辕诗集》。慧成，当系灵耀寺僧，读首句自知。

颂周丹庭明府德政六首录一。

释维宗

明府由来佛母身，频将大众觉前因。昙花沾雨弥天雨，鹿苑循春匝地春。祇树风高知政美，禅门月静识民淳。远公诗杜开豪饮，元亮应知为酒贫。

右诗，选自《龙游攀辕诗集》。维宗，为湖镇舍利寺僧。录慧成、维宗两僧诗，以见尔时佛门尚无俗子。

丹庭三兄治龙游，政声循卓，忽有归，与之赋。大吏留之不得，投诗志别，谨次原韵，即以送行

舒恭受

吏事日尘杂，有若眼蒙翳。终朝迷簿领，心颜少开霁。所幸遇知心，同舟历经岁。儒述仰师资，一方期共济。汉课重上考，周官弊六计。君治勤且廉，名卿常最励。星使汤效甫尚书于君，有循良之誉。胡乃当急流，勇退无恋系。长吟归去来，田园聊息憩。留诗别羈宦，交谊感荃蕙。此地一分襟，何日再联袂。东海与西江，遥当结神契。

右诗，选自《龙游攀辕诗集》。恭受，西安县知县。

凤梧书院落成纪事六十四韵

王宝华

射策金门选，分符玉尺量。神仙前辈接，多士后生望。鳧展双凫集，琴弹一鹤翔。悬鞭除武健，满案尽文章。政耐催科拙，情耽校阅忙。百年新讲席，四季课公堂。潇洒弦歌化，追陪弟子行。冻呵晨秉笔，烛跋夜连床。自切移风想，何曾退食遑？济贫时解橐，问字更传觞。叶扫披千牍，胥钞遍六房。疏篱三径窄，广厦万间张。东郭盈川圯，西湖度地良。鸡山遥拱塔，魁石近依塘。门对崇儒里，阶高丛桂坊。誉髦瞻毓秀，吉壤卜云臧。计日鸠工议，闻风

雀跃商。心劳贤父母，首事举城乡。鹤俸先声倡，蚨钱后会偿。万金宏结构，三载递输将。鸟革千椽筑，虹梁百堵昂。墨池通泮水，考舍傍宫墙。左右棚分座，朝昏馈有粮。木栏回曲折，石桌制辉煌。桃李盈庭植，芝兰绕砌芳。签题排邺架，卷积贮曹仓。优渥增膏伙，绸缪慎盖藏。翘材因辟馆，选佛竞登场。朔望期无爽，春秋业守常。生花携笔砚，起草肃冠裳。照耀腾千炬，吟哦彻两廊。银钩摹楷帖，锦句拾诗囊。甲乙功程判，辛勤况味尝。鸡群经别白，骥足果飞黄。小子洵堪造，先生喜欲狂。眼看跻月府，手种遍河阳。衣钵从今付，渊源敢昔忘。薪传铭绛帐，榜信慰青箱。鹿野歌南国，燕台捷北方。琼林筵待宴，金粟袖沾香。文运从兹起，科名自此昌。使君勤擘画，上宪敬申详。匾额荣颁赉，簪缨励赞襄。师儒凭自访，官吏不相妨。共隶文翁宇，咸怀召伯棠。榷楠珍入彀，苹藻洁承筐。轨克遵宗泽，祠应配汉裴。自他原有耀，于我亦弥光。齐赘曾为客，川游幸解装。春风重忆旧，夏屋又迎凉。白发身犹健，青灯学久荒。下帷休说董，凿壁讵希匡。岂料双鱼聘，重招一苇杭。壮心谈娓娓，老眼笑茫茫。翻出新花谱，涂成巧样妆。纵横怀李杜，组织爱尤王。漫侈三都富，当求六艺长。画窥摹蛱蝶，针羨绣鸳鸯。共勉培材笃，旋欣得气扬。妙龄觐特达，暮景感颓唐。柯岭棋收劫，丰城剑敛芒。始知名下士，端属少年郎。识路惭非马，修仪愧献羊。林莺听出谷，梧凤庆鸣冈。

右诗，录自《旧采访册》。宝华，见《轶闻》。

题赠杨海霞翁董理凤梧书院落成二首

秦淳熙

破屋秋风悯少陵，而今寒士众欢腾。千间广厦材堪植，一脉真传道可承。狐腋集成资大力，皋比拥坐盼荣膺。菁莪咸被春风化，妙谛应超最上乘。

治愧文翁德化兴，澄心常抱玉壶冰。清名久慕鱣堂重，世德先推雀馆征。丹桂托根新植厚，碧梧分荫旧时曾。棘闱十战犹强健，悬布频邀姓氏登。

右诗，采自《泽远里杨氏谱》。

过横堰枫林

吴 枫

满壑寒声故故，不知风来几树。俄时红叶纷飞，散作江南花雨。

三石园歌

吴 枫

治西三石园，余公岫云别业也。在学前西湖沿崇儒里，湖水与内池通，池上楼阁台榭极其壮丽。子孙不能守，转售于余广文。规模虽在，已改作仓房矣。

兴莫佳于李白过水亭，陆机遗迹崔通灵。境莫妙于王维居辋川，庾信故宅宋流传。从来名山不一主，午桥别墅混樵父。山川风月孰维持？千载涵淹旧烟雨。我邑余公公辅才，手将隙地辟荒莱。驰誉词林思恬退，崇儒别业药栏开。画阁玲珑画亭接，内湖潏潏外湖来。东阁官梅诗兴优，西潮烟柳泛春舟。牙签玉轴罗青案，楚舞秦歌拥碧油。余公自号天机子，从此才名播上游。一旦子孙嗟失守，台池付与他人有。罗浮梦断人物非，谁将羯鼓催花柳。余公非复旧余公，往日芳菲还记否？我梦斯园几十春，湖波难洗柏梁尘。可怜一片庾楼月，犹照催租输粟人。

案：三石园，后归余心白广文习，又归余元圃广文玉瑾。小序所云广文，盖指心白。今归绍宋，更其名曰磊园，将筑以为娱亲别业。

次韵陆放翁舍利寺题壁

吴 枫

只今古刹镇湖村，惟此名诗可洽闻。溪籁已无声入梵，自康熙间溪水不入白鹤湖，舟楫由此不通。塔铃空有语凌云。九支碑记几埋草，寺碑系赵清献撰文。久已遗失。至嘉庆间，九支江氏于湖中获之，已断为三截。百亩田禾少贮困。寺中向有僧田二百亩，以供云游客僧。今已典出过半。最是放翁题壁句，曾为君国策奇勋。

案：此诗注有关故实，特存之。往闻里人称《舍利塔记》为九之碑，谓碑中有九“之”字，书法悉不同也。此作九支，谓指九支江氏。未详孰是。

赠灵耀寺净莲上人二首

吴 枫

毗卢高阁丽晴霞，偶尔登临兴便赊。姑蔑旧宫开宝筏，龙邱梵宇驻云车。灵耀寺，旧名龙邱寺。向有僧田百亩，以供云游客僧。俯瞻鱼沼莲池近，毗卢阁前有双池，蓄金鱼。仰挹岑峰鹫岭遐。敬谒蒲团听说法，昙花坠处即天花。

禅斋留憩醉新醅，得挹耆颜慧顿开。瞽目暗瞻飞锡路，师常病目。佳词点破讲经台。诗偈颇佳。久依鹿苑时挥麈，幼入云门已渡盃。俗家为汤溪人。三岁，即入此寺。今日祇承猊坐侧，早知金钵自东来。

案：净莲上人事迹无考。玩诗句似亦非俗僧，故存此两诗。惟注“灵耀寺，旧名龙丘寺”，未知所据。

鹿峰

吴 枫

我从鹿峰来，深入看山处。有鸟木欣欣，无人泉自语。闲山亦着忙，云来复云去。流趣无滞机，禅堂转闲豫。

右诗六首，选自《梅坪诗稿》。枫，见《阙访》。鹿峰，在县南七十里勘头源内。其上有双峰耸峙，因又名双鹿尖。

送别何老师归括苍二首

姜美琼

自此芸窗冷绛帷，何堪亭馆送贤师？剧怜今日风吹处，细忆当年雨化时。桂楫松舟乐意在，宫桃苑李湛恩施。云山渺渺看何极，扇上还留两首诗。

寂寞徒看竹影寒，西轩余景尚团圞。十年布教文声振，一旦旋言别语残。姑蔑情深归岂忍，括苍路远阻偏难。萧萧行李烟霞外，百里生徒望羽翰。

右诗录自《绿葱草堂诗抄》。何老师，当为何棣。读此，知棣在龙游亦有宦绩，惜美琼诗不详及耳。康、雍、乾、嘉、道五朝，职官宦绩，今可考者极少，故得此诗，甚可珍贵，不必计其词之工拙也。

游绿葱湖四首

姜美琼

闻说潜龙有也无，同侪来访绿葱湖。路如壁立缘藤上，人似禽飞藉翼扶。万里遥看皆豁达，片时少坐足欢娱。名山夙慕游偏晚，今日方欣到此区。

几疑此地是仙寰，峭拔高峰压万山。绝顶应忘红日晒，深岩惟有白云还。南窥姑蔑苍茫里，北望柯城隐约间。旷览幸无纤翳隔，襟期浩荡笑开颜。

凛凛风清六月寒，俯窥村落小如丸。山回路转行非易，云散烟飞画亦难。满地绿葱供我采，一池碧水任人看。此间久坐真开畅，足倦身疲兴未阑。

峰顶坪开百亩余，不生树木一荒墟。竹筒携酒香堪爱，瓷罐煎

茶味可茹。盼望直教胸境阔，笑歌方喜俗情除。言归坐石还留恋，策杖闲行逸兴舒。

案：绿葱湖，在浙源里山巅，风景绝胜。两旧志未载，殆以其无关水利之故。今志中亦以无类可归略之，而录美琼此诗于此，意在存此湖名，非以其诗可存也。美琼尚有《游绿葱湖记》一文，以被鼠啮甚残破，不能成文，殊可惜也。美琼以绿葱名其斋，或本于此。

西门白泉

姜美琼

负笈来游城西地，城西清静如吾意。定心常把古书看，但祷心中无俗累。朝夕饮食梦不知，见说白泉始惊异。晓观井内如白烟，层层似有凌霄志。一时对此忆吾家，味美清香岩石茶。石涧清流亦不俗，日日汲淪趣无涯。更有圣坛山崱峩，高岩怪石依云霞。其上一井蓄异水，六月往饮寒冻牙。不料西城有此水，两地相较堪比美。白泉名灭无人知，馆友分韵同咏诗。

案：西门白泉，未详在何处，说见《古迹》吕公泉下。兹因存此泉名，故存其诗。

抵箭碑和云岩兄韵

石镌古人同三字，不知何义？

姜美琼

来看一片石，字迹认辛勤。未获垂青眼，何妨锁白云。年湮苔半蚀，碣古篆中分。抵箭碑名在，谁知义所云。

右诗六首，选自《绿葱草堂诗钞》。美琼，见《阙访》。

鸡山联句

吴云衢等

良友气相投，衢。名山乐共游。

白云围古刹，琼。绿野叱驂牛。

洗钵僧临水，全。开窗客泛舟。
 蹋残花满径，任。看遍麦盈畴。
 竹粉呈霜色，庆。杨花滚雪球。
 石栏随意倚，芸。金鼎任烟浮。
 心似寻花蝶，锦。人如逐浪鸥。
 攀藤情得得，士。著履兴悠悠。
 浅碧看芳藻，然。深红爱石榴。
 松阴遮小阁，锡。塔影枕清流。
 牧笛吹难辨，衢。樵歌乐未休。
 苔钱铺石齿，琼。瀑布挂岩头。
 凤渚来双桨，全。鸡山醉一瓿。
 雨余梅子落，任。风暖蕨拳抽。
 未卜三生梦，庆。难消一段愁。
 钟声狮吼谷，芸。云气鹤归楼。
 选胜烦襟涤，锦。穷幽雅趣留。
 拂墙诗可读，碧。续韵句难搜。
 洞口棋声碎，然。林中鸟语柔。
 天机随处畅，锡。回首夕阳收。云。

右诗，选自《醉墨轩抄》。今考衢字为吴云衢，琼字为姜美琼，任字为袁任，庆字为祝庆元，芸字为吕芸，锦字为胡锦涛，士字为江士耀，然字为支浩然，锡字为余锡安。惟全字、碧字、云字，未详。录此，以见当时文宴之乐。

游姑蔑傅村山

章 贞

竟日闲闲事未临，披荆觅路坐高岑。松涛不息琴宜牖，石室无氛鹤在阴。遁境村人生遁志，禅机示我启禅心。分明误读曾参语，

扰扰尘缘恨更深。

右诗，采自《金华诗录》。贞，汤溪人。道光间岁贡。县南三十都二图，有桃源傅家村。

将之信安夜泊浮石

余庆璠

江声与山色，旅夜若为情。已去仍依恋，相知似送迎。蟹铎风里暗，豕栅树边横。不减故园乐，今宵共几程？

右诗，采自《两浙辘轳续录》。庆璠，见《选举表》。学行无考。读此，知诗格不卑。

金纯三峰歌

吴元灯

金纯嵯峨高千尺，撑开峭壁成矗立。怡怡兄弟并宛然，不识何年化为石。宛若海上三山势，插天望之缥缈如云烟。又若太华三峰立尘表，界画银河洞天小。忆昔湛满到幽冥，儿归故里何神灵。我来面奇景，嶙峋时引领。五老未得游，三茅隔仙境。吁嗟乎！望夫空自忆夫归，何如昆季依依常不违？

右诗，录自《旧采访册》。元灯，见《阙访》。金纯三峰，未详，录此俟考。

上塘岭

陈松龄

万竹锵群峰，四围足清眺。最喜筇舆便，蹶足凌苍峭。径折复悬泉，林疏逸斜耀。须臾跻其巅，万象恣一啸。负版尔何知，彼亦各有要。游子怅幽人，易地观则妙。顾乃混风尘，不闲事渔钓。何当访苏门，拂衣与同调。

右诗，录自《旧采访册》。松龄，何许人，未详。原注云：《雪崖诗集》。

示壕长三首有序

徐本元

崇明，当长江之汇、大海之交，素称泽国。道光二十八年六月十九日，每天地晦黑，雷电交作，雨雹如注，有两龙相斗，自西至东，所过赤地。越四日，乙丑夜，飓风险作，洪涛暴溢，沿海居民死者一万三千余人。明年春，家大人出示晓谕，修筑沿海堤岸，以田主出资、农人出力，民皆乐从。堤有壕，壕有卡。故作是诗以厉之。

海水日夜流，汹汹自草昧。奔腾翕百川，洄潏环中外。崇沙大壑东，设壑自西东。唐武德元年，扬州府海门县之南，紫蜃吐气成云，随腾涌二洲，名东沙、西沙。有黄、顾、董、施、陆、宋六姓居也。神龙初，始立崇明镇于西沙，崇明之名始此。居民凡五迁，崇邑孤悬海门，坍涨不常。一迁于姚刘沙，再迁秦家符，三迁于马家滨，四迁于平洋沙，五迁于新涨长沙，即今县治也。广袤大于芥。茫茫复无涯，日夕蛟龙会。水利资堤防，屡筑而屡坏。去年六月夏，咸湖忽沸溃。飓风动地来，逆浪走澎湃。鼃器上岸游，浮尸聚成队。白日惨无光，凄凄天地晦。四顾境茫茫，徘徊独长慨。

赵公昔贤宰，爱民如爱子。下车首民瘼，御潮古莫比。公名廷键，富平人。筑堤御潮，民至今德之。岩岩筑堤防，绵绵百余里。冲激捍怒涛，沿堤植芦杞。堤固民乃安，耕织免迁徙。至今道其事，老幼尽挥涕。伊人不可见，怅望东流水。

行事贵晓事，用人贵用心。晓事知缓急，用心甘力任。嗟哉此险阻，大海沧溟深。登高望天末，白日忽西沉。精卫衔木石，飞飞多哀音。平生抱忠义，感激独沉吟。自惭书生早，匹马走駸駸。尔等当努力，修筑无荒淫。桓桓召公业，事往古犹今。永此一劳复，安居乐愔愔。

右诗，录自《旧采访册》。可为承恩政绩之证，故录之。

由龙游至常山一路滩水迅急，逆流行三日，舟中杂题九首 江 湜

前水犹喧后水嚣，急流驶若落残潮。浮薪半束船旁过，一霎回看里许遥。

篙拔船头正着愁，不妨船尾搁河洲。上滩未趁三分势，气力穷时始顺流。

石上驱车过泰山，轮声惊梦破人间。只今石作沧江底，又听篙声落梦间。

正是前滩春涨新，波声激岸四无邻。鹭鸶缩脚惊回处，水碓冲来没半轮。

水面船头猛倒流，一篙撑折不能休。要令费力仍无用，水与篙师有底仇。

伏石中流避所遭，又看一石立如猱。何须出水呈头角，破却舟人点一篙。

一滩才过一滩来，乱石鸣船又几回。疑与先生恶作剧，欲令诗胆骇惊雷。

石于水底突然生，欲遣寒流改道行。水性岂能禁尔遏，千波跳作沸汤声。

努力千篙亦不前，争滩抢水水溅溅。忽看一箭水船快，上有篙工枕手眠。

右诗，采自湜所著《伏敌堂集》。湜，字骏叔，长洲人。嘉、道间，诗名甚盛，不审缘何来吾县也。

除夕看贴门神感赋一律

余 鏊

世情如纸薄，一岁一番新。徒有须眉古，何来面目真？年华同

逝水，门户每依人。最不禁风雨，凋零倍怆神。

右诗，录自《旧采访册》。鋆著有《岭南集》，已佚。

平田行署偶成

余恩鏊

为我呼童径扫萝，一椽权住地无多。短檐日暮鸡栖架，小署堂空鸽作窠。署梁多鸽。土产趁墟齐抱布，墟期多卖土布。村民邀食大鸣锣。俗规会食，鸣锣为率。寒窗得暇寻诗句，欲写濒将冻笔呵。

平田行署续成一律

余恩鏊

繁华俗不染齐民，行到山乡渐率真。为谨盖藏居黑暗，尽甘粗粝饭红陈。市余破屋因兵火，身著长衫即富绅。唯有晓窗饶百舌，高枝一样早鸣春。

右诗，载《凌江唱和集》，乃冯梦香先生选定者。

吴越杂事诗典故禁引《十国春秋》，百首录十。

余恩鏊

衣锦军真衣锦还，旌旗鼓吹遍云山。可怜官爵封无数，树尽生春石不顽。《湖山野录》：开平元年，改其乡临安衣锦军。是年，省莖莖，延故老，旌钺鼓吹，振耀山谷，或树石至有封官爵者。

马上横戈岁月深，一生何暇费沉吟。李频五字虽无敌，可惜当年苦用心。《北梦琐言》：或有述李频诗于钱尚父，曰：“只将五字句，用破一生心。”尚父曰：“可惜此心何所不用，而破于诗句。苦哉！”

来朝恩渥宴龙池，燕誉还赓湛露诗。一曲琵琶弹内使，玉楼金凤献情词。《后山诗话》：吴越后王来朝，太祖为置宴，出内使弹琵琶，王献词云：“金凤欲飞遭掣搦，情脉脉，看即玉楼云雨隔。”太祖起拊其背曰：“誓不杀钱王。”

吴姬漫唱采莲歌，怎奈西湖水涸何？不是千夫开浚后，运河那

得运粮多。《宋史·河渠志》：钱氏有国，始置撩湖兵士千人，专一开浚。又《西湖志》：吴越王钱氏疏涌金池，以入运河。

当年族类数蝥蛄，奉使词臣笑不休。何事后人偏嗜此？尚忧无蟹有监州。《顺存录》：陶穀来使，忠懿王宴之。因食蝥蛄，询其族类。王命自蝥蛄至螿，凡十余种以进。穀曰：“真所谓一蟹不如一蟹。”盖讥王也。

又《裨史汇补》：宋初，置通判分州权，谓之监州。有钱昆者，性嗜蟹，常求外补，曰：“但得有蟹监州处。”后东坡诗即用其事，良爱其语也。

云木周遭夏亦寒，清池一曲绕回阑。曹源本是长生寺，充入斋宫建醮坛。《东城杂记》：有庵曰曹源，无多屋宇，环以嘉木，鉴以清池，频宜夏，榜曰古长生寺。《临安志》：周显德四年，吴越王建。绍兴十七年，旨充九宫坛斋宫。

司宾才调自风流，不负扁舟事雅游。乡味虽佳归未得，一诗便许刺湖州。《古今诗话》：吴越司宾使沈韬文《游西湖诗》有“菘米蘋花似故乡”句，武肃遂授以湖州刺史。

快刀入阵电如飞，马上成功仗虎威。今日鲍家田尚在，玉泉万斛稻花肥。《钱唐县志》：鲍君福，字庆臣，为钱氏相，赐田于钱唐，今所谓鲍家田是也。累从征伐有功，马上轮剑入阵，望之若飞电。又潜说友《临安志》：鲍家田，在玉泉之侧。

貌作西崑著败衣，困于捋扯是耶非。他年送别彭婆镇，长短歌声带泪挥。《中山诗话》：祥符、天禧中，杨大年、钱文僖、晏元献、刘子仪，以文章立朝，为诗皆宗尚李义山，号西崑体。后进号窃义山语句赐宴，优人有为义山者，衣服敝败，告人曰：“吾为诸馆职捋扯至此。”又《闻见录》：钱相谪汉中，诸公送别至彭婆镇，钱相置酒作长短句，俾使歌之，甚悲。钱相诸公皆泣下。

虎符龙节几兴衰，埋玉摸金字字悲。四十八年归故土，野棠花发剩残碑。《后村诗话》：钱氏之后自中原奉三世枢筵于越土，诸公皆为哀挽。茶山独云：“摸金千骑去，埋玉几人归？”可谓妙于用事。

右诗，由西安徐君心庵瑞征代选者。谨录以见一斑。

寄呈家叔镜波诗

余 撰

古黔高踞万山巅，宦迹蛮烟瘴雨边。六十年惭新岁月，七千里梦旧山川。家余兵燹颓垣在，辄返师儒后辈贤。异日言归祠已葺，一杯清酌荐芳筵。

侍郎岩

余 撰

居傍鹅笼吏是仙，石岩犹藉侍郎传。山林习静堪娱老，楼阁凌空不计年。碧嶂岩峣屏一幅，白云环绕屋三椽。炼丹灶冷人踪杳，剩有松筠袅暮烟。

右诗二首，录自遗稿。

游九峰岩作

叶莘梧

潞南名胜龙邱山，崔嵬岝崿难跻攀。一峰未平一峰起，峰峰矗插青云间。崖窍玲珑建禅院，亭亭九瓣芙蓉见。上有百道飞来泉，随风散作珠点溅。山穿云兮云盘松，岩间丹灶烟蒸浓。有时振衣跨绝顶，星宿耿耿罗心胸。龙邱先生久栖此，名山遂以先生始。后之继者皆高人，南齐处士东海子。古人不作千余年，尚有木榻存岿然。雨淋日炙久不朽，疑亦羽化而登仙。我来怀古思前代，三贤遗像今何在？安正书堂岂复存，言寻故址虚增慨。少卿胡森。书法称最工，摩崖特为题芳踪。阐扬隐德垂万叶，流连凭吊钦高风。登山脚著谢公屐，骋游不觉日向夕。伊蒲一饭良有缘，松寮小憩夜岑寂。迩来更铸阁黎钟，大小惟叩声则洪。元音提唱幽遐振，怡随梵呗惊蛇龙。老僧谈经正趺坐，为说昔因与今果。一指时参上乘禅，石不能言亦许可。吁嗟乎！人间婚嫁毕何年？青鞋布袜休论钱。

恍然得遂灵云娱，天花坠入峰之巅。

大水楼遗址

叶莘梧

楼为余岫云太史建。相传太史每观大水，必登是楼，故名。

南来一水势弥漫，独上层楼纵大观。日久伊谁寻旧址，月明何处倚危阑？鸣鸡塔下溪流急，通驷桥边树色寒。晚步城东闲眺望，古人不作发长叹。

右诗二首，录自《卧月山房诗钞》。莘梧，见《人物传》。

龙游道中

薛时雨

新妇岩头挂夕晖，江村潮落钓船归。沿溪遍长龙须草，织作山中隐士衣。

右诗，采自《藤香馆诗册》。时雨，号蔚农，一字澍生，全椒人。杭州府知府、崇文书院山长。

徐偃王祠

俞樾

朝发龙游县，小泊徐王祠。云祀徐偃王，旧有昌黎碑。岩岩姑蔑城，荒荒太末墟。书生吊故意，不禁为长噫。穆王昔盘游，万里一日驰。王乃窃仁义，乘间起东陲。三十六诸侯，以术牢笼之。朱弓既得久，白仪归犹迟。以此盗神器，岂曰非其时。如何一战后，狼狈遂难支。有筋无骨躯，徒喂鯢与鲋。或云妇人仁，岂有万世规。有众不忍斗，王死殊堪悲。不知杀身惨，良由举事乖。既作东侯长，当扶西京衰。曷不学蔡公，微讽闷天诗。而乃效后羿，妄兴穷石师。目仅可瞻马，安能挥熊罴。祀既百虫绝，身亦沉鸱夷。昌黎作此碑，虽颂而实嗤。徒兴嬴秦氏，仁暴争铗镩。捍御一无有，烝尝夫岂宜。如何千载下，遗址犹未欷。试问穆天子，谁奠牲与

牺。岂非鹄苍衔，转胜丹朱仪。长歌未及竟，舟子催解维。疾风打头起，如见来云旗。

滩行曲

俞樾

天风篷篷吹上头，江水汨汨走下流。十里五里作一束，三老失色长年愁。长年褙衣立篷底，持篙终日身躯傴。既怜重如挽牛弩，更讶轻若盘蛇矛。一滩才过一滩又，滩声化作风飕飕。织成一幅光明锦，抛出千点琉璃球。水中之石何磊磊，飞涉日夜恣簸蹂。直如山径走荦确，岂复江面行夷犹。长鲸系舟舟不动，短篙撑舟舟仍留。竟须大力负之走，入水学作吴儿泅。南人乘船如骑马，日月跳掷乾坤浮。天公有意弄奇局，乃于水底生赘瘤。移山那有夸娥子，贷水更无监河侯。即使舟轻似赤马，何堪滩险如黄牛。我以丁丑发桐庐，始于庚辰至龙游。自庚迄癸又四日，计程犹未到衢州。黄头郎既绝有力，青唇妇亦工操舟。而乃入险复出险，迂回不复能豫谋。殷勤酌酒劳僮仆，勿言艤兀今番尤。平生忠信颇自负，风波虽险何足忧。再拼滩行四五日，山中稳坐青竹兜。

右诗两首，采自《春在堂诗编》。樾，字荫甫，德清人。著有《曲园丛书》。

未央宫东阁瓦砚歌

王日烜

未央宫中秋色老，未央宫瓦埋青草。野人拾得断垣边，赠与鸿才洒兰藻。当年古翠叠鱼鳞，今日残香研凤脑。蟾蜍一滴起云烟，玉砚金星俱压倒。

右诗，录自《旧采访》。日烜，见《阙访》。其诗存者仅此篇，故录之。

龙游军中重九

许瑶光

那有黄花傍战场，刁歌剑舞过重阳。营连东海开朝日，幕卷吴天下晓霜。愁说乡关拼酒醉，喜无风雨逼时忙。登高误认龙山会，短发应羞落帽狂。

龙游军中重九用许雪门韵

左宗棠

万山秋气赴重阳，破屋颓垣辟战场。沉劫难消三户恨，高歌聊发少年狂。五更画角声催晓，一夜西风鬓欲霜。笑语黄花吾负尔，荒畦数朵为谁忙？

龙游军中重九奉和左中丞韵二首录一。

杨昌濬

频年马上过重阳，幕府秋风老战场。南顾尚烦明主虑，东征端赖楚人狂。他乡红树愁今日，故国黄花阻十霜。却喜生辰逢今节，公以重九日生。题糕那惜为书忙。

又二首录一

邵杜

东山品望冠衡阳，名将儒臣两擅场。戡乱那知归雁老，登高愁见避灾狂。膏流南国都成雨，令肃西风尽挟霜。喜看板桥踪迹里，捷书日日马蹄忙。

右诗四首，录自《旧采访册》。瑶光，字雪门，善化人。昌濬，字石泉，湘乡人。邵杜，字杜初，江西人。时均在左文襄龙游军幕。瑶光尚有《叠韵纪述》四章未录。闻当时唱和哀然成帙，名《龙游军中重九酬唱集》。军书旁午之秋，乃能有此逸兴，足征名将风流好整以暇。

挽龙游令龙书楼

许瑶光

伟森，殿撰汝言子。辛酉三月，侍逆入江、常。四月，绕衢州南，由灵山以犯龙游，守衢兵听其渡河。十七日，陷龙游，书楼死之。书楼，先余宰宁海，善书，耐苦而性傲然，友爱特甚。余闻殿撰之失职也，因忌帝字遭斥。时，陈秋航殿试策内“圣怀冲挹”，遗写怀字，仍得第一，京师为之语云：“陈子沆落怀及第，龙汝言忌帝归家。”有幸有不幸，往往然矣。诗中及此事，因并记之。

君为殿撰之长子，流离作吏风尘里。书法苍遒有父风，性情傲岸无人喜。忆昔金鳌背上人，海吹风堕落红尘。京师忌帝归家语，啧啧人犹说旧因。词客罢官无尺土，男儿奉檄为家贫。常山初见问家世，剥落芝兰实怆神。后来我作缙城令，君为旧尹告我政。敝衣粗粝短椽居，清官不改寒儒行。冰词冷面扫春和，丹桂情知多烈性。果然今日殉贼死，地是龙游岂前定。我闻寇自三衢来，草鞋一岭扼形胜。大军不守守兰溪，县官最苦无兵柄。父职清华子职卑，地下相逢泪双迸。

壬戌九月二日，由潭石汪移营龙游城外之圭塘山

许瑶光

已扫河西寇，移营龙邑东。艰难恢寸土，转战对秋风。云日旌旗耀，川原组练雄。专车终见戮，休倚会稽崇。

龙游祭炮作

许瑶光

贼内踞金华，外守龙游、汤溪。我兵屡捷，贼遂负固不出，无如何。帅借西江木壳铜心巨炮，嘱余为文祭之，因成此诗。

硫是纯阳产，硝为至阴精。阴阳相薄激，豫奋作雷鸣。能使山岳撼，能奏寰宇平。厥德配金火，兑出交离明。我军入三衢，誓扫

两浙清。米贼倚金华，外负龙汤城。义正屡战捷，城坚骤难倾。西江制巨炮，远遣材官迎。皇威百神助。护送沿途轻。彭衅牛刀割，剑淬鹤膏莹。矧兹霹雳手，红衣赐专征。焚香告天地，虔祭来中营。荡荡乌云敛，晶晶白日晶。一发钱潮退，再发吴天晴。乾坤昭赫濯，草木助甲兵。东海蛟鼉走，西朝魑魅惊。凯音奏天阙，应受崇封荣。翳我已俗吏，文章惭鲸铿。祝神震一怒，挡轮螳敢横？祝神止一怒，垂裳告武成。走马却以粪，铸镰早归耕。

病媪行

许瑶光

龙游未陷，兵与民斗，张玉良冤杀数万。将陷之时，贼与民斗。既陷之后，贼又与民斗。收复之时，贼与兵抗，围攻至数月，户少三男，人皆垂毙。作《病媪行》。

田中草如人高，山中树无鸟巢。树中茆屋频火烧，火烧不尽余枯寮，中有病媪烹藜蒿。藜蒿秋老不可咽，血泪界破黄尘面。

携囊乞食向邻村，邻村寂寞无人见。去年大厦连青云，今年赤壁留斜曛。纵横白骨缠草根，惨澹重惊病媪魂。

读此诗，知发逆蹂躏之虐。幼时，在塾曾见人抄一诗，题为《娘煮草》，未详何人作，亦言吾县遭祸之惨者。诗甚佳，忆录于此。诗曰：龙游城头巢鸟哭，飞入寻常小家屋。攫食不得将攫人，黄面妇人抱儿伏。儿勿惊，娘打鸟，儿饥欲食娘煮草。当食不食儿奈何，江皖居民食草多。儿不见门前昨日方离离，今朝无复东风吹。儿思食稻与食肉，儿何不生太平时？与此诗可谓异曲同工矣。

初春出营偶步

时在龙游营。

许瑶光

怕见郊原白骨残，踌躇久不出营看。那知杨柳溪桥绿，已断蓬

蒿村舍残。跨马探春缘客闷，围城隔岁识兵难。山河非故东风旧，吴越烽烟取次安。

定浙东

许瑶光

癸亥正月三日，星陨营前，大如车轮，拍拍如鸟，青荧照数里，逾时始灭。军士惊讶，莫辨灾祥。逾七日，蒋香泉方伯克汤溪，中丞克龙游，获逆酋李尚扬等。刘克庵廉访克兰溪，各军并进，遂克金华。洋兵效顺，绍兴随戡。台州亦于先年经民团收复。讼蠲租税者二年，浙东以清。有观象纬者云：自军兴以来，孤矢与天狼不对。今年，矢稍正，射天狼，贼灭有日矣。东南黎庶，翘观武成。而浙东克定，实大局转机也。因作是篇。

癸亥正月哉生明，龙游江畔妖星落。似火非火扑地红，五更光射三军幕。祥耶灾耶始莫辨，无数健儿相瞠愕。那知旬日尚未周，龙汤戡定缚其酋。遂复婺州与越州，浙东瘴雾砉然收。明月张灯度元夕，东风千里花光碧。舡艫兵船渡海来，长龙下泊西兴驿。钱唐俨似天堑雄，越国河山奠磐石。甬口洋糶转运通，仓储红粟赈灾穷。鱼盐麋集算缗足，飞刍络绎腾花骢。鬼方效顺免胄立，甘受节制趋下风。义士天台先响应，蠲租两载皇恩隆。泰望山崇会稽峻，青岷有幸铭丰功。元戎郑重防后顾，皖南更调雄师去。拟净黄山捣天目，不留旁窜深谋裕。川环岳立起长围，片甲只轮截奔路。冀得苏杭一鼓收，金瓯永保东南固。橐笔从戎望武成，欲倚兰亭书露布。玉节霓旌下富阳，维藩开臬各勤襄。凌烟不许武人绘，儒将勋名光太常。竹箭兼鱼先入贡，仰酬圣主倚元良。忆昨有人书保章，为言和气感彼苍。夜来指余望南极，果然弧矢对天狼。

右诗六首，采自瑶光所著《蒿目集》。

闻官军克复汤溪、兰溪、龙游、金华，偶成一律

吉正常

报道王师捷，连宵复四城。癸亥正月初十夜，蒋方伯督兵克复汤溪。十一日夜，刘廉访克复兰溪。十二日夜，左中丞督兵克复龙游。十三日卯刻，克复金华。貔貅能克敌，豺虎亦投诚。日月销烽火，云霞丽羽旌。欢声腾太末，决策更东征。

右诗，录自《旧采访册》。正常，字瀛帆，未详何许人。

甲子上元前后大雪，龙邱闻贼警戒严。限严字即景感赋四十韵

余述曾

前锋矜作势，集霰利而恬。岂谓行冬令，能教大化渐。乱云低破屋，急雪打疏帘。拟掷麻姑米，争输海客盐。探梅双屐过，飞絮一襟沾。时，躡屐至县署。冥色生幽幌，寒光逼素蟾。烹茶泉正沸，置酒韵同拈。词骋梁园富，樽还合浦廉。朱颜酩赵嫫，白战胜苏髯。候骑频传警，荒城特戒严。时，县署邀余议防守事。漫寻东郭履，权掌北门铃。余督守北门。伤琯悲青坂，闻我军年内失利。希袁梦黑甜。拨灰炉焰细，呵冻笔毫尖。藜照初燃杖，芸编孰典签。是夜，家人适往郡。绾铜方悟累，衾铁更何嫌。投宿孤鸣雁，惊栖独舞鸛。司关迟启钥，犯晓早開箱。十四早晨，躡雪至北门，守卒无一至者。鸦点明堪数，狼烟淡莫瞻。无声涛卷地，不夜月临檐。远岫都凝缟，前村尚飏帘。幕收疑缺壁，缘础误钩镰。健节扛篙竹，贞姿失石楠。沙沉尘起玉，川涨净铺缣。俚曲琴邻笛，睹妆镜掩奩。但留红爪印，竟绝客窥覘。自朝至暮，扉门人迹绝少。粲若冰垂溜，烂兮日耀暹。珠准将蚌剖，烛顿起龙潜。互释轮蹄滑，泥融屐齿粘。似知阳气泄，不觉水痕渗。遗画曾传鸭，残灯亦夺蟾。龙俗，元宵以画龙遗送，狮灯竞戏。睽方回盎盎，雨玉遇切。又舞纤纤。上元午间，微有晴

意，傍晚复雪。直使银花合，非关火树兼。人情谁耐冷，天意傲趋炎。俗鄙鹅毛剪，晴凭鹊噪占。冤沉三户黑，突见几家黔。焦土防余烬，汤溪奈久燔。饥鹰犹觅饱，封豕本无厌。蔡捷歌旋凯，闻省城十四日有克复之说。周诗咏既沾。春风愁绿草，秋水溯苍蒹。会侍朝曦上，行看阴类歼。

右诗，录自《旧采访册》。述曾著有《师稼山房杂记》，见《艺文考》。

三任龙邱解组留别四首

朱朴

三宰山城岁月催，宦情未必老摧颓。农田有畔疆难越，东乡新涨沙地，经天台民人承种，已历有年。嗣因客民不愿交土著民人之租，即具禀赴县升科。土著闻知，遂赴兰邑呈粮，意在避龙责其隐粮之咎，藉其地与兰交界以文其短。去腊，龙、兰会勘，土著客民纷争不已。予以该处新涨沙地，与龙邑二十二都一图、二图、三图、四图疆界毗连，只嘱其将龙辖之图分起止界限分清，毋庸彼此争地也。力士无灵矿漫开。北乡白象山煤洞，于乾隆年间封禁，请有部示立碑。此山界起龙游，下达兰溪，横及寿昌。若听其开掘，不但龙邑绅民未必人人心愿，尤恐兰、寿居民肇衅。至地理之说，犹其小焉者也。刘晏岂忘通变策，彭韶自具济时才。南乡盐栈，被盐贩打毁。商以纳课而争引地，贩以完厘而争销售。经理其事者，于此中应有权宜，方能两得其便。若因开栈而日日设兵驻守，恐非长计，且虑激成大变也。嗟余苦海浮沉久，何日吟成归去来？

敢书上考诤谏猷，前度飞鸿爪印留。听役先愁民力尽，倒悬未解吏颜羞。回环雉堞城开绣，谓修城事。砥柱虹堤水遏流。谓修五社坝事。不是廉泉分大府，金汤虚愿正难酬。前中丞马到龙时，即以此等工程紧要亟修，复饬道府履勘，旋以经费难筹而止。此次工成不日，皆杨石宪捐廉为倡之力也。

当年此地值麀兵，净扫欃枪属老成。大帅连营屯虎豹，萑臣挥

扇僂鯢鯨。心筹帷幄论千里，手整河山仗一城。时，两浙尽陷，惟西安尚完。而龙游一城，实为处州、严州、金华诸路进兵要道。左帅屡上疏论兵事，通筹全局，包取远势，自龙游节节扫荡而下。卒以此议恢复全浙。赞营务者，今中丞杨石宪也。鏖鏖贞珉恭纪绩，濡毫兼为顺輿情。工既成，都人士请勒于珉，予不揣固陋，因为之记。

徂暑適行六月天，攀轅无那一凄然。庭消雀角知循分，有罗氏立意守节，被人诱拐逼嫁，于半路逃回。其夫弟即挈其嫂罗氏具控到县。予评供后，当将拐带者重责还押，断令罗氏仍随其夫弟度日。昨因盐栈事于溪口过河，罗氏挈其子女及夫弟，各执香跪迎于道左，只觉赧然。邑有鸿磬愧备员。龙邑自遭兵燹，迄今元气未复。欲唱骊歌频握手，暂宽蚊负少休肩。诸生莫遽愁离别，愿祝秋风及第先。予虑行期匆促，乃先日课多士决科第。

右诗，录自《旧采访册》。朴三任县宰，殊无政绩，至今县人皆鄙之。而此诗语涉夸张，且多颂扬长官处，本不当录。今欲存其注中事实，姑为登载，读者勿误为征其政绩也。

读苏诗感赋柬李芷卿大令

褚荣槐

我生迫忧患，有书不敢读。常恐感慨多，与书适相触。三日不获书，迷闷思衾褥。又恐巾箱中，蠹鱼笑人俗。昨乞东坡诗，开卷半素熟。恍疑平生友，久别手重握。当年乌囊案，苛细何足录。会心得禅悟，一语再三复。公诗自奇妙，初非为我作。我本伤心人，亦非与诗属。忽于字句外，呼使梦魂觉。茫茫身世间，百感入歌哭。幻境倏起灭，蚕丝自缚束。问我何为然，无言但仰屋。妻女亦解书，见惯不颯蹙。我愿生人心，化为石与木。万事付坐忘，冥情受庸福。

右诗，选自《田砚斋文集》。集中诗无涉县事者。此与朱凤

毛皆以其在任颇有声，故各选一章。

翰田即事

劳承燮

晚闻布谷唤枝头，烟湿云低雨未收。远盼翰田春景好，牧童戴笠爱骑牛。

右诗，录自《鄂不草堂诗存》。承燮，见《选举表》。

题汪锡珊死难事

袁昶

难事无过杀剧贼，况无地利与人力。草鞋岭峻界西龙，乍慑凶锋此潜匿。前山贼已垂涎早，日掠一村净如扫。我乡未掠蓄愤深，安排耐彼老拳饱。诘朝贼竟逾上方，公然鼠辈客横行。大旗一展四山应，乡兵不意群相惊。前队逡巡后队走，独有汪公入虎口。捉生快比入笠豚，奔命忙于丧家狗。从此南乡十数村，贼人争试好身手。有时夜度凤凰山，顶踵潜接猿猱攀。忽然半天火炬殷，鸟枪早伏深林间，一枪一勇无生还。有时晓逼白石县，此字疑误。废县一声钲告警，千山风雨争驰骋。狂奔无路如落井，血肉淋漓相藉枕。峭壁才容指二分，横冲直上肩摩云。磴道盘空足徒跣，直曳长绳杨大眼。由来天数惨非常，杀勇贼反无一伤。绝壑几填千百级，一句连败十数场。呜呼！食毛践土恩原重，义愤何人不气涌？上报君恩下报家，何必英雄出将种！君不见汪丹墀，血战灵山何毅勇。

右诗，录自《旧采访册》。昶，字爽秋，桐庐人。死拳匪之难。

题秋树读书图

朱凤毛

红树醉斜阳，暝烟赴寒绿。微风忽荡之，紫翠满林屋。幽人爱清旷，写此寄灵瞩。诗兴浩然来，长吟手一轴。秋光剪入卷，欲揽不盈掬。添我著画中，与君相对读。

右诗，选自《虚白山房诗集》。凤毛，见《职官表》。

龙邱怀古二首

高 英

秦时太末汉龙邱，怀古多情思转幽。此日九岩来远眺，先生一代属名流。书生学士云烟锁，丹灶仙翁药草稠。只有却征高节在，乡山赢得姓常留。

槃阿有客寤歌娱，如此山居合画图。小筑数椽扞碧藓，奇峰九朵削红芙。隐纶合结严高士，史笔深羞莽大夫。今日闻风起顽懦，故应名望励三衢。

留别诸绅耆四首

高 英

劳劳宦辙感频年，才拜真除又卜迁。敢谓酬庸登上考，空教抚字愧前贤。间阎隐疾粗能识，庠序成规布未全。自觉涓埃无补治，不堪细数对离筵。

浮梁回忆下车时，利济犹嫌展布迟。卒使群情成鼓舞，全凭众力共扶持。农田堆水长堤筑，贾客维舟傍岸移。愁听东门张祖钱，断桥岌岌势难支。

诂博欢声动士林，愿他桃李早成阴。欣瞻芹藻鱼游乐，快读梧桐凤哢吟。待聘于今虚讲席，衡文自昔忝知音。荒租增入焚膏助，苦费区区教育心。

治理多方待讲求，至今循省已三秋。丰绥半兆和甘象，寤寐难忘养育谋。差喜輿情还曲谅，愧无政绩善遗留。匆匆携手河梁上，惟有诗余一纸酬。

右诗，录自《旧采访册》。高君治吾县政绩卓著，而此留别诗谦抑自贬，蔼然有道之言。即此与朱朴留别诗相形，已见两人轩轻。

赠高与卿邑侯四首

单文楷

三年政绩播龙邱，事事亲裁智虑周。拔薤力能除巨蠹，浚堤兆已见丰收。济人反讶乘舆陋，爱士先为广厦谋。忽听骊驹歌在道，好官可惜不能留。

催科抚字矢虔恭，四野欢声切景从。刘守蒲鞭聊示辱，召公棠舍屡停踪。令严保甲胥编籍，鲜禁庖丁为重农。无悔何如知止好，学随年进见陶镕。

政去其宽令去苛，井田守望著诚和。诚心保赤恩勤至，慧眼垂青造就多。道殣遍收输藁空，大堤增筑壮山河。他年邑乘重编辑，试较卢秦政若何。

谈心斗室不嫌寒，苜蓿阑干亦供餐。今见斯民难借寇，翻教髦士重瞻韩。羊公遗爱宜镌石，伯玉年华正服官。此日踟蹰但搔首，吉云遥见护台端。

右诗，录自《旧采访册》。文楷，见《职官表》。

题陈曼翁梅窗索句图四首录二

徐 复

日暖砚冰释，巡檐索笑来。莫教春寂寞，索句赠寒梅。

不种陶潜柳，何须茂叔莲。惟于疏影里，时拟广平篇。

右诗，《新采访》所得。复，见人物传。与康熙时徐复同名。

以下三人，以诗不经见，各存一章。

忆梅

马维馨

冰为肌骨雪为神，终日相思慢想真。一旦偶逢新驿使，十年深念故乡人。满怀情兴吟边趣，几树寒芳曲里尘。莫说当时歌舞处，残烟衰草惜青春。

右诗,选自遗稿。维馨,邑诸生。原有《咏梅诗》七十二首,今仅选存此篇。

湖镇早发

姜观海

晓起天初白,登程日未红。残碑三片石,野寺一声钟。高岫云犹卧,危桥水自通。此时真活泼,无虑不空空。

右诗,选自遗稿。观海,字森仙,廩生。

避贼

叶元祺

闪避深山怕贼围,半挑破被半挑衣。一声呐喊氛多恶,四路搜寻走欲飞。脚踏枯藤心胆碎,身栖荆棘死生微。脱离虎口深侥幸,惆怅山川对夕晖。

此诗有两本,互异,未知孰为定稿。兹以鄙意合两本僭定录之,以见发贼乱时避难之苦。

积谷叹

叶元祺

积谷复积谷,积成多少斛?官家常有余,私家苦不足。为言积谷在太仓,陈陈相因饥可防。昨者县官奉明诏,首颁城邑次四乡。急如星火不容缓,千户万户输将忙。输谷归来看困内,今年春夏无余粮。伊谁夺我口中物?使我眼前先受荒。岁深日久变为蛊,红不可食嗟朽蠹。君不见农夫树此谷,粒粒皆辛苦。胡为乎不饱苍生偏饱蠹?

禁河谣

叶元祺

前年米贵故禁河,禁河直至六月过。剧邑人人饱欲死,有谷无钱将奈何?去秋早趁河未禁,船船出运下游多。木菴水碓无暇晷,

白米雪色辉生筭。尽此三冬犹未足，千斛万斛今岁续。米价如潮逐日昂，转叹有钱又无谷。乃知小民生计宜自谋，一经官长手即束。河不禁，饥不速。富家有米皆深藏，贫儿相对青铜哭。

腊月八日，杨古韞明府招同黄耕莘明府、叶砚园广文、余康之明经、张诵先明府、孤峰上人在灵耀寺毗卢阁觴雪，即席赋呈

叶元祺

祥霰片片飞自天，严寒凛冽透青毡。始繁草木继阑榭，漫天蓦地纷纷然。花大如掌日夜积，玉宇琼楼在咫尺。明年定可卜丰亨，斯时至喜惟贫客。云间仙吏最风流，性耽吟咏世罕俦。簿书倥偬亦鲜暇，半年多是忧民忧。今朝忽动风雪兴，设筵招我登危楼。楼高杯开窗四面，旧日峰峦多色变。遥观无际日茫茫，还疑群玉山头见。吾宗自是绝俗人，清祠两句必为邻。临湘叔度善清辨，口如悬河妙绝伦。端礼一生豪于酒，愈饮精神愈抖擞。茂先裘马极翩翩，长才擘画无其右。方外能诗僧贯休，况此前曾绾墨绶。坐中往往乐谈禅，静缘聊结空门友。命俦啸侣胜如云，孰是开府孰参军？酒酣耳热清兴发，主持坛坫推使君。如此一片空明境，不展吟囊情不逞。渴笔在握冻频呵，远对琼瑶一万顷。吁嗟乎！残年急景疾如梭，隆冬岁暮街前歌。深居暖阁洵乐事，可怜路上苦人多。雪待雪，下不歇。明朝一旦忽快晴，穷檐大叫黄绵出。遥知窗下梅花香，我欲束装归故乡。

题汪锡珊死难事

叶元祺

噫吁嘻，悲哉！凤凰山色犹苍苍，芦林岗前荒烟荒。日晶无光阴风吁，兹地当年是战场。忆昔岁在鸡与狗，敝邑厄运丁阳九。贼氛日渐薄东南，山城斗大无人守。泊鲤保南开练局，举旗倡议伊谁

首？公本皖产寓吾龙，虎头虬须气自虹。越国名门多将种，况公抗志素精忠。奉命驻扎草鞋岭，贼势盛可避其锋。退与罗峰高山，旧名罗峰。伯约即姜阴三团总。合，相期堵御当要冲。躬擐甲胄手枹鼓，匹夫仗义真豪雄。发竖眚裂誓灭贼，枕戈衽革冀成功。谁知众寡力不敌，人无寸铁凭何击？都尉犹能振臂呼，死亡枕藉空垒壁。焱然正气归太虚，马革裹尸今有诸。坚金不磨石不勒，香名宜用竹帛书。我昔眼见尚年少，兹亦鬢鬢颇有须。凄然纵笔述往事，似斯忠义谁能如？方今甲兵洗已久，使者采风疏始奏。天子闻之下诏旌，更书金管付史籀。姑蔑城中战血腥，孰为埋没孰不朽？矧又祠之以馨香，屈愈深者报弥厚。吁嗟乎！英雄不论败与成，事业不论困与亨。豹死留皮人留名，汪铁枪至今凛凛犹如生！

右诗六首，选自元祺所写《话雨草堂遗稿》。

和叶吉臣觴雪韵

杨葆光

古云玉戏出自天，山城遍地铺白毡。屡丰此是好消息，野老相对僧欣然。如花似掌纷纷积，初犹寸咫俄盈尺。何当咏絮求才女，料想披裘断行客。前溪溪水冻不流，僵卧瑟缩渔樵俦。今岁冬寒众所吓，明年春稔晴无忧。我为此喜冒雪至，欲开眼界寻僧楼。窗格玲珑开面面，四围倏忽阴晴变。暮鼓晨钟静处闻，琼楼玉宇空中见。忆尝蹋雪偕诗人，世外弟子相为邻。小住焦山时，自然庵僧亦净、松寮阁僧来青皆执弟子礼，尝同踏雪。琴师今有定慧侣，诗篇况是寒山伦。围炉默对一樽酒，杜多译出犹抖擞。鹤池那更袭蔡州，鹤鼈知谁立朝右。世态畴抛雪中炭，宦情久薄腰间绶。眼前光景足堪娱，且自招邀聚石友。忽然满纸幻烟云，酒酣笔扫千人军。坐中不少夺标手，先登拔帜终输君。君方寂守空明境，东郭履穿不思逞。焦山矫矫留一椽，叔度汪汪挹千顷。驹光过隙复穿梭，偶然对酒兼当

歌。党家羊羔世或有，灞桥诗思人岂多。腊初雪，腊八歌。太史大书六出。新诗犹带蔬笋香，送君深入云水乡。君将暂归。

右诗，采自《话雨草堂稿附录》。葆光，见《宦绩略》。

题詹肖鲁《衢州奇祸记》后

杨葆光

太阴互寒纯阳销，天公酿雪冻不浇。夜窗展读《奇祸记》，虚堂毛发森调刁。此盗原从讳盗起，清湖舢舨人旋跳。积习渐移结死党，三省会合通蟮蚓。卒然帕首夺关隘，鬼箭直下枫岭遥。岭头老将羽书急，三衢传遍众志摇。文武不和兵家忌，况复上下形神骄。郡置不问亦不备，恬熙如故嗟同僚。鬼火磷磷原上集，阴风吹动惊连宵。有时人影在屋角，城头箭镞闻庶庶。曾不登城一眺望，但凭虚报词晓晓。以为时平焉有贼，百里远出烟尘消。岂知六月二十四，江常连陷练军凋。城头犹不许民守，县官通贼由此谣。那知出自长官意，空令冤死随妖腰。是时教士求避地，坚持不可何所要？约章本有保教义，既不听去宜相招。民人初起只疑惧，疑官疑教心恻恻。斯时县官但明断，正如旭日当清朝。岂容无赖擅杀戮，冤声惨地冲长霄。城中无故自残贼，试问法律谁为昭？我友觥觥郡中望，名父之子良弓调。当其与贼不两立，奉母挈妻判共焦。及至幸存乃载笔，谓是心史元虚杓。我当其时正困守，余时宰龙游。危城夜听风萧萧。激励士卒勉眷属，效死勿去期后凋。与君异地有同志，两家交情真琼瑶。读君此记感何极，直笔采向天边韶。

右诗，录自《衢州奇祸记》。

将去龙邱赋四诗留别

杨葆光

垂老不知返，犹期好作官。昨年在省临行，恽中丞谓曰：“子为一世名士，再做一任好官。”此心何敢负，自责岂容宽。犹苦沉沦久，弥惭

博济难。何年有力者，一为拯饥寒。

高隐遗踪在，文光万丈长。试看奎象肃，能使士风良。科第寻常事，根源不可忘。流传稽邑乘，笔削几评量。余葺聚奎楼，主修邑乘。

不料潢池起，邻封烽火警。红巾齐扇焰，赤子亦能兵。总赖天心悔，终教土寇平。那堪诸父老，惜别转称觥。

天下方多事，乘舆今播迁。卧薪吾久矣，伏莽各瞿然。此后安耕读，相期笃性天。灵山重访旧，把臂亦前缘。

右诗，《新采访》。

乙亥监筑五社坝作

傅元龙

早出南门道，霜桥滑怕行。滩声奔万马，水势逼孤城。因筑长堤御，兼疏旧涧平。莫嗟行役苦，只望报功成。

右诗，录自《雪香斋稿》。元龙，见《人物传》。存此诗，以记事。

九月七日奔丧返舍，完七回营。许雪门以《军中重九》诗见示，奉和二首。服中作韵语，自知罪也

吴毓林

辜负从戎在战场，未偕酬唱过重阳。诸君各竞诗才壮，独我空余意兴狂。白旆影悬边戍月，黄花枝傲暮秋霜。承君把我殷勤示，感慨难辞执笔忙。

北风栗烈透沙场，古树寒酸挂夕阳。亘里云霾亲迹杳，孤城雪暗贼氛狂。元戎胜算操平日，诸将严威肃晓霜。长祝早将斯虏灭，写文腾奏不嫌忙。

右诗，录自《旧采访册》。毓林，见《人物传》。

赠余表弟士恺两首

梁鼎芬

中表殷勤二十年，死生聚散两茫然。玉山下有团焦坐，忆共藤花紫月前。

爰写秋荷风露姿，赏心茶醪酒香时。湘累已死无人服，欲扇灵芬付向谁？

右诗，录自《节庵先生遗诗》，以征先世父之能画。鼎芬，字星海。仕至湖北按察使、毓庆宫行走。卒，谥文忠。遗诗六卷，即绍宋所编订者也。

隆冬岁暮歌四首

杨渭恩

吾邑风俗，每交腊月日夕，必命人击柝呼街，口唱“隆冬岁暮，小心火烛，照管门户，夜眠醒速”四句，以相警戒，谓之《隆冬岁暮歌》，有道人木铎之意。今每句口占一绝，以纪其事。

急景残年去似梭，轮蹄风雨几消磨。柝声敲向黄昏后，又唱《隆冬岁暮歌》。

火烛从来要护持，天晴物燥小心宜。徙薪曲突须先计，莫待焦头烂额时。

治家到处费精神，门户先教照管频。犬吠月明时检点，休将锁钥付他人。

寒恋重衾梦不成，还从枕上数残更。黑甜休羨庄生蝶，醒速床头睡境清。

游真武山口占八首，录四。

杨渭恩

仰观山势接云霄，石径崎岖路转遥。西岭不如东岭曲，回头一望欲魂销。

岭半巍然构一亭，游人到此暂留停。仙源究竟殊尘俗，四面云山青复青。

层峦耸翠暗浮烟，石壁孤悬远接天。试上月台高处望，乡村城郭小如拳。

修竹千竿压四围，夏交浓翠染征衣。风光未必留人住，何事徘徊不忍归。

游大乘山二首

杨渭思

岭石崎岖上大乘，平畴开辟最高层。山门进去无多路，满沼寒泉碧绿澄。

岩茑殿阁接高楼，一望平阳豁远眸。突起孤峰作屏障，寺前不见水东流。

右诗十首，《新采访》。

重阳即事四首，录一。

余畅

风雨何须竟满城，重阳节过恰秋成。会逢大获晴逾好，向晚犹闻打稻声。

右诗，《新采访》。畅，见《人物传》。遗诗不多，姑录此一篇。

夜坐

余庆椿

何处听吹笙，天寒酒欲醒。琴横三尺枕，书拥百重城。波落星无定，花摇月有声。霜风起金剑，一唱使云行。

和罗蓬甫内郎道源随尊甫入覲，并恭应内廷考荫二首

余庆椿

九重鸾诏降云霄，大将朝天玉勒骄。圣眷未曾遗李广，人心终自说嫫姚。昭昭日月功名显，莽莽乾坤战绩标。矍铄精神增壮志，

燕然片石望岩堯。

同律師門証舊聞，而今風雨悵離群。文章豈必無真賞，仕學已知兩不分。早歲窮經深愧我，只今釋褐已輸君。長途驥足看新展，拂袖還當近五雲。

右詩，錄自《舊采訪冊》。乃先君少年之作，馮夢香先生錄存者。先君遺詩尚有存者，不敢妄為去取，故僅錄此三篇。

酒後出郊遠眺

余慶齡

鎮日蒙塵數往還，倏然射眼對岑山。漸知藥力腰腳健，博得衰年皮骨頑。許借江光蕩魂氣，尚余酒意照酡顏。人生當樂會須樂，莫任青春付等閒。

病後出東門閑眺

余慶齡

多病光陰冉冉過，有情歲月半蹉跎。擬拋酒盞愁難遣，待寫心經墨懶磨。梔子肥嫌甜味重，稻花香較眾芳和。強扶衰病東郊望，最愛山光展碧螺。

先兄延秋先生五十生忌，隨同二嫂敬詣西鄉墓前祭奠。歸途感賦，錄示越園大侄京師

余慶齡

猶憶顏回易箒時，淒涼付我兩孤兒。磨人竟有窮經死，兄遠志經學。課士空余向學悲。兄主讲風梧書院，雖僅數月，近尚有學子系念。得子成名遂烏哺，何年旌墓仗鴻詞。近來涕淚多零落，特向西山酬一卮。

右詩三首，錄自《龍華樓詩存》。

靈耀寺偶成十首，錄五。

釋孤峰

野衲無求最愛閒，西泠小住掩松關。無端忽被塵緣引，來到龍

丘第一山。

龙丘古寺号灵光，宋代更名独耀张。佛殿久虚灯火息，不堪回首感沧桑。

劫火无情百不全，毗卢宝阁独岿然。羨他叶氏栽培厚，定卜云初个个贤。

禅室三楹作捕堂，登楼暂憩热难当。平生一任尘氛扰，且喜东风送晚凉。

我本云游一散人，随缘到处便栖身。者番抛得西湖去，莫是龙丘有夙因？

右诗，选自《孤峰剩稿》。孤峰，见《轶闻》。尚有五首，皆禅语，不关故实，删之。

小春二日，同人游鸡鸣山

杜求燧

小春天气好，山色青入城。闲居无俗事，枯坐愁绪生。检点游山屐，佳日逢新晴。登高践夙约，携朋山郭行。林峦深且秀，好景难画成。美人岩讯隔，空怀苓与榛。旧径不可识，迷途生战兢。扞衣步彳亍，山深呼欲膺。野鸟静不喧，荒林盘饥鹰。红树迷望眼，遥闻伐木声。瘦塔作奇势，朽坏难跻登。四顾发长叹，人事多变更。客踪倏聚散，有如水上萍。夕阳催归去，山鸟鸣嚶嚶。早梅香已动，触我思乡情。记取花开日，还来看春耕。

游灵耀寺

杜求燧

峰峦如画郭外斜，红墙低傍处士家。古寺荒凉僧去尽，犹留庭树栖啼鸦。庙貌如何竟速朽，老圃乘隙种春韭。隔墙风送咏歌声，诗书滋味如元酒。

右诗二首，录自《旧采访册》。求燧，字晋卿。海宁诸生，侨

居龙游最久。

赠石翰臣孝廉丈即题其《橐笔吟稿》

杜求燧

吟诗只许白云知，名胜溪山助妙思。集中诸诗，皆客龙游幕所作。文艺棋书征蕴蓄，江湖淮海拓襟期。丈年少出游，有《蜀游草》等集。才因磊落驰名早，诗为推敲脱稿迟。记取春风夸及第，长安十里杏花诗。

右诗亦《旧采访》。翰臣，名纶藻，钱唐人。曾游幕龙游。《橐笔吟稿》，未见。今以其稿既作于龙游，故存是诗，为他日佐证。

余自海上归，访余氏昆仲。至则其尊人滋泉先生已归道山，延秋且卧病一月，不能见客，惟与九、吉六把臂入室，颜色惨沮。时庭桂初放，颇忆当年文宴之盛，今人事变迁，曷胜凄惻，因作是诗 詹熙

海波荡荡江水长，十日送我还故乡。故乡一别只半载，归来桂花枝头香。桂花犹是当年花，故人倏已悲黄沙。至今车过便腹痛，那堪重饮黄公家。三世交情无间差，人言自昔徒喧哗。诗书不忘少年读，新交那有旧交熟。但论眼界已空群，何怪市夫争侧目。空堂七月西风凉，阿兄卧病犹在床。惠连忧兄日憔悴，时道家况心凄惶。如君前程本无定，天马岂竟羁腾骧。此时伏枥非弃置，何为抑郁神不扬？君固侘傺初失意，我亦年来非得志。与君同抱风木哀，坐变高下灯前泪。频年遭际两家同，前后椿枯一瞬中，庭下桂花知此意，树头顿息晚来风。

哭余延秋六首

詹熙

深夜秋风逼画棂，天边惊报堕文星。与君交已历三世，于我年

犹少十龄。似是才高天亦忌，可怜病久药无灵。前番已抱人琴痛，那可伤心事再经。

哭子无何又哭亲，忧愁半载丧其身。生愿未了目难瞑，歿倘为神志或伸。未歿前一日，自云有持冠袍来迎者，病即不起。诸弟要当肩重任，吾侪从此失诗人。嗟余海上归来日，一见无缘遽返真。

灶旗二惠凤相将，又弱而今一个姜。拮据更无将伯助，纒承终赖藐孤强。莫愁家计艰难甚，好把楹书郑重藏。此日哭君君不见，诗成清泪满衣裳。

梁媛由来罗绮身，可怜今作未亡人。太翁早许能为妇，夫人褚氏，镜波前辈在时，每为余称其勤俭，且曰此官家女也，而能操作如贫家妇，难哉！清德曾称善处贫。赖有贤妻堪付托，只令良友倍酸辛。嗟余无力能为贖，空有生刍一束陈。

尚有兄兮官岭南，曾闻亲讎戒征骖。已惊恶耗嗟无及，再泣鸰原痛岂堪。廿载生离犹未忍，一朝死别竟何甘。未知伯氏归来日，奠酒灵床谳未谳？

似闻佳兆卜牛眠，身世从今逸若仙。骨傲死宁随土化，鬼穷生不受人怜。羨君早已离尘网，笑我犹难脱俗缘。特假诗篇聊代哭，吟成翻觉梦安然。

藏拙轩观书画歌赠余与九

詹 熙

君家祖翁本好奇，生平眼界超等夷。万金归来不置产，惟有书画子孙遗。子孙嗜好同一派，亦复重书兼重画。守之两世善珍藏，纵使家贫坚不卖。今朝罗列出斋西，兴至邀我来品题。我于书画亦有癖，见之不觉神为迷。试于其中细评论，各有造境难为齐。令穰冲和诚莫比，醉翁潇洒谁能似。倪瓚简洁诚高矣，句曲山人略可拟。由宋而明真迹多，子畏神墨原不磨。枝山草书更遒劲，征明楷

法尤婀娜。实甫虽工似伤气，文长狂肆无以过。雅宜山人工桃花，其书瘦逸如春蛇。超凡入圣董文敏，胸腕灵通化畦畛。规矩从心胆气粗，启南先生吾师乎。南北二法合为一，我朝石谷真门徒。石谷之画子昂书，往古来今皆不如。寿平渔山皆退舍，是之不敌况其余。太仓三王推好手，廉州气概独沉厚。烟客笔古最擅场，律法丝丝皆入扣。司农由来推大家，变化岂惟家学守。小狮道人尤跌宕，水晕墨彩妙难状。虽师尊古实出蓝，可惜中年遂沮丧。东山老人我服膺，气雄魄毅健腕凌。其模董巨尤独绝，句勒皴擦笔起棱。本朝花鸟谁杰出，当推南沙为第一。一幅之中写杂工，工写兼施笔笔逸。其余作家体皆备，卷帙纷繁我难记。惟有东山及石田，我所取法思不置。更有残编恣清赏，一卷抵得珊瑚网。其价注自项子京，兼金二百四十两。可知古人所好同，尺幅万缣非我迂。倘然不遇墨林收，此卷终须委尘壤。至今赏鉴更何人，凡胡伯乐空劳想。所嗟我亦有同嗜，思得一幅良不易。君何满目皆琳琅，不畏豪强来纂取？可知我亦眼界高，过眼云烟不屑意。因之卷帙次第翻，两情诂合细讨论。内宾颇能助客兴，为我黄昏特设尊。

右诗八首，选自熙所著《绿意轩诗稿》。熙，字肖鲁，西安人。

光绪季年，曾任龙游学堂总教习。所著尚有《衢州奇祸记》。

龙丘怀旧八首

詹熙

团石村中战垒空，先人橐笔此从戎。至今削稿篇篇在，载入文襄奏牍中。左文襄驻军龙游，先严佐其戎幕，西、龙两县军报皆隶焉。

通驷桥头落日寒，河西老屋访应难。先慈幼时，与先外祖父母同居河西街。子春遗稿愁披读，中有先慈墨未干。先外祖母，系龙游余子春观察之祖姑。观察曾著有《子春氏遗稿》，先慈与先严均有题词。兹检志稿，始知其详。

古园太史此传经，太史，即熙之外祖。曾掌教凤梧书院七载，一时得甲榜者，如霞浦、镜波诸先辈，皆出其门。后选四川名山县，乃辍讲。继起弥甥欲乞灵。剩有岑山今识我，朝朝相见眼留青。

不平往事代关心，七尺龙泉出鞘吟。若问两家先世事，交情应比太湖深。谓秦仲玉也。仲玉，为太湖洞庭西山人。时为龙游县刑幕。

朱陈旧戚探无从，不料今来一笑逢。闻道族居在溪口，未知南隔几多峰。先祖妣劳太孺人，系出龙游溪口。兵燹后，不通闻问者四十余年。去春，得晤太孺人侄孙赞元，相见各道亲谊，乃约熙于今春为溪口之游，未及赴也。赞元，名麒基，号梅臣。

魁星杰阁是谁移？十载良朋梦见之。今日黄公垆下过，屋梁落月尚相思。龙游学宫内，本有魁星阁，余镜波前辈命其子滋泉姻丈与地方士绅集议移出。

雉堞周围二里余，沿城西北少人居。纵横池水宜鹅鸭，记得诗翁此筑庐。父执诸小菊观察，龙游余氏赘婿也。观察，原籍钱唐，曾筑居西城。工诗画，与先严订交于左文襄幕中。酒酣时，道其家世，因忆及之。

城中胜景说西湖，画史曾为绘一图。吕舟之先生，皖南籍，亦为龙游某氏赘婿，写生妙手也。曾为先严写龙游十景。其一，则西湖也。当日图中亭压水，至今傍岸一缘无。

右诗八首，肖鲁先生写寄者，光绪癸卯，掌教龙游县学堂时所作者也。

读《两浙辅轩录》胡观察邦盛诗，因忆童时所见，今已沧桑，作此纪之

汪荣封

曾记舟中指点时，余年十三，先君率应府试，舟过茶圩，见有署观察第于门者，先君告之曰：“此胡邦盛先生所居也。”匾额朱门获见之。回思四十年前迹，已变沧桑只剩诗。读公之诗忆公宅，茶圩西岸宏厥基。光绪壬午夏大水，卷入洪涛靡有遗。读公之诗忆公文，卫邦鲁国何

灵奇。至今背诵辄百遍，端庄流丽婀娜姿。读公之诗忆公孙，品题其名父之师。胡品题先生设砚湖镇童祠，先君从游其门，甚承奖许。品格谨严文典雅，先君示读循其规。读公之诗忆公墓，夫人合葬灏北陲。我因访亲曾路过，下舆展拜瞻丰碑。公墓在北乡四都倪碓。夫人方氏。诂知人事有代谢，子孙式微无不为。亲率匠工发祖冢，托言风水当迁移。其意欲取冢中物，凿穴而求财与资。第见朝衣与朝冠，一经风日化如糜。公之清廉愈表白，百余岁后人得知。持斧向凿夫人圻，倪碓父老咸奔驰。力为阻止戒勿动，不然将尔致有司。事在光绪十四年九月。经倪碓父老阻止，且复公墓。设非公名垂身后，何以令人念在兹。来者闻言各窜去，乡人负土仍筑斯。我闻此语久欲记，记忆在心尚属私。今读公诗触往事，尊经阁上快临池。时在尊经阁，任县志采访长。文字姻缘结三世，九原应鉴此微辞。

案：此篇或为荣封随意抒写，未经改定之稿，本不必录。今以其所记事，实足与轶闻所记邦盛事相证，特录之。

龙丘竹枝词三首

张景诒

十社春光火共悬，春来赛会趁晴天。沿途箫鼓声声闹，为送城隍去拜年。

唐家旧将溯张巡，送往迎来春复春。半郭半村都演剧，竞传灵异胜他神。

满地黄花月纪元，裙钗相约出东门。祈男争拜观音去，托把签书仔细翻。

右诗，录自遗稿。景诒，见《选举表下》。此诗当不止三首，惜采访不备。伯循与余同学，品行方正，与余至好。惜当时未录其诗文，今读此篇，如闻山阳之笛，曷胜凄惻。

别弟

姜芸媛

秋风江上雁声寒，握别无言泪自弹。有疾恐伤慈母意，须将佯语报平安。

孤燕

姜芸媛

绿河失偶且依依，三月春风独自归。记得去年秋社日，窗前辞别向双飞。

右诗，选自《芸媛女士剩稿》。闺秀诗甚稀，故选二章。

感乱 辛亥年，在开封作。

祝康祺

天祸东南民，洪杨煽威虐。贼党踞城乡，焚杀恣淫掠。我时甫八龄，逃难遂废读。家住深山中，贼来数且速。名为打先锋，所过村如浴。祖母爱孙切，挈之避岩壑。荆棘刺我手，蔓藤绊我脚。忍痛不敢啼，忍饥不敢哭。探囊出炒米，咽之不果腹。大雨倾盆来，衣湿身殒觫。蜷伏毋动摇，恐为贼遥瞩。远用烈火攻，近用长予擗。不暇避虎狼，转恐惊兔鹿。游蜂扑面飞，毒虺挨身伏。惊悸殆亡魂，抱头如猬缩。悄问何时归，摇手噤弗答。暮色渐苍茫，匍匐出林薄。逡巡数里遥，始得归茅屋。逃者先后来，争啖惟脱粟。男妇杂处堂，长簟纵横宿。早起闻人言，生死难问卜。某哥已受伤，某子已被捉。大厦一炬焚，火光天可烛。鸡犬多不留，牛羊更不畜。贼去必复来，何以保细弱？余离母弟久，近状知何若？有家不得归，归亦空濯濯。余父常来视，无恙始知确。一日甫入门，倒地气不续。相扶灌姜汤，良久始回复。乃云夜失眠，朦胧坐桥角。贼队迎面来，瞥见始惊跃。对之掷火熏，乡俗编竹置瓦钵其中，贮炭火取暖，行坐均用之，名曰火熏。熏，音冲。火灰迷贼目。拔足即飞奔，呼噪

争飞逐。得脱非偶然，山径往来熟。今日不穷追，明日将大索。里炕不可居，夜走南山麓。侵晨报贼来，不遑一闭目。足肿心更慌，一步一颠仆。偶检大竹筒，曳之声辘辘。白盐实其中，珍贵逾金玉。食淡已浹旬，时盐一斤价三百二十文，犹不易购。猪肉价亦如之。煮笋方可嚼。复回坑里山，弥月食焦谷。贼焚未尽，春而济食。涩苦难下咽，犹胜啜稀粥。余睡唤不醒，祖母用水沃。众逃我亦逃，孤行愁寂寞。黄姜铺下田，菜花香馥馥。四月初八日。钻入花丛中，自谓贼不觉。坐久不自聊，掬花动盈掬。岩上闻人呼，田中有贼伏。一云快放枪，生死不容发。急出告众人，怜我一身独。黄昏循路归，祖母泪簌簌。流转至白水，言语不同俗。逃窜三年余，贼退疫大作。夫死妻不悲，父亡子不哭。晨活夜已僵，藁葬无棺槨。田荒无人耕，室毁无力筑。凄凉复凄凉，浩劫始收束。吾家幸瓦全，天实赐之福。忽忽五十年，吾今已望六。大乱蓦地生，此邦将乌托？老弟有书来，劝我还家族。虽无旧田庐，犹得完骨肉。乱事全不知，始信山居乐。回忆红巾劫，述以警家属。才写十分一，泪已如珠落。今势非昔比，无地不蛮触。良时不再来，智士不再辱。归欤果归欤，芳草当春绿。

游灵嘉寺二首有序

祝康祺

寺建于梁天监中，宋以前兴废不可考。元初，祝宗原、宗远、宗振兄弟三人鼎新之，并塑像于别院。寺产及费用，由宗祠管理之，至今不废。旧志不具载，作两绝句补之。

南朝四百八十寺，如此丛林我见无？毕竟故乡多胜地，老归林下足清娱。

山岭回环水曲流，殿深地广茂林幽。三宗遗像巍然在，五百年来自几度修。

乙丑清明后，偕劳梅臣拜余海云先生墓

祝康祺

末世儒多伪，先生侠自诚。居贫宵击柝，辍试午开棚。岁试，有友急病不及终卷，请于学使愿扶友出场。时正午，学使乃令开门纵之出，是科遂不列等。对酒常轻病，交朋最重情。无儿多弟子，拜墓感题名。海云无子，卒后，其弟子劳黻基、锦荣、锦华、锦魁，傅文锺辈为之营葬，立石墓道，以时祭扫，亦末世所仅见者。

游盈川城隍庙二首

祝康祺

生前为令死为神，废县常留庙貌新。地界衢龙争报赛，千秋遗爱在斯民。

四杰同时独善终，才名政绩共推崇。当年手泽今何在？杨树山中五粒松。

史笔两首有序

余绍宋

劫庵世丈以近作《游盈川杨公祠》诗寄示。窃按：新旧《唐书》于炯任盈川令多贬辞，并云张说以箴赠行戒其苛，至官，果以严酷称。而吾乡人崇祀维谨，至今弗衰。度当时必甚有功德于民，今无考耳。史文殆因张说赠箴及之。或谓炯文名藉甚，乡人或重其文才而祀之。然刘勰文名远在炯上，何以不祀？勰为太末令，政有清绩，载在《梁书》，而两旧志均勿载，亦事之不可解者也。因作是诗，以广其意，并答劄丈。

史笔轻将酷吏蒙，盈川庙貌至今崇。不征舆诵征投赠，论定州官岂至公。

去思岂以才名永？况有《雕龙》更胜之。清绩又曾标史传，龙邱不见彦和祠。

《龙游县志》卷末

县人 余绍宋撰

后 录

前志源流及修志始末

古者治学俱有渊源，而修史之业尤重祖述，读太史公《十二诸侯年表》，叙诸家述作源流而可知也。迁、固以后，虽家法不传，世业渐替，然私家竞作，各出史裁，撰述所资，源流毕贯，故斐然可观，不乏良史。斯则作史之有藉于旧史也。一地方之书亦然，虽无家法可言，而征引取材，亦不得不藉于其地方之旧籍，则前志尚矣。昔索綯撰《前凉春秋》，采自边洌内外事者不少；常璩作《华阳国志》，依据譙周《蜀本纪》者尤多，其明证也。

史法之坏，由于皇帝专有史权，私家不得自立史例。于是，有开馆聚众修纂之举。始作俑者为唐太宗，命房乔等修《晋书》，书成而晋史十八家悉废。然同时尚有姚察、姚思廉父子之于《梁书》，李德林、李百药父子之于《北齐书》，李大师、李延寿父子之于《南北史》，犹存家法。此后，则无复渊源之可言矣。又虽奉敕作史，如魏收之《魏书》，以独力任其事者，亦尚可观。后此诸史，则悉奉敕聚

众所为者。监修诸人，例属高官，初不问其是否长于史学；修纂诸官，亦多限于资格，故恒囿于旧例，陈陈相因，遂致修史大业，几等于吏胥编牍，官样文章，欲求其良，其可得乎？唐以后私撰之史，仅欧阳修《新五代史》一家，然其书蔑视制度，偏重文章，又当别论。方志之业，流弊略同。自宋代创方志以来，其初亦出一人之手，若朱长文之记吴郡，周淙之志临安，梁克家之志三山，罗愿之志新安，高似孙之录剡，陈耆卿之志赤城，周应合之志建康，类皆自成一家，垂为典则。洎元、明以降，踵修史之恶习，开局聚众，视为固然。监修、主修，皆属地方长吏。于是，修志之权乃为官师所专有。虽其间亦有关心文献而为之者，然其末流成为在官者之政绩，招集州间绅士子勒限成书，则相率张皇剿袭、填补成编而已。义例不明，记载无法，图经且不足称，安足语于史乘？故元、明、清三代方志，若徐氏嘉禾，袁氏四明，康氏武功，韩氏朝邑，钱氏鄞县，章氏永清、和州等，一人独撰之志，虽瑕瑜互见，而各有所长，均不失为佳构。此外，诸志统计续修、重修无虑数千百种，大体无甚出入，求其有卓识特见者，百不获一焉，皆模仿史馆聚众合修之效也。无惑乎文人学士薄方志之学而不讲也。

新志告成，前志覆瓿，人已视为固然，亦情势所必至。推求其故，盖有五焉：修志末流，既视为官师之业，而文人学士又多束而不观，则新志既成，前志存亡人鲜措意。一也。人既不知尊重前志，而修新志又必思有以胜之，因对前志恒多抨击。虽所抨击不尽合宜，亦谁暇为之辨难？则相率厌弃前志矣。二也。既前志与新志，初无美恶，而新志所载事实必增于前，则检阅者取新弃旧固属人情，亦非有所持择，况新本必易得而旧籍较难求耶？三也。既有新板，则旧板多置而勿用，或以蠹蚀，或以散失，易亡佚于无形，欲求并存，繁重难胜。四也。新志恒多因袭前志，亦有褊忌好名之徒，

虑人以两志互校，发其底蕴，反幸前志不存，以图炫己长者，则前志获存益难矣。五也。坐是五因，故曰前志难存，乃情势所必至者。今作志而欲穷源竟委，以明述作之所自来，不亦难乎？若其志尽录旧序，虽其词大半浮滥，苦无体要足征，犹有崖略可纪，使如吾县康熙《志》尽削前志序跋，今如不得万历壬子《志》，则并前志修纂年月与在事者之姓名，亦无从考知之矣，尚复有源流之可言耶？

昔章实斋痛史法之失传，毅然以矫方志之敝自任。其所撰永清、和州两志，皆有前志列传，谓将以辨述作之渊源，意良远矣。然观其所为传，不外叙前志在事者之姓名并其旧序。夫在事诸人中，监修、主修之官，尸其名而已。其纂辑诸人，既非专司其责，亦有藉其品学仅列虚名者。而某篇某卷撰自何人，例不标注，惟同治《番禺县志》每卷末注明何人分纂，最为难得。则泾渭混淆，安有是非可辨？且一书无两序，著作之定例也。而方志则必以多序为荣。其中，假借名人，依托朝贵，皆所难免。序中之语，大率颂扬长吏，粉饰承平，俳语浮词，千篇一律，绝无体要，尤鲜发明。以是而求其述作渊源于义无当，著为列传于例尤乖。虽实斋亦自言不得已而为之，推明其故，以为后人起例，然窃意终有所未安也。今故与修志始末并著于篇，俾乡人一览而知县志之源委，兼以明绍宋独著此书，虽不敢窃比马、班，侈为叙传，固亦数世有志于兹业者。其于实斋提倡之旨，或亦有合也。

吾县前志，今存者万历壬子及康熙癸丑两本，余俱佚矣。间尝考其源流，最古者当为郑缉之所撰《东阳记》，《后汉书·郡国志》刘昭注所引龙丘萇隐居龙丘山者，是也。其次，则为《衢州图经》，见于《宋史·艺文志》。然两书均失传，且非专纪吾县一方者，是仅为前志之滥觞，不得谓为前志也。宋代，方志渐兴，州、县多有专志。南渡以后，吾县人文至盛，疑亦有之，惜无考耳。尔时新安，即今衢

县,已有志。因意吾县亦必有专志也。今可考者,以明天顺间知县王瓚所修本为最早。弘治戊午,知县袁文纪所修者次之。万历丙子,余东衢、童子鸣两先生所修者又次之。三本,今并无传。王瓚所修本,何人纂辑亦无考。惟两旧志《官师》载教谕朱宗荣注曰:撰次邑志十卷。考宗荣为成化初年任,有考证,见《职官表》。恰与王瓚同时。意者宗荣所撰,即瓚所修之天顺《志》欤?樊莹序弘治《志》,虽讥其简繁倒置、杂乱而无章,然是志为后来诸本所宗,即其言非诬,亦不足掩其葺路蓝缕之功也。

弘治戊午重修县志,有樊莹《序》,莹,常山人,字廷璧。官至南京刑部尚书。卒,谥清简。此序盖官御史时作也。谓其成于高、王二氏,就正于秋官吴公。惜未载三人姓名,今无考矣。余岫云先生谓其“因陋就简,颇病于质”,康熙《志·序》。则是清初原本犹存也。

莹序曰:

昔者圣人王天下,因地以制贡,观民而设教,辨五物九等,以教树艺。故凡天下之形势、土俗,必藉以记之,若《九丘》、《禹贡》、《职方》之类是也。三代而下,治不师古,虽历有志,文具而已。惟我朝迹先王之旧,曩者既命儒臣编辑国志,复诏郡县纂修实录,将使吏于土者,知土俗之势,酌教养之宜,权宽猛之治焉。尔龙游令六合袁君邦振有志经世以王道,故乐承王者之德意,念兹邑志旧编简繁倒置、杂乱而无章,乃于制锦之暇,斟酌损益,折衷至当之,归断之在己。既而托高、王二氏,编摩成帙,就秋官吴公而正焉。书成,请序于余。余览之再四,了其颠末,纲举目张,而书法不苟。首县境,正疆域也;次沿革、次分野,明建置虽殊而星土不易;于形势、风俗、户口、赋税、出产、农事,以及学校、人物,关于治道者,谨录备载,不遗纤悉。其辞质,其事信,详略当义,条理不紊,传曰其善志此之谓欤?夫百里之内,山川有夷险,

土田有上下，俗尚、物产有彼此，志不备则知不预，欲治而适其宜，譬如中夜有求于幽室之中，非烛何见？此袁君虽欲无事于此，不可得已。或曰：君作令是邑，政平赋均，风移俗易，六年于此矣。教养之法，创置之迹，其见于志者后先相望，谓由志而后善其治，非所闻也。答曰：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是编所以预后来之鉴，使知土地之宜，奢俭之异，于以尽辅相之道。示俭礼之规，与凡农桑、水利、桥梁、贡赋之属，所以惠下益上者，识所尽力，而泽及无穷焉。噫！此其为君之用心。是为序。

万历丙子重修县志，为乡先达余东衢、童子鸣两先生主撰。两先生，当时并擅才名，事迹俱详本传。是志体裁，具见尹焘《序》，知与壬子《志》不同。以两先生主撰，其书必有可观。岫云先生以雅驯称之，当非虚誉。惜不得一见也。今存者，惟尹焘、陆瓚两先达《序》各一首。

尹序曰：

《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凡侯国，皆有史官，掌记时事，登藏王室，以备鉴观，其道盛矣。秦罢侯置郡县，则县令固故诸侯也。画壤分府，以牧长一方，以主其土地、人民、治教之事。厥任惟重，故邑之地利、民情、土俗之宜，礼、刑、兵、赋，教养之法，必谨奉我宪，以时省察，而弛张之。虑其佚也，复汇次而书于册，以告夫新令尹者，志之所繇作也。龙游，自有县以来，代为要区。邑名互五更易。明兴，海内为一，龙当衢、婺之交，舟车辐辏，赋税错出，文书填委，部使者往往留意焉。旧志，兵燹无存。其修于前令袁君者，又多简陋弗称。南昌涂君奉命来知县事，修政布令，厘敝剔奸，肃敏温裕，民因休洽。政暇，询及邑志缺轶，忼然有怀，谓兹政典所系，堂堂巨邑，不宜怠废不讲。乃取弘治中旧本，延邑人余子湘、童子珮相与讨论纂辑，搜采旧闻，参以新得，

芟其繁芜，补其阙遗。其有未尽之旨，每篇复为论列，以寓忧时救敝之意。总为一十卷。为目凡二十：曰舆地图，曰分野，曰疆域，曰山川，曰沟洫，曰建置，曰防御，曰祠祀，曰古迹，曰田亩，曰物产，曰风俗，曰灾祥，曰官师，曰选举，曰名宦，曰人物，曰艺文，曰杂记。案：原文本缺一目。以明星纪，以正封略，以表形势，以兴水利，以重民力，以戒不虞，以崇祀典，以阐灵秘，以定经制，以物土贡，以防民慝，以垂鉴戒，以修职秩，以扬俊乂，以昭翰墨，以树风声，以备谐语，王道之大端备矣。书成，嘱予序诸首。予惟志，史之遗也；令，邑之主也。修志以尽职，尽职以安民，由近知远，而天下之治可成矣。故曰入其国，其政可知也。故观疆域、山川、沟洫、防御，而知疆里慎固之道焉。观建置、祠祀、田赋、物产，而知综理爱养之宜焉。观风俗、官师、选举、艺文、人物、杂记，而知表率振作会通之机焉。虽然有《关雎》、《麟趾》之意，然后可行《周官》之法度，政固有本也。观是志者，岂徒征一时之得失哉？涂君学优而才裕。其为政，识其大者，如兴学校，建义仓，节浮费。循良之绩，皆卓然可纪。故能以其余力而及于志之事，其政业之闳伟讵可涯哉！予不敏，辱公授简，僭为序其大略如此云。

陆序曰：

尝谓一家之生产，种种色色，家之父母，必条其数目，登之记籍，以遗子孙。是记籍，一家之所系关焉而不敢忽，又以必有是记籍以遗子孙，而后为父母之心始毕而无所歉。一邑之志，犹一家之籍也。家之父母，且顾恤其家，思传其子孙，而为之籍。治邑者，乃忽视一邑之志，谓其无裨于政而忽之，其殆无父母斯民之心欤？邑旧有志，漫漶已久。念东涂侯来令吾邑，即谋及于此，底今而始获成。侯廉明慈爱，天植其衷，兼以历年之久，凡巨

而国家之征输，细而米盐之琐屑，闾阎凋瘵，利弊得失，靡不洞烛其隐，而深中其情。于是，孳孳焉为之裁酌区划，而公私咸获其利。视一邑之事，固无异一家之事矣。今又举其久废之典，补辑诠次，俾之咸正而无缺，不犹一家之数目必记以遗子孙，其同此父母之心耶？虽然志以纪事似也，顾察侯之心，则有思深而虑远者。予不能事为之言，就其大者论之。徭役，昔固有定额也，今则费增于倍蓰，即使力为之减省，而已尽于诛求矣。习尚，昔固号俭嗇也，今则日事于侈靡，即使加意于约束，而俗已渐成浇漓矣。人文，昔固彬彬然称美盛也，今则寥寥而鲜实效，即使日从事于估毕，而芳烈不逮故先矣。此皆载诸志中可考也。苟吾邑之父母与邑之士民，感今昔之不相及深，惟而力挽焉，俾徭赋由之以少纾，习俗由之以返朴，而人文由之一洗其固陋，与古昔同其美盛，斯固涂侯属望之心欤？孰谓邑志无裨于政而可忽乎哉！是志也，侯维总其成而已。若乡先生余公湘、布衣童君珮视草而终始之，法得并书。

万历壬子重修县志，为知县万廷谦主撰；校者，为训导钟相业；订者，为曹闻礼，则县人也。向例修志必县人主裁，知县特尸其名耳。今读钟、曹两《跋》，是志固万知县亲撰者，钟、曹仅司校订，亦难能而可贵矣。陆清献为灵寿知县，自撰县志，余无闻焉。虽岫云先生谓其书成于仓卒，不无舛漏，然其体例较丙子《志》为谨严，而记载亦简当有法，固明代方志中之佳构也。卷首载弘治戊午、万历丙子两志旧序，赖此得以略知前志源流。又载乡贤徐可求及知县万廷谦两《序》，末有钟相业及曹肖蒙先生两《跋》。

徐序曰：

夫邑之有志，如国之有史也。疆域之沿革，治理之兴替，师帅之臧否，民生之荣悴，人物之盛衰，靡不悉而赅焉。此贤知得

师之地，而愚不肖警心之林也，故善治者无不于志修是亟矣。盖一兴除亦一利病，而此则百世赖之。然自哆于富强之烈者，或孙心于礼乐之君子，此又何可易议耶？吾龙旧有志，因陋袭舛，疑在不刊。岁丁未，而万侯百谷来莅政。岁壬子而政成，搜奸沃本，树鹄维风，废者举矣，缺者备矣，疲者起矣，媮者恬矣，椎鲁者彬彬矣。微侯之才之德不办是，而侯尤有远心也，乃进博士钟君、邑望曹君，挖扬旧志，以比宪章。将告成事而屡求不佞弁言于首。求以是叹侯之嘉惠吾龙未已也。夫龙固岩邑而动称狡悍，此何可令邻国闻焉？今所考往哲，莅事穆乎有身先之化，而懿文济济以应上风，犹绰有三代之遗意，犹夫望邑矣。教则不淑以尤其民，民之不则其何憾焉？侯固不易民而化也，五载以治，不必世百年，而善以仁，虽其缓急张弛、应节之妙，未易缕指，而如所修飭整举、补偏救弊之略、兴文润色之猷，志具在也已，章章乎垂简册，而诏来兹矣。按今冬故事宜修覲典，侯此行也，挟所葺志，以上应功令，即不能尽其缓急张弛、应节之妙，而其大者不已斑斑可考镜乎？于是，考功氏将举茂异以相明鹭，而侯且未必复来。其或继侯者，志具在也，墨可绳，芳可袭，絃可恢，未备者可师以意，而湮没者可循以求，知政知德，岂异人任而乃无绍述侯绩者以永言侯思？故夫侯之嘉惠吾龙未已也。求不敏，无能谀语以媚当事，而家世于龙，其所汪润身被之，即先民之遗迹藉不朽焉，民之不能忘也，康衢击壤所自来也。虽不敏，亦宜从而后也。时万历壬子，赐进士、吏部文选、清吏司郎中、邑人徐可求撰。

万序曰：

昔在《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后世郡县相沿勒为成书，则固四方之旧也。罗郊圻、民社于指掌，而鉴沿革、经济于善败，诏世

传远，于是乎在邑之有志不犹国之有史哉！高皇帝大一统，分部而概志之，区分胪列，则有司为政，迨今或志或否，岂其分土殊耶？大都令长视邑犹籓庐耳。初入境，谣俗风土未及辨，兴利除弊未及知，何暇网罗载笔？久之政暇，慨然衡鉴自任，而综变论世，考核为难，病无征矣。闾史之言不越丘里，章缝之见不出井蛙，良非马迁，直非董狐，而欲声实中窾、臧否惟一，偏听成淆，其足信者几何？病不尊矣。龙丘，浙衢胜壤，水陆辐辏，往吾乡光禄涂公筮仕兹土，故有丙子《志》成于一二青衿之手，繁芜薺俚，未经润色，观者未终篇而掩卷，与无志等尔。余承乏邑事，日兢兢理簿书，祛宿蠹之不给，如文事何？既三年报政，吏牍渐减，乃以公余搜旧志，与广文钱唐钟君相业、邑人曹君闻礼商榷而损益之，志目凡十，首分野而终以杂志，余不任创也。增补近事，汰冗酌宜。一切抑扬去取，令自为政，宁严毋滥，不开啖名聚讼之门，以昭划一。余不任因也，要以义同窃取，而不患无征。按籍而稽，得封宇所繇范防，贡赋所繇盈缩，户口所繇登耗，土宜所繇虚实，人物所繇盛衰，宦绩所繇隆美，教化所繇维持，周爰咨諏，不遗余力。夫岂敢师心独任哉？知我罪我，有不恤矣。抑因是有感于龙丘之敝也。当成、弘间，休养生息，民静而安，俗朴而俭，间闻不识胥吏，几于标枝野鹿之风。迄今吏猾民玩器而不可治，望龙丘而至止者，往往以为惧府，不得展布其功能，遂至数十年无一完令，庸圣天子难治之忧，此其责属之上耶？属之下耶？《传》曰：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又曰：温之凉之，与时宜之。则在司牧者矣，则在司牧者矣！后之睹是编者，见礼而知政，于以预图力挽，潜消默夺，风移俗易，登之平康，斯志尚亦有利赖哉！时万历壬子孟冬望日，文林郎、龙游县知县事、豫章万廷谦撰。

钟跋曰：

龙游，为三衢望邑。邑旧志，以兵燹，故存者惟弘治戊午、万历丙子两志尔。丙子《志》，修于涂光禄公令邑时，青衿为政，君子病之。暨今壬子几四十年，邑侯南昌万公以仕优之日，提旧志而手自笔削焉。侯光禄之乡也，载其家学，恢为经纶，卓异之绩大足轶驾光禄。迩来五载，政成民安，有王言，有台劄，有遐迩之舆颂。所为纪侯绩者，若揭日月而摅发虚明之蕴，阐道鬯情，一篇一什，又靡弗脍人口而饫人心焉。纂修邑志，虽豹蔚一斑乎而典綦重矣。侯之言曰：“邑志述往诏来，犹之乎国史。旧志既病芜鄙，而志以前，虑在瀚漫，法宜削；志以后，虑在湮没，法宜笔。笔削之时，其惟今日。”于是，芟夷昔编，补葺近迹。其事核，其辞严，其义精，駸駸乎成书哉！而犹谓一得之虑弗可弃也，乃命不佞相业校焉，邑人曹君闻礼订焉。两人敬诺，相与反复校订。中间，间有去取损益，而笔削大指，禀侯命惟谨，不敢臆裁也。《传》称国侨氏博物君子，而众思是集，不自多其润色之长，故圣人嘉其命，郑国赖其辞思深哉！侯之广询亦若是焉尔。书成凡十卷。纪事纪言，网罗一邑之故。如媿妍之在鉴，轻重之在衡。而阅是书者，由其事若言采胜于名区，扬休于良吏，撷芳于哲人，以鉴衡诸所沿革升降之故，如方旦之见日，方昏之见火，虑无弗昭昭者。侯行矣，行且秉国之钧，奚侈谈一邑之治绩，第俾嗣侯者稽成书，守成宪，划一清静，民其永有赖哉！而藉是纂修之役，侯之遗泽，自五载而百千载，垂之不朽已。则是役之不可后时也，于是乎益信。时万历壬子阳月穀旦，龙游司训、钱塘钟相业撰。

曹跋曰：

儒者雅言经术，以饰吏治，非徒尚吏治之显也，要以经术之所运用，必有大过人者出焉，所云合成功文章而一之者是也。邑侯南昌万公，家学渊源，夙称经术之长。出宰龙丘，嘉与敝邑。

更始甫及期月，百废俱兴，凡受大中丞台、御史台荐疏者五，迹以三载报最上，考功令寻上之，天子大异之，赐诰褒予。侯择日致五熟釜焚草先司寇而制冠帔进太夫人，则有王言在。一腔推赤，六善克勤，政简刑清，人怀吏畏，其推重若此，则应召计有日矣。独以邑乘为缺典。一旦，取旧志而思易其芜鄙焉。于是，揽众说，摭遗事，芟繁就要，悉自手裁，撤彼芜鄙，别为起例，作十志。大者如地理、建置、祠祀、食货，与夫良吏、名人、艺林、文苑，靡不备载。第侯有不世之泽，著为法令者，法所当书，侯尤谦让弗居，闻者异焉。金以为志者，乘也。乘有载之义焉，仅以载其名状数目，则一胥人事耳。必于其间有是综理之妙，与夫兴利除害，方足以法当年而垂后祀者，靡不备志，始称实录，予以贻夫后之人，即后之人未必一一印可也。日取载之志者，以考己之得失，而稟为划一，是所赖以志弘矣。且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侯既妙于综理而法程俱在，倘竟逸而不书，则亦今日止已，而后来者安所稽而藉手乎！而志之谓何？故有守之而不失者，吏治斯显；亦有创之而可传者，经术攸存，侯正其人也，则何让焉。时万历壬子冬月，长山司训、邑人曹闻礼撰。

康熙癸丑，重修县志为余岫云先生及知县卢灿主修。其协修者，原任知县许瑄，原任教谕黄涛，教谕杨鼎新、训导王克遵，西安贡生叶盛芳；余则县人杨昶、余际熙、叶槩、余忱、祝之瑶、余勉、毛凤习、叶槩也。诸先生者，当时皆有声。而所成之志，其体例惟析壬子《舆地》中山川、水利别为二目，及《人物传》不为壬子《志》之分类，较有见地而已。山川，自舆地析出，于理未安，说详叙例。至于记载，间有增削，必谓较旧为良，非绍宋所敢知也。推其所以致此之由，盖书未成，而岫云先生已歿。又值耿精忠之乱，俶扰数年而始定。其后，虽经先生嗣君汧公续辑，直至辛酉，始克成书，具见顾豹

文及杨光生先生所为《序》。顾《序》作于庚申，杨《序》成于辛酉，是上距癸丑已八九年，而岫云先生已作古五六年矣。其间，协修诸人必多更易，又无总成之人，则条理之不能贯彻始终，亦情势使然，不足为康熙《志》咎也。所惜者，汧公续辑时，不别自为编，或注明补纂，今日遂无由知岫云先生原本之若何矣。卷首有凡例六则，略述编述之旨。又有余岫云先生自《序》，顾豹文、杨昶两《序》。

凡例曰：

一、旧志载舆地、建置、祠祀、田赋、风俗、官师、选举、人物、艺文、杂识，凡十目。其山川、水利，即附见舆地中，颇觉太略。今以山川、水利增为十二目。盖山川为一邑名胜，记载宜详。而水利，农事所重，有宜兴复者，附以臆断，尤不容或略也。

一、旧志舆地、建置后即载祠祀。今以一邑所重，首在官师。而官师所急，莫先田赋，故先继以官师、田赋，而后以山川、水利、祠祀、风俗，依次相从，稍权缓急，以分先后，非敢变易前人也。

一、旧志各类诗文，俱载艺文中。今因所载诗文，多半为山川、祠庙而发，若总汇在后，则翻阅为难，今一一散附各类下，以便省览。至于诗文中古昔名贤鸿文佳什可以传后，而无所附丽者，则仍入艺文中，不忍竟令湮没也。

一、旧志所载山川，止依次总序，略纪道里远近，其名胜风景，绝无表章。今既照旧志，以通邑山川源委总序于前，而后择其最著者散见于后，略缀数语，仿佛一二，以志其胜，且即以诗文附见下方，庶使一邑山川梗概，开卷灿然，不致黯黯无色也。

一、旧志所载人物，自唐以上，总称先贤；汧宋以下，始分各类。今思一邑之中，人物有限，勉强分析，弥觉寥寥，且理学事功、文章德业，中有相兼，尤难析置。今概合而一之，悉依年代为序。至于武职、孝行、列女、方技等类，事迹原自判然，则依照旧

志，依类相从，以附于后。

一、旧志所载人物，前贤已采入，一一如旧登载，不敢逞臆妄删，以附于从厚之道。其有事迹未甚详备，词句未甚雅驯者，则重加增润，以成全璧。至于后来所增人物，悉皆博咨详考，恐蹈失实，宁严毋宽。若其闻见狭隘，搜访未周，或有遗珠，在所不免，博雅君子，正不妨从容补辑也。

余序曰：

国家混一区夏，垂三十载，车书尉侯，悉主悉臣，方内晏然，靡有鸣桴击柝之警。于是，天子思一道德、同风俗，乃诏天下郡邑，各以其志上丞相府，将讲求风土、政教所宜，斟酌损益，以为久安长治之道。而吾邑汉中许侯加意民瘼，奉行尤恪，爰属学博櫺李黄君暨邑中诸君子共事编纂，而予亦执简其后，相与公听并观，网罗延访，参伍折衷，务归至当。视草于壬子之冬，辍简于癸丑之夏。哀辑既成，乃以请质于侯，而侯复命予序之。龙之有志，前此莫考。自明天顺间，弘农王侯为志。而弘治间，六合袁侯继之，因陋就简，颇病于质。至万历间，南昌涂侯重修。时邑中余东衢、童子鸣两君有盛名，参酌互定，其书遂稍稍雅驯。又四十年，豫章万侯嘱曹君肖蒙重修。万侯以谢事有日，督促成书，不无舛漏，今所谓壬子《志》者也。距今修志，又届壬子，盖六十年于兹矣。六十年之间，盛衰登耗，沿革兴废，参错不齐，何事蔑有？其在今日，苟欲传信征实，以诏后人，志诚有不可不修者。顾余俯仰六十年间，而深叹吾邑之日敝也。吾邑在一郡中最为瘠土，无深山大泽、土膏陆海之饶，无金锡纤维、齿革羽毛之利。然往在胜国末造，南服粗安，吾邑间阎熙攘，烟火和乐，家家力穡服贾，足以自给，故勇于急公，笃于好义，弦诵之声，琅琅相接，无不思奋迹策名、致身通显。而比年以来，生齿凋耗，积贮鲜少，民

无儋石之储，士有襟肘之叹，忧愁嗷杀，困顿无聊，较之畴昔，固已若易地而居，越都而治矣！何今古之不相及至此也？论者疑革命之际，时会使然，而不思吾邑自出汤火、登衽席，涵濡浸渍于朝之化者，固亦以久也。害气既究，由孽宜苏，而痛癢呻吟未闻起色。若此者，岂得尽归于丧乱之余、流离荡析之故欤？毋亦为治者簿书期会之是亟、征发供亿之是烦，皇皇然弥缝匡救日有不暇，而于风土习尚制治更化之源流顾忽焉，而未之讲也。方今天子嘉惠元元，德音屡沛，广厦细旃之上惧不能周知疾苦，而取天下志乘以资省览。固远不同于前此守土之臣自为排纂无关体要也。而吾邑之修，又适当六十年之会，韩昌黎有言“十日十二子相配，数穷六十”，其将复平，殆今日之会矣，剥极而复，否终而泰。天时人事，有固然者。矧许侯以廉明慈惠之资，体九重怀保之意，披图按籍，朝夕咨諏，必有兴利不惮烦，而除弊不厌尽者，休息爱养，生聚教训。方且移风易俗，以底熙皞之隆，宁仅如六十年前仓廩衣食粗足自给云尔哉！予不敏，获随诸君子之末，倘后之人沐其流风，溯其遗泽，谓吾邑户口之殷赉，风俗之醇茂，政教之修明，人物之炳蔚，咸自今日修志始，则予所窃幸以附不朽者也。是为序。时康熙十二年岁次癸丑阳月上浣之吉，邑人余恂题于敦凤堂。

顾序曰：

今人一行作吏，日汨首簿书期会，经世之业詎复关胸臆间。即有有志之士，往往以文法趣数，置勿暇及。夫务有可缓而实亟，效有不在旦夕而在百年，莫逾志乘。考亭出守南康，下车首问邑志，盖诚有见于经世之大也。今天子右文稽古，下令搜辑，将汇而登之，副在尚书职方之纪，一统之盛，灿若列眉，俾史臣执笔而事纂述，皆有所考据焉。诏甫下，兵事作，所在负干櫓急储

胥，或度阁下间，或半途中辍，迄今未底于明备，有识者屡形之简牍。龙丘大令卢维庵先生捧檄是邦，既取其虫沙风鹤之遗黎而衽席之，即谋邑志。父老历阶而进曰：“邑故有志，久残啮。乡先达余官谕岫云先生博闻强记，哀述垂就而遽归道山，是足备采录也。”先生就其家，出其遗编，礼进鸿硕之儒，分曹雠订，而以己意断定成书，为卷若干，出俸钱授之剞劂，走一介会城，以书见示，且属为之序。余读之，进退刚严，而不失忠厚之指；援据详贍，而要以奉国宪、敦天彝，勤勤恳恳，反覆诘诫。治乱消息之机，忠孝节义之概，显显于心目。昔荆公欲以国史嘱东坡，力谢弗逮。徵先生之学之识，恶能成兹不朽盛事哉！余起家慎阳，百里墟莽，士子至裂书楮掩背吕，百年来掌故，无足征者，踵事成编，有志未遂。余于是益叹维庵先生学术经术为勿可几及已。时康熙十有九年庚申夏五月，邻治年家弟顾豹文顿首，题于愿圃之缉字楼。豹文，字季蔚，号且庵，钱塘人。官至监察御史。著有《三楚奏议》、《世美堂集》诸书。

杨序曰：

车书一统之盛，尉侯万里之遥，匪人勿传，靡国勿纪，洵巨典也。国家抚有区夏，定鼎齐州，玉烛成调，璇图同耀。天子明鉴遐荒，诏郡邑以志进。我龙以列服一星弹丸，尺土山城，习尚不识繁华，遗俗流传，犹沿朴茂，从风顺则，仅喻尊亲乐，善右文，咸知礼让。汉中许侯留心民隐，颇厌旧闻，文献齐征，降心延访。吾邑太史余岫云先生适丁恬退，贲迹丘园，分藜火之余辉，为珥笔之领袖，覆校榷扬，条分井晰，较诸前志，庶曰精详，垂厥后贤，永为衡鉴。嗟乎，是役也，业犁然脱稿于壬子之岁，忽仓皇辍笔于风鹤之辰，太史复归道山，藏书遂同韞椟。幸免水火，式睹汗青，厥惟兴京卢侯是赖焉。我侯长才大略，义问仁心，始以摄篆

领千城，继以分符膺司牧；试虞既彰盘错之能，借寇遂邀甘棠之荫。作百子之堰，溉我田畴，有同邳豹；新三鱣之堂，教我子弟，不让文翁。禁溺，则婉奕是育，人称贾父之儿；去锢，则伉俪克谐，家绝卢仝之婢。以至修文昌之桥，建城隍之庙，而神人胥罔怨恫；核荒熟之粮，正疆里之界，而家国俱蒙乐利。是皆前太史备著于简端，有志而未逮，今仁侯尽见诸行，事无美而勿臻，是宜悉举以特书，庶几良法之永式，则又藉我泃公美赞。仁侯善继先志，补遗搜轶，踵事增书，可拟左氏之后经，欲过褚生之续史。仁侯出廉俸以剗，泃公殫精力以较讎，无愧三长，可俟百世。余当太史在时，气尽大巫，已同游夏之莫赞；今值卢侯莅治，身居远宦，即添尘露以何由？惟是先后贤侯之懿烈宜彰，大小许公之鸿裁难泯。九鼎本重，何资季路片言？三都已成，宁假士安一序。嘉孙公之直笔，窃附龟尧，荣杨子之列名，敬擒琬琰云尔！康熙辛酉仲春上浣，邑人杨昶题于合浦官舍。

以上前志源流，可考知者略如此。今更详修志之始末。盖康熙《志》以后，议修志而未成者，凡七次矣。第一次，为乾隆六年知县徐起岩曾有续编《官师》、《选举》、《艺文》之举。虽简率之甚，然自康熙辛酉以来，六十年之职官、科名，赖以考见焉。起岩为当时贤宰，百度俱兴，独惜其未续修全志也。续《官师》，徐起岩有跋语；续《选举表》，教谕沈圻有小序。

徐跋曰：

朝廷设官分职，以司教养，典至巨也。龙邑志乘，自康熙壬子、辛酉间，汉中许公、兴京卢公与乡先达余岫云太史先后纂修刻成，距今已六十年矣。毋论其他，即官师之授受年月与黜降贤否，已无文案可稽。而典史、巡检二员姓名、籍贯，缺略尤甚。予惧其久而益湮也，急就其见闻可考者，登诸剗，附入本志卷末，

以俟后之君之，旁搜博采焉。乾隆六年辛酉长夏，京江徐起岩题于官署之见山园。

沈序曰：

龙邑志乘，自康熙辛酉，邑侯卢公与乡先达太史余公纂修以来，距今六十年矣。土田犹是，山川犹是，而官师与选举，其间升沉显晦，势不得与之等量齐观，殊阙事焉。于是乎，邑侯京江徐公既搜辑历年官师姓氏，续刻补入矣。顾官师本乎选举，而选举率由科第，其储之国学、乡学，广而为恩、拔、副、岁，以至忠孝有祠、节义有旌。加衔则有农官、寿官，任事则有训科、训术。如前志所云，或以义举，或以劳升，皆所以扩选举之途，而有善必录也。当圣世休明之会，竟任其湮没不彰，可乎？侯乃有再续《选举》之志，而属予哀次其姓名、科分。余初谓此固轻而易举也，而岂知自科甲而外，遥遥六十年间，其他如明经等，不惟年分无稽，抑且姓名莫考。余滋喟然。因旁搜博采，以庶几一得，其或有遗漏、舛讹，将厚望于后之君子。时乾隆六年嘉平月纪。

第二次，为道光间知县周敦培议修。此无案牍可稽，县人今亦无知之者。余读《龙游攀辕诗集》始知之。集载朱斐然诗有曰：倡修志乘搜遗册，拟辟门闾葺讲堂。朱焕然有诗曰：更慨方隅邑乘荒，遗亡阙略绪茫茫。校雠润色非容易，秉笔惟君克擅场。余森诗有曰：贤书征雅化，邑乘被余光。余煦诗有曰：不独重儒术，抑且怀旧章。广征文与献，志乘握大纲。一百数十载，事迹殊茫茫。因之集绅士，降心相与商。编辑举重任，力大能挽强。余以铭诗有曰：再征邑志费参稽，簿书旁午犹披视。谓是当年急就章，兵防阙载还相指。慨捐廉俸募纂修，士民踊跃皆欢喜。濂溪贤裔东鲁儒，煌煌手笔大莫比。直欲浓薰班马香，岂第传讹正亥豕。读诸诗，尔时固曾有所纂辑，且知其将增兵防一端。特以敦培在任不久，未底于

成，而后任者，复不能竟其功，为可惜也。遗稿当时必有存者，其散佚当在咸、同兵燹时矣！

第三次，议修者为同治初知县朱朴。时教谕为褚荣槐，曾代朴撰序，见于《田砚斋文集》，并议增补各条云：《建置志》，应补官署、儒学各条；《田赋志》，应补户口、田额、粮税各条；《水利志》，应补五社坝一条于鸡鸣堰下，并碑记；《人物志》，应补忠义一门为一小卷。末有杜孝慈注云：孝慈为荣槐之婿，参订其文集者。龙游修志之举，创议后，因经费无出，事遂中止。案：朴为俗吏，非能修志者，而应补之事，亦不止所列数条。当时即补成，犹之未修也。况志未修而先倩人为《序》，意在标榜，尤为可嗤。荣槐夙有贤声，奈何曲徇其情，亦可异也。故褚序不入此，而入《文征》。

第四次，议修者先曾大父镜波公也。咸、同间，吾县罹兵祸至剧，闾里为墟。乱定后，通县惟岫云先生裔翀一先生家尚存康熙原志一部，遂成孤本，曾大父曾借读之。光绪初，既归田，慨然有修志之愿，顾其时知县陈瑜为一庸吏，终日惟喜为人作书，即仆夫贱役，但有所求，立为命笔，而吏事则非所谙，尤无意于修志。曾大父数商之，而事终不集。维时年几八十矣，自顾衰残，观成无日，虑孤本一失，后益无征，因与从伯祖子春公各举私财先事重刻，即今通行本是也。原本无徐起岩所续《职官》、《选举》、《艺文》三编。是三编者，兵燹后县中亦不可得，仅曾大父行篋中有之，亦成孤本；今则此两孤本者俱亡矣。脱无重刊之举，今日重修亦无所藉。是则斯举也，直千钧一发之延也。重刊本卷首有衢州府知府刘国光《序》及曾大父《重刊序》。

刘序曰：

辛巳冬，余重刊衢郡志，苦旧本多错讹残缺，搜辑属邑志乘，参阅考据。惟西安、江山有志；常山、开化及龙游三邑，其乘阙

如，为怅惘者久之。因商各属令纂修，适龙邑余镜波观察自粤东解组归，晤叙此举，慨然有复古心。始商陈宝岩大令，延邑绅劝捐助费纂修。尚未集事，镜波观察意以事务所先，仍旧急于图新，随函商其令侄今安顺府知府子春太守，捐费倡刻旧本，与余重刊郡志意见相合。阅数月，县志与郡志先后工竣，不胜欣然。余窃谓舆图之考，通志括其成，大概本于省志、郡志，其究摘要于县志居多。兵燹后，典籍半即销沉，志乘板归乌有，脱无振作者经理其间，任旧志终于泯灭，将来采择所及，其不追咎于今日也几何？镜波观察本文章宿学，为政数十年，所至有循声。现届杖国之年，致仕归田，犹殷殷为文献主持。子春太守则曾与同官比部，素景其行谊，今果慷慨响义，足成乃叔志。两君子兴复如是，微特功在既往，即他日邑志增修，未尝不快然于领袖之挈，基址之凭也。余于是钦服其人，书之以为慨然复古者劝。至于搜罗补苴，续纂新编，是所望于贤大令及邑诸绅共成义举云。光绪八年壬午季春之月，佟尽先补用道知衢州府事、前京畿道监察御史安乐刘国光撰。

曾大父重刊序曰：

吾邑志书，由来旧已。自康熙迄乾隆初年，贤邑宰卢公暨徐公捐廉相继创修，时则乡先达余岫云太史乔梓先后协同采辑，手订成编，固文献之盛，亦牧令之贤也。藏板未及百年，字画已多漫漶，篇页亦多残缺。迄咸丰八年以后，发匪蹂躏，嗣后占踞县城几及三载，四乡民居半遭焚劫，而本城尤甚，所有房屋、什物，一劫于匪，再毁于兵，非特旧板无存，即家藏志书大多散失。以一邑事迹，旷隔至百数十年之久，加以匪氛滋扰、庐舍荡然，故老无存。所有官司、选举、节义等项，及早搜罗采访，已大惧荒渺难稽，则续纂万不可缓。然即搜求旧本，其完善者已十不得一，则

鳩工重梓，事在所先。如昔日有见闻未及，采访未周，尽可俟续纂集中补载，而原志应概仍其旧。时堂侄撰服官黔省，与城乡诸绅董邮寄函商，均无间言。爰付之剞劂氏重梓。时光绪八年岁次壬午季春月上浣之吉，邑人余恩鏊题于柯城寓庐。

第五次，议修者为知县张焯，时慈溪冯梦香先生一梅主讲衢州正谊书院，乃聘之兼修县志。自光绪二十年秋间始事，采访所得颇多，大小凡七十篇，别有图二十四幅。即今所谓《旧采访》者是也。县中文献，经辛亥之役，多散轶无可征，赖此稍存崖略。故冯先生虽未及从事于撰述，而其功实有不可没者。当初事采访时，茫无头绪，甚觉为难。观其分送《采访启事》可知也。其文曰：

客目共计八百余人，系据保甲门牌，以儒为业之户与学院科试《生童点名册》合编而成。此中有必须查添查二端，有必须查改者三端。保甲门牌，往往有实系贡监职员，而仍写以农为业者。盖乡间读必兼耕，称儒称农不能一律，则门牌以农为业之中未必无儒。故编目既成，竟有众口共称之绅董，此中尚无姓名者，此必须查添者一也。学院科试，虽生童所必赴，然笃学之士往往有年老无志功名绝不赴试者，则《科试点名册》之外尚恐有遗，此必须查添者二也。门牌，非一手所成，各户或写名，或写别号，不能一律。今欲分送《采访启》，则称呼不能参差，此尚须查改者一也。《生员点名册》三代皆填写存歿，今检其祖父存者，则写其祖父之名；其祖父歿者，则写其本名，此可以无疑义矣。惟《童生点名册》其三代皆不填写存歿，其祖父之尚存与否皆不及知，故此目皆写其本名，今欲分送《采访启》，童生之祖父苟有存者，尤必分送与其祖父，方合于理，此必须查添者二也；《生童点名册》有兄弟同应试者，其析居与否，尚未及知，若已析居者，固宜各送一本；其未析居者，则一家无须两本。宜查其未析居者，

存其兄而删其弟，此必须查改者三也。但既编此目为底本，则查添查改之后，一县中约有千本足数分送，可得其大概之数，有一图中宜分送二三十本者，有一图中但须分送三四本者，观此亦可得其约数。或宜查添或宜查改者，但须于发交本图地保分送之时当面一询，应添者便可添齐，应改者便可改正。惟祈于询明之后，一面开单交本图地保分送，一面于此目中照所询添改完全，则第二次分送《采访册》，即以此目为定本，且梅于异日赴乡拜访各图绅董面询一切，亦即以此目为定本矣。惟编定此目不先授权于地保，必由修志处草创底本，查添查改而后成定本，不惮烦劳，多此一番周折者，此中有苦心焉。凡人于平日必有好恶，彼所好者固为所举，彼所恶者必为所废，不知修志一事，但粗通文理之人苟有所得，皆足以供我采访，万不可以好恶之私稍存区别之见。且乡党自好之士，往往有崖岸高峻不合时宜而时流皆畏而避之者，倘授权于彼，安望为屈指所及哉？此编所编姓名，每有谓“某人向来不管闲事，不必分送者”。此说万不可听，此事非讼事也，亦非劝捐也。惟讼事与劝捐，则向来管闲事者所优为，而修志则不必张罗一文钱，且不必诛恶但求指善，苟有耳闻目见，笔之于书，如此而已，正惟向来不管闲事之人，或于此道有所专长，不可外视其人也。况分送千本，岂必欲千人皆有采访哉？惟多则必有所遇耳。故既编此目，但宜向本图地保照所询条款查添查改，而不宜凭地保之说删去一人。必如此而后无蒙蔽壅遏之患，必如此而后见至公无私之天，惟执事察焉。案：此启文甚浅易，盖冯先生当日意在尽人能晓也。即此可见苦心，故具录之。

是举也，盖责成冯先生独修，亦犹今日由绍宋一人主撰，不别设纂修之员。惟叶吉臣先生元祺时为凤梧书院山长，朝夕过从，相与商榷而已。其时，任采访者悉不支薪，不负专责。今由《旧采访

册》中查得当时曾经采访者，在城为袁恩澍、余福楸、余文垚、余文杰、余述曾、方晋寅、余焕、余敏树、唐贻穀、余溶、王振铎、余镇藩、张淇、余庆增，东乡为张文蔚、叶鸿钧、王绶槐、陈宝图、叶淇瞻、方镜明、陆廉芳、陆佐逊、周作肱、叶双福、徐明远、汪荣封、金玉璜、支序班、祝寿万、王绍圣、徐庭坚，南乡为傅文锴、劳荣绶、劳崇豫、何庭藻、劳励、劳锦荣、傅镜渠、赖儒绅，西乡为吴毓林、叶树槐、张拔、璩兆荣、黄體坤、尹秉钧、黄治裳、汪宜铎、詹其郁、吕肇基、马之骏，北乡为杨渭恩、徐南薰、张拱辰、曹元杰、姚济楫、叶畅、蒋谦、张邦典、周朝政、汪庆丰、季日庚、翁席珍，凡六十二人，例得附载。翌年十月，冯先生以他故辞去，事遂中辍，故仅存访稿，未及编述。然其所欲编述之体例亦有可考见者，其送交采访底册目录附注云：旧志不更动，但增学校、兵防两门。学校门载文庙、典礼、学额、书院、佐宾兴、义塾及杭州《西龙试馆章程》；兵防门载兵制及乡团，而附记粤匪、斋匪；人物志则附载《忠义录》；别修续志，于都图中详村落，以弥旧志之缺；桥梁改入水利；官师中则增武职一项，不录驿丞、僧会、道会，而以阴阳学、医学改入选举志；田赋之后，则附载厘卡、盐政、煤矿、电线四端，其大较也。至此例之是否适宜，又当别论。

第六次，议修者为知县杨葆光。葆光有文才，见冯先生《采访册》，惜其中辍，遂议设局续修，时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也。聘叶吉臣先生主局事，而以今坐办祝先生康祺副之，又以吴际元、方泰元为局员。葆光颇尽心于兹举，公余恒来局，有所纂述。不幸翌月而江山匪警至，事平，葆光去职，事又中止。此二月中稿件，今无一存者，滋可惜也：

第七次，议修为民国八年事。其时，浙江通志局征各县访稿至急，而《旧采访册》及地图已于辛亥革命时遗失，无从采报，不得已重行采访，主其事者为汪纶园先生荣封，限期一年，所得访稿亦不

少，今所称《续采访》者是也。惜为时太匆促，汪先生未及编订审核，故舛误错出，足以供采取者十不逮一焉。然当时采访员亦有微绩，应著其名。在城为劳锡熙、祝绍尧，东乡为叶封唐、方汇征、张敬修、徐士彦，南乡为何庭藻、邱梁，西乡为吴耀庚、吕耀南，北乡为陈启贤、邵芾棠、王树熙、夏庆澜，凡十四人。此一年中，有一事须特书者，即《旧采访册》遗失数年，久疑湮灭，乃经局员四处访查，卒侦得为桥下钱某乘辛亥乱时持去藏匿，乃设法索回。今日纂修能有尔许资料者，赖有此举也。惟图则至今犹未觅得耳。

光绪九年癸未，绍宋生于衢州。盖曾大父解组归，即侨居府城也。五岁始识字，七岁入家塾受书，曾大父甚爱之，课余必命温习，又恒举昔贤童时故事相诏，且多及于乡先达，若饶州之罗鸡得金，若忠肃之化龙枕鼓，时时言之。尔时熟闻，辄神往吾龙游故乡也。十岁，而曾大父即世，卜葬于县北上山徐之阳。绍宋随先大父、先君送丧，乃始得履故土。然负土既毕即归，犹未得一游也。越三年，先君掌教凤梧书院，绍宋随侍居书院者半年，始得渐通故乡俗语，渐知留心乡邦故事。而先君与人言辄慨然于志乘之年久失修，虑文献之散佚，议修者屡矣。绍宋未喻其旨，窃叩之，先君乃诏以方志为一县宝书，功侔国史，其义甚详，恨幼时无知，旋领即忘，今不能更举其词，负疚何极，然尔时亦私讶何以旷久而事莫举也。先君旋弃养，绍宋回衢居忧。服阕，游庠食饩，颇有意于经世之学，涉猎群书，于史学独所心喜。既得读会稽章实斋先生所为《文史通义》，始恍然方志为史之要册，因取康熙《志》读之，即觉其非佳构。洎光绪二十九年，科举既罢，兴学之议起，吾县亦设学堂讲求新学。堂中有学长一席，略同于助教，绍宋承其乏，居学堂者又半年，因获与乡大夫君子游，偶得旧事遗闻，辄为兴感。又时因展谒先茔，得以周览四乡山川景物，益深恭敬之怀。时先叔与九先生任学堂总

理，亦曾议及修志，虽事未集而绍宋有感于中，已思有以自效。居恒读书，遇有涉及县事者辄笔记之，积久盈寸，而参互考校之余，知康熙《志》所载殊多舛误，遂成《旧志订讹》一编，初未敢示人也。逾年，绍宋游学海外，县助束装费二百金，即出自修志余款。为数虽微，而私念今日地方此款赠行，他日所以报之者别无他道，盖至是而修志之意遂决矣。归国以来，荏苒十余年，虽忝窃名位于京师，人事扰攘，而斯愿亦未尝忘也。时官司法部参事，部中原储方志数百种，既得一一涉猎，复请于长官以部令补征全国府、县志，又得三四百种，乃积平日讨究所得，又成《读方志札记》及《旧志补遗》两编。是三编者，固未精审，今日视之，深自惭恧，而区区素怀，则可质诸乡父老兄弟而多共信者，纵无今兹议修，此生亦必私自论著，以偿斯愿，而完先人之志矣。

民国十年夏历辛酉十月朔，母氏褚太夫人六十生日，绍宋先期乞假归省于衢州。届日，乡人士张君诵先芬、吴君子培际元、劳君崧青锦荣、汪君纪庚宜铎、徐君轶群士杰、陈君诗禅炽昌、劳君建康锡蓄、朱君晚香佩华来郡为吾母称寿，时适县中又议修志，盖至是而吾县议修者已第八次矣。酒酣，因谋其事于绍宋，且请任其役。斯固绍宋所至愿者，顾以时方任次长，事繁，虑不得暇，未敢即承也。明日，诸公复言之，退而白其事于母。母曰：“汝其忘先人之志乎？”则对曰：“不敢忘！”乃与诸公谋，兹事体大，非更得一老成宿望者共图之，惧弗克胜。时祝劼庵先生康祺旅居开封，自辛亥后不应征聘，声实俱茂，岿然吾县灵光也。谓诸公必约之，诸公遂以聘书来约绍宋为总纂，祝先生为副纂。绍宋请以祝先生总其成，而自为之副，诸公必不许。越月，绍宋返京，适有政变，乃固求去位。于是，遂得肆其心力于志事。

其明年，县中虽设局，而祝先生犹以事未能即归。绍宋偶有所

访问，局中仅吴子培、朱晚香两君主持，未设采访专员，辄无以应。而吴君又适递补众议院议员，南粤北燕，奔驰靡定。仅由朱君督促钞胥录旧、续《采访稿》寄京。而祝先生在开封发奋往图书馆检阅所藏各州县志，时来书有所商榷。绍宋主全部改撰，不事续编，说详《叙例》。祝先生许之。乃规仿史裁，别立新例，质诸祝先生，亦承赞许。体例既定，先撰《艺文考》，历二月成编。适遂安方君仲先炜馆于京寓，绍宋因约为局员，亦草成《地理沿革长编》。其年八月，祝先生来游京师，谓年老，纂辑非所任，而局中采访无专员，亦难以集事。乃相约于冬间，各返乡为始终贯彻之谋。冬至前五日，遂先后抵里，约各乡绅耆集议于尊经阁，咸谓兹举期在必成，乃公推祝先生坐办局务。其嗣君季方及朱君晚香为局员，又设会计一人，劳骥；庶务一人，陈祯祥；书记三人，童怀橘、童之撰、祝圣华。城乡各聘采访员一二人任其事，而以编撰之责专属之绍宋。于是，城区，聘定唐君貽穀；东乡，聘定周君之桢，后增聘方君汇征；南乡聘定邱君梁，后增聘余君廷瓚；西乡初聘定汪君大枏，旋辞，改聘詹君其泰；北乡，聘定王君树熙，后复增聘祝君文祺。又置名誉采访员一百人。其曾交稿者仅四十人，记其名于此：杨振烈、方晋辰、徐允元、朱鹏飞、王左、余镇藩、余志仁、叶鸿谟、叶荃、汪凤来、支畅、张鹏翮、方城、童振邦、邱荣祥、劳锦魁、劳恭辰、何庭藻、祝绍尧、巫宜祉、余廷琛、陆元茂、陈善、金通声、傅嘉禄、吴耀堃、吕赋真、董秉之、吴金整、徐焯、叶树铭、柯荫荣、钱景棠、何凯、张采、张锦标、王咏涛、叶景华、范恒丰、陈梦鸿。

当始事时，仅据重刊康熙《志》修纂，颇病其简陋，乃检《浙江通志》所引万历旧县志诸条以为参证，亦病其琐屑，无裨弘旨，因请县官悬示，求明代旧志，年余无所得。适兰溪叶君左文渭清任事京师图书馆。癸亥二月朔，偶访之，谈及兹事，知馆中藏有万历壬子《志》，亟丐叶君代付钞胥录之。不一月，而祝先生书至，谓采访员

邱梁已于县南桐溪陈氏搜得壬子《志》一册，又于傅氏得三册，合成完书。狂喜为之不寐。盖图书馆本多缺叶，且印甚后，有漫漶至不可读者，正苦无别本校勘也。互校既毕，知康熙《志》当时修订之未尽适宜，而足以补其缺失者不少。因为《校勘记》，谨援先世重刊康熙《志》之例，先事刊行，俾为采访之参考焉。嗟夫！咸丰兵燹以还，康熙《志》已成孤本，今乃同时得两本以互校之，其有裨于纂修之业者何如，不得谓非有默相者矣。

一事而两旧志互歧或舛误，则不能不折衷于《府志》。顾吾府志志失修亦越二百年矣。光绪间，知府刘国光重刊康熙《府志》时已无完本，脱简甚多，难资考证。既于京师图书馆获万历壬子《志》，复检书目，知尚藏有嘉靖间赵镗所修及天启间叶秉敬所修两本，惟均不完全。乃复托叶君觅抄手录之。叶君复就两本校讎，赵《志》仅缺第九卷，遂援《考工记》补冬官之例，以叶《志》补成完书，他日当谋重刊。是两志者，郡人久以为失传，不图犹有孤本存于人间，又适于绍宋修志时并得之也，其有裨于纂修之业，又何如哉！

是年春，订定《采访章程》，每月须责成各采访员缴稿十五则。然所采多不适用，乃本纂例定《采访纲要》三十九条，详言采访之法，厉行采访，所获颇多。《纲要》文甚繁，不具载。一面从事撰述，于二月间，撰成《职官表》三卷；三月，成《宦绩略》一卷；四、五两月，成《选举表》三卷；六月至十月，成《人物传》三卷；十一月，成《人物阙访》并《别录》一卷；十二月，成《列女传》一卷。是年，局员朱君晚香辞职，改聘璩君孟白涛继之。方君仲先又以病坚辞局员事，乃请西安姜君渭贤炽周代之。节妇、烈妇两《略》及《列女别录》至繁琐，且事关闾幽，尤不敢忽。绍宋所编仅及半，因嘱姜君补焉。

绍宋前辞司法次长，尚充修订法律馆顾问。至是，以司法当局非人，亦辞去。故自甲子正月后益得锐意论著，计：正、二月间，成

《氏族考》二卷；三月，成《建置考》一卷；四月，成《食货考》一卷；五月，改定方君所草《地理沿革篇》，并补成《山川》、《疆里》、《风俗》三篇为一卷；六月，成《丛载》一卷；七月，成《通纪》一卷；八月，编成《掌故》八卷；九月，编成《文征》四卷；十月又成四卷。此各编撰次年月之大凡也。至十一、十二两月，乃通部加以订补，稿三四易以为恒。

先是，《艺文考》、《职官表》、《选举表》、《人物传》脱稿后，各印百余册，分致采访员及四乡土绅，求其匡正，而签注者寥寥。又编撰时，于两旧志及新、旧《采访》有疑或未明者，函局覆查，辄未得复。是年春，乃创定一询问联单，编次号数，以所询事项书于右，虚其左幅，函请各采访员查访，责其书人原单寄还；其确无考查者，亦须将原单寄返。于是，采访员诸君责无旁贷，不能搁置，计先后查询事项凡一千五百余则。至是，陆续得复，遂自本年春一一核补。其仍未明者，不惮再四查询，审核掇拾之劳，乃倍于畴昔之撰述，亦初意不及料者。至四月杪，全部勒成定稿。此三年中，短钉故纸，埋首丛残，几于人事都废；卜昼不足，继之以夜，辄至晓星入户、家人促寝，犹不能自休。自问尽心焉耳矣；学识不足以副之，则无可如何也。

绍宋居乡日浅，于故乡实况知之不详，仅凭访稿，深虑有所未周，或有所未审。亦有先后访稿互歧，虽经函询仍不能折衷者。属稿概定，乃于五月南归省亲，旋赴县城，与祝先生召集局员及采访员诸君子于修志局，公同就原稿加以审订。时值酷暑，诸君自晨六时迄晚七时，伏案校讎，曾不少息，虽挥汗如雨，而凝神不纷。先后凡二十五日始竣事。其中，于《食货考》、《节妇略》多所增削，而《掌故》内之《公租册》钩稽尤精，则詹君其泰之劳独多焉。经此一番审订，虽不敢自云信史，亦庶几免于不实之讥乎？

是役也，最艰阻者莫如经费。吾县公财，虽非甚裕，亦不甚穷。顾前任知事史君久芳疲于他务，修志一事未尝关心。当劳君崧青在时，力以措置经费为己任；及歿，无继其志者。于是，筹划之难，应付之烦剧，悉由祝先生任之。梗阻横生，几至中辍。赖吴君子培斡旋调停于其间，得以无事。计先后仅借拨自治附捐银九千元。史君擢去，曹君有成来继任，深明治理，以兹事为不可缓，始呈准拨用公益费一千五百元，又在自治附捐内拨用一千元、义学租款内拨用二千五百元，而印费犹无所出也。无何，江浙变起，曹君去任。继之者为陈君焯，本县警察所长耳，既不知修志事，又疲于兵差，局用复形艰窘。洎今知事孙君智敏来继任，孙君科甲出身，固应知尊重地方文献者，乃集绅耆议定，田赋每两加征一角六分，计一年可得六千元。于是，始付梓。自开局以迄成书，所费银仅二万一千元，亦云约矣。

是故今兹之役脱，非祝先生主持，则采访、经费两端皆无所获，绍宋虽勤，曷克偿兹夙愿？其为劳于乡里者固至大也。而以七十老翁，不憚千里来归，力任劳怨，中更家庭变故、地方兵事，而卒不挠不挫，以竟厥功。其宏毅果敢之精神，尤足以昭示来许。其次，则姜君渭贤、璩君孟白亦有殊绩。姜君所续成节妇、烈妇两《略》，并《列女别录》，皆刻意表彰，不少遗漏。而绍宋所撰各篇，时有脱略失检处，悉经其审校得之，事极繁琐，非心思至缜密者不能也。璩君嫻于本县掌故，凡绍宋所询诸采访员未及答者，璩君多能言之，且掌询单往还，为事亦至繁琐，而督促分配之间尤具苦心焉。祝君季方随侍乃翁，佐理简札，始终无间，兼司询单记载，其劳亦有足书者。至采访专员诸君，皆县中优秀之士，终岁跋涉，辗转咨询，其功自不可没；而王君树熙所采，间加考订，尤多可取。绍宋何幸，赖诸君赞襄，得成兹业。此其感念为何如耶？

犹有一事足纪者，他处修志于编纂体例及人物取去之间恒经多人讨论，甚或忿争以致不决者，数见不鲜也。今则悉由绍宋独裁，先后四年，绝不闻有所訾难，直使一县宝书等于私家著述。此皆乡人士谬采虚声，故信任如是之专，推诚如是之挚。而绍宋荷兹荣幸，益惧无以报称，夙夜彷徨，深自儆惕，虽学识有所不逮，而斟酌取舍之际，未敢稍涉偏私，此则尚堪自信，愿以质诸吾父老兄弟者也。

一地方之文献，每因兵燹而散亡。已往二百数十年间，可考者已仅矣。今天下汹汹，变乱方殷，失兹不图，后更何望？区区之愚，岂敢自诩成功，垂为典则？所冀存此一编，免于放佚，并以纘承先志，而不负吾母之望焉耳！一人之精力几何，四年之为期至促，其间舛误漏略之处正多，不必讳也。后之君子匡正而补苴之，岂惟绍宋及同人之幸，亦一县之光，百世之利也，日望之矣！

附：民国《龙游县志》标点札记

一、民国《龙游县志》，民国 14 年（1925）北京北新华街京城印书局铅印。本标点本以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所藏原刊本为底本（所缺卷三十四、卷三十五，采用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影印本为底本）。

二、民国《龙游县志》，民国 14 年（1925）各卷印刷过程中，撰辑者曾作过校勘，其勘误与志书一并装订成册。其中，卷首、卷一、卷二勘误装订在卷二之后；卷三、卷四勘误装订在卷四之后；卷五、卷六、卷七勘误装订在卷七之后；卷八、卷九、卷十勘误装订在卷十之后；卷十一、卷十二、卷十三、卷十四勘误装订在卷十四之后；卷十五、卷十六、卷十七、卷十八勘误装订在卷十八之后；卷十九、卷二十、卷二十一勘误装订在卷二十一之后；卷二十二、卷二十三、卷二十四勘误装订在卷二十四之后；卷二十五、卷二十六、卷二十七勘误装订在卷二十七之后；卷二十八勘误装订在本卷之后；卷二十九勘误装订在本卷之后；卷三十、卷三十一勘误装订在卷三十一之后；卷三十二、文征·文类目录勘误装订在卷三十三之后；卷三十四、卷三十五勘误装订在卷三十五之后；卷三十六、文征·诗类目录、卷三十七、卷三十八勘误装订在卷三十八之后；卷三十九、卷四十、卷末勘误装订在卷末之后。底本中干支存在差错，标点本径改

之，不一一注明；底本年份作年分，本标点本按底本照录。此将底本勘误以及本标点本改正情况等附录于此，以便读者查阅。

序

底本第三页正面第六行字字皆欧心血铸成，繁体字欧同嘔，见《汉语大字典》（袖珍本，湖北人民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1999年出版，主编宛志文，下同）第930页。本标点本第2页改作呕。

底本第四页正面第七行（标点本第3页）向、歆《录》、《略》，即刘向著《别录》及其子刘歆著《七略》。

卷首

底本勘误云：“第二页反面第三行第二十八字往误作住。”本标点本第12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当七页反面小注首行内牒掌误作掌牒。”当为第之讹。本标点本第18页据此改。

底本第十六页正面第三行黄霸为相而誉减颖川，颖应为颍，本标点本第28页改作颖川。

底本勘误云：“第十八页反面第五行第二格空白脱历字。”本标点本第31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一页正面第九行小注首行第六字入误作人。”本标点本第35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五页反面第五行小注许堪传之传误作傅。”本标点本第40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八页正面第二行第十七字三误作二。”本标点本第43页据此改。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所藏刊本第二十八页反面第十二行至第二十九页正面第一行颇疑疑，衍一疑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第二十八页反面第十二行至第二十九页正面第一行则作颇疑，无误。疑是该志当时印刷过程中发现此页有误后曾重印。本标点本第44页作颇疑。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九页反面第七行第十一字下脱童氏翁大昭未婚妻

八字。”本标点本第 45 页据此改。

卷一

底本卷一开始小注中有符号○，本标点本一律作空格处理。

底本勘误云：“第十五页正面第八行然匪，匪字下脱之字。又反面第八行小注首行夏字下脱贡字。”本标点本第 67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七页正面第六行第三十字部误作郡。”本标点本第 69 页据此改。

底本第二十四页正面第三行吴嫩头丑者，嫩同懒，见《汉语大字典》第 492 页。此作为对人的称呼，本标点本第 77 页仍作嫩。

卷二

底本第三页反面第五行小注(标点本第 84 页)三《府志》，当指嘉靖《衢州府志》、天启《衢州府志》、康熙《衢州府志》。下同。

底本第六页正面第八行山川，按照底本本卷先后目次，此为地理考三，底本无，本标点本第 88 页加地理考三，以便查阅。

底本第八页反面第六行小注吴云衢等杜求燧，应为吴云衢、杜求燧等，本标点本第 91 页改作吴云衢、杜求燧等。

底本勘误云：“第十二页正面第六行小注首行第六字穀误作穀。又反面第二行第十六字歧误作岐。”本标点本第 95、96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三页反面第八行第十八字歧误作岐，又第九行小注次歧字并同。”本标点本第 98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四页反面第一行小注首行第三字山字误作水。”查底本第十四页反面第一行小注第三字为山字，应是水误作山。标点本第 99 页改作水。

底本勘误云：“第十六页正面第十行东折上脱又字。”本标点本第 101 页据此改。

底本第十六页反面第五行小注徐文彪《文庙记》，徐文彪应为徐伯彪，本标点本第 102 页改作徐伯彪。

底本勘误云：“第十七页正面第五行第六字朴误作仆。”本标点本第 102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四页反面第五行小注首行第三字北误作乙，又第七行第四字彩误作彭。”本标点本第 112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六页正面第一行第六字二误作三。”本标点本第 113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三十二页正面第二行第十九字静误作尽。”本标点本第 121 页据此改。

卷三

底本勘误云：“第二页正面第二行首修字误排在嘉庆字下。”本标点本第 125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五页正面第十一行第十八字始字衍文。”本标点本第 129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一页正面第九行第八字宦误作官。”本标点本第 137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五页反面第四行第十六字都误作部，又第六行第十二字序误作厚。”本标点本第 142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六页正面第二行第二十三字三误作二。”本标点本第 143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八页反面第二行第一字李误作季。”本标点本第 146 页据此改。

底本第十九页正面第八行汉河休之后，河当为何之讹，本标点本第 147 页改作何。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一页首行首句上脱龙穴一族四字，又正面第九行第十二字坚误作监。”本标点本第 149 页、150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六页正面第二行第七字日误作曰。”本标点本第 156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三十五页正面第四行小注第二行第五字孰误作就。”本标点本第 167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三十六页反面第六行第十一字徙误作徒。”本标点本第169页据此改。

底本第三十七页反面第二行灵山徐氏，应为灵石徐氏，本标点本第170页改作灵石徐氏。

底本勘误云：“第三十九页反面第五行第二十四字洲误作州。”本标点本第173页据此改。

卷四

底本勘误云：“第一页正面第三行标题第一字氏误作氏。”本标点本第174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七页反面第十一行第二十八字下则明万历误排为历则明万。”本标点本第184页据此改。

底本第十页正面第十二行浮牌洲，查底本卷四第一页目录作浮簪洲，本标点本第187页改作浮簪洲。

底本勘误云：“第十五页反面第四行凤字下脱一乾字。”本标点本第194页据此改。

底本第十九页正面第十一行(标点本第198页)浮牌洲，底本第十页正面第十二行有浮簪洲，疑是同一地名，标点者注此存疑。

底本第二十六页正面第九行处州松杨，应为处州松阳，本标点本第207页改作处州松阳。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九页正面第八行第十五字详误作祥。”本标点本第211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三十页正面第十一行小注第二行第十六字实误作宝。”本标点本第212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三十五页反面第九行第八字正误作至。”本标点本第219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三十七页反面第七行宣统下漏三年二字。”本标点本第222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四十页反面第三行第十三字纂误作纂。”本标点本第

226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四十一页正面第十行第八字沿误作沼。又反面第十一行夔后下脱衰微二字。”本标点本第 227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四十二页反面第七行第二十八字黄误作莫。又第八行小注次行第四字待误作侍。”本标点本第 229 页据此改。

底本第四十二页反面第十行畚族，今作畚族，本标点本畚改作畚；第十二行麻韵亦有余字，余当作余，本标点本第 229 页改作余。

底本勘误云：“第四十三页第二行畚字必为畚之传讹，误作畚字必为畚之传讹。”此第四十三页第二行，按底本勘误行文体例，应为第四十三页正面第二行。本标点本第 229 页据此改。

底本第四十三页正面（标点本第 229 页）锺、鐘，按《现代汉语词典》（第 5 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商务印书馆 2005 年 6 月第 5 版，2008 年 3 月印刷，下同）均简化为钟，本标点本除此处不简化外，其他地方均简化为钟。

卷五

底本勘误云：“第一页反面第五行第十六字府误作县。”本标点本第 231 页据此改。

底本第二页正面第十行廨舍，按照底本本卷先后目次，此为建置考二，底本无，本标点本第 232 页加建置考二，以便查阅。

底本勘误云：“第三页正面第七行小注宋政和误作致和，又第八行小注首行第十二字至误作致，次行第十八字至亦误作致。”本标点本第 233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四页正面第七行至第五字釵误作钱。”至字衍。本标点本第 235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六页正面第四行第二十一字复误作于。”本标点本第 237 页据此改。

底本第七页正面第十二行、第七页反面第一行方炳耀，底本卷三十二等多处作方炳耀，当以方炳耀为是，本标点本均作方炳耀。

底本勘误云：“第八页正面第六行小注首行首二字是时误作时是。”本标点本第240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九页正面第十二行第十九字暨误作塾。”本标点本第242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一页正面第六行遂昌下脱一界字。”本标点本第244页据此改。又反面第十行(标点本第245页)《浙江通志》引弘治三《府志》，此有误，或弘治《府志》，或三《府志》，标点者注此存疑。

底本勘误云：“第十二页正面第十行第三十一字绌误作黠，又反面第七行小注次行第十四字二误作三。”本标点本第245页、246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七页反面第五行川山庙桥一条，应在第二行永济桥一条之前；又第十行马戍桥一条，应在下页第四行横坑桥一条之后，均误排。”本标点本第252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九页正面第八行程字下尧堦误作堦尧。”本标点本第254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一页反面第八行金岗桥一条，应在大治桥一条后，此误排。又第十二行第二十四字七误作九。”本标点本第257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二页正面第四行黄龙桥一条应在下沿桥之前，此误排。”本标点本第257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三页反面第九行广一丈二下脱尺字。”本标点本第259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九页正面第四行小注首行第二字建误作健，又反面第十一行小注首行第十四字健误作建。”本标点本第266页、267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三十页正面第三行小注首行末字明误作朋。”本标点本第267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三十二页正面第十一行第二支字衍文。”本标点本第270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三十三页正面第三行第八字下脱五字，又第九行小注次行第八字民误作氏。”本标点本第271页、272页据此改。

卷六

底本第三页正面第十一行小注牙倒，本标点本第 277 页据《元史》卷九十四《食货志》改为牙例。

底本第三页反面第七至八行曰杂从，据同页第九行上命非时曰杂役，杂从当为杂役之讹，本标点本第 278 页改作杂役。

底本勘误云：“第五页正面第十二行第九字桑误作商。”本标点本第 280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六页正面第一行第十二字田误作地。”本标点本第 280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七页反面第四行第十字渺误作沙。”本标点本第 282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八页正面第五行第一字三误作五。”本标点本第 283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一页正面第十二行小注首行第三字空格内脱一字。”本标点本第 287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七页正面第一行第七字在误作长，又第十一行小注在几图未明俟补。”本标点本第 295 页据此改作在；又查底本第十行小注作在图，本标点本第 296 页据此改为在几图未明，俟补。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二页反面第六行长下村字衍文。”本标点本第 306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四页正面第二行小注首行第二十四字腴误作腴，又反面第一行小注次行第十九字侯误作候。”本标点本第 308 页、309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五页正面第十二行小注以上均三字衍文。”本标点本第 310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八页正面第四行第十八字分误作今，又第七行第三字扬误作杨，又反面第一行小注粢误作婺。”本标点本第 315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三十页反面第七行第二十三字汪误作黄。”本标点本第

319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三十四页正面第四行第二十二字特误作时，又反面第二行小注次行采风者下脱告字。”本标点本第 324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三十八页正面第八行第二十六字喜误作善。”本标点本第 329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三十九页反面第二行第十四空格内脱柏字。”本标点本第 331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四十页反面第四行小注次行俗字下脱称字。”本标点本第 333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四十三页正面物价表内第二项麦下光绪季格内五角误作五元。”本标点本第 336 页据此改。

卷七

底本勘误云：“第六页正面第十行第七字亨误作享。”本标点本第 345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一页反面第五行第二字严误作岩。”本标点本第 352 页据此改。

卷八

底本勘误云：“第七页反面第三行第九格第二行末詹字衍文。”本标点本第 382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八页正面第八行第七格白坂，坂字误作阪。”本标点本第 384 页据此改。

底本第八页反面第八行至第十行竹溪桥，而第十一行作筑溪桥，其中必有一误，查卷七建置考有筑溪桥，不知孰是，本标点本第 385 页按底本录。

底本勘误云：“第九页正面第六行第七格上田舖，舖字误作铺。”舖，简化字为铺，本标点本第 386 页作铺。舖，本标点本均简化为铺。

底本勘误云：“第十四页反面第十行第七格大堰，堰字误作坂。”本标点本第 401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六页正面第九行第七格沐尘，尘字误作塵。又反面第

五行第八格内，近此处者四字衍文。”本标点本第 407 页。408 页据此改。

底本第十七页正面、十八页正面第三格区属希塘，第十九页、二十页第三格区属又作希唐，据 1991 年版《龙游县志》第 14 页记载，清宣统三年（1911）设有希唐区，此塘当为唐之讹，本标点本第 409 页、410 页、411 页、412 页改作希唐。

底本勘误云：“第十九页反面第二行第五格傅家，傅字误作传。又第三行第九格一作湖村四字应移在第四行第九格。”本标点本第 416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一页正面第九行第八格大半字下脱杂姓二字。”本标点本第 422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六页正面第十行第七格厚徐，徐字误作余。”本标点本第 437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八页反面第二行第八格祖姓傅，傅字；又第六行第九格傅家，傅字，均误作传。”本标点本第 443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三十页反面第一格内在县西，误作在西县。”本标点本第 446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三十一页反面第八行第八格祖字下脱姓字。”本标点本第 451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三十二页反面第六行第五格黄泥圩，泥字误作汛。”本标点本第 454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三十六页正面第六行第八格内第二方字衍文。又反面第九行第八格内烟户，烟字误作姻。”本标点本第 463 页、465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三十七页正面第九行第八格姓傅二字倒置，又反面第二行第八格微并二字倒置。”本标点本第 467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四十页正面第一行第八格余户二字倒置。”本标点本第 474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四十一页正面第六行第八格首行杂字衍文。”本标点本第 477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四十五页正面第二行第七格团石汪误排作团汪石，又第

九行第九格以字下脱属字。”本标点本第 487 页、第 488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四十六页正面第二行第五格汀塘圩，圩字不明。”本标点本第 490 页据此改。

卷九

底本第一页正面第三行表三，考卷十、十一、十二均作表二，而卷八都图表作表一，表三应为表二，本标点本第 491 页改作表二。

底本勘误云：“第二页正面第二格第二行第一字適误作道。”本标点本第 492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一页反面第二格内沈畋下补字系小注误排大字。”本标点本第 510 页据此改。

底本第十二页正面第三格县户，考《元史》卷九十一《百官七》：“达鲁花赤一员，尹一员，丞一员，簿一员，尉一员，典史二员。”县户系县尹之误，本标点本第 511 页改为县尹。

底本勘误云：“第十九页正面第三格第二行宣字缺末笔。”本标点本第 525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六页反面第一格第三行三十年，年下年字衍文。”本标点本第 539 页据此改。

卷十

底本第二页反面第三栏（标点本第 550 页）李斌条康熙《府志》斌作斌，疑有误。查康熙《衢州府志》卷十三县官表第三，龙游县典史有姚思恩，无李斌，标点者注此存疑。

底本勘误：“第十页正面第二格第四行末字及第六行第一字均系玳字误作圮。”本标点本第 565 页据此改。

底本第二十页正面阮县名，疑当作阮县丞，本标点本第 589 页改为阮县丞。

底本二十一页反面钱庆礼，与第二十二页正面作钱庆理，系同一人，是钱庆礼还是钱庆理，未知孰是，本标点本第 592 页照底本录。

卷十一

底本勘误云：“第四页正面第三行黄坦下小注坦作垣，误作垣作坦。”本标点本第 601 页据此改。

底本第五页反面邢守宪，并云嘉靖《府志》、万历壬子《志》惠作德。考第六页正面有“至嘉靖二十五年丙午落成，邑博邢守惠、章慈请为之记”记载，宪当为惠之讹，本标点本第 604 页改作邢守蕙。

底本勘误云：“第五页反面训导栏内奚来任小注第四行内癸卯，卯字误排在儒字下。”本标点本第 605 页据此改。

底本第六页正面张枢条云康熙《志》枢作枢。底本如此，无从考证，本标点本第 606 页照底本录。

底本第八页正面庐仲翰，庐当为卢之讹，参见底本第七页反面（标点本第 608 页、609 页）戴汝恣条可知，本标点本第 609 页改作卢仲翰。又反面桐庐人，卢当为卢之讹，本标点本第 611 页改作桐庐人。

底本第十页正面王应侃条小注云：康熙《府志》祝作式，康熙《志》侃作祝。祝作式应是侃作式，本标点本第 613 页改作侃作式。

底本第十一页反面钱唐人，唐当为塘之讹，本标点本第 615 页改作钱塘人。

底本勘误云：“第十六页正面小注第一行内乾隆五十九年误书甲寅。”本标点本第 625 页据此改。

卷十二

底本第五页反面第一行案字前当脱子目标题清字，本标点本为便于读者阅读，按本卷前面宋、明两朝格式，在第 637 页加标题清。

底本勘误云：“第十三页正面龙游汛把总栏八年内王勇应移在乾隆十四年下。”本标点本第 649 页据此改。

底本第十五页反面钱唐人，唐当为塘之讹，本标点本第 654 页改作钱塘人。

卷十三

底本第一页第六行郟长，郟当为剡之讹。案：《三国志》卷六十贺齐本传载：少为郡吏，守剡长。本标点本第 663 页改作剡长。

底本勘误云：“第二页正面第十行第二十一字噪误作躁。又反面第三行敏字下脱顽字。”本标点本第 665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六页正面第七行小注首行婚字上脱省字。”本标点本第 670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八页正面第一行小注第二行第三字丹误作舟。”本标点本第 672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三正面第十一行第一字五误作百。”查底本正文，第十三即第十三页，本标点本第 680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五反面第五行小注次行首轩字衍文。”查底本正文，第十五即第十五页，本标点本第 683 页据此改。

卷十四

底本第九页反面吴叔诰，据清雍正《浙江通志》卷一百二十七载，端平二年乙未为吴叔告榜，此诰应为告，本标点本第 703 页改作告。又底本勘误云：“第九反面第三行第一格淳祐误作淳祐。”查底本正文，第九即第九页，本标点本第 704 页据此改。

底本第十二页正面孝弟，按：繁体字中，悌、弟通假，《康熙字典》弓部弟字条云：又与悌通。简化字中，悌、弟两字已不通假，本标点本第 708 页改作悌。底本孝弟，本标点本均改为孝悌。又底本勘误云：“第十二正面贡生栏内翁梗误排在举人栏内。”查底本正文，第十二即第十二页，本标点本第 708 页据此改。

底本第十五页正面袁州同知，袁当为兗之讹，兗州在今山东省，本标点本第 714 页改为兗州同知。

底本第十九页反面丹徙，徙为徒之讹，本标点本第 724 页改作徒。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二页正面第二行第五格虞寿下小注内主簿，簿字误作薄。”本标点本第 728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七页反面第一行小注唐臯，臯字误作臬。”臯，简化字为臬，本标点本第 739 页据此改。

底本第二十九页反面祝尔庆条品学。按：底本卷十八祝品本传载：子：尔

介，嘉靖三十五年进士，任太和县知县；尔庆，二十二年举人，任凤阳府同知。品学当为品子之讹，本标点本第 744 页改作品子。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二页反面第四行第三格徐良选下小注第一字侯误作候。”查底本正文，第二十二页反面应为第三十三页反面，本标点本第 751 页据此改作候。

底本第三十四页正面叶良相条卢州教授，底本卷十八第十二页反面叶良相本传作庐州教授。按：卢州，《中国历史地名辞典》第 219 页载：卢州，渤海国置，治所即今吉林安图县治明月镇。辽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中国历史地名辞典》编委会编，江西教育出版社 1986 年出版，下同）。按此，明朝无卢州建制。卢当为庐之讹，本标点本第 752 页改作庐。

卷十五

底本第四页反面叶婺，婺当为粲之讹，本标点本第 771 页改作粲。叶粲，并见底本卷二、卷六、卷十三、卷二十、卷二十四、《龙游县志·文征·文类》目录、卷三十五、《龙游县志·文征·诗类》目录、卷三十九、卷末。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三页正面第五行第三格余撰，撰字误作譔。”本标点本第 807 页据此改。

卷十六

底本第二页正面扬州经历，杨当为扬之讹，本标点本第 822 页改作扬。

底本勘误云：“第二页正面第四格陆煌下小注首字侯误作候。”本标点本第 822 页据此改。

底本第五页反面皆用昌字，字当为子之讹，本标点本第 828 页改为子。

底本勘误云：“第六页正面第二格李正光下小注补传，传字误作傳。”本标点本第 829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九页正面第一格第十行首字侯误作候。”本标点本第 834 页据此改。

卷十七

底本勘误云：“第三页正面第十二行第二十一字宴误作娄。”本标点本第 845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四页反面第三行第二十四字海误作流。”本标点本第847页据此改。

底本第四页反面第五行小注作卷一百九十下，本标点本第847页据中华书局点校本《新唐书》改作卷一百九十中。

底本第九页正面第十二行（标点本第853页）闾，中华书局点校本《宋史》卷三百九十作闾。又底本勘误云：“第九页正面第十二行第十四字候误作侯，又第十六字曦误作端。又反面第九行第四字塵误作塵，又第十一行童用宾应顶格。”本标点本第853页、854页据此改。第九页反面第一行（标点本第853页）文靖，中华书局点校本《宋史》卷三百九十作靖文。按：溢法一般文字在前。

底本第十页反面第二行（标点本第854页）因其间，中华书局点校本《宋史》卷三百九十八作因其离。又第四行（标点本第855页）泰山，中华书局点校本《宋史》卷三百九十八作太山。又第九行（标点本第855页）躬藉，中华书局点校本《宋史》卷三百九十八作耕藉。

底本第十一页正面第二行（标点本第855页）奉祀，中华书局点校本《宋史》卷三百九十八作奉祠。又反面第十二行浙西，中华书局点校本《宋史》卷三百九十八作浙西，本标点本第856页改作浙西。

底本勘误云：“第十二页反面第八行末字因误作困。”本标点本第857页据此改。又第十行（标点本第857页）首字馆，中华书局点校本《宋史》卷三百九十七作院。又第十一行（标点本第857页）二十三日，中华书局点校本《宋史》卷三百九十七作三日。

底本第十三页正面第四行（标点本第858页）姚准，中华书局点校本《宋史》卷三百九十七作姚准。又第八行（标点本第858页）遣其弟收，中华书局点校本《宋史》卷三百九十七作遣其弟叟；第九行（标点本第858页）李璧，中华书局点校本《宋史》卷三百九十七作李壁，下同。反面第八行（标点本第858页）侂胄谢，中华书局点校本《宋史》卷三百九十七作侂胄誅；第十二行（标点本第859页）李昌国，中华书局点校本《宋史》卷三百九十七作李昌图。

底本第十六页反面第一行改知广东，广东当为广州之讹，本标点本第

862 页据中华书局点校本《宋史》卷四百二十校勘记改作改知广州。又底本勘误云：“第十六页反面第三行第十七字炯误作烟。又第二十五字应误作继。”本标点本第 862 页据此改。

底本第十七页正面第十一、十二行凡所鞫问，按：繁体字中，鞫与鞠通假，其意为审问。简化字中，鞫与鞠已不可通假，本标点本第 863 页改作鞠。

底本第十八页反面第十行（标点本第 865 页）未列郡图籍，未字疑误，标点者注此存疑。

底本勘误云：“第十九页正面第六行第二十五字瘦误作瘦。”本标点本第 865 页据此改。又反面第三行（标点本第 866 页）调木州筑城，查《中国历史地名辞典》无木州，木字疑为本字误，标点者注此存疑。

卷十八

底本第一页第五行目录中章濬与朱晖并列，然反面章濬附在朱晖传中，本标点本第 867 页目录改在朱晖后作附。

底本第一页正面第六行目录中吴广成与何同并列，然底本第二页反面吴广成附在何同传中，本标点本第 867 页目录改在何同后作附。

底本第二页反面第七行至第八行鞠枉摘伏，本标点本第 870 页鞠改为鞠枉摘伏。

底本第四页反面第一、二行云：常与修章皇帝实录，又常纂修郡志，人称核实云。按：繁体字中，常与嘗通假。简化字中，常与尝不通假，本标点本第 872 页改作尝，下同。

底本勘误云：“第五页正面第四行小注次行第六字獮误作種。”本标点本第 873 页据此改。

底本第九页正面第一行所至拊循惠爱，拊当为拊之讹，本标点本第 878 页改为拊。

底本勘误云：“第十三页反面第三行第二字澳误作涣。”本标点本第 884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四页正面第八行妻字下之字衍文。”本标点本第 885 页据此改。又反面第五行作扶衬南旋，按：襯，简化字为衬；襯，简化字为椽，

本标点本第 886 页改作椽。

底本第十五页第八行反面(标点本第 887 页)楞严圆通疏,考卷七《艺文考》有楞严圆通疏前茅、楞严经圆通疏,而无楞严圆通疏;又伽经注,卷七《艺文考》为楞伽经注,本标点本第 887 页改为楞伽经注;又阿弥陀经略解圆通疏,考卷七《艺文考》有阿弥陀经略举圆中疏,而无阿弥陀经略解圆通疏。此当古人书写书名,往往不书全称之惯例所致。

底本第十七页正面第十行(标点本第 889 页)道周为之《序》,考卷三十四,道周为之序,即黄道周《余邑侯初度奏最序》。

底本第十九页正面第六行有言乃阿堵者,按:乃,康熙《衢州府志》卷三十四翁祚本传作及,本标点本第 892 页据此改作及。

卷十九

底本第一页第二行目录中杨圣修,第六页正面第一行以及底本卷七艺文考第十四页正面第四行、五行均作杨圣脩,本标点本第 894 页作杨圣脩。

底本第一页正面第十行目录中叶淳、余可大与余华并列,然第十一页反面至第十二页正面叶淳、余可大附在余华传中,本标点本第 895 页改在余华后作附。

底本第一页正面第十一行目录中尹子南、詹阿双之间空一格,然第十三页詹阿双附在尹子南传中,本标点本第 895 页改在尹子南后作附。

底本第一页正面第十二行目录中叶锡元与曹寿先并列,然第十五页叶锡元附在曹寿先传中,本标点本第 895 页改在曹寿先后作附。

底本第一页反面第四行目录中劳承璆与傅珍并列,然第二十三页劳承璆附在傅珍传中,本标点本第 895 页改在傅珍后作附。

底本第一页反面第一行目录中陈楨,第十六页第十行(标点本第 913 页、914 页)则作陈楨,不知孰是,本标点本第 895 页按底本作陈楨。

底本勘误云:“第五页正面第十二行小注次行第五字彩误作採。”本标点本第 900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六页反面第二行吁字下脱请字。”本标点本第 901 页据此改。又第五行官续传,续当为绩之讹,本标点本第 902 页改作绩。

底本勘误云：“第十页正面第八行第二十二字久误作欠，又第十一行者字下脱小注旧采访三字。”本标点本第 906 页据此改；又第十行歧品甚高雅，歧当为岐之讹，本标点本第 906 页改为岐。

底本勘误云：“第十一页正面第一行第四字懋误作樊。又反面第十行第十六字性误作惟。”本标点本第 907 页、908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二页反面第九行米字上误空一格。”本标点本第 909 页据此改。

底本第十三页正面第三、第四行历任恩荣、建水知县，按：卷十五选举表徐金生条作云南恩乐、建水知县。恩荣，查《中国历史地名辞典》云南无恩荣县，有恩乐县，恩荣当为恩乐之讹，本标点本第 909 页改作恩乐。又底本勘误云：“第十三页反面第九行尹子下子字衍文。”本标点本第 910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四页正面第三行白华下脱楼字。”本标点本第 911 页据此改。

底本第十九页正面第十一行汛兵，汛当为汛之讹，本标点本第 917 页改为汛兵。又底本勘误云：“第十九页反面第十一行第十六字铺误作舖。”舖，简化字为铺，本标点本均作铺。

底本第二十五页反面第九行郟，《康熙字典》邑部云或作黨，此字《现代汉语词典》（第 5 版）没有收，《汉语大字典》（袖珍本）第 1627 页云同黨，本标点本第 925 页改作党。

卷二十

底本第十页反面第十一行杨圣修，底本卷七艺文考第十四页正面第四行、五行以及底本卷十九第六页正面第一行均作杨圣脩，本标点本第 937 页改作杨圣脩。

底本勘误云：“第十二页正面第一行内注云注字误作法。”本标点本第 939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三页正面第三行第二字痛误作痲。”本标点本第 940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四页正面第三行内兢兢误作竞竞。”本标点本第 941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六页正面第十二行首字噪误作躁。”本标点本第 944 页据此改。

底本第十七页正面第四行(标点本第 945 页)羗无事实可录。羗，一同羌，一同羗。此同羌，为连词，表示转折，相当于然而。又底本勘误云：“第十七页反面第三行内鸿陆误作鸣陆。”本标点本第 945 页据此改。

底本第十八页反面第九行(标点本第 947 页)丹山分馆集、王氏考，卷七《艺文考》作丹山别馆诗文集、王氏汇考。

底本第二十一页反面第三行《绿葱草堂诗钞》，卷七《艺文考》作《绿葱草堂钞》。绿应为绿字误，本标点本第 950 页改作绿。又第七行艺文，据本卷撰写体例，艺文应为艺文考，本标点本第 950 页改作艺文考。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七页反面第四行小注沐尘误作沐塵。”塵，简化字为尘，本标点本第 957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三十五页正面第十行余文正，第十二行余圣功，余字均误作汪。”本标点本第 968 页据此改。

卷二十一

底本勘误云：“第二页反面第十一行第十九字，又十二行第十五字，均系徐字误作汪。”本标点本第 973 页据此改。

底本第三页反面第三行王氏夏应保妻，而底本第一页正面第六行目录有夏氏四节，本标点本第 974 页为便于读者查阅，王氏夏应保妻前加夏氏四节 4 字。

底本第四页第六行徐莲姑者，底本第一页正面第八行目录有徐莲姑、叶禄姑，本标点本第 975 页为便于读者查阅，徐莲姑者前加徐莲姑叶禄姑 6 字。

底本勘误云：“第六页反面第六行第二十二字垂误作重。”本标点本第 978 页据此改。

底本第七页正面第一行王氏廩生何克誉妻，底本第一页正面第十二行目录有何氏双节，本标点本第 978 页为便于读者查阅，王氏前加何氏双节 4 字。

底本第八页正面第三行陈氏字陆世扬，底本第一页反面第二行目录有陆氏双节，本标点本第 980 页为便于读者查阅，陈氏前加陆氏双节 4 字。

底本第九页正面第八行叶氏横山民张恒妻也，底本第一页反面第四行第四行目录（标点本第 971 页）为叶氏张恒妻，本标点本第 981 页按底本不改。

底本第十页正面第十二行徐氏西塘村人，底本第一页反面第七行目录有蒋氏双节，本标点本第 983 页为便于读者查阅，徐氏前加蒋氏双节 4 字。底本第十页反面第九行李氏扬州罗经甫妻也，底本第一页反面第七行目录（标点本第 971 页）为李氏罗经甫继妻，本标点本第 983 页按底本不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一页反面第六行第十九字并误作並。”本标点本第 984 页据此改。

底本第十二页正面第一行钱瑞姑者，而底本第一页反面第十一行目录有钱瑞姑，本标点本第 985 页为便于读者查阅，钱瑞姑者前加钱瑞姑 3 字。又正面第七行杨氏泽远里杨晓畀女，而第一页反面第十一行目录作杨氏汪熊徵妻，本标点本第 985 页为便于读者查阅，杨氏前加杨氏汪熊徵妻 6 字。又反面第五行徐氏父名恭盛，而底本第一页反面第十二行目录作徐氏汪禹德妻，本标点本第 985 页为便于读者查阅，徐氏前加徐氏汪禹德妻 6 字。

底本第十三页正面第十一行徐氏厚徐村人，而底本第二页正面第一行目录有童氏双节，本标点本第 986 页为便于读者查阅，徐氏前加童氏双节 4 字。

底本第十四页正面第四行（标点本第 987 页）曹氏石巨吴孙貽妻，而底本第二页正面第二行目录（标点本第 971 页）作曹氏吴孙貽妻，且排在童氏方上魁妻之后，本标点本按底本目录顺序排列。底本勘误云：“第十四页正面第十行维周次子上脱先是两字。”本标点本第 988 页据此改。又反面第十二行（标点本第 988 页）徐氏余长泰继妻排在余氏曹双泰妻后，而底本第二页第三行正面目录（标点本第 971 页）徐氏余长泰继妻排在余氏曹双泰妻前，本标点本按底本目录顺序排列。

底本第十五页正面第三行（标点本第 988 页）周氏诸生汪邦燿妻，底本第二页正面第四行目录（标点本第 971 页）作周氏汪邦燿妻。又正面第五行（标点本第 988 页）徐氏团石村汪家望妻，底本第二页正面第四行目录（标点本第

971页)作徐氏汪家湮妻。又正面第十行(标点本第989页)高氏琴坞高绍贤女,底本第二页正面第四行目录(标点本第971页)作高氏柴凤林妻,本标点本按底本不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六页反面第一行第二十九字郑误作张,又第四行第二十四字挈误作絜。”本标点本第990页据此改。底本第十六页反面第二行张以频年侍疾、第四行张遂挈其子居母家,此两张字当也是郑字误,本标点本第990页改作郑。又反面第七行王雪姑者,而底本第二页正面第六行目录作王雪姑,本标点本第990页为便于读者查阅,王雪姑者前加王雪姑3字。

底本第十七页反面第七行洪氏方双标妻,而底本第二页正面第八行目录有方氏双节附:方双增妻徐氏,本标点本第992页为便于读者查阅,洪氏前加方氏双节4字。底本勘误云:“第十七页反面第八行第五字洪误作方。又第十行第二十七字姒误作娣。”本标点本第992页据此改。

底本第十八页反面第三行(标点本第993页)邵氏璩村董国镗继妻,底本第二页正面第八行目录(标点本第972页)作邵氏董国镗继妻。底本勘误云:“第十八页反面第十二行小注内访册误作册访。”本标点本第993页据此改。

底本第十九页正面第十行童氏北塘童士元女,而底本第二页正面第九行目录有童氏、余氏两烈女,本标点本第994页为便于读者查阅,童氏前加童氏、余氏两烈女7字。又反面第六行余氏余恩鏊女,而底本第二页正面第十行目录作余氏梁汝乾妻,本标点本第994页为便于读者查阅,余氏前加余氏梁汝乾妻6字。

底本第二十页正面第三行黄氏东乡黄家塹头村黄沛沾女,而底本第二页正面第十行目录作黄氏姜绉纶妻,本标点本第994页为便于读者查阅,黄氏前加黄氏姜绉纶妻6字。又正面第八行叶氏叶蒂棠女,底本第二页正面第十行目录作叶氏张芳妻,本标点本第995页为便于读者查阅,叶氏前加叶氏张芳妻5字。又反面第七行余氏余庆椿次女,底本第二页正面第十一行目录有余氏罗增祥妻,本标点本第995页为便于读者查阅,余氏前加余氏罗增祥妻6字。

底本勘误云：“第十页正面第五行小注次行第四字选误作运。”本标点本第 1010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四页反面第六行守节下三字衍文。”本标点本第 1016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页反面第十一行嘉庆，庆字误排作废。”本标点本第 1024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二页正面第八行小注谱字上误空一格。”本标点本第 1026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八页反面第三行小注菱塘，菱字误排在谱字上。又第七行陆玉琪妾，妾字误作妻。二十三岁下家主二字误作夫字。”本标点本第 1037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三十页正面第七行邵氏，氏字误作氏。”本标点本第 1039 页据此改。

卷二十三

底本勘误云：“第六页正面第一行小注忠义二字误排在录字下。”本标点本第 1055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八页反面第三行小注首行沐尘二字误作麈。又第十二行第五字塘误作塘。”查底本第八页反面第三行麈为沐麈。本标点本第 1059 页，麈改作尘、塘改作塘。

底本勘误云：“第十二页反面第十二行第二字氏误作氏。”本标点本第 1064 页据此改。

卷二十四

底本勘误云：“第五页正面第二行三十下脱里字。”本标点本第 1078 页据此改。底本第五页反面第七行云元至元中以孟祥作乱立，并云事详《通记》。通记当为通纪之讹，本标点本第 1079 页改作通纪。元至元中，底本卷一《通纪》第四页正面第四行（本标点本第 54 页）作至正十二年。底本第五页反面第十一行小注叶葵，据底本卷三十九第十页，叶葵当为叶葵之讹，本标点本第 1079 页改作叶葵。

底本第七页反面第八行小注明黄涛有《一水庵贍田记》，明当为清之讹，本标点本第 1082 页改作清。据底本卷三十五第十四页、第十五页和卷三十九第一页、第二页，黄涛列入清朝。

底本第八页反面、第九页正面毗卢阁，庐当为卢之讹，底本卷三十六第四十页反面和第四十一页正面收录孤峰《重修灵耀寺毗卢阁记》可佐证。毗卢阁，即供奉毗卢佛的阁。本标点本第 1083 页、1084 页改为毗卢阁。

底本勘误云：“第九页正面第十一行永寿寺应提行，误于东安寺接排。”本标点本第 1084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一页反面第四行二十下五字衍文。”本标点本第 1087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二页正面余龙寺应在招庆寺前；又反面大乘寺应在台山寺前，均误排。”本标点本第 1087 页、1088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五页反面第六行第七字六误作五。”本标点本第 1092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六页正面清梵庵，应在福祥庵前，此误排。”本标点本第 1093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七页正面崇善庵，应在前页反面紫林庵后；又杜峰庵应在破岩庵后；又黄堂庵应在集庆庵后，此均误排。又第三行咸淳下脱间字。”本标点本第 1093 页、1094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四页反面第二行第二十字伏误作复。”本标点本第 1103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七页正面第九行第五字键误作链。”本标点本第 1107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九页正面第六行因以下脱三字。”本标点本第 1109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三十三页反面第十行第十七字釜误作斧。”本标点本第 1115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三十四页正面第七行第三十字矚误作矚。”本标点本第

1115 页据此改。

底本三十五页反面第三行偃王象，本标点本第 1117 页改作偃王像。

底本第三十六页反面第四行十二花神象，本标点本第 1118 页改作十二花神像。

《龙游县志·掌故》总目

底本《龙游县志·掌故》总目与卷二十五至三十二正文目录文字有异，如知县黄秉中清厘田地谕并条规，卷二十七省略知县黄秉中 5 字；郭雅注，卷三十二作郭雅註。本标点本按底本目录不改。

卷二十五

底本勘误云：“第八页反面第七行共银三十六两下小注首字加，误作扣。”本标点本第 1135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四页正面第四行小注次行第三格空白系一字。”本标点本第 1142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五页正面第五行小注末字钱，误作两。又反面第五行小注首字渺，误作沙。”本标点本第 1155 页、1156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六页正面第二行米字上脱存留本色南五字。”本标点本第 1156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九页反面第六行小注次行末字人，误作生。”本标点本第 1161 页据此改。

卷二十六

底本第一页正面第三行掌故一，一字当为衍文，本标点本第 1164 页改为掌故。

底本勘误云：“第二页正面第九行小注次行第四格空白系一字。”本标点本第 1166 页据此改。底本第二页反面第七行偏遇，底本第四页正面第九行、第五页正面第一行和第八行以及反面第四行、第六页正面第一行均作偏隅，本标点本第 1167 页改作偏隅。

底本勘误云：“第四页正面第二行小注次行升垦地之升字，误作计。”本标点本第 1169 页据此改。

底本第五页第一行被水各情形,底本第二页反面第七行、底本第四页正面第九行、第五页正面第八行以及反面第四行、第六页正面第一行均作被水情形,本标点本第 1170 页改作被水情形。底本勘误云:“第五页反面第十一行小注次行第六字尘,误作塵。”塵,简化字为尘,本标点本第 1172 页据此改作尘。

底本勘误云:“第七页正面第四行小注首行第十四字微,误作毫。”本标点本第 1174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八页正面第七行小注次行内加字上脱一字。又第十行小注首行勺字上空白脱□。”本标点本第 1176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九页反面第六行小注五厘之五字,误作七。”本标点本第 1178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四页正面第四行小注首行第三字钱,误作践。又第十二行小注次行首字米,误作未。”本标点本第 1184 页、1185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六页正面第七行微字上应空格作□。”本标点本第 1187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八页正面第四行小注第二行末字藉,误作藉。”本标点本第 1190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一页正面第八行小注首行内门子二名字下脱银字。又反面第四行小注次行九分下应空格作□。”本标点本第 1195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二页正面第七行小注次行四毫之毫字,误作厘。又反面第七行小注次行八丝之丝字,误作钱。”本标点本第 1196 页、1197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三页正面第十二行小注首行永安铺之永字,误作水。”本标点本第 1198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四页正面第一行小注次行第九字微,误作钱。”本标点本第 1199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八页正面第六行小注三钱下五两二字衍文。又第七行小注首行九分上脱五两二字。又第十一行小注首行永安铺之永字误作

水。”本标点本第 1204 页据此改。

卷二十七

底本第三页正面第七行、第八行输图董照办，输当为谕之讹，本标点本第 1209 页改作谕。

底本勘误云：“第四页正面第九行第二十四字簿误作薄。”本标点本第 1210 页据此改。底本第四页反面第五行（标点本第 1211 页）协同佃户照众缴县，众疑应作章，标点者注此存疑。

底本勘误云：“第八页正面第四行内办理二字倒置。”本标点本第 1215 页据此改。

底本第十六页反面第九行西浙防护录，西字当为两字讹，本标点本第 1227 页改作两。《两浙防护录》，阮元撰。

底本第十八页反面第九行（标点本第 1231 页）五百家音注韩黎诗集，韩字后似脱昌字，标点者注此存疑。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一页反面第十行内久恐下文恐二字衍文。”本标点本第 1235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三页正面第一行第二十一字租，误作书。”本标点本第 1237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七页正面第十一行田二石上脱五图二字。”本标点本第 1243 页据此改。

底本第二十八页反面第一行和县，和县当为知县之讹，本标点本第 1244 页改为知县。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九页正面第三行第二十七字藉，误作籍。又第八行第十七格空白脱□。”本标点本第 1245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三十三页正面第九行亦不得下脱任字。”本标点本第 1250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三十五页正面第三行第六字事，误作本。又第九行第二字一，误作二。”本标点本第 1252 页据此改。又底本第三十五页正面第十一行（标点本第 1252 页）书差可否截去，截似为裁之误，标点者注此存疑。

底本勘误云：“第三十六页正面第四行第十九字下脱在字。”本标点本第1253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三十九页正面第六行第十二字徧，误作偏。又反面第五行第七字转，误作较。”本标点本第1257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四十页正面第二行累寸下脱允字。”本标点本第1258页据此改。

卷二十八

底本勘误云：“第一页反面第六行十六都后脱二行，文曰：八都五图，田三亩，又荒田七亩；十都一图，田八亩。二项。”本标点本第1264页按底本勘误补。

底本勘误云：“第四页反面第二行内山二亩九分，误作七分。”本标点本第1267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七页反面首行太都四图下脱田二分五厘五字，又塘二分误作四分五厘；又第二行总计内三十九亩三分四厘误作二十八亩零九厘；又脱荒田七亩一项；又第三行内塘七十四亩零二厘误作七十四亩二分七厘；又第十二行田一亩七分误作一亩九分。”本标点本第1270页、1271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九页反面分行第二十三行及第十页正面第一行内土名新塘底均误作里垄。”本标点本第1274页据此改。垄，底本作壟。壟同壘，简化字为垄，本标点本凡壟字均简化为垄。

底本勘误云：“第十一页正面分行第一行及第七行土名下坪，坪字均不明。”此字字迹不清，本标点本第1276页已改正。

底本勘误云：“第十二页正面分行第十行田五分误作五亩。”本标点本第1278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四页正面第七行分行土名高垄误作破塘。又十六都一图后脱八都五图、十都一图两图田亩。其细数列左。”高垄，本标点本第1281页据此改；八都五图、十都一图田亩，本标点本第1281页、1282页按底本勘误补入。

底本第十九页反面第十行第二分行田一亩塘，疑有误，本标点本第1291

页作田一亩。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二页反面第四行内分行脱土名芦塘堰。”堰当为圳之讹，本标点本第 1295 页据此加土名芦塘圳。

底本第二十七页正面第七行（标点本第 1302 页）塚地一片，塚疑为塚之讹，标点者注此存疑。底本勘误云：“第二十七页正面第十二分行第二行下脱分字。”本标点本据此加。

底本勘误云：“第三十一页正面第八行分行首行下脱分字。又第十行山下脱二分两字。又反面总数内山二亩七分应作二亩九分。”本标点本第 1308 页、1309 页据此改。底本第三十一页反面第六行第二分行土分，分当为名之讹，本标点本第 1309 页改作土名。

底本第三十四页反面第十二行鷓鸡山，鷓同雌，本标点本第 1315 页作雌。

底本勘误云：“第三十八页反面分行第十五行及第二十一行地字下均脱一字。”本标点本第 1321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四十四页反面第七行内道字六百三十号误作三十一号。”查底本第四十四页反面第七行，系误作六百三十一号，本标点本第 1331 页据此改。

底本第五十页正面（本标点本第 1341 页）土名有莫家艳上、莫家艳底，第五十一页正面（本标点本第 1343 页）土名有莫家艳底、反面（本标点本第 1343 页）土名有莫家艳底和滌上，第五十二页反面（本标点本第 1344 页）、第五十三页反面第十二行（本标点本第 1347 页）土名有莫家滌底，艳还是滌，不知孰是，标点者注此存疑。

底本勘误云：“第一百页反面第五行土名内脱堰字。”本标点本第 1425 页据此改。

卷二十九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二页反面第九分行首行育字二千五百五十号，二误作三。”本标点本第 1469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四十八页正面第四、第五、第六分行内土名柏珍坞，柏均

误作枸。”本标点本第 1512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五十一页正面第八分行次行土名瓦塘山沿，塘误作塋。又反面第三分行次行改字二千八百四十三号，二误作三。”本标点本第 1517 页、1518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五十二页正面第九行九亩五分下脱五厘二字。”本标点本第 1519 页据此加。

底本勘误云：“第五十五页反面第十分行首行土名蒲茅塘，茅误作养。又第十一分行土名鸡木塘，鸡误作杂。”本标点本第 1524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六十一页正面第七分行首行土名堆后，堆误作杂。”本标点本第 1533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六十三页反面第十二分行土名后堍，堍误作塋。”本标点本第 1538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八十四页反面第十二分行土名蠓坞下塋字衍文。”本标点本第 1574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九十页正面第六行第十四字谁误作祖。”本标点本第 1582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九十一页正面第八、第九分行土名驿前新堤，堤均误作坞。”本标点本第 1583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一百页反面第十分行首行土名道士塋，士误作土。”本标点本第 1599 页据此改。

卷三十

底本勘误云：“第一页正面署名下辑，误作录。反面第五行第二十三字殷，误作殷。”本标点本第 1609 页、1610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三页正面第六行第八字月，误作日。”本标点本第 1611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页反面第九、第十分行内土名地塋，误作表塋。”本标点本第 1621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三十页正面第七分行内土名布袋井，误作井袋布。”本标

点本第 1653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三十二页正面第十、十一分行内，又三十五页正面第八行分行，土名土字，均误作士。”本标点本第 1657 页据此改。

卷三十一

底本第五页正面第九行许拈富，第六页反面第八行作许招富，本标点本第 1685 页作许招富。

底本勘误云：“第十五页正面第六分行内渊字二百六十二号，误作二十六号。”本标点本第 1698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六页正面第七分行内土名杀马坑壑，杀误作朵。”本标点本第 1700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四页正面第六分行首行田字下空白，系一字。”本标点本第 1714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九页反面第八分行内赞字二千九百二十七号，七误作九。”本标点本第 1723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三十二页正面第六分行首行土名光山边，误作光塘边。”本标点本第 1727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三十四页正面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分行首行土名横桥坞，均误作后壑坂。又反面第三分行内墨字七百十九号，误作九十号。又第八分行内墨字三千四百四十二号，误作二十二号。”本标点本第 1731 页、1732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三十五页反面第一分行内墨字一千五百八十号，五误作九。”本标点本第 1733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五十三页反面第三分行内伐字二千七百五字下脱十字。”本标点本第 1760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五十八页反面第四行第二十四字锡，误作钟。”本标点本第 1768 页据此改。

底本第六十一页反面第五行自惜，惜当为昔之讹，本标点本第 1771 页改为昔。

卷三十二

底本勘误云：“第七页正面第二行第十九字绕，误作统。”本标点本第1782页据此改。

底本第十页反面第五行（标点本第1786页）由各行向买主按数抽收在案，据底本第三页正面第一行谷过行与各店自买者每担归卖者抽捐钱二文，买字当为卖字之讹，标点者注此存疑。

底本勘误云：“第十二页反面第十一行分送捐助各户，误作分送助各捐户。”本标点本第1789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三页正面第十二行第二十七字余，误作除。”本标点本第1789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七页正面第十一行第二十七字糜，误作麋。”本标点本第1794页据此改。第十七页正面第七行错举，按：繁体字，错与措通假。简化字中，错与措已不可通假。本标点本第1794页改作措举。

底本第十八页反面第六行（标点本第1795页）“如有慈祥为怀，情愿多加者，听”一段，听字后疑有脱漏，标点者注此存疑。

底本勘误云：“第十九页反面第十二行首字下脱客字。”本标点本第1797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一页正面第五行案据下脱育字。”本标点本第1798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八页反面第十分行次行土名乌龟头底，乌误作鸟。”本标点本第1808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三十一页反面第十一行第二十五字铃，误作铃。”本标点本第1812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三十三页反面第三行第十七字本，误作木。”本标点本第1814页据此改。

《龙游县志·文征·文类》目录

底本《龙游县志·文征·文类》目录（下简称文类目录）与卷三十三至三十六正文目录文字有异，本标点本除底本文类目录勘误外，按底本目录不改。

底本勘误云：“第一页正面第十行第二字和，误作知。”本标点本第 1831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九页正面第十行姜席村，误作席村姜。又反面第二行首字亘，误作互。”本标点本第 1839 页据此改。

卷三十三

底本第七页正面第六行杨雄，杨当为扬之讹，本标点本第 1848 页改作扬。

底本第七页反面第四行（标点本第 1848 页）圣制，底本文类目录第一页正面第十行（标点本第 1831 页）作圣旨。

底本第八页反面第三行（标点本第 1849 页）彼阴教兮惟微，微疑为嫩之讹，嫩意为好、善，标点者注此存疑。

底本第十页反面第一行桷。按：桷，简化字为粗，但此桷与注文桷对应，本标点本第 1852 页不简化为粗。

底本第十三页反面第十二行兢业怵惕，兢疑为兢之讹。兢业，所以怵惕也。本标点本第 1856 页改为兢。

底本第十四页反面第十一页（标点本第 1857 页）建临安府通判，建字疑有误，或是迂字误，标点者注此存疑。

底本第十五页正面第一行（标点本第 1857 页）三帅，帅似应为司，本标点本注此存疑。

底本第十七页反面第五行至第六行（标点本第 1860 页）“朝鲜揭得名第，暮已气息拂霄汉”一段，鲜疑为释之讹，此段意为早得官而晚已盛气凌人，标点者注此存疑。

底本第十九页正面第九行飭以旋虫。按：飭与饰，繁体字通假，但简化字飭与饰不通假，本标点本第 1863 页改作饰。

底本第二十四页反面第十二行有声必嚮。按：嚮，繁体字通響，本标点本第 1869 页改作响。

底本第二十六页反面第一行（标点本第 1872 页）作灏江浮桥记，底本第二页正面第十行（标点本第 1832 页）作穀江浮桥记，而底本卷七有穀江浮桥，

不知孰是。

底本第二十八页反面第二行摠。按：摠，繁体字同總；總，简化字为总，本标点本第 1874 页改作总。

底本卷第三十页反面第十行承德郎中与路石首县尹曹公墓志铭，底本文类目录第二页反面第五行（标点本第 1832 页）作讷斋曹公墓志铭。中与路当为中兴路之讹，本标点本第 1877 页改为中兴路。

底本第三十二页正面第二行（标点本第 1878 页）墓志，底本文类目录第二页反面第五行（标点本第 1832 页）作墓志铭。

底本第三十四页反面第七行镗达元，按同页第十行至十一行如刘如邵，则镗达元应为刘达元，本标点本第 1881 页改镗为刘。

卷三十四

底本勘误云：“第三页反面第三行第二十八字识，误作议。”本标点本第 1888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四页正面第八行第五字密，误作蜜。”本标点本第 1889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六页正面第三行亦焕然下然字衍文。”本标点本第 1891 页据此改。

底本第七页第三页（标点本第 1892 页）何思民重建东岳庙碑铭，底本文类目录第三页第五行（标点本第 1833 页）脱庙字。底本勘误云：“第七页反面第二行第二十五字莹，误作莹。”标点本第 1893 页据此改。

底本第九页反面第三行（标点本第 1895 页）余希哲，底本文类目录第三页正面第九行（标点本第 1833 页）余存哲。

底本第十二页反面第六行（标点本第 1899 页）竹轩处士祝君墓志铭，底本文类目录第三页第三行（标点本第 1833 页）作竹轩处士祝君华志铭。

底本勘误云：“第十七页反面第四行首一字右，误作古。”查底本第十七页无，系第十五页反面第五行首一字古，本标点本第 1903 页据此右。

底本第十六页反面第四行（标点本第 1904 页）王鏊，底本文类目录第三页反面第六行（本标点本第 1833 页）作王鏊。

底本第十六页反面第八行“为屋凡八十有一，左一十二，扁以六德六行；右亦如之，扁以地支”一段，按：扁与編，繁体字中通假，简化字中则不通假，本标点本第 1904 页改为编。

底本勘误云：“第十八页反面第十二第行三字采误作录。”查底本第十八页，应是第十二行第三字，本标点本第 1907 页据此改。

底本第十九页反面第八行（标点本第 1908 页）穀南公，底本文类目录第三页反面第十一行（本标点本第 1834 页）作漱南公。

底本第二十四页正面第九行大学生，大当为太之讹，本标点本第 1913 页改作太；又反面第十一行藩泉，泉当为臬之讹，指按察使，本标点本第 1914 页改作臬。

底本第十四页正面第八行（标点本第 1901 页）、第三十二页正面第八行（标点本第 1923 页）、三十三页正面第七行（标点本第 1924 页）龙邱，底本文类目录第三页反面第四行（标点本第 1833 页）、第四页反面第三行和第四行（标点本第 1834 页）作龙丘。

底本第三十五页反面第九行相夸兢，兢当为競之讹。競简化字为竞，本标点本第 1927 页改作竞。

底本勘误云：“第三十六页反面第七行第十七字簿误作薄。”本标点本第 1929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三十七页反面第七行尚书下脱文字。”本标点本第 1930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三十八页正面第十行第六行室误宝。”查底本第六行系第六字之误。本标点本第 1931 页据此改。

底本第四十五页正面第三行（标点本第 1939 页）重修，底本文类目录第五页正面第五行（标点本第 1835 页）作重建。底本勘误云：“第四十五页反面末行末一字葺误作茸。”本标点本第 1940 页据此改。

底本第四十六页正面第十一行司马、王、杨，杨当作扬，指扬雄，本标点本第 1940 页改作扬。

底本勘误云：“第四十六页反面第四行第十四字繇误作繇。”本标点本第

1941 页据此改。

底本第四十七页正面第一行(标点本第 1941 页)诗叙,底本文类目录第五页正面第七行(标点本第 1835 页)作诗序。

底本第四十八页正面第九行(标点本第 1943 页)龙邱,底本文类目录第五页正面第九行(标点本第 1835 页)作龙游。

底本第四十九页反面第一行(标点本第 1944 页)发祥庵记,底本文类目录第五页正面第十一行(标点本第 1835 页)脱记字。

底本勘误云:“第四十九页正面第八行内决眦宕胸误排作决胸踦宕,又是行末字卮误作眦。”本标点本第 1944 页据此改。

底本第五十一页反面第十行(标点本第 1944 页)方鸣秋,底本文类目录第五页反面第一行(标点本第 1835 页)作方鸣周。又底本卷首叙例、卷二十一作方鸣周,而底本卷五、卷十八、卷二十一作方鸣秋。

底本勘误云:“第五十二页反面第一行第十七字莛误甃。”本标点本第 1948 页据此改。

底本第五十三页反面第十行(标点本第 1944 页)余邑侯,底本文类目录第五页反面第二行作余瞿父。

底本第五十三页反面第十二行豈弟、豈媿。按:繁体字中,豈、弟,分别与愷、悌通假;简化字中,岂、悝已不通假,悌、弟两字也已不通假。本标点本第 1950 页豈弟改为悝悌,豈媿改为悝媿。

卷三十五

底本卷三十五第八页正面第十一行(标点本第 1964 页)序,底本文类目录第五页反面第十一行(标点本第 1835 页)作记。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页反面第五行第十三字云误作首。”本标点本第 1979 页据此改。

底本第三十二页反面第五行(标点本第 1993 页)鞭朴饮刀,刀疑为刃之讹,标点者注此存疑。

底本第三十六页正面第三行式卢表墓,卢当为庐之讹,本标点本第 1997 页改作庐。

底本勘误云：“第三十七页反面第二行第四字携误作携。”本标点本第1999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三十九页正面第七行时以下脱此心二字。”本标点本第2001页据此改。

底本第四十四页正面第五行除博奕。按：繁体字中，奕通弈；简化字中，奕已不通弈，本标点本第2007页改作弈。

底本勘误云：“第四十七页反面第四行第二十八字颂误作领。”本标点本第2011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四十八页正面第七行第二十四字因误作固。又第十一行第二十五字考误作者。”本标点本第2012页据此改。

底本第四十九页反面第五行城隍司神傍。按：繁体字中，傍同旁；简化字中，傍不同旁，本标点本第2014页改作旁。

卷三十六

底本第一页正面第五行(标点本第2016页)重建，底本文类目录第七页反面第八行(标点本第1837页)作重修。

底本勘误云：“第五页反面第四行第十九字禄误作录，又第十二行第十八字后误作复。”本标点本第2021页据此改。

底本第五页反面第六行(标点本第2022页)重修，底本文类目录第八页正面第一行(标点本第1837页)作重建。

底本勘误云：“第六页反面第七行第二十三字假误作即，又第八行第二十三字裳误作裳。”本标点本第2023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七页正面第六行内原碑二字衍文，又第七行作沛见人物传其文传者仅此篇十三字亦是衍文。”本标点本第2023页据此改。

底本第七页反面第三行床第，第当为第之讹，本标点本改作第。

底本第八页正面第四行(标点本第2025页)重修，底本文类目录第八页正面第四行(标点本第1838页)作重建。

底本第十页反面第二行(标点本第2027页)龙邱，底本文类目录第八页正面第六行(标点本第1838页)作龙丘。

底本勘误云：“第十页反面第十一行第十六字顽误作硕。”本标点本第2028页据此改。

底本第十五页反面第八行(标点本第2034页)枕溪书屋诗序,底本文类目录第八页反面第一行(标点本第1838页)作枕溪书屋课诗序,考卷七艺文考有枕溪书屋课诗,本标点本改作枕溪书屋课诗序。

底本第十六页正面第六行(标点本第2034页)重修,底本文类目录第八页反面第二行(标点本第1838页)作重建。

底本第十七页反面第十一行至第二十页正面第二行(标点本第2036—2039页)永锡庵周公祀产碑记、《诗说》跋、凤梧书院碑记,底本文类目录第八页反面第四行至第六行(标点本第1838页)依次为凤梧书院碑记、《诗说》跋、永锡庵周公祀产碑记。

底本第十八页反面第六行(标点本第2037页)汪士鍾,底本文类目录第八页反面第五行(标点本第1838页)作汪鐘。鍾、鐘,本标点本简化为钟。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二页反面第九行第二十字宦误作官。”本标点本第2042页据此改。

底本第二十四页反面第六行(标点本第2045页)题辞,底本文类目录第八页反面第十一行(标点本第1838页)作题词。

底本第二十六页至二十八页(标点本第2047—2049页)《续刻励志书屋文诗稿》自序、《藏拙轩珍赏》自序两文顺序,底本文类目录(标点本第1838页)顺序为《续刻励志书屋文诗稿》自序、《藏拙轩珍赏》自序。

底本勘误云：“第三十一页正面第二行,又反面第七行楮荣槐,楮均误作楮。”本标点本第2052页、2053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三十二页正面第三行右文下脱亦字。”本标点本第2053页据此改。又正面第四行(标点本第2054页)记,底本文类目录第九页正面第九行(标点本第1839页)作碑记。

底本三十二页反面第九行(标点本第2054页)姜村,底本文类目录第九页正面第十行(标点本第1839页)脱村字。

底本勘误云：“第三十四页正面第二行第十字河误作何,又反面第六行韩

昌黎下脱徐字。”本标点本第 2056 页、2057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三十六页正面第四行第十四字水误作木。”本标点本第 2058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三十七页反面第九行第十七字遇误作过。”本标点本第 2061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三十八页反面第十一行第十二字说误作云。又第十二行第四字及第三十九页正面第八行第四字、第十一字×均误作义。又第七行第三十字段误作段。又第十一行第三十字、三十一字⊕⊕及第十二行十二字⊕均误作⊕。又第十四字∞误作∞。又反面第三行第三字饰误作节。”本标点本第 2062 页、2063 页据此改。

底本第四十页反面第九行张炤，按底本第四十一页反面第三行注，当为孤峰代知县张炤作，本标点本第 2064 页改作孤峰。

《龙游县志·文征·诗类》目录

底本《龙游县志·文征·诗类》目录（下简称诗类目录）与卷三十七至四十正文目录文字有异，除底本诗类目录勘误外，此按底本目录不改。

底本第十页正面第一行“移居二首 徐 复”后，脱“移居后，诸公以诗见赠，再次前韵二首 徐 复”一目，本标点本第 2076 页据底本卷三十九第十二页反面（标点本第 2147 页）补。

底本勘误云：“第十页反面第十一行汪致高，致误作改。”本标点本第 2077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二页首行第四字劬误作敏。”本标点本第 2078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三页正面第一行题目下脱首字。”本标点本第 2079 页据此改。底本勘误云：“第十五页正面第十一行吴云衢下脱等字。”本标点本第 2081 页据此改。

诗类目录第十五页反面第十行（标点本第 2082 页）“郡城植桑 余譔”一目，而底本卷四十第十六页反面无余譔《郡城植桑》诗，本标点本诗类目录按底本目录录。余譔，按底本卷十五勘误云：“第二十三页正面第五行第三格余

撰，撰字误作撰。”卷四十第十六页反面(标点本第 2199 页)作余撰，本标点本诗类目录第 2082 页改作余撰。

底本勘误云：“第十六页正面第四行俞樾，俞误作俞。”本标点本第 2200 页据此改；又正面第五行俞越，越当为樾之讹，底本卷四十第十八页正面第十行作俞樾，本标点本第 2201 页改作俞樾。

底本诗类目录第十六页反面第九行“翰田即事 劳承暉”后，脱“题汪锡珊死难事 袁昶”一目，本标点本第 2083 页据底本卷四十第二十四页正面(本标点本 2209 页)补。

底本勘误云：“第十七页正面第十二行题字下脱詹字，又反面第十二行余庆龄，龄误作椿。”本标点本第 2083 页据此改。

底本诗类目录第十七页反面第十二行(标点本第 2084 页)有“久雨新晴，两承陶斋尚书赐扇，赋此为谢 余庆椿”一目，而底本卷四十第三十一页(标点本第 2218 页)反面无余庆椿《久雨新晴，两承陶斋尚书赐扇，赋此为谢》诗，本标点本目录按底本目录录，椿当为龄之讹。

卷三十七

底本第一页正面第五行和第十行(标点本第 2086 页)、第十二页反面第二行(标点本第 2101 页)、第十四页反面第四行和第十一行(标点本第 2104 页)龙邱，底本诗类目录第一页正面第三行和第四行(标点本第 2068 页)、第三页反面第一行和第十行(第 2070 页、2071 页)作龙丘。

底本勘误云：“第一页反面第六行山庄卧下脱病字。”本标点本第 2087 页据此改。

底本第二页正面第四行(标点本第 2087 页)从驾，底本诗类目录(标点本第 2068 页)作送驾。又正面第七行(标点本第 2087 页)补阙，底本诗类目录(标点本第 2068 页)作补缺。

底本第三页反面第三行(标点本第 2089 页)穀水，底本诗类目录第一页反面第四行(标点本第 2068 页)作澗水。又反面第八行(标点本第 2089 页)龙邱，底本诗类目录第一页反面第五行(标点本第 2068 页)作龙游。又底本勘误云：“第三页反面第十二行内两字下脱旧字。”本标点本第 2089 页据此

改。

底本第四页反面第十行(标点本第 2091 页)濑江,底本诗类目录第一页反面第十行(标点本第 2069 页)作濑江。又底本勘误云:“第四页反面第十一行第二十五字竿,误作竿。”本标点本第 2091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七页正面第三行舟中下中字衍文。又第九行范浚,范误作章。”本标点本第 2093 页、2094 页据此改。又正面第九行(标点本第 2094 页)过寓居,底本诗类目录第二页正面第十一行(标点本第 2069 页)作过访居。

底本勘误云:“第八页正面第三行第二十六字长,误作去。又反面第十一行大夫下脱封字。”本标点本第 2095 页、2096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九页反面第十二行第十五字鸞,误作鸞。”本标点本第 2097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一页正面第五行同行下脱翁字。”本标点本第 2099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二页反面第十一行第八字话,误作活。”本标点本第 2101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三页正面第二行小注次行作缘下脱误字。”本标点本第 2102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四页正面第六行第一字茶误作茶。”本标点本第 2103 页据此改。

卷三十八

底本勘误云:“第一页反面和一行第一字右,误作古。”本标点本第 2105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三页反面第四行小注首行第十九字樵,误作抚。”本标点本第 2108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四页反面第十行第十七字鸥,误作瓯。”本标点本第 2110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五页正面第三行第八字几,误作畿。”本标点本第 2110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一页正面第十行第十五字考，误作老。又第二十三字者，亦误作老。”本标点本第 2119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二页正面第八行第二十八字锺误作鐘。”本标点本第 2120 页作钟。

底本勘误云：“第十五页正面第七行第八字兰，误作叶。”本标点本第 2125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八页反面第十一行第十六字祗误作祗。”本标点本第 2129 页作只。

卷三十九

底本勘误云：“第一页正面第十一行第一字鸟，误作乌；又第十二行第十二字荒，误作慌。”本标点本第 2131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二页正面第四行第七字瀟，误作瀟；又第十二行第二十五字彼，误作被。又反面第八行内半属下套字衍文；又第十二行第二十二字壁，误作壁。”本标点本第 2131 页、2132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三页正面第二行第七字雾，误作露。又反面第四行下小注鸡鸣，鸣字误作鸣。”本标点本第 2134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四页正面第七行第十字连，误作速。”本标点本第 2135 页据此改。

底本卷第四页第十行(标点本第 2136 页)登灵鷲岩，底本诗类目录第八页正面第十二行(标点本第 2075 页)作登云鷲岩。

底本勘误云：“第六页反面第一行第二十三字鋌，误作鋌。”本标点本第 2138 页据此改。

底本第六页反面第十行(标点本第 2139 页)黄符禺，第二十五页反面第三行(标点本第 2163 页)作黄符禺，符、符，不知孰是，标点者注此存疑。

底本勘误云：“第七页正面第八行第十四字绮，误作倚。”本标点本第 2139 页据此改。

底本第九页正面第九行帐不与集，本标点本第 2142 页据底本诗类目录

第九页第四行集字后加遥同赋诗4字。

底本第十四页反面第二行(标点本第2149页)蛤蚧岩,底本诗类目录第十页正面第十行(标点本第2077页)作哈蚧岩。

底本勘误云:“第十页反面第十二行第一字薛,误作薛。”本标点本第2144页据此改。

底本第十一页正面第六行(标点本第2145页)石屋,底本诗类目录第九页反面第五行(标点本第2076页)作石室。

底本第十二页正面第十一行脱徐复2字,本标点本第2145页据底本文类目录第九页反面第十二行(标点本第2076页)补。

底本勘误云:“第十三页反面第七行第九字日,误作月。”本标点本第2148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五页反面第九行第四字罢,误作罗。”本标点本第2151页据此改。

底本第十六页反面第四行(标点本第2152页)龙游,底本诗类目录第十页反面第五行(标点本第2077页)作龙邱。底本勘误云:“第十六页反面第九行第二十六字鸟,误作乌。”本标点本第2152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九页反面第八行第二字光,误作花。”本标点本第2156页据此改。

底本第二十页正面第六行(标点本第2156页)游九峰山,底本诗类目录第十一页正面第十行(标点本第2078页)作游九峰岩,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页反面第七行第十字遇,误作过;又第八行霖霖二字倒置;又第十二行第十字鹭,误作鹭。”本标点本第2157页据此改。

底本第二十一页正面第二行侯虫集,本标点本第2157页据民国《衢县志》卷十五(底本第四十五页正面第九行)改作侯虫集。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三页反面第一行末字舍,误作舍。”本标点本第2161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五页正面第十二行小注并序二字倒置。”本标点本第2163页据此改。

底本第二十九页反面第一行访曹白奂，第二十九页正面第二行、反面第三行和第六行、第十行均作白菴，又诗类目录第十二页第十二行亦作访曹白菴。奂同庵(庵)，菴同庵，本标点本第 2168 页、2169 页改作菴。按：《现代汉语词典》第 9 页有庵(庵)、奂，并云奂同庵，但奂不简化为庵，而菴字未收。

底本勘误云：“第三十二页正面第三行第十八字栽，误作裁；又第二十六字吏，误作史。”本标点本第 2172 页据此改。

卷四十

底本勘误云：“第一页正面第七行第二十七字仙，误作山。”本标点本第 2177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二页正面第五行第二十六字昼误作画。”第二页当为第四页之讹，本标点本第 2181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五页正面第十二行第六字路，误作遥。”本标点本第 2183 页据此改。

底本卷第六页反面第八行(本标点本第 2184 页)、第十二行(本标点本第 2185 页)和第八页正面第六行(本标点本第 2186 页)、第十行(本标点本第 2187 页)德政，诗类目录第十四页反面第四行、第五行、第九行、第十行(标点本第 2081 页)作法政。又底本勘误云：“第六页反面第八行题下脱朱珩二字；又第十二行题下刘大纶，误排作朱珩。”本标点本第 2184 页、2185 页据此改。又反面第十一行龙游攀辕诗，应为龙游攀辕诗集，本标点本第 2184 页改。

底本第七页正面第十二形容侍儿。按：繁体字儿，读 rěn，同人，不是简化字的儿，本标点本第 2185 页改作人。又底本勘误云：“第七页反面第十一行第十八字蓬，误作篷。”本标点本第 2186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八页正面第七行第二十一字偈，误作倡。又反面第八行末字契，误作气。”本标点本第 2186 页据此改。又底本第八页反面第三行第 2187 页作治龙游，底本诗类目录第十四页反面第十行(标点本第 2081 页)作冶龙游，冶当为治之讹。

底本勘误云：“第十页正面第四行题下脱吴枫二字。”本标点本第 2189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一页正面第二行内新酷二字倒置；又第七行题下脱吴枫二字；又第十行第八字坪，误作平。又反面第五行第五字绿，误作录。”本标点本第 2190 页、2191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二页正面第一行末字葱，误作窗。又反面第九行第二十五字僧，误作赠；又第十行内蹠残二字倒置，又是行内小字芸、大字金亦倒置。”本标点本第 2191 页、2193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四页反面第四行内行事贵晓事为第三首，应提行，误与第二首连接。”本标点本第 2195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五页正面第七行第十二字湜，误作改；第十四字改，误作毅。”本标点本第 2196 页据此改。

底本第十五页第九行（标点本第 2197 页）吴越杂事诗。并注云：典故禁引《十国春秋》，百首，录十。底本诗类目录第十五页反面第九行（标点本第 2082 页）作吴越杂事诗十首。禁引，似应作均引，标点者注此存疑。

底本勘误云：“第十六页反面第四行小注首行第一格号字衍文，次行进字下脱号字，又第五行小注首行又闻见下作字衍文，次行置酒下脱作字。”本标点本第 2198 页据此改。

底本第十七页正面第三行右诗六首，应为右诗二首，本标点本第 2199 页改作右诗二首；又正面第十一行聘游，聘当作骋，本标点本第 2199 页改作骋；底本勘误云：“第十七页反面第四行第十五字大，误作小；又第五行第十二字纵，误作蹠。”本标点本第 2200 页据此改。又反面第七行右诗四首，应为右诗二首，本标点本第 2200 页改作右诗二首。又反面第十二行（标点本第 2200 页）徐偃王祠，底本诗类目录第十六页正面第四行（标点本第 2082 页）作徐偃王庙，

底本第十八页反面第十行（标点本第 2200 页）王日烜，底本诗类目录第十六页正面第六行（标点本第 2082 页）作王日煊，

底本第十九页正面第五行（标点本第 2201 页）许雪门，底本诗类目录第十六页正面第八行（标点本第 2082 页）作许雪梅。

底本第十九页正面第十一行（标点本第 2202 页）又二首录一，底本诗类

目录第十六页正面第十行(标点本第 2082 页)作前题。

底本勘误云:“第十九页正面第四行第十二字高,误作山。”本标点本第 2202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页反面第十行山字下中树二字倒置。”本标点本第 2204 页据此改。

底本第二十一页正面第一行发迹,迹当为逆之讹,发逆指太平军,本标点本第 2204 页改作逆。

底本第二十二页反面第二行蔡照初然杖,按:繁体字中,然同燃;简化字则然与燃不同,本标点本第 2206 页改作燃;又第四行北内,内当为门之讹,余述曾为奉命守北门者,本标点本第 2206 页改作门。

底本第二十三页正面第二行(标点本第 2207 页)龙邱,底本诗类目录第十六页第七行(标点本第 2083 页)作龙游。

底本第二十六页正面第五行(标点本第 2211 页)题陈曼翁梅窗索句图四首,录二,底本诗类目录第十七页正面第二行(标点本第 2083 页)题陈曼翁梅窗索句图二首。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七页正面第七行末字哭,误作笑;又第十行第十六字繁,误作索。”繁,简化字作索。本标点本第 2213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二十八页正面第三行末字垒,误作叠。”本标点本第 2214 页据此改。

底本第二十九页反面第二行(标点本第 2215 页)龙邱,底本诗类目录第十七页反面第一行(标点本第 2083 页)作龙丘。

底本第三十页正面第四行(标点本第 2216 页)反舍,底本诗类目录第十七页反面第三行(标点本第 2084 页)作返舍,反舍当为返舍,本标点本改作返舍。又正面第十一行(标点本第 2217 页)两首,底本诗类目录反面第五行(标点本第 2084 页)作二首。又反面第十二行(标点本第 2217 页)游真武山口占八首,录四,底本诗类目录第十七页反面第七行(标点本第 2084 页)游真武山口占四首。

底本勘误云:“第三十二页正面第九行第三字三,误作四。又反面第八行

第七字枢，误作枢。”本标点本第 2219 页据此改。又正面第十行（标点本第 2219 页）灵耀寺偶成十首，录五，底本诗类目录十八页正面第五行（标点本第 2084 页）作灵耀寺落成五首。

底本勘误云：“第三十三页正面第九行第二十四字延，误作廷。”本标点本 2221 据此改。又正面第九行（标点本第 2221 页）海上、卧病，底本诗类目录第十八页正面第九行（标点本第 2084 页）作上海、计病。又反面第十行生原未了，按：繁体字中，原通愿；简化字中，原不通愿，本标点本第 2222 页改作愿。

底本第三十四页正面第十行（标点本第 2222 页）书画，底本诗类目录十八页反面第一行（标点本第 2084 页）作书图。

底本第三十六页正面第一行（标点本第 2224 页）胡观察邦盛，底本诗类目录十八页反面第三行（标点本第 2084 页）作胡邦盛观察。又反面第四行（标点本第 2225 页）龙丘，底本诗类目录十八页反面第四行（标点本第 2085 页）作龙邱。

底本勘误云：“第三十八页反面第一行小注首行第九字傅，误作传；又第二行第七字二，误作三。”本标点本第 2228 页据此改。

卷末

底本第一页反面第八行录郟，郟当为剡之讹，本标点本第 2230 页改作剡。

底本第三页反面第七行必籍以记之。按：繁体字中，籍通藉；简化字中，籍不通藉，本标点本第 2232 页改为藉。

底本勘误云：“第四页正面第六行移字下脱俗字。”本标点本第 2233 页据此改。

底本第五页反面第十二行估僮，僮当作毕，见《辞源》第一册第 192 页估毕条，本标点本第 2234 页改作毕。

底本第十二页第九行奉钱。按：繁体字中，奉通俸；简化字中，奉不通俸，本标点本第 2243 页改作俸。

底本勘误云：“第十二页反面第四行第三字日误作日。”本标点本第 2243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三页正面第一行内则字下婉姿二字倒置。”本标点本第 2244 页据此改。

底本勘误云：“第十八页正面第十行第一格武字，又第十一行第一格厘字均衍文；又第十二行取字上脱武字，卡字上脱厘字。”本标点本第 2250 页据此改。

三、民国《龙游县志》中，舖与鋪、撰与撰、锺与鐘，是有严格区分的。如卷八都图表勘误云：“第九页正面第六行第七格田舖，舖字误作铺。”卷十五勘误云：“第二十三页正面第五行第三格余撰，撰字误作撰。”卷三十八勘误云：“第十二页正面第八行第二十八字锺误作鐘。”本标点本按《现代汉语词典》（第 5 版），舖，简化字为铺；撰，简化字为撰，锺、鍾，简化字为钟。地名中，龙邱、龙丘底本中则互用，如诗类目录作龙邱而正文则作龙丘，或诗类目录作龙丘而正文则作龙邱。人名中，余恩鏐，1991 年版《龙游县志》作余恩鏐。鏐，《现代汉语词典》（第 5 版）、《古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1998 年出版）均未收录，本标点本仍作鏐。